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八九冊目次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聯句詩一卷首一卷 （清）阿桂等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〇〇一
炎徼紀聞四卷 （明）田汝成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陳于廷刻紀錄彙編本 四七八
汲冢周書十卷 （晉）孔晁註 元至元十四年嘉興路儒學刻本 五二七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聯句詩一卷首一卷

（清）阿桂等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武英殿刻本

史189-001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

敕撰洪惟我

國家

世德緜延篤承

眷顧白山天作朱果靈彰十有五王肇開周祚肇基所自

遐哉源遠而流長矣迨我

太祖高皇帝以軒轅之敎敏當榆罔之衰微丕建

鴻圖受

天明命

帝出乎震萬物知春所以提挈天樞經綸草昧亨屯而濟

險保大而定功者

謨烈昭垂實書契以來所未有洎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

前緒益擴版章日月高衢煥乎繼照成湯秉鉞十一征罔

弗奏功周武臨河八百國莫不來會

聲靈遐播制作更新

文德

武功繩

先啟

後麟麟炳炳亦史冊之所未聞然事閱

五朝時逾十紀舊臣之所誦說故老之所歌吟口耳相傳

或不能盡著於竹帛而

實錄

寶訓尊藏金匱自史官載筆以外非外廷所得而窺是以

特詔館臣恭錄

締造規模勒成

帝典冠以

發祥世紀一篇猶商頌之陳元鳥周雅之咏公劉雖時代

緜邈年月不可縷詳而事既有徵理宜傳信所以

明啟佑之自來也其餘並編年紀月列目提綱自

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兵討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始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

訓戒羣臣編爲八卷自

太宗文皇帝御極始至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以前編爲二十四卷蓋

神功

聖德史不勝書惟恭述

勳業之最顯著政事之最重大

謨猷之最宏遠者已累牘連篇積爲三十二卷矣唐虞之

治。具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臣等䌷校之餘。
循環跪讀。
創業之艱難。
貽謀之遠大。尚可一一仰窺也。豈非萬世所宜聽聽者
哉。

開國方畧序

粵昔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斯誠大聖人昭德垂裕萬世之訓而非漫為謙尊也蓋世之治亂猶日

月之盈晦四時之周序治極必亂亂極亦必返治此守器者所宜保泰而嬗代循環所由有開創也湯之後為武王其於夏桀紂則武已不如湯矣三代以下

武之不如其餘又何足屈指數故以開創論之實不如有元之與我大清也夫中國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興於北漠我大清興於東海

與中國無涉雖曾受明之官號耶究不過羈縻名繫而已非如亭長寺僧之本爲臣子也况乎戴不共之讎乘自壞之勢我朝始基居長白山北之俄朶里城國號滿洲越数世至肇祖居赫圖阿拉在俄朶里城西一千五

百餘里地當明境邊徼之外本非屬國傳至 景祖 顯祖爲尼堪外蘭構釁於明貽害 二祖我 太祖以不共戴天之讐又秉明季紀綱廢壞閹宦弄權之勢乃奮志復讐於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 天遂 親統師征明撫順招降守將擊敗全軍嗣於薩尔滸破明四路兵四十萬衆 神武布昭克定遼瀋我 國家億萬載之丕基實肇於此至我 太宗雖亦躬擐甲胄臨陣決戰然既得盛京規模已定較之 太祖斯稍易矣

擬宅中原建基立極以武王于湯有光擬之則實于漢明有光而唐宋在所弗論矣故茲開國方略之著亦重於繼明宅中原而重於自俄朶里以至赫圖阿拉

因十三甲篳路藍縷得盛京而定王業若夫興王之始長白朱果蓋猶簡狄元鳥姜嫄履跡

天生

聖人治四海必有祥符與衆不同而更在於

聖人之奮智勇受艱辛有以冠人世答

天命夫豈易哉予小子守

祖宗之業每於讀

實錄觀我

太祖開國之始躬干戈冒鋒刃有不忍觀不忍言而落淚者繼思不忍觀不忍言之心為姑息之仁其罪小觀至此而不念祖宗之艱難不勤思敬治

以祈天永命慎守神器其罪大故命諸臣直書其事以示後世即明臣之紀本朝事蹟如黄道周之博物典彙之類不妨節取以證信實

然予此為非曾自勵而已也欲我萬世子孫皆如予之觀此書之志其弗動心落淚深思永念以敬天命守祖基兢兢業業懼循環治亂

之幾則亦非予之子孫而已矣此開國方畧之書所以作也嗚呼可不敬哉可不慎哉

乾隆丙午仲春御筆

皇清開國方畧書成聯句有序

維

天維

祖

宗集

景命於悠久曰風曰雅頌美

盛德之形容萬年發金匱之函事既關姚典姒謨以上

三統貞玉衡之孟欲以紀周繇商頌之詩

天造經綸世貽方策粤自白山王氣朱果靈源稽首以

迓周王河干柳坐獲賢而開后稷荒野偏棲消渴

基假建於興京迺駿烈滋恢於

四祖曰有

聖人出

高廟勃興既付中國民

文皇紹起武成之書肇王迹遡甲寅戎春秋之義大復

讐告

天七恨造攻自呼倫之四部拓宇徠䝉古之諸藩螢光

熄

日月之臨龍戰鼓風雷之氣殲劉鋋杜古有昆陽涿鹿

而三克瀋遼遂先取鐵嶺開原之二江華島之纓

俄縶林丹汗之璽自歸過松杏寧錦之墟破陳而

勢同捲籜下燕晉魯齊之壘入關而敵若頹牆當

武功

文德之交修更

創制顯庸之盡善久發奠厩之業遂貽

定鼎之謀本相鈞爲隣敵之邦且代雪其君父之恥匪

亭長寺僧之越分殊義旗袖詔之矯誣蓋溯自三

代以來獨得大一統之正宅中圖大欽

祖

考之宣重光創業守成兼

謨烈以域四海肆予纘

緒曰篤紹庭越二萬里而闢疆

昔以申未竟之
志待六十年而歸政今幸有暫弛之肩實賴
啟後人以丕顯丕承啟佑台小子之勉繼勉述每當展
觀
實錄躬薦陪都見以羹墻瞻惟
弓劍髯攀油然之慕頻儀盡若之心勒功則書事五千
言繚都而作賦一萬字職圖補詠全韻分題備揚
扢於

垂鴻用宣昭於
詒燕登史宬而尊藏莫覩勅館局以編輯雜度璜儀朶
里之祥闕際甲申秋而整集歷六十二載
開國成家之略成三十二卷編年系月之書則有發居
拄弓束繩曳騎若中斷甲零裂捓銷馬二百以長
斷橋解冰而徑渡貿帷櫛風沐雨念
祖成勞申之握籙膺圖總
天篤眷心乎愛矣毋忘致

王業之艱難
命不易哉長思凝帝位而中正謹齋心而製序肅額手
以聯吟或載筆觸叨效繪摹於
天日或捧函新仰識
締構之風雲三十部韻取當陽廿八巡詩原通史述室
部宇岐之始慶更遠於文武成康揚作山陳夏之
聲頌道盛予酌植殷猷

御製

開國勤勞弗敢忘爰成方略藏青緗念 乾隆三十九年予 祖宗功德 識盛開創艱難所以克承 大寶者已具事具 實錄而尊藏史宬莫由仰覩乃命譯 開國 方略一書俾子孫臣庶咸知 設館越十三年告成謹製序刊布
荷
天麻命示萬禩
述
祖鴻勳括八荒被律
中聲麾乃截 臣奉 旨命編摩 冠編 既成復叨賡詠 開國方略凡三十二卷 發祥世紀爲卷首
上世發其祥以
白山五嶽

靈倣仰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爲扶輿靈氣所鍾其南麓一幹分二支西支入興京門爲開運山自在旅順口而龍脊時伏時見於海中陸起行八百餘里結爲泰山爲五嶽首見康熙幾暇格物編 臣阿桂

黑水三江澤孔長鴨綠混同愛滹三江皆出長白山鴨綠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東流入東海

源自闥門潭以下長白山上有闥門潭周八十里爲三江之源池

闥布庫哩之旁山之東有布庫哩山下有池曰布勒瑚哩天女所浴之地果

吞神女娠歆武相傳有天女三浴布庫哩池有神鵲銜朱果置衣天女含口中忽入腹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遂命之天下精理物

坐天男禹捨杭天男乘小舠順流下河步登岸折柳爲坐具其地三姓爭雄長有取水者見而異之歸以告人衆往觀皆以爲異詰所由來曰我天女所生天男也定汝等之亂遂交手爲舁迴歸

貝勒衆尊居北面其〔illegible〕衆甲妻以是爲開基之始

曼珠帝出震東方國號滿洲清字本作滿珠我國家肇基於東致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珠師利大皇帝蓋曼珠音近滿珠也

遯荒鵲集赤烏屋數世後有不善撫衆者國人叛戕宗族有幼子范察遁於荒野國人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爲枯木而返乃得免自後德神鵲誡勿加害云 臣和珅

橫何龍蟠白水鄉 臣〔illegible〕

祖原皇帝生有智略以叛有爲心既得遂居赫圖阿拉漢言橫岡也是爲興京

百雉衛環聯綮繚景祖翼皇帝承先業從赫圖阿拉兄弟世居覺爾察劉闡居阿哈伙洛索長阿居河洛噶善包朗阿居尼麻喇寶實居章甲五城環衛號稱寧古塔貝勒

九牛力角捕機槍時近部有碩色納者九子俱勇悍有名呼者七子多力能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強侵凌景祖盡征滅之由此益強盛

邦

新命

世觀德自肇祖三傳爲興祖景祖顯祖至太祖凡七世 臣福

康安

御製

望氣瞻雲

聖兆昌先是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膺帝位蓋太祖膺此之符應

甲以十三刱國祚太祖初繼位時止有顯祖遺甲十三副討叛撫降遂開帝業

武維燕翼繼

文光太祖天錫智勇以神武定策太宗紹纂帝知益德成偉烈太祖嗣服以後創制顯庸益孫同文之盛

信明運否稱

尊號太祖以丙辰年徇順諸貝勒大臣恭上尊號建元天命時爲明神宗四十四年歲在丙辰

逆臣召禍敗亡自號我　太祖
應運而興實爲　天與人歸

建國符呈獲璽章

太宗天聰九年貝勒多爾袞
等收服察哈爾全部獲歷代傳國璽于
璽明年四月　命諸貝勒大臣及諸外藩
等論以符瑞炳著　廷因號曰大清改元
崇德

聰睿英明裕全德

太祖儀度威重英勇蓋世國
人初尊爲　聰睿貝勒至天命
元年諸貝勒大臣以　帝業已成集議恭
上　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寬溫仁聖舉宏綱

太宗崇德元年群臣上
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

智遵時養卅三久

太祖自癸未年起兵至丙辰
稱帝閱三十三年大勳始集　臣劉
墉

勇奮身先八百當

太祖率步騎征哲陳部敵兵
八百陣界藩之渾河抗自
太祖統兵先進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顏布祿
烏凌阿擊敵奔潰是役以四人敗八百
神勇降者
蓋有天助
我　太祖開國時諸部之蒙古部落無
論降後來降者歲必歸附降不加

深慈加惠恤

恩收養以故懷　德歸
未來者咸思景從已順者各竭心力　敵人
太祖嘗傳執備背使開戶外有韓

大度予包藏

潛出刃之以刀背擊時小近侍洛翰請殺
之　太祖昔詢曰爾非盜牛來耶之去
又一夕將寢心動衷甲起呼射賊貫足而內

釋之近侍問故　曰殺之適足敵衆我何
曰以殺人名之人將曰邪蓋　御物深沈
大度類　好生　崇惡棄
如此

言貞大

太祖嘗論群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
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　臣背文地　嗜

殺好聲去生名孰臧

被擒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
太祖諭曰語云
生人之名勝於殺人與人之名
勝於取人乃解其縛賜養之

解甲未能惟斷扣

敗哲陳部時　太祖輕身熱甚卸
胄不及解甲以手撥扣少休猶自汗遂大

克挂弓不覺正捫創

之
甲申歲　太祖親征
翁鄂洛城乘屋射城中敵
有洛科者射　太祖中肩血注以一下捫
創一手挂弓而下衆鼓前扶掖　太祖恐

爲敵覺
論止之

三牌飛石十步隱

甲申夏四月征瑪爾墩寨寨居
山巔乃設大牌三相次進攻敵寨木石齊下牌
不能敵　太祖立寨下十餘步隱身斷木
發矢中寨主破面貫耳復射四人

壓矢攢花徑

關絕汲道遂大破之　臣德保

寸量

棟鄂部人紐翁錦善射　太祖指百
步外柳　命之射紐翁錦發五矢中
三上下相錯　太祖發五矢皆中
所集僅五寸許鑿落視木而五矢始出

城樹梯

升仇旅選

太祖英
覺爾察城旅人忌　太祖
兵深夜直至城下令
覺之被甲持弓矢出待敵已樹梯

刃先鞭及敵

攀上見　太祖乃皆遁去

師值

乙酉年征界藩納申持矛入我陣
太祖單騎還擊納申刃已先及斷

太祖亦既殺[illegible]太
祖揮刀斷其背敵衆乃却**致兹**

首出良非易 臣瑞 臣彭

御製**讀此心驚忍不覺**我 太祖創業之始身[illegible]
躬冒鋒刃手刃[illegible]敵[illegible]
心永念不忘自勵[illegible]
宗艱難垂訓後世子孫[illegible]方略序中 **哈達背盟**

城遂克 哈達葉赫烏拉輝發四國皆與我滿洲後
癸歲癸巳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糾[illegible]國之
師來侵 太祖縱擊大敗之蒙格布祿[illegible]
盟後與葉赫構兵乞援 太祖命費英東[illegible]
率兵駐其地蒙格布祿復貳葉赫之[illegible]
太祖統兵征之克其城生擒蒙格布祿以歸 **納林**

修怨部隨亡 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恃其强大屢
勒敕札庫穆[illegible]地 太祖怒討之

葉赫乃合四國兵來犯我 太祖擊納林布祿敗
布祿乞盟後背約與明通好 太祖親統兵往
征盡克其所屬屯寨明出兵助之
太祖親破明兵進克其城葉赫遂滅 **烏拉**背盟決

戰收全城 烏拉初奮葉赫 太祖陣擒其貝勒
之弟布占泰因其悔罪求和釋之既而
烏拉背盟癸丑年正月 太祖復親征諸貝勒
大臣皆忿怒踴躍 太祖遂決策薄城乘勢奪
門登城布占泰僅以身免我軍
盡收撫其所屬城邑乃班師

輝發占墅闕處鳳 輝發貝勒拜音達里以族人
多叛附葉赫[illegible]拜音達理[illegible]
質乞援既又[illegible]約 太祖率兵[illegible]
拜音達理盡降其衆[illegible]之丁未年[illegible]
後見東方指揮發國[illegible]
入夜方滅至是始驗 **四部初平征越諸侯無**

敵

帝尊黃哲陳棟鄂繫其頸 哲陳棟鄂部本爲我滿洲
國部各[illegible]爭[illegible]雄[illegible]
太祖親征哲陳寨擒其主阿爾泰[illegible]之其陳部
部長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遂引兵[illegible]所[illegible]路
太祖[illegible]兵[illegible]自攻克其城[illegible]長安

窩集完顏斧廠吭 東海窩集部向附烏拉
太[illegible]之降部從乃
命額亦都率兵擊取之收萬餘人戊子年
太祖親征完顏部收其東[illegible]地天賜大

星如斗衆鳥皆驚[illegible]太祖知爲克
敵之徵遂進攻其城克之[illegible]而還 **獲罪人**

昨江帖泯 [illegible]
[illegible]參[illegible]物之[illegible]遣使

通好互易[illegible]勢[illegible] 太祖乃遣兵
招撫[illegible]之[illegible]路遂[illegible] **冰橋**

渡處海收滄 天命九年七月 太祖遣太
臣費揚古等征東海[illegible]部駐
兵黑龍江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冰兹[illegible]距我
營二里[illegible]結冰如橋遂[illegible]其十一寨兵
還前冰已解而西[illegible] **關道之歲初貢表** 利[illegible]
結冰一道以渡我師[illegible]
勒[illegible]於中[illegible]歲各遣使來
通好[illegible]蒙古[illegible]遣使不絕[illegible]杰

蒙古諸藩[illegible]諸部落至今尺地民
[illegible]太祖開
基之初[illegible]後札
[illegible]
特[illegible]
部[illegible]我[illegible]之

中察哈爾何驕蠢蠢察哈爾遣使致書詞意驕
矣侵自稱為四十萬蒙古之
主並求明廣寧為收賦之地
太祖報書責之而斬其使林丹汗竟走假
假蒙古諸部落漸次歸順惟察哈爾林丹汗尚
觀望侵擾諸蒙古 太宗天聰八年集
諸蒙古部長會兵討之 太宗駐營歸化
城察哈爾遁去乃 命貝勒多爾袞等為
帥往收林丹汗之子其子
額哲率衆迎降全部收服島舟難恃
背盟罪朝鮮自天聰九年既降之後貢使不絕後復貳
於明使臣至禮倨又拒 太宗乃致書詰
罪 諭以爾國所恃惟島與舟若不修德
義是自取覆亡并以興師討罪日期明示使臣
及商人等遣之 臣舒常 妻子先俘服赦狂崇德元年冬 太宗

以朝鮮敗盟逆命統大軍征之李倧遁往南漢
山城瑪福塔等追圍之其妻子遁江華島多爾
袞攻克之俘其妃一王子二及群臣家口其衆
李倧請軍前降上明國所給勑印 太宗
乃赦李倧及妻子歸國而留其頒勑三田麋踵
長子滉次子淏為質乃班師
頌朝鮮國王李倧感歸其妻子復其國立
碑三田渡頌 太宗威德傳示萬世凱
迎廿里載壺漿征朝鮮凱旋經其境內沐州諸
處各官威率軍民跪送道旁獻
牛隻米糧以供軍食 太宗嘉納之還至
盛京諸王大臣迎至二十里外 太宗
以朝鮮所獻
分給士卒 恩紓日本更
崇德朝鮮於明萬歷時被倭難明遣兵救之明四路出
兵來犯朝鮮都元帥姜功烈亦率兵助之兵敗來

降 太祖作書諭之諒其誠心而來者加
深譴及 太宗征破其國赦罪復封朝鮮
於是感 恩戴 德永
為不侵不叛之臣矣 臣金 簡

御製

蜚起尼堪亟葺防明初圖倫城有尼堪外蘭陰搆明
兵為我不共戴天之讐 太
祖起兵攻圖倫城尼堪外蘭遁入嘉班
明不能納我兵追至鄂勒琿城遂斬之恨告七
天命三年正月[illegible]中有黃氣貫月約二
丈條師出正太[illegible]
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乃率步騎二萬啟行鳴鼓
奏樂謁 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祭畢
嚴軍律示衆以不得兵分四路敵稱強我征明兵
已舉兵征明之故既克清河
日明帝欲逞忿於我令遼東經畧楊鎬集兵瀋陽
分四路來攻右翼中路以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

廣寧道張銓督兵六萬由渾河口出撫順關右翼
中路以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由鴉鶻關趨[illegible]
督兵六萬由清河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總兵馬
林副將麻岩開原道潘宗顏督兵四萬由開原合
葉赫兵出三岔口左翼南路以總兵劉綎海蓋道
康應乾督兵四萬合朝鮮兵由寬甸口趨我
興京號稱兵少能勝衆蔑爾明杜松等已出撫
四十七萬[illegible]
以[illegible]出[illegible]
我[illegible]
南路有兵者誘我也其用[illegible]
則他路兵不足慮乃[illegible]
代善與[illegible]貝勒及[illegible]
界凡[illegible]松結營[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我[illegible]兵役於吉林崖兵役[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吉林崖兵役[illegible]人[illegible]

增千人往助俾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
之其薩爾滸山明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
太祖是其言令分左翼四旗之二與右翼合先攻
薩爾滸山破其營壘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
馳下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如擊橫縱馳突無不
以一當百遂大破其衆明杜松王宣趙夢麟皆歿
於陣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又擊破明右
翼北路馬林兵於尚間崖斐芬山馬林僅以身免

下必乘高達哩岡

明劉綎率精銳二萬出寬甸先遣萬人前探將逼阿布
達哩岡　四貝勒引右翼兵先據其上引
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自山馳下奮擊後軍
隨之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夾攻明兵
大潰劉綎戰死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執送明兵
之匿其營者詣我軍降明經略楊鎬聞三路兵
敗急檄李如柏回兵自呼蘭路遁歸是役也明

以二十萬衆號四十萬并力來戰我　太
祖威武奮揚以少擊衆無不摧破所謂得
天者昌固有
默相而助順者已

撫順既收後旅順

先是　天命三年
太祖決意征明大軍分隊趨撫順邊明遊擊
李永芳出降遂毀其城至天命十年明兵萬人
航海至旅順口葺城駐守　太祖命三貝
勒莽古爾泰攻之盡殲明兵並毀其城而還

瀋陽遂克繼遼陽

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等以兵七萬守瀋陽城　太
祖定議征之水陸並進營於城東明兵於城外
深掘壕塹以抑我軍繞城掩擊明兵七萬皆殲
陣斬賀世賢尤世功等拔瀋陽城遂乘勝進攻
遼陽明兵決河環城守禦甚嚴我兵至遼陽城
東南渡河明總兵李懷信等出城結陣
太祖命左右翼夾攻明兵大潰入城我兵奪其
濠門之橋從登城城內明兵列炬拒戰我
軍登明經略袁應泰在城樓督戰見城破自焚
道將戰歿其衆生擒其御史張銓官民皆薙
髮歸順遼陽既下屬城大小七十餘俱降

清河河潰魚遊釜

天命三年　太祖統師圍
明清河城我軍奮勇梯城拔之

臣紀昀

鐵嶺嶺摧城復陞

明鐵嶺衛城在開原
城南六十里我軍既
破開原斬馬林進圍鐵嶺營壘陣突入
陣斬其游擊喻成名等盡殲其衆

樓

御開原緣堞蟻

大兵破開原時攻城之兵雲梯未布皆
超越而入　太祖登其城南樓駐
兵三日
乃還

鄂墩懿路失林盤

懿路城在瀋陽城西
北先是　太祖
統師往明由此路進其居民盡棄城走時明瀋
陽總兵賀世賢等方引兵出瀋陽城二十里屯

令以告　太祖令撫居民奔回俾塞其門
而　自引兵迎擊賀世賢等見我兵至乃
退

廣寧民迓熊王竄

天命七年大兵征明遼
河明廣寧城總兵劉渠等
來我軍未成列急戰我兵飛馳突入斬殺無算
劉渠等全軍盡沒廣寧巡撫王化貞棄城入山
海關大軍離城三里許城中紳民焚香鼓樂迎
謁入城駐軍十日進逼山海關明經略熊廷弼
與王化貞等盡焚沿途
村堡而遁　臣謝墉

奉集兵殲朱李忙

瀋陽
城東
南奉集堡爲明總兵李秉誠駐兵處天命六年
太祖統兵分八路進征秉誠出城拒敵
我左翼四旗兵由路馳擊明兵敗遁入城時明副
將朱萬良駐兵黃山見我兵勢盛亦拔營遁

三

明兵夜襲我耀州城南之官屯

婦人登壓毀薛

塞將喻嚮有守家努納岱熟圖

三人之妻備車轅於墻爲梯登
之持利刃奮擊門兵驚墜而逃 二州將捷礮礌
破 海州屬張屯寨黃人謀叛潛約明兵三百來
侵寨兵與戰敗敗走海州千總蘇尚武兩細
聞撤營退之 覺華[illegible]捷舟焚燬 [illegible]兵[illegible]門[illegible]遣
斬首七十人[illegible]袁[illegible]守[illegible]萬
桂固守不即下時明山海關外兵屯糧皆
俱由舟運積海中覺華島 太祖命武訥
格率兵往焚其船 不停
及糧千餘堆 臣金士松 歸化城歸路毀墻 聽人
六年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部 太宗
會諸蒙古兵討之駐軍歸化城 命貝勒
齊爾哈朗等率右翼兵征歸化黃河一帶遂發
師征明由邊墻獨口入俘獲甚衆明宣府巡撫
總兵納款求和 毛帥蟲沙種已淨 先是明總兵
內與盟而還 毛文龍據皮

島欲以牽制我兵明君臣信之僞爲大都督欲
與我國通好 太宗遣官科廓率從者同
人往文龍執送燕京寧遠巡撫袁崇煥以文龍
私通我國殺之其黨衆尚踞鐵山 太宗
命諸將搜剿諸 凌河風雨氣彌張 天聰五年九
海島盡殲焉 月 太
宗親破明兵於大凌河時有黑雲起從西來
敵乘風縱火將逼我軍大忽雨反風焚敵兵遂
大捷十月大 錦松恒刀連牽組 崇德七年二月
凌河城降 肅親王豪格等
奏克松山城生擒明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
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以下三月克錦州
明總兵祖大壽
降 臣董誥
御 崇德七年四月辛亥鄭親王濟
製 塔杏經旬再擺鉦 爾哈朗等克塔山城甲子攻杏

山城礮毀城垣乘隙開
門降俱匝還十九日 兩次入關張撻伐 天聰九
太宗命貝勒多爾袞等伐明 年 大
千將衛邊崇德三年復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
勒岳託統左右翼伐明密雲縣 六師
東北牆子嶺進至遵化由山關進分路入關
越
蹕總麾揚激凌水陛蹈 [illegible] 在貿解觀山入自青山關
河[illegible]全承州分兵八道一沿運
河一沿山其中六道行山水間長城進燕薊明
自京師西千里內六府俱殘後至臨清州復運河
破山東濟南府遂往入津衛右翼貝勒杜度從燕
京分兵至山內界後趨山東濟南共攻克府城九
超越城堡房俱燹 崇德七年貝勒阿巴泰率師
征明由黃崖口入破薊州兵

越燕京趨河間至兗州分兵南至
海州凡克府三州十八縣共十七 克在謀焉懸
扇箕直爲壯也賴
胥蒼索田世業奸難奪 明總兵張承蔭分發長邊上左
碑爲界遷索氏柴河、岔撫安
二路之日 太祖諭以世守難棄情智力
侵奪必有天譴當以公正存心 臣達椿
竊碑盟言守未妨 明沿邊民每越境竊我疆
殺五十餘人明巡撫李維翰來詢 人州命越爾漢執
日皆曾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及不殺
之人何今背前 地利征行遷且近 定都瀋陽時
盟面誤等詞詞 太祖
以其地四通八達由都瀋渡遼河路由日近北
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進

太宗閉別孔京明寧遠巡撫袁崇煥入援
上設密計於高鴻中等命守所獲明楊太
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與單
騎向敵有二人來見意矣遣撫有密約此事可
立執以錫太監佯作為語縱之
還告明崇禎帝疑崇煥殺之 **雖羅匿穴獵終**
捕 太宗圍錦州明總兵祖大壽教閉門不
出在城上 詰日勝敗豈有常惟人而已
太宗斥之日爾敢援天出人言予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與寧俱歸於我爾
果勇猛何不出戰乃如野豬匿穴狃嘷自得不
知獵人鉄鑊一旦如探囊中物耳 臣吉夢熊
御製 **如樹披枝根自傷** 漢軍大臣佟圖賚等 請得天助
順人事直取明北京 太宗
諭日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則大樹自仆
今明精兵已盡我兵力日强且兩翼翳開後北京

皇清開國方畧 聯句詩 六

可得 天聰 年 太宗以明
矣 **兵至都京豈勿取** 圍燕京皆 親統大
兵征明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南圍明州進薄燕京
太宗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率諸貝勒環閱
燕京城移駐南海子進軍距關廂 里諸貝勒屢
請攻城 太宗諭日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
克但所慮者傷失我一二良將 **和傳內省使猶將**
閉得百城亦不足喜遂止弗攻
我軍分克明良鄉門安房山等處復擊敗明兵於
永定門南 命已克什達海齎書與明
議和大軍遂向永 **由來攘外先安內** 盛京城門凡
下由山海關班師 八東門內治
內日外攘卻一令名而治
天下之理悉蘊於是矣
咸仰

皆得地利故不與建策
演成遼左萬年都會 **民心收拾厚爲資** 太
祖有眾城汁夫役給牛及食鹽 論修隍
服眾其勞苦者憫則物盡是爲役 且士著厚給
使還所以敷惠 早民
俾之心歸業土也
發功酬襲衣延賚 詢門
明克取遼東時 太宴群臣 故我國故夫歸大十
時 太將得至此者亦賴爾諸臣之
力耳 其 西一直皇上賜功哉 凶 者
戒怯徵捱扇納凉 太宗於出師征明將
論諸將勤恤軍士引宋將揮扇納涼
誠 非爲 **理論尊人而畢已** 書定講和書式 太宗與袁崇煥
義內以理深斥 明人欲劉辱
明人增損之案 **故嗤君尚役臣煬** 爲書 問

皇清開國方畧 聯句詩 七

太祖謂諸貝勒日觀古今歷朝國雖大而氣
數將終則君臣昏闇紀綱廢弛且爭攘亡今明
宗與其見其君臣不務修省終必致
天之歸矣觀國幾先所以為 聖哲也 縱
撿大壽輸心試 縱大壽於大凌河破時來降
復困守有年錦州既下大 太宗遣歸錦州大壽中變
詩乃終降 臣胡 商望
思賜 **張春厲節看** 道張春見 太宗破大凌河生擒明監軍
以珍饌班師 賜宴 上不屈 賜
上 聖人舉動所以勵臣節而立人倫也 命坐諸降將
蕭伯芝歎幾爲媿 明道僧劉爵伯芝來降 倘俐人
臣乘八人 倒 言多不遜
太祖曰虛言恐嚇何 以
禮爲不觀其書遣之還 **袁崇煥間爲先**

功昭與
德彰盛京左闕門曰文
德右闕門曰武功
親制
國書音合字滿洲初無字　太祖命巴克什
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合我國語
音聯綴成文
太宗[illegible]按定國書頒布　定分旗色正兼鑲[illegible]凡出兵
校獵各照族黨屯寨而行每人各出一矢[illegible]
領以一長稱爲牛彔辛丑年以三百人[illegible]編三
百人爲一牛彔其長稱牛彔額真乙卯年設甲
喇額真轄五牛彔又設固山額真轄五甲喇左
右設兩梅勒額真初設黃白紅藍
四旗後參用其色鑲之共爲八旗　官儀澄叙

皇清開國方畧　聯句詩　十九

龍紀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illegible]五年定文
館職司五年設六部六年定[illegible]
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職官名十年更定內三
院崇德元年定內三院官制及都察院[illegible]
旗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illegible]年更八
八年設禮部掌[illegible]事官　[illegible]令申
嚴貔虎行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
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
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例[illegible]年
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　門求讜言招設
奴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　樓箭偵
天聰[illegible]年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
獄網開湯　天命二年令詳讞獄　天聰九
年禁[illegible]私[illegible]崇德[illegible]赦　興賢
太祖乙卯年令舉賢
勸學文成化　才五年令[illegible]勒大臣子弟[illegible]

年授舉人生員官皆優　蠲
免丁役　臣王[illegible]參
廟班朝禮大坊　天聰六年丁[illegible]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
大[illegible]典新禮三年　諭禮部
申明禁令八年
定內外相見禮　至[illegible]
前規賙貸粟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貸民嫁娶
崇德二年　諭貸粟貧民六年以歲
歉
仍備荒事例　諭勸農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墾土
家法重耕桑　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
年禁屯積米穀令及時耕種
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
務勤處亮戒蕆勝　天命八年　[illegible]群臣勤職十一
年　[illegible]諭貝勒毋[illegible]逸樂崇德

皇清開國方畧　聯句詩　二十

年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七年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　臣[illegible]
教儉尚居崇卑康　太祖當出獵[illegible]恐卑上
[illegible]
上何所不有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際偃霖世潛蚓蟠取蔗張後師迎旆　[illegible]九年四月
合[illegible]王統大軍定中原值流賊李自
成破明北京吳三桂致書乞師除暴王遂整旅
入關　臣
鄭際唐
御製後無前歌曲振[illegible]　睿親王[illegible]於一片
石入[illegible]海關李自成[illegible]步二

十餘萬列陣□□行廷用大風迅作步摩敵天王令
軍士呼噪者□□風遂止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
十里自成遁走□□
過燕京以捷書聞□□遣備鑾輿迎

聖主樹滿官禁頓營王□自成既西竄睿親王至燕京
文□□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
朝陽門老幼焚香□迎□以□□□□□□□□宮城
外啓王乘□□輿□乃以□儀仗□列□□入武
英殿故明衆官皆拜賀王定議都燕即
具疏奏迎□□□□□燕京定鼎

得天下正

古無匹 自古得天下之正者如唐宋皆前朝大臣□何元
篡奪漢明雖以兵取而漢爲亭長明亦元
民皆不犯名分未有如我朝與明□國敦信不以
復仇入關且爲破賊明已失之天下我朝得之賊
手□明正大
古無倫

作

世德求慶未央
三聖重光兼守創
一人繼序更恢皇

仰瞻
寶篋虔晨夙 皇上每日夙興恭讀 列聖
實錄開卷後始看奏章 □廟 編

肆覲
珠邱惕露霜 皇上於癸亥甲戌戊戌癸卯 國俗
年四次恭 謁 盛京展謁

訓鑄文武臣 崇德元年 太宗御翔鳳樓集諸王
貝勒大臣等 命內弘文院大臣讀
金世宗本紀 諭以金世宗奮圖法祖勤
求治理衣冠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重
訓子孫後世恐子孫仍效漢俗□其騎射以致傾危又
諄諄以改漢俗冠服敎□人最爲之宜制緩騎
射爲戒垂示萬世子孫仰遵不替乾隆十七年
皇上恭讀 實錄敬述 訓諭
刊碑於箭亭俾子孫臣庶
普遵聽毋忘以稱祖載不緒

戰圖

詠紆陳堂策 乾清宮故守 太宗實錄戰圖八
冊乃 盛京所傳本 皇上以尊藏
之晴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 命依式
重繪一本以一本貯上書房一本恭送 盛京

敬爲紀 御
製敢見詩作
伐碑其地 太祖己未年薩爾滸之戰昔
命鐫于滿漢字碑於其地

敷揚烈事 御製癸卯歲
以志 □ 鴻
烈 臣敬心宇

作賦于成燕煥 御製盛京賦爲一百
明功傳守道爲萬古第一大文

樂府標新詩補章數陳 御製新樂府五十
□本之義

詩編排韻首宮商 御製全韻詩以上下平聲
□部首□發軔

宗盛德大業於斯以從仍之號以定鼎初時
功最大者仍受待爲之昭後其王府仍世襲
圖於又開國功王中如禮睿豫肅諸親王及克

勅部予後世改封者皆仍還原封之號以彰勳
伐且令其後人觀名思義念祖抒忠　臣程昌
期
武穆文昭表贊叢　乾隆二十九年　上特
諭開國時有軍功之王公
等衮舉事蹟纂爲宗
室王公勛績表傳

錄本

內廷鈔錄編纂　方略皆本於開
國實錄盖崇德元年以前文皇事核
足資垂信　開國實錄係以滿洲蒙古漢
字三體恭繕貯藏　盛京翔鳳樓後貯　內庫
皇上命於頤和殿之後建敬典閣發奉
太祖以下歷朝實錄永世尊藏茲
方略成錄一
分亦貯此閣　書系勝國証精詳明臣紀載或
朝事蹟如黃道

周博物典彙之類　命館臣擇其書中有可
採可闕者節取補證附識　方略各卷之
未以徵　臣奈
信實　恭吟臣庶起而舞承業

御製
聰聽予孫慎勿籍仁
聖祖仁勤民務憲
皇考憲傷官常古稀所懼半百里猶日孜孜敬不遑

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誠謀英勇公臣阿桂等謹
奏臣等奉
勅恭輯
皇清開國方略告成恭呈
御覽臣等謹奉
表上
進者洪惟我
國家統握懋膺丕基永建鴻猷肇開啟

聖朱果徵祥徵部宣以凝休自山肇迹雲雷締構揚九
萬之洪暉日月光華緝萬春之盛觀惟
列祖之貽謀實裕斯
一人之繼序彌殷我
皇上
世德作求
前光允迪
橋陵展孝

辰旂屢詣
留都姬鑾垂盟
乙夜頻稽
寶訓冠皇王而作頌規模誌全韻之吟
飭史宬以分編方畧重成書之紀綱惟古昔宅中
受命運有乘除更姓造邦事兼守御難克綏厥
猷惟后而率土之濱皆臣吏臣多上壽於君先
聖每懷慚於後三代以下已難如武之與湯一

統之歸莫正於元之代宋矧我
朝疆分東土極拱北辰本非裂地以封久已承
天之眷溯成邑成都之漸再遷越千五百里而遂稽卜
年卜世之期養晦至六十二年而後
太祖高皇帝奮揚勇智肇造艱難七傳之緒初承
二祖之讐未雪赫怒整閫倫之旅甲秖十三裘創揮棟
鄂之戈丁惟五百千入旂得入表雖而向風戎
醜攸行六師遐而如衛直能勝衆少可禦多五

日之間先後殄四十萬衆三河既下大小收七
十餘城蓋自九姓翦除以還洎乎
兩京營建之始大武之烈遠矣同文之治甚焉
太宗文皇帝式廓隆規闡揚
聖緒展神旌於北部地靈呈玉璽之祥馳義旆於南荒
天險聳冰橋之固兵非得已受降則令肅秋毫
盟不可渝聲罪則威宣夏服迨至松杏之屏藩
盡撤幽燕之鎖鑰全寒邊臣頁固而未能使者

乞和而已諭乃復宣昭
義問備申講信之本懷惻
仁言冀遂好生之初念是惟堂堂正正式揚
王者之師故能繩繩承承克肖
聖人之德暨我
世祖章皇帝沖齡踐阼
峻命瞻基治定功成禮明樂備信乎得位得名之理共
覆幬以無私可久可大之模與河山而並壽者

已 臣等忝司載紀恭預編摩仰

佑啟於

前寧欽紹闡於

幾暇

特筆紀勝朝之殁號附書隆緒於一年

殊恩揚前代之遺忠分定易名於四字凡此共見共

聞之

聖度皆本善繼善述之

孝思況夫義炳琅函勲垂寶笈闡蒐羅乘被明臣阜

懵

威稜旁引管窺在外服尤銘

恩澤有典有則謹依

三朝實錄之遺是訓是行允冠四庫全書之首三十二

冊成編成備

軒紀常新五十一年大衍垂閑

義闡無疆伏覩堯咨舜儆覲

家法於彝訓文緯武永闡

心傳於豐鎬積厚流光益思永哲典謨訓誥以無遺久於

道而化成傳子孫臣民之攸賴謹奉

表以

聞

皇清開國方畧

奉

旨開載諸臣職名

監閱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臣阿桂

經筵講官太子少傅東閣大學士臣梁國治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一等男臣和珅

提調官

內閣侍讀學士臣善寶

戶科給事中世襲騎都尉又一雲騎尉臣[illegible]

翰林院編修臣俞大猷

翰林院檢討臣孫玉庭

滿纂修官

翰林院侍講臣伯麟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諾穆福

內閣侍讀臣姿斌

內閣侍讀臣[illegible]森布

漢纂修官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彭紹觀

翰林院編修革職留任臣秦潮

前任翰林院編修今任知縣臣王增

分纂官

右春坊右庶子臣茅元銘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范衷

翰林院編修臣李鎔

原任翰林院檢討候補司業臣王太岳

收掌官

內閣中書臣德明阿

內閣中書臣八十三

翰林院筆帖式臣佟[illegible]善

前任內閣中書今任同知臣景昌

校對官

史189-021

候補筆帖式臣能文

候補筆帖式臣[illegible]

候補庫使臣善祿

官學生臣額克精額

官學生臣安棟

繙譯官

內閣中書臣愛星阿

內閣中書臣保明

內閣中書臣塔清阿

理藩院筆帖式臣臨保

候補筆帖式臣杜澤均

候補筆帖式臣查清阿

監生臣福順

官學生臣恩特赫默

謄錄官

候補筆帖式臣覺羅[illegible]

候補筆帖式臣舒齊哲

舉人候選知縣臣管應時

監生候選鹽大使臣董玉麟

監生候選庫大使臣余純

咸安宮教習臣多麟岱

舉人臣西拉布

監生臣德克精額

覺羅學生臣覺羅定昌

覺羅學生臣覺羅濟明阿

皇清開國方畧目錄

卷首

發祥世紀

第一卷

太祖高皇帝 癸未年至丙戌年

第二卷

太祖高皇帝 丁亥年至戊戌年

第三卷

太祖高皇帝 己亥年至辛亥年

第四卷

太祖高皇帝 壬子年至乙卯年

第五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元年丙辰至三年戊午

第六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四年己未

第七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五年庚申至七年壬戌

第八卷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八年癸亥至十一年丙寅

第九卷

太宗文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至十二月

第十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

第十一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二年戊辰正月至十二月

第十二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己巳

第十三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四年庚午

第十四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至九月

第十五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十一月至六年壬申[illegible]月
第十六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六年[illegible]四月至[illegible]月
第十七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七年[illegible]酉
第十八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至八月
第十九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七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正月至九月
第二十一卷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十月至十年丙子四月
第二十二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至十一月
第二十三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十[illegible]月至二年丁丑[illegible]月
第二十四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丁丑[illegible]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五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正月至七月
第二十六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三年戊寅八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七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四年己卯四月至十二月
第二十八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五年庚辰[illegible]
第二十九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正月至八月
第三十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九月至七年壬午六月
第三十一卷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七年壬午七月至八年癸未八月

第三十二卷

世祖章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崇德八年癸未八月至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皇清開國方略卷首

發祥世紀

長白山高二百餘里。綿亘千餘里。雄觀峻極、扶輿靈氣所鍾。山之上有潭曰闥門。周八十里。源深流廣。鴨綠混同愛滹三江之水出焉。鴨綠江自山南西流入遼東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愛滹江東流入東海。三江孕奇毓異。產珠為世寶。其山風勁氣寒。奇木靈藥。應候挺生。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於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身。告恩古倫正古倫曰。吾身重。不能飛昇。奈何。答曰。吾等列仙籍。無他虞也。此

天授爾娠。俟免身來未晚。言已別去。季女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

史189-025

故因命之曰。汝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
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汝順流而往。即其地也與
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舠順流至河步。乃登岸。
折柳及蒿爲坐具。端坐其上。是時其地有三姓
爭爲雄長。日搆兵相仇殺。亂靡由定。有取水河
步者。見而異之。歸語人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
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
天必不虛生此人。衆往觀。皆以爲異。因詰所由來。答曰

我天女所生天男。
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
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輿。迎至家。三姓
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爲國主。于是妻以
女。奉爲貝勒。其亂乃定。遂居長白山北之
里城。
國號曰滿洲。是爲開基之始。越數世。以後不善撫
其衆。國人叛。戕害宗族。有幼子逃于荒野。國人

追之。會有神鵲止其首。追者遙望鵲棲處疑爲
枯木。中道而返。乃得免。隱其身以終。自此後世
俱德鵲。誡勿加害云。數傳至
肇祖原皇帝。生有智略。慨然以恢復爲志。計誘先世讐
人之後四十餘人。至蘇克素護河之呼蘭哈達。
誅其半以雪
祖讐。執其半以搜索舊業。既得。遂釋之。于是
肇祖居赫圖阿拉地。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後稱

興京。距俄朵里城西一千五百餘里。
肇祖生子二。長即
興祖直皇帝之祖。生子三。第三子即
興祖之父。
興祖生子六。長德世庫。次瑠闡。次索長阿。次即
景祖翼皇帝。次寶朗阿。次寶實。
景祖承先業。居赫圖阿拉地。德世庫居覺爾察地。瑠闡
居阿哈和洛地。索長阿居和洛噶善地。寶朗阿

居尼瑪蘭地，寶實居章嘉地，分築五城，距赫圖
阿拉城近者五里，遠者二十里，環衛而居，並稱
寧古塔貝勒。
景祖生子五：長禮敦，（後號巴圖魯，追封武功郡王。）次額爾袞，（後追封郡王，諡恪恭。）次齋堪，（後追封郡王，諡宣獻。）次即
顯祖宣皇帝。次塔察，（後追封貝勒，諡篤義。）是時近地部落中有碩
色納者生九子，俱強悍，又有嘉呼者生七子，俱
輕捷多力，常身披重鎧，連躍九牛。二族恃其強，

侵陵諸路。
景祖素多才智，子禮敦又英勇，率諸貝勒往征，盡滅之。
收服五嶺東蘇克素護河西二百里內諸部，由
此
國益強盛。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阿古都督女，是爲
宣皇后，生子三：長即
太祖高皇帝。

宣皇后孕十三月乃生，歲己未，是爲明嘉靖三十八年
也。次舒爾哈齊，（後號達爾漢巴圖魯，追封親王，諡曰莊。）次雅爾哈齊，（後追封郡王，諡曰通。）繼妃納喇氏生子一，名巴雅喇，（後號卓禮克圖，追封多羅貝勒，諡剛果。）庶妃生子一，名穆爾哈齊。（後號青巴圖魯，追封誠毅貝勒，諡勇壯。）
太祖年十歲，
宣皇后崩。繼妃納喇氏撫育寡恩，年十九，俾分居，予產
獨薄。後

顯祖知
太祖有才德，復厚與之，仍辭讓諸弟。先是，望氣者言滿
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而履帝位。
太祖龍顏鳳目，偉軀大耳，天表玉立，聲若洪鐘，儀度威
重，舉止非常，英勇蓋世，騎射軼倫，時國人咸稱爲
聰睿貝勒。

皇清開國方略卷一

太祖高皇帝 癸未年至戊午年

癸未年夏五月。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初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哷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兵二路進。成梁圍古哷城。遼陽副將圍沙濟城。城中見兵至。逃者半。被圍者半。遼陽副將遂克沙濟城。殺阿亥章京。復與成梁合兵攻古哷城。阿太章京之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之女。
景祖聞古哷城兵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既至古哷城。見成梁兵方接戰。令
顯祖俟于城外。獨入城。欲攜女孫歸。阿太章京不從。
顯祖俟良久。亦入城探之。成梁攻古哷城。其城據山依險。阿太章京守禦甚堅。數親出邊城衝殺。成梁

兵死者甚衆。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欲縛之。尼堪外蘭懼。請身往招撫。即至城。大呼紿之曰。大兵既來。豈遂舍汝而去。爾等危在旦夕。主將有命。凡士卒能殺阿太章京來降者。即令爲此城之主。城中人信其言。遂殺阿太章京以降。成梁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併害
景祖
顯祖。我
太祖聞之大慟。旋勃然震怒。
詰明邊吏曰。我
祖
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讐矣。明遣使謝曰。
非有意也。誤耳。乃歸
二祖喪。與敕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
太祖謂使臣曰。害我

祖
父者、尼堪外蘭所搆也。必執以與我乃已。明使臣曰。前
因誤害。故與敕書馬匹。又給都督敕書。事已畢。
今復過求。我當助尼堪外蘭築城于嘉班。令為
爾滿洲國主矣。于是國人信之。皆懼尼堪外蘭。
寧古塔諸貝勒子孫至
堂子立誓。亦欲害
太祖以媚尼堪外蘭。尼堪外蘭又迫

太祖往附。
太祖曰。爾吾
父部下人也。搆明兵害我
祖。
父。恨不能手刃汝。豈反從汝偷生。人能百歲不死乎。自
是恨益深。適蘇克素護河部薩爾滸城主諾密
納之兄卦喇為尼堪外蘭所譖。明撫順所守吏
責治之。諾密納與嘉木瑚寨主噶哈善哈

斯瑚、沾河寨主常書及弟揚書俱忿恚。相議曰
與其倚賴此等人。何如投附
聰睿貝勒也。議定。遂來通款。
太祖椎牛祭
天。與之盟。遣還。
太祖日夜思復
祖
父之讐。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謀伐尼堪外蘭。歲癸未。明萬曆十一
年也。
太祖年二十有五。夏五月。起兵征尼堪外蘭。期諾密納
以兵自薩爾滸城來會。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
第四子龍敦。私語諾密納之弟鼐喀達曰。明助
尼堪外蘭築城嘉班。令為滿洲國主。哈達國萬
汗又助之。爾何附
聰睿貝勒耶。鼐喀達以告諾密納。諾密納遂背盟。不以

兵來會
太祖待諾密納不至仍自率兵往攻尼堪外蘭于圖倫
城尼堪外蘭豫知之棄軍民攜妻子遁于嘉班
太祖攻克圖倫城而歸
秋八月誅薩爾滸城諾密納鼐喀達
尼堪外蘭既遁居嘉班越兩月
太祖復率兵征之諾密納鼐喀達先遣人往告尼堪外
蘭遂棄嘉班奔撫順所邊東河口臺我軍躡其

太祖望見疑明兵助尼堪外蘭來戰遂收兵駐營是夜
後明邊吏不容尼堪外蘭入邊以兵擊逐
尼堪外蘭乘間遁其部下有一人來投曰不戰
何也明兵乃擊逐尼堪外蘭不容入邊耳
太祖既旋師聞薩爾滸城曾遁使嘉班
諭侍臣曰若非諾密納鼐喀達往告之尼堪外蘭早成
擒矣會諾密納鼐喀達遣人來言曰渾河部之杭嘉
及扎庫穆二路勿往侵棟嘉及巴爾達二城我

將也可取其地與我否則不容爾兵由我邊界
行也
太祖聞其言怒噶哈善哈斯瑚與常書揚書亦忿甚曰
不先破薩爾滸城吾等皆附諾密納矣
太祖遂定計佯與諾密納約合兵往攻巴爾達城
諭令率兵先攻諾密納不從
太祖曰爾以兵仗與我我仰先戰諾密納因以兵仗授
我軍

太祖既得兵仗遂執諾密納鼐喀達斬之其兵衆多逃
散有來歸者
太祖命悉還其妻孥仍居薩爾滸城其人請復修築其
城以叛
甲申年春正月克兆嘉城獲理岱
時諸國紛亂滿洲國之蘇克素護河部渾河部
完顏部棟鄂部哲陳部長白山之訥殷部鴨綠
江部東海之窩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呼倫

史189 030

國之貝勒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爭為雄長
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甚者兄弟自殘。強陵弱。衆
暴寡。爭奪無已。癸未年六月。覺爾察城阿哈和
洛城和洛噶善城章嘉城諸族人忌
太祖英武。譖于
堂子。同謀加害。夜將半。潛至城欲登。
太祖心動。起被綿甲。持刀攜弓矢登城。望之。已樹梯攀
援而上。見

太祖至。皆急下遁去。逾月。章嘉城寶實之長子康嘉。借
兵哈達萬汗。以渾河部兆嘉城長理岱為嚮導。
劫我瑚濟寨而去。分所獲于中途。
太祖部將安費揚古、後賜號碩翁科羅巴圖魯為一等大臣。率十二人追及之。奮勇衝入。殺
四十餘人。盡獲所掠而還。未幾。賊乘夜陰晦。至
上所居。欲拔柵潛入。有犬名班烏哈。四顧驚吠。
太祖持刀叱曰。外至者誰也。既至何不入。爾不入。我仰

出矣。爾能攖我鋒耶。因以刀柄擊窗櫺。復佯足跣息。
為由窗而出之狀。因仍由戶出。賊乃遁。有近
侍帕海宿窗下。被賊傷死。至是
太祖率兵往兆嘉城。途遇大雪。至噶哈嶺。路險峻難登。
諸叔暨諸兄弟約勿進兵。
太祖曰。理岱我同姓兄弟。乃自相殘害。反為哈達嚮導。
豈可恕耶。遂鑿山為磴。軍士魚次立。以繩束馬曳之。
踰嶺至兆嘉城下。龍敦即前合圖倫城將往……者豫

使人潛告理岱。理岱聞之。鳴角集兵登城以待。
衆復請曰。彼有備。未易攻。姑旋師。
太祖曰。吾固知其有備而來。何遽還耶。遂督衆圍城攻
克之。獲理岱。宥其死。撫養之。
夏六月。攻克瑪爾墩寨。
初
太祖以同母妹妻噶哈善哈斯虎。及攻克兆嘉城。龍敦
構族衆邀噶哈善哈斯虎于路。殺之。

太祖欲集衆收其骸骨。㠯族昆弟皆與龍敦同謀。無一
人往。
太祖率近侍數人行尼瑪蘭城。寶實阿之次子務敦止
之曰。諸族皆讐汝。否則汝妹夫何以見殺。宜勿
往。恐有害汝者。
太祖不聽。披甲躍馬登城南橫岡。引弓疾馳。復回向城
下。
大呼曰。有害我者速出。聞者皆惴慄。無敢出。遂收其骸
骨。以

上自御冠裳衣服斂而葬之。
太祖睿悟軼倫。臨機應變。倉猝合度。嘗夜寢。聞戶外有
聲。披衣起。令匿諸子女。佩刀持弓矢。潛出戶伏
烟突旁。伺之。時陰晦無所見。少頃。賊將逾烟突
旁。忽有電光照見。遂以刀背擊之仆。
呼近侍洛翰縛之。洛翰曰。何必縛也。宜殺之。
太祖曰。若殺此賊。其主必顯與我為難。倘加兵于我。我

衆寡不敵。乃佯
詢曰。爾非盜牛來耶。賊以盜牛應。洛翰又曰。誑言也。實
欲害吾
主。殺之便。
太祖曰。果盜牛也。遂縱之去。又一夕。將就寢。忽心動。遂
起。衷短甲外襲常服。佯如厠。值昏黑中莫能辨。
熟視院門旁籬落缺處。隱然有人如探伺者。乃
控弦以待。俄而賊逼。

太祖射之。賊俯身避。中其衣帶。逃。追及之。又射其兩足。
踣地。擊其首。昏眩。縛而提之。
詢其名。為伊素。諸弟及近侍曰。殺之固宜。何提焉。
太祖曰。此非汝所知。殺之適以啟釁。其主以兵攻我。
奪我儲蓄。我糧匱則部下叛。部下叛則我等孤立。何
以禦敵。且我又何背以殺人為他人口實耶。遂釋之。
蓋
御物深沉。有大度類如此。率是

親率兵攻克征納木占薩木占納申完濟翰以復噶哈善哈斯瑚之讐。攻瑪爾墩寨。其寨居山之巔。勢險峻。乃設大牌三。被矢石並列而進。至隘路分其一前行。其二繼之。近寨丈許。路愈隘。分三牌相次而攻。敵寨飛石檑木齊下。前牌被摧。軍退次牌下。次牌又摧。復退于三牌下。戰士並集牌不能蔽。難仰攻。

太祖立寨下。相去十餘步。有斷木長二尺許。障其足。發一矢。中寨主納申面。貫耳。復射四人踣之。敵兵遂卻。

太祖引兵遶斷其寨。絕彼汲道。攻至四日。其夜令軍士跣足緣崖而上。遂取瑪爾墩寨。納申完濟翰奔界藩。

秋九月。攻克棟鄂部翁鄂洛城。

初。章嘉城寶實之次子阿哈納往聘薩克達路長巴斯翰之妹為妻。巴斯翰謂阿哈納家貧。不

許。旋以妻棟鄂部長克徹巴延之子額勒吉。後額勒吉往巴斯翰所。還至阿布達哩岡。為額闢阿嚕部下九賊所殺。賊有與阿哈納同名者。羣賊相呼。聞者傳語克徹巴延。克徹巴延曰。往者寧古塔阿哈納欲聘之女。吾子娶之。故被殺也。哈達萬汗遣人告克徹巴延曰。爾子乃額闢阿嚕部下九賊殺之。我擒以與爾。復爾讐。爾歸附我。克徹巴延曰。此必寧古塔人誑言耳。何不以金帛償哈達。執九賊與我。我必倍償其金帛。和洛噶善城索長阿聞其語。潛遣人給之曰。爾子乃我部下額勒納額與額克青額所殺。爾以金帛與我。我當殺此兩人。克徹巴延曰。哈達萬汗言額闢阿嚕部下九賊殺吾子。今云爾部下人殺吾子。皆爾寧古塔人誑我也。遂成讐怨。引兵侵掠寧古塔貝勒所屬東南一路。諸貝勒幾不能支。與

諸祖議曰我等同
祖所生分居十二處勢渙散當聚族而居共相保守既
定議索長阿次子武泰不從曰一處何可居也
將不爲孳息畜產計乎今不必聚居借兵于哈
達萬汗使哈達萬汗武泰婦翁也于是借兵攻
棟鄂部者再獲其數寨我
國本與哈達萬汗互爲婚媾聲勢相埒自借兵後
乃示弱焉及癸未年哈達兵刦我瑚濟寨我兵
擊敗之棟鄂部長曰昔寧古塔貝勒借哈達兵
攻我取我數寨今彼與哈達同相讐吾等宜乘
機攻之川蟒薩滸衞爲攻具適其部內亂
太祖聞之與衆計曰棟鄂部內亂宜往攻衆諫曰兵未
可輕入其境幸而勝誠善倘有失奈何
太祖曰俟彼加兵于我何如乘機先發衆乃曰善遂
親率兵五百征之其部長阿海巴延聚兵四百于所居
齊吉達城閉城以待我兵圍之城垂陷會大雪

罷攻
命衆先退留十二人以從伏濃烟中城內謂兵已退引
衆出
太祖邀擊之斬四人獲甲二副會完顏部之遜扎泌廣
袞來謁曰翁鄂洛吾讎也曾爲所縛乞以一旅
助我破之
太祖念既興兵至此宜乘此戡定一方遂率兵夜馳赴
之遜扎泌廣袞有兄子岱度墨爾根密使人通
于翁鄂洛城故豫知我軍至收其兵衆入城我
軍縱火焚城樓及村中廬舍
太祖乘屋脊射城中城中鄂爾果尼潛射
太祖傷首貫冑
太祖拔箭見敵趨過即以所拔箭從烟突隙處迎射之
貫其股應弦而踣
太祖被創流血至足猶麾戰不已敵復有洛科者乘烟
焰中潛逼突發一矢射

太祖砉然有聲。穿鐵子甲護項。
太祖拔之。鏃卷如鉤。血肉迸落。衆競趨而前。欲登屋扶
掖。
太祖恐為敵覘。
諭止之。時項下血湧如注。以一手捫創。一手拄弓而下。
二人掖而行。忽迷仆。諸臣皆大驚、[illegible]怨咎少甦
裹創。迷而復甦者數四。甦輒飲水、凡一晝夜。血
猶不止。裹創厚寸餘。乃棄垂下之城而還。

太祖創愈。復率兵攻克翁鄂洛城。獲鄂爾果尼及洛科。
諸臣請誅之。
太祖曰。兩敵交鋒。志在取勝。彼為其主乃射我。今為我
用。不又將為我射敵耶。如此勇敢之人。若臨陣死于
鋒鏑。猶將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殺之乎。遂授鄂爾
果尼洛科各一牛彔。隸三百人。諸臣皆頌
上大度云。
乙酉年春二月。征界藩。誅納申巴穆尼。
初納申自瑪爾墩寨戰敗。奔依界藩寨長巴穆
尼。至是
太祖率甲士二十五步兵五十。略界藩寨。寨內人豫為
備。無所獲而還。薩爾滸棟鄂巴爾達三城。與界
藩合兵四百。追襲至界藩南太蘭岡之野。納申、
巴穆尼衝突入我步兵中。疾馳而前。
太祖見之。單騎還擊。納申刃已先及。斷
太祖所佩鞭。

太祖揮刀斷其背。墜馬死。復射巴穆尼。斃之。敵衆逡巡
卻立。我甲士曰。馬疲甚奈何。
太祖曰。爾等下馬步行。佯以弓梢拂雪。為拾矢狀。徐引
馬過嶺。飲以鹽水。飼以炒麪。休息之。予留此為綴敵
計也。于是我軍先行。
太祖駐馬納申屍旁。其衆呼曰。主人已死。尚欲食其肉
耶。何不去。聽我等收其骸骨。
太祖乃行。顧其衆曰。納申與我為難。今得殺之。即食其

肉亦宜

太祖念我軍行未遠。率七人爲伏。恐露其冑而立於中
部衆見之呼曰。汝有伏。我已知之矣。上呼且卻。

太祖引兵徐還。不遺一騎。

夏四月敗哲陳部諸路兵于界藩南山。

太祖率步騎五百。征哲陳部。值大水。

命衆還。留被棉甲者五十。被鐵甲者三十。共八十人。率
地而前。行至嘉哈地之蘇庫脊呼 托摩

和部巴爾達薩爾滸界藩五城。遂合兵以禦
我。巡哨官能古德偵諸路兵集。疾馳以告。由他
道突過弗遇。

太祖率兵還。行遇見敵兵八百餘。陣與[illegible]之渾河抵南
山尼瑪蘭城寶則阿之孫扎親桑古里。兩人見
敵衆大懼。解其甲與人。

太祖怒曰。汝等平日自雄於兄弟鄉黨間。今臨陣何懼
汝衆反解甲與人耶。乃

親執纛先進。近敵陣下馬。驅馬回。率弟穆爾哈齊及近
侍延布祿烏凌阿。直前衝擊。奮勇射卻敵衆。斬
二十餘人。敵敗潰。爭渡渾河而遁。

太祖熱甚。卸冑。不及解甲。以手斷其扣。坐而休焉。後隊
兵將乃至。皆曰。宜乘勝追擊之。

太祖怒其遲。至不應。恐怠不移時。復冑率兵渡河。登岸。與
穆爾哈齊等躡敵後。斬四十五級。復追至吉林
崖。見敵兵十五人由旁徑來。

太祖去冑上纓。隱身以待。射先至者一人。貫其脊而殪。
穆爾哈齊又射殪一人。餘恐墜崖死。

太祖諭延布祿等曰。今日之戰。以四人而敗八百人之
衆。此
天助我也。

丙戌年秋七月。攻克鄂勒琿城。尼堪外蘭伏誅。
初尼堪外蘭自嘉班奔撫順所。爲明兵擊逐
不容入。遂其族屬及我國叛與黨附之人相謀

曰。尼堪外蘭前爲
聰睿貝勒追兵所迫幾至殞身往依明明尚不容且擊
逐之豈肯築城嘉班令爲滿洲國主乎遂皆背
之尼堪外蘭懼挈其子及近屬兄弟數人逃于
鄂勒琿就築城居之
太祖欲往征以所過諸部皆與敵通爲梗乃先征蘇克
素護河部之安圖瓜爾佳寨破之俘其寨主諾
謨琿剛攻克渾河部之貝琿寨又攻哲陳部之

托漠河城遇雨雷震死二卒旋師越數日
太祖復率兵往招撫之其衆乞降遂越相隣與敵諸部
逕攻鄂勒琿城時尼堪外蘭已他往城外有四
十餘人欲避兵挾弓矢走前行一人氊笠被
青棉甲。
太祖望見疑即尼堪外蘭奮身往追爲四十人所環遇。
衆矢交發
太祖身中三十餘創貫胄入首猶鏖戰不退射殪八人。
斬一人餘皆竄逝遂攻克鄂勒琿城索尼堪外
蘭弗獲斬城中漢人十九擒矢傷者六人深入
其矢使傳
諭明之邊吏執送尼堪外蘭否則興兵征明乃旋師明
邊吏遣人復曰尼堪外蘭既歸我未便執送爾
自來殺之可也
太祖曰爾等叵測將詒我耶使者又言無事紀石飯道
少兵來即執以去予足

命齋薩率四十人往尼堪外蘭聞我兵至欲登臺避匿。
明人不容登臺去其梯齋薩遂斬尼堪外蘭取
其首來獻明自此歲輸銀八百兩蟒緞十五疋。
通和好焉
臣等謹案崇德元年十一月
太祖高皇帝實錄告成以滿洲蒙古漢字三體編繕藏
盛京翔鳳樓上今
內廷尊藏

開國實錄是也。臣等幸嘗伏誦竊見我
列祖
天誕神靈造邦啟宇積
仁累
功發祥之所自我
太祖
天錫智勇戡亂攻昧柔遠定邇締構之艱難不待鋪張
潤色而

規模宏遠固已超越千古至其文直事核務尚體要于
軼事或有未詳而
鴻聲
茂實昭布遠近者異邦之人間亦編錄雖參以悖心譖
胸終莫能誣如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記明
神宗時事甚詳其建州考一篇有云建州即
金別部元代置軍民萬戶府隸開元分爲三曰
建州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居中雄長地最

要嘗永樂元年野人部長來朝已而建州海
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
一以統之官其長自都督至鎮撫行若惟野
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以每歲
十月驗放入貢是時建州衛指揮及子皆以
有功賜姓名其弟亦以內附領摩琳衛累都
督同知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
督爲七姓野人所害其弟及長子避之朝鮮
失其印次子嗣爲建州衛指揮後長子歸建

州朝廷剖建州左衛置右衛與二印令分領
値額森入寇額森舊作也先今依通鑑輯覽改正煽誘諸衛
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使
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子孫失
其賜敕不得襲官以舍人入貢賚賜大減益
失望遂與海西諸部並掠邊境無虛月成化
二年遣都督武忠詣建州左衛指揮于廣寧

以武靖伯趙輔都御史李秉督師入建州
境襲殺酋董山諸酋懼請通
款貢朝廷亦欲休息俾建州都督後皆得襲
諸從者視先世遞貶一官雖復入貢然時時
以報費爲詞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璫汪直用
事方倖功巡撫陳鉞陽其意疏言建州結連
海西召鄭屠殺官欲他志宜大發兵創之乃
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汪直監其軍襲破之建

州大忿怨深入甚于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
然繁動矣居久之其長貢馬請入謝許之復
奉貢請襲如故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
十一年建州糾衆入邊巡撫孫繪禦之失亡
頗多無何巡撫於放減賞致譁復詐殺譁者
由此挾忿數入邊遼之東西幾困已復稍稍
蓋道周記建州之原起如此其稱官稱長不
著主名雖可追攷又按明臣鄭曉今言載沿

邊諸鎮惟遼東最易治優以官賞交市且地
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放減賜物又設計
擒斬因失望嘉靖丁未撫臣胡宗明又殺百
八十人遂大恨戊申春結衆深入遼西殺畧
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郝廉皆罷任其言於
放減賜事與道周所記畧同而道周不載宗
明諸人所記先後入邊亦互異然其稱易治
稱近饒則言當日建酋分守邊境原未與戎

至其稱大恨稱深入尤深斥當日撫臣之悉
陵肆虐自啓釁端爲罪不容誅也至道周謂
我
顯祖宣皇帝有勛畧值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明清河
守將裴承祖等屢爲邊患總兵李成梁不能
制乃乞
宣皇帝率兵討杲往返八日擒之李成梁乃
宣皇帝狀貌不類常人詭語臨觀火攻陰設反機致

宣皇帝遇害時。
太祖高皇帝方四歲、李成梁不能掩
宣皇帝之功、哭之盡哀。延
太祖高皇帝及
高皇帝弟。厚致餽養、
高皇帝稍長讀書有謀畧、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兵端
動以復
祖

父讐爲辭。日與弟屬兵秣馬、設險攫塘。自萬歷三十四
年貢後、以圖關勒索無厭、遂不復貢。厥後擁衆
憑陵開原、邊臣嘿悸、莫可誰何。此道周記明
政之不綱。邊臣之召禍與。
實錄可互證也。又謂我
太祖與一弟皆以驍勇雄部中。
兄弟始登壠南議、從[illegible]家定高下、無一人問者。蓋
不肯一日忘

父讐也。此又道周記我
太祖高皇帝仗義復讐、厥初
定策之大畧也。綜前後觀之。雖其門或傳聞異辭。時地
不無訛舛。然其敘述明臣陳鉞朱永於敖輩
之倖日詐欺、李成梁之僥奸肆毒、情事歷歷、
雖庸夫婦皆能辨其非。至其云有功。云忿怨、
云不能掩其功、云兵端以復[illegible]、云未嘗
一日忘讐、則是我

皇朝大有造于明、而彼顧發謀思逞、以怨報德。固其臣
民之衆見衆闘莫能自滿者矣。然自尼堪外
蘭伏誅以後、我
太祖猶以罪人既得、許明通好、冀其悔悟。延之三十又
二年而明政無改。然後我
太祖赫然一怒、昭告
穹蒼。
天戈一麾。

丕基用建于以仰見

聖人初無利天下之心而時至

義起沛然莫禦夫豈前代創業之主所可規擬者哉。

皇清開國方畧卷一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

太祖高皇帝 丁亥年至戊戌年。

丁亥年春正月築城呼蘭哈達南岡。

尼堪外蘭既伏誅。見丙戌年。

太祖乃于呼蘭哈達之南嘉哈河。碩里口。兩界中平岡。

築城三層。建宮室。立法制。以禁欺詐防盜賊。

夏六月。攻克哲陳部。

哲陳部長阿爾泰據山結寨。

太祖率兵征克其寨。擒寨主阿爾泰。斬之。

秋八月。攻克巴爾達城。及洞城。

巴爾達城舊附哲陳部。與我搆兵。見乙酉年

太祖命巴圖魯額亦都 後爲一等大臣世襲果毅公 率兵征之。至渾河。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率精銳數人乘夜攻之。梯城而上。城中人覺。拒之。額亦都跨城堞而戰。身中五十餘創。不退。城中人皆潰。遂克其城。

太祖復自率兵攻洞城。克之。降其城主扎海以還。
戊子年秋九月。取完顏城。
初。葉赫貝勒揚吉努識
太祖爲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長當奉侍。
太祖曰。汝欲結姻盟。盍以年已長者妻我。揚吉努曰。我
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儀容端重
舉止不凡。堪爲
聰睿貝勒配耳。

太祖因聘焉。（事在乙酉年前）是爲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哈達萬汗之子貝勒瑚爾罕。以其女送
太祖爲妃。（事在戊子年四月。）
太祖出迎。駐洞城之野。有乘馬佩弓矢過者。
太祖問左右曰。誰也。左右曰。此棟鄂部人。善射。部中無
出其右。所稱善射鈕翁錦是也。
太祖召之至。指百步外柳。

命之射。鈕翁錦發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
太祖發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鑿落塊
木。而五矢始出。共歎爲
神技云。時蘇完部長索爾果率部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費英東佐理政務。（後爲一等大臣。世襲信勇公。）棟鄂部
長克徹巴延之孫何和哩率部衆來歸。
太祖以長女妻之。（後爲一等大臣。世襲勇勤公。）雅爾古寨長扈拉瑚
率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扈爾漢爲養子。
賜姓覺羅。任侍衛。（後爲一等大臣。世襲子爵。）至是
親率兵征完顏部。夜過東星阿地。天隕一星。大如斗。有
光。衆馬皆驚。
太祖知爲克敵之象也。遂進兵至完顏城。攻克之。斬其
城主代度墨爾根而還。
己丑年春正月。取兆嘉城。
先是。克兆嘉城獲理岱。（見甲申。）寧古親代爲城長。

史189-042

擁兵負固有年。至是

太祖率兵征之。伏兵城下。城內兵百人出。我伏兵不即擊。引弓射之。敵兵突衝

上前。四面環繞。

太祖獨立百人中。手刃九人。餘衆悉潰走。圍城四日。將破之。我兵遂弛備。分取所俘獲。聚而譁。

太祖解甲授侍臣鼐護被之。

諭曰。我兵喧譁。必相爭奪。爾往禁止。鼐護既往。喧益甚。

太祖又以綿甲授侍臣巴爾泰被之。

諭曰。敵將遁。速取我甲。巴爾泰往。因喧譁未得。不即來。忽城內十人突出。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孫莊善（武泰第三子）為敵兵撲仆地。踞其身欲刺。

太祖未及甲。奮身直前。發矢中敵兵額。應弦而踣。援莊善起。衆兵乃至。攻克其城。收衆而還。

辛卯年春正月。收服鴨綠江路。

時環境諸國有抗逆者。皆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蔘紫貂黑狐猞猁猻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聘問。于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國勢日盛。

太祖乃遣兵招撫長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衆。

癸巳年夏六月。敗哈達兵于富勒佳齊。

先是辛卯年。葉赫貝勒納林布祿（貝勒揚吉努之子）遣使伊爾當阿拜斯翰來告曰。烏拉哈達葉赫輝

發滿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豈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將額勒敏扎庫穆二地以一與我。

太祖叱之歸。

諭曰。我乃滿洲。爾乃呼倫。爾國雖大。我豈肯取。我國即廣。爾豈得分。且土地非牛馬比。豈可割裂分給。爾等皆執政之臣。不能各諫爾主。奈何靦顏來告耶。既而葉赫哈達輝發三國貝勒復各遣使來。

太祖宴之。葉赫使人圖爾德進請曰。我主有言欲相告。
恐觸怒見責奈何。
太祖曰。爾不過述爾主之言耳。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
言。吾亦遣人以惡言報之。吾豈爾責乎。圖爾德曰。我
主云。欲分爾地。爾不與。欲令爾歸附。爾又不從。
儻兩國興兵。我能入爾境。爾安能蹈我地耶。
太祖聞言大怒。引佩刀斷案。
諭曰。爾主弟兄何嘗親臨陣前。馬首相交。破冑裂甲。經

一大戰耶。昔哈達國蒙格布祿岱善如二童撾骨爲
戲。以致鬭爭。叔姪自相擾亂。故爾等得掩襲之。何視
我若彼之易也。爾地豈盡設關隘。吾視蹈爾地。如入
無人境。晝即不來。夜亦可至。爾其奈我何。昔吾以
先人之故。問罪于明。明歸我喪。遣我敕書馬匹。尋又授
我左都督敕書。已而又齎龍虎將軍敕書。歲輸金幣。
汝父見殺于明。事在甲申中年後大命四年 付未得收其骸骨。徒
肆大言于我。何爲也。遂

作書遣巴克什阿林察持往
諭之曰。爾持此書至葉赫兩貝勒前誦之。若攫而不誦
即居彼勿復來見我。阿林察遂行。葉赫貝勒布齋聞
之。使人迎至家。索視書。阿林察出書誦之。布齋
曰。我既見書。不必令吾弟納林布祿見也。阿林
察曰。我
主有命。此書不令俱見。勿復回。布齋曰。吾弟言辭不遜
汝主怒之良是。但吾弟見書。又恐有傷于汝耳。

阿林察乃還。未幾。長白山所屬珠舍哩訥殷
路。同引葉赫兵。刼我東界洞寨。時
太祖御樓。羣臣入告
太祖曰。任彼刼之。可也。此不過我同國之人。遠附葉赫
刼掠我寨耳。水豈能逆山而流。火豈能踰河而燃乎。
蓋水必下流。火必上燃。珠舍哩訥殷二路。終當爲我
有也。至是葉赫貝勒布齋納林布祿。糾哈達貝勒蒙
格布祿烏拉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四

國合兵剋我瑚布察寨。

太祖率兵追之。復伏于途。少引兵亦略哈達國富勒佳

齊寨。哈達兵來戰。

太祖欲引敵至伏兵處。令我兵前行。

躬獨殿後。俄而敵兵三人聯騎揮刀追逼。又一人揮刀

迎擊于前。

太祖念兵刃自後至。猶可避。自前至。恐傷面目。及手。遂

引弓射前至者。又其人在右。發矢未便。

太祖因回身從馬項上射之。中馬腹。遂逸去。其三人乘

發矢時掩至。

太祖乘馬驚躍幾墜。賴右足據鞍。得復乘。遂射蒙格布

祿。馬踣地。其從者泰木布祿。以所乘馬與其主

乘之。遁歸。

太祖率騎兵三人。步卒二十人。追擊。斬十二人。獲甲六

副。馬十八匹。乃還。

秋九月。擊敗葉赫哈達等九部兵于古埒山。

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

哩訥殷九部合兵。分三路來侵。

太祖遣武理堪（後爲前鋒侍衛世管佐領）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

嶺。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

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

告。

太祖命由扎喀路向渾河部偵之。武理堪復馳往。見敵

兵營渾河北岸。方夜爨。火密如星。欲俟飯畢。乘

夜度沙濟嶺而來。武理堪偵實。馳告時。夜已過

半。

太祖曰。日者聞葉赫兵來。今果然。我軍若夜出。恐驚國

人。傳語諸將。期旦日啟行。遂就寢。其配妃富察氏呼

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

耶。

太祖曰。人有所懼。雖寢不成寐。我果懼。安能酣寢。前聞

葉赫兵三路來侵。因無期。時以爲念。既至。吾心安矣。

吾若有負于葉赫。
天必厭之。安行不懼。今我順
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辜之人。
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及旦。
太祖既早膳。率諸貝勒大臣詣
堂子拜。復再拜
祝曰。
皇天后土。上下神祇。某與葉赫。本無釁端。守境安居。彼

來搆怨。糾合兵衆。侵陵無辜。
天其鑒之。又拜
祝曰。願敵人垂首。我軍奮揚。人不遺鞭。馬無顛躓。惟祈
默佑助我戎行。遂
親領兵至托克索地。立渡處。
諭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
天命。不然。身先拘縶。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衆
皆如

上命。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守將鼐護。三坦。二人來告
曰。敵兵辰時已至。攻城不克。退攻赫濟格城。敵
兵甚多。奈何。衆聞之色變。扎喀城有朗塔哩者。
後至。呼曰
貝勒安在。我兵幾何。言訖。遂登山望之。還告曰。若以敵
兵為多。我兵亦豈少耶。昔我國與明交戰。明兵
漫山蔽野。我兵僅一二百。尚敗其衆。我國之人。
驍勇敢戰。必破敵兵。如不勝。吾甘軍法。衆聞言。
心始安。

太祖復遣人偵探。
諭曰。敵若還軍。乘夜擊之。否則旦日接戰。時敵兵運糧
夜立營。我偵者得實具告。
太祖遂駐軍。是夕葉赫營有一人來降者。言葉赫貝勒
布齋納林布祿兵萬人。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烏
拉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兵萬人。蒙古
科爾沁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及錫伯部卦

勒察部兵爲八其合兵爲我兵聞之復色變
太祖曰爾等無憂吾必不被爾力俾爾苦戰惟守于險
隘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面列陣以示
軍徐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其爭
先督戰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
彼衆自潰我兵雖少併力一戰固可必勝耳遂于日
日進兵初葉赫兵攻赫濟格城未下是日又攻
太祖至古哷山對赫濟格城據險結陣

命額亦都率百人挑戰葉赫兵見之罷攻城引兵來戰
我軍迎擊敗之斬九人敵稍卻葉赫貝勒布齋
錦台什及科爾沁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復
并力合戰布齋先衆突前所乘馬觸木而踣我
兵名武談者趨而前踞其身刺殺之敵兵遂亂
錦台什與納林布祿見布齋被殺皆慟哭哈達
貝勒蒙格布祿輝發貝勒拜音達里等並騰落
潰奔科爾沁貝勒明安馬被陷遂棄鞍裸身乘
騎馬走
太祖縱兵掩擊積屍滿溝壑追至于哈達國柴河寨之
南時已昏結繩截路邀殺敗兵甚衆明日我兵
擒一人至告曰我獲此人將殺之彼大呼勿殺
願自贖因縛之來跽
上前
太祖問曰爾何人對曰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也
恐見殺未敢明言生死惟

上命言訖叩首不已
太祖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
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齋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
汝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于殺人與人之名勝于
取人遂解其縛
賜貂裘撫養之是役也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
冑千副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三萬之衆自此軍
威大震遠邇懾服矣

冬十月。取珠舍哩部。
珠舍哩部長裕楞額偕引葉赫諸部兵來侵。
太祖遣兵征克珠舍哩路。獲裕楞額。寬釋其罪。還以歸。
賜養之。
閏十一月。取訥殷部。
訥殷部搜穩色克什。前此亦引葉赫諸部兵來
侵。至是聚七寨人據佛多和山寨而守。
太祖命額亦都安費揚古噶蓋率兵千人攻圍佛多和
山寨。三月乃下。斬搜穩色克什。

甲午年春正月。蒙古部長始通好。
科爾沁貝勒明安。喀爾喀貝勒老薩。各遣使來
通好。自是蒙古諸部長通使不絕。
乙未年夏六月。攻克輝發部多璧城。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前與葉赫諸部一再來侵。
太祖率兵攻克其所屬之多璧城。斬城守克充額蘇蒙
額二人而還。

丙申年秋七月。遣還烏拉布占泰。
先是陣獲布占泰。養之四年。至是
太祖命大臣圖爾坤黃占博爾坤斐揚古送之還。未至。
其兄貝勒滿泰與其子往所屬蘇斡延錫蘭地
修築邊壕。父子淫村中二婦。其夫夜入皆殺之。
及布占泰至。滿泰之叔興尼雅爭立。欲殺布占
泰。因護送二大臣嚴為防護。不能害。興尼雅奔
葉赫。圖爾坤等立布占泰為烏拉國主。

丁酉年春正月。葉赫哈達等部遣使乞盟。
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同遣使來告曰。吾等不道。
兵敗名辱。自今以後。願復締前好。重以婚媾。葉
赫貝勒布揚古願以妹歸
太祖。貝勒錦台什願以女妻
太祖次子代善。
太祖許焉。具鞍馬鎧冑為聘。更宰牛刑白馬祀
天。設卮酒塊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國相繼誓曰。既盟

以後若棄婚姻背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
血永墜厥命若始終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
永昌誓畢。
太祖亦誓曰爾等踐盟則已有渝盟者待三年不悛吾
乃征之。
戊戌年春正月。招降安楚拉庫路。
安楚拉庫路俗稱瓦爾喀部。
太祖命長子褚英幼弟巴雅喇與費英東噶蓋統兵一

千征之星馳而往取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人
而還于是褚英
賜號洪巴圖魯巴雅喇
賜號卓哩克圖。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曰建州二
面臨河一面附山以磚石包砌甎城內城隱
住者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約近萬餘
家皆是挑選精壯者環城遠近散處有數十
萬戶其地界南鄰朝鮮義州[illegible]長甸永甸
大甸寬甸新甸靉陽孤山一堵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安樂河清河撫順北有白石江通[illegible]江黑龍
江另置千餘家屯種九邊地俱不毛惟建州
產珠及貂與貂最下赤松子鴨綠江珠所出
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數千里另有部落中
國徒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也
東多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墜于羅

取山澤魚鹽之產易我中國之財故日富比
道周熟聞我
朝之盛出於天佑度且富而約略其詞與辛卯年
實錄所云產珍異之物足備服用互市以通商賈
以為日盛可相證合然
開創造端規模初不在是自丙戌秋
太祖高皇帝討誅尼堪外蘭後十餘年間以兵攻取者
惟鄰近之哲陳部巴爾達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城迄

嘉城。即前此尼堪外蘭在鄂勒琿城時。

太祖欲往征。慮為棟阻之讐敵也。珠舍哩納殷二部。則遠附葉赫。引兵來掠。自取誅滅者也。若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合兵來犯。敗衂而去。悔罪乞盟。猶

諭以待三年不悛。乃征之。是則師不輕出。義問宜昭。人心悅服。蒙古部長亦遣使通好。先後招降鴨綠江部及安楚拉庫路。幅員漸闢。財用益饒。迥非席已成之勢。享自然之利。道周乃罰取山澤之產。易中國之財。故曰富者眾不知有人有土有財之本乎有德。今古同符者乎。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

太祖高皇帝 己亥年至辛亥年

己亥年春正月。呼爾哈路長來朝。

東海窩集部之呼爾哈路長王格張格率百人來朝。獻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是呼爾哈部歲貢。時至其長博濟里乞婚。

太祖嘉其率先歸附。因以大臣女六配其六長。

二月。創制國書。

時國中文移往來。皆習蒙古字。譯蒙古語。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一臣辭曰。蒙古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改制也。

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語。必譯為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

爲易耶二臣對曰以我國語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難耳

太祖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籌此已悉何爲不可

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國語創立滿文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秋九月平哈達國

哈達貝勒蒙格布祿與葉赫以搆兵不勝兵力不能敵以三子來質乞援

太祖命費英東噶蓋率兵二千助哈達駐防其地納林布祿聞之搆明開原通事代爲齎書誘蒙格布祿曰爾若執滿洲來援一將還所質二子盡殲其兵二千人我妻汝以所求之女脩前好焉蒙格布祿惑其言約于開原城令其妻二人往議我駐防大臣得其情以告秋九月丁未朔

太祖統兵征哈達貝勒舒爾哈齊請爲先鋒自試

太祖許焉

命領兵一千爲前隊既抵哈達哈達兵出舒爾哈齊按兵不戰告曰彼兵出矣

太祖曰豈謂此城無兵而來耶遂親督兵進擊時舒爾哈齊兵塡擁于前

太祖令之使開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發矢石軍士多被傷者

太祖督兵攻其城癸丑克之大將揚古利生擒蒙格布祿馳告

太祖命勿殺召之至俯伏進謁賜以所御貂帽及豹裘撫服哈達所屬城器械財物無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編入戶籍還蒙格布祿降[illegible]之後謀逆事洩伏誅

太祖以女妻蒙格布祿之子武爾古岱[illegible]明遣使來言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武爾

史189 051

古岱國

太祖從其言。

命武爾古岱往哈達統率人民旣而葉赫貝勒納林布祿糾蒙古兵數侵掠哈達。

太祖遣使告于明曰。吾令武爾古岱還國。今葉赫屢侵之。奈何以吾所得之國爲葉赫所擄耶。明人置弗答

時哈達饑。國人乏食。至明開原城乞糴。不與。各鬻妻子奴僕馬牛。易粟食之。

太祖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仍收哈達國人贍養之。武爾古岱同公主來歸。

賜田宅人戶服物器用備具。哈達之先。本呼倫國姓納喇。其始祖名納齊布祿。生尚延多爾和齊。尚延多爾和齊生嘉瑪喀碩珠古。嘉瑪喀碩珠古生綏屯。綏屯生都勒喜。都勒喜生克什納都督。克什納都督生子二。長徹徹穆。次旺濟外蘭。克什納都督爲族人巴岱達爾漢所害。徹徹穆之子萬奔錫伯部相近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主其部。後遇害。其子博爾寬沙津。殺其人以報父讐。迎兄萬于綏哈城至哈達。主其部。萬于附近諸部。以次攻取。遠者又招徠之。其勢日强。遂稱爲汗。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拉輝發及滿洲之渾河部。俱屬之。萬爲人殘暴。黷貨無厭。凡以事赴訴者。賂金帛。輒以曲爲直。否則以直爲曲。羣下效尤。每使人諸路。皆驕縱無忌。索貨賄。鷹

犬之類。下及雞豚。恣被擾害。又以好惡爲毀譽。萬不察其實。惟羣下言是聽。自戕其國。以故前創基業。仍自敗之。其民多叛投葉赫。并先附諸部。亦皆離散。萬汗卒。子扈爾罕繼之。甫八月卒。弟康古嚕繼之。康古嚕卒。弟蒙格布祿與扈爾罕之子岱善爭奪。久之。得主其部。戊戌年。蒙格布祿所居城北溪中流血。越一歲國亡。

辛丑年春正月。分編牛彔。

時

太祖招徠各路歸附益衆乃分編三百人爲一牛彔每牛彔設長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至圍場每人出箭一枝十人中擇一人領之令毋亂隊越次稱爲牛彔額眞至是定爲官名

乙巳年春三月始築都城

癸卯年春

太祖自呼蘭哈達南岡移于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赫圖阿拉

祖居地築城居之以牛羊犒夫役者三乙巳年三月又于城外環築大城以牛羊犒夫役者五（是爲本定遼陽以前之都城至天聰八年稱興京）

初國人刱採人葠潰之水以待售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欲售鮮所利益

太祖教以製法令熟而乾之可以經久不急售仍許通市于明所得甚衆民用倍饒是年蒙古喀爾喀部巴約特部貝勒達爾漢巴圖魯之子恩格德爾來朝獻馬二十匹

太祖曰彼越我國而來蓋望恩澤于我也優賚遣還明年冬十二月恩格德爾又率喀爾喀五部貝勒之使進駝馬來朝尊

上爲

神武皇帝自此朝貢歲至

丁未年秋九月[illegible]

先是葉赫貝勒納林布祿遣使來索[illegible]（見[illegible]年）幾行之

太祖遣將穆哈連往蒙古獲馬四十匹以還納林布祿邀于路盡奪之又執穆哈連與蒙古又以其弟錦台什所聘我國貝勒代善之女妻蒙古喀爾喀貝勒齋賽癸卯年秋

孝慈高皇后疾篤思見母

太祖遣使令葉赫送之納林布祿不許止令僕人南泰
隨我使來。
太祖曰汝葉赫諸舅無故掠我瑚布察寨又率九國之
兵侵我自悔起兵構釁之罪刑馬以血祭
天盟誓願聯姻通好旋卽背盟以所許之女改適
蒙古今我國妃病篤欲與母訣又不許是終絕我好
也旣如此兩國當復相讐我將問罪汝邦築城汝地
矣甲午年春。

太祖率兵征葉赫攻克璋城及阿奇蘭城取其七寨俘
二千餘人而還。時輝發貝勒拜音達哩族人多
投附葉赫其部衆亦有叛謀拜音達哩恐懼以
其臣七人之子來質乞援。
太祖許焉發兵千人助之納林布祿紿拜音達哩曰爾
若歸爾質子吾卽反爾叛族拜音達哩信其言。
乃曰吾其中立于滿洲葉赫二國之間乎。遂取
回所質七臣之子以己子與納林布祿爲質而
納林布祿竟不歸其叛族。拜音達哩遣其臣來
告曰吾前者誤爲納林布祿所誑今欲倚賴
上恩乞以女
賜我爲婚。
太祖允之後拜音達哩背約不娶
太祖遣使詰曰汝曾助葉赫二次來侵我宥爾罪復許
爾婚今背約不娶何也拜音達哩紿曰俟吾葉赫質
子歸乃娶爾女與爾合謀因築城三層以自固。

後所質葉赫之子旣歸。
太祖復遣使詰曰爾質子歸今將何如拜音達哩以堅
城足恃遂負約丁未年八月彗星出西方九月
丙申見于東方指輝發國八夜方滅。
太祖卽于是月己亥率兵征之甲辰圍其城克之誅拜
音達哩及其子招降其衆乃班師輝發之先本
姓伊克得哩黑龍江岸尼瑪察部人有星古禮
者自黑龍江載木主遷于扎嚕居焉因呼倫國

之嗚揚阿圖漢圖。二人居于璋地姓納喇欲附
其姓殺七牛祭天改姓納喇是爲輝發始祖生
子備臣備臣生納靈阿納靈阿生拉哈都督。拉
哈都督生噶哈禪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訥根
達爾漢。齊訥根達爾漢生旺吉努招服附近諸
部。築城于輝發河邊呼爾奇山號輝發國是時
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圖們汗自將圍其城。
不克而還旺吉努卒孫拜音達理殺其叔七人。

自爲貝勒至是國亡。
戊申年春三月克烏拉宜罕山城。
先是陣獲烏拉布占泰釋歸主其國。見丙申年。感
上再生恩。遂率三百人來謁乞婚。
太祖妻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
賜敕書十道甲冑五十副禮遣之未幾布占泰以其兄
滿泰妻都都祜所珍銅錘。送葉赫貝勒納林布
祿又以我國所屬瓦爾喀部之安楚拉庫路內

河路衆所推服之三人送葉赫引其使人招誘
安楚拉庫內河二路。適有東海瓦爾喀部斐優
城長策穆特赫來朝告曰。吾等因地方遙阻。久
附烏拉國今其國主布占泰遇吾等虐甚乞移
家來附。丁未年春。
太祖命弟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費英東
扈爾漢率兵三千至斐優城徙之時夜陰晦軍
中大纛之上有光衆以爲異捫視無有復樹之。

光如初舒爾哈齊曰。吾自幼從
上征討所見多矣未有此異其非吉兆耶欲還兵褚英
代善曰或吉或凶兆已定吾等遽還將何以報
命耶。遂決意前進至斐優城盡收環城屯寨凡五百戶。
命扈爾漢率兵三百護之先行。烏拉貝勒布占
泰發兵萬人邀諸路扈爾漢見之令五百戶結
寨山巔以兵百人衛之使人馳告後隊諸貝勒。
是夕烏拉兵萬人扈爾漢所率兵僅二百人各

據山一面結營相持。翼日烏拉以萬人來攻。我
大將揚古利馳至。先衆奮擊。斬烏拉兵七人。我
兵止傷一人。烏拉兵退渡河。登山畏懼不敢前。
兩軍相向駐營。日過午。我後隊諸貝勒率兵齊
至。見烏拉兵甚多。褚英代善策馬而前諭軍士
曰。吾
父每有征伐無不摧堅陷敵。今雖未親行。而我等奉
命來此。爾衆何憂。昔布占泰侵我　擒而豢之。吾

父宥其死復豢養之歸主其國。爲時未久。人猶是人。曾
從吾手而釋。非有天幸得脫也。今豈不能再擒
之耶。彼兵雖多。我國荷
天眷仗
天威。吾
父威名夙著。破敵兵必也。衆軍士皆曰願効力。遂渡河。
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二路緣山奮擊烏拉
兵大敗。代善追及烏拉統兵貝勒博克多。從馬

上左手攫其胄而斬之。時天氣晴明。忽陰晦大
雪寒冽。被傷敵兵棄甲逃者僵仆甚衆。是役也。
陣斬博克多及其子。生擒貝勒常住與貝勒瑚
哩布。斬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師還。
太祖賜舒爾哈齊號達爾漢巴圖魯。以褚英遇大敵率
先擊敗其衆。
賜號阿爾哈圖圖們。以代善陣斬博克多。又與兄並進
克敵

賜號古英巴圖魯。初我軍與烏拉接戰時。貝勒舒爾哈
齊率五百人止山下。及貝勒褚英代善破敵追
擊。始驅兵前進。適有大山間之。遶山行未能多
所斬獲。大臣常書侍衛納齊布奉
命護從褚英代善兩貝勒。不即隨前進。反率兵百人與
舒爾哈齊同止山下。無所斬獲。因論死。舒爾哈
齊請曰。誅二臣卽我死無異。
太祖乃宥其死。罰常書金。奪納齊布所屬之人。戊申年

三月

命褚英同舒爾哈齊之長子阿敏率兵五千征烏拉宜罕山城克之斬千人獲甲三百俘其衆以歸時烏拉貝勒布占泰與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岱合兵出烏拉城二十里遙望我軍知不可敵遂相約而還布占泰因失宜罕山城大懼始遣使往來復通前好執葉赫貝勒納林布祿屬下五十人送我使臣殺之又遣其臣來請曰吾數背盟誓獲罪

君父誠爲汗顏若再以親生之女妻我撫我如子吾乃永賴以生矣

太祖復以親女妻之遣大臣以禮往送焉

己酉年春二月明令朝鮮歸我瓦爾喀人戶

先是丙申年春明遣官一員同朝鮮官二員從者二百人來

太祖令我軍盡甲觀兵于外迎于妙洪科地迎入城優禮答遣之戊申年三月

太祖諭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難求我欲與明昭告

天地同歸于好乃令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刑白馬祭

天誓曰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毋論滿洲漢人見之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其廣寧巡撫總兵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官均受其殃滿洲渝盟殃亦及之誓畢遂同

勒誓辭于碑建碑于沿邊諸地

太祖復遺明書曰鄰朝鮮境而居瓦爾喀部衆皆吾所屬也可諭彼察出與我至是明遣使諭朝鮮歸我千餘戶

庚戌年冬十一月招降窩集部諸路長

先是東海窩集部之赫席赫路鄂謨和蘇嚕路佛訥赫托克索路並附烏拉

太祖遣人招之降弗從丁未年五月
太祖命貝勒巴雅喇大臣額亦都費英東扈爾漢率兵
千人往征遂取二路屯寨俘二千人而還戊申
年九月窩集部之呼爾哈路千人侵我寧古塔
城我駐防薩齊庫路兵奮擊敗之斬百人生擒
十二人獲馬四百匹甲百副餘衆乘隙逃而降
人有逃至窩集部之瑚葉路者匿弗出己酉
年十二月

太祖遣扈爾漢率兵千人討之扈爾漢取瑚葉路二千
戶而還。
太祖嘉其功
賜號達爾漢賞甲冑馬匹時有歸附我國之窩集部綏
芬路長圖楞為窩集部之雅蘭路人所掠庚戌
年十一月。
太祖遣額亦都率兵千人往窩集部之那木都魯綏芬
寧古塔尼瑪察四路。招其路長康古哩喀克篤
哩昂吉明安圖烏爾珍喀僧額尼喀哩塘松阿葉
克舒等來歸。令其眷家口前行。額亦都旋師至
雅蘭路。遂擊取之。收萬餘人而還
辛亥年春二月發帑金資民婚娶
察國中無妻室之人。配給婦女千餘。其貧苦不
能娶者更
命發帑金與之令自娶遠邇歡頌
上恩有踰慈父母云

秋七月取烏爾固宸穆稜二路
先是窩集部來歸路長僧額尼喀哩二人。見庚戌年
以
太祖所賜甲四十副。置綏芬地為窩集部之烏爾固宸
穆稜二路兵掠去
太祖遣呼爾哈部長博濟哩即己亥年率衆歸附者往二路宣
諭歸還所掠弗從乃
命弟七子阿巴泰同大臣費英東安費揚古率兵千人

征烏爾固辰穆稜二路。俘千餘人而還。
冬十一月。攻克扎庫塔城。
先是東海呼爾哈路扎庫塔人來降。
太祖賜之甲三十副。其人以所
賜甲送黑龍江濱之窩集部人。被于樹以試射。又貪烏
拉國布占泰受其貝勒布占泰招撫叛歸。
太祖遣額亦都何和哩扈爾漢率兵一千攻扎庫塔
城。諭降弗從。圍三日攻克其城。斬千人。俘二千
人。並招降環近路長圖勒伸額勒伸令率五百
戶來歸。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曰。萬曆
二十八年。建州襲殺蒙格布祿。其勢始盛。蒙
格布祿者。與納林布祿俱海西部落。與建州
之家俱封龍虎將軍。蒙格布祿最忠順。他部
謀入邊。蒙格布祿輒陰洩。得為備。諸部皆心
惡之。建州尤忌。會蒙格布祿與納林布祿相
讐殺。蒙格布祿力不支。請救于邊吏。不許。願
得乘障自固。不許。遂求援建州。建州兵忽
起。以援為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議救。建州
乃以女許蒙格布祿長子。送次子歸我內地。
以忌論邊臣亦因循置之。自是建州有輕
中國之心。鴨綠江外十四道。皆扈拉瑚故址。
自石江內傳有輝發扎古達哩等部落八千
餘衆。又海西南關舊地。大黑山地方。俱為建
州所併。也兵千餘家。邊吏不設備。竟棄新
疆。由海西南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而建州
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建州之智也。此
道周所記。合之
太祖高皇帝己亥以後數年間事。彷彿相近。若蒙格布
祿之作猛骨孛羅。納林布祿之作那林孛羅。
扈拉瑚之作忽剌虎。輝發扎古達哩之作灰
扒伯答里。舊文沿襲類如是。今皆改從

開國實錄所書而事迹亦可互證焉明人稱葉赫爲海
西北關哈達爲海西南關蒙格布祿固哈達
萬汗之少子殺其兄岱善奪及康古嚕爲貝
勒在戊子己丑年間與瑚爾罕之子岱善爭
奪得其國
太祖高皇帝嘗諭云[illegible]者宜道周亦云南
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也其獲罪我
朝始則與葉赫納林布祿輝發拜音達哩等同劫

我瑚布察寨又攻我赫濟格城繼則因納林
布祿構兵勢已危急乃質子乞援
太祖高皇帝命將出師助之戍守而蒙格布祿顧信納
林布祿詭誘欲執我二將背我三質子削盡
殲我軍其罪浮于納林布祿拜音達哩矣
太祖高皇帝爰整旅徂征
躬冒矢石攻克其城生擒蒙格布祿遂平其國是則問
罪之師

聲靈赫赫而道周云襲執誤矣夫蒙格布祿既信爲
忠悃乃當納林布祿與嚮發時請救不許請
入備邊又不許迨其罪惡既盈身擒國滅而
後市思飾詞向我議救則明之舉措乖違是
非倒置路人皆知之
太祖高皇帝不忍赤子流離安輯撫綏咸俾得所仍
論羣臣與明式好無尤斯負
覆載爲量而

仁育義正遐邇同聽在明人亦安得不震懾乎
國勢日盛也哉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

太祖高皇帝 壬子年至癸丑年

壬子年冬十月。駐兵烏拉河邊。

先是烏拉貝勒布占泰遣使修好。見戊申年 旣而背盟侵我國所屬窩集部之呼爾哈路者再。復欲娶我國所聘葉赫貝勒布齋女。又以鳴鏑射所娶我國公主。

太祖聞之怒。秋九月癸丑。

親統師征之。庚申。

太祖張黃蓋鳴鉦鼓。沿烏拉河而行。布占泰率兵迎戰。

至河濱見我兵甲冑鮮明。士馬精強。軍勢甚盛。

烏拉兵人人惴恐無鬬志。

太祖遂沿河岸而下。克其臨河五城。又取金州城駐營。

其城在布占泰所居大城河岸之西。距城西門二里許。冬十月辛酉朔。

太祖以太牢告

天祭纛。遂出營。見東方有青白二氣。指烏拉城北。我軍

屯其地三日。布占泰晝則率兵出城。相持河岸。

夜則入城休息。諸貝勒請渡河擊之。

太祖曰。毋作此浮面取水之議也。當爲探源之論耳。譬伐大木。豈能遽折。必以斧斤斲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如吾願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爲主。無民何以爲君乎。遂

命毀其六城。并焚其廬舍糧糗。移駐于富勒哈河渡口。

布占泰令武巴海乘舟來。立而呼曰。

上乘怒興兵至此。今

上怒已息。乞留一言而歸。復令人來告者三。布占泰親率

其臣六人乘舟。止河中。跽而乞曰。烏拉國郎

父皇之國也。幸勿盡焚糗糧。叩首哀籲不已。

太祖擐甲乘馬。率貝勒大臣出衆軍前。立馬河中。水及

馬腹。

諭責布占泰曰。我昔擒汝于陣。貸汝死。贍養汝。俾主烏
拉國。以三女妻汝。許汝盟誓者七。汝竟忽
天地。屢背誓言。再侵吾所屬呼爾哈路。欲奪吾所聘葉
赫女。又以鳴鏑射吾女。吾以女歸汝異國。義當尊爲
國妃。何得陵暴至此。我愛新覺羅由
上天降生。事事順
天命。循天理。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于人。汝即
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事。亦不知耶。若我

女有過。汝宜告我。無故被辱。他國且不受。況我國乎。
古人云。寧損其骨。無損其名。我非樂有此舉。乃汝負
恩悖亂。是以興罪致討耳。布占泰對曰。此必有人離
間。俾吾
父子不睦。其語皆謡傳也。布占泰之臣拉布泰從旁率
爾進言曰。
上既因此而怒。何不遣使來問。
太祖責拉布泰曰。我部下豈少汝輩人耶。尚謂辱吾女
爲誣。奪吾所聘女爲妄言乎。凡事未實則須問。既實
矣。又何問焉。此河無不冰之日。吾兵無不再來之理。
汝口雖利。能齒吾刃乎。布占泰大懼。止拉布泰勿言。
布占泰弟喀爾喀瑪請曰。乞
上寬宥。賜一言而行。
太祖曰。汝果無此事。以汝子及大臣子爲質。始鑒汝誠。
不然。吾不信也。遂回營駐烏拉國五日。還兵至烏拉
河邊伊瑪呼山岡。以木爲城。留兵千人守之。十

二月。有白氣起自烏拉國。經
上宮殿之南。直抵呼蘭哈達。
癸丑年春正月。平烏拉國。
先是
太祖以布占泰悔罪求和。當守約弗渝。既薄烏拉城。仍
班師。至是
太祖聞布占泰以其子綽啟鼐及十七臣之子送葉赫
爲質。娶我國所聘女。又幽禁所娶我國兩公主。

並復
親統師征之布占泰期以正月丙子遣其子質業於
我兵先一日至攻取烏拉遜扎塔城貯兵進克
郭多鄂謨二城翼日布占泰率兵三萬越富勒
哈城列營我貝勒大臣皆欲戰
太祖止之曰征伐大國豈能使之遽無孑遺乎仍以前
言申
諭之貝勒代善阿敏大臣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何

和哩扈爾漢及衆貝勒皆奮然曰我士飽馬騰
利在速戰所慮者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
平原曠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戰厲兵秣馬將
何為耶倘布占泰竟娶葉赫女辱何如之後雖
征討夫復何及
太祖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臨兵以來遇堅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搴
旗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諸貝勒

大臣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耳今
以懼而故緩也爾衆志既孚即可決戰因
命取鎧冑被之貝勒大臣及諸將聞
上言踴躍傳令軍士擐甲
太祖遂定策
諭軍士曰倘蒙
天眷佑破敵衆即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于是我
軍前進布占泰率兵三萬由富勒哈城而來令

軍士步行列陣以待兩軍距百步許我兵亦下
馬步戰矢交發如雨呼聲動天
太祖奮然挺身而入諸貝勒大臣率軍士鼓勇縱擊大
敗烏拉兵十損其六七餘皆棄兵甲逃竄遂乘
勢奪門
太祖登城西門樓城上悉樹我軍旗幟布占泰率敗兵
不滿百人急還城下見我軍旗幟大驚而奔復
遇貝勒代善率精兵邀擊之布占泰勢不能敵

[illegible]又損兵過半。餘皆潰走。布占泰僅以身免。投葉赫國。由是我軍獲馬匹甲冑器械無算。盡收撫其所屬城邑。駐軍十日。大賚有功將士。烏拉敗兵來歸者。悉還其妻子僕從。編戶萬家。其餘俘獲。分給衆軍。乃班師。烏拉之先。以呼倫爲國號。與哈達國同。以納齊布祿爲始祖。納齊布祿四傳都爾機。都爾機生子二。長克什納都督。次古對珠延。古對珠延生泰蘭。泰蘭生布延。布延取服附近諸部。築城于烏拉河岸洪尼地。國號烏拉。自稱爲貝勒。生子二。長布干。次博克多。明丁未年貝勒代善陣斬烏拉統兵貝勒。布延卒。子布干繼之。布干卒。子滿泰繼之。滿泰事見前丙申年。至滿泰弟布占泰。國乃亡。

夏四月。令貝勒大臣直言政事得失。諭曰。爲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慎。立法布令貴乎嚴。若心不能公。棄長謀。慢法令。有害于國。奚能致治乎。一人智慮有限。所言所行。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從。各出所見。直言毋諱。

秋九月。征葉赫。降烏蘇城。

先是。太祖遣使諭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曰。昔我陣擒布占泰。赦其死而贍養之。又妻以三女。輒敢以恩爲讎。是以問罪往征。削平其國。今投汝。汝其執之以獻。使者凡三往。錦台什布揚古不從。秋九月辛酉。

太祖率兵四萬征之。有逃卒至葉赫洩軍期。葉赫遂盡收散處村民。其烏蘇城以痘疫未收。我兵圍之。太祖諭城中人曰。降則贍養之。不降則進攻。城中人曰。大國之兵。如林之衆。如泉之湧。甲冑光芒。耀如冰雪。豈我等所能禦。苟撫我。我曷爲不降。其城長三坦瑚什木。二人遂開門降。俯伏謁見。太祖酌金卮飲之。各

賜冠服葉赫所屬璋城吉當阿城雅哈城赫爾蘇城和
敦城喀布齊賚城鄂吉岱城及屯寨凡十九處
盡焚其廬舍糧糗收烏蘇城降衆三百戶而還
錦台什布揚古使人愬于明曰哈達輝發烏拉
三國滿洲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仰欲
侵明取遼東以建國都使開原鐵嶺爲牧馬之
場矣明乃遣使來言曰自今以後當與葉赫修
好罷兵若不從我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
遊擊馬時楠周大岐率練習火器者千人爲葉
赫守衛東西二城

太祖聞之欲致書于明遂
躬詣撫順所城庚辰卯刻行至古哷城之野日之兩旁
有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
太祖見之率衆拜跪刻始散翼日至撫順所明遊擊李
永芳出迎三里外導入教場
太祖以書與之

書曰昔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
哩訥殷九姓之國于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
禦之
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貝勒布齋生擒烏拉貝勒
布占泰仍遣之歸國逮丁酉歲刑馬歃血以盟通婚
媾無忘舊好詎意葉赫渝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
不與至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爲讐故伐之
而殲其兵取其國布占泰逃奔葉赫葉赫留之不吾
與此吾所以征討葉赫也吾與明國何嫌何怨欲相
侵耶

太祖既與書永芳遂還
甲寅年夏四月明遣使來
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
勢恐令以歷援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詞多不
遜
太祖曰虛言恐嚇何以禮爲將

太祖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

冬十一月征雅蘭錫琳二路。

先是窩集部之雅蘭路人掠我所屬之綏芬路長圖楞。我師征之。有俘獲。見庚戌年。至是

太祖遣兵五百。征窩集部之雅蘭錫琳二路。收降二百戶。俘千人而還。

乙卯年夏四月。拒明使臣索田。

明廣寧總兵張承廕巡邊于邊外數處。使我疆土立石碑為界。遣通事董國廕來告曰。汝所居界外地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汝勿刈穫。其收汝邊民還汝國。

太祖諭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故為斯言耳。昔賢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葉赫。又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穫而遷。將帝心已移耶。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吾小國受小害。汝大國得無受大害乎。吾國之民無多。不難于遷。汝大國能盡滅其衆乎。若搆兵起釁。非獨吾國患也。汝自恃國大兵衆。輒欲陵我。詎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天意。汝國欲每城屯兵一萬。亦勢有不能。若止屯兵一千。則城中兵民適足為吾俘耳。董國廕曰。此言太過矣。遂去。

太祖因諭羣臣曰。人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于人。視為一體之謂也。其令聞上達。

天亦佑之。無往不善。安有內咎。故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天譴。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人必佑矣。

六月。令國人屯田曠土。

初葉赫國欲以我國所聘布揚古之妹適蒙古
喀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果爾岱我
國諸貝勒大臣聞之皆憤怒請曰葉赫女既爲
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莫甚焉我等既聞其事安
能坐視耶宜乘其許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
而取之
太祖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
未可也蓋此女之生變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

烏拉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搆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召
釁亡國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
與蒙古
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啟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
得此女徒致不祥即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
流禍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大臣仍欲興師堅請
太祖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事
已洞徹事機釋然于中置諸度外汝等何反堅請不
已耶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
眾也尋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
臣又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
二十年因明國遣兵衛助葉赫葉赫錦台什布
揚古恃其勢遂與蒙古今往征明國宜也
太祖亦不允
諭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
天鑒不遠我姑俟之蓋葉赫與我滿洲自爲一國明既

稱爲君臨各國即爲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
而後助之乃恃勢橫行抗
天意反以兵衛
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
義伐明
天必佑之
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必有
以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

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爲先務耳。仍不發兵。
諭各牛彔下出十人。牛四頭。于曠土屯田。積貯倉廩。復
設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

冬十一月。征克額赫庫倫。

窩集部東額赫庫倫人寄語我國之人曰。人謂
爾國驍勇。可來與我等決一戰。
太祖遣兵二千。至固納喀庫倫。招之不服。遂布陣鳴螺。
越壕三層。毀其柵。攻克其城。陣斬八百人。俘獲
萬人。收撫其居民。編戶口五百。乃班師。先是十

月丁未。
太祖出獵駐蹕穆奇。翼日卯刻。有紅綠祥光二道。夾日。
又有藍白光一道。掩映日上。其狀如門。
太祖率衆拜。踰刻始散。及是月出獵。雪初霽。
太祖恐草上浮雪沾濡。攝衣而行。侍衛布揚古及雅喀
穆從。見而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爲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
與其被雪霑濡。何如鮮潔爲愈。躬行節儉。微物必惜。
汝等正當效法耳。

令羣臣舉賢才。（是年未繫日。亦未別書十二月。後條同。）

諭曰。君夫所立也。臣者所任也。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
多。量能授職。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卽有
所不知。有所能。卽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
軍。才優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諮得失。嫻
習儀文者。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

位。又
諭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貴乎正
大也。卿等薦人。勿曰我何爲舍親而舉疏也。當不論
家世。不拘門第。先察其心術正大者。夫一才一藝之
士。亦國家所需。若其人堪輔弼大業。急宜顯陟之。

定八旗軍制。

先是分編牛彔。每三百人。設一牛彔額眞。（見辛丑年）

後改稱牛彔章京。即今佐領。尋復定五牛彔設一甲喇額眞。後改稱甲喇章京。即今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眞。即今都統。每

固山額眞設左右兩梅勒額眞。後改稱梅勒章京。即今副都統。

初設有四旗。創制年月無考。旗以純色爲別、曰黃、曰白、

曰紅、曰藍。至是增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黃白藍者以紅鑲之紅者以白緣共爲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分

八路而進。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隊伍毋攙

越。軍士禁喧譁、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

大刀者爲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

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焉。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建州

每歲貢蜜、兼開撫市、自癸丑後不貢、相傳諫

審爲糗糧、邊臣未敢入告。甲寅年四月、巡撫

都御史郭光復新莅任、潛使遼陽材官蕭子

玉僞稱都督銜命、偕子王盛具儀仗至建

州境、揚言天使儼臨、而不郊迎、將以撫禮致

詰項之。建州主屬櫜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

子玉大喜、相與盡歡、徐問不貢市之由。建州

主從容對曰。本部之蜜、猶中原五穀也。五穀

有不登之年、將謂是詰耶。本部五年來、花疎

蜂少、是以不供。俟春於花滿釀熟、蜂衙當復

貢市如初。此事耳、何煩廑念。厚贈子玉、並

轡而出、將別、建州主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

汝是遼陽撫轄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來

我邊境。我非不能殺汝、顧不忍貽大國之辱

耳。爲我致意巡撫、後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

西奔。巡撫聞之、閉門累日、益邊疆之事每節

笑于人、安得不啟輕侮之心哉。此黃道周所

記甲寅年四月之事、其稱建州主即謂我

太祖高皇帝。臣等恭讀

實錄、前此書明遣使者屢矣、均不著其名、惟甲寅年四

月特書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僞稱大臣、乘八

人與作威勢。强令以禮接。遼書中古來興廢
之故。語多不遜。
上曰。爾言恐喝。何以禮為。時
上遣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
之。竟不覩其書。遣之還。此
實錄之文。與黃道周所記。互有詳略。蓋因所見所聞所
傳聞各異辭耳。道周之云材官蕭子玉。
實錄作備禦蕭伯芝。或以一人而兼此二名。或以人異

名而幟轉況目。皆無足重輕。其云偽稱都督
銜命問故。益其儀仗。揚言天使儼臨。將以無
禮致詰。則與
實錄所書之偽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强令以禮接。
適相證合。而
高皇帝早知其偽為使命。仍以鄰邦使臣待之。
躬親款宴。
溫語從容。及遣還。而後

諭斥其無禮。
戒以非不能殺汝。後毋再作詐妄。益足徵
智無不照。
仁無不容。婉言正言。咸俾明人心服。越一載。而明總兵
張承廕又遣通事董國廕來索柴河三岔撫
安三路之田。侵界立碑。我貝勒大臣皆欲興
師征明。
高皇帝諭以吾早洞徹事機。釋然于中。又

諭以
天鑒不遠。我姑俟之。仰見
聖明坐照。先幾料敵。而明人恃力搆兵。公為欺詐。轉致
自貽伊戚。道周追咎邊疆之事。曰貽笑司啟
侮。幾于太息流涕者矣。
皇清開國方畧卷四

皇清開國方略卷五

太祖高皇帝 天命元年丙辰二年丁巳三年戊午

天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

時環境諸部歸附益衆。

太祖勤勞國政。靡間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

天。宣說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

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

務。國人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

政大臣。覆加審問。然後言于諸貝勒。衆議既定。

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

上達。國內大治。姦宄不生。遺物于道。無或隱匿。

必歸其主。求其主不得。則懸之公署。俾識而取

之。刈穫既畢。始縱牧畜于山野。毋敢竊害者。存

行軍。隊伍整肅。節制嚴明。克城破敵之役。叅核

將士功罪。當罰者。雖親不貸。當賞者。雖疏不遺。

是以將士一遇征伐。靡不懽欣効命。攻則爭先。

戰則奮勇。所向無敵。

丕烈昭著。

帝業已成。上契

天心。下洽民志。諸貝勒大臣集議恭上

尊號。丙辰年春正月壬申朔。率羣臣集殿前。分八旗序

立。

太祖陞殿。登御座。諸貝勒大臣率羣臣跪。八旗大臣出

班跪進表章。侍衛阿敦巴克什額爾德尼接表。

額爾德尼前跪宣讀表文。尊

上爲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于是

上乃降御座。焚香告

天。率諸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首禮。

上復陞御座。諸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慶賀禮。建元天

命以是年爲天命元年時

上年五十有八

諭貝勒大臣曰朕聞上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同心共濟惟秉志公誠而去其私則

天心必加眷佑地靈亦爲協應蓋

天無私四時順序地無私萬物發生人君無私以修身則君德清明無私以齊家則九族親睦無私以治國則百姓乂安由是協和萬邦亦不外此爲治之道惟

在一心而已又

諭群臣曰賢臣翊贊朝廷必本忠誠之心視國家如一體貴者

天地而無間私蓋忠誠而慈惠則利濟必周忠誠而敏達則庶務就理忠誠而武勇則克敵奏功施之凡事皆可勝任若慈惠而弗忠誠施與必不公不敏達而弗忠誠更張適滋紛擾武勇而弗忠誠輕敵寡謀益取敗而致亂才具雖優動輒獲咎故明君治國務求忠誠之人而倚任之也又

諭曰君德明則賢臣悅君德暗則賢臣憂人君智慮未周必勤于咨詢嘉謀嘉猷論辯而受之然後稱睿哲之主人臣有聞即以入告且盡言規諫乃可謂忠誠夫事方興而即諫上也事已定而後諫下矣然猶愈于不諫求忠誠于直言有不裨益治道者乎又

諭諸貝勒曰用人之道宜因人用之有善于征戰者惟用以征戰不可私自驅使若機密之地必擇謹慎端

方者處之辭命之任必擇言論通達者委之俱隨才器使可耳

夏六月庚子朔我使臣歸自明廣寧

先是明沿邊之民每歲越境竊採我國蔘礦及樹木果蔬之屬擾害無已

太祖諭大臣扈爾漢曰昔與明立石碑刑白馬誓告

上天原欲禁其滋擾今明之邊民數擾吾地我即禦其濟越過界之人豈爲過乎于是扈爾漢遇越邊竊採

者殺之約五十餘人時明以李維翰巡撫廣寧

太祖遣綱古哩方吉納往見維翰執二臣及從者九人

械繫之遣人來言吾民田邊宜解還何遽殺也

太祖曰昔建石碑有誓詞云若越邊之人見而不殺殃

及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前盟而強爲之詞耶其人曰

執爾之殺我民者與我抵罪則已否則自茲多

事矣堅執其言以要脅

太祖不允其人曰此事已上聞乃不容隱者汝國豈無

有罪之人乎何不執至邊上殺以示衆此事即

可已

太祖欲明釋我使臣還令于獄中取所俘葉赫十人至

明撫順關殺之明乃歸綱古哩方吉納及從者

九人

秋九月甲午征薩哈連部凱旋

先是七月丁亥

太祖遣大臣安費揚古扈爾漢率兵二千征東海薩哈

連部二月行至烏勒簡地刳舟二百水陸並進

取沿河南北三十六寨八月丁巳到營于龍江

南岸江水常以九月始冰是日衆見佗處水未冰

獨我營近地與對岸二里許結冰如橋約廣六

十步皆以爲異安費揚古扈爾漢曰觀此冰橋

天佑我國也遂引兵以渡取薩哈連部十一寨及兵還

時所過冰橋已解其西偏復如前結冰一道我

兵既渡冰盡解後至九月仍應時而冰遂又招

服音達琿塔庫喇喇路(即使犬路)諾囉路錫喇忻路

乃班師

天命二年春二月丙申朔遣兵收海邊部衆

時東海沿邊諸部尚多未附

太祖遣兵四百往征凡散處部衆悉收之其島居負險

不服者乘小舟盡取之而還先是壬子年蒙古

科爾沁貝勒明安以女歸

太祖爲妃至是來朝

太祖迎之百里外富爾簡岡與接見馬上即設大宴明
安獻駝十馬牛各有隨人城
太祖優禮之每日筵宴間日大宴留一月乃歸
賜以人四十戶甲四十副及緞疋等物送之三十里
秋九月癸亥朔令詳慎設獄
先是元年七月
諭貝勒大臣曰凡事不可一人獨斷如一人獨斷必致
生亂國人有事當訴于公所毋得訴于諸臣之家前
以大臣額亦都有私訴于家者不執送已論罰茲播
告國中自貝勒大臣以下有罪當靜聽公斷執拗不
服者加等治罪凡事俱五日一聽斷于公所其私訴
于家者即當執送不執送而私斷者治罪弗貸至是
又
諭曰凡有罪之人雖縛執當急而刑戮不宜遽加必審
思詳議而緩結焉蓋生殺之際不可不慎平心和氣
察核始末方能得情如偕衆聽斷或有一人爭執事

理而先怒不可因彼之怒而亦怒若以先怒者爲非
致彼而怒者亦豈爲是乎惟能不與同怒而容受之
則能容受者固已獨是矣有先怒者自知其非轉而
引咎則亦同歸于善矣
天命三年夏四月甲辰克明撫順城
先是正月丙子寅刻月將落有黃氣貫月中其
光廣二尺許月之上約長三丈月之下約丈餘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
天意如此今歲必征明矣然與明成釁有七大恨其餘
小忿難以悉數故欲往征可共議之既定議
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以繕治諸貝勒馬廐爲名遣七
百人伐木備攻具又恐明之通事來見所伐之
木泄我謀竟用爲馬廐夏四月辛丑
頒訓練兵法之令
諭貝勒大臣曰凡安居太平貴乎守正用兵則以不勞
已不頓兵智巧謀畧爲貴焉若我衆敵寡我兵潛伏

史189 074

隱僻地毋令敵見少遣兵誘之如彼來是中我計也
不來則詳察其營壘遠近遠則厚集兵力近則直薄
營門使彼自擁衆而掩擊之倘敵衆我寡勿遽近前
宜稍退以待衆軍衆軍既集然後求敵所在審機宜
決進退此遇敵野戰之法也至于城郭當視其可拔
則進攻之否則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損名矣夫
不勞兵而勝敵者乃足稱爲智巧謀畧之良將若勞
兵力雖勝無取蓋制敵行師之道自居不可盡以待

敵之可勝斯善之善者也每一牛彔製雲梯二出甲
二十以備攻城凡軍士自出兵日至班師名隨牛彔
勿離如離本纛執而詰問之管甲喇管牛彔官不以
所領法令申誡軍衆各罰馬一匹若諭之不聽敢違
軍令者論死凡有委任職事自度果能勝任則受之
不能則辭蓋戰鬭繫非止一身如不勝任而冒受
之則率百人者百人之事敗矣率千人者千人之事
敗矣國家之患莫大于此凡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
爭先競進者一人輕進致受重傷者賞不及縱隕
身亦不爲功道列陣已定爭先登城方錄其功有一
二人先登破城即馳告本旗大臣俟一軍畢登然後
鳴螺俾衆軍聽螺聲而並進焉壬寅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統步騎兵二萬啓行鳴鼓奏樂謁
堂子書七大恨告
天曰我之
祖

父未嘗損明邊一草寸土也明無端起釁邊陲害我
祖
父恨一也明雖起釁我尚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
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
者詎明復渝誓言逞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明人
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攘奪我
遵誓行誅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臣綱古
里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

史189-075

助葉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適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
撫安三路我衆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
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邊外葉赫獲罪于
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遺書詬詈肆行陵侮恨六
也昔哈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自報之
天既授我哈達之人矣明又黨之脅我還其國已而哈
達之人數被葉赫侵掠夫列國之相征伐也順
天心者勝而存逆

天意者敗而亡豈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還
乎
天建大國之君即爲天下共主何獨搆怨于我國也初
呼倫諸國合兵侵我
天厭呼倫起釁惟我是眷今明助
天譴之葉赫抗
天意倒置是非妄爲剖斷恨七也欺陵實甚情所難堪
因此七大恨是以征之

太祖拜
天畢焚其書
諭貝勒大臣曰此兵我非樂爲也首因七大恨其餘小
忿不可殫述陵迫已甚用是興師凡俘獲之人勿去
衣服勿淫婦女勿離異其匹耦拒戰而死者聽其死
若歸順者愼勿輕加誅戮各嚴誡軍衆知之是夕大
軍至古哷地駐營癸卯分兩路以進令左翼四
旗兵取東州瑪哈丹二處

太祖與諸貝勒率右翼四旗兵及八旗護軍至斡琿鄂
諾之野駐營時蒙古台吉恩格德爾額駙（來朝見乙巳年至天命二年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妻之故稱額駙）薩哈爾察部長薩
哈連額駙（來歸原委無攷）隨軍營
太祖告以金朝往事因
諭曰朕觀自古帝王雖身經戰伐勞瘁備嘗天位之尊
亦未有永享之者今朕與此兵非欲圖大位而永享
之也但因明國屢搆怨于朕不得已而征之耳是夜

雨。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天雨恐難進兵朕欲還軍何如大貝勒代善曰我與明和好久矣因其不道是以興師今既臨其境若遽旋師將與明復修和好乎抑相讐怨乎興兵之名誰能隱之天雖雨吾軍士皆有禦雨之衣弓矢亦有備雨之具何慮霑濕且天降此雨以懈明邊將之心使我進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于我不利于彼也

太祖善其言遂于亥刻進兵天忽晴霽月色如晝大軍分隊星馳趨撫順邊隊伍綿亙百里甲辰昧爽往圍撫順城執一人令以書

諭遊擊李永芳曰爾明發兵疆外衛助葉赫我乃興師而來汝撫順所一遊擊耳縱戰亦必不勝今諭汝降者汝降則我兵即日深入汝不降是汝誤我深入之期也汝素多才智識時務人也我國廣攬人才即稍堪驅策者猶將舉而用之結為婚媾況如汝者有不更加優寵與我一等大臣並列耶汝不戰而降俾汝職守如故恩養汝汝若戰則我之矢豈能識汝必衆矢交集而死既無力制勝死何益哉且汝出城降則我兵不入城汝之士卒皆得安全若我兵入城則男婦老弱必致驚潰亦大不利于汝矣勿謂朕虛聲恐喝而不信也汝思區區一城尚不能下何用興師為哉失此弗圖悔無及已其城中大小官吏兵民等獻城來降者保其父母妻子以及親族俱無離散豈不甚善降不降汝熟計之毋不忍一時之忿違朕言致僨事失機也李永芳得書冠帶立城南門上言納款

事仍令軍士治守具我兵樹雲梯以攻不移時登其城斬千總王命印等李永芳乃冠帶乘馬出城降大臣阿敦引之謁見李永芳下馬匍匐

太祖于馬上答以禮傳

諭勿殺城中人撫順東州瑪哈丹三城及臺堡寨共五百餘悉下乃令諸將各營于所至之地。

太祖駐蹕撫順城乙巳留兵四千毀撫順城。
太祖率諸貝勒還至撫順城東之野集各營兵出邊至
嘉班駐營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牲畜分給之。
編降民為一千戶時有自山東山西河南浙江
來撫順城貿易者十六人皆厚給貲費書七大
恨之言付之遣還即以毀城兵四千護降民及
所獲人口以歸。
庚戌擊敗追襲明兵。

太祖與諸貝勒合兵四萬出明邊境行二十里將駐營
謝哩甸明廣寧總兵張承廕（即前此役界立碑者見乙卯年）遼
陽副將頗廷相海州參將蒲世芳聞我軍已下
撫順東州瑪哈丹等處率兵一萬來追是時我
軍已出邊明兵躡後以誘我軍偵者以告大貝
勒與
四貝勒（時
太祖高皇帝命次子代善姪阿敏第五子莽古爾泰同
太宗文皇帝佐理國政以齒序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四貝勒。）令軍士盡甲至邊迎之。
太祖曰彼兵非與我為敵而來欲詐稱追我兵出邊以
誑其主耳必不待我兵至也乃
遣巴克什額爾德尼令兩貝勒勿進兵兩貝勒遂駐兵
于邊復奏曰彼若待我兵我則與戰若不待是
必走矣當乘勢追襲無使我兵寂然而歸令彼
謂我為怯也
太祖然之遂統大軍前進明兵據山之險分營為三濠

塹列火器以待及兩軍相拒我八旗兵奮勇擊
射初風自西起忽反風塵沙轉向敵營我軍乘
勢衝入明兵不能支遂潰破其三營死者相枕
藉陣斬總兵張承廕副將頗廷相參將蒲世芳
遊擊梁汝貴等追擊四十里而還獲馬九千匹
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數計明兵進者十無
一二我兵止損二人還至邊界駐營諸貝勒大
臣奮勇先進者論其功之大小申士卒傷者按

其傷之輕重分別
賞賚有差。壬子。我軍還駐謝哩阿。是夕有青黑氣二道
自西向東横亙于天。乙卯。
駕還都城。
命安輯從歸降民千戶。父子兄弟夫婦毋令失所。有親
戚奴僕自陣中失散者。盡察給之。並給以田廬
牛馬衣糧畜產器皿。仍依明制設大小官屬。
太祖以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妻李永芳。授為總兵官。令
統轄降衆。

五月甲辰。征明撫安堡。
先是。
太祖欲以七大恨書備諭明人。適有太監齊姓之商賈
二人。又闌原一人。在我國。各付之遣還。事在閏四月。
至是。
親統師征明。丙午。進逼克撫安堡。連克花豹衝三岔大
小堡凡十。丁未。招服崔三屯堡。其附近四堡招

之不服攻克之。大兵營于三岔堡。留六日。勞軍
行賞。以所俘獲給之。俾先還。又分兵環撫安花
豹衝三岔之境。蛙背遺其積聚。乙卯。寅刻。大霧
卯刻。有青赤白氣三。自天下垂。繞營左右。上圍
如門。我軍方進。穢其氣隨隊伍前後而行。凡十
五里方散。
秋七月丙午。征明清河城。
先是。六月己卯。明廣寧巡撫李維翰即前此執我使臣者。

見天命元年遣通事一人。從者五人。及前送書者一
人至。言欲兩國修好。可還所俘數人。并遣使來
太祖曰。朕征戰所俘獲者。即我民也。雖一人何可還耶
若以我為是。于所俘外。更加饋贈之禮則和。如以我
為非。則不必言和。當攻伐如故耳。遂遣來使還。至是
役
親統師征明。進鴉鶻關。戊申。圍清河城。城守副將鄒儲
賢以兵一萬固守。城上礮手約千餘。一時競發

淩衣矢石齊下我軍攻其城樹雲梯登之不避鋒刃飛躍而上明兵皆潰遂拔其城鄒儲賢及兵萬人盡殲焉其一堵墻鹻場二城官民皆棄城遁清河城既克論功行賞大軍遂趨遼東行二日復還軍毀一堵墻鹻場二城盡遷其糧穀而還

九月庚戌以書趣明邊將出戰

先是克清河之日明副將賀世賢率兵九千出叆陽侵我國新棟鄂寨殺寨中七人及婦稚百

餘人而去九月丙戌朔

太祖因渾河界蕭河合流之處穆瑚地秋禾成命納璘音德率四百人往刈穫之

諭曰昔聞督農夫刈穫夜則宿于山谷險隘處或南北東西日易其地地有受敵之虞必謹慎隄防斯爲貴耳納璘音德還

命不易地宿數被明偵卒所窺明總兵李如栢遣兵乘夜掩至刈穫之所殺七十人而去我衆齊還

太祖治二人違命罪籍納璘家產音德籍其半又以偵者栗古德敵至不覺籍三分之一於是我兵征撫順城北之會安堡俘三百人

命戮之撫順關留一人截其兩耳俾執書歸明以告曰爾若不以我爲是欲攻伐可訂期出邊或十日或半月前來決一戰否則必以我爲是輸金幣以圖息兵爾乃大國也乃苟且盜襲先殺我農夫百人我亦

殺爾農夫千人爾國能于城內耕種乎是月甲寅夏刻東南有白氣自地起上亙于天形如刀尾細而卷長十五丈廣丈餘歷十六日而滅

冬十月乙亥宴賚呼爾哈部來歸部長

先是元年秋我軍征黑龍江凱旋招服音達琿塔庫喇喇諾囉錫喇忻三路其路長四十人率百餘戶于三年二月來歸

太祖命以飯料及馬匹迎之授官有差各給與奴僕

牛馬田廬衣服器用無妻者並令婚配至是東
海呼爾哈路長納喀達率百戸來歸。
太祖遣二百人迎之
御殿受朝設宴。
諭令挈家口願留我國者爲一行。未攜家口而願歸者
爲一行分别聚立。
賜願留者爲首八人各男婦二十口馬十匹牛十頭錦
裘蟒服并四時之衣田廬器用諸物畢具部衆
大悅其願歸之人咸激乞留甚衆。乃因還家者
寄語曰國之軍士欲攻伐以殺我等俘掠我家
產而
上以招徠安集爲念收我等爲羽翼。
恩出望外我鄉兄弟諸人其卽相率而來無晚也是月
丙寅彗星見于東方在先見白氣之東廣五尺
其尾直指明國每夕以漸移向北斗凡十有九
日越北斗尾方滅。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謂
太祖高皇帝破淸河。一日兩貝勒與張總兵夜飲甚
洽酒酣忽曰張云屢勸家君止戈而君心不
已假令終違若曰元戎何策禦之時張已醉
盛稱中國威德兼謂己長兩貝勒微笑而别
明日驟移從車數十乘入城詒僕窮而軍奮
兒因據城門延入諸騎故淸河之破視撫順
尤速其後破遼陽破廣寧總之先資在中國
非盡建州之以善戰善攻得也道周所記云
爾。臣等伏讀
實錄。淸河之役城上礮手千餘。時競發滾木矢石交
下我兵不避鋒刃飛躍而上而道周顧云車
窮軍兒入據城門揆其情勢難易較殊豈非
兒聞異辭故其書之有詳畧耶又所云張總
兵者攷其人地當是張承廕然承廕先以四
月庚戌死于撫順之戰越二月餘而後淸河

縊下則其先一日之夜飲酒酣非承廕明矣
而是時與承廕同官同姓者又別無其人道
聞之言殆不可致詰其述何策襲之一問及
所云非盡以善戰善攻得者正足徵
太祖高皇帝時雨之師救民水火所至之地咸欲招徠
而綏輯之非如漢唐創業區區以兵力勝者
此則意言之外隱然流露道周初不自知也
大抵明人之習好議論而不察實際其論邊

事及言我
朝花往出于道途之聽說如長白山在
興京東北橫亙千餘里形勢阻絕頗有妄男子顏
季亨之九十九等逞其狂易輒謂用兵我
朝當繞出長白山後其他荒唐繆悠又可勝數耶
博物典彙一書與明臣鄭曉等編纂略同不
能悉合事實茲之所錄特以其論列明事在
明言明而

高皇帝順
天應人之
顯謨春秋復讐之
大義轉可取為左證故論次其語附綴于篇以見駢詞
岐說之所不能變亂乃以昭千古是非之真
云爾

皇淸開國方略卷五

皇清開國方畧卷六

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

天命四年春正月丙戌征葉赫。

太祖命大貝勒代善率大臣十六人兵五千往守扎喀關以防明兵。

親統軍征葉赫辛卯深入其界自克依特城尼雅罕寨距葉赫城東十里克大小屯寨二十餘其逃奔入城者盡追擒之又取葉赫所屬蒙古游牧畜

産整兵而還離葉赫城六十里駐營翼日班師。

初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聞我兵往征遣使向明開原總兵馬林告急馬林率兵助葉赫合兵出葉赫城四十里見我兵勢甚壯不敢戰而退。

二月己巳築界藩城

先是三年九月。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今與明為難由我國西向行師其遼東軍士道遠馬力困乏須牧馬于沿邊之地近明國築城界藩居之遂營基址運木石值天寒暫止至是令夫役萬五千人赴界藩[illegible]往興築以騎兵四百衛之

三月甲申朔破明兵于薩爾滸山。

明帝欲逞志于我（萬曆四十七年）令遼東經畧楊鎬集兵瀋陽分四路來攻左翼中路以杜松（山海關總兵）王宣（保定總兵）趙夢麟（原任總兵）張銓（監軍道）督兵六萬由渾河出撫順關右翼中路以李如柏（遼東總兵）賀世賢（遼陽副將）閻鳴泰（監軍道）督兵六萬由清河

出鴉鶻關左翼北路以馬林（開原總兵）麻岩（大同副將）潘宗顏（監軍道）督兵四萬由開原合葉赫兵出三岔口右翼南路以劉綎（遼陽總兵）康應乾（監軍海蓋道）督兵四萬合朝鮮兵出寬甸口。期並趨我都城（今興京）楊鎬遣我國逃卒齎書以軍期來告號稱兵四十七萬于三月十五日乘月明時進發其齎

書入以二月二十四日至而二十九日杜松等所率兵六萬已乘夜列炬出撫順關三月朔我西路偵卒遙見火光馳告甫至而南路偵卒又以二十九日未刻明兵進棟鄂路告諸貝勒大
臣入奏。
太祖曰。明兵之來信矣我南路駐防之兵有五百其南路兵來而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見南路有兵者誘我兵而南也其由撫順關來者必重兵急宜拒戰破此則他路兵不足患矣即于辰刻
親率貝勒大臣統城中兵出而
命大貝勒代善前行時偵卒又以明兵出清河路來告
大貝勒代善曰清河之界道途逼仄崎嶇敵兵未能驟至我兵惟先往撫順以逆敵兵遂過扎
喀關與大臣額爾漢等集兵以待
上之至時
四貝勒以祀事後至謂大貝勒代善曰界藩山上我築

城夫役在焉山雖險倘明之將帥不惜士卒奮力攻之將夫役奈何我兵宜急進以安夫役之心大貝勒等善是言下令軍士盡擐甲日過午至太蘭岡大貝勒及額爾漢欲駐兵隱僻地以
待敵
四貝勒艴然曰正宜耀兵列陣明示敵人壯我夫役士卒之膽俾并力以戰何故令兵立隱僻地耶大
臣額亦都曰
四貝勒之言是也我兵當堂堂正正以向敵人遂督兵赴界藩對明兵營列陣而待初衆貝勒兵未至我兵之防衛築城夫役者僅四百人伏薩爾滸谷口伺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之兵過谷口將半尾擊之追至界藩渡口與築城夫役合據界藩山之吉林崖杜松結營薩爾滸山而自引兵圍吉林崖仰攻我兵我兵四百人率衆夫役下擊之一戰而斬明兵百人及大貝勒

四貝勒至見明兵攻吉林崖者約二萬人又一軍列薩爾滸山巔遥為聲勢乃與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將議曰吉林崖巔防衛夫役之兵僅四百人急增千人助之俾登山馳下衝擊而以右翼四旗兵夾攻之其薩爾滸山之兵則以左翼四旗兵當之遂遣兵千人往吉林崖

太祖至聞貝勒等破敵策具以前議告

太祖曰日暮矣且從汝等今分右翼四旗之二與左翼

四旗兵合先破薩爾滸山所駐兵此兵破則界藩之衆自喪膽矣再令右翼二旗兵遥望界藩明軍俟我兵由吉林崖馳下衝擊時并力一戰是時我兵之近都城乘善馬者先至乘駑馬者後至其數十里外者尚未至于是合六旗兵進攻薩爾滸山明兵出營列陣發鎗礮我兵仰而射之奮力衝擊不移時破其營壘死者相枕藉而所遣助吉林崖之兵自山馳下衝擊右翼二旗兵渡河直前夾擊明兵之在界藩山麓者短刃相接我兵縱橫馳突無不一以當百遂大破其衆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等皆沒于陣積屍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幟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渾河而下如流澌焉追奔逐北二十餘里至舒欽山時已昏軍士沿途搜剿者又無數

乙酉大破明兵于尚間崖及斐芬山

我軍敗明兵于薩爾滸山之夜明總兵馬林率

兵營于尚間崖濬壕嚴斥堠鳴金鼓自衛我兵見之乘夜馳告于大貝勒代善翼旦大貝勒以三百餘騎馳往馬林兵方拔營行見大貝勒兵至回兵結方營環營濬壕三匝列火器俾習火器者立壕外繼列騎兵以俟又潘宗顏一軍距西三里外營斐芬山大貝勒見之使人馳告于

上是時遠路之兵亦陸續至與大貝勒兵合明左翼中路後營遊擊龔念遂李希泌統步騎萬人駕大

車持堅楯營于斡琿鄂謨地環營濠外列火

器

太祖見之與

四貝勒率兵不滿千人分其半下馬步戰明兵發火器

拒敵

四貝勒引騎兵奮勇衝入步兵繼進遂斫其車破其營

明兵大敗龔念遂李希泌皆陣沒焉

太祖方佇立眺望會大貝勒代善使人至知明兵已營

尚間崖

太祖不待

四貝勒兵至引侍從四五人往日中至其地見明兵四

萬人布營

太祖趣令我軍先據山巔向下擊衆兵方欲登山而

馬林營內之兵與壕外兵合

太祖曰是將與我戰也我兵且勿登山宜下馬步戰

命大貝勒代善往諭將左翼二旗兵下馬者方四五十

人明兵已自營內齊至大貝勒代善諭畢

見衆兵已進矣即躍馬迎敵直入其陣二貝勒阿敏

三貝勒莽古爾泰與衆台吉等各鼓勇齊進兩

軍鏖戰我遂敗明兵斬獲過當方戰時我六旗兵

見之不及布列行陣人自爲戰前後弗相待縱

馬飛馳直逼明營明兵發鎗巨礮我兵衝突

縱橫矢利刃疾所向無前明兵不能支又大敗

遁走我兵乘勝追擊明副將麻岩及大小將士

盡陣沒總兵馬林僅以身免滅跡掃塵案角[illegible]

積尚間崖下河水爲之盡赤

太祖復集軍上馳往斐芬山攻開原道潘宗顏兵令我

兵之半下馬仰山而攻宗顏兵約萬人以楯遮

蔽進發火器我兵突入摧其楯遂破之宗顏全

軍盡沒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欲助明與

潘宗顏合其兵甫至開原中固城聞明兵敗大

驚而遁

丁亥大破明兵于棟鄂路。

我軍敗明兵于尚間崖及斐芬山之後。

太祖收全軍至固勒班地駐營明總兵劉綎李如柏等

由棟鄂呼蘭兩路進兵已近逼都城我偵卒馳

告

太祖命大臣扈爾漢先率兵千人往禦劉綎。翼日。

命二貝勒阿敏率兵二千繼之。

親率諸貝勒大臣還軍至界藩行凱旋禮刲八牛祭纛

告。

天大貝勒代善請曰吾先歸從二十騎微行探信祀畢

上徐來。

太祖許諾三貝勒莽古爾泰亦相繼行。

四貝勒馳至

上前請與俱往。

太祖曰汝兄微行往探汝隨吾後行。

四貝勒曰兄獨往吾留此未安也遂亦行日暮大貝勒

回至都城請

內庭慰告曰撫順開原一路敵兵已斬殺盡南來

兵已遣將往禦我待

父皇命當即往破之于是大貝勒復出城十五里迎

太祖于大屯之野。

太祖自界藩申刻起行五更還都城平明。

令大貝勒三貝勒

四貝勒統軍出禦劉綎而留兵四千于都城待李如柏

賀世賢等之兵初劉綎兵出寬甸進棟鄂路我

居民避匿深山茂林中劉綎悉焚柵寨殺其孱

弱不能行者逆迎而進我駐防官托保額爾納

額赫率兵五百迎敵劉綎兵圍之數重額爾訥

額赫死之并傷我卒五十人托保引餘兵與扈

爾漢軍合扈爾漢伏兵山隘以待巳刻大貝勒

三貝勒

四貝勒引兵甫出瓦爾喀什密集時劉綎所率精銳二

萬先遣爲人前探將趙登阿布達哩岡列陣大

貝勒欲引兵先登馳下擊之

四貝勒曰兄統大兵留此相機爲援吾先督兵登岡自

上下擊之大貝勒曰善吾引左翼兵出其西汝

引右翼兵登山俾將士下擊汝立後督視勿違

吾言輒輕身入也

四貝勒遂率右翼兵往先引精騎三十人超出衆軍前

自山馳下衝擊之兵刃交接戰甚酣後軍隨至

衝突而入大貝勒又率左翼兵自山之西至夾

攻之明兵大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與劉綎後隊兩營兵遇綎倉卒不及

陣

四貝勒縱兵奮擊殲其兩營兵萬人劉綎戰死是時明

海蓋道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營于富察之野

其兵執筤筅長槍被藤甲皮甲朝鮮兵被紙甲

其胄以柳條爲之火器持營列行

四貝勒既破劉綎兵方駐軍衆貝勒皆至遂復督兵攻

康應乾所率明兵及朝鮮兵敵競發火器忽大

風驟作走石揚沙煙塵反撲敵營昏冥莫辨我

軍乘之飛矢雨發又大破之其兵二萬人殲焉

應乾遁去先是二貝勒阿敏偕扈爾漢前行遇

明遊擊喬一琦兵擊敗之一琦收殘卒奔朝鮮

都元帥姜功烈營時功烈據固拉庫崖衆貝勒

復整兵逐一琦遂攻朝鮮營功烈知明兵敗大

驚遂按兵偃旗幟遣通事執旗來告曰此來非

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

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

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且我兵之在明行間者

已被爾殺此營中皆高麗兵也明兵逃匿于我

者止遊擊一人及所從軍士而已當執之以獻

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與

四貝勒定議乃曰爾等降先命主將來不則必戰功烈

復遣使來告曰。吾若今夕即往。恐軍亂逃竄。其
令副元帥先往宿貝勒營以示信。詰旦。吾率衆
降。遂盡執明兵。擲于山下。付我明遊擊喬一琦
自縊死。于是朝鮮副元帥先詣我軍降。翼日姜
功烈率兵五千下山降。諸貝勒宴勞之。送功烈
及所部將士先詣都城。
太祖御殿。朝鮮都元帥姜功烈及副元帥等。匍匐謁見。
太祖優以賓禮。數
賜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贍養焉。大軍既殲南路明兵四
萬人。駐二日。籍其俘獲人馬輜重鎧仗而還。是
役也。明以傾國之兵。雲集遼瀋。又招合朝鮮葉
赫。分路來侵。五日之間。悉被我軍誅滅。其宿將
猛士。暴骸骨于外。士卒死者不啻十餘萬。我軍
以少擊衆。無不摧堅挫銳。迅奏膚功。策勳按籍。
我士卒僅損二百人。時明經略楊鎬駐瀋陽。聞
三路兵敗。大驚。急檄總兵李如柏副將賀世賢

等回兵。如柏等自呼蘭路遁歸。我哨兵二十人
見之。據山上鳴螺。繫帽弓稍。揮之作招集大兵
狀。已而呼噪下擊。殺四十人。獲馬五十匹。明兵
奪路而逃。相蹂踐死者復千餘人。庚寅。大軍還
至都城。
太祖顧貝勒大臣曰。明以二十萬衆。號四十七萬。分四
路并力來戰。令我不踰時破之。遂獲全勝。各國聞之。
若謂我分兵拒敵。則稱我兵衆。若謂我往來剿殺。則
服我兵強。傳聞四方。孰不懾我軍威者哉。
甲辰。遣使齎書朝鮮。
太祖書聲明七大恨事。遣使臣二人。偕朝鮮降帥姜功
烈之部曲張應京及官屬三。通事一。齎付朝鮮
國王李琿。更
書其後曰。昔者金元之主。曾服三四與國。歸于一統。然
亦未得長久保守。此吾所素知者。今非樂動干戈也。
實因陵逼已甚。若向來有意與明結怨。

天必鑒之。
天何以獨矜我國。
天無私是者是非者非故佑我而厭明爾朝鮮以兵助
明吾知非爾本心因明曾救爾倭難故報其恩而來
耳昔金大定時爾朝鮮之臣有趙維忠者以四十城
叛附大定帝曰朕征宋擄欽二帝時爾朝鮮王不助
宋亦不助朕乃持公之國也遂不納由此以論爾原
與我國無隙今擒爾統兵官屬十八以念王之故特

留之令何以竟其事耶王其圖之夫普天之下不一
其國豈有令大國獨存小國盡亡者乎明大國也豈
必奉若
天道乃反變亂天紀恣意橫逆虐苦與國王豈不知之
我國明主之意欲令其諸子主我滿洲及爾朝鮮辱
我二國實甚今王之意將謂我二國夙無怨嫌遂與
我合謀以讐明耶抑既已助明不願背負明耶其詳告
我。後兩月朝鮮遣使一人從十一人齎書
聞我使臣至言願各守疆圉復修前好

夏四月丙辰。令牧馬邊境。
太祖諭諸臣曰。令我馬羸瘠須牧以青草沿邊之地宜
設兵以衛農人時界藩城甫築基址。
駕西行視之。仍令設兵守禦擇曠土以牧馬。是月壬戌。
遣騎兵界明鐵嶺俘獲千人。
六月己未。省收降呼爾哈路長。
先是正月庚戌。
太祖遣大臣穆哈連率兵千人征東海呼爾哈路至是
收其丁壯二千以還。

駕出城撫之椎牛二十列筵二百來降路長分二等
賜賚上等者男婦十馬牛各十衣五襲次等者男婦五
馬牛各五衣三襲其田廬器物具備焉。
「克明開原城。明開原舊城在瀋陽城東北二百十五里即今開原縣城。
明總兵馬林自尙間崖敗還仍守開原六月辛
酉。
太祖率兵四萬征明開原城行二日大雨河漲。

諭貝勒大臣曰將何兵耶抑進兵耶道濘渡口水溢軍
行非便若留一二日待水涸土燥恐逃者洩機于明
知我欲取開原宜進兵瀋陽以疑之遂發兵百人向
瀋陽殺三十餘人擒二十八人而還使人偵視開
原無雨道不濘河水可濟
太祖乃率大軍進丁卯下日薄城下馬林偕副將于化
龍權開原道事推官鄭之範參將高貞遊擊于
守志守備何懋官等嬰城守城上列少兵餘皆

陳四門外我兵設楯梯進攻而以偏師擁擊東
門外所陳兵敗之明兵爭入城壅擠于門我兵
奪門搏戰而攻城之兵雲梯未布即踰城入城
上兵四面皆潰城外三面兵見城破驚竄我兵
據門堵禦壕不得渡盡殲之鄭之範先遁得脫
馬林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何懋官皆陣沒
太祖登開原城坐南樓偵者以鐵嶺衛有兵三千來援
馳告諸貝勒率兵迎戰明兵望見即奔我兵二

十人追及之斬四十餘人而還
太祖駐兵開原三日籍所俘獲舉之不盡論功行賞乃
班師
諭貝勒大臣曰我等勿回都城就界藩城治屋廬以居
牧馬邊境勿渡渾河何如貝勒大臣議曰不如還都
近不常息馬浴之飼之且俾士卒歸家繕治兵
仗
太祖曰非計也今六月盛暑行兵已二十日矣若還都

二三日乃至由都城至各路屯寨又須三四日
芻蕘之時復往還涉馬何由壯耶吾居界藩牧馬于
此至八月又可興師矣
命軍士盡牧馬于邊建宮室于界藩城中諸貝勒大臣
及兵民房舍皆成遂
駐蹕界藩大宴行慶賀禮先是有蒙古阿布圖者受明
守備職居開原我軍克城獲其妻子阿布圖率
二百餘人來降俾完其妻子家產盡給之至是

明原任開原城千總王一屏戴集賓金玉和白奇策守堡百總戴一位等率二十餘人來降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彼知

天意佑我又聞我國愛養人民故相繼而歸耳

賜阿布圖人百牛馬羊各百駝五銀百兩緞二十布二百其千總六人各

賜人五十牛馬羊各五十駝二銀五十兩緞十布百守堡百總等官各

賜人四十牛馬羊各四十駝一銀四十兩緞八布八十從者量給妻奴牛馬田廬器用

秋七月丙午克明鐵嶺城（明鐵嶺衛城在開原南六十里即今鐵嶺縣城）

我軍克開原之後四旬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圍鐵嶺城城外各堡兵奔入城其不得入者悉奔竄我軍樹雲梯攻城之北明遊擊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督軍拒守鎗礟矢石交下我軍即登梯毀陴摧鋒突入城上兵盡潰陣斬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盡殲其衆

太祖遂入城駐蹕

丁未擊敗喀爾喀諸部兵

我軍克鐵嶺城之夜蒙古喀爾喀部貝勒齋賽扎魯特部貝勒巴克台吉色本等共引兵萬餘乘夜至秫田以伺翼日我兵十餘人出城牧齋賽兵見而擊射我兵在城中者知爲蒙古即出城欲戰因未奉

上命駐立以待而牧馬兵皆被殺傷

太祖視出城

諭諸貝勒曰不戰何也急擊勿失大貝勒代善曰若戰恐後悔

太祖曰此齋賽兵也吾恨齋賽有五今又先殺吾人何悔爲諸貝勒大臣遂率兵奮擊敗其兵追至遼河溺水死及陣斬者甚衆擒齋賽及其二子色特希勒克什克圖與扎魯特部巴克色本科爾沁部

台吉桑噶爾寨。齊賽妹婿岱噶爾及其部將十
餘人。兵五百餘人。縶之檻內。初我軍未征鐵嶺
時。
太祖夜寢夢天降白鶴及衆鳥翱翔上下。羅之得白鶴
一。
呼曰得齊賽矣。遂覺。以夢
告妃。妃曰。齊賽爲人。如鳥飛颺。
上從何處羅之。翼日復
告諸貝勒。皆對曰。此吉兆也。
天將畀我以非常才望人。爲我國助耳。至是既擒齊賽
諸貝勒大臣抃舞曰。果符吉夢。得齊賽矣。翼日。
大宴奏樂。令齊賽等俯伏進謁。齊賽從人名烏
珊齊者問曰。
上與衆貝勒大臣俱無恙耶。
四貝勒侍
太祖側。應曰。我軍中止牧馬兵十數人被傷。餘俱無恙。

汝等鞍馬俱完好耶。蒙古皆大慚垂首無以應。
于是駐軍鐵嶺城三日。論功行賞。以所俘獲分
給之。先釋齊賽從者博囉齊等十一人。使歸寄
語諸部長。述蒙古兵大敗。齊賽及衆台吉并兵
五百餘人悉爲我國所擒。乃班師。
太祖諭貝勒大臣曰。我當齊賽于此。而殄其兵。彼所屬
軍民畜産。恐爲他部掠而取之。不如縱所擒兵五百
餘人還國。爲使遂遣之還。
八月壬申滅葉赫國。
時葉赫貝勒錦台什居東城。布揚古居西城。
太祖與貝勒大臣定攻取策。以諸貝勒率兵圍西城
親統八旗將士圍東城。遂星夜進兵。葉赫偵者馳告布
揚古曰。滿洲兵至矣。葉赫人民聞之。皆驚擾。所
屬屯寨居民。近者避入城。遠者匿山谷。壬申。我
軍馳向西城。布揚古偕其弟布爾杭古率兵出
城西門。陟岡鳴角。鼓噪。望見我軍旌旗劍戟如

林隊伍整肅前後絡繹自度那能禦倉皇入城。

諸貝勒遂督兵圍之。

太祖統軍圍東城先破其郛軍士薄城布列梯楯呼錦台什出降錦台什不從答曰我非明兵比等丈夫也我肯束手歸乎與其降汝寧戰而死耳。

太祖遂督兵攻城兩軍拒戰矢如雨雹我兵擁楯登山傍城下掘地欲竇其城城上發火器擲下石滚木我軍冒矢石穴其城城隤遂入城城上敵衆復迎戰又敗之四面兵皆潰。

太祖遣人執幟禁約軍士毋得妄殺又使人持

上黃蓋傳

諭城中降者免死于是城中兵民俱降錦台什攜妻及幼子登所居高臺我兵圍之呼曰汝降速下否則進攻錦台什曰我戰不能勝城破困于家縱再戰豈能勝乎汝

皇子四貝勒我妹所生也得相見聞其盟言我乃下時

四貝勒攻西城

太祖召之至。

命曰爾舅有言待汝至乃下汝往彼下則已不下以兵毀其臺

四貝勒既往錦台什曰我與甥未識面眞僞烏能辨大臣費英東額駙達爾漢曰汝視常人中有如我

四貝勒魁梧奇偉者乎汝國使者必嘗語汝何難識別耶若仍不信曩者我國議和之時曾以媼往媪乳汝子德勒格爾今尚在盍令視之錦台什曰。何用媼爲也觀此辭色似未承

父命善遇我也特誘我下臺而見殺耳我石城鐵門旣失困守此臺縱戰不能勝但我祖父世居斯土我生于斯長于斯則死于斯而已。

四貝勒曰天設此險俾汝築城疲勞百姓至于數年所築重城今皆摧破獨據此臺欲何爲也汝欲誘入至此與汝并命孰肯如汝之意耶汝如何曰

得我活汝盟言汝方下也豈戰不能擒汝而與
汝盟歟我已在此汝下引汝往見
父皇生殺惟
父皇命且汝當日之意將欲翦滅親戚我國屢欲和好
遣二三十人至汝國汝輕覷我國謂懼而求和
殺我使臣或羈留焉致有今日傾覆之禍若
父皇念汝惡則戮汝倘不念汝惡以我之故貸汝汝生
矣凡勸諭者再錫台什仍執前言不下

四貝勒曰舅言我來即下我乃來若下速下引見
父皇否則我往矣錫台什曰姑勿往我先令親臣阿爾
塔什往見
上察言觀色而回我乃下遂令阿爾塔什來見
太祖諭責之曰離間諸舅與我為難致明人舉兵四十
萬來非汝也耶念此宜誅汝事既往不汝咎耳汝還
語貝勒與偕來阿爾塔什遂勸錫台什不從曰聞吾
子德勒格爾被創在家召之來吾與相見乃下

四貝勒召德勒格爾至與之見德勒格爾謂其父曰我
等戰既不勝城又破今居此臺欲何為盍下臺
生死聽之勸諫再四錫台什終不從
四貝勒欲縛德勒格爾德勒格爾曰我年三十六乃于
今日死耶殺之可也何縛焉
四貝勒以其言奏
太祖曰子勸父降而不從父之罪也父當誅勿殺其子
遂引德勒格爾見

太祖以所食
賜
四貝勒與同食
諭曰此爾之兄也善遇之錫台什妻因其夫不下攜幼
子踰下錫台什引弓從者復擐甲待我兵持斧
斤毀其臺錫台什縱火焚其屋臺盡燬我諸將謂
錫台什已死令毀臺之匠人退還火燼錫台什被
創下為我兵所執縊殺之時諸貝勒圍西城招

之降不從會東城已破布揚古布爾杭古大懼
使人來告願降以懷疑不敢出大貝勒曰始令
汝降汝不從大兵至此豈舍汝去乎我以汝爲
外兄弟愛而欲生之故令汝降若戰則汝等皆
死于我之小卒手降則生矣果願降恐兄弟偕
來或被殺盍令汝母先來汝母我外姑也豈執
婦人而殺之乎布揚古布爾杭古復使人來曰
我等降汝盍留盟言與我等約汝歸我仍居此
城大貝勒怒曰何復爲此言也既破東城豈力
不能拔西城聽汝等居此而去乎速降則已否
則

父皇至必攻克爾城克城之後汝等駢首戮矣布揚古
布爾杭古乃令其母來大貝勒以禮接見其母
曰汝無盟言故我二子懷疑而懼耳大貝勒乃
以刀劃酒誓曰若汝等降而我殺之殃及我若
我既誓而汝仍不降殃及汝等汝等不降破汝

城必殺無赦乃執酒飲其半分其半送布揚古
布爾杭古飲之遂開門降大貝勒引布揚古見
上布揚古復勒馬立大貝勒挽其轡曰爾非丈夫耶
言既定又立此躊躇何爲也乃來見布揚古跪
不恭僅屈一膝不拜而起
太祖親以金卮賜之酒不恭如初屈一膝偏向酒不竟
飲沾唇而已又不拜而起
太祖諭大貝勒曰引爾婦兄去回破西城是日

太祖深念久之謂吾既不念舊惡欲留而豢養之貸其
死予以生全未見有喜色仍懷怨且拜跪亦不少屈
此人可豢養耶是夜
命縊殺之其弟布爾杭古以大貝勒故宥其死助葉赫
防守之明遊擊馬時楠及兵一千盡殺之葉赫
所屬各城俱降其官員及軍民皆弗罪父子兄
弟夫婦親戚不令離散財物毫無所取從其人
而還悉予廩給並田廬器用無馬者予以馬並給

以馬初葉赫之先蒙古國人姓土默特滅呼倫
國所居璋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因姓納喇後
遷于葉赫河岸建國故號葉赫國其始祖星根
達爾漢生錫爾克明安圖錫爾克明安圖生齊
爾哈尼齊爾哈尼生楚孔格楚孔格生台楚台
楚生二子長青嘉努次揚吉努兄弟收服葉赫
諸部各居一城哈達國人多歸之青嘉努揚吉
努遂皆稱貝勒歲甲申明寧遠伯李成梁受哈
達國所賂金及黑狐紫貂聽讒攜以賜敕賞賚
爲名誘青嘉努揚吉努兩貝勒至開原并從兵
三百皆殺之青嘉努子布齋揚吉努子納林布
祿各繼其父爲貝勒李成梁率兵取其壯喀尼
雅罕一寨戊子年又率兵圍攻納林布祿所居
東城大傷兵卒不克而歸乃與和好爲納林布
祿弟錦台什布齋子布揚古嗣爲貝勒分居東
西城仍是葉赫迄滅

冬十一月庚辰朔遣使與喀爾喀部長會盟
時
太祖開疆拓土東自海西至明遼東界北自蒙古科爾
沁之嫩江南暨朝鮮國境凡語音相同之國俱
征討徠服而統壹之蒙古喀爾喀衆貝勒遣使
來齎書曰齋賽屢啟釁端見前七月丁未條誠有罪惟
上所命但明敵國也如往征之必同心合謀直抵山海
關負此言者
天神鑒之倘與和好亦必會同定議若明輸財物厚汝
國薄我汝國勿受厚我薄汝國我亦不受能踐
此言名聞遐邇不亦善乎于是
太祖命大臣額克星額綽護爾雅希禪庫爾纏希福五
人偕來使赴期會之地刑白馬烏牛設酒一器
肉一器血骨及土各一器昭告
天地誓曰今滿洲十旗執政貝勒與喀爾喀執政貝勒
家

天地眷佑俾合謀并力與明修怨如其與明釋舊恨結
和好亦必合謀然後許之若滿洲渝盟不偕喀
爾喀貝勒合謀先與明和好
皇天后土其降之罰若明國欲與喀爾喀貝勒和好密
遣離間貝勒等不以其言告我滿洲
英明皇帝者
皇天后土亦降之罰我二國同踐盟言
天地佑之其飲是酒食是肉二國執政貝勒尚克永命

子孫百世及于萬年二國如一共享太平是月
巴約特部台吉索寧下一人及扎嚕特部宰桑
扣肯下一人來歸
太祖曰來歸之情誠爲可矜但與盟誓之言尤不可背遂
不納各還其主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云己未冬
薊人咸云建人苦饑一日啜粥二盌識者曰
實者虛之此未可信乃薊人咸以其乏食爲

喜追劉總戎破其寨五殺滿騎困其深計大
率類此又附錄史氏曰建州彈丸地歸資清
撫之糧傍無腐屯厚儲清撫既下不爲守知
非有遠志我徵兵漸集宜薙殘壘時以輕騎
擾彼耕牧計可坐制乃銳語出塞自取輿尸
且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爲
用而我早漏師期深入重險棄輜重以資之
敵勢始張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

宜遼瀋之爲開鐵續也原海西寨遍開鐵爲
我屬國與建州及西部牙錯勢能離其合近
歲拆北關以濟遼稱制勝上策而竟翦爲晉
覆爲開鐵續甚職厲階一蹶不振耶此道周
追述明人深咎楊鎬之分[illegible]路使我
興京所稱清撫謂清河撫順也所稱開鐵謂開原
鐵嶺也所稱海西北關謂葉赫也所稱西部
謂喀爾喀及察哈爾與喀喇沁也所稱劉總

我師劉綎其使我棟鄂路焚柵寨深入戰死在己未三月則所云己未冬當是戊午冬之訛

實錄載天命四年二月興役萬五千人運石築界藩城衛以騎兵四百不言以工代賑亦不言寓兵于工固未嘗苦饑也工方始而楊鎬集兵瀋陽劉綎深入時開原之叅貿何猶膈明若撫順清河我既克之逾數月矣弗以兵駐守退

而就舊行之界藩築城宜明人視為非有遠志歟乃未戰薩爾滸之先敗明兵二萬于吉林崖築城衆役自崖下擊有功不惟足食而且足兵亦實者虛之之一證前此乙卯年六月貝勒大臣請征明

太祖高皇帝諭以儲積未充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為先務越三年將征撫順、

諭將士治甲冑修軍器以稱治馬廐為名遣七百人伐木備攻具、

聖心之審察周詳尚與于用兵之常道至弗守撫順清河而與之兵藩斥

聖諭所云撫輯吾國固疆圉修邊備而又為料敵制勝之

神謀遂殲敵十餘萬惟由清河至呼蘭一路兵及甫至開原之葉赫兵旋營而遁其在尚間崖脫免之綎兵馬林仍守開原故越兩月我軍破其

城時有鐵嶺兵三千赴援擊之始退故亦攻取其城復移師滅葉赫而西部之喀爾喀旋服罪乞盟宜明人之自咎夫銳語由輕深入重險一蹶不振且揣測我

朝致此之由謂兵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飢飽勞逸以為用亦可祭掛燭之見耳又按明臣熊廷弼奏疏云遼左為京師肩背河東為遼鎮腹心開原為河東根本欲保開原將北關

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開原破而北關不敢
不服朝鮮不敢不從以此攻遼瀋何可守
也自我軍三路敗沒而敵始出入無常自我
兵坐守四城而敵始交合西部襲取開原是
前日不復清撫以失開原之覆車即後來不
復開原以棄遼鎮之榜樣也其言正與道周
所云遼瀋之爲開鐵猶相合又言此時即稍
兵良將甲馬鍋糧一時齊備猶恐敵銳難當

敵交難斷況事事俱無臣又如之何哉方是
時廷弼初代楊鎬爲經略借議恢復進戰內
守三策而于我
國家
天命人心之歸已見幾于受事之始又言我兵五足當
敵兵一即他日人經訓練器經整頓猶須三
而當一今敵已有衆十萬即我兵十有八萬
尚費支吾實亦震懾於我

太祖高皇帝用兵如神
天戈所指無不一以當百而是時大軍實未滿數萬也
至稱我
朝但分開原餘財十數萬以與鄰近各部落使之
東攻遼瀋西攻廣寧各部落所得春夏兩賞
於我明者幾何又何樂而不從此乃廷弼狹
小之見借以聳動其君不知
聖朝聲教所訖遠近各部畏

威懷德翕然景從並非誘之以利況止此十數萬爲利
於各部者又幾何乎且如薩爾滸之戰
神武昭宣我軍以少擊衆如拉枯朽未幾又調遠近各
部一兵一將此尤大彰明較著也臣等伏
讀乾隆四十一年
御製文因
實錄尊藏人弗易見
特書薩爾滸山大破明兵事

示子孫臣庶無忘
開創之艱難
訓以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然禎祥之賜由乎
天而致
天之賜由乎人又
訓曰爾時草創開基篳路藍縷地之里未盈數千兵
之衆弗滿數萬惟是
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師直爲壯苟

天之寵用能破明二十萬之衆此我
皇上以數言而括史臣之千萬言一若
高皇帝自言之而明臣所謂脅其三軍之膽膽破而智
勇俱困者亦足以見
神謨妙算所向無敵莫可端倪不待瀋陽遼陽隸我版
章而已
聲靈赫濯云
皇清開國方略卷六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太祖高皇帝 天命五年庚申六年辛酉七年壬戌
天命五年春正月丙申遣使齎書給察哈爾。
先是察哈爾林丹汗遣使康喀勒拜瑚齎書來
詞意驕慢 事在四年十月 諸貝勒大臣聞之皆怒或請
斬其使或請劓鼻馘耳而後放歸。
太祖諭曰爾等怒之是也吾亦未嘗不怒但與使者無
涉遣使者罪耳姑留使者吾亦有以報之遂羈康喀
勒拜瑚

報以書曰閱來書自稱四十萬蒙古之主稱吾爲水濱
三萬人之主何故恃其衆以驕吾國乎聞昔明之洪
武取爾大都時四十萬蒙古摧折幾盡逃竄得脫者
僅六萬屬鄂爾多斯者萬人屬土默特者萬人屬阿
蘇特雍謝布喀喇沁者萬人固各有所主也其餘三
萬亦不皆屬于爾以不足三萬人之國乃遠引陳言。
驕語四十萬而以吾國爲三萬人

天地豈不知之者國卽不若爾之衆吾力卽不若爾之
强然仰蒙
天地眷佑以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暨明之撫順淸河開
原鐵嶺諸處悉以授予來書以廣寧爲爾收賦地欲
我弗征若征之將不利于我使我與爾乎日有隙出
此言宜也乃本無讐隙何故爲異姓之明出此惡言
豈不抗
天意倒行而逆施耶我惟至誠格

天
天乃錫我智勇眷顧獨降爾豈未之前聞乃能不利于
我哉且爾之收賦于廣寧也豈爾往與明仰傳戰多克
堅城彼畀而與之耶抑姻婭和好愛而與之耶如愛
而與之錙銖之利受之何爲爾誠能復爾大都三十
四萬蒙古之衆則爾出此言也亦無足怪昔我之未
征明也爾嘗與明搆兵盡失其鋒皆敗北僅以身免
及再搆兵佔靑格根之護衞及從者千餘人爲明所

殺爾豈無所獲而回且爾使明者二俘何人衆克何
堅城敗何勁旅明何畏于汝乎况明之賞汝從未有
如此之厚者徒以畏我征伐之故誘汝以利耳爾果
有知識來書宜云明我深讐也惟
天地眷佑之主能破其城敗其衆願同心協力以圖之
如是立言不亦善乎乃惟利是啗以有限之金帛搆
怨于素無嫌怨之國
皇天后土寧不鑒之林丹汗得書縶留我使臣碩色武
巴什

太祖聞我國使臣已被殺欲殺康喀勒拜瑚
四貝勒諫曰我使臣未必見殺或傳聞者誤耳當遣康
喀勒拜瑚同來之人持書往約各歸使者如踰
期背約殺之未晚
太祖遂遣其人齎書往期以還我使臣我亦遣還康喀
勒拜瑚否則必殺之林丹汗留弗答會喀爾喀
使臣至言碩色武巴什已爲林丹汗殺以祭旗

太祖待之月餘
諭貝勒大臣曰今已踰期我使被殺無疑也乃斬康喀
勒拜瑚後碩色武巴什密通守者去其杻械遂
潛脫歸
三月己卯朔釋扎嚕特部色本還國
先是征明鐵嶺之役色本同兄巴克俱爲我國
陣擒。見四年七月。至是
太祖賜色本蟒衣猞猁猻裘及冠帶靴袍鞍馬遣之還

色本爲書自誓永不負
恩。對
天焚之而去。
辛巳定功臣俸職。
分總兵官爲三等副將參將遊擊亦如之每牛
彔官俱稱備禦每牛彔下設千總四員。是月左
翼總兵官費英東卒費英東蘇完人也初率衆
來歸

太祖授爲一等大臣爲人忠直見國事有闕失[illegible]
爭之畢智竭力以輔翊啟至是疾卒
太祖欲臨其喪諸貝勒以恐有所忌諫阻。
太祖曰此與吾創業大臣同休戚者今先我喪吾安能
弗往。
親往哭之慟惻悵良久至夜半乃還
六月庚戌設納言之木于門外。
諭曰凡有下情不能上達者各以欲訴之言書而懸之

木。朕覽其辭當就其端末而按問焉。
秋八月丙寅征明懿路蒲河。懿路城在[illegible]城西南六十里[illegible]瀋陽城東北七十里蒲河城在瀋陽城西北四十里。
太祖統師征明由懿路蒲河二路進其居民皆棄城奔
竄遂收兵駐營偵卒以明兵越我偵探地馳告。
太祖方坐遽起曰可擊之奔回俾撤寨其門遂上馬引
兵迎擊時明總兵賀世賢李秉誠副將趙率教
鮑承先各引兵出瀋陽城駐二十里外見我兵

至俱退。

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引兵百人追擊李秉誠趙率教兵過瀋陽城東抵渾河始還又左翼一旗兵追擊賀世賢龍承先兵抵瀋陽北門斬百餘級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與大臣扈爾漢勸止之

太祖命以所俘獲按功分給軍士而還。

天命六年春二月癸丑征明奉集堡。在瀋陽城東南四十五里。

明總兵李秉誠駐兵奉集堡。

太祖率貝勒大臣統軍分八路征之秉誠出城六里安營遣兵二百來偵遇我左翼四旗兵兩路馳擊。敗之追至山上其山下明兵見我兵至即拔營遁我軍尾擊之明兵敗走兩路爭入城我軍追抵壕塹城上發石礮我參將吉巴克達及一卒中礮死。

太祖駐軍高岡離城北三里將旋師有小卒來告三人偕行遇明兵二百殺兩人我得脫走今其兵不遠。

太祖諭諸貝勒曰可率右翼兵馳擊吾率左翼兵駐此。

于是貝勒大臣等率右翼兵援勒同台古德格類

太祖第子岳託碩託俱大貝勒代善子。擊敗明二百兵追至李秉誠屯兵處其衆二千皆潰遁。

四貝勒別引精銳護軍至黃山。在瀋陽城東南三十里。明副將朱萬良駐營其地見我軍勢盛不敢抗亦拔營遁。

四貝勒追至武靖營而還與分路敗敵諸將士同歸大營。

太祖論功行賞遂班師

閏二月癸未觭薩爾滸築城夫役

先是遼界滿軍民于薩爾滸建廬舍復築城。始自五年十月至是工竣。

太祖念築城夫役艱苦令犒以牛羣臣請俟出征明國以所獲之牛分給

太祖諭曰治國之道愛民爲先猶一家之中爲主者宵旰其僕僕以力耕所獲供其上而不敢私其主積有財物亦聽其僕而無所吝如此則上下相親

天心悅人情和無往不善矣夫築城所用木石皆出于築城之地鑿石于山採木于林長途轉運亦已疲矣況又版築興作其勞益甚今欲犒之爾等各惜所費乃爲此言不知征明原以伸大義若以築城犒夫之故而掠取其牛非不可也

諭甫畢適有侍衛博爾晉後至

太祖問曰汝從何來喘息如是博爾晉對曰自築城所來

太祖曰爾輕身步行尚且疲憊彼輓運與築之人寧不勞乎遂許夫役

賜牛並以食鹽給之

三月乙卯取明瀋陽

集貝勒大臣定議征明瀋陽令軍士備柵攻具乘舟順運河而下壬子

太祖親統師水陸並進癸丑軍夜行有青白二氣自西而東繞月暈之北至南而止明偵卒知我師夜至舉礮舉烽火馳告瀋陽城明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分兵乘城禦且我軍至營于城東七里設立木城明兵于城外掘深塹列木樹塹內覆以秫秸掩土其上內復鑿壕一道沿壕以木爲柵近城復有大壕二廣五丈深二尺皆列木樹其

內又築攔馬牆間留礮眼排列鳥鎗礮具衆兵密佈衛守城上兵亦登陴堅守乙卯我軍進攻連敗敵兵繞城掩擊明兵七萬人皆潰陣斬總兵賀世賢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展同知陳柏等遂樹雲梯拔瀋陽城忽偵知渾河南有敵兵至

太祖率兵迎之明總兵陳策統四川步兵二萬自黃山來援渡渾河距城七里分立二營皆執丈五竹

衲長槍大刀利刃鎧甲之外冐以棉被得破

太祖令右翼四旗兵取楯車徐進擊之紅甲護軍

奮勇先進鏖戰不退。

太祖令後軍往助衝突而入明兵大敗追擊至渾河盡

溺水死陣斬陳策及參將張名世而我國參將

布哈遊擊朗格錫爾泰以先驅力戰沒于陣我

軍既殲二營之眾復見渾河南有步兵萬餘布

置戰車鎗礮掘壕結營用秫稭為障以泥塗之

我兵將往戰有奉集堡總兵李秉誠武靖營總

兵朱萬良姜弼領騎兵三萬營于白塔鋪遣兵

一千為前探我國雅遜率護軍二百往偵見之

不戰而退明兵遂躡其後

太祖聞之大怒

親統兵往擊。

四貝勒迎前勸

勿引而回請行

太祖許焉。

四貝勒領護軍疾馳迎戰明兵之追雅遜者潰奔掩擊

至白塔鋪。又見三總兵統眾布陣。

四貝勒不待後軍至即率百騎進擊李秉誠朱萬良姜

弼皆敗遁方追擊時。大貝勒代善台吉岳託亦

至同追四十里。斬首三千餘級日將夕

太祖復擊渾河以南步兵布楯車衝入破其營斬副將

董仲貴參將張大斗悉殲其眾乃收兵

太祖與諸貝勒率護軍營瀋陽東門外令諸將引眾兵

屯于城內翼日論功行賞籍所俘獲分給將士

先令齊還褫雅遜職

諭責之曰四貝勒為我國所倚賴如身之有目因汝敗

而殺入眾軍中萬一有失雖寸磔汝不足贖汝何故

率我常勝之兵望風奔潰挫其銳氣耶。

癸亥。取明遼陽。

收瀋陽後五日。

諭貝勒大臣曰瀋陽已拔敵兵大敗。即宜乘勢率衆
長驅。以取遼陽庚申進師至虎皮驛。明兵棄城遁遼
陽城守官聞我兵至決太子河水于壕閉西閘。
沿陴盡列鎗礮火器兵環四面守禦甚嚴。辛酉
日午我兵至遼陽城東南渡河來覓偵卒馳告
城西北有兵至。
太祖統左翼兵先往。明總兵李懷信侯世祿柴國柱姜
弼童仲揆等率兵五萬出城五里結陣。

太祖命左翼四旗兵往擊。
四貝勒自請進戰。
太祖止之曰我已令左翼兵往擊。汝勿前進可率右翼
兵駐城旁觀之。
四貝勒力請同令後至兩紅旗兵留城旁睨視可也言
畢遂領護軍前進。
太祖命第十二子阿濟格勒止之。
四貝勒堅行

太祖遣兩黃旗護軍往助
四貝勒引軍衝明營之左。明兵發礮接戰。
四貝勒擊敗之左翼兵亦至兩軍夾攻明兵大亂奔潰。
四貝勒乘勝追擊六十里至鞍山乃還當接戰時有明
兵從遼陽西關出。即入靖門適城旁兩紅旗兵見而
擊之。明兵爭入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相枕藉。
會暮乃收軍離城南七里駐營。壬戌
太祖諭諸貝勒大臣曰觀遼城之水西有閘口可令左

翼兵掘之東有水口以右翼兵塞之。
親率兵布楯車于城邊以衛衆軍令負土運石壅遼水
口明步騎三萬出營城東門外列鎗礮三層連
發不已左翼諸將使人馳告曰閘口難塞不若
奪橋易。
太祖曰橋可令試奪之若得橋可速報進攻此門會
塞遼水口軍右翼四旗兵擁楯車遂布列橋
東進擊東門外兵明兵連發鎗礮我軍遂出楯

東外渡壕大呼而進。兩軍鏖戰不退。有紅甲僉
軍二百人。兩白旗兵千人俱進。擊明騎兵遂敗。
各貝勒部下白甲護軍皆大呼奮射而入。夾攻
之。其步兵亦敗。望城而奔。我軍乘勢縱擊至東
門外。明兵死者壕塹皆滿。木城亦燬。左翼兵奪
武靖門橋。分擊守壕之兵。明兵隱于壕內。以礮
發矢。聯絡不絕。城上亦放火箭擲火礶。我兵奮
勇衝突。樹梯登城。遂奪城西面。驅斬其衆。據其

兩隅。城中官民士卒俱驚擾大亂。右翼兵攻城
北面。下馬步行于兩壕之間。運土塡壕。向戰。
日將落。左翼諸將使人馳告我兵已登城。
太祖遂撤攻城兵。以益登城之衆。是夜城內明兵列炬
拒戰。遼且有道員牛維曜、高出、胡嘉棟、
戶部郎中傅國及軍民等縋城而遁。次日。明兵
拒戰。復大敗。我右翼兵亦登城。八旗同集一處。
沿城追殺。明經畧袁應泰在城東北鎮遠樓督

戰。見城破。遂舉火焚樓而死。分守道何廷魁率
妻子投井死。監軍道崔儒秀自縊。總兵朱萬良、
副將梁仲善、參將王豸、房承勳、遊擊李尚義、張
繩武、都司徐國全、王宗盛、守備李廷幹等俱戰
沒。生擒御史張銓。其餘官民皆薙髮歸順。闔城
結彩焚香。以黃紙書萬歲牌。備乘輿迎
上。日正午大張鼓吹導引入城。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是日。

既至遼陽城。衆勸張銓降。銓曰。
上將以高爵與汝。盍往見。銓曰。我受朝廷深恩厚祿。若
降順苟活。是遺臭後世也。汝國雖欲生我。在我
惟知一死而已。堅不肯往。衆以其言奏
太祖曰。彼若知天命來歸。官優禮厚遇之。今戰而被擒。
生又非其所願。以願死之人而我養之。豈肯爲我用
耶。宜遂其志
衆貝勒惜銓。尚欲生之。反覆開導。不從。聽其就縊而葬

之遼陽既下河東之三河堡東勝堡長靜堡長寧堡長定堡長安堡長勝堡長永堡靜遠堡鎮西堡平定堡定遠堡慶雲堡永寧堡清陽堡鎮北堡威遠堡靜安堡靉陽堡新安堡湯站堡鎮東堡奉集堡穆家堡險山堡鹻場堡紅嘴堡歸服堡孤山堡虎皮驛鞍山驛石河驛長勇營威寧營武靖營上榆林十方寺丁字泊宋家泊甜水站殷家莊灑馬吉永寧監五十寨古城草河新甸寬甸大甸永甸長甸鎮江鳳凰蒲河懿路范河中固熊岳析固岫巖望海堝黃骨島青苔峪海州耀州蓋州復州金州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薙髮降先是瀋陽已拔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卓哩克圖達爾漢巴圖魯巴哈達爾漢錫爾呼納克等所屬二千餘騎乘我進兵取遼陽欲掠瀋陽財粟于辛酉日至瀋陽我隨征蒙古兵在城駐守聞之出擊獲其牛馬無算生擒三十

人至是來獻。

命斬一十四人縱六人令持書歸責其侵擾之罪復頒示朝鮮國王李琿書曰今遼東官民已薙髮歸順降官俱服原職爾仍欲助明則已不然凡屬遼民之避兵渡鎮江而竄者可盡反之若納我已附遼民匿而不還惟明是助異日勿我怨也丙寅釋遼陽繫獄官民其奪職閒住之官悉還職設遊擊八員都司二員以理其事論克城先登力戰諸將士功行賞罪又以遼東既定發帑銀布帛大賚總兵以下各官及眾士卒有差辛未

命第十子德格類姪齋桑古貝勒舒爾哈齊第四子偕八旗大臣率兵一千安撫人民併閱三岔河橋至海州城中官吏及殷富之家張鼓樂舁輿來迎德格類齋桑古攬轡傳令禁軍士奪民財物俱屯宿城上勿入民家次日所遣閱視三岔河之人來告橋已折斷亦無舟楫遂安撫人民而還

夏四月丙子。遷都遼陽。
遼陽既定。
太祖召諭貝勒大臣曰。
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都城
耶。貝勒大臣等俱以還都城對。
太祖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若我兵一還。則遼陽必
復爲敵兵據守。凡城堡居民。悉逃竄山谷。不復爲我
有矣。棄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

也。且此乃明國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地。
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貝勒大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移
遼陽官民居于北城關廂。其南大城爲
上與貝勒大臣及將士所居。四月丙子。遷都之。
頒諭各城堡。安撫百姓。
五月壬寅朔。令處分臣工。以功抵罪。
諭曰。凡遇應死應笞應罰之罪。必追論其功。如係勤勞
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笞者戒飭而釋

之。功罪宜令相準。亦有功雖多而小。功雖少而大者。
更不可不辨。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間獲罪。乃革其
官。或他事獲罪。勿議革。俾自贖。其不由武功授職者。
有罪則視其輕重。或議降。或議革焉。六月。左翼總兵
官額亦都卒。額亦都每遇攻城略地。奮勇爭先。
多立功績。初
賜號巴圖魯。後擢爲一等大臣。與費英東等並輔國政。
至是卒。

太祖親臨其喪。慟哭者三。乃還。
秋七月壬寅。大宴羣臣。
太祖以克取遼東
御殿宴總兵以下。備禦以上各官。左右列坐。
親酌金巵。侑之。各
賜衣一襲。
諭曰。明之萬曆帝。士庶民衆不知自足。反欲侵奪我國
之地。故致喪其疆土。而又失其[illegible]

人之默相而佑我也。然猶仰承
天眷得至于斯者，亦賴爾諸臣之力，而一匹衣豈能
足以酬功哉。但念爾等攻戰之勞，以此表朕心之喜
悅而已。

己未，還鎮江沿海居民及金州民。
鎮江城中軍陳良策潛通于明將毛文龍，令別堡之民詐稱兵至，大呼噪，致中營援，良策乘亂執城守遊擊佟養正，殺其子豐年并從者共六十人，叛投文龍。其湯站、險山二堡民亦執守堡官陳九階、李世科，叛投文龍。

太祖命二貝勒阿敏同
四貝勒率總兵副將等官及兵三千，還鎮江沿海居民于內地。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兵二千，還金州民于復州。

八月甲申，釋喀爾喀部齋賽還。
先是，陣擒齋賽及其二子色特希爾、克什克圖。
太祖諭諸貝勒曰：齋賽與其二子俱留我國，恐彼所有人民畜產盡為族中昆弟侵奪，可令其二子更番往來，一人在彼保守人民畜產，一人在此侍父。若齋賽歸期，俟喀爾喀眾貝勒同征明，得廣寧之後，再酌之可也。
賜克什克圖貂裘、貂鑲朝衣、冠帶、靴袍、鞍馬，遣還。（事在四年十一月）尋復
賜色特希勒蟒衣、冠帶、靴袍、鞍馬，遣還。（事在五年正月）至是，喀爾喀部以牲畜一萬贖齋賽，送其二子一女為質。

太祖刑白馬祭
天，令齋賽誓，
賜齋賽錦衣、猞猁猻裘、冠帶、弓矢、鞍馬、甲冑，副
命諸貝勒十里外設宴送之，以所質女與大貝勒代
善為妃。

冬十一月乙卯，擊走明將毛文龍于朝鮮境。

時毛文龍屯兵朝鮮境。
太祖命二貝勒阿敏統兵五千勦之阿敏渡鴨江乘夜
入朝鮮境斬遊擊劉姓及兵一千五百文龍僅
以身免。是月蒙古喀爾喀部台吉古爾布什莽
古勒率衆六百戸并驅畜産來歸。
太祖御殿兩台吉朝見大宴之各
賜貂裘三猞猁猻裘二虎裘二貉裘二狐裘一貂鑲朝
衣五鑲邊貂裘二鑲邊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緞

六緞三十六布五百金十兩銀五百兩雕鞍一
沙魚皮鞍七鈒金鞓鞬一有弓矢鞓鞬八甲冑
十僮僕牛馬房舍田畝及一切器具畢備。
太祖以女妻古爾布什。
賜號青卓哩克圖給以滿洲牛彔一蒙古牛彔一授爲
總兵又以族弟濟伯哩女妻莽古勒亦授總兵。
天命七年春正月甲寅取明廣寧。
太祖留族弟鐸弼和碩圖善城貝勒[illegible]長阿爾哈圖門禮敦之子。貝和齊武功郡王

禮敦之子。及額駙蘇巴海哈達萬汗孫
太祖以族弟濟伯哩之妹妻之。統兵守遼陽。
親率貝勒大臣統師征明。乙卯次遼河之東昌堡丙辰
寅刻大兵起營辰刻渡遼河明防河兵見我軍
勢不可當遂遁走我軍前隊精銳追擊二十里
外至西平堡方止申刻大軍繼至圍之丁巳招
其城守副將羅一貴降不從辰刻布梯楯攻其
城四面兵皆潰午刻克之一貴及兵萬人皆殲

焉尚未收軍偵者馳告廣寧城兵至我軍迎擊。
未及成列明總兵劉渠祁秉忠李秉誠副將劉
徵鮑承先參將黑雲鶴麻承宗祖大壽遊擊羅
萬言李茂春張明先等引兵三萬乘機急戰我
兵不暇布陣即飛騎突入奮射衝擊明兵力不
能支我軍乘勝追擊五十里斬殺無算至平洋
橋堡劉渠祁秉忠及劉徵黑雲鶴李茂春張明
先戰死全軍盡沒惟李秉誠鮑承先祖大壽羅

萬言遁去。會暮還軍。
駐蹕西平堡。明敗兵入廣寧城。明巡撫王化貞知西平
堡已失。援兵盡殪。遂與監軍道高出、通判萬有
孚等棄城入山海關。巡道高邦佐奔至杏山驛。
自縊死。其廣寧守門遊擊孫得功、守備黃進、千
總郎紹貞、陸國志等遣七人來乞降。
賜以銀及信牌遣還。及午。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遣中軍
王志高乞降。亦

賜以銀及信牌遣還。是日諭諸將士功。以所俘獲分別
賞賚。餘者給散衆軍。己未。大兵起行赴廣寧。有
我國人石天柱者。前投明為千總。至是偕秀才
郭肇基出迎曰。守城官吏皆遁。吾等已守禁城
門矣。
太祖賜以所乘鞍馬及令旗。又正安堡千總來降。
賜以信牌。並遣還。庚申。大軍行至廣寧城東一里許
之望昌岡。城中比戶焚香。紳士庶民備乘輿。設

鼓樂。執旗幟。焚香俯伏迎謁。未刻入城。
駐蹕巡撫公廨。明遊擊羅萬言前逃入山。至是來降。其
平洋橋守堡閻雲龍、西興堡備禦朱世勳、錦州
都司陳守智、鐵場守堡俞鴻漸、大凌河遊擊何
世延、錦安守堡鄭登、右屯衛備禦黃宗魯、閭山
守堡雀進忠、鎮寧守堡李詩、鎮遠守堡徐鎮靜、
鎮安守堡鄭維翰、鎮邊堡參將劉世勳、守堡臧
國祚、鎮遠守堡周元勳、大清堡遊擊閻印、大康

守堡王國泰、鎮武都司金礪、劉式章、李維龍、王
有功。及壯鎮堡、閭陽驛、十三山站、小凌河、松山、
杏山、牽馬嶺、戚家堡、正安、錦昌、中安、大靜、大寧、
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勝、大鎮、大福、大興、盤山
驛四十餘城之官各率所屬兵民來降。
太祖駐軍十日。從廣寧城移營向山海關。明經略熊廷
弼、巡撫王化貞等盡焚沿途村堡。驅令西走。大
軍至中左所。即今寧遠城西南乃還。仍

駐蹕廣寧城。大貝勒代善與
四貝勒奉
命率兵往義州。移其戶口。至則閉城以拒。招諭不從。遂
攻克之。斬其駐守兵三千
二月壬午。宴勞歸附蒙古部長
蒙古烏嚕特部貝勒明安。諤勒哲依圖。索諾木
吹爾扎勒。達賚。密賽。拜音岱。噶爾瑪。昂坤。多爾
濟。固嚕。綽納爾齊。奇卜塔爾。布延岱。伊璘齊。特淼

同喀爾喀部貝勒錫爾呼納克及台吉等。率所
屬三千餘戶。並驅其畜產來附
太祖宴勞之廣寧城。
賜以貂虎狐貉猞猁猻等裘、蟒衣、粧緞、布帛、金銀、用器、
僮僕、牛馬、糧糗、器具等物。各授職有差。
諭之曰。我國風俗。守忠信奉法度。無盜賊詐偽兇頑
暴亂。拾遺于道。必還其主。人情敦厚如此。是以獲膺
天眷。爾蒙古未嘗不持念珠頌佛號。而欺詐橫逆之風
不息。
天弗汝佑。俾爾諸貝勒自亂其心。殃及國人。今爾等既
歸順于我。賢者固予優禮。無能者亦皆撫育。自後勿
萌不善之念。若怙惡不悛。即以我國法度治之。癸未
駕還遼陽。留諸貝勒統兵守廣寧城。以河西歸降各城
堡官民。移之河東。時有西平堡逃去副將鮑承
先亦來降。
三月己亥。訓諸貝勒同心輔政。

諭曰。治國者不可恃才自恣。獲罪于
天。且一人之識見。不及衆人之智慮。今命爾八人分主
八旗。為和碩貝勒。同心謀國。或一人心有所得。言之
有益于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
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若既為貝勒。所行不善。爾當
言、不心悅誠服。而有難色、或己既無能。又不能贊成
人善。而緘默坐視。皆不可為貝勒。當選子弟中賢者
易之。彼即不樂從。亦不容逆衆議也。貝勒或有事他

過必告于衆不可私往凡事毋一二人私議必集衆共商應入奏者亦偕衆入奏相與舉賢良退讒佞以治國政朕所厚期焉是月

諭貝勒大臣曰我國家承

天眷佑遂有遼東之地然遼陽城年久傾圮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俱未帖服若釋此而征明國恐貽內顧必更築堅城分兵守禦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也貝勒大臣等皆言興築未免勞民

太祖曰今既征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朕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為勞何由成遠大之業其令新降之民築城至于房屋各自建之可也貝勒大臣等皆曰善遂築城于遼陽城東太子河邊營建宮室遷居之名曰

東京 距遼陽城八里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方建州長驅開鐵以吾敗軍餘氣不可復鼓故稍折箠笞下及既併北關竟徘徊歲餘不越遼瀋尺步何哉以吾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耳惟當竭吾全力操縱于飢飽勞逸間之以漸無奈以守者無成畫也戰而失以不能守為戰以守而僥倖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為守罪于是一戰而失瀋陽再戰而失遼陽又有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者如廣寧是已又云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建州給之銀貲貂卒成還家值滿十五六金建州錢積如山無所用之還家者各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或致腰背盡折故城破之日繫之而歸不必以兵威也道周此論乃指天啓初言路紛呶當我

朝不急取遼左時反罪守者致戰守之無成畫且不撫謂人民聽其離卻就役地未失而人心已有攸歸其說與明史相合特存之

實錄。亦信而有徵。明史熊廷弼傳。初為經畧。開鐵雖失。
遼瀋如故。天啟帝立。御史馮三元等交章詆
廷弼。遂罷之。故道隔河作保無失。久以不能
戰為守罪。即廷弼自疏請勘所云收拾甫
定。闕然責戰。朝堂議論全不知兵者。
實錄天命五年八月我兵征明懿路蒲河。明瀋陽兵出
城二十里外。見我軍至即退。非斷前此赴援
撫順援報。時廷弼尚未罷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聞瀋陽兵出城。傳
諭令擊之。奔回。未嘗攻開其城。及左翼一旗。既抵瀋陽
北門。
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大臣扈爾漢勸止。所以勸
止之故。不可得而聞。要必役之戰不足而守
有餘。為我
廟廷所燭照。然觀廷弼請物限發兵疏云。抒初到時。猶
得假大虛聲。多方搖惑。以冀敵執不如示今
日久情見。一一皆被間諜報知。又敵兩入開
鐵。收割運糧。誘賺我兵。竟不敢出。蓋窺我無
能為。而前用之法窮矣。據此則所謂守者。亦
即其疏中所稱紙上虛談耳。迨明年三月。征
奉集堡。亦弗攻取之。旋師踰月。一舉而潰明
兵七萬。定瀋陽。旬日間復破明兵八萬。定遼
陽。及河東城堡七十餘。明乃復起熊廷弼為
經畧。其巡撫王化貞欲聯結察哈爾喀喇沁

諸部。以逞志于我。我是以乘其戰守茫無成
畫。七年正月。迅振
神鉦。克西平堡。與平洋橋堡。而廣寧降。道周所謂不須
一戰而拱手以送。豈非
聖哲洞徽。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正與偏聽全不知兵者
相反也耶。至給銀貿貂。令盡力負錢云云。
實錄雖未詳。猶功均食治委積待羈旅之制。而自天命
四年二月役萬五千人築界藩城。六月乃竣

工。五年十月遷界凡軍民于薩爾滸建城。令
築城。六年閏二月。司夫役給牛及食物。
諭群臣版築甚勞毋吝惜財物是時所役之民非土著
者自必不少既飭各惜財物且給之仍聽還
家有餘財以仰事俯育。王道之順乎人情也。
洪慈恆保。慮及地與敵相隣。爲敵擾害。如天命三年嘉
穆瑚地秋禾成。明總兵李如柏遣兵乘夜掩
至刈穫之。所殺七十人而去。其邊將卒皆欺

詐橫行至毛文龍尤甚。是以六年七月遷鎮
江民于內地。遷金州民于復州。七年正月既
下廣寧。遷河西四十餘城堡之民于河東。道
闕所謂驅之而歸。因俾出湯火而登衽席。擇
地以安之焉。又
諭貝勒等。遼大是開。令新降之民築城。于是築城遼陽
東太子河邊。蓋因降民不皆有聚耕恆產。故
以工作裕其資生。因救之中。界藩薩爾滸遼
陽興築城三大役。無非敦
恩澤以卑民。喀爾喀部烏魯特部諸貝勒台吉亦各率
所屬歸依樂土
聖德之過化存神。有不期然而然者。觀于遼陽甫下。闔
城結綵焚香。百姓夾道俯伏皆呼
萬歲。實由
仁心仁政之感孚者深。宜黃道周之以明臣而論述亦云
不必以兵威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七

皇清開國方畧卷八

太祖高皇帝（天命八年癸亥。九年甲子。十年乙丑。十一年丙寅。）

天命八年春正月戊戌。勅大臣持公理事。

集八旗大臣。

諭之曰。朕于八和碩貝勒設大臣八人輔之。以觀察其心。誰則遇事不分人己。視為一體。誰則護己之非不自引咎而形于辭色。八大臣當共持公論。知其非。即直言責之。如不受。即以聞于朕。凡國事何以成。何以敗。宜深為籌畫。人之才堪任事者。即察用之。才不勝任者。即黜罷之。行軍之事。何以得。何以失。謀之詳審。戰須何器。攻須何具。悉豫行修治。自總兵以下各官。孰有功。孰有罪。核實論奏。俾眾知所勸懲。朕惟期所生之子孫。所用之臣僚。經理國事。各得其宜。則此心豁然而愉快矣。是月。喀爾喀部台吉拉巴什希布索諾木達賴塔布囊莽果鄂博和各率所屬。及他處蒙古凡五百戶來歸。授官職有差。

賜貂裘猞猁猻裘金銀布帛田畝房舍僮僕牛馬及器用等物。先是扎嚕特部貝勒巴克為我國陣擒。（見四年七月。）其子鄂齊爾桑來質。乃釋巴克歸。（事在七年正月。）至是巴克來朝。

太祖嘉其誠。遂釋鄂齊爾桑。與之俱還。

夏五月乙未。勞征克扎嚕特軍。

先是我國使臣祜類。自扎嚕特部台吉達雅處齎回馬牛羊。並所乘之馬及衣服器械諸物。為扎嚕特部貝勒昂安忠嫩珠徹特扣肯等以兵要于路。盡刼之去。祜類還奏曰。喀爾喀眾貝勒俱負盟矣。惟洪巴圖魯貝勒杜稜謂臣曰。我子孫俱有二心。我雖訓之。不能制。然我身必不負盟也。未幾。昂安復以兵要我國使臣錫喇納碩囉鼐二人于路。奪其所齎馬牛。其往扎嚕特部貝勒色本處使臣伊沙穆之馬牛羊。亦為所奪。（事並在五年。）于是

太祖命台吉阿巴泰德格類齋桑古岳託統兵三千往
征之。四月庚辰乘夜疾行。翼日。過都埒地。渡遼河。
前鋒總兵達音布率精銳五十人先至額爾格
勒地。知為昂安所屬。遂踰地而前。馳百餘里。乃
與參將雅希禪侍衛博爾晉進攻昂安所居。昂
安攜妻子及二十餘人引牛車將遁。雅希禪博
爾晉率二十餘騎下馬。達音布率十餘騎勒馬
立昂安避下馬之兵。直衝達音布。達音布拒戰。

方彎弓發矢。昂安部下一人乘發矢時。以小槍
迎刺達音布中其口。遂墮馬而死。雅希禪博爾
晉督兵衝擊。斬昂安及其子與從者。盡獲其妻
孥人戶畜產。又執貝勒忠嫩子桑圖之妻子而
還。五月乙未。
駕出城勞凱旋軍。行四十里。遇于古城堡南。樹旗八。
鳴角拜
天畢。
御帳殿出征台吉大臣朝見設宴饗之。翼日。以俘獲人
口牲畜先
賜出征將士。其餘分給在國諸臣有差。是日雨。
太祖諭曰。蒙古之人猶此雲然。雲合則致雨。蒙古部落
合則成兵。其散猶雲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時。我當躡
而取之耳。時桑圖因妻子軍民俱被擒。上書稱
太祖為普天共主之
英明皇帝。言臣自來無罪。故父在日罪誠有之。今大兵
下臨。僅孤身得脫。妻子俱被俘獲。乞

陛下鑒察垂憐。
太祖遣使告以妻子俱無恙。桑圖遂來朝。
命還其妻子。與之俱歸。
六月甲戌。撫慰新附蒙古諸部長。
先是
太祖御八角殿。集八主郡主等。
訓之曰。朕仰體

天
心。對爲懸殺。雖貝勒大臣有罪亦執法以治之。爾等
婦女苟犯在法。詎可廢法徇縱朕躬乎。當知之人
以汝等妻之。豈令受制汝等。汝等當撫諭柔順。苟陵
侮其夫。恣意驕縱。惡莫大焉。法不容貸。譬如萬物皆
依日光以遂其生。汝等亦依朕之光以安其生可也。

又

諭諸貝勒曰。喀爾喀部貝勒。原各主部落。不受他國約
束。今之來歸。見六年十一月七年八月八年正月 棄而更國其主。逃而
走因其逃也。烏嚕特部貝勒因蒙古國主殘暴。棄我
而來歸也。見七年正月 此等歸附貝勒。當與我國貝勒一
體視之。即有罪勿論死。與遣故土可也。至是
諭歸附蒙古諸部貝勒曰。爾等居我國中。或家果結婚姻、
有娶我諸女者。勿以諸女爲畏。朕因爾等遠來歸附、
憐恤爾等。俾各遂室家之樂。豈令受制于婦女乎。朕
嘗聞察哈爾汗以女妻侍從人臣。每陵侮其人。肆言
服役之人。若諸女中有如彼者。爾等勿復隱忍。必告

于朕。罪至死則殺之。罪不至死則廢之。更只任安生
爲奏聞而不加懲治。咎在于朕。不奏聞則咎在爾等
凡有艱苦之情。毋隱諱。各以直告。

丁亥。勅群臣勤職

集貝勒大臣及百官
諭曰。凡有官者。不可自曠乃職。玩忽宴安。今我國中漢
人蒙古雜處。其或逃或叛。爲盜賊爲奸宄者。宜嚴察
之。爾等果能殫心竭力。各勤職業。復嚴察所屬徒人
不敢爲惡。國治矣。朕心安矣。乃見任用爾等之有益、
否則匪類乘間迭起。國由此亂。朕亦豈能使爾等長
享祿養耶、

天命九年春正月辛酉。巴約特部衆來歸、

初巴約特部台吉恩格德爾先蒙古諸部長來
朝。見乙巳年。
太祖以弟貝勒舒爾哈齊女妻之。事在天命二年。至是偕郡主
來朝。請移部衆留居

東京

太祖嘉其誠與之盟。

賜以制誥惟叛逆不赦其他過犯俱免罪。

命貝勒等統兵移其部下人戶來歸。

駕出城設宴皇義站。在瀋陽城西南東京城北門金朝之皇義陵

賜恩格德爾及其弟莽果勒岱雕鞍良馬貂裘各一。恩格德爾子囊努克們都達哈莽果勒岱子滿珠

什哩猞猁猻裘各一。既入城。

賜田宅金銀貂皮猞猁猻皮緞疋器用及耕作之具。又以平定堡人民給之。平定堡在遼河東見六年三月

二月庚子。遣使與科爾沁部長會盟。

初我國與科爾沁通使往來者數年。至是

太祖使人往約與堅和好。其部長奧巴遣使齎書來報。稱

太祖如青天之上太陽當空衆光盡斂威震列國臣民懾服普天共主之

聖明皇帝言嫩江水濱科爾沁貝勒等俱欽服

帝命欲修好如約但恐察哈爾及喀爾喀知之興兵侵擾。望

陛下詳及

太祖遣巴克什庫爾禪希福往會盟。刑白馬烏牛。置酒及骨血土各一器。焚香誓曰滿洲科爾沁二國。憤察哈爾侮慢。故締結盟好。聯告

天地。今後若爲察哈爾所誘致私與之和。

天地降以災殃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墜厥命。既盟之後始終不渝則

天地佑之。永其年子孫昌熾。誓畢。庫爾禪希福偕科爾沁使者來。我貝勒等亦刑牛馬祭

天地。對使者如前誓詞焚之。

夏四月甲申朔奉移

列祖陵寢于遼陽

時于
東京城東北之楊魯山營建
陵寢。
命族弟鐸弼旺善貝和齊往呼蘭哈達之赫圖阿拉以
太牢祭告
祖陵奉移
梓宮。
太祖率諸貝勒大臣出城迎二十里外至皇華亭。設

伏道左俟。
靈輿過乃起奉安
山陵。
太祖跪奠以酒告曰我征明復
祖。
父讐已得遼陽瀋寧祇移
寢園安于所得之地惟我
祖。我

父仰達
天地永垂佑焉。
五月甲寅朔擊敗明兵于輝發地。
明將毛文龍令遊擊三員引兵侵我國所屬之
輝發地沿鴨綠江越長白山而至我守將蘇爾
棟安擊敗之追逐三日盡殲其衆。
秋八月壬辰勦殪明兵于鎭江島中。
時毛文龍遣兵渡朝鮮義州城西鴨綠江入島
中屯田。

太祖命大臣楞額哩武善引兵一千襲之途中獲哨諜。
訊知明兵晝則渡江入島收穫夜則收兵復渡
江宿義州江岸。楞額哩乘夜進兵潛伏山僻處。
平旦度明兵已渡江。率兵疾馳明偵者未及聲
礮舉烽燧楞額哩已渡鎭江支流。突至其島明
將士大驚悉棄戈奔潰楞額哩等于陸地追逐
斬五百餘級餘皆爭舟墮水溺死乃盡焚其島

中積眾而還。是月總兵官額駙何和哩卒。初何和哩與我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扈爾漢佐
太祖成帝業。稱五大臣。自天命五年後相繼卒。五年費英東六年額亦都七年安費揚古八年扈爾漢。
太祖聞何和哩卒。哭之慟。
諭侍臣曰。朕所與並肩友好諸大臣。何不遺一人以送朕之終耶。

天命十年春正月癸亥。克明旅順口城。

時明兵萬人航海至旅順口築城駐守。

太祖命三貝勒莽古爾泰統兵六千。攻旅順口城。克之盡殲明兵。毀其城乃還。是月朝鮮國韓潤韓義其父韓明璉為朝鮮將所殺。同明璉姪韓義道走來降。
太祖以潤為遊擊。義為備禦。給以妻室田宅衣服器用。

三月辛未。遷都瀋陽。

集貝勒大臣議遷都。皆奏曰。遼陽新築城東京宮室既建。而民之廬舍尚未完繕。今復遷移又興大役。恐煩勞我國。
太祖諭曰。瀋陽形勝之地。西征明。由都爾弼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可由清河路以進。且于渾河蘇克素護河之上流伐木順流下。以之治宮室。供炊爨。不可勝用也。時而出獵。山近多獸。河中水族亦可捕取。朕籌之熟矣。汝等寧不計及耶。庚午。

鑾自東京啟行。夜駐虎皮驛。辛未。至瀋陽。是日。征東海瓦爾喀部之喀爾達富喀納塔裕等攜降附之眾三百三十人以歸。

夏四月庚寅。勞征克瓦爾喀軍。

初
太祖命族弟旺善大臣達珠瑚傲爾格統兵一千五百人征東海瓦爾喀部。俘獲甚眾。四月己卯

爲出城迎之。翼日至必音地行徹。凡四日會于穆瑚覺羅地。刲牛八。祭纛。[illegible]善逆珠瑚徹爾格率軍士斬謁

太祖問曰爾等所向俱利。爲旺善對曰仗

皇上洪福所至皆利因叩首

太祖與三臣行抱見禮。以獵獲獸百餘及所攜酒一百罌賚從征士卒及降附戶口還至瀋陽城北間復以牛羊四十酒四百罌分列四百筵大宴勞

之既入城又

賜從征士卒銀各五兩

庚子勅諸貝勒善視卑幼

是日設大宴諸貝勒歡集

太祖訓之曰語云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之有也吾世世子孫當孝于親悌于長其在禮法之地勿失恭敬之儀至于燕閒之時長者宜和洽其子弟卑幼宜然相接翁如歡聚昔我滿洲原與漢人蒙古國風俗外今共處一城。如同室然。惟和洽乃各得所其毋逆卑幼過嚴使無暇豫時。則長愛其少以誠意出之。少敬其長以誠意將之。庶非虛假矣

六月癸卯。擊敗明兵于耀州。

明將毛文龍遣兵三百。夜入耀州城南之蕎麥衙。薄官屯寨。將踰牆。我兵未及堵禦。有青嘉努納岱道圖三人之妻。倚車轅于牆以爲梯。青嘉努妻持利刃。率二婦登梯奮擊。三百人皆驚

墜牆走。守耀州城總兵官揚古利率兵追及盡殲之。

太祖召三婦。獎賚金帛牛馬。

賜青嘉努納岱二人妻備禦職。道圖妻千總職。尋

命備禦屯布祿（章嘉城貝勒寶實長子康嘉之子）阿爾岱茂海光實等。率兵屯耀州。修葺其城。工未竣。明寧遠城山海關兩路兵。自天妃宮渡遼河。夜半來攻城。守諸將擊敗之。追至河干。明兵人馬溺死者甚衆。獲

馬七百。甲胄器械無算。屯布祿等還奏捷。
上出城十里迎勞。刲牛八祭纛。以所獲馬分賚破敵諸
將有差。各
賜銀牌一。餘馬給散衆軍。
秋八月丁丑朔。勞征克卦勒察軍。
初
太祖遣大臣雅護喀穆達尼率兵征東海卦勒察部。俘
獲二千人。至是凱旋。

駕出城宴勞之。
乙酉。擊敗明兵于海州。
海州所屬甘泉舖之南。有張屯寨漢人謀叛。潛
通明將毛文龍。文龍遣兵二百。乘夜侵寨。寨中
守兵與戰。斬四人。敵敗走。海州守將齋隆武爾
坤聞礮聲。率兵追之。斬一百七十人。
癸巳。戒臣民嗜酒。
諭臣民有嗜酒者。

頒諭曰。爾等嘗聞嗜酒之人。得何物。習何藝。有所裨益
乎。愚者因之喪身。賢者因之敗德。朕屢聞之矣。酒雖
爲五穀所造。然飢而飲之。豈能飽也。若餅餌。若炊黍。
均可充飢。何不食之。而嗜飲酒耶。縱飲無節。流于汚
下。或顛仆道路。遺失衣冠。或毀敗器具。消落家業。或
墜馬傷手足。折頸項。或爲鬼魅所魘。或與人鬬爭。以
刃傷人而抵罪。無論在朝在家。每由飲酒被譴于君
上。失歡于父母兄弟。且至夫飲酒取憎于婦。婦飲酒

見惡于夫。下及僮僕。亦不能堪而去之。嗜此奚爲。昔
賢云。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蓋悅耳之
言。無補于事。悅口之酒。有害其身。可弗戒哉。
冬十月己卯。勞征克呼爾哈軍。
初
太祖遣第三子阿拜。第六子塔拜。第九子巴布泰。率兵
一千。由北路征東海呼爾哈部。侍衛博爾晉。備
禦偉齊。扎努。綏克東。諾通貴。尼堪。率兵二千。

出南路征東海呼爾哈部博爾晉等招降五百
戶先還。
駕至渾河。
御行幄出征諸將率招來頭目朝見
賜宴而還至是阿拜等俘獲一千五百人以歸。
駕復出城宴勞之
十一月乙卯。發兵援科爾沁。
初察哈爾車臣汗卒孫林丹汗立盡奪其叔祖
岱青貝勒所屬錫納明安部衆岱青率六子扎
勒布塞稜公格錫達答噶爾瑪武爾占奔附科
爾沁貝勒奧巴奧巴遣扎勒布塞稜來謁
太祖賜以蟒衣四襲金帶二甲十二刀二猞猁猻裘二
貂皮百青鼠皮千海豹皮二及銀器緞疋遣還。
未幾奧巴遣使齎書來告曰昔者刑馬牛歃血
盟誓凡被兵必互相救援 見九年二月 今但知察哈
爾林丹汗欲于次月望乘河冰未結草未枯時。

來攻我去年冬
皇帝調其擄兵即遣伊沙穆馳告我請候偵實後求助
今敵兵將至乞
命練習火器者千人助我喀爾喀衆貝勒惟洪巴圖魯
急切難來。欲與我合巴林亦可為我所恃若齋
賽巴哈達爾漢皆欲附察哈爾加兵于我彼果
連兵來宜乘虛襲其後惟仗
威靈焉。

太祖覽其書遣使者四習火器者八人齎
書報之曰各國皆
天所命以衆暴寡
天豈容之但當堅守城郭并力擊退彼若損傷兵衆其
國且危即無損傷知汝難取亦不敢再來侵汝矣。
昔阿們扎薩克圖汗 林丹汗之曾祖 曾侵輝發國輝發兵五
百獵田僅五十人與之戰不勝而退自後不復敢侵
豈非明驗耶。凡兩軍對壘如投骨之戲或俯或仰

勝負知必矣　而欲出城野戰者其人必快鬬便于
走耳恃據城守禦俟彼力攻不克而退然後乘其疲
敝而擊之追擊斯能制勝[illegible]　[illegible]
與察哈爾和好後察哈爾往數侵掠。[illegible]先與
構釁也今彼以兵脅爾必曰昔與和好然後退兵大
彼既蓄意侵害即與和好彼遂已乎愼勿爲彼所惑
爾堅守城郭我自來援兵之多寡我能籌之爾可無
憂也至是奧巴遣使五人來告林丹汗聚兵來侵其

勢已迫乙卯。
太祖親率諸貝勒大臣至開原北鎭
閱兵選精騎五千。
命三貝勒莽古爾泰
四貝勒及台吉阿巴泰阿濟格碩託濟爾哈朗（貝勒舒爾哈齊第六子）薩哈璘（大貝勒代善第三子）等統之而往進至農安
塔地林丹汗聞奧巴所居之格勒珠爾根城已
數日攻之不克聞我國援兵至倉皇夜遁遺駝

馬無算圍遂解諸貝勒乃振旅還
天命十一年春正月庚午克明覺華島。
是月乙丙。
諭諸貝勒曰觀古今載籍國雖大而氣數將終則君臣
庸暗紀綱倒置至于滅亡國雖小而運祚方興則禎
祥洊臻民物蕃盛寖以日熾今明災異叠見其君臣
不務修省終必致
天之罰矣觀國大兵强豈足恃乎（時爲明天啓六年）戊午。

太祖率諸貝勒統兵征明庚申次東昌堡辛酉渡遼河、
軍分左右翼排列曠野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
路前鋒至西平堡獲明諜者訊之知明右屯衛
兵千人大凌河兵五百錦州城兵三千此外人
民隨地散處人畜兼程而進將至右屯衛（在錦州城東南七十里）其城守參將周守廉已率軍民遁明舟
運之糧積貯海岸
太祖留將八人率步卒四萬移其糧于右屯衛大軍前

進明錦州城守遊擊蕭升中軍張賢都司呂忠
松山參將左輔中軍毛鳳翼及大凌河小凌河
杏山連山塔山七城守將。聞我軍至。皆焚其廬
舍糧儲而遁。丁巳。大軍進至寧遠越城五里。橫截
山海關大路駐營。縱所俘漢人入寧遠城
告曰。我以兵二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爾眾官若降
即封以高爵。寧遠道袁崇煥答曰。
汗何故遽爾加兵耶。錦寧二城乃

汗所棄之地。我修治之。義當死守。豈有降理。且稱來兵
二十萬虛也。料不過十三萬。我亦豈以為少耶。
太祖遂命軍中治攻具。戊辰。軍士薄城下。奮力攻擊。時
天寒土凍。鑿城已穿而不墮。崇煥與總兵滿桂
參將祖大壽嬰城固守。火器礮石齊下。力拒不
退。我軍失利。翼日再攻。仍不克。計攻城二日。傷
我遊擊二人備禦二人兵五百。
太祖不懌累日。

諭諸貝勒曰。朕自二十五歲征伐以來。戰無不勝。攻無
不克。何獨寧遠一城不能下耶。是時山海關以外明
兵所需糧草。俱由舟運積聚海中覺華島。在寧遠城南八十里。
太祖命大臣武納格率八旗蒙古更益滿洲兵八百往
征覺華島。見明防守糧儲參將姚撫民胡一寧
金冠遊擊季善吳玉張國青統兵四萬營於冰
上。鑿冰十五里為壕。衛以車楯。我軍從未鑿處

進擊。敗其兵。盡殲之。又二營列於島上。遂衝入
亦盡殲之。焚其船二千餘及糧草千餘堆。乃還。
夏五月丙午。征巴林部凱旋。
初喀爾喀眾貝勒與我國盟誓。征明則并力同
征。議和則相約同和。見四年十一月。後眾貝勒背盟私
與明和。殺我國兵。擒軍獻首於明。受其重賞。又
屢劫我國使者財貨牲畜。四月丙子。
太祖率大貝勒代善等統軍征之。丁丑出十方寺邊渡

遜河駐營。
命諸貝勒率精騎疾馳
太祖親統軍繼之己卯分兵八路並進。
四貝勒及二貝勒阿敏台吉阿濟格碩託先至巴林部
貝勒囊努克[illegible]努克引從者數人棄寨走我
諸貝勒追及之囊努克力戰且走
四貝勒突前引滿射囊努克中矢墜馬死大軍繼至取
環近屯寨收其畜產辛巳

命大貝勒二貝勒
四貝勒台吉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碩託薩哈璘率兵
萬人征錫喇穆倫。
諭以馬力乏即還。
命二貝勒莽古爾泰及八旗諸將統兵一千繼進前行
諸貝勒亦至其地以馬力乏而返二貝勒乘夜
行。與諸貝勒路相左遂至[illegible]獲[illegible]無
算。乃還與大軍會。

太祖旋師至瑚琅河駐營。五月壬寅朔刲牛八祭纛癸
卯頒所獲牲畜分
賜將士有差是日巴林部貝勒古爾布什所屬塔布囊
拉班及其弟得勒格爾率百戶來降丙午
太祖聞鞍山驛有警夜還瀋陽。
命諸貝勒率兵趨鞍山至中途聞敵已遁乃還
癸丑擊敗明兵于薩爾滸
先是明將毛文龍遣兵侵鞍山驛我守將巴布
泰率兵擊敗之斬級千餘擒遊擊李良美至是

文龍又遣兵侵薩爾滸乘夜攻城之南門城中
矢礮齊下明兵稍卻我總兵官巴篤禮從門而
下大呼直前遂擊敵潰遁復率兵追斬二百餘
人。
戊寅蒙古科爾沁來朝部長
科爾沁貝勒奧巴來朝
太祖命諸貝勒出迎進入開原中固城宴之至范河宿。

奧巴亦宰牛羊欵諸貝勒諸貝勒再設宴答之。
太祖出城迎十里許。
御帳殿奧巴率從者列帳前偕其弟和爾和代拜斯鳴
爾向前叩首奧巴復趨前再拜。行抱見禮。次及
和爾和代拜斯鳴爾各行禮。獻紫貂皮紫貂裘
及駝馬跪奏曰。我國所有之物悉爲察哈爾喀
爾喀掠去無堪進獻者。
太祖曰。彼二部落原爲貪得而來掠爾所有不待言也。

今爾無恙得與我相會足矣遂大宴之。
賜雕鞍馬匹有項帽蟒衣金帶奧巴曰今蒙
賜太重恐他日仍當取還故且喜且訝未敢深信也。
太祖曰此彼物耳何足爲意嗣後常有賚予或係隨便
持賜其物未必盡佳若見諸貝勒中衣服器具之佳
者即向索取當不爾靳也。
命同入城每日筵宴優禮之奧巴令和爾和代拜斯鳴
爾問諸貝勒曰。

皇帝曾許妻我女果爾我當以禮娶也諸貝勒以其言
奏
太祖乃以台吉圖倫(貝勒舒爾哈齊第三子。)女妻之大宴成禮越
十餘日刑白馬烏牛祭告
天地與奧巴盟曰我本願
天安命之人因明國與察哈爾及喀爾喀陵侮太甚難
于隱忍乃昭告于
天。

天遂佑之科爾沁部奧巴爲察哈爾喀爾喀連兵侵掠
天佑來與我同謀國事彼此俱受困阨之人蓋
積怨憤亦蒙
天俾相合也旣盟後子孫有渝盟者
天降災危惟克守盟好
天自來爲眷顧焉奧巴誓曰我科爾沁諸貝勒未肯搆
釁于察哈爾喀爾喀乃欲求安好而不可得自
扎薩克圖汗以來侵掠無已時我達賚台吉無

率被發後齊賽又以兵來殺我六貝勒我等因
與彼絕交彼又合兵而來欲殺掠賴
皇帝助兵我得免于難以故來此訂盟若渝盟負
恩與察哈爾喀爾喀私和
天降之譴俾罹災害不渝盟好
天亦示爲眷顧焉將盟于渾河岸對
天焚香殺牲
太祖率奧巴行三跪九叩首禮以誓書宣于衆焚之及

寅張筵宴
諭曰爲惡者
天譴之其國衰敗爲善者
天佑之其國熾昌總之主宰在
天察哈爾侵掠科爾沁離散其兄弟及屬下人貝勒奧
巴獨力拒敵賴
天佑之俾免于難來歸附我朕今賜號土謝圖汗以御
承

天眷焉爾
賜其兄圖美號岱達爾漢弟布達齊號扎薩克圖杜稜
和爾和代號青卓哩克圖各
賜鞍甲貂衣銀器雕鞍緞疋皆叩謝而退及奧巴辭歸
太祖率貝勒大臣送至蒲河之南岡
六月乙未諭諸貝勒毋習逸樂
諭曰昔我寧古塔貝勒及棟鄂完顏哈達葉赫烏拉輝
發蒙古諸國俱溺于貨財輕忠直尚貪邪兄弟之間

相爭相害以致敗亡朕有鑒于此豫定規制令爾八
家（即分主八旗之八和碩貝勒）遇應得之物毋私取悉均分之若
屬下之人有以婦女及良馬進者厚償其直凡行間
所獲亦毋藏匿必分給于衆尚公忠而輕財貨朕屢
以訓示慎勿忘之至兄弟中過有過即當直諫惟能
極力規諫弗爲含容乃可同心共事古語云貌言華
也直言實也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又曰諫于未形者
上也諫于既形者下也知而不諫非忠臣也凡事勿

謂其小而無害。由小而大。以致敗國者多矣。自古聖
君賢相。皆由困而亨。舜發畎畝。傅說版築。膠鬲魚鹽。
百里奚飯牛。蓋君相之任。大任也。天將降大任于是
人。必先苦心志。使之徧歷事物。而內不得安。勞筋骨。
餓體膚。使之備嘗艱辛。而外不得逸。由是而爲相。必
能通達國事。由是而爲君。必能洞悉民隱。
天眷我國之民困甚。誕降朕躬。俾歷艱難。推己之心以
安兆庶。朕艱苦撫集之國。恐爾諸貝勒忘其所由。習

于逸樂。致國人仰于顛危。故諄諄告誡。昔金世宗謂
太子曰。治國者當以賞示信。以罰示威。俾商賈積貨。
農夫積粟。爾諸貝勒能守是言。以承我基業。朕快始
泰然矣。遂書此訓詞。
賜諸貝勒。
秋七月己亥。勗羣臣公正察屬。
諭曰。朕承
天心。秉至公。有功者必賞。雖讐不念。有罪者必懲。雖
親罔恤。以是爲是。以非爲非。故蒙
天眷佑。遼東之地。盡畀於我。今爾諸臣。倘不以公正爲
心。忠邪莫辨。法紀廢弛。則
天賜朕躬福祚。將自爾等虧損之矣。一國之衆。八旗分
隸。每旗之下。五甲喇分隸。每甲喇之下。五牛彔分隸。
各于所屬之人。詳加曉諭。遞相稽察。有惡必懲。則盜
賊奸宄。何自而生哉。夫惟己不正。乃不能察人耳。己
既正矣。復何所畏忌。而不察衆乎。今滿漢一家。若屯

戍更番之兵。及離隊伍獨行之兵。掠取新附漢人牲
畜衣服。蠹國孰甚。不嚴懲之。管旗大臣以下各官。俱
有罪焉。且爾諸臣。皆有俸資。惟君所賜予。及所應得
者則受之。至民間財物。雖分金尺帛。必不妄取。則孰
賢孰否。可仰以是區別。何互相隱蔽。爲他人所訐發。
而自取罪戾乎。
臣等謹按。明臣袁崇煥傳載天啟四年五月
明將毛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

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所稱東偏即擲發地
也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
爲守將所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
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
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
數日又遣兵襲薩爾滸河攻城南爲守將所
卻所載先後年月與
實錄悉合蓋崇煥初受事即以文龍擁衆糜餉欲誅之

而是時廷議方以其所居東江形勢足以牽
制我
朝而文龍亦自恃其癸亥年詐取鎭江之功每有
奏報輒多殺降人難民以冒功觀熊廷弼海
州不宜輕聚之奏及貽書朝士云文龍鎭江
之捷因爲奇功乃實奇禍蓋深斥其激怒我
朝致四衞軍民誅戮殆盡因以灰東山之心寒朝
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不可謂見之不早也至

寧遠之役史稱崇煥集將士刺血誓守令閩
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我城外軍明日再攻
復被卻圍遂解比分兵覺華島崇煥方完城
力竭不能救也時我
太祖高皇帝以攻城兩日不克意不懌乃潛師至覺華
島襲擊之而數萬軍民及舟車糧草掃蕩殆
盡
六師所移轉敗爲功捷于影響於此益見

神謀淵默制勝出奇並非在廷諸臣所能窺測萬一乃
知黃道周所云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進者不
獨廣寧爲然也初議遷都瀋陽時貝勒大臣
咸謂大役頻興恐勞我國而
聖心規畫形勢計出萬全遂定都
盛京創興
社稷
宗廟之制伏惟

聿追紹贊祇前古鴻業命才難遵自信而思艱圖易。
歸本于承
天命。庶
天鑒與一與二議之音。相爲表裏。
丕基倏建。用
垂訓後爲我子孫臣庶俾世世法守蓋
天生聖人通古今而立極者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八

皇清開國方略卷九

太宗文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至十二月

天命十一年秋九月辛未。集諸貝勒約誓。

初。
太祖高皇帝創業
興京之壬辰年十月二十五日。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
天表奇偉。面如赤日。嚴寒不用暖耳。能行虎步。舉止異

常。
天錫睿智。恭孝仁惠。誠信寬和。
聖德咸備。言辭明敏。威儀端重。耳目所經。一聽不忘。一
見即識。又勇力軼倫。步射騎射。矢不虛發。
宏謨遠略。動中機宜。料敵制勝。用兵如神。
性嗜典籍。披覽弗倦。自幼穎悟過人。
太祖甚鍾愛焉。甫七歲。委以家政。不煩指示。即能贊理。

鉅細悉當及長
太祖益加器重丙辰年。
太祖建元天命以次子代善及弟貝勒舒爾哈齊之長
子阿敏
太祖第五子莽古爾泰第八子
太宗並爲和碩貝勒國中稱代善爲大貝勒阿敏爲二
貝勒莽古爾泰爲三貝勒。
太宗爲四貝勒。

太祖初未嘗有必成帝業之心亦未嘗定建儲繼立之
議。
太宗隨侍征討運籌帷幄奮武戎行剗強服叛所向奏
功諸貝勒皆不能及又善撫億衆體恤將士無
論疏戚一皆開誠布公以待之自門中藩服。
莫不欽仰凡遇勁敵輒
躬冒矢石。
太祖每諭令勿前諸貝勒大臣咸謂

聖心默注愛護獨深天命七年三月
諭分主八旗諸貝勒曰爾八人同心謀國或一人所言
有益於國七人共贊成之庶幾無失當擇一有才德
能受諫者嗣朕登大位十一年八月庚戌
太祖龍馭上賓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第三子薩哈璘
告代善曰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
四貝勒才德冠世深契
先帝聖心衆皆悅服當嗣登大位代善曰此吾素志也

天人允協其誰不從翼日代善書其議以示二貝勒阿
敏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皆曰善遂合詞
請
上即位。
太宗辭曰。
皇考無立我爲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懼弗克善承
先志又懼未能上契
天心且統率羣臣撫綏萬姓其事綦難辭至再三自卯

至申。衆堅請不已。然後從之。九月庚午朔。
太宗率貝勒大臣行九拜禮。告
天即位。貝勒大臣以各官朝見。
詔以明年爲天聰元年。
頒赦國中自死罪以下悉原之。
太宗欲諸貝勒共循禮義。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大貝
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
太祖第七子阿巴泰。第十子德格類。第十二子阿濟格
第十四子多爾袞。第十五子多鐸。貝勒舒爾哈
齊第六子濟爾哈朗。

太祖長子褚英之子杜度
太宗長子豪格。大貝勒代善長子岳託。次子碩託。第三
子薩哈璘俱集。
太宗率之誓告
天地曰
皇天后土。既佑相我

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業。今
皇考龍馭上賓。我諸兄暨諸弟子姪。以家國人民之重。推
我爲君。惟當敬紹
皇考之業。欽承
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長。不愛弟姪。不行正道。明知非
義之事而故爲之。或因弟姪等微有過愆。遂削奪
皇考所與戶口。
天地鑒譴。若敬兄長。愛弟姪。行正道。
天地眷佑。諸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姪。當謀僉同奉

上嗣登大位。
宗社式憑。臣民倚賴。如有心懷嫉妒。將不利于
上者。當身被顯戮。我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人若不敬
養子弟。或加誣害。必自罹凶孽。若我三人善待
子弟。而子弟不聽父兄之訓。有違善道者。
天地譴責。如能守盟誓。盡忠良。
天地眷佑。我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

多鐸杜度岳託碩託薩哈璘豪格等若背父兄
之訓而弗矢忠藎
天地譴責若一心為國不懷偏邪
天地皆眷佑無疆
太宗率諸貝勒嚮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拜不以臣禮
待之各
賜雕鞍馬匹
丙子定屯莊禁令

先是天命十年十月因遼陽廣寧諸處歸順之
明紳衿屢姦殺降民潛引叛逃盡察誅之編其
戶口每十三壯丁為一莊按滿洲各官品級分
給為奴至是
太宗慮分給日久或受陵虐
命按滿洲官品級每一備禦（即今佐領）止給壯丁八名以供
使令其餘分屯別居編為漢戶擇漢官之清正
者轄之禁止貝勒大臣屬下人私索馬匹鷹犬
或勒買器物及恣意行遊者凡有告訐實則治
罪誣者反坐
諭曰治國之要莫先安民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
欲潛逃及令奸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概置不
論嗣後惟已逃被獲者論死其未行者雖首告亦不
論又
諭曰工築之興有妨農務前因城郭邊牆事關守禦有
勞民力良非得已朕深用惆念今修葺已竣嗣後有

頹壞者止令修補不復興築用恤民力專勤南畝以
重本務其屯莊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後無事再移
可使各安其業無荒耕種滿洲漢人毋得異視凡訟
獄差徭須畫一均平諸貝勒大臣并在外駐防之人
及貝勒下牧馬管屯人有事往屯莊各宜自備行糧
若擅取民間牛羊雞豚者罪之田獵採捕須先告知
本旗貝勒凡遊獵狐貉獐雉魚等物各聽其採捕
惟不許擊逐麋鹿致疲馬力有妨武事並禁止邊外

行獵市貨為國。不經費所出應通商貿易者往外國亦當告知諸貝勒。私往者均罪。

丁丑分設八旗大臣。

初

太祖創制八旗。每旗設總管大臣一（舊稱固山額真順治十七年改稱都統）各一佐管大臣（舊稱梅勒額真亦稱梅勒章京順治十七年改稱副都統）各二。（見乙卯年）特設議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見天命八年）後或即以總管一旗佐管一旗者兼之不皆另

授。又有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備禦諸名。論功加授。（見天命五年）至是

太宗集諸貝勒定議。每旗各設總管大臣一。（額駙揚古利首列…此已授一等總兵官其貝勒之次與額駙李永芳及總管…之武訥格俱不與此）正黃旗納穆泰（…）鑲黃旗額駙達爾漢（…正黃鑲黃正紅鑲紅鑲藍正藍鑲白正白為序…次鑲黃正黃正白正紅…）正紅旗額駙和碩圖（何和哩之子）鑲紅旗。侍衛博爾晉（…）額駙顧三泰。正藍旗托博輝。（和洛噶善城貝勒秦長阿第四子…）鑲白旗徹爾格。（亦額都第三子前此已授一等總兵官）正白旗喀克篤哩。（初由那木都祿路來歸已授一等總兵官）是為總管旗務之八大臣。凡議

國政與諸貝勒偕坐共議之。出獵行師各領本旗兵行。一切事務皆聽稽察。（如前此之固山額真兼議政大臣）其佐管大臣每旗各二。正黃旗拜音圖。（篤義貝勒巴雅喇之子）楞額哩（亦揚古利之弟前此已授三等副將）鑲黃旗伊遜（費英東弟）達珠瑚（音達瑚齊之子前此已授遊擊）正紅旗布爾吉（前此已授副將）

（即天命七年留守遼陽大臣雅爾哈齊之子）葉克舒。（初由尼瑪察路長來歸已授副將）鑲紅旗武善（前此已授參將）綽和諾。（明安圖之子那木都祿路長前此已授參將）鑲藍旗舒賽（前此已授參將）康喀賚。（前此已授備禦）正藍旗屯布嚕（章嘉城貝勒寶實長子康嘉之子天命十年守耀州擊敗明兵者）薩璧翰。（前此已授遊擊）鑲白旗武拜（前此已授遊擊）薩木什喀（葛圖渾之弟前此已授備禦）正白旗蒙阿圖（前此已授參將）阿山（前此已授參將）此十六大臣贊理本旗事務。審斷詞訟。（如前此之梅勒額真）不令出兵駐防。（…此之…八臣…出兵…）

人已味也由惟職任有別升子十六人由免不合出入等又每旗各設調遣大臣二。正黃旗。太祖第九子巴布泰（前此官什成防轄由時。自天命十一年九月擊敗明將于叉之役。）巴奇蘭（前此已授遊擊）鑲黃旗多諾依（前此官職未著）揚善（費英東弟）（肯達瑚尔之子。前此已授備禦）正紅旗。太祖第四子湯古岱（前此官職未著。後封鎮國將軍）察哈喇（山門之長。尚未知所以）（前此已授備禦）鑲紅旗哈哈納（那木都魯路長子安圖之子。前此已授備禦）葉臣（前此已授遊擊）鑲藍旗穆克坦（前此已授副將）額孟格（前此

官職未著）正藍旗昂阿喇（前此官職未著）覺羅色勒（武功郡王禮敦之世孫。前此已授備禦）鑲白旗闍爾格（額亦都第八子。前此已授參將）伊爾登（額亦都第十子。前此已授遊擊）正白旗康古哩（路長。功由綏芬）（前此上阿山之弟。前此已授參將）阿達海（前此已授參將）此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所屬詞訟仍令審理（後為駐防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諸職）

冬十月甲子討扎嚕特部奏捷。

先是正月我軍攻明寧遠城不克而還喀爾喀扎嚕特部貝勒鄂爾齋圖等以兵阻我遣往科爾沁之使臣劫掠財物十月己酉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碩託薩哈璘豪格諸貝勒率兵萬人征扎嚕特部。

太宗率三貝勒莽古爾泰暨多爾袞多鐸杜度諸貝勒送至蒲河山岡。

命發討扎嚕特背盟之罪先傳示以

書曰前者己未年擒貝勒齋賽後曾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云我滿洲及喀爾喀協力征明欲與和當共議而行若喀爾喀聽明人巧言利其厚賂背棄盟誓而先與私和者

天地譴責我滿洲若背棄盟誓譴責亦如之乃爾喀爾喀五部落竟潛通于明聽其巧言利其厚賂以兵助之是爾之先絕我好也又爾卓哩克圖貝勒下有托克推者犯我臺站且擾害我人民掠取我財物至再

我三拒至將所殺之人。獻首于明。嗣背盟言安在哉。昔盟誓時。爾五部落執政諸貝勒、及卓哩克圖貝勒、俱預此盟。而昂安不從爾等。因以昂安委我裁奪。我是以興師誅昂安。（見天命八年四月。）嗣後爾扎嚕特諸貝勒云昂安罪固應誅。我部落仍願修舊好。不似東四部落、或食言敗盟也。我故歸桑噶爾寨妻子及昂安之子。癸亥年。復申盟誓云。察哈爾我讐也。科爾沁我敵也。爾慎毋與察哈爾通好。或要截我遣往科爾沁之人。致

起兵端。無何爾又背此盟。甲子年、爾右翼兵襲我使于漢察喇地。乙丑年。又追我使于遼河畔。恣行劫奪、是年。又要截我使臣阿錫。刃傷其首、盡奪其財物。爾扎嚕特何其食利而背義也。然我猶念前好。不問爾罪、遠征巴林、所俘獲爾部下百餘人、悉行釋還。後桑圖以誑言而來窺我。我已洞悉其奸、仍不禁留、釋還之歸。蓋我之推誠于爾。不欲終棄前盟、如此。今年春。爾扎嚕特在翼諸貝勒、覘我使臣之出、屢次要截道

路。劫奪財物。並行殘害。是爾扎嚕特之貪詐不仁實加于我者。終無已時也、我之所以興師致討者職是故耳。丙辰往征東海卦勒察部大臣達珠瑚等以俘獲人口百餘及馬牛百餘還。甲子。大貝勒代善等奏捷使人至言扎嚕特貝勒巴克（即天命四年擒獲。七年釋歸者。）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貝勒俱已擒獲。殺其貝勒鄂爾齋圖。盡俘所屬人戶

丙寅征巴林軍凱旋。

先是癸丑。

太宗遣副將楞額禮參將阿山率兵六百往略爾喀巴林部。驅逐哨卒。縱火燎原。以張聲勢、使與扎嚕特部不得相顧。楞額禮阿山入巴林境過

上方略。又俘人口二百七十餘。獲駝三十四、馬一千百一十一、牛一千二百一十一、羊一千五百八十六。至是凱旋

太宗率諸貝勒大臣出城十五里勞之。

命行抱見禮。[illegible]

天。時明寧遠巡撫袁崇煥（即本年正月我師往攻時之寧遠巡撫，今已為遼東巡撫，仍守寧遠。）欲窺我國情形，遣李喇嘛同都司傅有爵、田成等三十四人來弔太祖喪，并賀上即位。太宗因令李喇嘛及其官四員隨行觀視。既祭，縫畢，按

出征將士品級功績，頒賚駝馬牛羊。賜李喇嘛駝一、馬五、羊二十八，尚餘駝二十四、馬四十、牛六百、羊一千。命散給國中貧戶。是月，科爾沁卓哩克圖貝勒武克善來弔太祖喪。土謝圖汗奧巴、秉圖貝勒洪果爾（乃元太祖弟哈撒爾之十七世孫博第達喇有子[illegible]七子，翁阿岱即土謝圖汗奧巴之父，博第達喇次子納穆賽之長

子莽古斯[illegible]之[illegible]，納穆賽之[illegible]洪果爾）[illegible]岱達爾漢圖美（奧巴之從兄）扎薩克圖杜稜布達齊（[illegible]）台吉[illegible]哩克圖和爾和岱（[illegible]之[illegible]）伊爾都齊俠果爾（[illegible]）賽炎子明安之大子達爾漢巴圖魯巴圖爾（明安次子）諾穆齊[illegible]阿爾齊（明安之子）卓哩克圖絡諾穆（[illegible]）等各遣使來弔。

十一月癸酉，勞征克扎嚕特軍。大貝勒代善等奏捷使至之後八日，十一月辛

未，太宗率貝勒大臣出迎，次鐵嶺范河界，俟西凱旋軍俱集，立八纛，拜天畢，御黃幄，凱旋諸貝勒大臣跪見。太宗不欲受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跪拜，躬率三貝勒莽古爾泰等答禮。命巴克什達海傳

首問兩兄及諸貝勒在行間安否。巴克什庫爾纏前跪
代奏。荷蒙
上天福佑。
皇上威靈。此行俱各如願。代善阿敏率諸貝勒大臣以
次入跪。行抱見禮。
太宗論追念
皇考創業艱難。兵威積久始盛。今茲諸兄弟。勤勞遠征。
刻期制勝。皆由平日稟承
皇考謨訓。

諭未竟。愴然淚下。代善及諸貝勒大臣無不感泣。時明
使李喇嘛等亦恭
命入見。見畢。以次列坐。行飲至禮。賞賚按籍論功。以所
俘獲
頒賚將士有差。
賜陣獲扎嚕特部巴克貝勒齊爾桑（巴克之父）色青多爾濟拉
什希布桑阿爾齋額多倫扎木蘇阿穆克拉卜

什希等衣服財物銀器及日用等物。又以巴林
之捷。兵止六百。俘獲甚多。楞額禮由副將擢總
兵官（即今三等子）。阿山由參將擢副將（即今三等男）。
駕旋。聞察哈爾所屬之阿拉克綽特部貝勒圖爾濟率
百餘戶來歸。
諭從臣曰。來歸之人。誠心向化。宜以禮迎之。
命備燕。伊拜納爾揚攜食物往迎。喀爾喀貝勒卓哩克
圖之子僧袞巴拜攜妻子及男子八人婦女四
口。乘馬十八匹來歸。又貝勒齊賽（天命四年陣獲六年釋歸者）感念

太祖恩釋還國。遣使來弔。科爾沁貝勒奇巴圖魯桑阿
爾齋（明安第四子）台吉滿珠什哩（莽古斯第四子）各親齊牛
羊鞍馬來弔。
十二月庚子。禁私鬻軍器。
諭曰。弓矢刀刃。行軍之要器。自貝勒以下。毋得私與外
藩貝勒之人。若欲與必先奏聞。其外藩貝勒以

卜雖遇歸順了我之蒙古諸部，亦不得以此私讎遣
者罪之。是月，黑龍江二十六人來朝，貢犬及黑白紅
三色狐皮、黑貂、猞猁猻、水獺、青鼠等皮。

皇清開國方略卷九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正月至六月

天聰元年春正月丙子，發兵征朝鮮。

己巳朔。

太宗詣
堂子拜
天還。
御殿，諸貝勒群臣朝見，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頭禮。

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以
兄行。
命列坐左右，不令下坐。凡朝會處，悉如之。
國制：每年除夕元旦，備陳樂舞，設大宴。時以
太祖喪，悉停止。丙子
命貝勒阿敏、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託、碩託統兵，
授以方略，征朝鮮，並勦明將毛文龍。
諭曰：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

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之以披猖。納我叛民。
故整旅出征。爾等可兩圖之

二月戊戌朔。發兵往守新克朝鮮義州。
貝勒阿敏等自軍中奏言。正月辛巳入明哨地。
總兵官楞額哩偕葉臣雅遜蒙安率兵八十人。
乘夜襲其哨卒。盡獲之。六哨無一脫者。壬午夜。
薄朝鮮義州城。樹雲梯攻之。巴圖魯愛滿率八
旗精銳先登。楞額哩偕阿山葉臣率八十人繼

之。諸軍奮勇齊進。遂克其城。斬府尹李莞等。州
官崔鳴亮自盡。我軍盡殲城中兵卒。存其居民。
是夜分兵擣毛文龍所居鐵山。鐵山亦朝鮮地毛文龍屯種于此。
斬明兵無算。文龍遁入島中未獲。癸未。留大臣
八員兵千人守義州。大軍進攻朝鮮定州。斬宣
川副使奇協。獲定州牧使金搢。盡降其民。丙戌。
招郭山城不降。攻克之。斬郡守朴惟健。殲其兵
卒。我軍未傷一人。生擒守道一員。參將一員。遊

擊三員。丁亥。留大臣四員兵五百守郭山城。大
軍自定州渡嘉山江。駐營將向朝鮮王舊居平
壤進發。此後路遠。馳報稽遲。
上無以為慮。俟至平壤。遣人偵探朝鮮王所居之地。若
機會可乘。即日前進。今恐兵力不敷。乞
敕賢能大臣。統領蒙古兵于冰未解時。速來義州。防守
糧食戶口。俾得調取現留之兵前進。
太宗報曰。蒙

天眷佑。爾出師諸貝勒所至克捷。朕聞之不勝嘉悅。前
進事宜。爾等詳加籌酌。可行則行。如不可。亦勿強行。
爾等在行間。宜仰承
天佑。保惜聲名。凡事相機圖之。有當請命者。公同議定。
遣使來奏。朕據所奏裁決焉。遂
命發在外遊牧及在內分管蒙古兵往駐義州。先是。有
生員[illegible]歸我國。稱朝鮮大兵尚未渡江。
潛往爲臥城倉猝宜速撤回。倘京城有警。路遠

難以猝至其誰與守又言宜與明國議和不和
恐我國人民散亡殆盡若與明和應將漢人速
行放還否則亦當歸其紳士不可遲疑
太宗曰明人若遣使來聘問以禮歸我逃民則修好有
名自可許和至俘獲士民
天之所與豈可復還敵國耶傳
諭漢官等議衆皆怒請誅之
太宗曰爾等欲殺之良是但恐殺此人後無復有敢言
者至是羣臣力請曰此等蓄謀傾利敵國之人不可

不誅乃從之
二月乙酉令朝鮮降衆還國留兵守鎮江城
先是正月戊子征朝鮮軍至安州城下招降不
從己丑黎明進攻不移時克之斬郡守張暾副
使全尙毅縣令宋國南等安州牧使金浚兵使
南以興赴火死城中居民及守兵各合久以聞
軍秣馬四日乃進師往宣川鐵山剿文龍

及兵民皆逃走我軍俘渡大同江次中和遣人
以
書聲其罪曰向者我軍征瓦爾喀時爾國無端出境與
我軍相拒罪一也烏拉貝勒布占泰屢侵爾國爾以
其為我姻戚求我勸諭得以息兵爾曾無一好言相
報罪二也我兩國原無讎怨爾于己未年發兵助明
國我幸蒙
天眷明兵敗衂爾之師卒為我陣擒我不忘往好故不
加誅戮且贍養之爾不遣一介來謝罪三也
天以遼東賜我遼東之民我民也爾容毛文龍潛據海
島致我遼東百姓被其侵擾處其引誘我俘令爾納
逆毛文龍復成兩國之好爾竟不從罪四也辛酉年
我軍攻勦毛文龍惟明人是問亦望爾惠顧前好不
以一矢相加爾究無一好言相報罪五也毛文龍係
明國之將爾乃與以土地資其耕種貸之糗糧贍其
軍實罪六也我

皇考時、明方與我爲敵、尙遣使來引爾、竟不遣一使。
罪七也。爾如此負恩搆怨、難以悉數。我用是聲罪致
討。越一日。朝鮮二使齎書來迎。其使即前此大軍收
降朝鮮元帥姜功烈參將朴蘭英之子也。時功
烈蘭英俱在軍中。請貝勒令二使各與其父相
見。作答書如前聲罪之文。詰其果否。尙欲與我
爲敵、抑悔禍抒誠申盟修好。姑留師五日以待。
如逾期。則我軍必前進矣。遣官二員齎答書偕

二使往。是日。我遊兵入昌城。其副使金時若遁
走。追擒殺之。貝勒阿敏以前書有未盡者。復遣
備禦扎努巴克什科貝再以書往。言爾來書云。
國有倭難。明嘗助兵。恩不可負。故亦以兵助明。
獨不思烏拉布占泰之以兵侵爾國也。我嘗勸
解息兵。可不謂恩乎。又云。兩國素相和好。何無
故興兵來。兩國因素相和好也。乃爾以兵助明
侵我。豈有故耶。又云。毛文龍是明朝將官、我不

可逐去。毛文龍不見信于其主。弗給糧餉。爾獨
何爲信之深。代籌貯養。以爾土地與之耕種耶。
又云。貴國兵來追毛文龍時。不曾擾我民間一
物。故毛文龍侵擾遼東。並永以兵相助。夫毛文
龍之得據海島。惟爾庇之。其沿江屯劄也、一抵
昌城。一抵安州。皆爾境。隄防偵探。惟爾教之。
爾之助惡。不已多乎。又云。遼東之民、乃毛文龍
招誘。我國不知。夫爾既容留毛文龍。致我土地

人民屢被招誘。爾尙得謂不知乎。又云。嶺域阻
隔。未及聞喪來弔。夫明與蒙古雖道里遼遠。皆
聞喪而來弔矣。爾與我國接壤。獨儼然而不聞
乎。凡此積怨啟釁。職汝之由。若引咎自責。以圖
寧居。可速遣親信大臣來負罪請和盟誓。
天地。我即旋師。我非爲土地人民。興師至此也。二月壬
寅。進征黃州。城中逃散無一人。我軍留駐。癸卯。
朝鮮國王李倧。別遣兩使臣同姜功烈朴蘭英

之子施扎努來告曰我王得貝勒之書已遣親
信大臣來矣令我先來馳告時李倧已攜妻子
逃往江華島長子李淏逃往全州其都城人民
悉潰竄貝勒阿敏欲征都城衆貝勒謂宜待其
大臣至總兵官李永芳曰我等奉
上命秉義而行前與朝鮮書已言遣大臣盟誓即旋師
若背前言不義阿敏以何得多言叱退之于是
大軍仍進征甲辰遇李倧所遣進昌君令隨至

祚與先營請曰進昌君即見諸貝勒請駐兵定
議曰吾王自願認罪備國貢修好悉索土產以
獻吾王聞兵至恐懼已棄城避于海島矣城中
府庫財物倉皇散失若以兵前進轉難定議也
貝勒阿敏曰若然爾當指與我駐兵秣馬之地
使者因指二屯每屯約三四百戶衆貝勒以爲
可阿敏仍令欲再進征岳託察其情未易勸止
賫馬往還濟爾哈朗至營共議濟爾哈朗曰吾

等不宜深入距此三十里有平山城可往駐兵
以待和議之成遂率軍往駐平山城是日留進
昌君于營遣副將劉興祚率十人乘舟往江華
島見李倧李倧端坐不出一言興祚怒曰汝何
物作此土偶狀耶今宗社[illegible]汝父子因
母喪未終故耳興祚曰汝惟知有父母無
禮國中百姓致罹兵禍不爲不甚矣今日之事
成敗在于俄頃爾欲修好議和可遣親子弟一

人往盟諸
天地汝國所產財物每年循禮貢獻自定額數事竣我
軍即還李倧猶豫未決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
汝國果行大義盡退兵而後議和興祚曰汝尚
以支辭抵飾耶遲一日則汝民受一日之害恐
旦夕不能以相保矣吾今此言實爲爾民可即
遣爾弟行無遲也李倧遂遣其弟原昌君李覺
偕侍郎等官五員隨興祚來平山將八旗諸將

齊列。貝勒阿敏中坐。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岳
託碩託左右坐。令李覺從角門進。行一叩頭抱
膝相見禮。李覺進馬百虎豹皮百綿紬苧布四
百布萬五千。遂設宴。宴畢。李覺出。岳託謂阿敏
曰。吾等俱來此國中。
御前禁軍甚少。蒙古與明皆我之敵國。或有邊疆之事。當
思豫備。況我軍中俘獲亦已多矣。宜令朝鮮王
盟誓。即可班師。阿敏曰。吾嘗慕明朝皇帝及朝

鮮國王所居城郭宮殿。無因得見。今既至此。何
不一見而歸乎。當至王京近地再議。如不從。則屯
種以居。衆貝勒因令八旗大臣議之。惟阿敏叔
旗固三泰穆克坦舒其議。仍進征。各旗大臣濟
穆泰和碩圖托博輝延爾漢徹爾格喀克篤哩
博爾晉等。均議如岳託言。乃遣劉興祚同巴克
什庫爾禪往。既至江華島。李倧令其議政判書
等官議盟誓中事。三日不決。李倧迴 彼近其

所居。往來共議。誓詞乃定。三月庚午。刑白馬烏
牛。焚香設酒肉骨血土各一器。偕盟。焚誓詞畢。
李倧餽我使臣皮帛等物。使送渡海。辛未。還營。
壬申。貝勒等遣庫爾禪等二十人還瀋陽奏捷。
阿敏令凱旋軍士分路自取貨糧。衆貝勒言已
與朝鮮盟。不可掠取其物。阿敏以己未預盟。縱
掠三日。至平壤城駐營。乃與朝鮮王弟李覺及
同來侍郎復申盟誓。諸貝勒偕諸將俱躬擐甲

胄九拜
天地。自此由大路出朝鮮境。秋毫無擾。初庫爾禪率二
十人自平山還。朝鮮外臣不知其王已請和也。
兩以兵邀阻。害從者六人。又平壤步騎千人躡
追。庫爾禪殿後。斬三人。馳行六十里。追者尚有
騎兵三百。庫爾禪令從者十人伏于隘處。俟敵
近發矢奮戰。殲其官四員兵五十。獲馬百。令七
人馭之徐行。自率七八先驅。辛巳。至遼河奏捷。

太宗時以城中兵少欲張兵威。
親率貝勒等巡邊故
駐蹕遼河岸乙酉
命庫爾禪仍赴阿敏軍中傳
諭曰朝鮮既經和好其歸順之民毋得秋毫擾害仍留彼處俾各寧居臨陣俘獲者賞給被傷士卒屬處攜回可作書與朝鮮王言歸順之民俱已放還也義州留滿洲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派每旗下滿洲官一員

蒙古官一員以一大臣統之駐防鎮江城留滿洲兵三百蒙古兵一千派滿洲官四員蒙古官四員以一大臣統之駐防所留滿洲兵須令各備器械以精壯堪用非疲弱貧乏者具保更當選良矢給之其統領大臣令各屯駐城上加意巡防毋為姦細窺伺教我攻取之方江濱船艘愼加看守勿致疎失所給駐防兵丁糧餉務須寬裕俾勿往來搜索擾累滋事義州貯積之糧充餉若有餘或他處有餘糧並察數遣員來奏。以便撥運。緣在我國之朝鮮官員仍令皆來與朝鮮王書內可再言我所以駐兵義州者原為防毛文龍耳爾若不容毛文龍在島我兵亦不駐義州矣

庫爾禪齎
諭往。遇貝勒阿敏于安州江付之。

夏四月甲辰遣明使還寧遠
先是天命十一年十月明巡撫袁崇煥自寧遠遣都司傅有爵田成等同李喇嘛至十一月。

太宗遣官方吉納溫塔什送之還與袁崇煥書曰爾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來弔喪并賀新君即位。既以禮來我亦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前者
皇考至寧遠時曾致璽書令爾轉達尚未見答爾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當以誠信為先爾亦無事文飾。
方吉納溫塔什齎還袁崇煥書中
大滿洲國與大明國並寫不便入奏仍付齎回天

聰元年正月
太宗復遣方吉納溫塔什往致
書曰爾兩國所以搆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守臣高
視爾主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在霄漢俾
天生諸國之君莫得自主欺藐陵轢難以容忍是用昭
告于
天興師致討惟
天不論國之大小止論理之是非我國循理而行故仰

蒙
鑒佑爾國違理之處非止一端可爲爾言之如癸未年
爾國無故興兵害我
二祖一也癸巳年葉赫哈達烏拉輝發與蒙古會兵侵
我爾國並未我援後哈達復來侵我爾國又不以一
旅相助己亥年我出師報哈達
天遂以哈達畀我爾國乃庇護哈達逼我釋還其人民
及已釋還復爲葉赫掠去爾國則置若罔聞爾旣稱

爲中國宜秉公持平乃于我國則不援于哈達則援
之于葉赫則聽之偏私至此二也爾國雖啟釁我猶
欲修好故于戊申年勒碑邊界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云兩國之人毋越疆圉違者殛之乃癸丑年爾國
以衛助葉赫發兵出邊三也又曾誓云凡有越邊者
見而不殺殃必及之後爾國之人潛出邊境擾我疆
域我遵前誓誅之爾乃謂我擅殺縲繫我使臣綱古
哩方吉納索我十人殺之邊境以逞報復四也爾以

兵衛助葉赫俾我國已聘葉赫之女改適蒙古五也
爾又發兵焚我累世守邊廬舍擾我耕耨不令收穫
且移置界碑于沿邊三十里外奪我疆土其間人蔘
貂皮五穀財用產焉我民所賴以爲生者據而有之
六也甲寅年爾國聽信葉赫之言遣使遺書種種惡
言肆行侮慢七也我之大恨有此七端至于小忿何
可悉數陵逼已甚用是興師今爾若以我爲是欲修
兩國之好當以黃金十萬兩白金百萬兩緞百萬疋

布千萬疋為和好之禮。既和之後兩國往來通使每
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償爾爾國
以黃金一萬兩白金十萬兩緞十萬疋布三十萬疋
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
天地永矢勿渝爾即以此言轉達爾主不然是爾仍願
兵戈之事也三月壬申方吉納溫塔什還自寧遠偕
明使臣杜明忠等齎袁崇煥及李喇嘛書各一
函至袁崇煥書云再覽來教知漸息兵戈以休
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國

以佑
汗而昌大之者尚無量也往事七宗
汗家抱為長恨者不佞寧忍聽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窮
究根因我之邊境細人與
汗家之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即遁人耿
難逃天怨不佞不必枚舉而
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
但欲我國家忘之且欲
汗共忘之也然
汗家十年苦戰皆為此七宗不佞可無言乎今南關
北關安在遼河東西死者寧止十人仳離者寧
止老女遼瀋界內之人民已不能保寧田
禾此極慘極痛之事我國家所難消受而
汗家之積怨因已蕩志快心者也今若修好則城池地
方作何退出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
汗之仁明慈惠敬天愛人耳天道無私人情忌滿是用

固而存自昭然各有良心偏私不得一念休休
起而上無窮福運一念生殺則後來許多告戒
不佞又願
汗息忿之來書中所開諸物以我國家之財用廣大亦
寧靳此然往來不藏多取逆天又
汗所當酌裁也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我
文武官屬遂疑
汗之言不由中也[illegible]
汗之處[illegible]刀兵將[illegible]
無取亂之[illegible]也不[illegible]
汗堅意修好再通信使則尊爵[illegible]料[illegible]有遠謀
之臣在寧交處
汗真意率了上聞矣李喇嘛書云自幼演習秘密朝禮
名山僻上報國恩風調雨順天下太平乃我僧
家之本願也上年袁老爺掛念
先汗盛德遣我上紙承

汗及各王子優養美饌並賜禮物又差官送我銘刻
在內至今感念備述袁老爺甚[illegible]
樣未想開有千萬二次損失兄弟中有仍願兵
戈一喜恐朝廷不喜未得啟奏想
汗及各王子具有福智心地明白我佛教慈悲為體方
便為用須要救苦衆生消除兵革只成正果我
佛家弟子雖行忍辱[illegible]為體
勸化為用我佛祖留下法門有歡喜無煩惱只
有慈悲善人更無惧恨損物若
汗說七宗惱恨皆是往日然天道不爽再一說明便可
放下數過無是活佛出世行理說理他心下自
分明所說了東地方人民之事
汗當斷則斷良易過善人[illegible]過有我與王喇嘛在此隨
緣解說事有不美處
汗與各王子放得下放下了雖捨者也捨將來佛說苦
為無邊回頭是岸干戈早息即是極樂種種譬

驗撫非寅我卻來
大妻季恐不似也四月甲辰

太宗遣杜明忠還與袁崇煥

書曰。覩來書以事屬既往。欲我消釋七恨。論先世君臣
欺陵我國。含怨積憤。致起干戈。我念戰爭不息。生民
何辜。故遣使同李喇嘛致書于爾。使兩國是非曉然
以修和好。我若猶懷七恨。欲相攻伐。則前此遣使亦
何為哉。來書乃云今若修好。則城池地方。作何退出。
官生男婦作何送還。是在汗之仁明慈悲敬

天憂人。夫理直在我。蒙
天垂佑。賜與城池官民。今乃退還。是不願講和。有意激
天之怒也。我國敬
天愛人。久為遠近稔悉。爾國土地人民。歸我之後。悉已
奠定安集。若舉以還爾。是違
天而棄人矣。又云方以一介往來。又稱兵于朝鮮。何故
遂疑汗之言不由中也。夫我豈無故而征朝鮮乎。庚
子年。我兵東征。收我邊境屬國。師旋。將朝鮮以兵阻

我。我軍擊敗之。殲其將卒。然亦未嘗因此宿怨也。其
後烏拉貝勒布占泰。復取其城邑。朝鮮以布占泰屬
我姻戚。遣使來告求為勸止。我遂諭令罷兵。乃朝鮮
忘我大德。于己未歲。無故稱兵來犯。旋即敗去。所俘
將卒。我不忍誅留之。參將以下悉釋還。冀仍修好。而朝
鮮無一好言相報。反信傳大肆言輕我。又納我逃亡
之人。自始至終。與我為難。我猶避之數年。彼卒不悔
罪求和。我乃興師致討。惟

天意是我而非朝鮮。故我軍所至克捷。今
天誘其衷。已和好矣。然自李喇嘛通使以來。我亦未嘗
有不征朝鮮之說也。有何言不由中而爾疑之。爾能
言修好。仍遣哨卒偵視我地。收納逃亡。各處近界修
葺城堡。是爾之言不由中也。我國將帥實以此疑爾
矣。又云息止刀兵。將前後事情講析明白。此言是也。
乃又云往來書札無取動氣之言。恐不便奏聞。夫是
與非必明為剖析。而後和好可成。故前書歷敘原委。

詳悉事機使爾國君臣信我與自若從以無取動氣之言相抑則陋其意而不言難于議和矣似此欺慢之詞與前遼東廣寧殘破諸臣何異哉爾洞察前後熟籌機宜若果和好亦有不誓諸

天地者人或可欺

天可欺乎來書云先開諸物所當酌裁夫講信修睦藉金帛等物以成禮耳我豈貪多而利此者哉爾國力有不支則初和之禮可酌減其半我國亦以東珠人葠貂狐皮等物酌報之既和以後兩國往來之禮則仍如前議若如此定約修好永息兵爭兩國之福也

至爾等于我實漸加輕慢前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書中以我隣國之君列于爾國諸臣之下如此尊卑倒置皆爾等私心夫人君者代天理物上天之子也人臣者生殺予奪聽命于君者也今以小加大賤妨貴于分安乎我兵以義酌以禮書中將爾明國

皇帝下天一字書我下爾明國皇帝一字書爾明國諸臣下我一字書以登爾凡有書來當照此式寫言爾國諸臣與我書者我必不受也又與李喇嘛書曰觀來書以佛門弟子為介紹之人欲成兩國和好爾喇嘛博通理道明哲人也我兩國是非洞然明白曲在我則規我曲在彼則規彼宜無偏袒之心故我以衷言相告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焉可枚舉如大遼天祚無故欲害金太祖而兵起大金章宗無故欲害元太祖而兵起萬歷無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我師既克廣寧諸貝勒將帥

咸請進山海關我

皇考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後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為國故未入關引軍而返彼時意漢人或來議和也延之四載明人乘間修葺寧遠何隙搆兵我因出師以攻寧遠時適嚴寒兵士勞苦用即班師攻

皇考升遐、爾喇嘛來弔、意謂
天欲我兩國和好、將矣、故具書議和、遣官偕往、又以書
式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喇嘛又云、有仍願兵戈一語、
雖以轉奏、夫我以息言致書、明曰皇帝、亦以書報彼
此通達明析、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達其
情、欲議和好得乎、袁巡撫來書欲將
天賜我之城池官民、退還爾喇嘛、亦輕聽其語、勸我捨
而還之、又將袁巡撫書于上、降國之君書于下、強相

陵、制是不欲成兩國之好也、爾來書云、良辰易遇、吉
人難逢、我因爾喇嘛以修好來、其意甚善、即遣使相
報、若不以爾為善人、何遣使往來不憚煩乎、又云、苦
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
國皇帝言之、若肯回頭、共臻極樂、豈不甚善、爾喇嘛
既深通佛教、明達道理、何獨向我喋喋耶、從前遼東
廣寧諸臣、妄肆欺陵、啟釁召兵、自貽伊戚、今猶未鑒
前車、而不自醒悟乎、語云、人相敬則爭心息、若徒事

欺陵、不惟新好難成、即舊好必敗、爾喇嘛豈不知之。
書既稱、又與袁崇煥
書曰、頃報爾之書、已經繕畢、方欲遣使會爾國、兩次有
人逃來、言爾修築塔山大凌河錦州等城、又察哈爾
使臣至、所云亦然、因是停止遣使、即將報書付爾使
者杜明忠齎回、茲因築城之故、再為爾言之、若果爾
國議和、先須分定疆域、以何地為爾國界、何地為我
國界、各自料理、今爾遣使議和、又修築城垣、潛圖侵

逼、得毋以前寧遠城來攻之未墮、自以為得志、詐稱
和好、乘閒葺城、為戰守計乎、不願太平而願爭戰、恐
非善事、爾縱能保守一二城、他處之城及田畝禾黍、
能盡保耶、倘戰爭不息、蒙
天眷佑、我師長驅而入、
天以燕京與我、爾主南奔、身敗名裂、為何如也、自古以
來、爾等文臣、往往如婦女之在閨中、徒好大言、以致
喪師殃民、社稷傾覆、從前爾國任用非人、故河東河

西之地盡失兵將俱亡今尚以爲未足戒而欲動兵
支那。
乙卯。陛賞征克朝鮮將士。
先是
命巴克什庫爾禪齎
諭赴軍營之後二旬越一日丙午。征朝鮮貝勒阿敏等
遣官青嘉努至以凱旋大軍于四月初八日渡
江告。辛亥阿敏遣官覺羅龍什至。奏請

上無遠迎見
上時。唐古特喇嘛察哈爾使臣俱集。
上宜端坐受拜用昭國體。
太宗諭曰。
天佑我國平服朝鮮聲名宣播今與兄貝勒互行拜見
之禮外國聞之愈彰其美若使兄跪拜而端坐受之。
豈反足以播美名哉癸丑。
駕出城次于武靖營之野甲寅設行幄于

御營一里外。
太宗率諸貝勒踰行幄數武駐馬以待凱旋諸貝勒策
馬馳至遂同下馬依次排立樹纛拜
天。
御行幄凱旋諸貝勒復排立。阿敏前謁。
太宗出位迎之阿敏叩首。
太宗答禮抱見乃復坐代善莽古爾泰左右坐。阿敏同
班次坐凱旋衆貝勒羣臣行跪拜禮

太宗命巴克什達海傳
旨問兄貝勒及諸弟姪行問安否。阿敏令庫爾禪奏曰。
荷
天眷佑。陛我
皇上威福平服朝鮮其國王之弟今已偕來一軍俱無
恙次諸貝勒行抱見禮次總兵官揚古利蒙古
貝勒巴克（扎嚕特部見天命八年正月）諾勒格依圖達賚布
延代多爾濟（以上四人俱烏嚕特部見天命七年二月）相繼至行禮

如諸貝勒班次稍後。大臣扎爾固齊達爾漢額駙伊爾
圖爾三泰薩爾格納穆泰
承芳康古里與蒙古台吉朝見禮同。朝鮮王弟
李覺與我國諸貝勒禮同。見畢。
賜阿敏御衣。濟爾哈朗阿濟格什度托薩哈廉馬
各一匹。送祭。蘇祭畢。
御行幄。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左右列坐。命李覺坐阿敏
下。諸貝勒分翼坐。設筵宴。乙卯。敘功行賞。楞額

哩身先士卒。遇敵哨兵。驟斬無脫。襲義州時。以
兵濟入者三。又于行間怨道
上方畧。克佐成功。由三等總兵官擢為一等總兵官。即今一等
子。等 先登義州城之策臣。由遊擊擢參將。即今一等
輕車都尉世職。雅遜錫翰愛瀚由備禦擢遊擊。即今二等甲喇章京
都尉世職 蒙克由閒散擢備禦。即今雲騎尉世職 勞僚故。贈
備禦阿木哈納亦故。贈千總。仍各賞給人口及
馬牛。阿山穆克坦郭邊式巴斯什等卻道合

城俱
賜人口及馬匹。其餘俘獲分給未出征諸臣。
五月辛未。征明錦州。
時明人修築錦州大凌河小凌河等城。辛未。
太宗親統師征明。出撫近門。謁
堂子。西發。由上榆林至遼河駐營。甲戌。至廣寧舊邊。選
精銳為前哨。擒敵捉生。察訊明兵虛實。仍分兵
三隊。以貝勒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

哈璘豪格率兵為前隊。攻城諸將率兵攜雲梯
挨牌等物為後隊。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統
大軍居中。乙亥。入自土場邊。晚至廣寧。乘夜進
發。前隊兵執明哨卒至。訊之。知右屯衛以兵百
人防守。小凌河大凌河修城未竣。亦以兵駐防。
錦州城繕修已畢。馬步卒凡三萬人。丙子。
太宗率兩黃旗兩白旗兵直趨大凌河。明守城兵棄城

追我前鋒兵二十人。馳擊之。并敗其哨卒。追至
錦州城下。城門閉。明潰兵不得入。越錦州城而
逃。復遇我前隊兵。盡殺之。代善阿敏同貝勒碩
託。率正紅鑲紅鑲藍旗兵。直趨錦州。遂圍其城。
莽古爾泰。率正藍旗兵。直趨右屯衛。各路兵並
擒所俘獲。會于錦州距城一里駐營。有降卒二
千餘人來降。
命縱赴山海關。聽其所往。又縱四百人。令赴錦州。守城

者不納。復來歸。亦令俱赴山海關。丁丑。明太監
紀用。同總兵趙率教。遣守備一千總一至。
諭之曰。爾等欲降則降。欲戰則戰。爾太監可出城面陳
衷曲。我有以爾國邊臣平日欺我之情。無由自白。欲
見爾太監。言之。俾轉達爾主。即攻拔爾城。亦決不誅
爾太監。或恐我兵誤加傷害。可自立號記。別居他所。
遂
命二使還。與以

書曰。曩者爾等遣李喇嘛講和。所議書中高下行款。我
已從爾言。將爾主高出一字。又罰議和之禮物過多。
求我裁減。我亦從爾言減之。及遣杜明忠齎書來。將
我書于爾與邊臣之下。我獨非鄰國之君乎。何侮
慢若斯之甚也。夫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某地屬
爾。某地屬我。疆界既定。方得彼此寧輯。若以力相爭。
必至搆兵不已。況爾國兵力。已屢經較量矣。豈猶不
自知耶。乃後然以退還遼東土地人民為言。是有意

激怒我。願事爭戰矣。我故諭杜明忠。有嗣後兩國仍
為敵國。我亦不復遣使之語。今董率三軍。親至城下。
爾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將待勢窮力屈。俯首就戮
耶。抑審識幾先。束身歸命耶。夫講信修睦。共享太平。
豈不甚美。乃既不能相敵。而又願事戰爭。是徒驅爾
生靈。斃之鋒鏑也。于心奚忍哉。我為敵國。見爾民死
傷者衆。心猶惻然。昨者將二千餘人。盡已釋遣。乃爾
等不以朝廷為念。不恤百姓死亡。衆事兵[illegible]

好而因執此妄謬之辭我甚不解也今或以城降或以禮議和惟爾等酌而行之耳太監爲朝廷近臣雖在城中不親戰鬬可出觀我軍威以一人往我行營以一人往奏爾主責爾邊臣遵我裁定禮物誠心議和我豈有不從者乎倘猶遲疑觀望我蒙
天眷佑一鼓而下此城則山海關以西非復爾國有矣此皆爾國文臣貽誤爾主以致喪師失地非我之佳兵也是日整理攻具午刻攻錦州城西隅乘見明三

面守城兵來援火礮矢石齊下我軍遂退五里而營

太宗遣官調取瀋陽兵庚辰
諭明太監紀用來議和遣使三往其使乃來言欲我國一人往彼面議遂
命巴克什綏占同副將劉興祚之弟興治行錦州閉城不納翼日城中遣守備一千總一至言昨因夜聯未便開城今可于日間來議所需之物自當先與至和好之事俟退兵後奏知朝廷再議于是復
命綏占劉興治往又不令入城總兵趙率教立城上言曰勝敗豈有常乎總之聽天而已仍令其守備千總同綏占劉興治來
太宗因其使
諭答之曰爾敢援天出大言乎我惟
上天所命是以瀋陽遼東廣寧三處俱屬于我若爾果

勇猛何不出城決戰乃如野雉入穴藏匿首尾狂嗥自得以爲莫能誰何不知獵人鍬钁一加如探囊中物耳想爾聞有援兵故出此大言夫援兵之來豈惟爾等知之我亦聞之矣我今駐軍于此豈僅爲圍此一城正欲俟爾國援兵皆至聚而殲之不煩再舉耳今與爾約爾出千人我以十人敵之我與爾憑軾而觀孰勝孰負須臾可決爾若自審力不能支則當棄城而去城內人民我悉縱還不戮一人也時袁崇煥

遣二人齎書潛赴錦州為我哨兵所獲殺一人擒一人至其書乃與太監紀用者內有調集水師援兵六七萬將至山海薊州宣府兵亦有前屯沙河中後所兵俱至寧遠各處蒙古兵已至臺樓山我即日進兵錦州城中火器俱備兵馬甚多如加意防守何能攻克等語于是盡得其援兵之信

命貝勒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岳託薩哈璘豪格率偏師往衛塔山運糧士卒前軍八十人遇明兵二萬人擊敗之明兵盡棄其馬匹甲冑分路而逃壬午移

御營距錦州城二里是日釋所獲漢人蒙古人歸錦州

癸未

命繫書于矢射入錦州城中

諭曰爾城內一應官吏軍民等與其飢困而死不如幾而出降必縱爾歸令與爾父母妻子相見也昨我軍到臺堡降衆二千餘人悉令縱還想爾等亦聞之矣今我豈肯舍此垂陷之城而去俟我攻城軍士雲梯挨牌俱甲一到即行攻取玉石俱焚雖勝何及曷若于未攻之前縋城出降我必使爾室家完聚有官職者仍當優敘恩養丙戌

命大臣蘇納選八旗蒙古士馬精壯者悉統領之截守塔山西路丁亥蘇納遇明兵二千人進擊敗之乘勝逐殺獲馬百五十餘匹以所俘人口及馬

賜隨征蒙古諸貝勒將士庚寅大臣博爾晉圖爾格自瀋陽率兵至行營

癸巳擊敗明兵于寧遠

時明兵自山海關援錦州相繼至寧遠

太宗率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濟爾哈朗阿濟格薩哈璘等分錦州行營每旗副將一員及護軍驍騎蒙古兵三千往寧遠迎擊敵兵壬辰卯刻起行癸巳黎明至寧遠城北岡明遊擊一員率步兵千二百餘人掘壕以車為營列火器守禦

太宗率諸貝勒將士逼城列陣令我兵攻其步卒不移

時蠢械之明總兵滿桂之兵及密雲兵由寧遠城東二里列陣于南沿城壕列鎗礮。

太宗諭諸貝勒曰此地逼近城垣若即進攻難以盡力縱擊可稍退以觀動靜于是退軍踰山岡既而環視明兵仍堅壘不動。

太宗欲進擊阿濟格請從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勸阻甚力。

太宗命近御諸將及侍衛等皆冠兜鍪。

諭曰昔

皇考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若遇此野戰之兵倘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于是

親率貝勒阿濟格與諸將侍衛及護軍等疾馳進擊明前隊騎兵敗走追至寧遠城下盡殪之屍塡壕塹諸貝勒皆愧奮不及胄亦馳而進分擊明步卒濟爾哈朗薩哈璘及瓦克達（瓦克達代善第四子）俱被創仍力戰明兵大敗委棄甲仗于路其死傷者無算我軍乃還駐雙樹鋪乙未至錦州

命向城環礮鳴角躍馬而前軍士大譟三次乃入營

六月庚子罷攻錦州班師

先是明錦州兵乘我移軍攻寧遠時出城窺視我軍廻擊之復遁入城我遊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爭先衝擊歿于陣

太宗自寧遠還錦州各

賜人口及牛馬以卹之六月丙申朔以擊敗明滿桂兵及密雲兵于寧遠刲牛八祭纛所俘獲人口

馬匹分卹陣亡將士

親臨拜山及巴希喪酹酒哭之（後贈拜山[illegible]等男。巴希二等輕車都尉。）戊戌列八旗梯牌及一切攻具并相視形勢爲進攻計已亥攻錦州城南隅因城壕深濶難以驟拔時値溽暑天氣炎蒸

太宗憫念士卒勞苦又留守瀋陽諸貝勒以蒙古敖漢柰曼諸部長率衆來附奏

閏庚子。自錦州班師。丁未。還瀋陽。

戊午。發帑賑饑。

時大饑。斗米價銀八兩。國中銀雖多。無處貿易。是以銀賤而諸物騰貴。良馬一。銀三百兩。牛一。銀百兩。蟒緞一。銀百五十兩。布一疋。銀九兩。盜賊繁興。竊馬牛。或行劫殺。

諭八旗大臣曰。各旗所屬之人。勤惰不齊。貧富亦異。夫務農積貯。爲足食之本。而有無相恤。實弭盜之原。爾諸大臣務加詳察。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弟相依。無兄弟。則令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爲諸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詳察其情。告知諸貝勒。設法贍養。毋俾失所。近聞盜賊蜂起。乘馬劫殺者。管堡官不修葺堡牆。不稽察盜賊。牧馬之人。不察收馬匹。縱賊竊去。攻守門人役。不盤詰出入之人。均治罪。弗貸。管堡官有斂民食物。餽送巡察官者。與受並罪之。是日。大臣等入

奏曰。盜賊若不按律嚴懲。恐不能止息。太宗惻然諭曰。今歲國中因年饑乏食。致民不得已而行竊耳。俟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詔是歲獄姑從寬典。仍大發帑金。散賑饑民。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一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丁卯七月至二年戊辰十二月

天聰元年秋七月己巳。敖漢部奈曼部來歸。

先是正月有喀爾喀蒙古逃至。言察哈爾林丹汗與兵攻掠喀爾喀。服從者收之。拒敵者被殺扎嚕特部奔依科爾沁部二月。

太宗與奈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 元太祖裔額森偉徵諾顏第一子 書曰。聞爾曾與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言。欲與我國和好。果爾。可與敖漢部貝勒定議。遣一曉事人來。以便

計議。我素秉直道而行。善者不欺。惡者不懼。向之征討各國。非好戰也。因陵轢過甚。故昭告於

天。用彰

天討。昔我屢欲與明修好。而彼不從。偏助葉赫。遣兵防衛。又侵我沿邊居民。擾耕穫。毀廬舍。驅之離散。明如是其陵轢我也。我是以有征明之師。我國與喀爾喀素相和好。自齋賽侵我烏扎拉城。殺我使臣。又巴哈達爾漢娶我已聘之女。配與其子。遂啟釁端。及我既擒齋賽。喀爾喀諸貝勒來與我議和。誓告

天地。如往征明國。則合兵而往。與之和。則共約而和。若有惑于明之巧言厚賂。而私與之和者。殃必及之。乃喀爾喀毀棄盟言。聽讒嗜利。左袒明人。殺我臺軍。獻首于明。又屢行刼掠。我念前好。置之不問。去歲我由寧遠旋師。喀爾喀妄料我軍盡沒。專意助明。移兵相廹。我遣往科爾沁之使臣。復屢被截刼。是喀爾喀之背盟肆惡也。我是以有征喀爾喀之役。朝鮮向與我

通好。無故與明合謀。聯兵侵我。蒙

天眷佑。我師克捷。猶曲宥其愆。俘獲士卒。不加誅戮。縱之使歸。彼仍棄絕我好。背我而歸明。附我讎怨。納我逋逃。是朝鮮之負恩怙惡也。我是以有征朝鮮之舉。然則我之興師動衆。豈得已而為之哉。蓋兵非美事。實欲與諸國共安太平耳。爾等誠欲和好。同除強暴。各保疆圉。正在此時。彼察哈爾汗攻掠喀爾喀。以異

姓之臣把握事機居其貝勒之上矣又離析諸貝勒之妻强取諸貝勒之女以配微賤之人矣爾等豈無見聞乎若以吾言爲然可將此書與兩克什克騰諸貝勒觀之四月衮楚克巴圖魯同敖漢部長索諾木杜稜（與衮楚克巴圖魯同祖）塞臣卓哩克圖（索諾木杜稜之弟）及察哈爾國濟農台吉遣使通欵

太宗復與以書曰汝等遣使致書欲爲察哈爾汗與我國講和須察

哈爾汗特遣使臣來求時務以誠信之言教之若詞多支蔓便啓爭端一言不善遂敗乃事我惟據來使所言遣使相報耳我兩國非若明人夙爲讐敵豈以征戰爲善而以太平爲不美乎凡人用詐謀詭計而能成事者鮮矣惟能誠信往來克成厥好斯可以永久弗替耳若講和好我必不背科爾沁以科爾沁曾以和好之事推我主盟也六月辛亥敖漢部奈曼部使人俱至言其貝勒率衆來歸

太宗遣每旗官一員迎之又命大臣迎烏木薩特綽爾濟喇嘛庚申親率諸貝勒統兵千五百人出迎翼日駐蹕都爾弼山岡敖漢部奈曼部使人復至奏言明朝曾遣人兩次致書言何故往投滿洲當投我國今以其書呈覽秋七月戊辰駕自都爾弼山岡渡遼河十里外

駐蹕己巳衮楚克巴圖魯等至

太宗出營迎之率以拜天乃陞御座衮楚克巴圖魯等入御營奏曰吾等因察哈爾汗不道來求聖主福庇

太宗曰諸貝勒遠來歸附跋涉勞苦可弗拜但互相抱見可也衮楚克巴圖魯等奏曰異國之人遠來歸命

蒙

皇上鴻慈容納即係編氓焉敢不拜于是趨前叩拜畢

命近前抱見次與諸貝勒序齒互相抱見乃出所攜酒

餚以進

命察楚克巴圖魯坐于右索諾木杜稜塞臣卓哩克圖

坐于左台吉土謝圖岱青達爾漢桑阿爾齋鄂

齊爾都爾巴分坐于旁

賜部長三人雕鞍良馬各一台吉五人鞍馬各一是日

太宗率之告

天曰察哈爾汗敗棄典常罔恤兄弟致敖漢奈曼部諸

貝勒與之交惡來歸于我我若不加矜念視如編氓

勒還內地者

上天鑒譴若加之愛養仍令各安疆土而諸貝勒聽察

哈爾離間之言背我而懷貳心者

天亦鑒譴惟無相違棄

天佑我等福祚延長子孫蕃盛千秋萬世永享安樂宰

米察楚克巴圖魯等宰牛二十馬二十羊四百恭

進筵宴甲戌

駕還瀋陽

八月乙卯擊敗明兵于遼河

先是牛莊守臣奏報明國兵船十泊遼河衛尾

排列我軍乘船將進敵人按兵不動今集三旗

兵往攻之

太宗遣貝勒岳託率各旗官一員兵三百人往覘至是

岳託奏言敵船俱泊遼河止有小船三大船一

從小河而入我守邊官棟世祿注都岱達喀爾

達塔爾弼希等率兵兩岸夾擊四船並獲殪其

守備一千總二百總二兵二百

九月丙子勞鎮守朝鮮義州撤還諸將

初大軍征朝鮮凱旋以國王李倧弟李覺至越

數日將遣還

御殿設饌

頒賜李倧駝馬雕鞍鍍金鑾鞭腰刀鍍金鞓帶貂裘貂
皮。
賜李覺鞍馬鍍金鑾鞭腰刀。鍍金鞓帶貂裘貂皮蟒衣。
同來侍郎鞍馬蟒衣猞猁猻裘。其餘官員鞍馬
及緞衣等物有差巴克什達海庫爾纏等。令李
覺及侍郎服蟒衣謝
恩固辭不從謂蟒衣乃國王之服。官員無服此衣之制。
副將劉興祚曰以

恩賜之衣而不肯服爾殆畏明國而不願歸也姑拘縶
于此何如于是各服衣裘行朝鮮國禮謝
恩。
太宗遣參將英俄爾岱何劉興祚送歸。與李倧
書曰天下諸國。皆
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明國之主獨以己爲天子視各
國之主皆在其下。種種欺陵。實不能堪。故昭告于
天興兵征討惟

天至公不視國之大小而視事之是非。以我爲是。以明
爲非。是以我師克捷奄有東土。因爾以兵助明來侵。
又納我逃民。故我命將往征。王能識天意。克自悔過。
于我國領兵貝勒前以禮納款。復遣王弟來覲。既習
且賢。故能佐成和好。國家受福我國從來與和好之
國不起釁端。其不願交好心懷異志者。我亦不恤。王
以禮遣王弟來。恐日久繫懷。故速送歸。自此以後。但
以式好爲念勿似明之相欺也。至每年往來之禮王

自知之。自後若有爾國人民逃歸我國。我即緝以還
汝我國之滿洲漢人及陣獲朝鮮之人。逃至爾國。爾
即緝以歸我。毋致隱匿。致敗兩國和好也。七月。李倧
遣副將沈正芴朴蘭英齎方物報謝。其書言不
忍縛送被俘後逃歸之人。又請撤義州鎮兵。
太宗遣大臣阿什達爾漢巴奇蘭同沈正芴朴蘭英往。
又與
書曰我二國本相和協。止以明國之故。遂啟釁端。今

天命親睦。復歸于好。若既和而敗之。
天有不譴責者乎。我之留兵義州。初非疑爾。誠恐明人
敗我和好。不得不爲防守計耳。今若拒絕明人。勿使
入境。王當即遣士卒來守義州。我兵自當撤還。若爾
國之兵未至。吾兵遽撤。恐明人伺隙前來竊據也。至
言爾國之民被俘之後。思其父母逃歸。若復縛送。心
有不忍。前者爾兵入我棟鄂瓦爾喀什窩集。肆行屠
戮。又容匿毛文龍。納我遼東逃民。以是往征爾國。當

攻城陷陣之時。我師豈獨無死傷者乎。今以血戰所
獲之俘。脫逃而去。爾乃收而庇之。謂不忍再覩其離
散。爾試思昔日來侵我國。屠戮我民。其父子兄弟。豈
無離散者乎。遼東之民。久經分給將士。誼關主僕。一
旦僕棄其主。竄歸爾國。豈得不謂之離散乎。倘我國
將士忿其叛逃。率衆而往執之。曰此敵數敗盟。又未
可定也。我所以欲爾歸我逃人者。非貪得。正欲永踐
盟好耳。如有貪得之念。前雉髮降我之民。如許之多。

一經盟誓。逃爾遣歸。我何嘗靳之也。今王若愛戀其
民。必以彼父母兄弟完聚爲詞。可將逃人一一察出。
與其原主期約一處。伊主許贖。各從其便。如此庶爲
允協。王其圖之。
頒賜李倧猞猁猻貂皮。李覺貂狐皮及銀。姜功烈銀。吳
希楨朴桂英馬匹衣服。姜功烈朴蘭英之子衣
服鞍馬。
賜沈正筠朴蘭英猞猁猻裘蟒衣鞍馬。從者四十七人

衣服銀兩有差。既遣行。遂
命撤回鎮守義州將士。以義州復歸朝鮮。九月丙子。阿
什達爾漢巴奇蘭歸。以李倧書至。言即遣官至
義州更代矣。是日鎮守義州諸將亦還。
太宗親賜酒勞之。
冬十一月庚午。察哈爾貝勒率衆來歸。
先是察哈爾林丹汗所屬之安班和碩齊古英
和碩齊扣肯巴圖魯遣十五人來奏。言我察哈

爾汗蔑棄兄弟敗壞倫理我等聞
上威德遐敷仁恩普被因相率來歸應居何所惟
上裁之。
太宗諭曰爾等來歸我國我國可居之地任爾居之[事在六月] 至是穆哈爾貝勒昂坤杜稜攜妻子率衆來
歸。
命迎宴撫輯之是月薩哈爾察部六十人來朝以貂狐
猞猁猻皮入貢。

十二月甲午朔寶來歸阿拉克綽特部長。
阿拉克綽特部屬察哈爾國先是有貝勒圖
爾巴圖魯諾們達賚吹爾扎木蘇率所屬戶口
乘馬四百五十匹來歸宴之。
賜莊田戶口牛羊金銀衣裘器用俱備[事在八月] 至是貝勒
多爾濟伊勒登攜妻子率衆來歸
御殿受朝設宴是月長白山迤東濱海呼爾哈部三人
來朝以黑貂皮入貢。

天聰二年春正月甲子釋陣獲明人還寧遠
先是明寧遠總兵祖大壽部下人銀住爲我軍
擒獲至是釋之歸與祖大壽
書曰彼此互爲大言徒滋支蔓何所底止夫搆兵則均
受戰爭之禍息兵則共享太平之福此理之易曉者
也我欲通兩國之好共圖太平擬遣使致祭爾先帝。
並賀新君即位及爾來書有以我爲誰講和者
爲誰之語是以停止遣使但令銀住同來使以爾如

謂以禮往來爲善則我即遣使往矣[時爲明崇禎元年] 是月
東方格依克哩部四頭目率四十人來朝宴之。
賜衣各一襲。
二月庚子征多羅特部
多羅特部察哈爾所屬也我遣往喀喇沁之使
臣兩次爲所截殺。
太宗統師征之。
諭貝勒大臣曰此行皆選精銳以往兵不甚多當出奇

制勝爾等誡諭軍士務紀律嚴明勿得輕進行五日。
諭諸貝勒曰爾等率精銳前行若遇敵人當以計擒之。
訊其消息朕即率諸軍繼進于是諸貝勒前行生擒
敵人訊知多羅特部青巴圖魯寨棱並其部衆
俱在敖穆掄地遂駐兵待
太宗至進征敖穆掄合擊多羅特部衆其多爾濟哈坦
巴圖魯中傷遁走盡獲其妻子殺其台吉固嚕。
俘獲萬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漢人千四百名編

爲民戶餘俱爲奴復遣精騎從故道往收察哈
爾部衆獲馬一百三十牛七十又躡追其逃人。
俘獲二百戶
賜從征將士及被傷士卒俘獲人口有差刲牛八祭纛
告
天乃班師將至瀋陽宴諸貝勒大臣。
諭曰。蒙
天眷佑朕又令兩幼弟隨征遠國克著勤勞刻期奏凱

宜錫美號以示褒嘉貝勒多爾袞號爲墨爾根戴青。
貝勒多鐸號爲額爾克楚琥爾
甲午朝鮮遣使運送米穀
先是元年秋撤兵義州以其地仍歸朝鮮。
諭令市糴米穀既而國王李倧遣使貢方物謝
恩言創殘之餘未有米穀市糴
太宗與書曰我國糧米若止供本國民人原自充裕邇
因蒙古諸貝勒攜部衆來降者不絕概加贍養所以
米粟不敷爾與毛文龍糧餉已經七年我豈假彼無

故索取惟今歲市糴一年以濟窮乏爾能開糴助我
方見敦睦之誼爾云平安黃海二道俱經殘破然所
餘尚多且六道仍如故也若願以糧相濟則從鴨綠
江運亦可海運亦可至于我國逃人當兩國盟誓時
原議自盟之後爾國即行送還爾並未踐約後爾弟
歸國復約以過江日爲始送還逃民亦未見送還爾
云駐兵義州縱有逃民無由得知若撤義州兵回各

守封疆。有逃來者使易稽察。今我撤兵之後逃往人數。已察出甚多矣。從前相約凡遇間諜之人彼此必執而歸之。近乃有定州外郎金惟同潛來窺伺。經旬方返。若不加禁絕。恐致生亂階。特此相告

命大臣同來使齎往。事在元年十二月。至是李倧遣官齎書中辯金惟同非其所遣。貢春季方物。並米二千石。更以一千石在江中平價市糴。復以奉

諭詰問納我叛逃事。遣使齎書來報。其書以日者還拉傳致來書開之不覺駭訝。敝邦既與貴國誓天約和。奈受叛亡。於義不可。故曾有逃來人口。輒即解送。既得來示。即令邊臣實加盤詰。報稱正月十一日聽有不辨滿漢一個人來日晚由鎮江後山無人處潛過向西邊去。似往投毛文龍營者。當時雖失蹤跡。無由尚其實狀。姑此具復。幸貴國諒之。

三月戊子。發帑金資民婚娶。

詔曰。國家疆域日闢。首重生聚。國中有貧之無妻室者。可給貲令其婚娶。于是發帑金分

賜無妻室之人

夏四月戊戌。罷牛莊築城夫役

先是明兵屢出遼河來犯。見天命十年六月、天聰元年八月。故修築牛莊城。至是

太宗念築城夫役勞苦。以牛四十犒之。

丙辰。宴來歸巴林部長

先是喀爾喀巴林部爲察哈爾林丹汗所殘破。舉部往投科爾沁。復爲科爾沁擾害。至是貝勒色特爾元太祖裔巴噶巴圖爾諾顏第一子。台吉塞棱色特爾兄和托果爾諸哈之子。滿珠什哩色特爾兄顏布格岱洪巴圖魯之子。阿玉什等率巴林部衆來歸。

太宗率諸貝勒出城五里宴之

五月乙酉。勞征明錦州凱旋軍。

先是聞明人棄錦州。退守寧遠。貝勒阿巴泰。岳託、碩託奉

命同八旗大臣率兵三千往征。

太宗躬詣

堂子。送出征諸貝勒于十里外。
授以方畧。又與明國諸臣
書曰。爾國如大廈將傾。乃文武諸臣執迷不悟。專事修
葺城郭。亦何益耶。比聞察哈爾汗能棄耕種。欲就爾
食。窺伺邊境。加兵于爾。事在旦晚間耳。我亦將率各
路外藩蒙古兵。築城偏居。以俟秋成。取爾禾稼。爾等
將挺身出戰耶。抑閉城伏匿耶。如欲出戰。則以何兵
禦我。又以何兵敵察哈爾耶。我軍往來。甚便耕種樵

採無所不可。爾之軍民。雖欲出而耕種樵採。豈可得
乎。我本欲罷兵修好。共享太平。故屢次遣書。開誠相
示。爾其思之。如以我言為然。可卽遣使來報。毋貽後
悔也。越十二日。諸貝勒遣官奏捷。言我軍至錦州松
山。獲人口及馬牛騾共八百。墮錦州杏山高橋
三城。並毀十三站以東墩臺二十一處。殺守臺
者三十人。引軍還。
太宗遣官往迎。

賜諸貝勒馬各一。
駕出城五里。
御行幄。凱旋諸貝勒大臣。各至
上前。以次跪。行抱見禮。俘獲諸物。分
賜將士有差。是月。長白山迤東濱海呼爾哈部頭目禮
佛塔布克善喀秀克依克拉來朝。各
賜鞍馬緞衣并弓矢櫜鞬。
六月甲午。勞出征阿拉克綽特凱旋軍。

先是。貝勒阿巴泰岳託征明錦州。至中途。聞察
哈爾國特塔布囊率部衆移駐阿拉克綽特部
舊地。遇歸降我國者。輒行截殺。遣人往覘之。得
實。因遣使馳告。
太宗。遣貝勒濟爾哈朗豪格率兵六百往征。
親出城餞勵士卒。送之行。事在五月辛未。濟爾哈朗等擒戮固
特塔布囊。盡收其部衆。俘人口。獲駝馬牛羊以
萬計。至是師還。

太宗率諸貝勒出迎貝勒等隨
上拜
天乃朝見祭纛論功以所俘獲分
賜將士。
秋七月戊寅喀喇沁部長乞盟。
蒙古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元太祖大臣扎爾楚泰之後裔，世管喀喇沁六千戶，附于明，為朶顏三衛都督都指揮）偕其弟萬丹偉徵等以書來奏曰察哈爾汗不道傷殘骨肉我喀

喇沁部落被其欺陵奪去戶口牧產我汗與布延台吉博碩克圖汗鄂爾多斯濟農同雍謝布及阿蘇特阿巴噶喀爾喀諸部落合兵至土默特部落格根汗趙城地方殺察哈爾所駐兵四萬人我汗與布延台吉率兵十萬同時復值察哈爾兵三千人赴明張家口請賞未得而回又盡殺之今左翼阿巴噶及喀爾喀部落遣使來約欲與合力興師且有與
天聰皇帝同舉兵之語是察哈爾汗根本搖動可乘此機秣馬肥壯及草青時同阿巴噶喀喇沁土默特興師取之。
大國如欲往征卽宜秣馬厲兵至期進發。
太宗遣使齎書
諭之曰爾等以察哈爾汗不道欲與我國和好合兵討之。可各遣人來議。事在二月。七月喀喇沁部以喇嘛四人率五百三十人來乞盟。

命貝勒阿濟格碩託薩哈璘迎宴既至復
賜宴與盟誓自此喀喇沁拉斯喀布汗烏勒赫貝勒等舉部來附先是元年秋奈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來歸之後其姪鄂齊爾率衆循徹徹殺察哈爾兵百八獲馬牛二百餘來獻
太宗嘉之賞甲一副
賜號和碩齊是年冬
召 楚克巴圖魯同敖漢部長索諾木杜稜塞臣卓哩

克圖至。
駕出城迎之。
御殿設宴備陳樂舞賚金珠皮帛甲冑鞍轡等物甚厚。
賜塞臣卓哩克圖號曰都喇爾巴圖魯。索諾木杜稜號
曰濟農。二年五月。大軍勦察哈爾固特塔布囊
于阿拉克綽特地。袞楚克巴圖魯隨征。同扎嚕
特部台吉喀巴海率衆奮擊斬察哈爾台吉噶
爾圖獲七百人八月來獻俘。

賜袞楚克巴圖魯號達爾漢。喀巴海號偉徵。
九月己卯。賚從征察哈爾將士。
九月癸亥。
太宗親統師征察哈爾。前期分遣巴克什希福等傳令
西北歸順外藩蒙古部長率兵來會。乙丑。敖漢
部索諾木杜稜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會于都
爾弼地。丙寅。喀爾喀部諸貝勒會于遼陽。庚午。
扎嚕特部台吉喀巴海會于綽囉郭勒地。大軍
駐營七日。喀喇沁部蘇布地萬丹偉徵。與拉斯
喀布汀弼喇什台吉等先後率兵至。並
賜宴御所獻財帛駝馬。初亦會師者皆
賜甲冑。丙子。大軍進發乘夜馳至錫爾哈錫伯圖英湯
圖諸處擊敗察哈爾部衆。選精騎追勦。戊寅。至
興安嶺俘獲無算。抗拒者殺之。其降者編戶撫
綏。己卯。論功行賞。以俘獲人口分
賜將士。凡宗室之從征及居守者各牛一。先是巴克什

希福往約科爾沁部會師綽囉郭勒。土謝圖汗
奧巴等言先自掠察哈爾。然後來會。
太宗復遣希福率勇士八人往邀。因駐營待之。奧巴掠
畢遂歸。惟台吉滿珠什哩（貝勒莽古斯之孫）及貝勒洪
果爾之子巴敦以所俘獲來會。
賜滿珠什哩號達爾漢巴圖魯。巴敦號達爾漢卓哩克
圖。又各
優賚財帛駝馬牛羊。

冬十月丙申。嚴禁擅殺降人。
初大軍進征察哈爾時。以疲馬留于敖漢濟農
城中。令每旗官一員守之。有達敏者因病亦留
居。適察哈爾國嘛哈噶喇率衆來降。達敏率從
者掠其財物。盡殺其男婦。
太宗聞之。誅達敏。其隨掠者各鞭八十貫耳鼻以徇。至
是師旋渾河。
諭敖漢柰曼。巴林。扎嚕特諸貝勒曰。爾各處來降者。爾

等每邀而殺之。甚非我撫卹流離同仁一視之意。今
後來降之人見殺。若諸貝勒知之。罰人十戶。貝勒不
知而屬下人妄行劫殺者。抵死。妻子爲奴。舉首之人。
留養內地。爾諸國可于各邊界偏置哨卒。違者罰牛
五。哨卒有不聽遣者。罰牛一。
十二月丁亥朔。扎嚕特石與來歸。
先是扎嚕特石與貝勒色本。元太祖裔。即天命四年陣擒。五年釋歸者。因察哈爾林丹汗侵掠之。率依科爾沁。科爾
沁弗能贍養。至是偕其弟瑪尼來奔。聞
上撫字懷柔。不遺遐邇。願率部衆歸依樂土。
太宗率諸貝勒出迎一里外。還
御殿受朝。大宴之。又瑚爾爾圖色本伯父巴彥達爾伊爾登之子。之子
根都爾珠徹果勒圖之子桑古勒桑阿爾齋來
奏。臣等前因察哈爾兵至離散。往附科爾沁。果
勒圖已故。瑚爾爾圖等以科爾沁侵擾難堪。願
依

聖主。盡率所部來歸。已至開原之北。遣臣等進馬駝朝
見。
太宗卽遣官各指與駐牧之地。時東方巴雅喇部頭目
伊爾彪圖爾哈布爾伊圖睿率衆來朝。以貂狐
皮入貢。
戊子。定獵射賞罰令。
前此行獵令諸貝勒約誓從人勿爭奪。至是
太宗率諸貝勒出獵于東北四百里外。定獵地。

諭諸貝勒傳令射中之獸有爭論者付審理官質對不
問貝勒及凡人但驗射中傷痕相符即付之是
行也。
太宗親殪五虎從臣皆驚服
神勇。

皇淸開國方畧卷十一

皇淸開國方畧卷十二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三年己巳。

天聰三年春正月庚申科爾沁部長來朝。
初科爾沁奧巴來朝。
太祖高皇帝賜號土謝圖汗以郡主妻之。見天命十一年六月。天
聰二年九月。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奧巴率兵掠察哈爾邊境弗至期
餘之地而還十二月。

命侍臣索尼阿珠祜往責之與以
書曰。昔者汝父助葉赫與兵。奧巴之父貝勒翁阿岱來伐見癸巳年。謀分
我地幸
天佑我國汝弗獲逞後我兵征烏拉伞山汝父子以兵
助烏拉又助葉赫殺我侍衛布揚古罪非一端應即
興師致討我
皇考寬仁遣使議和盟誓
天地相與修好後汝欲親來和約定會所我

皇考赴約。汝復不至。此汝之欺誑也。察哈爾興兵伐汝。
我不辭勞苦。率師相救。兵至農安塔。察哈爾遂棄將
克之城而遁。彼時若非我兵相援。爾尚得有今日耶。
察哈爾還兵之後。汝來修好。我
皇考復加優遇。以女妻汝。又厚賜金珠裘幣甲冑器用
等物。遣汝歸國。及我
皇考升遐。諸國銜哀。各遣大臣子弟來弔。汝于兩月後。
方遣六下等屬員來。此汝之負恩也。向者通好時。曾
約一切敵國。和則同和。伐則同伐。汝乃敗棄盟言。與
我讐敵之明國。兩次通市。汝之反覆無常也。汝欲報
怨于察哈爾。屢遣使來約。及我國興師。爾竟不赴委
我于敵。還爾先回。汝行不踐言。狡詐實甚。今而後。汝
之心。我更何以相信乎。
太宗既籍書歷數其罪。復
諭索尼阿珠祜曰。汝等往見彼。勿加以禮。勿食其食。厲
色待之。即作欲歸狀。以覘其情形。索尼阿珠祜齎書行十日。至科爾沁。

台吉[illegible]致館舍之次。出所攜饋餉食之。奧巴
前先[illegible]別室。索尼阿珠祜前見耶。進禮物。並
[illegible]出[illegible]傳諭
諭旨。告奧巴[illegible]之。扶坐之。詳問[illegible]此。爲[illegible]索尼阿珠祜
以告語。
天聰汗之使臣也。爾有罪。義當絕。今特以公主故來觀
[illegible]。奧巴語左右具饌。索尼阿珠祜不顧而出。
奧巴恐。使台吉塞棱等問以往者
上使令何以行禮。與之食則食。今爾等見我不拜。具饌
不食。即趨而出。何
皇上有所譴責于我耶。索尼阿珠祜答曰。吾儕非爲爾
來。爾何爲見責。又何乃食爾之食耶。爾罪多矣。我
皇上震怒。恐我等不能達意。另有
諭旨。于是以書授之。即整齊[illegible]奧巴[illegible]書大[illegible]。合衆
挽留再三。日後請
上諭旨。我[illegible]心甚望罪。因即所遣既已獲罪重罪。若

聽使者稱返。罪益重矣。當令台吉拜斯噶爾及
桑阿爾齋同使者往謝罪。俟我定會親往。[illegible]
阿珠祜曰。吾儕來。
上命[illegible]齎物來[illegible]汝欲結之罪。[illegible]我等
人以我等豈爲取此二人所來耶。與巴岱
遣人來曰。令子弟去無益。還以重
上之怒。我罪益深。不如親往。[illegible]就道既無所
藉。終不可以安生。[illegible]
上怒也。索尼阿珠祜答曰。未令我同汝來。亦未令我阻
汝。汝其自裁之。奧巴又遣人告曰。今欲親往。決
免[illegible]罹
上怒。雖然。彼我見而遂我耳。索尼阿珠祜曰。汝果引咎
往謝。必蒙我
皇上[illegible]汝遂出兵。奧巴大喜。留索尼阿珠祜于[illegible]。遣
之先行。屬曰。我朝見無道使報聞
宜以之理。爾既先行。幸爲我轉奏。以[illegible]之故。足難

疾。當令人扶掖來朝。叩頭以謝。如蒙
上寬容。拜觀
天顏。釋我罪戾。我之願也。索尼向珠祜還奏。
太宗曰。果能知罪改過。猶可恕矣。至是奧巴來朝。
駕出迎十里還。
御殿宴之。越二日。
命巴克什庫爾禪希福等。復申前書中語致詰。奧巴俱服罪。其私與明國交市。願罰駝十馬百。征察哈爾違約遽歸。亦願罰駝十馬百。又越三日。奧巴

獻馬一甲一謝罪。
太宗宥之。
賜貂裘金鞓帶帽靴及朝鮮所貢皮幣財物及辭歸復
賜甲胄緞布猞猁猻裘雕鞍金銀器皿等物。
親率貝勒大臣出郊餞之。越宿而還。

丁丑。議增直月理政貝勒。

先是天命六年二月
太祖命
太宗同大貝勒代善。二貝勒阿敏。三貝勒莽古爾泰。佐理國中政事。按月分直。及
太宗即位。仍令分月掌理。至是傳
諭曰。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機務。輒煩諸兄經理。嗣後可令弟姪輩代之。如有疎失。咎坐現直者。大貝勒等皆曰善。遂以諸貝勒代理直月之事。

二月戊子。嚴禁科斂民財。

先是察訊正黃旗千總科斂民間財物事。謂因

本管官及筆帖式等至屯。供應不敷。故斂民間食物以餉之。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出使之人。定例各自備餱糧。毋許科取于民。近聞有違法妄行者。不可不嚴爲懲治。諸臣皆受朕恩。身居民上。衣食亦已豐裕。乃攫取貧民辛勤孳養之牲畜。以供口腹。貧民被此擾累。何所恃以爲生乎。逃亡背叛。職此之由。嗣後事發。除凡人照常處分外。若係管糧官筆帖式及巡察人虐民妄行。

定行處死又
諭曰正黃旗官員皆擾取民間食物朕已察知爾七旗
大臣可各察本旗所屬人有擾取之事卽行奏聞毋
得容隱于是諸大臣各察出本旗事以奏
諭曰官員擾取民間食物若被旁人告發斷難寬宥因
係朕自行察出姑宥之嗣後各宜省改前愆共矢公
忠

庚子罰懲殺降將領

先是遣總兵官武訥格副將蘇納率滿洲兵八
十人及蒙古全軍往征察哈爾降其邊境二千
戶因軍中流言降人睨我兵少謀殺我兵以歸
明乃盡殺其男子俘其妻孥止釋兩台吉弗殺
攜之還
太宗命以所俘獲分賚將士旣而
諭責武訥格蘇納妄殺降人盡罰所得駝馬牛羊入官

是月甲辰

巡閱南路邊境城垣乙巳次穆家堡以鄂郭有領兜者
命葬之丙午次牛莊
命築新城高二丈二尺有五寸加雉堞除四隅外每面
建腰臺四座
賜督工諸臣宴戊申至耀州又翼日至海州凡城垣不
堅者成
命修築完固

三月戊午申定軍令于外藩

先是
頒敕科爾沁敖漢奈曼喀爾喀喀喇沁諸部令遵行
本朝制度（事在正月）至是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齎
敕與蒙古諸貝勒曰爾等旣皆歸順凡遇出師期約宜
各踴躍爭赴協力同心毋有後期我兵若征察哈爾
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
罰馬百駝十遲至約會之地三日者罰馬十若在征

明國。每旗貝勒台吉一。以精兵百人從征。違者罰
馬千駝百。進至約會之地三日者。罰馬十。我軍入敵
境以至出境。有不至者。罰馬千駝百。于相約之地搶
行擄掠者。罰馬百駝十。
夏四月丙戌朔。定文館職司。
初
太祖製國書。因心肇造。備列軌範。
太宗躬秉神聖之資。復樂觀古來典籍。以歷代帝王之

得失為鑑。並欲記注
國家政事。以昭信史。
命儒臣達海庫爾纏剛林蘇開武巴什扎素喀古爾嘉
琿托布齊琳球吉巴十人。分為兩直。繙譯典籍。
記注政事。（時名文館。至崇德元年。改曾為弘文秘書國史三院。）是月。扎嚕
特部內齊汗、（元太祖裔忠圖之子。）科爾沁部貝勒布達齊
（貝勒翁阿岱子奧巴弟。）各率其子弟來朝。
五月丁未。議蒙古部長越界駐牧罪。
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來歸見元年七月。）扎嚕特部內
齊汗。（來歸見上。）瑚弼爾圖色本瑪尼。（三人來歸並見二年十二月。）
巴雅爾圖（色本見。）以私越地界駐牧。自行議罪。請
各罰馬百駝十。
命從寬。各罰馬一。
戊申。分勦明兵于海島。
先是。明總兵毛文龍據南海皮島。招集遼民。合
島民皆冒毛姓。為其子孫。民有逃奔者。輒殺之。

捏稱陣獲。誑報冒功。明之君臣皆信之。陞為大
都督。凡島中官民賞罰黜陟生殺。許以便宜行
事。文龍欲與我國通好。嘗遣使致書。
太宗因遣官科廓率從者四人。齎書答之。往來數次。文
龍乃執科廓等。送往燕京。尋寧遠巡撫袁崇煥
以文龍與我國私通。殺之。其部眾有賂朝鮮之
鐵山者。
太宗命總兵官楞額禮。率兵五百往勦。斬二百七十級。

生擒一百四十人。獲馬二十一。至是分
命諸將搜剿海島之舊屬毛文龍者。石廷柱率兵二百往黃骨島。有自石城島來者。斬二百人。生擒十九人。圖魯什率兵一百往旅順口。斬二十五人。生擒二人。羅璧晉爾德青善雅賴率兵一千往新城一路。遇採蔘船四艘。斃六十人。毀其船。富克察率兵後行。遇採蔘者七十人。盡殲之。錫爾都塔哈布各率兵五十至鹿島。斬十九人。生擒三人。布爾吉率兵赴雅爾古地。斬採蔘之朝鮮國十人。明國三人。復同扈什塔踪捕。斬五十二人。生擒十人以歸。

六月丁卯。土默特部入貢。

土默特部長鄂木布（元太祖裔格根汗之三世孫。）遣四十五人貢駝馬綵緞等物。奏言願率部衆歸附。其同部台吉阜爾畢泰阿渾爾巴當紫諾木等來朝。亦貢禮物。

秋七月乙未。庫爾喀部入貢。

庫爾喀部頭目九人來朝。以海豹皮入貢。是月喀爾喀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拜渾岱拉巴泰滿珠什哩三台吉率三十五人來歸。前為察哈爾所侵。俱逃入科爾沁。今自科爾沁來歸。

八月庚午。定行軍賞罰例。

凡入八分貝勒等臨陣時。如七旗敗走。而一旗獨能迎戰保全七旗者。即以敗走七旗所屬人員給與。若七旗迎戰而一旗敗走者。削爵。以所屬人員分給七旗。如一旗戰者半。走者半。即以走者之所屬人員。給與本旗迎戰貝勒。仍覈其戰功。另行賞賚。若七旗未及戰而一旗首先迎戰。亦按其功之大小及所獲多寡行賞。若兩軍接戰。或追擊敵兵。不加詳察。妄行衝突者。罰所乘馬及所獲人口入官。

九月壬午朔。校試儒生。

前期。

詔曰自古國家文武並用以武功戡禍亂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興文教于諸儒中考取其文藝明通者優奬之以昭作人之典諸貝勒及滿漢蒙古之家所有儒生俱令考試取中者別以丁償之至是預試者三百餘人。

命諸臣校別優劣得二百人凡隸內府及貝勒大臣家爲奴者盡皆拔出免二丁差徭一等者賞緞二疋二等三等者賞布二疋並

候錄用是月南界守將伊爾登等率兵勦覓島毛文龍之孫子島獲船四沉一百三人于水中。生擒二十七人來獻。

太宗遣大臣揚古利楞額禮阿山雅賴率驍兵一百步兵二百巡綽採葠明人至雅爾古斬九十六級。生擒千總三員從衣十六人以歸。

冬十月辛未會師至喀喇沁境定議征明。

先是六月乙丑

諭貝勒大臣曰戰爭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國家之禎祥前曾與明議和明之君臣若聽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則我國採葠開礦與之交易若彼不願太平而樂于用兵則我國所少者不過緞帛等物耳我國果竭力耕織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緞帛等物亦何傷哉我屢欲和而彼不從我豈可坐待定當整旅西征今蒙古科爾沁喀爾喀扎魯特敖漢奈曼諸國合

師並舉勿似昔日之專以我兵往夫師徒既衆供億浩繁陸運糗糧恐不能給必用船載至河西西寧堡方無貽誤宜豫採木植廣造舟楫以備用朕之所見如此但一人所見未必悉協于衆詢謀僉同乃克濟事有謀畧素裕可裨益軍政者各以所見入告朕將擇而用之越二旬

命貝勒濟爾哈朗德格類岳託阿濟格率兵萬人征明錦州寧遠秣馬田野中凡一月俘獲以千計。

焚其積聚乃還九月甲辰

召外藩蒙古部長各率兵來會十月癸丑

太宗親統師啟行以來朝喀喇沁台吉布爾哈圖曾受

賞于明熟識路徑用爲嚮導丙辰師次陽什穆

河

賜宴會師之柰曼部袞楚克巴圖魯孔喀特部內齊汗

色本桑圖喀巴海翊爾爾圖之子岱青等巴林

部色特爾塞稜之馬匹疲瘦衆蒙古貝勒議罰

其甲冑馬駝

命俟班師再議

諭責之曰朕曾諭爾等善養馬匹勿輕馳驟以備征討

之用爾等違諭用以畋獵致馬匹羸瘠來兵遂少會

亦何益耶庚申師次納哩特河察哈爾五千人來降

壬戌駐營遼河

命總兵官武訥格副將蘇納率兵四百躡追察哈爾部

衆之逃奔明國者俘百人獲馬八十駝七十六

牛羊各百餘丙寅科爾沁部奧巴偕洪果爾貝勒（莽古斯弟）圖美（奧巴從兄）武克善（莽古斯孫）巴達哩（奧巴子）諸貝

勒台吉各率兵來會

綵迎之三里許還

御行幄宴之是日集諸貝勒大臣暨外藩蒙古貝勒台

吉等

諭曰明國屢背盟誓察哈爾國暴虐無道皆當征

討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爾等其共議之諸貝勒

大臣有謂距察哈爾國遼遠人馬勞苦宜退兵

者有謂大軍千里而來羣力已合宜征明者

太宗以征明之議爲是遂統師向明境發越五日至喀

喇沁之青城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晚

詣

御幄止諸貝勒大臣于外而先入密議班師既退貝勒

岳託濟爾哈朗薩哈璘阿巴泰杜度阿濟格豪

格入

太宗默坐意不懌岳託奏諸將皆集于外待
上諭旨
太宗憮然曰可令諸將各歸帳我謀既寢又何待爲可
勿宣布所發單令岳託濟爾哈朗曰臣等未識所以
請
上明示
太宗曰我已定策而兩兄不從謂我兵深入敵境勞師襲遠若糧匱馬疲何以爲歸計縱得入邊而明人會各路兵環攻則衆寡不敵倘從後堵截恐無歸路以此爲辭固執不從伊等既見及此初何爲緘默不言使朕遠涉至此耶衆志未孚朕是以不懌耳岳託濟爾哈朗及諸貝勒皆勸
上決計進取于是令管旗八大臣往與大貝勒三貝勒議夜半議定乃
頒敕諭曰朕仰承
天命興師伐明拒戰者不得不誅若歸降者雖雞豚勿侵擾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毋淫人婦女毋掠人衣服毋拆廬舍祠宇毋毀器皿毋伐果木如違令殺掠淫人婦女者斬毀廬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離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關山海關內多有鴆毒更宜謹愼馬或羸瘦可量資芻飼之肥者止宜秣草凡採取柴草須聚集衆人以一人爲首有離衆馳往者拏究如有故違軍令者與不行嚴禁之管旗大臣及領隊各官並治罪弗貸

戊寅克明洪山口

大軍自喀喇沁之青城行四日次老河
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貝勒阿巴泰阿濟格率右翼四旗兵及左翼諸部蒙古兵攻龍井關各授以方畧令相機而行
太宗統師向洪山口進發丁丑左翼兵攻克龍井關擊

其水關而入。明副將易愛參將王遵臣聞礮聲。自漢兒莊率兵至。我兵擊敗敵騎兵三隊步兵二隊。斬易愛王遵臣。盡殲其衆。又斬哨卒之自三屯營至者。師薄漢兒莊城。其副將標下官李豐澤城內民薙髮出降。大軍登城駐營秋毫不擾。潘家口守備金有光遣中軍旗鼓范民良蔣進喬齊書來降。三貝勒莽古爾泰奏授守備爲遊擊。旗鼓爲備禦。給劄而遣之。戊寅。

太宗親統師攻克洪山口。入駐城內。擢降人方遇清爲備禦。寅

敕令守洪山口。又遇匿山中之千總一員把總一員。聞城克。率百人擐甲執械來降。因擢千總爲備禦把總爲千總。是日。貝勒濟爾哈朗岳託率右翼兵攻克大安口。毀其水關。明馬蘭營前哨兵馳至大安口。將近城。我軍擊走之。濟爾哈朗率兵一半擊敗兩營敵兵于山上。追至馬蘭營盡殲之。明騎兵自遵化來援。列兩營深林中。鳴角擊鼓。岳託亦率兵一半進擊大敗之。得脫者僅數人。兩貝勒肅拜

天畢。忽又有一營敵兵至。我軍未及成列。爭先擊斬。自辰迄巳。共敗敵兵五營。馬蘭營馬蘭口大安營三城俱降。我軍遂趨石門。恐兩旁有敵兵。因立營曠野。以便瞭望。明兵先聞礮聲。以爲蒙古兵至。倉皇赴戰。悉就殲。後知爲我兵。懼不復出。石門寨驛丞一。生員一。偕五人齎書來降。

十一月甲申。克遵化城。

大軍既克洪山口。總兵官揚古利率兵先至遵化。辛巳。

太宗親統師距城五里而營。三貝勒莽古爾泰率左翼兵。自漢兒莊來會。

太宗與遵化城中巡撫王元雅等書曰。我國爲爾國侮慢侵陵。致成七恨。乃告

天興師。幸蒙
上天垂鑒。以我爲直。舉遼東廣寧諸地悉以畀我。我猶欲罷兵息民。屢遣人致書議和。爾君臣妄自尊大。且不容我書過山海關。爰整師旅。大舉而至。自喜峯口進西大安口進東。拒敵之兵悉已誅戮。歸順人民秋毫無犯。今爾等若輸誠來降。功名富貴當與共之。昔聞良禽擇木而棲。俊傑相時而動。爾等可不深念耶。至民人皆我赤子。來歸之後。自當加以恩養。爾等可

速自籌慮。毋貽後時之悔。十一月壬午朔。明總兵趙率教以兵四千援遵化。我哨兵來告。貝勒阿濟格等率左翼四旗及蒙古兵奮擊敗之。乘勝躡追。

太宗率數騎環視遵化城可攻之地。遇明敗兵至。掩擊之。趙率教爲阿濟格所斬。三貝勒莽古爾泰生擒明中軍臧調元來見。

太宗曰。可收養之。養人後必有效。遂令薙髮。有棄弓歸降者亦收養。仍給

敕各處原籍。羅文峪守備李思禮齎糧冊來降。擢爲遊擊。貝勒濟爾哈朗等率右翼兵來會。

太宗召集貝勒大臣定議攻城。

授以方略。正黃旗攻北面之西。鑲黃旗攻北面之東。正紅旗攻西面之北。鑲紅旗攻西面之南。鑲藍旗攻南面之西。正藍旗攻南面之東。鑲白旗攻東面之南。正白旗攻東面之北。甲申黎明。列陣樹梯城下。正白旗兵薩木哈圖先登。諸軍繼之。遂

克其城。掩殺其守陴兵。四面皆潰。巡撫王元雅走入署自經死。城中官兵人民等拒命者盡殺之。

命以棺斂元雅屍。傳

諭諸將曰。我軍年來皆怯于攻城。此城較前所攻之城更堅。薩木哈圖奮勇先登。殊可嘉也。乙酉以副將伊遜攻城時。被傷其手。創甚。

親臨視之。是日闘羅文將兵為從征蒙古所擾害。因以

蒙古字漢字傳

諭曰。朕命師征明。志在綏定安輯之。凡貝勒大臣。有掠歸降地方財物者。殺無赦。擅殺降民者抵罪。強取民物者。計所取之數。倍償其主。朕方招徠人民。若從征之人。橫行擾害。是與寇賊無異。此而不誅。將何以懲。貝勒大臣等。尚其仰體朕心。廣宣德意焉。己丑。論功

行賞。喀克篤哩進攻。具如法。且親督本旗兵先

登。由二等總兵官擢為一等總兵官。即今一等子。巴篤禮指麾本旗兵攻城有方。由二等遊擊擢一等遊擊。即今二等輕車都尉。和勒多初襲其兄攸德赫參將職。後以罪革。至是以署參將攻遵化城。善射。使所屬兵先登。令仍襲其兄參將職。即今一等輕車都尉。綏和多率兵先八旗兵進。由備禦擢三等遊擊。即今三等輕車都尉。薩木哈圖先八旗兵登城。授為備禦。即今騎都尉。世襲罔替。有過失。俱行赦宥。家貧。即周恤之。

賜號巴圖魯。與喀克篤哩巴篤禮並

親酌以金巵。

賜蟒緞及駝馬。巵什布第二登城。

親酌以銀巵。與第二登城之多禮善。合授備禦。兩人共管一佐領下人戶。茂巴禮第四登城。並

賜緞布馬牛。烏爾特蒙古阿滿先登。因後兵不繼陣亡。

授其父阿邦為備禦。

賜蟒緞二。緞十九。布二百。馬牛各十。庚寅。

諭眾臣曰。頃因克遵化。各旗大臣至登城士卒俱以次賞賚者。非以大臣等身自登城也。嘉其督率盡善。備具堅固耳。嗣後視此為例。朕賞爾等。[illegible]若

率此巴家

天佑克奏膚功。諸臣尤宜加意約束所屬人員。愛士卒如子弟。則所屬士卒亦視爾等如父母。平時克遵教令。臨陣[illegible]各領大臣不加

訓飭以致妄行不誅則紀律廢弛而為惡者益熾誅
之則曾經効力之兵而以無知蒙罪又覺可憫爾等
有管兵之責者當勤加教訓以副朕意壬辰明喜峰
口參將遣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齎降書至給
敕諭及令旗禁戒蒙古擾害漢人
賜參將緞二十把總各緞一從者各緞袍一
癸巳進征燕京
以參將英固爾岱遊擊李思忠文館范文程率

備禦八兵八百留守遵化
太宗統師離遵化城二十五里駐營甲午進軍薊州前
哨遇明兵五百與戰生擒十五人獲馬二十乙
未次三河縣獲一漢人令持書招降丙申
命左翼貝勒率兵三千赴通州相視渡口
太宗自三河縣行二十里前哨捕一人送至訊以敵兵
消息其人云大同宣府兩鎮兵現在順義縣遂
命貝勒阿巴泰岳託率左翼二旗及蒙古二旗兵往擊

之敗明總兵滿桂侯世祿軍獲馬千餘駝百餘
順義知縣率眾來降
太宗至通州渡河駐營城北傳
諭各城曰我國素以忠順守邊爾萬歷皇帝妄預邊外
之事曲在葉赫而強為庇護直在我國而強欲戕害
屢肆侵陵大恨有七我知其終不相容也昭告于
天興師致討
天佑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

皇考思戢干戈與民休息遣人致書講和而爾國不從
既而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屢次遣使講和爾天啟皇帝崇
禎皇帝仍加欺陵使去滿洲國皇帝帝號毋自製國
寶我亦樂于和好遂欲去帝號稱汗令爾國製印又
不從故我復告
天興師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爾明之君臣
視用兵為易事漠然不以愛民為念不願和好而樂

兵戈今我軍至矣用兵豈易事乎凡爾紳衿軍民有
歸順者我必加撫養其違抗不順者不得已而誅之
此非予誅之乃爾君自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
稱帝古之遼金元俱自小國而成帝業亦曾禁其稱
帝耶且爾明太祖昔曾爲僧賴天佑之俾成帝業豈
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運循環無往不復
有天子而廢爲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爲天子者此
皆
天意非人之所能爲也
上天既已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
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師恐不知者以爲恃强
攻戰故此諭知戊戌進軍駐牧馬廠距燕京約二十
里廠南五里許有牧馬网我兵圍之其管馬太
監二名及三百餘人出降辛丑
太宗統師營于燕京城北土城關之東兩翼兵營于東
北偵知明總兵滿桂侯世祿等俱集德勝門

太宗率諸貝勒領右翼兵前進哨兵又告瞭見東南隅
有塵遠巡撫袁崇煥錦州總兵祖大壽等以兵
來援
太宗至德勝門外審視虛實
諭火器營兵進前發礮俟敵發礮畢蒙古兵及兩紅旗
兵由西兩翼進正黃旗兵從旁衝擊傳
諭左翼貝勒領兵迎擊于是南路進兵復
命御前兵繼後遇敵遁者追擊之時袁崇煥祖大壽
屯兵二萬于沙窩門外我左翼兵二千分爲三
隊領纛大臣哈寧阿鄂羅塞臣等先進貝勒阿
巴泰阿濟格多爾袞豪格繼之聞敵伏兵右偏
甚衆因約我軍入臨口宜趨右偏不趨右偏而
由正路入者罪與避敵同比入臨口豪格獨趨
右偏敗其伏兵追殺至城壕阿巴泰阿濟格多
爾袞不趨右偏由正路入亦擊敗敵兵追殺至
城壕阿濟格所乘馬被創死正白旗領纛大臣

康古哩未至城壕。止于中途。貝勒多鐸以年幼。
與三貝勒莽古爾泰留後。遇明兵來犯。禦卻之。
額駙恩格德爾領喀爾喀蒙古軍。偕其弟莽果
勒岱及領扎嚕特兵之巴克多爾濟。見敵兵一
隊距城稍遠。屯樹林內。不俟整隊。驟進接戰。旋
潰。莽總兵官武訥格。扎嚕特貝勒色本與其弟
瑪尼突入奮戰。始擊敗敵兵。收軍後。諸貝勒大
臣會議。阿巴泰違衆約。不從右翼進。與同旗蒙
格相離。罪應削爵。奪所屬人員。給與蒙格。

太宗曰。阿巴泰非怯懦者。特以顧其二子。致離蒙格耳。
朕奈何以子故加罪于兄。因宥之。以康古哩及參將
郎球漢岱等。逗留中途。削職罰贖。奪其俘獲。以
哈寧阿鄂羅塞臣善戰。俱授備禦。恩格德爾莽
果勒岱。自蒙古首先投誠。功大免削職。仍罰贖。
奪其俘獲。巴克多爾濟等。削職罰贖。奪其俘獲。
以所罰之半。給武訥格。令分賞同時迎戰將士。

癸卯
太宗率諸貝勒環閱燕京城。乙巳。駐南海子。丁未。進軍
距關廂二里。時袁崇煥祖大壽營于城東南隅。
樹柵木爲衛。
太宗令我軍稍與相近列營。
親率諸貝勒輕騎往視進攻之處。
諭曰。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也。諸貝勒屢
請攻城。
太宗諭曰。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克。但所慮者。倘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
亦不足喜。朕視將卒如子。嘗聞語云。子賢父母雖無
積蓄。終能成立。子不肖。雖有積蓄。不能守也。此時正
當善撫我軍。蓄養精銳耳。遂止弗攻。先是獲明太監
二人。以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甯完我巴克
什達海監守之。至是鴻中承先遵
上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

上計也。項見
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
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
太監者佯臥竊聽。悉記其言。庚戌。
命縱楊太監歸。嗣聞楊太監以竊聽之言。奏明崇禎帝。
遂執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大懼。率所部奔錦州。
毀山海關而出。
十二月辛亥朔。克良鄉城。

大軍趨良鄉。
太宗命諸貝勒殿後。行獵海子。左翼諸貝勒因遂獵突
馳于前。
太宗見之
諭曰。朕以爾等殿後。是以行獵。今爾等皆前來。誰在後
軍耶。諸貝勒俱奏請議罪。
太宗曰。爾等孺子。忘殿後而貪射獵。故至此。姑免議重
罪。止各罰馬一。給右翼諸貝勒。遂趨良鄉。克其城。以

駐軍所獲牛馬驘驢。均給兵丁。庚申。祭纛良鄉
東山關。
頒賚將士銀兩緞衣。總兵官武納格率蒙古兩旗兵攻
取固安縣。盡殲其衆。
命巴克什庫爾禪赴固安。賞諸將士銀兩緞衣。時房山
縣有生員三八來降。賞而遣之。
諭曰。聞爾房山縣民奉祀金朝皇帝。是亦守禮之民也。
今蒙

天佑。我軍已至燕京。大業若成。爾等皆屬我。倘不能即
成。恐貽禍爾等。須杜門安坐。以俟我業之成也。遂
命貝勒阿巴泰薩哈璘齎牲帛祭金太祖世宗陵。爲文
以
告曰。嘗聞二帝功高德盛。予中心緬懷。夢寐景仰。茲統
師至良鄉。知二帝陵寢在焉。雖時異世殊。而春秋舉
祀。至今稱頌弗衰。誠所謂德愈久而彌光也。特備牲
牢。遣阿巴泰薩哈璘代祭。併白予懷。我國介在邊陲。

世守忠信。明萬歷君無故害我
二祖。彼雖出此。我猶尊之爲君。同遼東副將吳希漢刑
白馬烏牛。盟誓
天地。竪碑邊界。約曰。漢人出邊者殛漢人。滿洲入邊者
殛滿洲。旣盟之後。直道自守。及我與葉赫兩國搆釁。
彼曲我直。明萬歷君不以公道區處。反庇理曲之葉
赫。陳兵邊外。代爲守禦。屢欺我理直之滿洲。致成七
大恨。我見其不能相容。必欲見害。故告

天與師。蒙
上天垂鑒。不計國之大小。止論事之曲直。遂以我爲直。
畀我以明遼東。遼東之地。後我復遣人議和。彼以爲
敗我如泰山之壓鷄卵。藐視我如草芥。欺陵不已。故
復與師。
天又畀我以河西地。後我欲息兵戈。享太平。開誠布公。
不作詭計。屢遣議和之使。明崇禎君更肆欺陵。欲索
還

天畀我之土地。去我帝號國寶。我以
天賜土地。不可退還。止議去帝號。稱汗。不另製寶。令彼
造印與我。彼復不從。我故發憤興師。凡降城居民。秋
毫無犯。惟誅其軍士之抗拒者。攻其城堡之不降者。
我非樂于誅之攻之也。皆明國君妄自尊大。不允議
和。不啻彼自誅之。自攻之耳。夫我深雪讐之志。而彼
恥城下之盟。兵甲相尋。積漸至此。
天實爲之。于我何預。雖然。我猶不爲已甚。復欲與彼議

和。乃彼恃其國大兵多。蔑理違
天。將我之言置若罔聞。若枘鑿之不相入。故予披瀝悃
忱。祭告惟二帝英靈。昭鑒而默佑之。
丁卯。擊敗明兵于永定門南。
大軍還自良鄉。至盧溝橋。遇明副將沈姓率兵
六千人來禦。
太宗遣右翼五旗兵進擊。（時左右翼各有蒙古一旗。故右翼五旗。合左翼則爲一旗。）
不移時。悉殲之。生擒官一員。擇取甲冑馬匹之

善者。餘悉棄置。進距京城二十里。有敵兵一營。
擊敗之。晚至京城西南關駐營。
命副將阿山遊擊圖嚕什。視環城敵兵。擒一人訊之。知
永定門南二里許。有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
壽四總兵。領步騎四萬。結柵木。四面列鎗礮十
重遂。
諭諸將士。以三鼓進兵列陣。及旦。十旗兵齊進。敗敵毀
柵而入陣。斬滿桂孫祖壽副將參遊等官凡三

十餘人。千把總無算。生擒總兵黑雲龍麻登雲。
方我軍進薄敵柵。敵軍鎗礮矢石交下如雨。
太宗憐惜將士。惻然隕涕。及收軍。無一傷者。戊辰。
命以陣獲馬六千。擇其善者。先賞給八大臣及總兵副
將等官。諸臣奏曰。荷
天眷佑。
皇上威福。敗此大敵。所獲諸物。
上與諸貝勒不先擇取。臣等如何敢受。

太宗諭曰。我命汝等對敵明兵。鎗礮發時。朕慮爾等心
甚畏悔。幸蒙
天佑。爾諸臣未被創。擊敗敵兵。雖加賞賚。朕猶以為未
足也。己巳。大軍移駐京城西北。庚午。移駐德勝門外。
滿洲圖嚕什錫爾納勞薩等。兩遇明兵自京城
出。俱擊敗之。斬一百五十人。獲馬一百二十有
奇。巴克什達海愛巴禮奉
命齎書與明議和。一置德勝門外。一置安定門外。貝勒

阿巴泰濟爾哈朗阿濟格杜度薩哈璘同總兵
官揚古利。率兵三千。徇通州。焚毀其船。遂攻張
家灣。克之。丙子。
太宗旋師通州。渡河駐營。丁丑。貝勒岳託薩哈璘豪格
率兵四千前行。攻克香河縣。時沙河驛有蒙古
五百人。謂我兵至。出奔山海關。我兵追及之。五
百人據山崖立寨。我兵步登。悉殲之。又焚通州
河內船約千餘。是日。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等率護軍及火器營兵五百名往視薊州情形。會有山海關步兵五千來援薊州。距城二里許。與我兵遇。敵兵不及入城。遂立營環列車礮鎗礮。諸貝勒率兵衝擊。悉殲之。方擊敵步兵時。

命代善指揮左翼四旗攻其東面。

太宗親指揮右翼正黃正紅鑲紅三旗攻其西面。貝勒杜度傷足。遊擊額爾濟格烏爾坤被創。卒。正紅

鑲紅兩旗不進攻所當敵壘。總兵官揚古利同內大臣侍衛率正黃旗軍士攻入。大敗敵兵。

命以兩紅旗規避各官贖罪之物。盡給揚古利。令分賞進攻諸將士。戊寅。參將英固爾岱自遵化奏云。密雲總督薊州道合兵夜至遵化。四面夾攻。我兵出禦敵兵。斬殺甚衆。敵遂卻。次日。敵以馬兵列陣。我兵與戰。敵旋奔入步兵營。並殺甚衆。敵後兵五人。生擒答應官一員。敵兵夜遁。翼日。我兵

追躡其後。斬馬兵百人。步兵千餘人。

太宗遣貝勒杜度統兵往駐遵化。以喀喇沁台吉布爾哈圖率兵駐羅文峪。大軍向永平進發。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二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三

太宗文皇帝 天聰四年庚午。

天聰四年春正月甲申。克明永平。

先是大軍自明燕京徇通州薊州。正月辛巳朔。

至榛子鎮。其城中舊未設官。

太宗頒諭居民令降。遂行至沙河驛。

命巴克什達海及副將石廷柱等同降將總兵麻登雲。

招撫城中人。榜示城門。城中革職遊擊卜文煥

率驛官生員耆民等來降。

誡諭士卒于民間雞豚秋毫無犯。抵灤河駐軍。壬午。進

薄永平。

太宗率諸貝勒環視進攻處。命十旗兵環城立營。是夜。

前哨將闘噶什擒一人來獻。訊之。云劉興祚甫

自永平往太平寨。與祚。明之開原人。初于此。開原道將撫之。乃棄其母妻子

來降。改名愛塔。

太祖既取遼東。擢副將。管金復海蓋四州。令整索民間山

物。後暨與明人私通。謀叛。覺。仍

恩養之。天聰二年。與祚遣二僕齎書于明總兵毛文龍。

事覺。

太宗命

偵與祚弟興賢問。此係其兄與祚投書與何人

弟興賢進曰。毛文龍誑語入。曰吾弟已逃。吾太

欲洗富己前兄。謝其妻之母。自勸薩哈廉

羣婦。付書其妻。持送貝勒。並以書付其女。附送

巴克什達海。至其營。被識。是日夜歸。攜不得已

遂爲此推託。又作書付其僕。以與巴克什庫爾

纏。令帶其僕于扎穆谷中。治其妻妾及僕從行。

乃給以諸吾手別室。醉而寢。殺之。飾爲己死。遂

焚其室。潛逃達海庫爾纏令與友甚。得其書郎

赴其家。不知爲詐也。撫屍大慟。以其狀奏

太宗命其子五十與副將職。時大軍將征察哈爾。達海

庫爾纏奏以五十代與治隨征。與治率其兄弟

等。許以遺兄遺言。葬骸骨于扎穆谷。遂逃去。後

有明人來降。告知興祚未死。乃逮繫五十及興

祚母妻。並其兄弟之妻子下獄。興祚遂爲明將

隨巡撫袁崇煥至永平。袁崇煥入衛燕京。令興

祚守沙河。興祚因馬疲。于永平營易馬二十匹。

攜所隨十五人蒙古兵五百。以行。聞袁崇煥

下獄。遂不赴沙河。直趨太平寨。遇我

朝從征之喀喇沁蒙古。載所俘會食。遂我與祚與

殺五十人。令兵役持二十級赴城中。兵備道鄭

國昌處請賞。有永平易馬時隨兵營兵遣還至

是爲我

朝大兵前哨所擒。以興祚自

山海關至永平後蹤跡告。于是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思擒劉興祚。勝得永平。彼忘朕格外恩養。詭計

潛逃。彼

上天譴責。仍爲我擒。未可知也。

命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率官八員兵五百追之。兩貝勒星夜行，及曰。見劉興祚引兵趨山海關，阿巴泰馳圍其前，濟爾哈朗躡擊其後，陣斬劉興祚，并殲衆兵，生擒其弟劉興賢。
太宗命磔劉興祚之屍以徇。癸未
命副將阿山葉臣選部下二十四人乘夜攻城
召入御幄。
諭曰攻城時須令四人樹梯先登每旁各令二人立次
令四人速登又次令十六人絡繹而登爾阿山葉臣
乃繼其後復

指授應攻之處令每旗官一員率兵一千助之甲申。貢
刻薄城樹雲梯。用鎗礮矢石奮戰城上礮裂藥
發。明兵在北面者自焚擾亂我軍悉登阿山葉
臣令衆軍環立城上以待曉宣布
上令曰敵兵拒戰者殺之其不戰而歸順者悉收印毋
妄殺。城中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
皆仰藥死同知魏君謨參將楊春革職武官焦
慶延越城逃知縣張養初戶部郎中陳此心革

職太僕寺卿陳王廷兵備道白養粹行人司崔
及第戶部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遊擊楊聲遠
永平衛掌印陳清華盧龍衛掌印王業宏東勝
衛掌印陳廷美革職副將孟喬芳楊文魁參將
羅垿都司高攀桂等皆降。及旦。
命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偕巴克什達海愛巴禮等入
城安撫官民察驗倉庫丙戌城中歸順文武官
集東門外山岡覲見

御營。
太宗率諸貝勒入城環視街衢，出東門官民擁道環跪
嵩呼
萬歲。
命濟爾哈朗薩哈璘統兵一萬守城擢白養粹為永平
巡撫以孟喬芳楊文魁為副將領本城汛兵丁
亥。
太宗統師向山海關移營留濟爾哈朗薩哈璘鎮永平

傳
諭曰凡有舉動惟求萬全若敵兵至勿輕出城但須秣
馬以待我兵居守城中可分置漢人于一隅擬與房
屋書其姓名于門區處停安其被戮屍骸可于高阜
處掘坎瘞之是日鎮守永平兩貝勒令開城門縱莊
村百姓各還其家有生員周姓家人李春旺造
言將盡屠居民煽惑衆心知縣張養初以告兩
貝勒遂誅李春旺以徇戊子貝勒阿巴泰岳託

豪格率副將孟喬芳楊文魁遊擊楊聲遠及兵
四百自永平至
御營
召喬芳文魁聲遠酌以金卮
諭曰朕不似爾明朝之君與臣下情意隔絶凡我臣僚
皆令侍坐各吐衷曲飮食同之喬芳等奏曰臣等在
明國不但不能進見朝廷即親近之臣亦難見
也

命降兵以白布書新兵各綴于背駐
御營外
太宗出行幄觀之
諭曰若輩不耐寒甚苦野處可令棲宿莊村乃
命與八旗礮兵同赴莊村居住時鎮守永平兩貝勒以
書招降永平所屬州縣臺頭營副將王維城遣
人乞降給以劄付令旗鼓山堡千戶錢奇志以
五牛來請令旗御其牛令巡撫白養粹給以招

降書并令旗遣之
丁酉克明灤州
先是大軍克永平明兵潰遁者俱入昌黎縣
太宗遣敖漢奈曼巴林扎嚕特諸貝勒率蒙古兵攻之
方樹梯登城爲敵推墮弗能克又
命大臣達爾漢喀克篤哩固三泰永順領兵千人馳往
晝夜進攻仍不克
太宗自撫寧移師擕新製梯楯至昌黎復加修整以備

攻城之用。
諭將士曰。鳥鎗火礮。自遠而至。目不得見。避之誠難。至
于矢石。乃目力所及。可以引避。爾等宜善爲攻擊。于
是右翼四旗攻其南。左翼四旗攻其東。敖漢奈
曼巴林扎嚕特。攻其北。布列雲梯。將登城。城上
滾木檑石鎗礮齊下。火燎梯折。復移挨牌近城
下。欲鑿其城而乏鍬钁。大貝勒代善遣人以不
能攻克奏。

詔罷攻。還駐永平北河岸。以時方東作。
諭示歸順各屯。安心農業。乘時耕種。並給以牛具。
命貝勒岳託豪格。率官四十員兵千人。攜前此俘獲人
口三千。還瀋陽。明建昌參將馬光遠。率衆來降。
擢爲副將。灤州州同張文秀。革職守備李繼全
來降。擢文秀知州。繼全仍爲守備。
命大臣納穆泰和碩圖爾格。各率本旗兵往灤州。
諭曰。汝等往視情形。若城內人民效順。便可入城。倘猶
抗拒。以計圖之。不可圖。則以梯攻。如城中兵力尚强
不得遽攻。當即旋師。又
命遊擊高鴻中。巴克什庫爾纏。率十人先往。諭令開城。
衆軍隨入。分城中房舍。滿洲漢人各居其半。籍
城中庫銀四百七十兩。倉糧一萬九石。
太宗自永平移駐三屯營城西山上。初。三屯營漢兒莊
喜峯口潘家口洪山口俱經歸順。至是復叛。明
總兵楊姓領兵二千。夜入三屯營城。我哨卒獲
生員一。

太宗令持書招總兵楊姓降。弗從。乃焚其近城廬舍而
還。巴克什達海副將石廷柱。率兵千人。收復漢
兒莊。以其城守遊擊守備各一員來見。
賜之食。
諭曰。爾等雖云歸順。朕猶未信。或爾等兄弟子姪及城
中士人隨朕往遵化。或我兵入城駐守。二者孰便。遊
擊等以發兵駐守。衆心乃安對。遂

命貝勒阿巴泰率所屬護軍偕達海等往城中分撥房
舍留軍士駐防明遷安知縣朱雲台以降表至
永平貝勒濟爾哈朗薩哈璘給以知縣劄付聞
其地有郭姓侍郎遣官往召至則已遁獲其妻
妾及幼子攜至永平給與房舍令知府贍養之
翼日朱雲台之兄子至貝勒等慰諭遣還復遣
遊擊卜文煥往諭遷安人毋因縱逃郭侍郎懷
疑畏罪

辛丑擊敗明兵于遵化
明以騎兵五千攻遵化我鎮守貝勒杜度偕兵
擊敗之殺明副將一獲駝五十馬一千四百七
十疋明兵復圍喀喇沁營布爾哈圖（即上年十月用爲嚮導之喀喇沁台吉）率兵拒戰擊敗之生擒明副將丁啟
明及遊擊一都司二生員一
太宗初聞遵化有敵兵令軍士整厲弓矢及擒敵哨卒
至遂

親率師馳往見明兵列柵爲營
諭我軍先發礮次第進攻
躬登南岡督視礮毀敵柵我兵奮勇直入斬殺殆盡
命從臣慰問臨陣將帥會生擒明守備一人至訊之云
燕京之兵共八營副將八員遊擊十六員都司
十六員兵部侍郎劉之綸統率而來之綸即在
山上營中
命大貝勒代善率八旗護軍往

諭曰朕以生擒勝于陣殺可生擒之代善以兵圍山招
劉之綸降不從遂攻破其營盡殲其衆劉之綸
遁入石巖中總兵官楞額哩子穆成額射殺之
衆軍分擊敵營惟一營乘夜遁去先後擊敗其
七營生擒遊擊一守備一壬寅
太宗以馬蘭峪既降復叛自遵化移兵令列礮及藥筒
攻城南北面火燃城西角樓焚城房屋及鄰近
屯堡俱焚之先是攻克遵化時獲明郎中賈維

鑰革職道員馬思恭贍養之。事在三年十一月。尋擢思恭爲巡撫。令管理附近歸順人民。有薊州軍校于大軍趨燕京後。來奔遵化。其妻係思恭女孫。守將英固爾岱。檠令完聚。俱付思恭。思恭潛遣之往薊州。報云。遵化城中無滿洲精銳。止餘傷殘兵卒。且亦無多。薊州總兵張姓。遂率兵來圍遵化。至是。鞫訊思恭。罪當死。

太宗命宥之。革巡撫職。爲民。以賈維鑰代署巡撫事。

二月丙辰。令羣臣愛惜勇士。

先是辛亥朔。

諭貝勒大臣曰。昨攻取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奮力登城。乃我國第一等驍勇人。蒙

上天眷佑。幸俱無恙。朕甚愛惜之。前以巴圖魯薩木哈圖攻遵化城先登。驍勇出衆。已有旨。後遇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黎縣。薩木哈圖又復預焉。朕心愴然。自後此等驍勇建功之人。但當令在諸貝勒大臣左右。督衆並進。如彼欲率先攻城。當阻止之。以副朕愛惜材勇之意。丙辰。

諭曰。爾等視本旗効力勞苦之人。當如身親其勞。而惻然憐憫。則効力者益感激奮勵。樂爲之用。若不加憐憫。而任意驅使。雖素所親信之人。亦豈肯爲之盡忠効用哉。凡可用之人。當俾爲朝廷建功立業。即厮卒中有一次先登克城者。亦宜加意愛惜。倘再遇攻城時。縱彼有奮勇之心。不可復令之往也。

己未。遣書明國議和。

時

太宗欲息兵安民。與民修好。以婉辭致書。令喀喇沁部塔布囊蘇布地。乞盟來歸。見二年七月。作爲己書。遣其部下人持往。書曰。朶顏三衛都督都指揮蘇布地等奏。臣等累世以來。爲皇帝固守邊圉。今滿洲國以强兵深入。臣等不暇爲備。以致被困。手足無措。竊料滿洲兵或駐漢境。或返本土。勢不使臣等離其掌握。臣等久受厚恩。不勝惓戀。是以馳奏皇上。若憫小民之苦。解邊臣之怨。交好滿洲國。以罷師旅。則朝廷赤子。獲享太平。而邊防屬國。亦得蒙恩矣。不然。臣等悲困。小

其懸旨何時可已恐失愛養斯民俾他屬國之
逃伏乏急允和議庶幾小民得事耕牧臣等亦
得安堵惟願
速賜修好爲詞
召總兵麻登雲陣擒見年十二月郎中賈維鑰三年十一月降副將楊
文魁孟喬芳遊擊楊聲遠三人並四年正月降臧調元陣擒
見三年十一月宴之
諭曰明國君視如許將士之命竟同草芥常驅諸死地
朕屢遣使議和竟無一言相報何也麻登雲對曰明
國君幼沖執政者又復不忠各圖自保議和之
事懼不敢奏奏之而聽則爲善矣一不見聽親
族誅滅故不敢言

太宗曰若然是
天賜我機也豈可棄之而去但駐兵屯守民不得耕耨
無以爲生朕心惻焉已未致明崇禎帝
書曰邇者師旅頻興互相誅戮生民罹禍實甚
上天好生之德我兩國當共仰體之即我兩國之主以
搆爭之故不遑暇逸亦非所以自安也言念及此欲

盟諸
天地共結和好永息干戈使兩國子孫臣庶奕世獲享
太平不然戰爭何時止息兩國何由得臻治安耶故
特遣使致書議和惟熟計而明示之又與明國諸臣
書曰予欲罷兵通好共享太平屢遣使致書而爾等不
從曰前之役將士誅戮人民創殘實爾自貽戕害也
前曾六次致書燕京議和矣意者以城下之盟爲恥
抑與我兵之速退爲幸故不相答耶夫得失者機也

天既假我以機我奈何棄之而去我將士
天所與之地耕屯以守爾八府之民豈能安意耕種縱
得耕種亦知誰收穫耶爾等宜勿膠柱務識權宜今
我兩國之事惟和與戰別無他計和則爾國速受其
福戰則爾國被禍何時可已爾錦州官員其傳語衆
官共相商搉啓迪爾主急定和好之議可也先時爾
諸臣誑君輕敵不允議和者或死鋒鏑或死國法曾
有一人得免于罪而建立功名者乎予素不尚詭謀

惟以至誠相告如執以為不可是
天運使然吾亦無如之何矣是日捉生將圖嚕什勞薩
錫爾納錫特庫布延蘇爾德克宜福沙爾琥達
率兵至明邊境擊敗明哨卒生擒二人獲馬十
七額駙恩格德爾領喀爾喀蒙古巡徼見明兵
三百克營荒村直前掩擊敵騎三千忽自玉田
縣衛出逼我前哨總兵官武訥格整兵欲進明
兵俱遁我兵追襲其後獲馬百

三月壬午凱旋瀋陽

先是二月辛酉招太平寨不降
太宗諭侍臣曰若我兵攻克昌黎如此小寨自來歸順
彼聞昌黎堅守不克是以不降且謂既降之後我或
舍之而去明兵復來又將受戮其不敢降無足怪也

甲子明榆林堡副將王世選來降永平新降之
郎中陳此心（見正月）潛遣其子先遁復使家人攜
貲以行為守門者所獲鞫訊論斬
太宗曰業已贍養數旬殺之何為不若縱還令攜妻子
奴僕任其所往于是
賜馬二驘四銀二十兩縱之還自三年十月
親統師征明下遵化抵燕京轉克永平灤州遷安閱一
百三十餘日矣因
命班師以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璘偕侍衛索尼
參將甯完我遊擊喀木圖率正白鑲紅正藍三
旗兵守永平參將鮑承先遊擊白格率鑲黃鑲

藍二旗兵守遷安大臣屬爾格納穆泰偕巴克
什庫爾禪副將高鴻中率正黃正紅鑲白三旗
兵守灤州副將察哈喇偕文館范文程率蒙古
兵守遵化
諭曰明之土地人民
天已與我即我之土地人民也以我之人民而虐害之
則已收之疆宇將非我有他處人民亦無復有來歸
者矣爾等宜嚴飭軍士毋虐害歸順之民違者治罪

弗貸。
駕次灤河。留駐三日。叙將士攻克城邑功。分別陞職王
申。前哨克宜福途遇明兵。斬二人獲其馬來獻。
奏報前有敵兵踞山築壘。
命大臣伊爾登等率兵一百五十人往。將近敵營。令左
翼貝勒莽古爾泰阿濟格多爾袞先至擊破之。
斬六十人獲馬八。三月辛巳朔。
旋蹕遼河岸。

御行幄出迎之貝勒大臣及各官。相繼叩見。二貝勒阿
敏令大臣棠阿圖問曰。
皇上率諸貝勒征明往來想俱安吉。大臣阿什達爾漢
答曰。仰荷
天佑。暨
皇上鴻庥往還悉得平安。于是行凱旋飲至禮。是日
駐蹕蒲河岸。壬午。還瀋陽。
夏四月庚午。擊敗明兵于大安口。

先是明兵竄永平。我偵卒望見軍塵馳告貝勒
阿巴泰等。令前哨圖嚕什率兵四十人往探。總
兵官巴篤禮副將屯布嚕以兵百人繼之。圖嚕
什先至擊敗明副將張洪謨哨兵。乘勝追逐十
餘里。屯布嚕領大纛遇敵伏兵突出。戰失利。卻
走。巴篤禮之弟科耀馬中矢仆。徒步走。巴篤禮
且護且戰。獲敵馬與乘之。乃得脫。圖嚕什殿後
而還。我兵傷者約二十人。陣斬明兵約三十人。

貝勒阿巴泰等率兵出永平城。敵已退二十餘
里。追之不及而返。既而明開平兵與我永平樵
採兵接戰。守將鄂羅塞臣等擊敗之。又有敵兵
自樂亭撫寧等處乘夜攻灤州城南門。復攻城
西北隅。及旦乃渡河去。貝勒阿巴泰薩哈璘率
三旗兵往援。辰刻。次灤河岸。聞明兵退。乃還。鎮
守灤州官于樵採處遇明總兵祖大壽部下兵。
擊敗之。獲馬四十及其旗幟來獻。至是明馬步

兵四千攻大安口我總兵官武訥格副將察哈喇自豐潤縣還過其地奮擊盡殲之又于樵採處設伏擊敗敵兵獲馬二百三十時祖大壽遣二人一至知府張養初所一至副將孟喬芳所養初等出首斬之俱言使我等來覘滿洲兵多寡并馬匹肥瘠倘兵力單弱祖總兵即親率六萬人來戰于是斬二人于漢人所居之市是月

命總兵官揚古利率兵二千征明錦州義州俘獲甚衆

捉生將布爾堪武賚哈寧阿雅什塔率兵百人赴明境獲三人復渡大淩河馳斬明兵四十餘俘百六十人

五月壬辰勗鎮守永平諸臣善撫降衆

先是三月庚寅

太宗遣二貝勒阿敏率兵五千往代貝勒阿巴泰等鎮守永平灤州遷安遵化等處

親送之十里許

諭以諸事勤慎四月己卯貝勒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璘軍還次陽什穆河

命巴克什達海覺羅龍什往

諭曰貝勒大臣等還自行間毋遽來朝謁可各還家祭祀休沐其在彼已行事務及所聞消息即語來使于是貝勒等具述之使臣代奏

太宗問曰是役俘獲視前二次何如達海奏曰人口較前爲多

太宗曰金銀幣帛雖多不足喜惟多得人爲可喜耳金銀幣帛用之有盡如收得一二賢能之人堪爲國家之助其利賴寧有窮也且將來休養生息我國人民日益繁庶矣己丑

諭八旗大臣曰今歲須乘青草時出師豫辦軍器毋致貽誤新收俘降之人當使衣食贍足毋致失所蓋撫養有法彼焉肯逃亡其逃亡者皆撫養不善故耳倘能加意軫恤則皆爲我羽翼矣況身歷行間備嘗艱

苦。蒙
天眷佑畀我之人民尤宜深恤也。至爾管地土軍器刑名諸大臣責任尤重。其勿憚勞苦各勤職業。至是
命貝勒杜度率官四十員兵一千赴永平駐防。
頒敕阿敏曰。永平遵化灤州遷安等處歸順之民耕種田禾。宜嚴禁擾害。此四處降民爲漢人未降者所屬目。豈可令其失望。又勿以形迹可疑妄指平民爲奸細。真奸細豈易察獲。恐反致官民驚駭不安耳。二貝勒阿敏在永平勝不已。爾居民等妄意我即還軍。因隱匿奸細不舉。見明哨兵來不報。夫我豈敢以
天與之士地。委之而去耶。今後有藏匿奸細者全家論死。妻子爲奴。其親兄弟而異居者乃免罪。有擒獲奸細來首者。賞銀十兩并奸細攜帶之物亦盡與之。明兵及其哨卒。經過我歸附鄉村尚民可即來報。有不報者。察其蹤跡凡經過村莊悉誅之。此四月間二貝勒阿敏之所勝永已足致歸順官民驚駭不安。
太宗文皇帝是以申誠諄切也。又
敕守將高鴻中衛完我曰。爾等奏云朕宜速往。恐我兵遲一日則明國有一日之備。所言誠是。但明國小民自謀生理。兵丁在外。別無家業。惟恃官給錢糧。大國出則爲兵入則爲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先還之兵俱已各整器具治家業課耕田地。俟耕種既畢。即令在家之人經理收穫。伊等軍器織完牧馬肥壯。朕即率之前往。至爾等于官民疾苦有所見聞。須啟知二貝勒阿敏加意撫恤。其休養降民分辨衣帽禁捕奸細愛惜官員等項。朕已有書諭二貝勒矣。是月。呼爾哈部二十一人來朝。以貂皮入貢。
六月乙卯。論失守永平灤州貝勒諸臣罪。
先是明華州監軍道張春四川監紀官邱禾嘉錦州總兵祖大壽山西總兵馬世龍山東總兵楊紹基副將祖大樂祖可法張洪謨劉天祿曹恭誠孟茂等。于五月戊子。率兵攻灤州。我領兵大臣納穆泰圖爾格湯古岱等各立汛地。矢石齊發。仍選精銳出禦。繞城轉戰。屢敗明兵。驅之壕外。敵兵復攻納穆泰一旗汛地。火焚城樓。一人執蘇樹梯登城。鑲白旗阿玉什斬之。奪其纛

明兵稍卻時貝勒阿敏碩託在永平聞灤州被圍遣總兵官巴篤禮率數百人往援巴篤禮乘夜越敵營入城明兵發紅衣礮擊壞城堞城樓焚納穆泰圖爾格湯古岱等度力不能支于辛卯夜突圍走永平會天雨我兵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結隊以行明兵截戰我兵之疾病被創及無馬者陣歿四百餘人時阿敏已盡收遷安縣守兵及居民入永平城聞灤州已失遂執永平城中新降漢官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僕寺卿陳王庭行人司崔及第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王業宏陳元美參將羅墀都司高繫桂等殺之乘夜棄永平城出冷口而還並令鎮守遵化諸將亦棄城引衆還事

聞

太宗御殿集貝勒大臣及衆官

諭曰前出兵時每備禦下甲兵或二十人或十五人毀

明國堅固邊牆長驅直入拔其堅城彼所號天下雄兵在在摧敗及

天以遵化永平灤州遷安與我隨令每備禦撥護軍三名甲兵二十名駐守其地兵數較前更多特命貝勒阿敏碩託及衆大臣為之統率乃因灤州被明兵攻破舉

天所與之四城盡棄之率衆遁歸此皆貝勒不盡忠為

國諸臣復各顧其私故至此耳乙巳

召大臣和碩圖達爾漢固三泰喀克篤哩

諭曰前二次師還因行間勞苦凡有所獲悉聽攜去此番將卒棄我所得之城殺我所養之民祗將財物載歸徇私誤國之咎難以寬宥爾等往察悉令入官尋以鎮守遵化察哈喇范文程等突圍全軍而還所獲之物悉免察出六月壬子

詔許永平退歸士卒入城貝勒諸臣在十五里外候訊

癸丑集衆官

諭曰貝勒阿敏等以
天所與之城池土地棄之而歸爾等往問之灤州陷于
明人爾守城諸將全師而來耶鎭守永平貝勒及諸
將守城拒戰而後失永平耶抑出城迎戰不勝而來
耶果爾則情猶可恕乃伊等未見敵兵未曾張弓發
矢遽爾奔回且不能殿後全軍致爲明人所襲是以
明之金銀緞帛爲貴而攜之以我兵爲賤而棄之也
可往訊其故于是往訊還奏俱服罪甲寅集衆官于

庭逮繫永平退歸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至
太宗念及士卒陷敵憫然淚下
諭曰明兵兩三月間何遽如是之强耶豈彼有神術變
化歟豈朕所付爾等之兵尚寡力不能支歟抑爾諸
臣皆懦弱歟夫明國之兵我等豈未見其伎倆耶朕
以圖爾格納穆泰二人爲能故用爲帥謂戰則必克
謀則必成朕實嘉賴今不死彼處而歸何厚顏至此
圖爾格奏曰臣等曾力諫貝勒奈貝勒不從乃
歸耳湯古代奏曰臣等誠爲失計宜請死
太宗諭曰汝等不能全師而歸陷于敵者敵人殺之至
此者朕又殺之于朕爲有益乎汝等縱謂敵勢強盛
而歸何不收我士卒與之俱歸彼士卒何辜忍令其
呼天搶地以就死也朕言念及此實痛惻于心
諭畢猶感傷墮淚羣臣亦皆泣下
太宗復諭師還時有摧鋒陷陣者察奏以阿爾津庫爾
禪賞善于灤州城內力戰既出復能殺敵圖賴

阿山武拜邦素伊勒木夜入敵營擊敗敵兵
命釋其縛阿拜曾勸諫阿敏不從非其罪亦釋之以鎭
守遷安兩旗官曾擊退敵兵鎭守永平三旗稗
將止聽從貝勒大臣驅使非能主其事者又巴
篤禮彰什巴阿福尼愛通阿翁阿岱等曾往救
灤州突圍入城均釋之其鎭守灤州三旗大臣
及鎭守永平三旗大臣俱押赴所司聽勘乙卯
諸貝勒大臣等歷數阿敏平日狂悖怨憤罪狀

昭著違背
上命怙惡不悛當明兵攻灤州圍三晝夜阿敏擁五旗
行營兵及八旗護軍坐守觀望聽其城陷兵敗
旣不親援又不發重兵止遣一二百人往致力
弱陷敵及灤州失守我兵走永平彼旣不往迎
又不待後軍之至殺降順官民置留戍軍士不
顧載財帛卽日奔還不聽正言止與其子洪科
泰及部下阿爾岱瑚什布錫琳額孟格德爾得

赫等私相定議毀壞基業喪失城池請誅之以
彰國法
命從寬幽禁之奪所屬戶口俱給貝勒濟爾哈朗仍留
莊六園二及洪科泰莊二園一碩託當阿敏還
軍時徒流涕相勸不能力阻革貝勒奪所屬止留
一備禦戶口其器物俱免籍沒隨其兄卽岳託行
走湯古岱出灤州城時棄兩旗兵前進以致軍
行遇伏陷敵者衆革職任籍其家布爾吉不勸

諫湯古岱革職奪所屬戶口納穆泰在灤州值
明兵攻本旗汛地不率諸將出擊及至永平不
勸諫阿敏又不能殿後全軍革職籍其家巴布
泰聞明兵逼城不出擊敵革職圖爾格拒敵不
使逼城下且出城擊走敵兵師旋復能殿後但
不能力勸阿敏革一等總兵官職任永順不勸
阻阿敏反與商議速歸革職任奪所屬戶口遊
擊恩特微受礮傷稱傷重離汎致敵兵前進陷

城愛木布祿率先奔永平備禦松鄂圖避敵不
戰及出城遇敵復敗走三人俱並革職籍其家
額·百參將布山備禦赫勒尼瑪察不收集所
管兵遁歸俱革職備禦朗什中創甚輕規避離
伍致敵穴地陷城革職賴責托博輝之子達賚
因父病代管旗務不勸阻阿敏罷任免罪先是
阿敏盡殺永平遷安降順官民以其妻子分給
將士爲奴至是

太宗論曰朕留養官民已被屠戮何忍復令其妻子爲奴耶丁是籍孤子嫠婦編爲戸口給以房舍衣食俾無失所。

秋九月戊戌勗諸臣勤職。

集八旗大臣。

諭曰邇來將士等得無以干戈未息屢兵秣馬從征勞瘁爲苦抑知敵國侵陵讐怨所積義當征伐非彼負無罪而我好爲爭戰倘我按兵不動豈能必彼之相

安無事凡盛暑嚴寒朕與諸貝勒親歷行間豈所樂爲亦出于不得已也大小臣工宜竭力奮勉無生厭怠之心撫恤士卒精勤職業俾黎庶耕桑樂業衣食豐饒共享太平豈不休哉是月喀喇沁部蘇布地萬丹等土默特部俄達爾漢阿渾桑諾木等來朝。

御殿設宴御所獻駝馬。

賜鞍馬甲冑貂皮狐裘銀盆等物遣歸。

冬十月辛酉定編審壯丁例。凡老弱及年已近壯之幼丁近瀋陽者赴瀋陽勘驗近東京者赴鞍山勘驗或有隱匿壯丁者將壯丁入官本主及管領官並論罰知情者坐罪凡貝勒所屬人戸如丙寅年九月初一日以後取在外備禦下人編入者俱令退還惟置買人口及新成丁者勿論凡貝勒家止許每備禦下四人供役有溢額者察出啟知貝勒退還如貝勒不從

即赴告法司或不赴告經本人告發旁人舉首者與管旗之貝勒大臣各坐以應得之罪

十一月癸卯宴來歸阿嚕諸部長

先是阿嚕伊蘇特部爲察哈爾林丹汗所侵掠其貝勒喬桑達爾漢噶爾瑪伊勒登拜沁伊勒登等聞

太宗善養人民欲來歸遣使抒誠

太宗許之至是集部衆于錫喇穆掄河舉台吉五十六

人入朝又阿嚕四子部諸貝勒來歸率衆至邊
境令台吉伊爾扎木蘇赫碩爾根碩哩克爾綽
佈桑先至進駝馬貂裘等物
太宗各遣貝勒迎之五里外先後
御殿受朝大宴之是月那堪泰路之呼爾哈人瑪爾國
等攜家屬來歸
命于寧古塔邊地駐牧
十二月壬子宥從獵誤射罪

先是十一月己卯
太宗行獵扎穆谷從臣譚泰阿哈尼堪躡追射中之麅
持獻
諭責之曰此非朕所射朕常禁人强取人物汝等乃欲
朕自蹈之耶既而獲一麅諸臣質驗以爲
上所射者
太宗亦以爲非皆
命察給原射之人貝勒莽古爾泰之僕奪斷卒所射鹿
豕歸貝勒
太宗聞之嘆曰彼隨役之人身困馬疲一無所得將何
以爲生耶凡事雖小不可忽視恐積小成大耳
命莽古爾泰還之時節候嚴寒隨獵之人俱苦寒瑟縮
垂帽護面及耳
太宗御寒帽手不入袖控縱馳射若不知寒蒙古各官
莫不稱異至是十二月壬子
駕至積敦地行獵大貝勒代善部下蒙古猛克射麅誤

矢及
御衣代善急遽前泣曰
上爲衆所託命此矢倘及膚體奈何請誅猛克
太宗諭令姑緩代善固請
命鞭一百釋之諸貝勒言此人並未有功不過陣獲之
人獲罪重大豈宜寬宥
太宗曰此人係誤射故宥之所謂宥過無大也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三

太宗文皇帝 天聰五年辛未正月至九月

天聰五年春正月壬午鑄紅衣大礮成。

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礮自此始鐫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日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啓明備禦祝世蔭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

勅諭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益當殫厥忠忱簡善絀惡恤兵撫民毋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疎遠仇讎昔廉頗與藺相如二將一相以爭班位幾成嫌釁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讎是以令名垂于千祀爾爾效之。又

諭諸漢官曰凡軍民一切事務悉令額駙佟養性總理爾衆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妒藐視不遵者非惟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玩法令也必懲勵遣爾

等勿效之務各恪遵法紀先公後私爲國効力則令名亦共揚于後世矣。是月己亥。

太宗幸文館入巴克什庫爾纏直房問所修何書對曰記註

上所行事。

太宗曰此史臣之事朕不宜觀。乃取巴克什達海所譯武經觀之。內有云昔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因

諭曰古來爲將帥者必體恤士卒乃我國額駙因三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之輕蔑士卒若此何以得其死力乎。後一月。因三泰坐不諳機務不能鈐束士卒罷總管鑲藍旗任以太祖弟貝勒舒爾哈齊第八子芬古代之。

二月庚申嚴飭守邊軍令。

頒定軍律凡瞭見邊外敵兵即舉烽燧敵兵抵

史189 209

邊約百人者懸一旛鳴一礮二三百人者懸二
旛鳴二礮五百人者懸三旛鳴三礮千人者懸
五旛鳴五礮萬餘人則懸七旛礮不絕聲絡繹
來報至是
命守邊諸臣嚴察逃人毋許臺軍容隱凡逃止四五人
者令管墩臺官率兵追之仍申報各將領如隱
匿不報鞭一百逃至二三十人者沿途傳報若
乘馬走者所逃出地方臺軍舉燧勿絕惟將邊

墩臺不必舉燧其沿路傳報臺軍俱令舉燧絡
繹速傳仍登記所報時刻遲誤者鞭一百若兩
臺相距遼遠滿漢臺軍務速行傳報
諭副將石廷柱曰烽臺事務因未行嚴飭故數年以來
一切傳報稽遲須曉諭守臺滿漢人等毋得怠玩凡
火藥藥線旗旛俱宜全備先鈔錄軍律頒發各臺軍
晝夜記誦遲誤者按律懲治諸將如或玩愒一體坐
罪弗貸是月

命納穆泰布爾吉（二人俱于四年五月論天平堡瞭望革職）往明境捉生攻
拔一臺擒六人復過十三山站見二哨騎設伏
擒之比還遇我國逃人斬六人執九人而歸
三月乙亥朔令貝勒大臣盡言直諫
時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之次有議政
十貝勒（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岳託多鐸杜度薩哈璘豪格）八
大臣（楞額禮達爾漢和碩圖色勒喀克篤禮伊爾登葉臣阿[illegible]泰）
太宗作書三函分與之一與大貝勒三貝勒

書曰兩兄與衆定策推戴眇躬數年以來無日不兢兢
業業期于上纘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
必刑獄不得其平歟賞功有所偏私歟或耽于佚樂
竊于財貨歟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賴旁觀者明告之
夫此大業非予眇躬所自致乃
皇考艱難締造以留貽者當祗承罔墜則
皇考神靈欣慰
上天亦加眷佑倘有隕越則

皇考神靈怨恫。
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均享其福。
不濟則均受其害。我兩兒勿以責任在予而面從。予
有過。宜仰直言。若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相率
緘默。非予不樂聞己過也。國家政令。有當更改者。即
議更改。務期至當。俾臣民遵守焉。大貝勒代善奏言。臣等推戴
皇上嗣登大位。以繼
皇考艱難締造之鴻業。
皇上英明神武。遠邁後慶。臣等原欲將順其美。匡救其
失。弼一得之愚。但恐所言無關重輕。徒形卑陋。

今讀
諭旨。嗣後自當悔懲。凡有所見。直言無隱。大刑罰不中。
民有怨言。皆由讞獄不得其人。宜選擇更易之。
三貝勒莽古爾泰奏言。臣等讞獄。每據三次供
詞。覆加詳閱。以斷是非。未有明知而敢枉斷者。
惟恐事久怠生。臣當與審事各官共矢之
天聰。從公聽斷。不公者受譴。一與議政十貝勒。
諭曰。我
皇考神靈天縱。撫服諸國。以貽後人。諸弟姪推戴朕躬。
嗣登君位。數年于茲。未聞一言規朕之過。豈以朕爲
不可與言者乎。此後凡有所見。即宜直言。朕之過愆。

以及百姓之疾苦。一一指陳。無有所隱。貝勒阿巴泰奏言。國人之
惡莫甚忠不知。本在見善而不以爲善。見惡而
不以爲惡者。此無他。徒謹識
一諭。自今以往。凡于事從公斷。貝勒德格類奏言。
皇上嗣位以來。我兄弟友愛子弟。贍養窮黎。生殺明
允。未見有所闕失。惟讞獄諸臣。未能明罰救法。
難舉
訓諭。寧能恪遵。宜另選賢良任職。則公平審決。可期政
簡刑清。貝勒濟爾哈朗奏言。
皇上即位以來。國人咸慶安業。近因讞獄諸臣等當
洗心省改。至人聽匪類。實由諸貝勒爲之。如屬
下人犯罪。其人仍不離屬下。誰復敢于有司告訐
後宜將首告之人。斷出別旗。則匪類無所容隱
矣。貝勒阿濟格奏言。臣愚魯無能。致煩
聖慮無勞。自今以往。願痛改前非。勉勵職業。貝勒多爾

袞奏言。
皇上諭令指陳闕失。臣實未有所見。一切國事。不敢詳
與己無涉。亦不敢剛且塞責。輕遽敷陳。貝勒岳
託奏言。恭承
諭詢。即位以來。豈無一失。臣伏思微疵小過。難必盡無。
古語云。器圓則水圓。器方則水方。惟擇用敢諫
之士。則群臣爭趨正直。任正直之臣。以讞獄。則
國人自弗嗟怨。如欲使國家豐裕。則當除祭禱
之糜費。禁凡衣七帽之奢華。如欲屛息邪佞。則
當以訐告本旗官長之人。斷隸別旗。此當今之
實政也。貝勒多鐸奏言。臣未預理刑。其中公私
不得而知。惟冀諸臣實心任事。秉公執法。
者少。當令明習法律。遵守往昔成規。貝勒杜度
奏言。自能任賢人。使勸導諸貝勒。了事理之是
非。斟酌悉當。應對詳明。庶有成效。貝勒薩哈璘
奏言。圖治之道。在于用人。誠能灼知邪正。則人

皆爭務名節後身家而政務故聽獄不必多
人以忠直而明決者任之必無偏枉至行軍之
際如遇
上親征諸事可悉稟
上裁若別有遣發宜選一賢能者為之主帥一切機務
皆聽總理仍限自某官以下有干軍令者許以
軍法從事則犯法者少矣明國雖怯于戰鬬而
防禦甚固由將吏得便宜從事故也我國八旗
分隸或慮獨厚一旗眾心不悅然統御得人必
利澤均霑譬之器中貯水水滿而溢其勢浸潤
及物并有所私一旗之大臣忠則別旗之大臣
不得不忠夫忠臣者鬼神且不懼何畏于人其
言無所忌諱雖
皇上察內用之若任獨斷將舊臣共敬其忠教化民而
于與人悅矣。貝勒豪格奏言
皇上所論誠為至當自今以往[illegible]願改過自新竭忠為

國遇有征伐不辭勞瘁以圖報稱
又書與八大臣
諭曰爾等由眾人中擢居要職與諸貝勒共議國政原
欲爾等規諫朕及諸貝勒過失于國計民生有所裨
益今聞國人以獄獄不平滋怨是政治有闕失也朕
未能親接國人而徧詢之惟藉爾等入告乃逡巡緘
默若恐言未必從且因之獲咎試思前此以諫諍之
故而罷斥者為誰譴責者為誰若朕之虛懷聽納爾
等固共見矣況

上天垂佑正在此時不及時敷奏見之施行朕將奚賴
焉宜各以公忠體國之心旦夕不忘匡救凡朕躬及
政治闕失共悉心陳論焉。是日固三泰罷任楞額禮達爾漢和碩圖色勒喀克篤禮伊爾登葉臣各有奏言
皇上所行果有過失豈敢緘默實因無所見聞嗣後願抒忠悃知無不言至于小民怨望且亦有之使無偏枉怨何由致今惟省躬自誓秉公聽斷。
丁亥發演習鎗礮軍士
時新舊漢軍重編隊伍分列兩翼驗放鳥鎗火
礮。

太宗親臨閱視以鑄造精良操演嫺熟
頒賜帑銀獎勵之。
甲午。發征瓦爾喀軍。
先是
命大臣蒙阿圖率官八員兵三百人往征瓦爾喀。
諭之曰爾等行軍宜嚴紀律毋妄殺毋刦掠歸附之衆
皆編為民戶攜還其所產貂皮及一切諸物毋得纖
毫私取克建功績自加陞賞。五年二月甲戌[illegible]

圖自寧古塔遣人奏報俘降男子千二百十九名。婦女千二百八十四口幼丁六百三名獲人葠貂狐猞猁猻等皮及牛馬甚多。三月甲午。

駕出城十里外。拜

天畢。

御行幄。凱旋主帥蒙阿圖遙拜一次。近前復拜。行抱見

禮副帥武巴海行禮同。

諭奬蒙阿圖武巴海善于用兵出征勞苦。設大宴特撤

御膳

賜之。是月。誅叛逃副將劉興祚之弟劉興賢。初劉興祚叛逃興賢與兄興治弟興完相繼逃去天聰四年正月大軍圍明永平陣斬興祚于山海關擒興賢以追興治收集我國逃人殺明副將陳繼斯等逃據南海皮島兼并諸小島後數遣人來乞降

太宗命釋興賢與其母及興祚興完等妻子械繫之命人看守加厚贍養又遣人送興治妻至皮島未幾興治興完謀作亂惑島中漢人與在島滿洲滿洲人力戰殺興治興完掌男婦二百八十餘人乘船至朝鮮國[illegible]島餘阻截[illegible]我國使臣[illegible]

太宗遣人諭之收[illegible]于是發還三百八十餘人至瀋陽

與治興亮之妻孥在島中者爲島中漢人所殺太宗命釋興賢及興祚與治興亮之子[illegible]其婦女爲奴

特諭原宥其母諸子不孝非母之罪仍加恩贍養餘年。

夏四月丙午。撤征察哈爾兵。

先是

太宗欲征察哈爾。調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

親統師至三窪地。

命貝勒濟爾哈朗岳託分率左右翼先行越二日科爾沁部土謝圖汗奥巴至。奏言宜俟秣馬肥壯然後大舉方克有濟

太宗遂遣十六人追還貝勒等傳

諭曰土謝圖額駙以蒙古兵未能俱集且馬匹疲瘦。諄諄勸阻。所言良是爾等可即班師。今秋征明。至來春再征察哈爾。

召蒙古諸貝勒。

頒示行軍弭盜律令設宴甫畢。

御幄旁忽飛至一雄雉。

太宗坐而發矢中之墮。蒙古諸貝勒皆以為瑞云。
五月辛丑遣朝鮮使人歸國
先是正月朝鮮國王李倧遣使臣朴蘭英李必
章來貢春季方物。
太宗令悉卻之仍以鞍馬貂皮銀兩賞使臣及通事從
人又以人役
賜國王李倧。大臣英俄爾岱覺羅龍什等賫至館舍朴蘭英辭曰既不納敝國貢物何敢受
貴國所遣英俄爾岱以不納爾國貢物者以爾國背盟滅親故也朴蘭英曰爾以我國貢物為減

貴國所遣不亦減乎英固爾岱曰若兩國和好交相饒送則爾言宜然爾國無故助明以兵侵我
天不爾佑致爾喪師爾蘭英與各官皆被擒又其國擧罪致討爾國王棄其城郭人民竄入海島我
國復從寬大盡遣所得城池土地並前所獲各官及爾蘭英皆縱之歸豈爾之力能奪還能自逃
歸耶爾等以保全性命給還疆土之
恩故來納貢余何作彼此較量語耶朴蘭英乃自咎失言于是英固爾岱龍什等奏請
太宗留朴蘭英之子及李必章弗遣
命侍臣阿珠祜棟納密率十六人偕朴蘭英往與李倧
書曰來獻禮物漸減我固不以貨幣為重爾恭敬漸衰。
得毋謂明強我弱乎明與我交戰事其驗久者今姑

勿論即如己巳年我統大軍入明取其城池招撫安
定。後因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擅自撤兵而退。爾國
人之在燕京者皆知之。是時明人曾有敢抵拒我軍
者否有不震懾我軍威者否。三貝勒出邊時隨行軍
士失道被殺約計壯弱凡二百人明人復將薙髮降
我之漢人割取其首。自稱滿洲以斬獲三千一百五
十八級誑主冒功既誑其主又何難誑爾國耶。王或
聽其欺誑之言以為明強我弱將俟我兵入明之後。
侵我疆圉乎我亦計及于此豈不量力籌畫而行耶。

昔我征爾國時明與蒙古及爾國三路拒敵我猶整
暇自若今察哈爾遠遁于黃河上流矣。去年秋元太
祖弟哈薩爾後裔舉所部來歸喀喇沁汗率所部及
明沿邊駐牧三衛人亦皆降服矣。爾若助明侵我我
不必自勞兵力但調遣蒙古十萬人直趨爾國。爾惟
有遁逃海島而已。昔爾朝鮮在金時降而復叛者再
元時降而復叛者五六。叛則征征則降爾之長技徒

若國人未見其利也。今猶下改攻徼能避鵰而超刊
乎。我已誓諸
天地。斷不先自渝盟。豈惟與爾舊好之邦。卽明與我夙
爲仇敵。尙圖輯睦以享太平。但中無介紹。故至此耳。
王勿聽偏向明國諸臣之言。二心視我。明與我國之
事。不待久遠。自有
天定。去歲爾涑川守臣李萬來安州。謀殺我使臣。欲入
城者三次。有安州守臣諫曰。何爲出此短計。王不知

而我輩妄行。幸而得知則善。萬一失利。則嬰孺亦不
能保首領矣。力阻之始還。此事王實不知。乃伊等私
欲加害。謂兩國和好。若毁紛亂之際。知誰爲主。故發
此端耳。我旣聞斯言。不忍嘿嘿也。至是李倧遣使臣
魏廷采再貢方物。隨阿珠祜棟納密至。
太宗命侍臣滿達爾漢棟納密攜朴蘭英之子及李必
章同往。復與李倧
書曰。我兩國和好以來之事。已悉前書。茲不復贅。去年

劉興治兄弟欲率島衆歸我。若爾不濟以糧。更將何
所恃以稽留。此與向者助兵于明何異。又監市官英
固爾岱遣人覘爾容留明人登岸虛實。爾竟以龍川
鐵山之地給之耕種。我往覘之人。因生擒四人而還
爾前云我地歸我。我自守之。豈有容明人登岸之理。
我因爾此言。遂以所得土地人民盡歸于爾。旋卽班
師。而爾乃盡背前言耶。今我將遣兵往征南海諸島。
爾當以船助我。若不與船。當還我所得義州鐵山之

地以便駐兵扼守。爾旣尊明人爲父。濟之以糧。我與
爾有恩。亦可以糧助我。贍養我戍兵。此次出師。一以
招撫無依之島民。一以察爾國之眞僞。我軍倘來諸
舟楫。爾國人操舟之善。更勝于明。宜與堅大戰船。每
船各撥給善操舟之人。則前愆可釋。爾助明人奚啻
百次。已皆瀝血輸誠矣。今祇助我一次。亦不可不輸
誠也。滿達爾漢棟納密齎書至朝鮮都城。寘館三日
以李倧弗接見。告守館者曰。我等至此已入爾

王不可得見我等歸矣。遂佩弓矢以行。李信道
近侍勸之回。延入見。謂曰。明國猶我父也。撫我
二百餘年。今征我父之國。豈可相助以掃予。是
滿達爾漢棟納密遂還。

六月癸亥。定功臣爵職世襲例。
凡他國貝勒。當本國無事時。傾心向化。率衆來
歸者。子孫世襲罔替。有身迫禍患。不得已而來
歸者。陣亡准襲五次。病故准襲三次。凡將士臨

陣率先功多。及攻克城池功大者。各照原爵職
世襲罔替。惟有罪另行酌定。凡告發叛逆及亂
國大罪者。量受爵職。准襲六次。凡自他國子身
來歸。當本國無事時者。陣亡准襲四次。病故准
襲二次。迫于禍患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二次。病
故准襲一次。凡無職之人。值危急時率先戰死。
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以職。准襲二次。凡擒獲
奸細授職者。陣亡准襲一次。病故不准襲。是日

丁未。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觀漁于遼河之上游。至撫順界而
還。
見二人縱馬入民田食禾。令各貫一耳以徇。先是
命諸將分路捉生。那木泰蘇爾德布延錫特庫托克推錫
蘭達賚諾木齊率兵百人。庫巴克泰托濟率蒙古
十二人。留哈率漢軍二十人。先後入明境。各有
俘獲。庫巴克泰托濟擊敗敵兵五十人。獲馬十

三甲胄六弓矢橐鞬七副以
賜之。布泰綽爾翰津至錦州。俘四十人還。白布赫率蒙
古四十人入明境。至海濱。擒所俘獲過十三山
站。遇明兵百餘人。擊敗之。尋有明總兵祖大壽。
自錦州遣兵千餘追及邀戰。我兵陣沒者十一
人。至是往略寧遠沿邊之蒙古軍。獲馬牛羸驢
四百六十有奇而還。
命分賞往略將士。

秋七月甲戌。征明海島師還。

先是五月庚子。甜水站守臣來蔡伊爾登于岫巖地追躡明兵。獲船二。皆沉之。擒四人來獻。

太宗命楞額哩為右翼主帥。喀克篤哩為左翼主帥。率騎兵千五百人。步兵四千五百人。征明海島。諭之曰。爾等所率之兵。當加意約束。勿縱刼掠朝鮮。為交好之國。秋毫不可犯。其島中漢人。先令副將石國柱。高鴻中。遊擊佟三。李思忠等前往招降。如不降則向朝鮮索船攻取。倘朝鮮不與我船。可令阿珠祜。瑪福塔往諭。六月戊辰。楞額哩。喀克篤哩遣人奏言。阿珠祜。瑪福塔往朝鮮借船。朝鮮堅不付與。路獲明人訊之。據稱黃總兵(即黃龍。)率兵五千。于五月五日。已自內地據島中矣。我軍于海濱獲小船。副將察哈喇率兩紅旗兵駐守。明兵登岸來犯。備禦穆什屯及二卒陣亡。我兵奮勇逆擊敗之。沉其小船三。明兵欲逝不得船。溺水死者過半。

我兩路兵于二十六日起行而還。甲戌。師還瀋陽。

命以所俘獲分給陣亡被創將士有差。是月戊寅。海州耀州守將伊勒愼富俗貝導列列理尼雅漢額宜穆塔爾巴希等聞明兵渡海來犯。合擊之。孃宮渡口獲其船四。生擒五人。明兵被傷溺水死者甚衆。

庚辰。始設六部。

集貝勒大臣議定官制。設立六部。以貝勒多爾袞管吏部事。圖爾格為承政。滿珠什哩為蒙古承政。李延庚為漢承政。索尼為啓心郎。以貝勒德格類管戶部事。英固爾岱覺羅薩璧翰為承政。巴思翰為蒙古承政。吳守進為漢承政。布丹為啓心郎。以貝勒薩哈璘管禮部事。巴篤禮吉遜為承政。布彥岱為蒙古承政。金玉和為漢承政。祁充格為啓心郎。以貝勒岳託管兵部事納

穆泰巢克舒爲承政蘇納爲蒙古承政金礪爲
漢承政穆成額爲啟心郎以貝勒濟爾哈朗管
刑部事徹爾格索海爲承政多爾濟爲蒙古承
政高鴻中孟喬芳爲漢承政額爾克圖爲啟心
郎以貝勒阿巴泰管工部事蒙阿圖康喀賚爲
承政襲努克爲蒙古承政祝世蔭爲漢承政苗
碩珥爲滿洲啟心郎羅繡錦馬鳴珮爲漢啟心
郎各部承政之下皆設參政八員惟工部滿洲

八員又漢二員蒙古二員六部辦事筆帖式各
酌量事務繁簡補授凡文臣
賜號巴克什者許仍舊稱其餘並令改稱筆帖式
諭曰聽訟務持其平獄貴得其實爾諸臣審理訟獄
予兩造所陳當速集見證鞫問庶有實據若遲緩取
供聽彼潛相囑託支飾避罪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
以後不先取見證口供致事有冤抑者即按事之大
小坐罪審事官又

諭曰朝廷黜陟以昭勸懲而人才所宜矜惜向日官員
獲罪槩行削職似覺未當嗣後各官有功者或宜序
遷或宜超擢量功定議有罪者或宜削職或宜降級
亦量罪處分又
諭曰國家立法不遺貴戚斯酌罰鍰以示懲儆凡諸貝
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贖等
罪及不奉諭旨私遣人與外國交易或怠忽職業或
擅取民間財物馬匹或將本旗女子不行報部短價
收納在家者均罰銀二百兩

辛巳勵羣臣忠直
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嗣位以來所用
皇考時舊臣其行事朕所熟悉近見新進少年諸臣每
至朕前言動舉止專事修飾未足憑也宜勤慎職業
各殫忠誠又
諭曰爾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即當直諫無有所諱人

孰能無過。如議論國事時誇詡屬犬旁及戲言。豈非過乎。過貴能改。諱之奚爲。爾等當反求己過。以規朕之過則善矣。

庚寅。定出征軍制。

集貝勒大臣定議。嗣後出征。每旗總管大臣各一（舊稱固山額真）佐管大臣各二（舊稱兩翼梅勒額真）每一行營。仍以一大臣領之（舊稱甲喇額真）其隨營紅衣礮大將軍礮及挽車牛驢。皆令總兵官佟養性管理。是

月。諾羅路呼爾哈部薩達爾伊扎扎濟喇克爾禪四頭目來朝。貢貂狐猞猁猻水獺皮。又有頭目額克星格攜家來歸。先是黑龍江有伊扎納薩克提伽期納郭哩喀康杜五頭目來朝（事在六月）至是江濱呼爾哈部托思科羌圖禮恰克謨察球四頭目來朝。俱貢貂狐猞猁猻等皮。

八月戊申。圍明大凌河城。

先是寧遠人張士粹來歸。又有兩人自錦州來歸。俱言明人築城大凌河。諸貝勒大臣因奏言。明人若果築城。我兵即當速往。如彼畏我。不戰而退。我即進兵錦州。圍困其城。

太宗命大臣納穆泰圖爾格率兵千人往大凌河。俘獲甚衆。奏言築城事虛。張士粹等三人皆奸細。遂誅之。（事在五月）

命備禦葉努率十六人往覘。還奏城未興築。惟于四隅造臺。（事在六月）既而葉努復同備禦錫特庫喀木齊

哈往大凌河探。生獲二人以還。言明總兵祖大壽與副將何可剛等率山海關外八城兵及夫役。興築大凌河城。欲即竣工。晝夜催督甚力。

太宗諭貝勒大臣曰。蓋聞古來用兵征伐。有道者昌。無道者廢。

上天應感之理。昭然不爽。故自恃其力而恣行殺奪。未有不敗。克盡其道而力行仁義。未有不興。天運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則敵國之民即我

民也今日
天心所向豈能豫知朕惟欲體仁行義制敵養民而已
爾等當申明法紀教誡士卒咸令恪守稟遵遂
頒諭蒙古諸部貝勒各率兵來會以貝勒杜度薩哈璘
豪格留守都城七月己亥
太宗詣
堂子行禮
親統大軍西發庚子渡遼河集諸將

諭曰瀋陽遼東之地久蒙
天賜今不事征討坐視明國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治
甲兵使得完備我豈能安處耶朕是以不惜財帛及
通市朝鮮所得貨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興師征討
此行倘荷
天佑克奏膚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掠
取其衣服當加意撫循以副朕戡亂寧人之意朕今
不自暇逸躬率大軍前往或彼破困而來降或

天垂佑而致勝則休兵解甲定有其時自征明國以來
攻城野戰所向必克彼明國屢戰屢敗勢同枯朽而
我常有懼心者以彼雖不長于騎射而戰陣時曉習
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十三戰金兵皆敗
後有宋將率兵欲戰城守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
揮扇納涼尚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衆兵聞之皆
無鬬志其城竟爲金所得由一言之失也爲將帥者
必體恤士卒乃使士卒樂爲所用又必嚴切誡諭使

勿陷于罪戾我軍統計雖衆若各就所屬遞相誡諭
不難遍及要在申明法令撫馭得宜則人人競奮建
立功名豈不美乎八月壬寅朔大軍次舊遼陽河蒙
古貝勒等各率兵來會大宴之
諭曰朕仰承
天眷爾諸貝勒遵約會師法令不可歧異此次征明倘
蒙
天佑得入其地惟拒敵者則戮之慎毋擄殺良民俘獲

之人勿離其父子夫婦勿掠取其衣服違者奪其所
獲仍依定例鞭責管兵將領各曉諭士卒毋擅離部
伍悉遵軍令癸卯分軍兩路進征
諭貝勒德格類岳託阿濟格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
進發屯于錦州大凌河之間朕統軍由白土場趨廣
寧大道約初六日會于大凌河丁未辰刻兩路軍俱
至大凌河見城墻已完雉堞完其半獲一人于
城南訊之言築城已半月有總兵祖大壽及副

將八員參將遊擊約二十員馬兵七千步兵七
千工役三千商賈二千在焉遂于是夜進薄其
城戊申集諸貝勒大臣
諭以各固守汛地勿縱敵出遁
命楞額哩率正黃旗兵圍北面之西額駙達爾漢率鑲
黃旗兵圍北面之東貝勒阿巴泰率護軍在後
策應覺羅色勒率正藍旗兵圍正南面貝勒莽
古爾泰德格類率護軍在後策應宗室芬古率

鑲藍旗兵圍南面之西貝勒濟爾哈朗率護軍
在後策應武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圍南面之東
喀克篤哩率正白旗兵圍東面之北貝勒多鐸
率護軍在後策應伊爾登率鑲白旗兵圍東面
之南貝勒多爾袞率護軍在後策應額駙和碩
圖率正紅旗兵圍西面之北大貝勒代善率護
軍在後策應孔本恪率右翼蒙古兵圍正西面
葉臣率鑲紅旗兵圍西面之南貝勒岳託率護

軍在後策應蒙古貝勒明安等各率所部兵于
空隙處列營額駙佟養性率所部兵載紅衣礮
當錦州大道而營又
諭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墻以困之彼兵若
出我則與戰外援若來我則迎擊于是諸貝勒大臣
分赴汛地環城四面掘壕深廣各丈許壕外築
墻高丈許墻上加以垜口離墻五丈餘地又四
周掘壕廣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鋪秫稭覆以

上營外亦掘壕深廣各五尺。
駕臨城南山岡閱視有敵騎百餘出城逐我採樵者
命侍衛率護軍擊之擒其都司王廷祚己酉武訥格擒
一人得杏山守將與祖大壽書以
聞內有宜棄城攜軍士走避杏山或單騎前來等語庚
戌明騎兵百餘出城參將布延圖譚拜率兵追
斬三十餘人獲馬二十四辛亥明步騎兵約五
百出城額駙達爾漢率八十人擊敗之追至城

壕而還復有出城刈禾者布延圖率兵四十人
擊之斬三十人貝勒莽古爾泰德格類屬下護
軍斬十八人貝勒濟爾哈朗屬下護軍斬十五
人總兵官馬光遠招降城南一臺內百總一男
子五十婦女四口遊擊范文程招降城西一臺
內生員一男子七十二婦女十七口
命各付光遠文程贍養之壬子
諭總兵官麻登雲黑雲龍曰朕師獲爾等（見三年十二月）加以
贍養每念安得恢闢疆土令爾等管理民社以敉養
人之效登雲奏曰臣等以應誅之身蒙
恩寬宥優加贍養無由圖報惟願長驅前進仰荷
天佑以成大業
太宗曰山海關以內明兵之強弱朕所素悉其善射精
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登雲奏曰此城內精兵猶
撿選有鋒鋒撥稍存亦復何濟是日繫書于矢
射入城中

諭諸蒙古曰我滿洲與爾蒙古原係一國明則異國也
爾等為異國效死甚無謂予甚惜之爾等得毋慮我
誘降復殺耶予豈惟不殺蒙古即明人為我仇敵因
拒戰而殺者有之若來降則無不恩養予惟善養人
故人皆歸附爾輩豈不熟聞如謂予言不信人可欺
天可欺乎癸丑
命宗室拜阿岱（篤義貝勒巴雅喇第二子）大臣揚善蘇達喇駐壕邊
遇敵人過壕乃接戰圖賴南楚哈克薩哈駐兩

黃旗之間見敵人逐我標探者乃邀擊之諸將
甫至洪迺明兵出城誘戰圖賴即往擊額駙達
爾漢率鑲黃旗兵繼進四面軍士見之亦各進
戰兩藍旗兵徑抵城壕舍騎步戰逼明兵入壕
明兵墮壕死者百餘人我兵獲馬三十壕岸敵
兵與城上敵兵礮矢齊發兩藍旗兵乃退圖賴
被創副將穆克坦屯布嚕備禦多貝侍衛巢嗅
及士卒十人歿于陣方接戰時貝勒多爾袞亦

率護軍衝入

太宗諭責圖賴爲敵所誘冒昧輕進以貝勒多爾袞屬
員武拜準塔弗勸阻
命宗室錫翰（篤義貝勒巴雅喇第五子）大臣阿什達爾漢傳
諭切責曰定例遇敵時諸貝勒率領軍中令諸將率兵
擊之今貝勒輕自進戰爾等何不阻止倘有疎失爾
等死不足蔽辜矣
諭諸臣曰用兵進止有節不可輕躁此城已被圍敵兵

勿致逃亡穴中更將安往朕之將士乃
上天所授
皇考所遺寶欲善用之今用之非其地如穆克坦等遽
致傷亡豈不可惜是日總兵官佟養性以紅衣礮攻
城西南隅一臺穿其雉堞擊斃一人臺兵驚懼
遂降我軍列車楯于臺下以礮攻城之南面壞
其雉堞圍敵樓二又攻毀城東一臺臺兵乘夜
遁我兵追及盡殲之當攻臺時我督攻參將朱

三中礮殁甲寅
太宗登城西之山岡周覽形勢是日有大凌河岸一臺
降臺內兵三十五婦人幼小三十三牛驢三十
五乙卯
太宗聞佟養性部下兵中礮折足
命醫往治以不能療回奏
太宗惻然
諭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爾等當視醫療早奏于朕

爾等亦聞古良將之待其士卒乎。于行兵之處。有遺簞醪者。慮不能徧飲。遂投醪于河。使士卒共飲其流。三軍遂無不效死。又吳起爲將。一卒生疽。起親爲吮之。後其卒感激戰死。古良將類皆如此。士卒有病則慰問。有傷則調治。豈可忽視。諸丙旋。正紅旗樵採兵遇明臺軍。出遇害者十人。失駝十。馬三十五。大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多鐸等率兵三千。往圍其臺。發紅衣礮擊之。焚近臺房屋百餘。獲駝

七馬二十七。諸貝勒還營。留兵守之。及夜臺軍突出。備禦留哈擊敗之。斬九人。生擒一人。言臺上死于礮者三十八。又獲駝一。馬十七。牛十三驢十五。是日。城北出關一臺降。內有兵五十五人。己未。

命備禦穆成額葉努率八人往瀋陽。傳

諭留守諸臣曰。大凌河城圍之已久。仰藉

天眷。指日可拔。軍中須備用火藥萬斤。除留守正員之外。其以私事家居者。可遣令送來。甲子。頒賚軍士以所獲牛驢。辛未。祖大壽遣兵出城奪我軍巳得之臺。甫樹梯。和碩圖葉臣芬古色勒武訥格。鄂本兌圖爾格明安各率兵出營。偕敖漢柰曼部蒙古兵齊進夾攻。大敗之。明兵奔入城。追擁至城壕乃止。

命參將譚布率兵一百五十人。邀擊出城樵採者。斬三人。生擒二人。

九月戊戌。大破明錦州援兵。

先是。錦騎薄大凌河之次日。節

命大臣阿山勞薩圖魯什率兵二百往錦州松山一路偵敵。擒明兵十一人來。又設伏路旁。獲七人。殺十餘。越數日。明兵二千自松山赴援。阿山勞薩圖魯什率兵擊敗之。斬百餘人。獲其三纛。又

命貝勒阿濟格碩託偕每旗領纛大臣率兵二千往松山迎擊明援兵。

太宗親往指示立營駐剳之地而還越三日明錦州副
將二員參將遊擊十員率兵六千來攻阿濟格營時
大霧人覿面不相識我軍列陣以待忽有青氣
自天衝入敵營霧開如門頃之即霽阿濟格碩
託率兵進擊大敗之追殺至錦州城生擒遊擊
一獲甲冑二百十九馬二百有六旗纛十五
太宗往勞其軍阿濟格碩託出營里許迎
駕具筵以燕

太宗親酌金卮各一飲之次飲蒙古諸貝勒又
召阿山勞薩圖嚕什飲之九月己卯
諭阿濟格碩託曰敵兵自錦州來者若偵視無多勿輕
往迎擊恐其誘我墮彼計中也如敵兵大至則遣人
來報朕當親臨調度如敵欲逼我軍結營可令厮卒
豫備裝載爲旋軍之狀以觀其動靜彼若退則聽之
如乘夜來刦我營可令厮卒避于僻地選精兵禦戰
如敵營結定則移此處大礮擊之俟伊夜深人靜時

尤當勤于瞭望審察敵情庚辰
諭阿山勞薩圖嚕什曰適來捉生者懦怯恐遇勁敵俾
獲樵採竪卒詢以敵軍情形俱未能述夫明國勁兵
盡困此城他處援兵無足爲慮爾等選精騎遣往自
可得曉事之人述彼情形也癸未偵知明山海關總
兵宋偉遵化總兵吳襄寧遠巡撫邱禾嘉率關
外馬步兵恐入錦州城
太宗以阿濟格碩託軍中兵寡

命總兵官額駙揚古利率八旗護軍之半往益之丁亥
太宗度明兵將自錦州來援
命貝勒多鐸率護軍二百行營兵一千五百偕耆性率
所部兵五百攜車楯往擊
親率禁軍二百緣山前行見錦州城南塵起
命圖嚕什勞薩率兵二百往覘頃之明兵七千逐圖嚕
什等至小凌河岸
太宗見之遂擐甲渡河直衝敵陣敵兵七千悉潰遁追

擊至錦州城敵墮壕死者甚衆方接戰時多鐸
墜馬馬逸入敵陣有扎爾塔者以其馬乘之乃
還營及阿濟格所部兵俱至敵復出步兵列車
楯大敗于城壕外以騎兵隨其後距我軍里許
太宗督兵擊敗之斬副將一生擒把總一乃收軍拜
天以兵留付阿濟格而還至中途凡被創士卒
命以酒犒勞之大貝勒代善率諸貝勒出營三里外迎
駕下拜稱賀曰

上以寡擊衆荷
天庥全勝臣等不勝欣忭
駕至大凌河西山岡代善酌酒跪獻
太宗答禮飲之告以臨陣爭先力戰諸將代善進酌酒
慰勞之乙未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與總兵
吳襄等率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等官百餘
員馬步兵四萬餘來援距大凌河小凌河駐營
掘壕列車楯鎗礮我哨兵馳告

太宗欲更番迎擊分軍為二
親率其半先往
諭諸將曰敵壘嚴整不宜輕戰致傷我衆且俟彼起
營前進乘隙擊之遂引軍還戊戌明兵四更起營趨
大凌河距城十五里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及諸貝勒率兵
約二萬往擊至則見敵馬步兵合營四面列大
小礮及鳥鎗我行營兵推戰車近敵營護軍及
蒙古兵縱次列陣敵堅峙不動

太宗率兩翼騎兵直衝敵營發矢射敵敵乃拗戰火器
齊發鉛子如雹其聲震天我騎兵縱橫馳突飛
矢如雨敵不能當敗卻我左翼兵避敵鎗礮踵
右翼兵而進敵營未盡破仍復拒戰我總兵官
佟養性奉
命率所部兵屯于敵營東發大礮火箭攻之時有黑雲
起風從西來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逼我軍天

忽雨反風。敵營燬。其兵焚死者甚衆。總兵吳襄
副將桑阿爾齋先奔。我右翼兵衝入張春營。敵
衆皆潰遁。截殺大半。追奔三十餘里。
太宗豫遣精銳設伏扼敵歸路。我軍初破敵營。先殺其
步兵。後復四向追擊其騎兵。間有脫者。過我伏
兵。盡悉殲之。陣斬副將張吉甫滿庫王之敬。生
擒張春及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
新遊擊黃澤千總姜桂等共三十三員。其總兵

宋偉副將祖大樂趙國志劉應國張邦才千承
壽金國臣參將祖邦林于應選穆麻海三代遊
擊祖寬寶勳等俱遁。盡獲其駝馬車牛甲冑器
械。
太宗率諸貝勒及領兵大臣以大捷拜
天行三跪九叩首禮。時東風驟起。大雨滂沱。戌刻大軍
還營。天乃霽。後三日。
太宗遣武拜蘇達喇等率兵二百五十往錦州松山一

路捉生。殺八人。擒九人來。獻訊之。具言吳襄金
國臣桑阿爾齋借百人遁去。其督師之閣臣孫
承宗及王姓兩太監從錦州逃入山海關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四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五

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辛未十月至六年壬申二月）

天聰五年冬十月戊辰。降明大凌河城。

初

太宗統師圍大凌河城七日。郎與明總兵祖大壽
書曰。曩者朕欲遣使講和。聞爾等修築錦州城。因以書
附爾使杜明忠寄爾。（見天聰元年四月）言爾等若不罷錦州
城工。我即興師。自此往來之使遂絕。尋獲爾偵卒銀

住。朕仍欲講和。釋而遣歸。（見二年正月）爾竟不報。後我兵
至燕京。諄諄致書。欲圖和好。（見三年十二月）爾國君臣惟以
宋朝故事為鑑。亦無一言復朕。爾明主非宋之裔。朕
亦非金之後。彼一時。此一時。爾大國豈無智慧之士
當權時度勢。乃執膠柱鼓瑟之見可乎。夫征戰豈朕
所願。乃不得已而為之。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
書來。惟將軍裁之。如有意和好。可令銀住復來。朕所
欲言。將悉籌之無疑。朕執而殺之也。朕若殺此人

所損于爾幾何。所益于朕幾何。況朕素不食言。如爾
都司王延祚。昨出城時。為我兵所獲。已留養之矣。（見八月庚戌）
九月乙亥。參將譚布率兵邀擊出城樵採
敵兵。斬三人。生擒二人。辛巳。
命以擊敗錦州敵兵所獲大纛十五小旗二。同陣擒遊
擊赴城下。繞城而呼曰。山海關總兵遣我盡率
所部兵來援。為滿洲往圍錦州之兵所敗。斬殺
幾盡。我被擒至此。己丑。

太宗與祖大壽
書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人未有不願太平而願戰爭
者。即戰而獲勝。豈若安居之樂乎。朕屢遣使議和。爾
君臣竟無一言相報。朕是以忿而興師。自古以來。兩
國搆兵。不外戰與和二者。今和議既絕。朕是以親率
大軍深入。幸遇將軍于此。似有宿約。深愜朕懷。朕之
所以望將軍者。因朕起自東陲。但知軍旅之事。至養
民馭兵之道。山川地勢之險夷。實多未諳。倘得傾心

從朕戰爭之事朕自任之遇籌決勝惟將軍指示蓋
休戚與共富貴同享朕之素願今聞城內士馬亡斃
殆盡甚為可惜惟將軍熟思而獨斷之勿惑衆言時
敵兵有出城樵採者我軍逐之即仆擒而訊之
言城中困憊已甚所存穀穗半堆約計不過百
石旗馬七千倒斃僅餘二百堪乘者止七十工
役死者過半其存者以馬肉為食柴薪已絕劈
馬鞍為爨

太宗令營中厮卒執旗幟離城十里馳驟揚塵發礮不
絕為錦州援兵狀祖大壽遂率兵出城攻西南
隅我所已得之臺樹梯將登我鑲紅鑲藍右翼
蒙古烏嚕特蒙古四旗兵齊出奮戰
太宗亟率禁軍登山瞭望突馳掩擊敵衆大驚奔入城
為我軍斬于壕下者十七人中創死者百餘人
生擒一人副將石廷柱復擒一騎兵訊係蒙古
人發以御敵知與計自是閉城不敢復出甲午

命侍臣略木爾赴瀋陽取軍士衣服傳
諭曰漢人故事有食已盡尚且固守者倘敵死守不出
耽延時日至嚴冬恐我軍苦寒是以遣人取衣服戊
戌我軍大破錦州援兵于城西十五里祖大壽
聞鎗礮聲謂仍是設計誘之不遣一人出十月
丁未
太宗令陣獲錦州文武官二十二員各以己意為招降
書與祖大壽千總姜桂齎往祖大壽率衆官出

城見之姜桂以援兵三萬盡挫衂告大壽與之
食遣還曰爾不必再來我寧死于此城不降也
己酉
太宗復與祖大壽及副將何可剛張存仁竇承武
書曰姜桂還言爾等恐朕殺降故拒之不從夫我國用
兵宜誅者誅宜宥者宥既寬宥恐加恩養爾等已聞
之矣遼東廣寧各官在我國者咸朕收養之恩自整
敵兵設立營伍用火器攻戰諒爾等亦必知之至于

永平攻克之後不戮一人父子夫婦不令離散家屬
財物不令侵奪加恩撫卹此彼地人民所共見者祇
因我二三貝勒阿敏不宗成功紊亂軍紀灤州被圍三
日竟不遣兵救援殺我已撫之官民棄我已得之疆
土故論罪幽禁。見天聰四年六月 想爾等亦必聞之也至朕
之殺蒙古固特也因其邀殺降我之人逃向爾國顯
爲讐敵是以遣兵躡其跡執而誅之。見二年五月 朕若無
故誅戮良善則如察哈爾汗之兄弟敖漢奈曼烏嚕

特喀爾喀元裔諸後裔何以皆率部衆歸我亦因朕
養人之故望風來附耳即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
科爾沁土謝圖汗每部撥兵百名從征如心不相信
肯隨朕出師乎不惟順我者不殺即陣獲蒙古貝勒
塔布囊等並爾國麻登雲黑雲龍等一經歸順朕即
加恩爾等豈未之聞耶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朕非不
能攻取不能久駐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
此城或者荷

天佑俾衆將軍助朕乎若殺爾等于朕何益何如與
衆將軍共圖大業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勸意者爾
等不願與朕共事故出此支飾之言耶倘實欲共事
可遣人來朕當對
天地盟誓朕亦遣人至爾處莅盟既盟之後復食其言
獨不畏
天地乎幸勿遲疑佇俟回音庚戌大臣圖爾格納穆泰
率兵千人略松山一路擒明守備一員兵十六

人獲駝二馬十六贏騾十五牛九十二大凌河
城有王世龍者踰城來降訊之言城中糧絕夫
役商賈悉餓死現存者人相食馬匹什斃殆盡
止餘三十騎而已又魚子嶂臺中有兩人逃至
訊之言臺中人不肯歸順倘大凌河城失守將
逃往他處
太宗遣官八員率兵五百人及額駙佟養性所部兵載
紅衣大將軍礮六位將軍礮五十四位往攻魚

子嶋臺其臺將立邊界垣牆甚固連攻三日發
大礮擊壞臺垛臺兵中礮死者五十七人餘皆
惶擾明參將王景攜男丁二百三十九名婦女
幼穉三百三十九口出降。
賜貂裘貂帽明日翟家堡守臺百總一生員一率百人
降。
賜百總狐裘貂帽擢爲千總。
賜生員狐裘又明日陳與堡守臺百總祖邦傑降

賜緞衣一。令往招臺內人降。不從。我軍用礮擊之。死傷
大半。降者四十五人。我
國創造紅衣大礮見本年正月攜載出征。始于大凌河。
遂用以攻克最堅固之魚子嶋臺。此臺既下。其
餘各臺聞風惴恐。近者歸降。遠者棄走。所遺糧
糗充積。足供我士馬一月之需。我兵修築壕塹
益堅。軍容整暇。大凌河城內糧絕薪盡。軍士飢
甚。殺其修城夫役及商賈平民爲食。析骸而炊。

又執軍士之羸弱者而食之。祖大壽謀突圍
而出。偵我軍防守嚴密。一人不能逸。而明之援
兵自外至者。又爲我軍所敗。在城諸將力竭計
窮。
太宗復遣陣獲參將姜新往招祖大壽率衆官出城與
揖見。遂令遊擊韓棟與姜新偕來。
太宗召見。
諭巴克什達海庫爾纏與姜新送之還。俱由正黃旗大
臣楞額哩所守之門入。門內外軍士戎服執戟
立。楞額哩不容韓棟徑行。詢問姓名。詳察面貌。
出亦如之。韓棟還白祖大壽。以目擊軍營紀律。
皆守嚴密。料不能潛脫一人。宜決計歸降。庚申。
太宗念壕塹軍士勞苦。備犒以羊。癸亥。
命繫書于矢。射入城內與軍民人等。
諭曰。爾國大臣衆官保惜功名。顧戀妻子。以致累及爾
等衆連隕命于此。爾等小民死亦何名。朕甚憫之。今

城內悉爲餓殍。攫人而食。與鬼魅何異。豈不思爾既殺人以食。他人獨不食爾肉乎。同罹慘禍。事在須臾。爾等寧不知變計耶。或因誤聽爾官長誑言。以爲降我亦被殺。夫既降我。即我之臣民。何忍加以誅戮。況誘殺已降。豈不畏
天耶。官員降者。子孫世襲罔替。小民殺官吏來歸者。量功授職。孑身來降者。恩養之。率衆降者。量人數多寡。亦計功授職。朕不食言。爾等勿疑。甲子。城中有張賢輔者。懷人肉逃出。訊之。言先殺工役。今殺各營兵丁食之。軍糧已盡。惟官長餘米一二升耳。乙丑。
命圖魯什勞薩率每旗官各一員。兵一千人。往松山一路捉生。遇錦州往奔寧遠之執蘇者十人。管隊一人。俱殺之。獲其馬匹甲冑。是日。祖大壽義子澤潤。以書二函繫矢自城內射出。乞
救。副將石廷柱往議。其書曰招練營副將祖澤潤叩稟副者

汗遣人來招降。其時難以一言決。蓋衆官恐降後見殺。是以寧死不肯歸順。副將何可刪云。
汗去年得永平。棄而不守。我等若降。縱不殺。亦必回軍。我等安歸。又有逃來人言
汗于敵國之人。不論貧富。均皆誅戮。即順之不免一死。以此衆論紛紜。且祖總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爲念。前石副將來時。祖總兵即欲相見。衆官不從。今澤潤在內調停。似有五六分可成。與我同心者。副將四人。不便舉名。故不書。
汗可令
石副將於祖總兵將以心腹事告之。此乃機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書至時。望
汗密藏。毋令陣獲官員及往來傳語之漢官見之。又與石廷柱昔日前日見來。我總兵官甚欲相會。因衆官議論不一。未獲面晤。其持異議者謂
汗得此城。必仍回兵。我等寧死城中。何爲使妻子罹禍。議論紛紛。我獨力不勝衆口。我等降後
汗不令大軍前進。退回瀋陽。衆人豈不謂爲我所誤耶。見憐。賞以告我。
汗果欲成大業。我等甘心相助。兄若能設策。將現在燕京之令弟救出。足見全吾祖氏之厚恩。可親來與總兵官言之。丙寅。石廷柱同巴克什達海。庫爾纏。覺羅龍什。參將寧完我。往城南臺下。遣陣獲千總姜桂入城。尋偕韓棟及從者一人至。言祖總兵欲石副將過壕。親告以心腹語。達海曰。未奉
上命。不敢擅令石副將往。韓棟曰。若不信吾言。可令一人同往。即送祖總兵一子爲質。未幾。韓棟送祖

可法（在明將可法為人臣子實屬義乃）貝勒濟爾哈朗詰見
之俱起立可法欲拜岳託曰前此對壘則為讐
敵今已講和猶兄弟也何以拜為遂行抱見禮。
諸貝勒正坐祖可法與棟坐于右側石廷柱同
庫爾禪龍什甯完我等數人至壕邊惟石廷柱
過壕與祖大壽相見祖大壽曰人生豈有不死
之理但為國為家為身三者並重今既不能盡
忠報國惟惜此身命決意歸順

上然身雖獲全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
上果能不回軍進圖大事當設策先取錦州錦州得庶
可保吾妻子。（時祖可法在我營諸貝勒問曰汝等守空城何意可決然守遼東永平兵民既降復殺是以人皆畏縮岳託曰前殺遼東兵民。時事勢所不得已後亦追悔至永平兵民乃二貝勒阿敏遣
上命妄殺已論罪幽禁奪其兵屬貝勒矣我
皇上即位以後敦行禮義治化日新撫養黎民愛惜士卒仁心仁政宜通共聞汝等豈不知之可法曰
上于貧困者賑給衣食富饒者秋毫無擾寬仁愛民之德亦嘗聞之然我國之人恐被殺戮所以歸俱與耳）
石廷柱還祖可法辭歸岳託曰今既講和

以禮相別揖可法令乘馬而去。石廷柱同達海
庫爾禪龍什甯完我以祖大壽之言及城中射
出祖澤潤書二函陳奏。
太宗遣石廷柱達海往
諭曰爾等欲定計取錦州可遣大員來議是晚祖可法
張存仁韓棟至所言與祖大壽告石廷柱者無
異。
太宗復遣石廷柱達海往

諭曰我既招降爾等復攻錦州。恐我兵過勞難圖前進。
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等為之不
然爾等坐守城中我惟有駐兵圍困而已丁卯祖大
壽遣其中軍遊擊施大勇至奏言我降志已決。
至
汗之待我或殺或留我降後或逃或叛俱當誓諸
天地我欲令一人潛入錦州偵吾弟消息假被執訊詰
出虜實為之奈何或我親率兵詐作逃走之狀

何如。悉惟
容裁。戊辰。城中各官皆與祖大壽同謀歸降。獨副將何
可剛不從。祖大壽令二人掖出城外。至我軍營
前。殺之。何可剛顏色不變。不出一言。含笑而死。
祖大壽遂遣副將四員遊擊二員來盟。告
天。誓曰。明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澤潤
祖澤洪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勲孫定遼裴國珍
陳邦選李雲鄧長春劉毓英竇承武參將吳良

輔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宏先遊擊祖
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
可範蕭永祚韓棟段學孔張廉吳奉成方一元
塗應乾陳變武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等。率衆
築城。遇滿洲
汗大兵圍困三月。軍餉已盡。率衆出降。傾心歸順。若違
心背盟。
天地鑒之。殃及其身。死于刀箭之下。倘
汗以計害亦惟
汗自知之
太宗率諸貝勒莅盟。對
天誓曰。明總兵官祖大壽等。今率大凌河城內官員兵
民歸降。凡此歸降將士。如誑誘誅戮。及得其戶口之
後。或離析其妻子。分散其財物。
天地降譴。若歸降將士懷欺挾詐。或逃或叛。有異心者。
願罹國法。如遵守此盟

天地垂佑。壽數延長。世澤久遠。安享太平。
命庫爾禪龍什往諭祖大壽傳
諭曰。既經盟誓
天地。當用何策以取錦州。祖大壽曰。我即親至密議。
太宗復遣庫爾禪龍什往
諭曰。盟誓雖申。民心未定。今晚且勿來。期以詰朝相見。
祖大壽曰。事已定。更何疑。我即至
御前。議取錦州之策。

太宗命諸貝勒迎之一里外。時初更將盡。列炬以俟。甫
至
太宗出幄祖大壽欲跪。
親止之。行抱見禮。令先入幄。謝不敢。遂並入。
命坐于左。設讌。以金卮酌酒。
親授飲。祖大壽請
上先飲。
太宗讓大貝勒代善飲。乃飲。祖大壽酌酒跪言。願偕

上酒奉獻。
太宗飲畢。以
御用黑狐帽貂裘及金飾鞓帶緞靴雕鞍白馬
賜之。
諭曰。初來相見。宜拜
天地。因暮夜不能成禮。且在戎行。攜物無多。不能以嘉
物相贈。祖大壽奏曰。蒙
皇上優待若此。夫復何言。我豈至愚。豈木石耶。遂定取

錦州之策。乃辭入城。
太宗送出。俟已行。然後入幄。
十一月庚午朔。縱祖大壽還錦州。
明大淩河城諸將出降之明日己巳。
太宗遣貝勒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率副將至備
禦等官四十八員兵四千人俱作漢裝。偕祖大
壽率所屬兵三百五十人。作潰奔狀。襲取錦州。
是夜二更起行。礮聲不絕。錦州城中聞之。以為

大淩河城中人得脫。分路應援。為我軍擊敗。會
大霧人覯面不相識。軍皆失隊伍。遂各收兵。及
旦而還。是為十一月庚午朔。
太宗出迎祖大壽于五里外。還
諭貝勒大臣曰。朕思與其留大壽于我國。不如縱入錦
州。令其獻城。為我効力。即彼叛而不來。亦非我之意
料不及而誤遣也。彼一身耳。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
往。偽明國別令人據守錦州。寧遠則事難圖矣。今縱

去大壽一人。而攜其子姪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
再圖進取。庶幾有濟。乃遣人傳
諭問曰。今令爾至錦州。爾以何計入城。既入。又以何策
成事。祖大壽對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乘
夜徒步而來。錦州軍民皆我所屬。未有不令入
城者。但恐爲邱巡撫(即邱民仰)所覺。若衆兵向我。則
邱巡撫或擒或殺。亦易事也。
皇上既以禮待我。

天令我忘。則忘之耳。我若自忘之。豈不畏
天耶。如初二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礮。
則我事已成。
皇上可以兵來矣。
太宗遂賜宴。
命石廷柱庫爾禪送之。令其從子祖澤遠及廝卒二十
六人乘騎以隨。日暮渡小凌河。乃令騎徒步而
去。

己卯。自大凌河班師。
初明人築城大凌河時。步騎兵及工役商賈共
三萬餘人。及我軍圍之八十餘日。其戰死餓死
者幾半。
太宗既縱祖大壽還錦州。毀大凌河城堞。令歸降將士
人等。薙髮。籍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三
千二匹。
命斂軍中米二百三十三石分

賜歸降將士。壬申。歸降各官以次朝見畢。
命副將等官列坐
御座旁。大宴之。令與陣獲各官較射。
命貝勒濟爾哈朗多鐸率兵三千五百人往塔山以東
截守濱海隘口。(後六日俘獲一百十四人而還。)癸酉。以大凌河
所獲大小礮三千五百位。鳥鎗火藥鉛子。歸
總兵官佟養性管理。時察出滿洲人人前此逃
入城者。擒斬之。以徇。其蒙古人自戊午年(天命三年)

以後逃至者。悉令察出。有兄弟親戚在敖漢柰曼喀喇沁者。仍歸各部落外。籍其數。尚有一千五百七十人。選其精銳者。與諸貝勒收養之。以其餘分撥入旗官員及諸貝勒護衛並國中富戶。量力收養。

諭收養之人各加意撫䘏。丙子。

頒給歸降將士行糧三百石。戊寅。

諭庫爾纏龍什曰。爾等可傳諭歸順各官。我軍因糧匱

馬疲。暫爾班師。都司守備以下。凡軍士甲冑弓矢劍戟。悉令察收。至瀋陽時。再行整理分給。副將以下守備以上官。量行李多寡。給與車輛。按品級給與馬匹。令伊等出城前行。仍發兵四千護之。是日。

命毀大凌河城。先是祖大壽徒步而去之明日。我軍聞錦州礮聲。後竟不復聞。踰二日。有其所遣之史名顯至。傳諭城中副將至都司等官曰。我前日倉猝起行。攜帶人少。錦州兵甚衆。未及舉事。將從容圖之。爾諸將家屬。我已督使人贍養。後會可期。備有衷言。即遣人來無妨也。至是遣張有功齎奏云。總兵官祖大壽奏書于

御前。前約之事。常識于心。因所攜心腹人甚少。未及處調軍之兵甚多。巡撫巡按協鎮甚嚴。又有陳二等三人。自大凌河逃回。機事漸露。衆心懷疑。是以齎夜歸蹤。未能驟舉。王有石齎來

上諭。有兵燹久留。恐妨農務。速歸等語。望

皇上攜回。歸本土。益加撫養。衆心悅服。大事易成。我子姪等尤望

皇上垂盼。重任爾等。無暇悉書。來年再圖。此事斷不為失信之人也。會祖大壽奏書至。報之曰。皇帝致書祖大將軍。將軍行時。一切事機。已盡言之。無容再贅。相約之事。將軍不能速成。意寡不敵衆故耳。徐爲圖之。尚須勉力。朕因糧匱竭。難以久

留。且攜大凌河各官暫歸瀋陽。收養馬匹。整飭器械。將軍子弟。朕自愛養。不必憂慮。己卯。佟養性率所部兵以礮攻馬家湖臺。臺軍懼。率七十三人出降。

遂悉毀大凌河至廣寧一路墩臺。

太宗命圖嚕什勞薩等八員率精兵二百人。伏大凌河城內。

親統師還渡大凌河。駐河岸。刲牛八。祭纛告

天。遂班師。

戊戌。宴大凌河降將。

大凌河副將以下。分四日渡遼河。自瀋陽進米來迎者至。

命散給歸順將士。甲申。

駕至蒲河。在瀋陽城西北四十里。留守貝勒杜度薩哈璘豪格偕朝鮮侍郎。時以貢物至。出迎。同凱旋諸貝勒大臣及歸降各官。以次行朝見禮。

命以牛羊百酒三百瓶。于漢官下營處宴各將。

先是圍大凌河城。擊敗錦州援兵。生擒明監軍道張春及副將以下三十三人。獨張春見

上不跪。

太宗欲誅之。大貝勒代善奏曰。前此陣獲之人。無不收養。此人欲以死成名。勿殺之。使遂其志。是晚

太宗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以珍饌與食。達海告張春曰。

皇上盛德寬洪。故遣我等以

御饌賜汝。張春曰。我死志已決。不食

上之所賜。達海曰。

上盛意。欲生我而食我。我身舒之。但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古之定理也。我爲君盡忠而未死。殺之以成我志。以後

上之諸臣。亦必有爲

上盡忠而死者。我崇禎皇帝與吾惟執政大臣所惡。視我如犬馬。不足比數。雖然我受命而來。豈有軍已覆沒。身何求生之理。我君爲臣下掌握。不能知我。我必自盡爲臣之道。有死而已。斷無生理。我已被擒。縱加萬刃。視爲當然。我心在腔子裏。非人所能奪也。又曰。爾

國興師十九年。我國人民久罹征戰之苦。夫天下雖有四海之分。而四海皆一家之民。古之賢主。皆務民安國。爾

國欲何守其業。乘諸久遠。當息兵養民。豈有日事戰爭之理。達海曰。我

皇上非好戰爭也。前年兵至燕京。曾致和書六七次。竟無一言相報。今我

皇上猶欲議和。爾君親近大臣孫閣老。邱巡撫。現在邊鎭。汝可言講和之事。張春曰。若議此事。彼二人亦不能。我被執。非所當言。必殺我。始可議和耳。張春不食。固求死。餓至三日。復

賜食。乃受而食之。後每日三餐。

太宗皆親閱以賜。及班師。

賜陣獲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參將姜新遊擊黃澤千總姜桂等貂帽狐裘羊裘緞衣有差。張春貂帽貂裘猞猁猻裘。

駐蹕蒲河諸降將皆叩見張春不拜
命坐于諸降將之上丙戌
諭令收降副將參將遊擊等官分隸八旗每旗各四員
賜大壽子姪各
賜房屋以客禮優養之都司守備以下百餘員付舊漢
官收養其軍士分別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于
八旗舊漢民內以河東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
原主其無原主者視應給之處撥給又

諭曰朕觀副將張洪謨佳士也貝勒多爾袞善于養人
舉動皆合朕意故以付與之監軍道張春不肯薙髮
令與白喇嘛同居三官廟戊戌大宴歸降各官
親以金玉巵酌酒
諭曰大凌河空城爾等來守我兵往攻此
天作之合也我國雖財用未充必盡力恩養爾等近因
北方蒙古有事時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科爾沁部大軍往援延七日乃還致延
見爾等勿以朕為忘爾等也副將祖可法奏言
上率大軍出征後諸貝勒及衆官每日款宴不絕且時
惠食物臣等莫不感戴
上恩因叩謝
太宗復諭諸貝勒曰大凌河各官可令八家更番具饌
每五日一大宴與今日同以示優禮
閏十一月庚子朔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
集貝勒大臣
諭曰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于學問

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
愛子弟不令就學者殆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
事獨不思上年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
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
未嘗學問不明義理之故歟今年明國築大凌河城
我兵圍之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
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者由讀
書明道理為朝廷盡忠故也若為父兄者溺愛子弟

亦可任意自適不披甲出征矣自今凡子弟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俱令讀書如不願者啓奏

庚戌申禁私造寺廟

集八旗大臣

諭曰舒民欲避差徭多相率爲僧舊歲已令稽察寺廟毋得私行建造今新造者反較前更多可再詳確稽察除明朝漢官舊建寺廟外新造者准留若干此後有增造者治罪至喇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淨寺廟焚修亦必清察人數佛教本清淨正直以潔誠事之自可獲福若不潔誠反生罪孽嗣後有詐稱喇嘛班第和尚容留婦女不守清規者勒令還俗凡有給喇嘛班第和尚飲食者令男子饋送于寺如男子他出私邀至家飲食以姦論罪首發之人准離主再滿洲蒙古漢人土默特喀喇沁巫覡星士等妄言吉凶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實繁有徒嗣後被獲者必殺無赦禁止不嚴之該管官及本主各坐以應得之罪

若道士及詐稱齋之人妄行惑衆亦一體治罪是日

賜大凌河歸順官副將以下都司守備以上貂狐猞猁猻騷鼠羊皮裘帽靴被褥有差各官入朝謝

恩復宴之

天聰六年春正月己亥朔行新定朝儀

白

太宗即位以來凡朝會行禮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並隨

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旗分惟以年齒爲序五年十二月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踰越班次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

酌定儀制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不當與

上並坐（莽古爾泰從征大凌河時酗酒怒罵貝勒德格類拔佩刀前向論罰降和碩貝勒秩同衆貝勒）

太宗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彼過反疑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

命大貝勒代善與衆共議大貝勒代善曰我等奉

上居大位又與
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
上南面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于側外國蒙古諸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爲允協衆皆曰善并定議行禮時八旗諸貝勒獨爲一班外藩蒙古諸貝勒次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率文武各官次之其管旗大臣領纛大臣副將參將遊擊侍衛備禦依旗分按品級序列至是元日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拜
天謁
神畢
御殿座兩旁設代善莽古爾泰二榻令諸貝勒先行朝賀禮預議政者入殿內左右列坐次外藩蒙古貝勒次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等次八旗大臣次大凌河新降各官次阿嚕科爾沁部台吉達賚楚琥爾等次朝鮮貢使鄭義行各行朝賀禮俱如新定之儀

癸丑定卹獎例

陣亡一等副將卹銀八百二十兩二等副將八百一十兩三等副將八百兩一等參將六百二十兩二等參將六百一十兩三等參將六百兩遊擊五百兩備禦四百兩副備禦二百五十兩旗校什長及執大纛人等臨陣赴敵而死者每名卹銀二百兩無職者一百五十兩未披甲者一百兩其距敵遠而中礮死及持挨牌防敵取草墮壕死者若執大纛人等卹銀一百五十兩無職者一百三十兩死于壕外者均減八十兩本旗臨敵退縮有死于退縮之地者卹銀各減半先退縮復進戰死者各減三分之一退縮時人中傷而馬死者免罪無賞退縮之旗內有能戰而被傷者仍賞之凡臨陣被傷一等賞銀五十兩二等四十兩三等三十兩四等二十兩共

距敵遠而中傷者一等三十兩。二等二十兩。三等十兩四等五兩。大凌河陣亡三等副將穆克坦贈一等副將以其子愛音塔穆襲陣亡遊擊綽和諾贈一等參將無子以其兄翁格尼襲陣亡備禦阿爾岱贈三等參將以其子都爾德襲並視所贈職各予䘏銀陣亡備禦都美布爾岱託貝愛養阿達鄂博輝喀爾喀瑪七員陣亡侍衛果哩係副備禦各照新例䘏銀。

癸亥獎賞演礮將士。

先是總兵官佟養性督造紅衣礮成。攜以從征。屢攻克捷。至是

太宗閱兵北演武場佟養性領所部兵擐甲執仗分列兩旁置鉛子紅衣礮內樹的演試之。

太宗諭獎軍容整肅且前此征大凌河有功。

賜雕鞍良馬及銀百兩副將石廷柱石國柱金玉和高鴻中金礪參將祝世昌遊擊李延庚備禦圖瞻等。鞍馬各一。其餘將士。銀兩布疋有差大宴之。

時近

御侍衛。有蒙古三人善角觝。

太宗嘉其膂力絕倫。

賜們都以阿爾薩蘭土謝圖布庫號及豹裘一。都爾瑪以詹布庫號及虎裘一。特木德赫以巴爾巴圖魯布庫號及虎裘緞疋又大刀一。

諭六部大臣曰國家設官分職所以理庶政佐太平也

爾等身膺職守宜各潔己愛民奉公守法以副委任。若見朕與諸貝勒有强取國中婦女財貨及良馬等事。即當進言。言之不從咎在朕與諸貝勒矣贊襄盛治惟爾臣工是賴當勉圖職業焉。

二月戊子。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例。

先是五年十二月。

命八旗總管大臣往各路屯堡察閱披甲兵丁强弱至是定例海州耀州鞍山牛莊

東京薩爾滸鐵嶺甜水站析木城威寧營章義站
等處城守官員。三年任滿者。赴瀋陽攷察功罪。
有功者賞。有罪者革職。留任各還駐守原地。
俟三年再行攷察。是月。禮部議定
上駕往來近地儀仗之制。旗三對。纛二柄。校尉六人。大
貝勒旗三對。纛一柄。校尉四人。諸貝勒旗一對
纛一柄。校尉二人。在朝會處不用旗纛。止前校
尉從。凡隨

駕及赴
行在所。槩不許用。惟大貝勒許用纛。違者罰羊。越二月。
禮部以
駕出未具儀仗與定例不符奏。
太宗命以羊付禮部。
諭曰。朕非忘具儀仗也。以往諸子避痘處。故不用耳。然
不傳諭禮部。誠朕之過。朕若廢法。誰復奉法。此羊付
爾部收之。今後凡往避痘處。免用儀仗。又

諭文館諸臣曰。昨詞臣高鴻中條奏。多援引古人過失。
彼不讀書。不悉其行事。遂多剌謬前人。今巴克什等
日侍朕左右。當時以朕之過失啓朕。毋妄議前人所
行爲非也。昔元太祖第二子察罕岱。以刀削檉柳爲
鞭。自誇其能曰。我國固父皇所定。然此檉柳爲鞭。乃
我所手創也。其臣鄂齊爾塞臣曰。非先帝鳩工以製
此刀。則此檉柳豈能以指削以齒齧耶。凡國中諸務。
皆先帝崛起而創立者。自詡聰明較勝。不將遺譏于

萬世耶。如彼紕繆。方見忠誠。爾等宜詳念之。巴
克什達海等奏言。
聖諭誠是。臣等敬識之不敢忘。又
諭刑部諸臣曰。近聞遊惰之民。多以賭博爲事。夫賭博
者。耗財之源。盜賊之藪也。嗣後除賭飲食免問外。其
以銀錢及貨物賭博者。概行禁止。違者照例治罪。
三月戊戌朔。賞賚大凌河歸降諸將
先是正月。管兵部事貝勒岳託疏言。

人與我以大淩河漢人正欲使天下皆知我
國之善養人也能善撫此衆嗣後歸順者必多善
養之道當先予以家室一品官以諸貝勒女妻
之二品官以諸大臣女妻之仍用公帑以給其
需有欺陵其夫者咎在父母彼既離其家室孤
踪至此使其婦翁衣食與共雖故土亦可忘矣
至于明之兵士從前離鄉土棄妻子窮年累月
戍守各城類皆無業之人不能治生資軍糧以
自給今既來歸宜先察漢民女子寡婦酌量給
配餘察八貝勒下殷實莊頭及商賈有女子者
令其給配免其耕作有軍興仍隸戎伍則無一
人失所矣

太宗嘉納之

諭戶部曰大淩河漢人可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參將
下各十五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
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

配以妻室善撫養之至是
賜副將張洪謨祖可法祖澤洪曹恭誠劉天祿張存仁
韓大勳裴國珍孫定遼楊華徵李雲薛大湖陳
邦選鄧長春參將姜新吳良輔劉士英盛忠高
光輝張廉段學孔遊擊韓棟楊名世吳奉成李
一忠劉良臣韓懷良方一元塗應乾胡宏先陳
變武方獻可王武允等緞疋銀兩雕鞍橐鞬鞓
帶器用等物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五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六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六年壬申四月至十二月。

天聰六年夏四月戊辰朔征察哈爾。

先是五年十一月聞察哈爾林丹汗侵掠阿嚕

部長達賚楚琥爾。元太祖弟哈薩爾裔後爲阿嚕科爾沁部長。

太宗遣貝勒薩哈璘豪格率兵四百往援

親統師二千繼之行四日薩哈璘豪格遣人奏林丹汗

率衆侵達賚楚琥爾駐牧地至錫喇穆倫河北

岸大掠擊殺阿巴海等而去尋有四人驅馬三

十七自察哈爾營逃至言林丹汗已遠去。

命大臣圖嚕什勞薩率兵百躡踪。過興安嶺乃還獲駝

五甲二十五馬一百七十匹

駐蹕外蒙古之隨征者遂班師六年三月丁巳傳

諭各蒙古部長率兵會。

諭出征諸將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親率大軍征討必

紀律嚴明方能克敵制勝爾等當嚴諭所屬軍士一

出國門悉整軍法整肅而行若有喧譁及擅離大纛

者治罪弗貸駐營時採薪取水務結隊偕行有失火

者論死凡軍器自馬絆以上俱書名人標識馬須印

烙並緊繫字牌啟行日若與纛遠離為守城門及守

關門人所執者貫耳以徇。

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率兵六百斬駐邊界防逋逃。

以貝勒阿巴泰杜度額駙揚古利佟養性留守

瀋陽四月戊辰朔。

駕出撫近門詣

堂子遂西發己巳次遼河值河水泛漲。

太宗與諸貝勒乘舟以渡繼渡輜重人馬涉水而過兩

晝夜始竟辛未駐營都爾弼地喀喇沁土默特

部長各率兵來會癸酉駐營喀喇和碩

召集大淩河歸降諸將宴之丙子駐營錫喇穆倫河岸。

喀喇車哩克部阿喇納諾木齊 元太祖弟諤濟因裔。部翁牛特部近族。 伊蘇特部噶爾瑪伊勒登 來朝見天聰四年十一月。 扎

嚕特部內齊汗（來朝見三年四月）。色本瑪尼（二人從征明有功並見三年十一月）。喀巴海（見二年九月）。巴雅爾圖（見三年五月）。桑阿爾齊（見二年十二月）。桑圖岱青（二人並見三年十月）。尚嘉布（內齊汗子）。桑噶爾（色本子）。敖漢部班第（天聰元年七月來歸部長塞臣卓哩克圖子）。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見三年五月）等各率兵來會。己卯。駐營昭烏達。科爾沁部奧巴（見五年四月）。布達齊（見三年四月）。哈坦巴圖魯（見天命十一年十月）。洪果爾武克善（二人並見天聰三年十月）。阿嚕部遜杜稜（元太祖弟諤濟爾齊後封翁牛特部郡王）。棟岱青（遜杜稜弟）。本巴楚琥爾（棟岱青弟）。達賚楚琥爾子穆彰（後封阿嚕科爾沁部貝勒）。巴林部色特爾（見三年十月）及北邊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以次朝見。

大宴之。

賜鞍馬甲胄服物有差。辛巳。駐營博囉額爾吉。

命阿嚕什勞薩率兵五百前行。癸未。集蒙古部長。

諭之曰。朕以察哈爾汗不道。整旅徂征。先期諭爾等率兵來會。今爾等所率兵多寡不齊。遲速亦異。惟土謝

圖額駙與巴率來軍士甚多。又不惜馬匹。散給部衆。疾馳來會。足見秉心誠懇。憂樂相同。朕甚嘉之。扎嚕特諸貝勒亦竭實心效力。巴林部色特爾既託命於我。自應身先士卒。竭力戎行。且同類之喀爾喀諸貝勒有為察哈爾所俘戮者。離其夫婦者。取其部曲。秪存子身者。朕從大公起見。興師來此。正色特爾奮志雪憤之日。豈可吝惜馬匹。怠緩不前。阿嚕諸貝勒為察哈爾所逐。奔投我國。朕屢令移駐近地。乃不遵朕言。仍於遠處牧放。復為察哈爾所掠。誑稱侵奪我國之物。以獻於明。屬國為人所襲。朕猶有憾。阿嚕諸貝勒躬罹其害。當思仗朕力以復讐。乃竟不散給爾馬。不多發爾兵。僅以一旅之師。勉强應命何耶。又

諭曰。蒙

天眷佑。纘承

丕基。國中人民財物。皆我所有。然曾見我奪人一美女一良馬乎。曾令有才具人離其主而從我乎。果有其

事朕豈不畏
天耶朕本畏
天之念而行無强取於爾等之事此無倚朕言爾等當
亦知之朕惟恐八旗諸貝勒或奪汝等良馬美物下
體朕意若聯姻締好彼此相饋各出所願則可不願
則勿與倘有恃威强索者爾等當奏聞衆皆叩首受
命復大宴之乙酉駐營哈納崖以阿嚕什勞薩所獲蒙
古流散男女二百餘留於喀喇穆倫河地己丑
大軍過興安嶺次達勒鄂謨之公阿喇河達勒鄂謨延袤約八十里東西二河環流灌莁水鹵不可飲東距瀋陽一千三百五十里
命阿山率將八兵三百往助阿嚕什勞薩軍
五月甲子駐軍歸化城城為元裔土默特部長阿爾坦所築明隆慶時封阿爾坦為順義王名其城曰歸化本號格根汗後有裔博碩克圖汗者與察哈爾林丹汗交攻其同部台吉鄂木布楚琥爾等遣使達[illegible]朝尋率衆朝貢見天聰[illegible]年六月
先是大軍過興安嶺之後一日次都嚕河有察
哈爾部下人逃至以之告有二人馳六騎往報

滿洲大兵無數前來[illegible]
[illegible]察哈爾汗聞之人懼[illegible]奔[illegible]不得爾
蘇地離達勒鄂謨約一月程凡部衆家[illegible]有[illegible]
牛以上者盡令棄本土隨之西奔
太宗論貝勒大臣曰察哈爾知我整旅而來必不敢援
汝軍銜追愈急則彼遁愈遠我馬疲糧竭不如且赴
歸化城暫駐開渝前行之阿山阿嚕什勞薩等還與
大軍會越二日阿嚕什遣人送所獲察哈爾部
一人至言察哈爾部衆在喀喇莽鼐之左界於
是定議進征
頒軍令曰凡我軍所至有拒戰敗走爲我追擒者殺之
不拒戰者俘之勿殺若拒殺不拒戰之人掠其衣服
牲牧者治罪即以其所得之物賞給首告之人寺廟
中如有自外竄匿者可往緝捕并察驗僧衆數目具
報不許屯住其中違者治罪毀壞寺廟取其器皿財
物及潛入人家淫婦女者並處死弗貸[illegible]月戊戌朔

命阿山岡齊什蘇路武拜率兵三百提生備禦留哈同
布哈塔布囊率壯士十六人偵敵癸卯大軍至
呼喇祜
諭貝勒大臣曰蒙
天眷佑我軍已至敵境今當深入遇敵人弗拒戰者勿
殺可俘以獻追敵勿至昏暮日未落即止凡降人擇
爲首者二三人令原招降主將率之而行其餘令各
領家口隨行若離散人夫婦淫亂人婦女者處死察

哈爾部長奔逃所遺家業牲畜財物主將撥人守之
察明收貯凡所俘獲務與衆均分又
諭隨征蒙古各部曰凡遇敵臨陣非奉朕旨毋得輕進
有旨令進毋得退縮違者罰奪部衆軍士違者處死
妻子爲奴如敵人乘夜劫營可堅壁以禦勿喧譁勿
離汛地如潛襲敵境勿舉火以致敵覺夫萬里行師
人倦馬疲倘爲敵覺無所獲而歸殊可憾也不俟令
而舉火者治罪將領及部長並罰馬甲辰駐營扎喇

布拉克
命勞薩率兵百先大軍三十里行越五日會大軍於庫
托地奏言遇察哈爾哨兵四人於喀喇莽鼐追
至盆爾地斬一人見前有數十人圍困留哈因
率七人大呼衝擊敵俱敗走自後一無所見度
彼大隊人馬逃去已久追之無及
太宗召集諸貝勒大臣
諭曰察哈爾不能禦我軍逃去已遠追之無益今我暫

旋師以俟再舉乎抑收其遺棄部衆即入明境乎貝
勒大臣等奏此來已近明境宜勿旋師於是
命大臣蒙阿圖率各旗官一兵百還瀋陽傳
諭曰額駙達爾漢屬下人逃入敵境（即四月乙酉自哈納崖竊馬逃者）
泄漏軍機致察哈爾覺而遠遁追之不及因旋師取
其遺棄部衆直入明境所有餘存糧餉可移貯遼河
岸掘壕加意防護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防禦之
兵可撤回守城前者令喀喇沁人於法庫山耕種若

耕種未畢當督之勤力仍慎守毋忽庚戌六箭回球
爾格圖進發路旁有二黃羊並行
太宗發一矢貫之丙辰左右兩翼分道行獵黃羊徧野
太宗連發矢每矢貫二計射五十有八隨征者或射或
殺共計數萬時軍中糧匱脯而食之皆飽厭會
天氣炎熱其地無水士卒渴甚多仆於路夜至
和爾果地乃得泉有次日至者以一黃羊易水
一碗而飲先至兵留憩二日仍有未至者

命各備禦遣人持水往迎之庚申大軍次穆嚕哈喇克
沁
命貝勒阿濟格率左翼兵及科爾沁巴林扎嚕特喀喇
沁土默特阿嚕諸部兵萬人征明大同宣府邊
外貝勒濟爾哈朗岳託德格類薩哈璘多爾袞
多鐸豪格率右翼兵二萬征歸化城黃河一帶
大臣徹爾格察哈喇率兵五百往黃河備船渡
嚕什勞薩前行捉生

太宗與大貝勒代善三貝勒莽古爾泰統軍繼進於是
兩翼兵齊入臨口西至黃河穆納漢山東至宣
府自歸化城南及明國邊境所在居民逃匿者
悉俘之降順者編為戶口甲子
太宗駐營歸化城乙丑歸化城諸喇嘛朝見
賜宴遣之傳
諭兩翼領兵諸貝勒曰爾等可選精騎調赴黃河一帶
以助兵力若俘獲者多可攜則攜之不能盡攜則任
諸將酌行凡諸貝勒所俘獲者酌分馬力疲羸之兵

防守仍深入敵境然後旋師朕駐歸化城以待
六月甲戌自歸化城移師征明
大軍駐歸化城之後二日往略黃河一帶諸將
奏報察哈爾蒙古前已渡河通不料我軍即至
復渡河而歸為我俘獲以千計又科爾沁從征
部長遣人奏報近明界察哈爾部人盡逃入沙
河堡六月丁卯朔

太宗遣大臣揚善率兵六十偕所獲察哈爾通事一人
往索之與沙河堡各官
書曰我北征察哈爾窮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訊之云已星夜遁去我欲收其部衆因還兵克歸化城暫駐營以待我進動黃河軍近聞察哈爾所遺人戶財物爲沙河堡容留此係我未經收盡者當一一還我且此蒙古舊隸格根汗察哈爾取之則爲所有我取之即爲我所有以我所有而爾等取之不可也且我邊

外之事爾等何得干預此事原非爾主所知乃爾等邊臣所爲爾等豈不知遼東官員干預我邊外葉赫之事自取禍患爾若不還與遼東官員何異耶我此來原欲修兩國之好故徧諭爾守邊各官也沙河堡各官得書知兵至大驚凡逃入堡中蒙古男女三百二十餘牲隻一千四百餘并紬緞布帛六千四百餘疋盡以歸出幸未勝示歸化城格根汗廟

諭誡損毁廟宇及擅取器物者決不輕貸是日諸路將領各籍所俘獲以獻
命以金銀紬緞分給各貝勒又每貝勒分給牛十羊百凡人口各按甲士均分其從察哈爾克什克騰部來歸及喀喇沁與新附呼爾哈等所俘獲者聽其自取總兵官麻登雲及大凌河降將祖可法率遊擊等各按品級以人口牛羊厚賞之甲戌

太宗統師趨明邊境行三日
命大臣蘇達喇爾額率兵二百偕蒙古通事二人復與沙河堡各官
書曰始我意在議和屢與遼東各官言之乃不聽吾言及厚待與我宿有怨隙之察哈爾我是以遂去此處察哈爾爾等昨得我書即將逃入蒙古獻出甚善今我將往大同陽和宣府一帶議和道經爾地不可無一言相恩故遣人以書相告沙河堡各官得書遣十

七人齎牛羊緞疋并茶酒來獻
賜爲首三人牛各一其十四人羊各一遣還又
命巴克什庫爾禪覺羅龍什進得勝堡愛巴禮喀木圖
進張家口與大同陽和宣府各官
書曰我之興兵非欲取中原得天下也因遼東官員不
行正直之道貪黷貨賄罔顧是非助邊外葉赫遣兵
戍守專意結怨無故欺陵遂成七恨我曾屢致書爾
主遼東官員與我爲難壅不上聞竟無報書我之所

以興兵者欲爾主察詢其故是以攻取撫順時得爾
國商賈人等俱縱之令齎書轉奏爾主恐其不能徑
達又令其付與爾各省官員亦無回音數年以來我
師所向屢破城池意謂爾主必加察問知我興師之
故則和議成而戰事息且
上天以生民爲心若黷戰不已民死鋒鏑豈能仰合
天心乎我今開誠相告惟願兩國和好戢兵息戰兆庶
枚寧財貨豐足互相市易各安耕獵以樂太平前者

兵入邊境屢有攻取書詞往復其中疾怨之言有兩
相輕慢者此兵家之常不足道也爾國豈無才俊勿
以古昔毀盟棄好及互相欺罔之事爲鑒因而致疑
於我幸速爲裁斷以成此舉實兩國之福我將駐此
十日以待回音勿再遲延也庚辰駐營大同邊外庫
爾禪等自得勝堡來明千總一員率十五人隨
至以牛及緞疋食物獻
命卻之

賜千總牛一令齎與得勝堡參將守備等
書曰議和之事我至誠相告爾等果實心愛民不效遼
東各官搆怨於我則宜速成此事若還延時日故意
推諉不力成和議是自樂戰爭我亦無如之何矣至
書中稱謂尊卑且勿論和事既成自當遜爾大國爾
等亦當視我居察哈爾之上也越一日得勝堡參將
遣通事官一千總一偕二十七人齎牛羊緞疋
食物來獻

賜通事官牛一。餘各羊一。遣還。戊子。貝勒阿濟格奏言。
臣等兵至宣府。彼處官兵驚懼。將犒賞察哈爾
汗所餘緞疋及虎豹狐獺等皮。在張家口者悉
獻出。庚寅。
太宗統師駐宣府邊外。列三十餘營。聯絡四十里。環營
四面鑿塹。深廣各一丈。癸巳。明宣府巡撫沈姓
總兵董姓。遣通事官二。守備二。備十一人。獻牛
羊食物來獻。

太宗御黃幄。領兵諸貝勒大臣左右列侍。明守備通事
官叩見。次從人遙叩。
命守備等坐左側宴之。
賜守備各馬一。通事官各牛一。從人各羊一。是日。我軍
大市於張家口。科爾沁部隨征兵三人。潛入明
邊。取其牛驢。
太宗以兩國既和好貿易。三人違令盜取。命執赴明界。
上。斬其爲首者以示明人。爲從二人各鞭一百。

貝耳。甲午。明宣府巡撫沈姓總兵董姓遣使來
請盟。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等蒞之。其都司等官四員。刑白馬
烏牛誓告
天地。焚盟書。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五百兩。蟒緞五百疋
布千疋獻。
命啓心郎祁充格率八人送之還。
秋七月庚申。凱旋瀋陽。

先是六月乙未。以所得明張家口沙河堡財帛
五之一。
賜土謝圖額駙奧巴。其餘酌分行間諸將。所獻虎豹皮
紅氈。分給八貝勒。緞布獺皮等物。悉犒軍士。七
月丁酉朔。
命塔布囊達雅齊率官八人。兵八十。齎與張家口各官
書曰。兩國既誓
天地。敦和好。凡事皆當敬承

渝意淳保始終我豈樂於戰爭惟以人我之故專意修
好謂兩國相安則各受其福所以偕來議和期於必
成遼出邊遇至於此地頭殺爾哨卒二人旋即送還
我兵私入爾邊爲盜即於爾界斬一人餘二人各鞭
一百貫耳仍還所盜之物以我國崇尚禮義如此爾
國反不還我逃人是何謂耶試思此通逃數人果損
於我而有益於爾耶爾等宜以信義爲尚勿效遼人
偏助葉赫厚察哈爾而外我也我專意和好敬

天保終爾等亦不相負則兩國皆善矣議和時爾等原
謂在寧遠錦州等處之遼東人並與同議但遼東人
從來志大言謬難與議和須爾處遣人往議爲善我
亦俟爾處人來議若爾處來議之人日久不至我即
乘暇來此與爾等議之是日
太宗統師還行三日明邊境守臣獻和好禮物
命卻其貢金五十兩琥珀數珠二盤倭緞十疋以所納
蟒緞三百二十疋緞一百三十八疋錦緞十六疋

布二千五百疋綠皮狐十六張茶一千七百包
分
賜諸貝勒明日外藩蒙古貝勒等辭歸各
賜緞有差壬寅以大軍克捷刲牛八祭纛告
天丙午過興安嶺己未渡遼河庚申還瀋陽
八月丙寅朔撫慰大凌河降衆
將大凌河降人有逃去者
太宗命額駙佟養性與文館諸臣宣

諭大凌河歸降各官曰爾等被圍三月
天以與我不忍棄之俱攜至此給衣食配妻室厚加撫
恤何異孩提時父母鞠養之恩今爾等所統屬不過
四十五人或二三十人有何繁多不各加訓飭竟任
其逃亡殆因朕出征宣府議和而還爾等不得歸家
故如此不知和議果成則財幣有資遊市無阻國家
富强長享安樂豈非美事若和議不成專圖進取彼
察哈爾已遁萬里之外勞無窮何我軍分道征明無

難一舉成事不是之思而背叛竄逃負朕鞠養之恩。
是負
天也可各曉諭所屬令三復思之。
九月癸卯修築蓋州城。
先是蓋州之地未設兵防守至是修築其城移
民以實之。
命副將石國柱遊擊雅什塔備禦齊爾格申等率兵六
百往駐防又

命掌戸部貝勒德格類掌兵部貝勒岳託經理疆土自
耀州舊界開拓至蓋州迤南。
冬十月甲戌趣明寧遠守臣早決和議。
先是大軍自明寧府凱旋瀋陽之後七日。
召文館儒生沈文奎孫應時江雲（三人並由明諸生來歸者。）
賜饌內廷。
諭曰此番出兵與明國議和爾三人之意云何沈文奎
奏明人譁言和區區邊塞小臣共盟誓無足據。

孫應時奏明人以議和延緩我師。即實心願和。
其歲幣必不能如我所定額數江雲奏和議不
成十居其七。
皇上姑遣使往明以和議試之。彼若不從則我兵入境
攻取亦為有名。至是
命偉徵[illegible]赴明寧遠與駐守各官
書曰我使者還聞爾等云議和之禮須送還大凌河官
一二員爾亦還尺寸之地以此為名方可轉達朝廷。

夫和事果成我又何吝此一二人。且普天之下盡為
爾朝廷所屬豈僅尺寸之地乎。爾不忘已失之土地
人民時藉以為口實我之
二祖無故被害我能一日忘耶。我惟願見太平未動爾
邊疆寸草尺土。乃邊臣陵侮致成七恨漸啟兵戈迄
今未息。今我仍願太平屢議和好爾等乃以是為言
過矣。況自克撫順以來我兩國強弱豈有不知既已
知之曷為徒飾利口貽誤主上流禍生民。從來兩國

議和必彼此使命往來則和事易於就緒今我一心
願和
天鑒在上實無欺偽乃以至誠遣使而爾卒不信不一
遣使相報向者袁巡撫與我議和時我方遣使通問
彼即繕修城池非惟拒守又復相通是以計愚我也
我用是決意起兵然於兩三月前令杜明忠齎書以
告然後興師未背詭計掩襲杜明忠現在爾處可詢
也我如是求和爾堅執不從且不必遠徵往古即自

我兩國搆兵以來歷年戰爭之苦昭然可鑒爾不樂
太平惟尋師旅國家生靈視昔更苦咎將誰歸今春
往征察哈爾知爾一年之內與彼銀百萬有餘與其
以有用之金錢費於無用之察哈爾何如遣一曉事
人來早決和事俾兩國共享太平也我之心事直告
無隱爾諸大臣果能身任和議以成美事豈特兩國
息爭人民安業且使無限生靈免於鋒鏑造福甚大
其福亦歸於任事之人矣又

命射與寧遠守臣轉達崇禎帝
書曰滿洲國皇帝奏書明國皇帝我國稱兵非不知足
而冀圖大位也因邊吏欺侮之恨不得上達致起兵
端於茲數載矣我思戰爭不息則彼此俱被其禍和
好一成則彼此均受其福所以前於往征察哈爾時
遣官府議和刑白馬烏牛誓告
天地我意既盟之後永相和好故就我國越境之人數
示於爾邊臣之前所獲財物悉令送還數月以來未

嘗少犯爾邊我之篤守盟誓可謂至矣嘗觀往事下
情上達天下無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無不亂我兩國
搆兵亦因下情阻蔽不得上達所致皇帝如欲洞悉
我之根端當遣信使來問我將悉告之若謂業已議
和又何必詳及夙怨則亦惟皇帝之命惟和好既成
彼此歲幣優游田獵共享太平是所願也後一月偉
徵爨蘇喇
麻還遼寧遠各官言來書封閉我等未奉上命
不敢擅開可同奏爾
卡路封送來我將閣君即便爨開於是
命偉徵爨蘇喇麻齎封再齎往寧遠仍不報

十一月丁未整飭朝會班次

集分掌六部貝勒

諭曰國家初設六部承政參政等官即定有班次近見朝會之時坐立無序尊卑紊越將何以肅體統耶爾等宜傳令滿漢蒙古諸臣按次就班各加整飭

十二月乙丑申定服式

甲子朔布令國中以是月二十日爲始黑狐帽五爪龍明黃杏黃金黃等服非上賜不得用閒散侍衛護軍及諸貝勒下護衛以上許服緞衣餘衆俱用布又

諭曰國家服式之制所以辨等威定民志俾朝野各有遵守我國風俗素敦淳樸近者奢靡僭越之風往往而有不可不定爲法制昭示國中且一緞之直可當十布與其以一緞成一衣何如十布可得十衣所以令衆用布者非爲緞疋專供上用實有便於貧民也凡婦人所服緞布各隨其夫

十二月辛巳申嚴行獵禁令

先是十月庚午

駕由開原行獵至斐德里山有侍衛詹土謝圖前行以射飛矢射中虎爲虎迎撲墜馬欲噬之

太宗大呼躍馬獨前虎遂卻詹土謝圖未至大傷衆侍衛乃射殪是虎甲戌

諭貝勒大臣曰凡出兵行獵時有爲盜者論罪大小或殺或鞭入著爲令乃此番行獵仍有盜鞍轡鞊屜等

物者是法令不彰而人不遵守也夫蒐苗獮狩原以講習武事必紀律嚴明然後人不敢犯今行獵兵少尚多犯法若師行動衆將何以約束之乎爾諸貝勒大臣其徧行覺察嚴加懲治於是械送所緝獲九人至瀋陽各鞭八十二庚寅

駕至葉赫地行獵

諭諸貝勒曰爾等愼勿以獵人所射之獸目爲己之所射而競取之在獵人畏懼爾貝勒誰敢不讓而爾貝

物豈可强奪其物乎。倘再有所牽等盜取豕雞牲畜
等物者。罪及其主。決不姑宥。十二月癸酉
駕出獵撫順。有獵卒八人。分取民間積薪。各鞭二十七
因
諭從臣。自後擅取莊屯積薪及斫伐山木者。嚴懲毋貸。
庚辰。獵於額葉地
親發矢中一虎。侍衛巴圖魯鳴爾珠持刀追斫。虎嚙其
馬足。既斃乃旋。

誡之曰。爾之勇宜施於戰陣。何輕事搏虎為。辛巳。以從
獵者亂行。
諭諸貝勒曰。自後行獵。每旗令大臣一人專司統轄。有
不隨隊行走逗遛失次者。皆執治之。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六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七
太宗文皇帝 天聰七年癸酉
天聰七年春正月庚子。令勸農講射。
集八旗備禦官。
諭曰。田疇廬舍。民生攸賴。勸農講武。國之大經。方今疆
土日闢。舊所給田地若有不堪耕種者。察明換給沃
壤。即于附近建造房屋。俾遷居之。如貧民之牛具籽
種。赴有力之家代耕。一切徭役毋派。有力者不得濫

及代耕貧戶。至善射乃我國制勝之技。宜各率所屬
長幼努力學習。毋得曠時。是日。
命大臣阿山覺羅布爾吉率海州耀州等處兵百。往鹿
島捉生。後二旬還。俘獲人口一百七十有三。馬
牛九十有八。
乙卯。征烏扎拉部師還。
先是六年冬。
命大臣武巴海率兵征烏扎拉部。武巴海分八旗兵為

四路並趨渥赫河斬三百三十八人俘五百餘人獲馬三百七十貂狐猞猁猻獺貉虎狠等皮千餘張裘二十餘領至是凱旋以所俘分

賜將士有差。

二月癸亥朔茂明安部長率衆來歸

茂明安部徹根汗（元太祖弟哈薩爾之十六世孫）固穆巴圖魯（徹根汗從布延圖汗之弟）達爾瑪岱袞等舉部來歸。

太宗御殿受朝徹根汗率衆遥拜復同固穆巴圖魯進

前再拜抱

上膝見獻貂裘貂皮駝馬

賜宴及甲冑雕鞍銀器緞布等物

三月丁酉犒築城兵役

時以彊土日闢沿邊築城分兵戍防貝勒濟爾哈朗監築岫巖城（在今蓋平縣東南）貝勒阿巴泰監築蘭磐城（在岫巖城東）貝勒阿濟格監築通遠堡城（在蘭磐城東北）貝勒杜度監築礁場城（在通遠堡東北）

太宗命築城兵役勞苦以羊犒之

甲寅征明寧遠師還

先是二月癸未

命大臣圖爾格薩穆什喀等率兵三百征寧遠迤西一帶進

隨處揭榜宣

諭明人曰朕去年征察哈爾逼近爾大同宣府一帶邊城絕不侵犯我兵有奪民間之物者即戮示于爾邊城之前與爾邊臣誓

天修好而還朕以爾國自必願和即遣使來乃久之不至朕復遣使三次爾將告

天盟誓之言竟置不問不容我使入城是不崇信義而喜動干戈也朕今復告之

天率兵擒耕牛農具屯種山海關外八城之地因爾之稼為久住計爾等八城人民逼近田地不耕則可若播種則我必盡刈穫爲爾文臣孰爲善謀武臣孰爲善戰何當各竭智勇以決勝負毋徒深匿雉堞中也

圖嚕什等牌
諭分兩翼進隨處揭示至沙河所及寧遠前屯衛之間
斬四百人生擒其前哨百總一人獲駝牧二百
七十而還
夏四月辛未擊敗明兵于遼河
先是三月壬子
命備禦蘇爾櫟安星謫綽爾們等率兵三百攜家口駐
守何驢河地。何驢河爲內遼河外遼河合流處。一作柯驢河。亦作巨流河。至

是海州守將列列璵牛莊守將楞額哩海州河
口守將伊勒慎率兵十八人巡遼河至娘娘宮
渡口遇明兵乘五船接戰因我兵寡止獲其船
二斬二人生擒六人來獻
辛卯肄演馳騎
先是己卯
太宗巡視郊原渡遼河
駐蹕陽什穆河岸諸貝勒各按左右翼列營時敖漢部
長班第遣使貢駝馬牛羊喀喇心部長古嚕思
希布天聰二年來歸。兵蘇布地之子。科爾沁部長武克善額
爾滿珠什哩台吉綽爾濟等並來朝獻駝馬牛
羊緞疋貂皮等物
御行幄設宴
錫賚有差辛卯
親率諸貝勒離
行在五里演馬令自三十里外各乘馬馳至最先至者

賞銀二百兩蟒緞一布二十次至者銀一百八
十兩蟒緞一布十八又次銀一百六十兩蟒緞
一布十六又次銀一百四十兩蟒緞一布十四
又次銀一百二十兩蟒緞一布十二又次銀一
百兩蟒緞一布十又次銀八十兩蟒緞一布八
又次銀六十兩蟒緞一布六又次銀四十兩蟒
緞一布四又次銀二十兩緞一布二凡十等
賜宴乃還

六月癸酉授來歸明登州將官職
初大軍圍大淩河城明調山東兵赴援登萊巡
撫孫元化遣參將孔有德率騎兵八百出山海
關赴錦州甫至吳橋縣兵乏食遂還掠陵縣臨
邑商河齊東德平青城新城攻圍登州城守參
將耿仲明爲內應城破孔有德自稱都元帥耿
仲明自稱總兵官據登州城出戰屢敗明兵破
黃縣及平度州攻萊州將陷明援兵大集乃返

登州登州城北有水門通海明兵數萬合圍東
西南三面乃由水門乘船泛海二逆其裨將先
來通款
太宗敕發內廄馬及貝勒至備禦按世職出馬還其良
者
賜孔有德耿仲明餘俱付之散給部衆
命文館諸臣宣
諭曰元帥總兵可合統領官部駐劄東京號令鼓吹儀
從俱仍其舊惟用刑出兵二事當來奏聞所屬人民
俱住蓋州鞍山如或不願令住東京鄰近地又
詔監衆帥殿通遠堡餘鑲一城之貝勒濟爾哈朗阿濟
格杜度率兵迎之鎮江有德仲明至旅順口明
總兵黃龍以水師截擊又合朝鮮兵躡追至鎮
江見我兵列營江岸勢強盛不敢近而退有德
仲明乃率衆登岸諸貝勒設宴饗之留兵守其
船礮輜重于江岸以

敕發馬二千餘給與乘赴遼陽
太宗復遣官傳
諭曰爾等身皆勞頓宜暫休息從容來見又
誡今後日歸者我國將士于途凡多所擾害至今部告
不息今新附之衆乃攻克之地涉險來歸求庇于我
者毋得稍有侵擾違者處死必不姑恕六月癸亥
爲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設黃幄左右各設五青
幄

親率諸貝勒偕孔有德耿仲明及官屬詣
天行三跪九叩首禮畢諸貝勒議相見儀注
諭令行抱見禮諸貝勒言
皇上以禮待之可耳不宜令抱見
太宗曰元帥總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當强盛而納
欵輸誠遣使者三率其兵民航海衝敵來歸于我功
孰大焉當行抱見禮以示優隆之意于是孔有德耿
仲明行漢禮朝見畢復進前叩頭抱

上膝見次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俱行抱見禮設大
宴
命孔有德耿仲明坐
御座側酌金巵
親授飲癸酉授孔有德都元帥印耿仲明總兵官印
御樓宴之
賜敕書一切過犯原宥又
諭以同破山東來歸諸將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給劄孔

有德耿仲明其初皆在皮島隸明總兵毛文龍
部下及據登州人猶以毛氏稱之其泛海來歸
也所屬遊擊張文煥都司楊謹千總李政明率
男婦百人先至蓋州登岸具述毛氏前據登州
明兵攻之五月不下穴地發火器陷城乃駕舟
夜遁至旅順口欲攻城不克退屯雙島龍安塘
今將前來歸附矣于是蓋州城守副將石國柱
遊擊雅什塔以其言入奏

詔撫輯之又都司毛有明先來降疑爲間諜至是孔有
德等言在山東起兵時毛有明之兄亦爲大帥
其投誠非僞因並
優賜人口馬牛緞布
丁亥勵羣臣諫直
以諸臣有勸戒故聞陳奏無益于事者
諭曰朕虛懷聽攬樂聞讜言如朕所行未協乎義宜直
言無諱政事或有疏忘宜開陳無隱或六部事有不

令諸臣紛紛貪鄙直行科斂即諸臣或有艱苦之
情亦宜據實奏聞各以心所獨得己所創獲入獻嘉
謨
秋七月辛卯朔令分編漢軍戶口
舊隸八旗下漢人分出一千五百八十戶每十
丁授棉甲一以總兵官馬光遠統之
八月庚辰努征明旅順口凱旋軍
先是六月庚寅偵知明兵自鎮江退入獐子島

以船十六載孔有德部下餘衆送入內地己卯
命兵部貝勒岳託戶部貝勒德格類大臣楞
額禮葉臣伊爾登昂阿喇率左右翼兵石廷柱
率舊漢軍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率新
附兵合步騎萬餘征明旅順口
太宗諭
掌予送至邊境
諭而道之時攻克旅順口城明總兵黃龍戰敗自刎死

俘獲人口五千三百有奇馬牛驢騾數百金二
十二兩銀二萬一千二百兩人參八觔裘服皮
張緞疋器具無算七月甲辰捷奏至八月庚申
凱傳
諭貝勒等曰覽來奏知汝等欲取皮島朕意以為皮島
無甚關繫不必疲我兵力聞明國因流賊猖獗選調
寧遠錦州兵前往又逃來之人云祖大壽之弟在前
屯衛為總兵朕當選兵征剿爾汝等酌留大臣鎮守

旅順口可即班師庚戌貝勒等旋至岳託等奉
諭班師留葉臣伊爾登率每旗官三員兵二千五百名
遊擊佟圖賴率漢備禦二員舊漢軍百名駐守
旅順口其地雖有水為限空曠可虞應設瞭望
遠遠相接令留守官員兵丁攜兩月糧米移駐
金州前營
諭令優待孔元帥耿總兵臣等自思亦極力優待之矣
萬拔城後其所獲將士俱入城凡官廨市肆富

只防岸旨爲所佑。俘獲人口多指稱親戚。挈之
而去。臣等雖微行不平之意未嘗少露。避巴克
什等與語云。元帥總兵任意攜取。我等不爲介
懷。若部下人假稱主將號令大肆搜括。則凡我
衝鋒陷陣之士卒。以何爲賞。竊慮三軍懷怨。後
此再遇攻戰。無由使其踴躍赴也。彼口雖佯
應。而貪得之心已形于色。故彼所收取者。雖數
與之。凡以親戚爲言者。亦任其領去。據彼云。所

得人數七百四十八名。以臣等觀之。尚不止此
荷
天之佑。臣等俘獲頗多。歸期尚難預定。擬留礮車于蓋
州。所俘人口並留于後。惟攜入官之物與臣等
偕行。不敢稍遲也。已巳。
太宗遣官二員往迎。傳
諭曰爾等于海州。當即先遣人奏報。朕迎至渾河岸。爾
等可與孔元帥耿總兵同來。相見礮車留于蓋州。付

石國柱雅什塔等看守。礮將來可由驛遞送。現獲礮
車之牛。各給還本主領去。至所奏駐防軍士糧米。俟
爾等到日再議。朕思爾等方攻破旅順口。軍威震疊
之時。明人惟恐我兵前進。不能堅守內地。豈暇來犯
我境乎。庚辰
駕至渾河岸。立八纛拜
天。
御黄幄。時孔有德以墜馬傷手。與耿仲明並留

東京。貝勒德格類岳託率諸將至。行禮畢。
命從臣傳問貝勒大臣行間安否。大臣薩木什喀進前
奏曰。謹遵
指授方略。攻克旅順口城。悉蒙
皇上福庇。遂設大宴。酌金卮。
親授兩貝勒及大臣楞額哩石廷柱巴奇蘭薩木什喀
等各跪飲
御前。宴畢。陳列所獲諸物以獻

太宗酌納之餘分給〃貝勒家外藩蒙古貝勒有在班
行者並各
頒賚有差傳
諭孔有德曰都元帥遠道從戎所行事宜實獲朕心招
撫山民尤大有裨益不謂勞頓之身又遭銜橛之失
行間痊可用慰朕懷越數日復傳
諭孔有德耿仲明曰爾都元帥總兵官久習攻戰軍律
素嫻何俟朕諭但恐無知士卒有私竊馬步器械致

缺損者宜急爲修整爾等攜來紅衣大小礮已運至
通遠堡即付爾等與一切軍器令軍士勤加演習勿
間斷旗纛俱用皂色馬匹各用印烙繫印牌以滿洲
字書本主姓名及本管官銜並多備絆索乃便于野
牧凡軍士甲背及盔尾俱以白布號帶書滿洲字綴
之師行之日厮卒人等各按部伍毋或紊亂是月赫
圖阿拉城守將恩什塔郭尼喇弼嚕率兵巡哨
雅爾古一路遇明人盜參者斬十四人生擒四

十九人獲馬一百六匹以獻
命斬所得百總一人以其八人賞從行軍士餘二十人
發尚陽堡又命彝城守將薩哈連寧固達岫巖
城守將錫翰暨驍騎官海塔往明石城島躡蹤
獲二十人來獻
命以八人分賞餘十二人發尚陽堡又捉生將徹爾格
索海率兵二百至明錦州斬七人獲馬十一擒
百總一騎兵一名來獻訊畢斬之

九月庚子征明山海關師還
先是六月戊寅
太宗以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先後緩急機宜
命貝勒大臣各抒所見貝勒濟爾哈朗奏言朝鮮不遵
我約當及其貢物姑與互市不必往征至明乃
吾敵國宜令貝勒大臣率兵深入取其近京數
城因糧于敵久駐伺隙以期必勝別屯兵山海
關以東錦州以西撓其耕穫使不得休息復攜

梯牌礮車分兵之半于山海關外立營其中纔
入關內外夾攻彼必勢窮力絀矣貝勒阿濟
格奏言向者我兵鬪大凌河四閱月盡獲其員
將精兵在

國家固有得人之慶然而從征士卒及新附蒙古
一無所得皆以爲徒勞今歲不即征明者爲蒙
古故耳耕種初畢可即興師
皇上親蒞邊外令諸貝勒大臣率兵入邊所到之處張

示招降然後相敵形勢酌量緩急以定進取俘
獲人口每旗計甲均派帶回可也貝勒多爾袞
奏言宜整頓兵馬乘穀熟時入邊圍困燕京截
其援兵毀其屯堡爲久駐計可坐而待其斃也
貝勒多鐸奏言我國之兵非怯于鬪者但止攻
山海關外之城有如射覆豈可必得夫攻山海
關以外之城與攻燕京通州之城名雖不同勞
苦則一臣以爲宜直入長城庶可慰士卒之心

亦可成久遠之計且相機審時古語有之我兵
若逡巡旦夕則敵人漸知預備固其城池根本
修治何隙之可乘我國何愛于明祗念士卒勞
苦姑與之和若乘時可取原不待再計也至察
哈爾且勿加兵已和之朝鮮勿遽毀之絕惟先
圖其大者如蒙
天佑得之則其餘隨我所求而皆至矣貝勒杜度奏言
朝鮮已在我掌握宜且勿征察哈爾如與我猶

則征之得破察哈爾則天下自然解裂若尚遠
可取大同邊地秣馬即深入明境貝勒岳託奏
言時不可失宜勇斷宜乘此時于明山海關
通州燕京三處擇其一以立丕基貝勒薩哈
璘奏言察哈爾如蠹食穴中勢將自斃不煩急
圖至于明則我兵少緩一年彼之守禦益固當
于今秋乘彼不備乃然因糧于彼爲兩次進兵
之計初次止能精銳務輕便往來襲擊俘獲既

多。即速出邊。第二次令已出痘貝勒率衆軍自一片石奪山海關。則寧遠錦州為無用矣。不然。仍從故道而入。（謂天聰三年十月。破龍井關大安口故道。）斷燕京四面之路。取彼積儲之地。堅守勿歸。乘機伺便。縱兵奮攻。二三年中大勳克集矣。貝勒豪格奏言。錦州寧遠攻之無益。何也。我國攻城之法。彼盡知之。況我兵曾攻之而未得。若復令攻之。必有畏難之意。雖得錦州。此外七城尚煩攻取。若徒得一城。其餘皆堅壁不下。彌旬曠日。恐老我師。今宜盡率我衆及新舊蒙古。從故道而入。為書頒示屯寨及各城。告以我願和而彼不肯和。則彼處人民雖被瘡痍。將自怨其主。無尤于我。若馬匹疲斃。即以所獲之貲買馬。其餘并以製衣。則我兵奮勇。靡有退志。而邊外蒙古亦得饜所欲矣。再用更番之法。俟秣馬肥壯。益以練習火器漢軍。攜巨礮。分兵兩路。一從寧遠入。一從故

道入。夾攻山海關。進攻通州。得與不得。皆久駐其地。遣人往偵流賊情形。伺彼分師捍禦。將擊之。必可圖也。至于朝鮮。且暫行撫慰。俟我與敵勝負既定。再為區處。貝勒阿巴泰奏言。明國情形。

皇上既悉知之。其地利。臣等亦熟識之。宜選精兵。襲其不備。則關門可得。

親統大軍。駐關外。擇貝勒大臣。令入關分路攻取。若獲可用之人。送至。

御營。委道往來。彼處消息易得。錦州無足顧慮也。額駙揚古利奏言。我之于明。暇則一年再征。不暇亦一年一征。乃為善策。當令已出痘貝勒將帥。率兵深入其境。凡兵士所獲。不計多寡。聽其自取。則人人貪得。不待驅遣。而賈勇爭先矣。所得城邑。惟貝勒更番駐劄。其下兵將勿移易。不辭勞苦。乃能成功。如謂有妨農事。則待農隙興師。令

婦子收穫豐事亦無妨也朝鮮察哈爾以臆度
外山海關外寧遠錦州亦且擾亂但宜深入腹
裏腹裏既得朝鮮皆吾手足察哈爾自歸順矣
管正黃旗楞額哩奏言宜先直抵燕京任我兵
所取而回然後再入山海關扼險屯駐積糧城
中以備往來攻伐之用管正紅旗和碩圖奏言
宜相度明之邊界乘瑕而入其還師遲速難以
豫料必先修固我城堡乃無敵人窺伺之虞也
管鑲紅旗葉臣奏言宜先抵大同宣府秣馬休

兵偵探察哈爾蹤跡近則我兵往征若已遠遁
則我即入明邊地焚毀其廬舍進逼燕京晝夜
攻圍名為帝都其實易克彼城上多積火藥必
自焚且就彼近城一帶伐木製造梯牌多方攻
取城即不克亦足以耀我軍威如從山海關路入
恐軍士俱無所得徒勞苦也管鑲藍旗宗室篇
古奏言我軍器銳已入其勢可用宜即入明邊

攻取其近京城堡何憂事之不成管鑲白旗伊
爾登奏言與其盤桓于山海關之外不若徑入
內地奪敵之情形備梯牌以為攻具乘機摧陷
之管正白旗喀克篤哩奏言我國之人利行師
不宜假息今誠征明則
上天之眷佑與人心之豫順適相協應矣八月壬戌
太宗遣貝勒阿巴泰阿濟格薩哈璘豪格額駙揚古利
管蒙古軍武納格率兵二千征明山海關一路

射謁
堂子郊送五里
授以方畧拜辭
諭榜示曰滿洲國皇帝諭明國人民知悉干戈原非朕
起實由爾主偏助邊外葉赫釀成禍階朕思
上天以好生為德干戈一動則民命傷殘于是嘗以講
和為念孰意爾朝廷不愛國而愛財不為民而為利
諸臣又俱各貪位嗜祿恐據理直言致遭貶遣是以

苟且偷安。不將成敗之勢奏達于朝廷。以贊成和議。使爾等罹兵刃而蹈湯火也。爾朝廷大臣既不議和。甘陷爾等于死地。朕亦無如之何。是爾等之被荼毒。非朕之故。皆由爾朝廷大臣荼毒之也。爾等當怨爾朝廷大臣。于朕何尤。是月。師向山海關進發。沿途擊敵。俱捷。俘獲關外人口及馬牛。由寧遠大路而還。九月庚子。

太宗迎于郊外三里許。樹纛拜

天。陞

御座。凱旋貝勒大臣等朝見如禮畢。召集諭責曰。爾等何不深入內地。乃速速還師。欲還亦當設伏截擊明之追兵。何止留圖嚕什勞薩等哨兵殿後。彼時敵兵數千追至。仰荷

上天眷佑。以寡敗衆。萬一有失。不知爾等尚能來見朕否。圖爾格納穆泰蘇納。有罪革職。仍用為各部承政。今正宜戰後立功。乃亦隨衆前行。將何時自奮乎。

皇考時。放甚特翁格伊喇喀務督四臣。每臨陣。皆率先力戰。巴克什歲訥格所在建功。今又首先還擊敗卻敵兵。人臣為國義當如此。爾諸大臣于貝勒欲還時。何不諫阻耶。貝勒阿濟格奏曰。臣欲息馬運糧。阿巴泰薩哈璘豪格不從。且欲由舊路旋師。以臣堅執。始從寧遠正路而來。

太宗曰。汝果能堅意不還。誰敢棄汝而來。朕非欲加罪于爾等。但自後行軍。爾等當謹識朕言耳。是月甲辰。

命滿洲蒙古漢軍將士俱擐甲赴演武場較射。

賜宴。

頒賚漢軍將士銀二千二百餘兩。乙巳。敘征明旅順口諸將功。巴奇蘭薩木什喀並身先入。奮擊舉上敵兵。承順琫瑪喇雅賴莊占特奇慈冒矢礮中創。用梯登城。車齊克墨爾根巴爾巴圖魯登城力戰。伊勒愼尚奚和洛倭克申備船濟軍克城。分別加授世職。陣亡鎮隊官納海塔納喀

岳洛順額伊們額德子總程國輔等俱照職以
其子襲仍照例卹銀其伶擊敵有功之將領武
巴海邦遜巴篤禮等
錫賚紀錄有差庚戌明登州都司蔡寳率二十四人來
歸言登州副將因其籍係遼東恐有異志遣百
總姚世忠解送寧遠我等殺之中途遂來歸
太宗命付都元帥孔有德
諭之曰蔡寳之歸我也亦爲元帥故耳朕嘉其來賜以

狐裘一馬一銀百兩其或厚加恩養或陞以官爵悉
聽爾酌量行之
冬十月丙寅演兵
分八旗護軍爲左右翼滿洲步軍爲一營[illegible]
人馬步軍爲一營四面環列前設紅衣礮三十
位及各種大小礮
太宗率諸貝勒擐甲乘馬出
閱陞

御座諸貝勒率護軍列陣傳令衆軍聞礮聲三乃進鬭
蒙古角聲即退于是鳴螺三次如對敵狀次步
軍次舊漢人馬步軍及礮軍各依令操演畢復
宣
諭曰凡臨陣對敵必整齊隊伍各依汛地並馳而前若
有不依己之汛地混逐他人隊伍及他人旣進而卻
立觀望者治罪弗貸至整隊進攻稍有先後勿以我
先爾後爭論推能遇敵弗退并力擊敗爲尚如敵人
不戰而走則選精騎追擊其衆軍勿離纛但結隊躡

後倘追兵或誤入敵伏或四散追逐遇敵兵旁出乃
迎擊之是月己巳
諭六部啓心郎等曰自設立六部以來惟戸吏兵工部
辦事妥協禮刑二三部辦事每有疎誤爾等啓心郎
向不令分任部事但坐于各貝勒之後見有缺失則
啓其心今爾各部貝勒多在私家理事羣聚則設案
衙門何爲爾等何不開導之六部諸臣內有附爾等

為人執拗朕思人有全德者少彼能盡心部務辦事
明決朕實嘉之各部大臣不如彼者甚多隨事啟迪
非爾啟心郎之責而誰責乎爾漢啟心郎及生員等
輒以航海取山東攻山海關為言夫航海至危之事
而我國又不善操舟至于山海關素號險固未易攻
取若虧損我兵何以成大業朕為一國之主與諸貝
勒共圖軍事自能審度機宜無須紛紛陳說若部務
錯謬不能整飭爾等豈可默而不言乎又

諭文館諸臣曰昔巴克什額爾德尼遵
皇考諭編成滿書彼固一代傑出之人能以文見義其
後巴克什庫爾禪所增朕恐終有未合朕嗣
皇考大位凡
皇考用兵行政之道若不垂之史冊則後世子孫無由
而知故令一一備載爾儲臣宜詳加訂正若有舛誤
之處即酌改之

十一月丙申宴賚薩哈勒察部來朝頭目
薩哈勒察部頭目戴湯古滿代率四十六人獻
貂皮一千七百六十九張賜布二千六百三十
疋朝見畢宴之
賜鞍馬鞦轡蟒衣帽靴銀器緞布等物有差

十二月辛未諭罰從獵違令
先是十一月辛亥
駕出獵于葉赫地
諭貝勒大臣等曰凡行獵處有擅入圍中者貝勒罰貝

勒馬一匹領隊官罰銀十五兩護纛罰銀十兩閒散人罰
銀九兩離伍退後者與擅入同罪迴依本旗而規避不
入者亦罪之見野獸成羣不驅入圍內而向外逐射
者亦罪之見猛獸在易射之地則往告貝勒在險地
則令本旗統領官等入捕之其餘閒散厮卒宜令在
後有射中麋鹿帶箭走入圍中者即告于所在貝勒
若其追蹤不告而私取者罪之至是
駕還以將獵諸貝勒多離本部入左後不相聯絡罰

馬一叉貝勒多爾袞家格不稱將從獵人在後
行走亦各罰馬一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七

皇清開國方畧卷十八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正月至六月

天聰八年春正月庚寅申明外藩禁令

時科爾沁敖漢柰曼喀喇沁扎嚕特巴林烏喇
特阿嚕科爾沁翁牛特四子諸部長並以朝賀
元旦至貢駝馬貂皮等物
賜賚有差
諭之曰爾蒙古諸部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

部約凡奪有夫之婦配他人者罰駝五馬五十其給
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凡姦拐有夫之婦逃
離本主者男婦俱論死其家產盡給原夫如部長不
察治亦罰駝五馬五十至盔甲無號帶馬匹無印牌
及盔纓轡纓纛幅不遵我國制度者俱罪之

丁巳定功臣身役免丁例

先是國中計丁派徭自
興祖直皇帝以下宗室有官職者皆免之無官職者不免

是月癸巳
命槩免本身外又酌免二丁三丁癸卯漢備禦各官俱
所屬丁役繁重懇請減免管戶部貝勒德格類
以奏
命巴克什覺羅龍什等察訊因前此貝婦女賞給新人
未曾發價故云
諭戶部即以價償各備禦又
命管禮部貝勒薩哈璘集衆漢官於衙宣

諭曰爾衆官所訴丁役繁重彼不得已買奴隸然朕以
爲爾等苦累較前亦已減矣初爾等俱分隸滿洲大
臣終歲勤劬每至鬻僕典衣朕將爾等拔出另編一
旗從此得以自給咸云拯我等於陷溺之中不意滿
洲大臣欺陵雖肝腦塗地不能仰答上恩於萬一今
覽爾等所訴之詞何頓忘前言乎古語云有家者能
養賢則成國而國可得有國者能養賢則取天下而
天下可得朕及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養
上天與我之民即古聖人所謂養賢以養民之義也
今爾等所訴不過大淩河數人贍養之資何遽出怨
言耶他國之主皆斂民間財賦以供一己之用有餘
方以養人我國賦稅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用乎我
國民力朕與諸貝勒曾有所私役乎取國賦而糜費
於家役民力以修治宮室不以國事爲念止圖一己
便安爾等自嘗試之今朕爲國家朝夕憂勤荷
天眷佑殊方君長接踵來歸猶恐不能招致賢才故解

衣衣之推食食之一切賞賚之需每年年若干貂裘
野獸酒米筵宴若干皆自八家貝勒均出撥備敕郎
出米粟賑濟貧民其新附之衆古漢人充兩營呼爾
哈卦勒察又給與妻室奴僕莊田牛馬我國家土地
未廣民力維艱若從明國之例按官給俸勢有不能
故計功給丁一等功臣應得千丁其餘以次遞減自
分撥遼東人丁以來八九年內爾漢官人丁多有盜
竊者非朕加恩爾等宥爾過愆能任爾等多得乎滿

洲出兵三丁抽一。今若令爾等亦一例三丁抽一爲
兵爾等以爲何如乎且滿洲之偏苦於漢人者不但
三丁抽一也如守臺淘鐵及一切工匠牧馬人旗下
聽事人役等每一牛彔。計出三十人爆州燒鹽獵取
禽獸供應朝鮮使臣驛馬修築邊境四城巡視邊牆。
守貝勒門及派兵防守可驛河在在需人皆惟各牛
彔是問又每一牛彔設哨馬二匹遇有倒斃則均攤
買補遇征瓦爾喀時又各餧馬二三四匹復派護軍甲

名兵丁二三名往來所乘馬亦令餧養。遇各國投誠
人至撥給屯堡房屋。分現往者展界移居又令舂米
釀酒解納獵取獸肉。分給新附之人。撥帑金與朝鮮
貿易布疋。派令負載運送。凡邊城滿洲每年有窖冰
之役迎接新附之呼爾哈。於敖場看守皮張運送新
水朝鮮蒙古使至瀋陽每甲喇各出一人運給木草。
若夏月至更有採給青草之役。又每年採蔘併負往
朝鮮發賣每旗以一戶駐英額地方。一戶駐瀋陽渡

口看守船隻此皆滿洲偏苦之處今滿漢均屬一國
人民爾等何竟不知差徭減於滿洲而滿洲差徭之
多實踰爾等三十餘項耶從公忖量果爾等偏苦乎
抑滿洲偏苦乎有所欲言切直言之可也宜
諭畢總兵官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及副將參將遊擊
各官奏曰控訴之事我等不知皆衆備禦所爲
遂執爲首八人奏請治罪。
太宗諭曰諸臣既云不知所執備禦八員可並釋之若

治其罪後有苦累無敢言者矣。石廷柱等奏言。臣等雖蒙同訊然不能無
前於免役不能禁止其役並無可辭伏念
上及八家貝勒。向爾惟差外簡散財無各。臣等蒙
上生全另立旗分衣食奴僕馬匹孰非
恩賜如果計功之大小。不特包衣非所敢望。更有何
是臣等所應有者今與等上等之家不下千丁
下等之家不下二十餘丁。但此蒙
隆恩。雖肝腦塗地實難報稱萬一也。
丁巳遊擊祝邦成天聰三年十二月攻明
凡役陣亡之妻請免其家數丁差徭管吏部貝勒多
爾袞以奏。
太宗諭曰此功臣之妻准免八丁以後凡功臣已故無

兄弟子嗣承襲而其妻尙存者准照官職免其丁之
半著爲令
二月己巳浩齊特部衆來歸
喀爾喀所屬之浩齊特部台吉額琳臣（元太祖裔）塔
布囊巴特瑪攜壯丁二百三十九人婦女幼丁
六百九十七口駝二百馬四百來歸
太宗遣官迎之既至設宴額琳臣巴特瑪率同來之班
第國爾齊宰桑僧格布延車臣務巴什等各獻

駝馬
賜甲冑雕鞍蟒衣狐裘銀器緞布等物有差
命八貝勒以次各宴一日其先來歸之額琳臣屬下五
十三戶即
賜與管轄時有呼爾哈所屬之黑龍江淸頭目羌圖禮
瑪爾罕率十六姓六十七人來朝貢貂皮六百六
十八張
太宗以羌圖禮等自歸服以來（見天聰五年七月）貢獻不絕宴

之
賜鞍馬緞布有差
諭之曰呼爾哈慢不朝貢將發大兵往征爾等勿與往
來以致誤殺此次出師不似從前兵少必集大衆以
行爾等如有舊相識者欲見之不爾禁也
甲申征明錦州將士還
先是正月癸卯
命簡晴胡圖嚕什勞薩武拜伊勒穆錫特庫蘇爾德郭

俄克碩布延達哈塔邵碩巴雅努山鼎古爾沙
爾琥達等率兵往錦州擒生
諭之曰爾等臨陣勝敵微有先後不必爭論今使擲丸
爲戲豈無或遠或近者譬之畋獵射獸先中後中其
中一也若以獲時爭大互譁則不能殺獸矣至爾等
取下之道惟在察其賢否而激勸之若知其賢而不
加獎勸即爲蔽賢知其不肖而隱而不言即爲黨惡
蔽賢黨惡何以爲主將敗壞人材乎又

諭曰追敵時宜先竚立望敵塵令軍士拔隊前驅爾等
尾後徐行圖嚕什等行九日斬一百二十五人獲樵
車一百十三輛牛驢騾共一百四十生擒蒙古
漢人各一訊之云祖大壽之子已自燕京至錦
州二月壬戌圖嚕什等還奏以所獲
賜將士戊辰
命圖嚕什偕大臣阿山武善託克推等率兵征錦州齎
上子祖大壽書及大凌河降將寄衆書十三函以往乙

亥復重繕各書
命勞薩色楚蘇爾德鄂碩錫特庫沙爾琥達努山等率
兵再齎往
諭阿山圖嚕什等曰凡駐軍宜合為一營進征則兩翼
哨探不可疎忽至彼地則分兵為三圖嚕什同八大
臣率百人為前隊別令八大臣率兵三百為次隊又
別令八大臣同阿山武善統領之為末隊凡遇可行
俘獲之處前隊先越其地以截敵兵令次隊收取之

倘敵兵來戰則阿山武善一隊擇地設伏以待圖嚕
什引兵迅走誘敵過其地而擊之所俘獲之物俱與
敵兵截孔耿以額懸印棄之亦可惟爾等加意提防
相機而行
命勞薩等曰爾等可率駐防句驪河四大臣之兵並四
路哨卒之半前往捉生若獲其人即以書付之攜往
如不獲則懸書於十三山站而歸阿山圖嚕什等至
錦州明兵潛匿不出獲馬牛數十勞薩等役數

日至亦無所遇還
遂懸書十三山站而還
三月甲辰定較射賞格
先是己亥閱兵管兵部貝勒岳託率滿洲八旗
蒙古二旗舊漢軍一旗共十一旗行營兵俱赴
瀋陽城北郊最前舊漢軍礮手次滿洲蒙古步
兵次騎兵次守城各處應援等兵次守城礮兵
各以序陳列綿亘二十里許

太宗臨閱駐馬蒲河岡兵部以戰守紀律指示兵軍聲
礮者三衆軍吶喊知之。
上嘉其步伐整齊每兵賚銀一兩是日
命諸貝勒備護軍各十名與閒散侍衛較射。
太宗出閱定令中三箭以上者賞布二中七箭者賞布
三中八九箭者賞布四。就中視其善射者。不論
中與不中各賞一弓其射中應得之布仍照數
給與蒙古小台吉及塔布囊之名在護軍數內
者許一體較射。

夏四月辛酉定都城及八旗職官名。
稱瀋陽城曰
天眷盛京赫圖阿拉城曰
天眷興京論功增轄五備禦之總兵官稱為一等公其
餘總兵官稱昂邦章京仍分三等即今子爵副將稱
梅勒章京亦分三等即今男爵參將遊擊俱稱甲喇
章京即今輕車都尉職備禦稱牛录章京即今騎都尉職總管

一旗佐管一旗之大臣及管甲喇管牛录各官
悉從
太祖天命初年舊稱。
太宗諭曰朕聞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遠奕世不替
昔蒙古主朕惟其臣子習蒙古語轉相傚倣喇嘛名
號。致國運衰微失知其善而不能從知其非而不能
省俱未為得自今我國職官及城邑悉遵我國所定
之名習稱之。

庚辰令來歸明副將尚可喜回海州。
先是七年七月大軍克旅順口明總兵黃龍戰
死其副將尚可喜守廣鹿島
太宗遣官齎書招之可喜令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來通
欵。
命齎書諭其速來歸附。八年二月可喜收取長山石城
二島合廣鹿島共二千餘戶由洪水堡來歸。
詔八旗有馬四匹以上者各撥二匹迎之海濱諸貝勒

儲積粟之家出糧四千餘石給與贍養以旅順
口所獲可喜親戚付之聚處海州
諭以跋涉勞頓緩期來朝四月乙丑
親率諸貝勒出迎十里外行禮設宴悉如孔有德耿仲明來歸時授爲總
兵官
賜敕書一切過犯原宥隨來部校盧可用金玉奎並授
參將至是
命禮部大臣送之回海州其來歸之石城島千總袁家

晉劉文奎等並令歸隸可喜部下
辛巳考取舉人
先是天聰三年九月校試儒生三百餘人取二
百人詳見前八年三月壬子校試漢生員分別取
定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
一人
賜銀有差至是合滿洲蒙古試之取中舉人十六名滿
洲習滿洲書者剛林敦多惠習漢人書者察布

海恩國泰漢人習滿洲書者宜成格習漢人書
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齊與馬國柱
金柱王來用蒙古人習蒙古書者鄂博特碩岱
蘇魯穆各
賜衣一襲免四丁宴之禮部
五月庚寅定軍士營旗色
先是三月甲辰
諭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曰旗纛乃三軍眼目

爾等當以白鑲皂則衆兵有別不與八旗相淆至總
師任從所便又
諭總兵官尚可喜曰爾軍旗纛當用皂色白圓心爲識
別至是
諭貝勒大臣曰前此各旗所隸兵止就該管將領稱爲
某將領之兵今宜以護軍前鋒守兵邊兵援兵戰兵
騎兵步兵各營伍分別稱之蒙古兵稱左翼右翼
廷柱馬光遠所轄稱漢軍孔有德耿仲明所管稱

天祐兵。尚可喜所轄稱
天助兵。
壬寅。敘別官職襲替
舊例大小官員敕書所載大者以勤修政事約
束兵馬授某職小者以不負任使著有成效授
某職俱准世襲罔替。至是
命吏部彙敘
開國以來諸功臣。其以部落來歸及身歷行間著有勛
績者所授之職准世襲罔替其無功績而因材
授職者無論職之大小只就本身止俱分別撰
給
敕書。
丁未。征明。
前期傳
諭外藩蒙古各部師期集各旗將校等
頒軍令每牛彔下各派騎兵二十名先啟行。又各派護

軍八名。次日啟行右翼五旗由上榆林進發。左
翼五旗由沙嶺進發。師行時勿擅離本纛勿酗
酒勿踐踏田禾其大凌河蒙古及歸化城俘獲
蒙古與各處所獲新蒙古等。如現隸之本主自
言撫養得所可保不逃者。許其攜往否則勿攜
若攜不足憑信之人以致脫逃者罪之。每甲喇
出弓匠二名。每牛彔出鐵匠一名。鑽五鑿五鍬
五斧五錛二鐮二每人隨帶鐮刀各備一月糗
糧每牛彔出纛一。每二人共出鍋一。箭五十。每
甲喇出雲梯一。用豫採乾木為之各備冬衣一
副。凡馬絆及匙碗俱書字號每兵攜氈房一
命貝勒濟爾哈朗大臣蒙阿圖薩璧翰巴奇蘭舒賽留
守。
諭之曰。如聞敵人來侵須偵探確實悉心商議相機應
援慎勿張皇料不過南路朝鮮於晏安無事時樂於
講毀而來耳其沿海諸島漢人已盡為孔有德尚可

彼等攜來令度爾所遺止數下人。必不敢來。縱有敵
兵侵邊外蒙古。可令圖爾格率兵防守彰武臺河之
地。亦勿輕往援。凡留守軍士勿令閒適。一應軍器
械俱令修整備禦。
天眷佑得一隅之地。來調爾等亦未可知。其城上所置
大礮。俟城工完日。各撥汛地布列。豫備其隨征小礮。
列於城下。不時操演。毋致疎忽。貝勒濟爾哈朗奏曰。
若明寧遠錦州一帶之兵。皆往內援。各城空虛。

我等可率兵往取否。
太宗曰。縱往所獲有限。如必欲往以耀兵威。亦必向西
南捉生一二次。偵敵確信。果無防兵。然後可令圖爾
格等率兵往。又
召宗室塔拜（世系見天命十年征呼爾哈部）博和託（貝勒阿巴泰第二子）瑪瞻（大貝勒代善第六子）屯齊（貝勒圖倫第二子）蒙阿圖薩璧翰巴奇蘭
守將克徹尼偉齊等。
諭以迎勉奉公。為留守貝勒之輔翼。又

命貝勒杜度偕大臣薩木什喀防守海州
諭曰。爾等駐防海州。如西境有敵侵。即當往援。亦必以
親往偵探之狀。遣人告留守盛京貝勒。若爾兵與敵
眾寡相當。可相機掩殺。倘敵兵甚眾。可待留守盛京
兵至。合謀出戰。若敵兵乘船來侵。非一夕所能驟至。
我必先瞭見之。既見即可嚴為設備。又
命大臣圖爾格勞薩等率兵出邊。沿遼河沿彰武臺河
駐劄。守衛外藩蒙古。並捍敵兵

諭之曰。爾等當從陽什穆河北岸抵彰武臺河立營。與
喀喇沁兵同駐。當見千兵合為一隊。則覺其少。分為
數隊。則覺其多。可先分為二隊。若遇敵至。勞薩一隊
前鋒。圖爾格一隊隨後。敵若自渾河內偏或深入我
錫喇穆楞河邊。則合為一隊。併力與戰。圖爾格奏曰。
黃泥窪一路。若有敵至。當往擊否。
太宗曰。爾等若往黃泥窪。恐敵乘後來襲。可令駐防句
驪河城四將率兵四十駐彼處村落。餘則爾等率之

以行其外藩蒙古俱令退駐陽什穆河北勿逾禁邊
屯住。
諭畢管兵部貝勒岳託濟爾圖師格等曰自陸岸以東何
遼河以西直至十四站可酌留布置營則令軍
士時時習射整理弓矢夜欲休息勿解衣須裝
弓鞴甲衣以待若駐營之處牧草將盡可遵
上所指示地移之甲辰圖魯什巴拜率前鋒兵行延往
馬光遠王世選率漢軍先行乙巳管旗八大臣

納穆泰達爾漢葉克舒葉臣宗室篇古覺羅色
勒阿山伊爾登管蒙古左翼武訥格管蒙古右
翼阿岱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率兵行丁
未。
太宗率貝勒大臣出撫近門謁
堂子。列八纛鳴角奏樂拜
天統師西發
六月甲申師次喀喇鄂博。

先是五月丙申。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伊拜往科爾沁調兵隨征。大軍西
發之次日渡遼河。抵陽什穆河。沿河立二十營。
伊拜從科爾沁至奏言噶勒珠塞特爾(科爾沁貝勒額爾齊格之子。)海賴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等。託言往
取北方索倫部財賦自給。各率部衆叛去。科爾
沁土謝圖濟農(即土謝圖汗奧巴之子巴達哩)扎薩克圖杜稜(即奧巴之弟布達齊)秉爾貝勒(即奧巴之從父洪果爾。)卓哩克圖貝
勒(即奧巴之從子武克善。)已率兵往追之矣。

太宗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文館舉人敦多惠同
盛京。傳
諭留守貝勒曰。可亟令索倫部來朝頭目巴爾達齊。(是月丙戌朝至。)速還國。恐致噶勒珠塞特爾等襲取其地。宜善
言訓諭而遣之。又
命巴克什希福同伊拜往科爾沁傳
諭曰。法律所載。叛者必誅。爾科爾沁貝勒若獲噶勒珠

塞特爾等欲誅則誅之不誅欲以其人民爲奴者聽
已而駐都爾鼻地喀喇沁部長土默特部長率
步騎五千至癸丑次札木哈克地巴林部長癸
曼部長各率兵至六月乙卯朔次吉勒班圖爾
哈地辛酉扎嚕特部長烏喇特部長阿嚕翁牛
特部長阿嚕科爾沁部長皆率兵至
駕臨錫喇烏蘇河之南山岡
御黃幄設大宴

頒軍律曰師行動衆約束宜嚴不可不明示法律以肅
衆志大軍按隊安驅毋使喧嘩勿離旗纛若敢載有
一款斜金旗暫止以俟整頓然後前行如一二人
私出劫掠爲敵人所殺者妻子入官往取糧草時若
一二人擅往被殺者罪同經過之處勿毀廟宇勿殺
行人敵兵抗拒者殺之歸順者養之所俘之人勿奪
其衣物勿離其夫婦即不堪驅使者亦勿加使害勿
淫婦女勿令存獲人看守馬匹勿餐熟食勿飲酒

我兵往征時敵人兒童士隨處潛置食物令多置毒
於中不可不慎違令者正法癸亥前鋒將伊勒穆遇
明哨卒四來偵我兵由何路進俱擒之斬一人
以三人來獻甲戌次喀喇托爾穆
命貝勒德格類大臣圖爾格巴勒宗室芬古率兩藍旗兵
武訥格率左翼蒙古兵偕巴林扎嚕特土默特
諸部長規取獨石口居庸關乙亥次博囉堆布
爾噶蘇科爾沁士謝圖濟農等已追殺噶勒珠

塞特爾海賴布延岱白圖類塞布類盡收其部
下戶口
太宗命阿什達爾漢希福宣
諭從征蒙古諸部長曰科爾沁部貝勒額爾濟格之子
噶勒珠塞特爾海賴布延岱塞布類白圖類等凡遇
興師既不隨行又違法令侵犯隨我出兵之鄰國掠
取牲牧朕不念其惡以其先世歸順已久欲保全而
撫育之乃彼全不知德背欲叛奔察哈爾今竟叛往

索倫爲其族兄弟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杜稜秉圖貝勒卓哩克圖貝勒等追及擒斬往汝叛者必誅罪無可貸然朕素視彼弟兄無異手指、有損傷如傷吾指且朕方欲廣宣德意招集人民使之共孫安樂。以彼受朕豢養之恩安樂有年弗克令終是朕教化未洽之所致也今阿嚕部濟農（即翁牛特部長遜杜稜）之弟達拉海薩陽等又越界駐牧應以軍法從事朕心不忍。爾等可共議之。蒙古諸部長奏請

恩宥二人罪各罰人十戶駝百牛羊千。

詔減半罰懲又

命阿什達爾漢希福伊拜往迎科爾沁兵宜

諭曰。班第塞本額古三人不遵法度向懷叛心此番又與喀勒珠塞特爾等同叛宜盡收所屬人口以一分給蒙袞（扎賚特部長）以一分給土默特部明安達哩止各留五戶與三人看守牲畜其班第則令秉圖貝勒兼管塞本則令卓哩克圖貝勒兼管額古則令伊爾都齊（即科爾沁貝勒明安之長子棟果爾）兼管以喀勒珠塞特爾布延岱白固類塞布類所屬人。各撥十戶並海賴家屬牲畜給喀爾圖海內其餘人戶撥給土謝圖濟農扎薩克圖杜稜卓哩克圖貝勒各一分秉圖貝勒伊爾都齊同給一分喀爾圖海古令與秉圖貝勒合爲一旗甲申。次喀喇鄂博。

命大貝勒代善貝勒薩哈璘碩託大臣葉克舒葉臣率兩紅旗兵阿岱率右翼蒙古兵偕敖漢奈曼烏喇特喀喇沁阿嚕諸部長規取得勝堡進征大同。

皇淸開國方畧卷十九

太宗文皇帝 天聰八年甲戌七月至十二月

天聰八年秋七月癸巳。駐軍宣府城東南。

秋七月丙戌科爾沁部長巴達哩布達齊洪果爾棟果爾武克善多爾濟桑阿爾齋索諾穆滿珠什哩達爾漢巴圖魯塞稜噶爾瑪固穆占巴拉塞爾固稜等率兵五千來會。

御行幄大宴之。

賜蟒袍各一。己丑定議分軍四路並入明邊期會朔州。

命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大臣阿山伊爾登率兩白旗兵偕翁牛特部遜杜稜察哈爾部新附固巴濟農 是月壬午師次烏爾圖布拉克遇固巴濟農率衆來歸即以隨征 及諸宰桑自巴顏珠爾格地入龍門。辛卯

命貝勒豪格額駙揚古利等攻倘方堡毀邊牆分軍捉生設伏。

親統師繼之。壬辰豪格等奏邊牆已毀。于是大軍入倘方堡。分道而進至宣府右衛。

命巴克什覺羅龍什等遣人

寄書責右衛將官曰。曩與爾等定盟。彼此毫無疑貳。見六年六月 孰意爾等陰懷詭譎。云約遼東人之在寧遠錦州者。尋盟竟久待不至。及三次遣使寧遠復拒不納。見六年十月 且襲我邊境殺我二十餘人。爾等或以詐盟爲得計。縱可欺

上天亦可欺乎。爲民父母。不以民之疾苦奏於朝廷。惟

恐上之罪己。則所謂大臣者。亦何利於國。何益於民耶。強弱之形。衆所共知。欲息干戈。可速遣信使持爾主國書來。如執迷不悟。爾國之禍。何時已也。復令宣諭城中軍民曰。自古下情上達。天下罔不治。下情上壅。天下罔不亂。前歲兵臨爾邊。既盟之後。秋毫無犯。此番興師。皆由爾官吏蒙蔽君上。毀棄盟言。致陷爾等于塗炭也。是日駐營宣府城西南五里外。明日移駐城東南。

八月癸酉駐軍大同城南。

大軍駐宣府城東南之後二日乙未移營薄新城丙申發礮攻之擊斃守備一正黃旗樹梯二人既登梯忽折遂罷攻丁酉移師西行丙午開應州城丁未分兵攻小西城克其郛己酉明開平諸生張文衡自大同來歸言在明爲代王府叅謀見明國諸臣結黨貪財專意罔上生民窮困想望太平惟

皇上威名震于天下且招賢好士慈惠寬仁君人之大德咸備今大兵四路並入人心願歸者大半宜備書前後興師之本意布告四方以慰民望。

太宗遂命直文館。（尋授秘書院副理事官後爲甘肅巡撫順治五年甘州逆回米喇印叛亂遇害。賜䘏廕。）八月甲子大軍以礮攻應州城東南石家村堡毀其堞。

御前親軍滿珠什哩海桑鼐格嚕達理綽諾先登。敵以大刀木石抵拒綽諾力戰敗敵遂破其堡。

賜滿珠什哩海桑綽諾皆人口八牛八驢四鼐格嚕達理皆人口六牛六驢三陣亡之希福固哩布皆人口十一驘一牛十一驢四并緞布衣服丙寅

大軍自應州北行四十里駐營偵者言明陽和總督張宗衡大同總兵曹文詔俱率衆至懷仁縣。

太宗度其必乘夜往大同。

諭前鋒將圖嚕什武拜速往懷仁縣後山路設伏邀擊。

圖嚕什等二更至知宗衡文詔已于日暮過其地乃以行遲不及設伏。

命記其罪即令躡蹤大同戊辰圖嚕什等擒明哨卒十人獲馬四十餘。

駕臨大同南山曹文詔騎兵結營于城東南門外。

命圖嚕什將左武拜將右額駙多爾濟（烏嚕特旗總帥明安之子。）將中先以鄂齊爾桑（即扎嚕特部貝勒巴克之子。）率二十八挑曹文詔兵出戰。

太宗下馬坐黃蓋下待之。遣陣獲高登潮偕一人齎書
與大同城衆官察哈爾逋逃。又與曹文詔
書曰。朕聞將軍乃識時俊傑。兩國情形。想久洞悉。在廷
諸臣。當乘朕切于議和。力言上下。措斯民于太平。乃
不念將士勞苦。不察兵力強弱。遂之進戰。稍有不前。
輒行劾罷。或至論死。且閹宦專權。行賄者獎擢。無賄
者降革。上下蒙蔽。功罪不明。此番我軍既入內地。將
軍曰後能保無罪乎。朕非相激之言。料將軍早已慮

之深矣。是日擊敗曹文詔騎兵。追至城壕而還。獲馬
百餘。辛未。
命縱陣獲曹天民曹文詔部下千總。同馮國珍自明哈里莊走。副將魏承先之子韶來營者。承先本應州人。來降後明人執韶置應州獄。及我軍駐應州。張宗衡曹文詔出韶于獄。令持代王之母請和書。詣我營。韶由山中小路過哈里莊。遇蒙古兵射殺。復避蒙民留遂數日。國珍同 人送韶持書來。與承先相見。齎與明代王。代康王鼎渭之子。史失其名。之母楊氏
報書曰。朕曾遣使于各處議和。爾皇帝誅戮大臣。大臣
畏懼。以致蒙蔽。不能上達。此番進兵內地。以昭願和
不得和之故。已將此意作書布告各處。誠能主持和
議。當速成之。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禍。早一日則民
受一日之福。和議果成。我兵不終日而出境矣。朕若
不思太平。專嗜殺戮。又何以服諸蒙古而統衆兵。朕
之議和。實出至誠。如稍有越志。獨不畏
上天乎。惟願彼此以至誠相待耳。壬申。科爾沁部巴達
哩洪果爾布達齊武克善等。敖漢部索諾木杜
稜等。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等。喀喇沁部古嚕

思希布等。察哈爾部圖巴濟農等。及杜爾伯特
扎賚特烏喇特郭爾羅斯四子諸部長。各籍所
俘獲以
聞。癸酉。駐營大同城南山岡。令各旗按兩翼環城而營。
遣擒獲僧人偕一人入城。繼遣所俘明洪武八
世孫朱乃廷入城。越二日無回音。又縱還乃廷
之弟乃振與乃廷妻及二子俱入城。初貝勒德

格類等入獨石口。克長安嶺城。斬其守備。攻赤城。克其郛。因城堅。罷攻。由保安州會師應州。大貝勒代善等。克得勝堡。明參將李全自縊死。盡殲其兵。攻懷仁縣城。未克。明騎兵二百。自朔州來援。貝勒碩託偕諸將擊敗之。追至朔州城下。收軍合攻井坪城。亦不克。奉
詔駐營朔州馬邑間。分兵徇代州。貝勒薩哈璘碩託至代州城西。獲一人問之。言西去七十里。崞縣其

城北垣頽壞。薩哈璘遂往攻。夜半拔之。碩託攻圍平刑城。城中官民乘夜悉遁。諸貝入城無所獲。仍回原汛。皆隨大貝勒代善至大同
御營。宴之。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由巴顏珠爾格地入龍門口。明參將以兵拒。即擊敗之。尋攻龍門未下。奉
詔趨保安州。克其城。斬守備一。擒俘獲。會師應州。又同貝勒豪格。往略朔州。至五臺山而還。尋

命貝勒阿巴泰阿濟格額駙揚古利率兵往攻靈邱縣多爾袞多鐸豪格率兵先往大同。越四日。阿巴泰等攻拔靈邱縣。斬知縣及守備。又分兵二百。攻王家莊。遇城中守備出戰。殺之。其子代守城亦殺之。攻城時。正黃旗兵先登。禮部承政巴篤禮督衆力攻。被創不退。中矢陣亡。
太宗聞之泣下。曰。此朕舊臣。効力多年。致命疆埸。深可惜也。後贈授三等男世襲。

閏八月庚寅。旋師出尚方堡邊。
先是八月丁丑。
太宗自大同城南山岡移營四十里。鋪前鋒將錫特庫納海努山生擒明哨卒六人至。五漢人。一滿洲。
命俱殺之。明人爲間諜書。置于北樓曰。我兵獲之以獻。其書言滿洲原係我屬國。當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禍。今四下聚兵。令首尾不能相救。我國人有得罪逃去及陣中被擒欲來投歸者。不拘漢人

滿洲蒙古一體恩養。有漢人來歸者。照黑雲龍側養之。（黑雲龍初爲明總兵。天聰三年十一月大軍擒之永定門外。九年九月臨在大凌河逃歸明。）有滿洲蒙古來歸者。照桑阿爾齋側養之。（桑阿爾齋不詳由何部蒙古歸明。其爲明武將。見天聰九年九月。）若不來歸。非死于吾之刀槍。即死于吾之敵下。又不然。亦被彼誣而殺之矣。

太宗覽畢。因復與明崇禎帝書曰。滿洲國皇帝致書于明國皇帝。昨見皇帝書云。滿洲原係屬國。此亦惟皇帝言之。即予亦未嘗以爲非也。秖因遼東各官。欺陵不堪。屢次抒情往告。又蔽之不通。我思此種情形。仇怨已深。難以剖白。惟動兵戈可冀來詢其由。孰意皇帝乃惑于各官欺誑。十數年竟無一言問及。以致戰爭不已。若早遣一信使來。詳詢事由。判白是非。予豈樂尋兵戈耶。爾國臣僚。一味欺罔。每當我兵入境。自戮難民漢人。虛報斬級于廷。我國若果傷折百千兵。勢豈能常振耶。以皇帝之聰

明。一忖度之。而欺罔自見矣。斬級之眞假。諒我願和之誠僞。問黑雲龍自得其情。但黑雲龍惟恐結怨于文武大臣。是以不肯盡告于皇帝也。時鑲紅旗邏卒又獲持書往陽和達張宗衡之曹文詔部下人。書中詐稱滿洲兵被傷無數。哭聲振天地。又自詡陣斬甚多。未暇取首級。止取辮一握。其言類此者甚多。

太宗以原書付所獲人。並予書張宗衡曰。昨到大同。獲曹總兵遣人塘報軍情。見滿紙皆是虛誑。朕素謂明國大邦。自有忠臣義士。實心爲國者。何期一旦至此。前次得宣府張總兵塘報。其虛誑亦然。由此以觀。明國之衰已極矣。朕入境幾兩月。蹂躪禾稼。攻克城池。曾無一人出而對壘。敢發一矢者。今朕尚在爾地。可令張曹二總兵集各路兵會戰。爾登高坐城樓以觀。若爾出兵一萬。朕止以千人應之。出兵一千。朕止以百人應之。如敢直前迎戰。

猶可自掩其罪不然徒以虛言誑君亦可恥之甚矣爾皇帝不知以為既能取勝速宜進戰爾等又畏懼逃遁縮頸城中如此則生民之塗炭何日休息耶爾等皆代皇帝撫字億兆者自宜乘朕願和凡有軍情據實申奏力贊和好乃欺君誤國貽害民生寧不畏生受顯戮死遭冥禍哉朕欲決戰之言非自矜誇因爾等虛誑已極故欲一較勝負耳爾等若以朕言為是速約戰期朕當勒兵以竢己卯駐營陽和前鋒將

錫特庫遇天城哨卒斬四人及千總一生擒一人至訊係滿洲誅之庚辰自陽和移營四十里辛巳駐天城北錫特庫設伏赤城斬其哨探千總一兵九人生擒四人獲馬十四前鋒將圖嚕什追懷遠哨卒斬四人又同侍衛拉都琥瑚沙瑚什布及穆徹納洛貫車克薩哈連設伏左衛城遇祖大弼所隷騎兵二百五十人出城擊敗之斬三十四人生擒把總一兵三獲馬三十八

壬午大軍至懷遠閏八月甲申朔駐營左衛城東乙酉圖嚕什往宣府偵探遇明哨卒十五人單騎衝擊之矢中圖嚕什腹仍力戰不休衆軍繼至斬十三人擒二人前鋒將武拜錫特庫薩海至宣府設伏斬哨卒二生擒守備一獲馬三

太宗閱圖嚕什創甚迎視之途（越二日卒予軍後追謚忠宣世襲一等子）丙戌大軍渡亞衛河北駐營丁亥攻萬全左衛城八旗各力整挨牌進攻穴其城正紅旗樹梯親

軍諸庫布丹先登四面守兵皆潰斬其守備常汝忠殲其城中兵卒

賜諸庫馬贏各五牛十蟒緞一緞十九布一百五十紅氈一（尋授騎都尉世職後擢任副都統謚襄壯）布丹馬贏各四牛八緞十五布百（尋授雲騎尉世職後擢任副都統謚毅勤）庚寅前鋒將錫特庫納海設伏宣府遇明哨卒三斬其一生擒二人

太宗班師出尚方堡邊二十里

命從臣敦多惠率四十人齎與留守瀋陽諸貝勒
敕曰。前入邊時。定議七月初八日四路並進。朕率兩黃
旗及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尚可喜蒙古科
爾沁諸軍。從尚方堡至宣府。復由宣府新城東城西
城趨應州。往觀大同城。其城南有兵結營。擊敗之。諸
軍由龍門口入者。會朕于宣府。由獨石口入者。會朕
于應州。由得勝堡口入者。由大同直趨朔州。又有沿
邊過殺虎口。繞道至朔州者。明大同城官吏欲盡殺

降明之蒙古有察哈爾九十五名。殺其守備一員
來歸。朕又至宣府西六十里萬全左衞城。攻拔之。趨
衍也。我師戰則勝。攻則克。鼠竄遁避。所向披靡。盡毀
臺堡百二千。擒斬甚衆。遇哨卒輒俘獲之。軍威丕振。
明之邊將震恐。未嘗敢發列隊伍攖我軍鋒。惟兩黃
旗攻深井城小西城。正紅旗攻懷仁縣。兩白旗攻龍
門城。鑲藍旗攻沙城堡。不克。凡此不克者。非我兵盡
力攻之而不克。乃相機而止耳。

九月壬申。凱旋瀋陽。
大軍自尚方堡邊旋師之後七日丙申。以出師
克捷。刲牛八。祭纛告
天。九月戊辰。留守貝勒濟爾哈朗等遣官齎奏。至言國
無災祲。境宇寧謐。捉生五次。屢有俘獲。逃人兩
次來歸。聞明崇禎帝遣官至錦州。凡三調祖大
壽未往。因繫其妻孥于獄。復召之。大壽乃行。瀕
行謂人云。我雖竭力爲國。其如不我信何。我意

此行。與滿洲國
皇帝。可戰則戰。其力不敵。則與一言決絕而來。若入京
必致加害。我觀時事若此。是滿洲國
皇帝得天下之時。遂率所轄蒙古沿邊縱馬食田禾而
去。至寧遠駐二日。復縱馬食不餘。皆以馬載之
行。又聞明崇禎帝以蒙古人雖附明。實屬無用。
其在大凌河也。殺人而食。敗則先奔。諭大壽殺
之。凡二次。蒙古桑阿爾齋等。擐甲三夜。欲執大

壽。大壽謂桑阿爾齋曰：我視爾等如兄弟，爾等何得如此。桑阿爾齋曰：聞諭旨欲盡殺蒙古，故我等有此謀以自救耳。大壽遂與之盟。臣等偵知如此，伏思大壽不應召，既負罪，必求容于其主，或侵我外藩蒙古，亦未可知。惟

皇帝熟慮之。近有自明錦州逃來之烏納海言：彼處蒙古情形，管兵部貝勒岳託因遣蒙古一人，潛置書

靴內，致錦州蒙古多爾濟哈坦。木多羅特部長，天聰二年二月我軍擊敗之，遁往錦州。諾木齊本敖漢部塔布囊，奔投錦州，後見崇德六年三月。等謹以書詞一併齎呈

御覽。書曰：聞爾多羅特部落人共稱爾等為豪傑。夫豪傑識時，何故與旦夕將亡之明國同謀行難乎。明國之君，心志驕盈，不念人民困苦，其大臣貪贖貨賄，肆行奸詭，又濫用閹人，以致閹人復恐嚇在外武臣，索取財物，人皆重足而立。明國將亡，顯然易見。往年我國出兵，恐察哈爾襲我之後，故不久旋師。今察哈爾汗孑身遁脫，喇嘛阿白特部，其大族臣僚已來歸我國，攻城略地，縱淹留逾年，亦不返戈。明人與我交戰，必令爾蒙古在前，進則為我戮，退則被彼誅，勢難自全。今我兵進取大同，若擒獲大同王子，以易爾各城蒙古，或圍困燕京，將古盡索蒙古，明人在危急之際，豈惜爾等乎。彼時雖悔何及。今宜乘時起兵，如欲我兵援應，我兵即往。如爾等招撫城堡來降，當以城堡付爾等，財物俱與。若城堡率衆來歸，亦必與我國貝勒大臣一體相待。豈不聞我國愛養歸順之漢人，雖陣前俘獲，均加恩育。大丈夫一心圖事，何事不成。宜速乘此舉事，勿猶豫不決，致貽後悔。辛未，大軍渡遼河，駐營十方寺邊。濟爾哈朗、岳託等迎謁，與凱旋貝勒大臣並

賜宴。壬申，

躬詣

堂子行禮，乃還宮。

甲戌，以新獲瓦爾喀人戶撥補不足旗分。

先是七年十一月，

命大臣吉思哈、武巴海率官八員兵三百人征朝鮮接壤之瓦爾喀部，

諭之曰：爾等勿專以俘獲為念，致降順之人復叛逃而去。所俘婦女，當擇謹厚人守護，若有姦淫事覺，從重治罪。至將領士卒身欲休息，止許弛弓，其寢若昏夜，務擐甲上蓋，不可怠忽。其八貝勒家人遇用兵處皆

令入伍聽調遣。凡所俘獲。令各自立營。以無父母之子女分給守視。爾領兵諸將。嚴飭軍士。不許任意乘馬。馬正行時。勿飲以水。駐營時須散放滾塵。先令食草。然後飲以水。其寧古塔。拉發。二處人可分為三。以二分留守。一分隨征。烏扎拉部落編戶人等。亦令隨征。有所俘獲。任其自取。八年五月甲辰。吉思哈。武巴海還至寧古塔。遣人奏捷。俘男子五百五十。婦女幼稚一千五百。獲馬一百九十四。牛一百八十三。貂狐貉猞猁猻黃鼠青鼠灰鼠等裘一

百六十三領。皮二千二百五十張。貉皮褥三。緞四。布一百二十。人蔘八十斤。初八旗每旗分隸牛彔二十五。後漸增至三十。至是

太宗諭貝勒大臣。以吉思哈等俘獲之瓦爾喀人。戶不必均隸八旗。察明不足旗分撥補。

冬十月壬辰。索倫部（遠役裔。）入貢。

先是五月丙戌朔。黑龍江酋索倫部頭目巴爾達齊率四十八人來朝。以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張入貢。至是巴爾達齊又與裴古齊哈拜孔恪麥烏都漢訥赫徹特白哈爾塔等。率三十五人來朝。以貂狐皮入貢。是月庚戌。

太宗率諸貝勒跪焚楮幣告

太祖之靈曰。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憂勤。惟恐不能仰承

先志之重。八年于茲矣。幸蒙

天地鑒臣與管入旗子孫。一德同心。

眷顧默佑。復仗

皇考積累之業。威靈所至。歸附甚眾。朝鮮稱弟入貢。喀爾喀五部舉國來歸。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嚕諸部落無不臣服。察哈爾林丹汗兄弟。其先歸附者半。及林丹汗攜其餘眾。避我西奔。未至唐古特部。殂于錫喇衛古爾部之大草灘地。其執政大臣。率所屬盡來歸附。今為敵者。惟有明國耳。臣躬承

皇考素志踵而行之伏冀
神靈始終默佑式廓疆圖以成大業謹攄微忱曷勝感
愴上告。

乙巳定蒙古牧地疆界。

巴林與鑲藍旗蒙古以克哩葉哈達瑚濟爾阿達克為界翁牛特與巴林以瑚喇琥飽呼布哩都為界奈曼與兩紅旗蒙古以巴噶阿爾和碩巴噶什嚕蘇特為界敖漢與正黃旗蒙古以扎

噶蘇台鑾家台為界四子部與鑲黃旗蒙古以杜穆達都騰格哩克沃朵爾台為界阿嚕科爾沁與兩白旗以塔喇布拉克逐島為界扎嚕特與正藍旗以諾紳噶爾多布爾鄂穆稷為界既分之後有越界者坐以侵犯之罪往來駐牧務彼此會齊同時移動不許參差其分定地方戶口之數正黃旗二千戶鑲黃旗六百戶正紅旗八百二十戶鑲紅旗八百二十戶鑲藍旗六百

七十戶正白旗六百四十戶鑲白旗七百戶正藍旗七百戶敖漢部一千八百戶奈曼部一千四百戶巴林部色特爾八百戶滿珠什哩八百戶扎嚕特部達爾漢巴圖魯圖巴二千四百五十戶內齊圖巴濟農二千戶四子部圖們達爾漢一千戶阿嚕科爾沁部達賚達爾漢車根塞棱二千戶翁牛特部杜稜濟農二千戶棟岱青二千戶共計二萬二千餘戶時奉

命往碩翁科爾地會外藩蒙古部長分界之大臣阿什達爾漢塔布囊達雅齊即于其地會議奈曼部長袞楚克巴圖魯前此從征大同朔州及關井坪城離汛私駐應罰馬三千駝三百又因爭奪俘獲所傷喀喇沁部布延圖應離部衆喀喇沁部屬員達賚務巴什等五人不以其事訴請公斷遂倒私罰駝馬完結應論死妻子入官翁牛特部屬員塔喇海班第二人越所限地界私至

哈爾占喀喇穆掄地應罰馬千駝百。

太宗覽奏

諭曰爾等所議良是但事屬外藩概從末減袞楚克巴圖魯免離部衆可罰馬百駝十其離汛駐營亦罰馬百駝十私議完結之五人皆免死達賚務巴什俺衛納哈二人各罰牲隻八十一塔布囊託固布雅什哩琿津巴克什博第三人各罰牲隻二十七仍令同給被傷之布廷圖牲隻八十一塔喇海班第各罰馬百駝十所罰馬駝可分給管蒙古旗大臣及審事蒙古

諸貝勒

十一月乙丑考察各官

以六部各官三年考績分別陞職有差又考察管漢軍各官以撫養之善否戶口之繁減分別優劣是月使犬部益責屯頭目僧格率五十人來朝貢貂皮

十二月辛丑宴察哈爾新附諸臣

先是六年四月

太宗統師征察哈爾過興安嶺至達勒鄂漠察哈爾舉國驚恐無措林丹汗見人心惶擾知國勢不可爲謀竄遁遂渡黃河西奔其臣民素苦其暴虐抗違不往中途逗遛者十之七八又牲牧死者甚多食盡殺人以食自相攻奪潰散七年八月有鳥曰鵽鳩羣集遼東遼東素無此鳥乃西北蒙古所產其色淡黃形如鴿爪如人足而有毛國人皆曰蒙古之鳥來至我國必蒙古有歸順

之兆至八年正月

太宗聞察哈爾部衆流散于錫爾哈錫伯圖地

命大臣布哈塔布囊山青塔布囊偉徵松愛巴思翰康喀勒德勒格爾達巴海等率兩翼蒙古兵調巴林喀喇沁阿魯阿巴噶諸部兵會于都爾弼地合征之

諭曰爾等宜悉心籌畫而行前設哨卒偵探若見火烟

勿令彼知覺乘夜前進由其不意以攻之惟拒敵者殺降則贍歸撫養仍嚴密防守毋致竊馬而遁凡所俘獲與衆軍士共之二月丙子巴思翰等至錫爾哈錫伯圖地俘獲婦女幼丁二百一十七馬四十一而還

命即以所俘獲分賞出征將士有差五月庚寅林丹汗之叔茂奇塔特（前此逃奔科爾沁）來朝

賜甲冑雕鞍蟒服鞓帶帽靴銀盆等物丙申

諭詢貝勒大臣征明當由何路皆以山海關對

太宗曰非計也宜直抵宣府彼察哈爾前聞我兵往征心膽皆裂舉國騷然其貝勒大臣將偕來歸我我即由宣府至大同必遇諸途可多備服物爲賞資收其部衆以歸計莫善于此遂

命出內庫緞帛多製各色衣服帽靴甲冑纓鞓鞍轡等物備用諸貝勒亦多製一切用物攜之出征

命使招撫駐牧明邊境察哈爾遺衆

諭以昔日朕聞察哈爾西遷以來所遺部衆俱駐明邊外此大誤矣既已居彼何不歸我凡爾宰桑等不拘衆寡有來降者即命掌其國事成全錄用如不審度事勢欲于明境安居獨不思以全盛之察哈爾尚不能自存而逃往西海地方爾等又焉能久居于此乎明與我兩國之强弱爾試忖度之當自明也我國與爾等語言雖異衣冠則同與其依異類之明人何如來歸于我不惟爾等心安即爾祖父世傳之衣冠體

親亦不煩變易矣且彼先附明國之石鄂爾們裳吉等窮年累月不得家居妻子不能相見屢爲我兵所戮其存者明人猶驅之使戰委命疆場此皆爾等所目覩者若不從朕言亦任爾自便但我大軍一出儻蒙

天佑以地與我彼時欲求撫養言之無及矣

天果佑我得明土地雖潛奔西海者亦難安居豈特爾區區附明之衆者哉庚戌

親統師自都爾鼐地移營綑安。林丹汗所屬圖巴濟農
下二人。驅馬十三匹來歸。六月乙卯朔。駐營古
勒班圖爾哈地。前鋒將努山錫特庫等。擒一人
來獻。訊之。言自察哈爾國逃來千餘戶。俱在中
途。遂
命大臣英固爾岱覺羅布爾吉率每旗官一員兵二十
名往探其所在。布彥代達爾泰是訥率蒙古兵。
由哈瑪爾嶺一路進。布哈塔布囊岱青塔布囊
率蒙古兵由錫喇穆倫一路進。癸亥。英固爾岱
等遇察哈爾戶口一千來歸。先遣人引其頭目
扣肯巴圖魯至。布彥代等遇一喇嘛同鄂爾齊
圖推圖兩頭目。率戶口百弓手百有五十來歸。
亦遣人引其頭目至。並朝見
御營。宴賚之。
諭貝勒德格類大臣武訥格往英固爾岱軍。迎護新附
戶口。命大軍于錫哩迎。布彥代等至錫喇穆倫

河源。復得男婦幼小四十人。
命以新附千餘戶分隸八旗。給米八十石。送往
盛京。
賜御前留用巴木布祜舒稜格巴達什嘛爾瑪伊勒都
齊等各緞袍一。乙亥。大軍駐博碩堆地。察哈爾
額林臣岱青多爾濟塔蘇爾海固實布彥代塞
稜等五寨桑。率男子七百人。攜家屬一千人來
歸。丁丑。察哈爾圖巴濟農下諾顏太什伍巴什
班第車臣台吉白本寨稜僧爾根四人來奏。圖
巴濟農以林丹汗暴虐。國人聞
上寬仁恤眾。德威廣被。遂叛彼來歸。
太宗遣貝勒阿濟格額駙揚古利等率兵迎之。壬午。圖
巴濟農攜所屬千餘戶至。
駕臨烏爾圖布拉克南山。
御黃幄。圖巴濟農獻珊瑚琥珀菩提子三種數珠。金銀
器皿甲胄駝馬。寨桑台吉孔木鼐什稜太什

諾顏塔安達古英蘇默爾台吉吹恩爾根道通
巴圖魯班第岱青固穆斯察布台吉瑚勒該濟
台吉各獻駝馬朝見圖巴濟農遥拜一次復近
前行抱見禮。
命坐左側。大宴之。
賜甲胄蟒袍帽靴鞋帶鞍馬。及隨來台吉等服物有差。
初喀爾喀貝勒巴哈達爾漢獲罪我國。（見天命六年）
月。至是亦輸款來歸。七月庚寅。師次哈流圖地

察哈爾雲敦車臣鄂伯類塞稜台吉塞稜墨爾
根巴圖魯叟僧岱青率四百餘戶來歸。
御黃幄。宴之。前鋒將圖嚕什等至歸化城。遇察哈爾宰
桑阿雅克喀塔喜木哩克喇嘛古穆德塞臣綽
楚克僧格台吉特濟巢祜伊特格爾圖噶爾瑪
青苦卓哩克圖偉宰桑等率一千二百戶來歸。
先攜爲首諸宰桑以行。己酉。朝于應州
御營。八月庚寅。駐營偏方堡邊外二十里。察哈爾鄂

爾瑪濟農等。遣三十人至。奏同多尼庫魯克德
森濟旺多爾濟達爾漢諾顏等。率衆六千。併家
口來歸。又言林丹汗病痘死于大草灘地。距西
海十日程。其子及餘衆不能守。俱躡歸附人蹤
跡而來。
賜使者抑肯巴圖魯揚古爾和碩齊克什克布揚古託
克塔哈札木蘇喇嘛及衮濟使者阿泰和碩齊
並其同來四十八人馬匹牛羊有差。仍

命塔布囊達雅齊率四十人于是夜起行。往迎鄂爾瑪
濟農等。壬辰。
命大臣阿什達爾漢額爾德尼囊蘇喀爾松阿同八旗
前鋒將每旗各一。率兵百名。往偵林丹汗子額
爾克孔果爾蹤跡。乙未。運米三百石于克依綳地。
賜後來歸附諸蒙古。丙申。額駙古爾布什（天命六年十一月。由喀爾喀台吉來歸。）
復所屬之阿爾賽率六人及妻子自察
哈爾來歸。丁酉。察哈爾阿蘇特部男子十二名

婦人三口來歸。己亥。以察哈爾來歸各官。分隸
八旗贍養。辛丑。
賜新隸正黃旗之阿雅克喀塔喜木哩克喇嘛宰桑古
穆德塞臣宰桑。牛百羊千。分其均給部下貧乏
者。其餘分隸七旗諸宰桑。令管旗各貝勒。給以
牛羊。壬寅。
命大臣托克推。率每旗官一員兵十名。護察哈爾來歸
之蒙古家口赴

盛京。辛亥。察哈爾四大宰桑德森濟旺噶爾瑪巴
爾齊濟農多爾濟達爾漢諾顏多尼庫魯克率
衆六千。奉汗妃挈家口來歸。
召宴于克依爾地
御營。
命大貝勒代善及七旗貝勒。更番宴之。九月甲戌。以新
附察哈爾戶口。撥補不足旗分。壬午。大臣阿什
達爾漢等。攜衆自察哈爾之喀爾喀貝勒齊賽
下倚喝爾塔布囊塞棱台吉。至套古黃河西奇
塔特徹爾貝塞棱布都瑪爾宰桑。率千人渡
河而來。又有衆宰桑。率四千人。待冰結時渡河
來歸。
命額爾德尼囊蘇喀爾松阿迎之。十一月戊辰。還報渡
黃河三日。遇塞稜車臣宰桑沙布古英宰桑阿
格什台吉巴特瑪台吉等。率四百戶來歸。攜之
渡河至錫喇穆揄地。又有俟冰結後渡河者。巴

賴都爾莽奈宰桑摩羅爾額爾德尼宰桑溫多
額爾德尼宰桑等。共計五千戶。二萬口。十二月
甲午。
命前鋒將領勞薩蘇爾德蘇達喇布延努山鄂碩準塔
盛京。八貝。率兵。百往迎。
諭曰。聞察哈爾宰桑奇塔特徹爾貝塞稜布都瑪爾塞
稜車臣等將至。恐明人聞之。截其來路。故先遣愛松
古率喀喇沁兵百人。候于彰武臺河口。可順道邀入

遼之同行爾等亦會之先當從朕旋師預路而行會
後可沿明邊界渡之而來若已至石門嶺時地可擇
草茂處令其駐牧爾等酌量近明地界割於[illegible]久歸
來可也丁酉墨爾根喇嘛載護法嘛哈噶喇佛像至
盛京。元世祖時有帕克斯巴喇嘛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噶喇奉祀于五臺山後請移于沙漠薩斯嘉地又有薩爾巴胡圖克圖喇嘛後移于察哈爾祀之至是墨爾根喇嘛來見
大[illegible]威德遠敷臣服諸國將興西指察哈爾不藏自適知
大清已歸我
國于是載佛像來歸[illegible]。
召新附諸臣大宴之德森濟旺阿雅克喀塔齊木哩克

喇嘛率諸臣跪獻酒
諭曰朕本不飲酒念爾新附諸臣誠意當飲盡一卮復
酌酒
親授諸臣飲楷大臣亦徧及備陳樂舞諸臣靡不歡忭
越二日奇塔特徹爾貝塞稜布都瑪爾塞稜車
臣等各率部衆至復以閏八月後來歸各官及
壯丁三千二百十一人均隸各旗。

賜阿雅克喀塔齊木哩克喇嘛德森濟旺等一百二十
七人貂鑲朝衣貂裘猞猁猻裘貂帽涼帽靴韈
緞素緞蟒緞弓矢銀器甲冑鞓帶鞍轡牛羊馬
匹奴僕屯莊其所屬塔哈爾喀爾瑪等一百九
十一人各
賜朝衣等物有差又
賜奇塔特台吉屯莊四所每所人十名牛六頭。

皇清開國方略卷十九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正月至九月。

天聰九年春正月癸酉。

命功臣管各牛彔。

免功臣拜音圖等徭役並令專管各牛彔其因戰功勤職增給壯丁及力戰陣亡增給其子壯丁俱令專管。

丁丑正宗室名分。

太宗命管禮部貝勒薩哈璘宣

諭曰宗室懿親不加表異等威莫辨甚或與常人相詆。詈及祖父非所以尊國體也至稱謂之間尤當使親疎有別嗣今

太祖世子俱稱阿哥。

六祖子孫俱稱覺羅皆就其原名稱爲某阿哥某覺羅。

六祖子孫俱繫紅帶如常人與繫紅帶者相詆而詈及祖父者死其不繫紅帶而致人爭詈者勿罪是月使犬部索瑣科來朝

二月壬午朔。

詔各官舉賢才。

諭曰朕惟圖治以人才爲本人臣以進賢爲要天下才全德備之人實不易得爾滿漢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見公忠任事者當速行薦舉所舉之人不分新舊歸附已仕未仕但得居心公正足備任使者即呈送吏部其居心公正通曉文義者呈送禮部該部貝勒

隨時奏聞候朕量材録用。文館臣范文程先後奏言。上求賢若渴思得真才以輔國家恐諸臣各昵親知黨援倖進貽累不小請仿照古人連坐法明降諭旨酌定功罪以示勸懲則宵小退而真才進矣。同日又

諭曰邇者察哈爾新附各官頻加恩宴其燕京及大凌河歸順各官从未宴勞雖得新附之員其舊歸我國者亦可頓忘耶。

召歸順各官自守備都司以上皆集。

賜宴于殿庭時預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

太宗見之曰。或者貝勒等不加恩養。以致如此。我國家

蒙

天眷佑。所得大小官員人等。朕皆一體加恩。未嘗分別

新舊。爾貝勒等務體察朕意。毋使先歸者反致失所。

貝勒等奏曰。誠如

聖諭。嗣後臣等加意恩養。自不敢忘。

丁丑。編審喀喇沁壯丁。

編內外喀喇沁蒙古壯丁。共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三名。爲十一旗。古嚕思希布杜稜等五千二百十六名。爲一旗。以古嚕思希布(喀喇沁部長。見天聰七年。)領之。鄂木布楚琥爾等一千八百二十六名。爲一旗。以鄂木布楚琥爾(土默特部長格根汗孫。天聰三年隨喀喇沁部長蘇布地來歸。)領之。庚格爾等二千一十名。爲一旗。以庚格爾(土默特塔布囊。崇德元年。封多羅貝勒。)普巴(土默特塔布囊。天聰三年來歸。與古嚕思希布同爲元臣。濟拉瑪之役。崇德元年封達爾漢。)同領之。正黃旗。津扎多爾濟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

共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阿岱領之。鑲黃旗。烏斯庫拜琿岱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達賴領之。正紅旗。昂阿幹濟泰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恩格圖領之。鑲紅旗。蘇木爾賴瑚爾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一千十六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額駙布彥岱領之。正白旗。布爾哈圖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九十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伊拜領之。鑲白旗。拉木布哩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九百八十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額駙蘇納領之。正藍旗。錫喇奇塔特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八百六十名。合舊蒙古爲一旗。以武賴領之。鑲藍旗。諾穆齊錫賴圖等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九百十三名。合舊蒙古爲一旗。

以瑚什布領之八旗總管大臣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一員凡年六十以下十八以上并從本地方帶來漢人均照例編審其目不能視足不能行手不能持者不入數內如諸貝勒以下有隱匿不送或經旁人舉首者原告聽離主將所隱之人入官仍交刑部照例治罪其主家之長罰馬一匹著為令

三月戊辰禁濫役妨農

三月甲子

太宗出獵於二舖堡丁卯還宮翌日集諸臣

諭曰朕昨出見民間耕種愆期蓋因章京等有事城工欲先時告竣故額外派夫致誤耕作築城固為正務然田地荒蕪民食何賴嗣後有濫役民夫致妨農務者該管章京以下俱治罪

五月乙卯征黑龍江呼爾哈師還

先是八年十二月壬辰

太宗命大臣巴奇蘭薩木什喀分左右翼率官四十一員兵二千五百名往征黑龍江地方

諭之曰爾等此行道路遙遠務奮力直前毋怠毋忽至行兵之人須善言撫慰飲食甘苦一體共之則人心歸附必衆且此地人民語言與我國同攜之而來可以為我用攻畧時宜諭之曰爾之先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爾尚未之知是以甘於自外我

皇上久欲收服特將有未暇耳如此諭之有不翻然來歸者乎爾等其勉體朕意

諭畢

賜食又

諭曰入畧之後或奏捷或送俘必由錫伯綽爾門拜爾必所屬地地方經過將來遣使往還及運送軍糧亦必於此處相待其應畧地方須問鄉導人有叟姓烏喬屯長喀拜及從役二人庫爾木圖屯長都爾敦及從役二人本月喀拜都爾敦等率從者六十九人來朝貢貂皮又納屯一人適已偕至

令俱令從軍。爾等率之往。經行道路。詢彼自知。若彼
處已經畧定。此歸附三屯不可稍有侵擾。宜令留於
本處。并諭以因爾等輸誠來歸。故使復還故土。嗣後
宜益加恭順。倘往來稍間。必遣貢方物。若所畧不
獲如願。則不必留此三屯。當盡攜來。凡器用之屬。有
資軍實者。無使遺棄。軍還務使結隊而行。不可分散。

又

召屯長喀拜。郗爾敦等。及其從人進宮

賜食既出

命沙爾琥達。穆成額。傳諭喀拜等。令其引我軍前行。凡
各屯寨皆為指示。復
命貝勒薩哈璘。杜度。大臣納穆泰。額駙達爾漢。兵部承
政伊遜。徹爾格。並參政等官。送於二里外。按旗
分列。簡士卒。閱器械。宣讀
敕諭。給諸將各一道。遂令起行。九年三月丁巳
特遣甲喇章京珊什布。率每旗二人往迎之。四月癸巳

巴奇蘭。薩木什喀。令兵部啟心郎額色赫。伊木
布。奏報收服呼爾哈。編戶壯丁二千四百八十
有三。人口七千三百有二。馬八百五十有六。牛
五百四十有三。駝八。辛丑。
詔貝勒阿巴泰。率衆官迎凱旋將士於蒲河之岡。大宴
之。至是巴奇蘭以所招降頭目人等至。
太宗御殿。凱旋諸臣率衆朝見。
太宗以諸臣出師勤勞。

命主將巴奇蘭。薩木什喀二臣。行抱見禮。巴奇蘭。薩木
什喀出班叩頭抱
上膝見。次招降二千人叩見。次索倫部長巴爾達齊等
四月壬寅。黑龍江索倫部長巴爾達齊。率四十人來朝。貢貂狐皮。叩見。
命招降軍士俱較射。設大宴。
召巴奇蘭。薩木什喀。以金卮酌酒。
親賜之。次飲各旗出征署旗務大臣。次飲以下諸臣。并
招降頭目宴畢。

上回宥陞巴奇蘭薩木什喀等世職加世襲二次。隨征
之吉思哈等三十六員。各陞世職一級。賞因巴
奇蘭等籍俘獲人口一百十六名。馬二千有四
牛十有七。貂狐猞猁猻水獺等皮共三千一百
五十。皮裘十五領以
聞。
太宗念將士勞苦。即分賜右翼五旗主帥巴奇蘭。左翼
五旗主帥薩木什喀。其章京以下。各賞賚有差。

招降之七千三百人。俱
賜房屋田地衣食器皿等物。
己巳。纂譯宋遼金元史。
太宗召文館諸臣諭之曰。朕觀漢文史書。殊多飾詞。雖
全覽無益也。今於宋遼金元四史內。擇其勤於求治
而國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統緒廢墜。與夫命將行
師之方。及賢奸忠佞之有關政要者。彙纂繙譯成書。
用備觀覽。通鑑之外。野史所載。語多不經。無知之人。

轉相流傳。信以為實。著禁止繙譯。又見漢人稱其君
者。無論有道無道。概曰天子。不知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稱。今朕祗承
天佑。為國之主。豈敢遂以為天之子。為天所親愛乎。倘
不行善道。不體天心。則天命靡常。寧足恃耶。朕惟朝
乾夕惕。以仰答
天眷而已。
丙子。出征察哈爾諸貝勒奏捷。

先是三月丁未。
太宗命貝勒多爾袞岳託薩哈璘豪格為統兵元帥。管
旗大臣納穆泰為右翼。吏部承政圖爾格為左
翼。率護軍騎兵一萬。往收察哈爾林丹汗子額
爾克孔果爾額哲。
親授方略遣之。四月辛巳。
命大臣濟什哈海塞率八旗官八員。及外藩蒙古八十
人。往駐上都城舊址。偵軍事。五月丙子。諸貝勒

遣戴心郎祈充格等齎疏言。臣等奉
命率大軍至錫喇珠爾格地方。遇察哈爾索諾木台吉。率部下一千五百戶來降。已遣溫泰等引之見
上矣。臣等率兵前進。至黃河造船。於四月二十日渡河。二十八日抵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所駐托里圖地方。天霧昏黑。額哲國中無備。臣等恐其驚覺。按兵不動。遣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孫南楚及其同族阿什達爾漢。并哈木松阿岱

衮同往。令先見其姊蘇泰福晉。蘇泰福晉、係葉赫貝勒錦台什子台吉德勒格爾所生。及子額哲。告以諸貝勒奉
命統大軍來招爾等。秋毫無犯。南楚等馳至蘇泰福晉宮。呼人出語之曰。爾福晉親弟南楚至矣。福晉聞之。令其從者舊葉赫人覘之。還報。蘇泰福晉慟哭而出。與其弟南楚相見。遂令其子額哲率衆宰桑出迎我軍。臣等列旗、蘇鳴畫角以進。率
額哲拜
天眷。與額哲母子相見。臣等恐額哲及其衆臣生疑。乃與誓告
天地。翌日。額哲設宴相待。臣等亦設宴答之。各贈雕鞍裘馬等物。於是額哲部下衆臣額濟格岡寶等。率其部民一千戶歸降。當我軍未至時。有鄂爾多斯部濟農來招額哲。令遵其約束。與之盟誓。詰旦已行。前軍阿什達爾漢等聞而追及之。臣等察其有異志。羈留之。謂濟農等曰。凡察哈爾

所有人民在爾部者。當悉送來。不然。我兵即前進矣。又謂察哈爾諸臣曰。凡爾部人民有遺留鄂爾多斯者。可具數報來。衆以數開報。隨遣人齎往鄂爾多斯部。於是察哈爾額爾克楚琥爾妻。及其部下達賚偵爾濟等官。並部民千餘戶。及一切諸物。俱送至臣等行營。
天眷。仰仗
皇威。確遵

指授方畧進止以時故得全部收服準其疏只
闕方捷音將至之前一日
太宗諭文館諸臣曰朕憶從來左耳鳴必聞佳音今左
耳鳴出師諸貝勒必有捷音至矣至是祈充格等果
至時適
賜巴林部長色特爾（元太祖裔天聰二年來歸）宴其右翼宰桑布兌
山津捧觴跪進曰
主上聖明

皇天默佑臣等獲預宴筵得聞捷音敢進一觴庶申慶
賀
太宗曰朕承
天眷佑寡慶肇臻正宜仰體
天心益求治理倘朕政治有違闕爾等當直言極諫忠
良之言朕未有不聽何至相佑以酒導朕于非義耶
布兌山津慚謝而退
六月乙酉征明寧錦軍還

先是五月癸亥
太宗諭諸貝勒大臣曰出征察哈爾諸貝勒此時想已
入明山西邊境明國必調寧遠錦州兵往山西救援
今當別遣我軍赴寧遠錦州界分布立營使彼瞭望
傳告戒嚴守禦以牽制其調援山西之兵遂于每牛
彔內選護軍二人
命貝勒多鐸爲帥以艾度禮尼堪碩必倫鄂聯博洛穆
爾祜等阿哥輔之與管旗大臣達爾漢葉克舒

宗室芬古阿山石廷柱兵部承政徹爾格前鋒
將領武拜護軍將領圖賴同往復令喀喇沁部
府格爾爲丹臺稜等赴明北邊索舊賞并圖
貿易若得賞賚則取其所予允貿易則與之互
市使明人疑懼緩西援兵多鐸等既奉
命遣阿山石廷柱圖賴武拜等諸大臣率兵四百先趨
錦州大軍隨後過十三站立營明偵卒見我軍
至馳報錦州總兵祖大壽大壽急令副將劉應

選務滕吳三桂參將張國忠王命臣支明顯及
遊擊八員率兵二千七百名迎探視我馬步兵
出錦州城五里駐營時松山城守副將劉成功
趙國志率兵八百人與錦州副將劉應選等合
兵至大凌河西遇阿山石廷柱等相對列陣未
及戰阿山等馳報多鐸多鐸率兵迎赴明兵見
我軍如川流林立自山而下塵埃蔽天不辨多
寡遂驚潰阿山石廷柱圖賴武拜等突入掩殺

陣斬副將劉應選殲其兵五百人生擒遊擊曹
得功及守備二員獲馬二百一十匹甲冑無算
收軍還距錦州松山城五里駐營次日復攻二
臺克之壬申遣固納禪旺奇奏捷癸酉
命沙爾琥達扎福尼薩弼圖爾瑚伶格巴庫棟世祿穆
瑚公袞等每旗大臣一員率每牛彔下護軍一
人往濟師并縱陣獲遊擊曹得功還癸未喀喇
沁部屑格爾萬丹寨稜等赴明國貿易至遼河

遇明卒三十人自冷口來哨探殺二十人生擒
一人來獻問之言明兵五百人自遵化來為我
邊外蒙古擊敗止餘七人逃去至是多鐸等凱
旋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及貝勒阿巴泰德格類阿濟格出
盛京懷遠門迎於五里外
御黃幄貝勒多鐸遵
上命進前跪行抱見禮

上亦答禮出征諸大臣以次拜見遂以陣獲官三員並
籍所獲軍資馬匹戶口牲畜以
聞
太宗以多鐸初專閫外能出奇制勝嘉獎之
賜良馬五匹甲五副以所俘獲賞從征將士有差
丁酉征東海虎爾喀軍還
先是八年十二月癸卯遣大臣武巴海荊古爾
岱率每旗將領一員每牛彔甲兵一名共[illegible]百

人往征瓦爾喀

太宗命管兵部貝勒岳託傳

諭曰。茲命爾等往征瓦爾喀。所至務謹慎從事。各副委任。不可怠忽。聞尼滿地方有千餘人在彼築城屯駐。爾等宜往畧之。至各屯戶多少。武巴海盡知。（武巴海於天命七年、俱征瓦爾喀有功。）可取者量力取之。有分達哩所居之屯。宜率鄉導往前先取。餘可次第畧定。凡此諸屯非有統帥哨防。不過泄泄然散處各村落。然其人雖愚。耳

目頗衆。爾等自寧古塔啟行之日。即行防範。毋令彼知覺。伺其所在以襲取之。所有俘獲當加意守視。時其衣食。勿令凍餒。前遣達珠瑚以疎忽遇害。（天聰元年。征瓦爾喀爲俘所害。）念其効力年久著有勞績。方令承襲世職。爾等未能如達珠瑚之功。倘不自慎。欲希格外之恩。不可得也。夫攻畧之後。或俘人逃逸。或自被戕害。皆由與彼同處日久。漫無防範。以及戮辱其婦女所致。前者正紅旗輝滿征瓦爾喀時。所爲多不義。爾等愼

勿效尤。亦毋以其物力豐足妄行多取。彼既服從。秋毫不可犯。爾等其毋違朕命。九年四月。武巴海荆古爾岱等。自寧古塔遣喝爾珠奏報。收撫瓦爾喀壯丁五百六十人。婦女五百口。幼穉九十口。又俘獲婦女六十口。馬六十。牛百。貂猞猁猻等皮六百六十有奇。裘三十八領。六月丙戌。遣塞紐克沙努喀克徹尼郎格穆爾泰佟阿岡昂金等章京八員。率每牛彔兵一名。往迎所降戶口至。

是武巴海荆古爾岱等。携所招降瓦爾喀部人至。

命禮部諸臣出迎。大宴之。

賜屯長分達哩蟒緞朝服并緞疋。其餘諸人依次分給房屋衣服諸物。仍以所獲

賜將士有差。敘功陞武巴海荆古爾岱等世職。並加世襲二次。

辛丑。勗諸貝勒愛養人民。

太宗論諸貝勒大臣曰
皇考所遺人民能愛養之使漸富庶此即爲臣子者之孝思也先時八家貝勒恪守朝廷法度今貝勒等凡有工作不遵朕制額外役民試思民不得所逃亡離叛戶口減少是違
皇考之志有虧孝道且無異於助敵長寇也茲者荷承
天庥朝鮮賓服蒙古向化朕常念新舊歸附之人皆宜
恩養故特以爲訓夫善養人者無論大小賢愚隨材器使俱有裨益譬如刑伐則用斧斤宰割則用鋒刃

濟用於臨時必須豫養於平日爾大臣等職司匡救諸貝勒知小民之疾苦而不能告及見驕縱之人不能切責之其何以爲大臣也且朕招徠遠人勤求治道於新舊人等憫恤不忘時加宴賚非不憚勞也不過爲國與民耳若疆圉大定民生安樂則昇平之福貝勒大臣實共享之否則雖拓土開疆亦何以安輯之哉

癸卯申禁放鷹擾民

太宗論諸貝勒大臣曰昔
太祖時曾禁諸貝勒子姪不許郊外放鷹深恐蹂踐田禾傷殘生畜以致擾害貧民故也今聞違背禁令仍復擾民此風漸不可長朕凡行師出獵雖嚴寒之時皆駐蹕郊外不入屯堡亦慮耗損民物耳嗣後放鷹之人若剝削小民擅取牲畜事發之後決不輕貸語云涓涓不塞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蓋以凡事當杜漸防微縱弛之後則難整頓若禁之不早後

悔無及也

丁未宴察哈爾先後來歸衆官

奇塔特徹爾貝等來歸後（見八年十二月）有候黃河冰結後至之巴賴都爾宰桑瑚賽巴特瑪扎薩古爾阿山宰桑巴吉爾扎薩古爾綽克圖雅當扎薩古爾寨稜塔布囊齋薩木宰桑沙濟德勒格爾齋薩額什克庫爾克等十二頭目於三月庚

午卒一千四百有四人攜妻子牲畜來歸越三
日
召巴賴都爾等入
殿庭
賜宴。
太宗酌納其所獻黃金駝馬等物
賜賚有差六月壬寅溫泰等引來降之索諾木台吉等
共率部下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家口五千四百

三十八人至獻馬匹朝見設宴宴之至是復
賜察哈爾先後來歸各官宴。
太宗以金卮酌酒各
親賜一觴。
命德森濟旺再飲對曰酒醇甚恐不克勝
太宗曰姑飲無妨德森濟旺曰。
上未嘗何以知之
太宗曰朕從無誇語豈但此酒可飲朕能知之前察哈

爾部之傾覆爾諸臣之來歸朕皆豫知亦豈待嘗而
後知耶德森濟旺曰
聖諭及此洵有如神之鑑也
秋七月癸酉禁諸臣徇私枉斷
先是二月癸卯總兵官尚可喜奏言
上恩養新人每事概從寬典小民無知漸生驕縱與其
懲治於犯罪之後不如嚴禁於未犯之先如某
罪應以某法處之其重者或請

旨或徑送刑部審擬者或令臣便宜處分乞一一頒示
命遵照舊例行至是
太宗諭曰朕於滿洲蒙古漢人不分新舊視之如一凡
有鬬毆之事既經控告宜聽法司秉公審斷近聞漢
人與滿洲蒙古鬬毆各相袒庇是不遵國法而妄行
也犯者必重懲之是月分別管理漢人官員以各堡
生聚增減黜陟之陞李思忠楊于渭佟三吳裕
李國翰等世職罰高鴻中張士彥金玉和李時

賚張大猷祝世廕吳守進等銀各百兩高拱極蒲時雍楊國璵俱革職爲民斥金海寨爲奴。時陽謂名下俘虜丁君孚才英亦以額外加增擢牛彔章京祖澤潤邱屯首告所增人數乃邱屯任內事士英冒功法司鞫實革士英職鞭一百。

九月癸丑貝勒多爾袞等收服察哈爾部衆獲歷代傳國璽征明山西凱旋。

貝勒多爾袞等奏捷之後六日。

太宗命布哈塔布囊哈克薩哈鄂謨克圖率兵齎

勅往迎。

諭出征諸貝勒曰朕蒙

上帝神明俯垂眷佑國內臣民共享寧謐之福四境田禾雨暘時若秋成可望巴奇蘭武巴海等先後招降呼爾哈庫爾喀兩處編戶壯丁甚多俘獲人口牲畜稱是又遣人赴錦州捉生獲其人訊之聞爾等自大同宣府進兵明國檄調山海關外兵馬往援因復命貝勒多鐸等從廣寧入牽制援兵恐我兵乘勢深入

派得旗隼護軍往剿其師又闌磐岫援四月甲辰駐防闌磐岫嶺大臣喀爾喀瑪錫翰等沿海巡哨獲魚船二隻漢人二十名殺一人生擒二十人來獻發岫陽堡居住。月壬辰駐防海州大臣伊勒慎赴上游哨探海州獲船二十隻。擊斬五十三人生擒十七人、五月乙丑明國有八人自錦州乘船入海至遼河界捕魚伊勒慎等駕小舟追殺之殺三人生擒五人發靜安堡安插各有擒獲又兩次所獲朝鮮國人皆遣青國王。令彼來取。二月朝鮮前政大夫李坵遣人入我境內捕魚爲守將正右等所執殺四人生擒二人。五月朝鮮官二員從役二十二人往明國貿易因舟壞登岸在蓋州守將扎努追獲之。並獲舟中貨物又八家共遣一百人往朝鮮貿易已得其貨物還。

五月遣往朝鮮互市之戶部承政瑪福塔等奏言臣等與八家商人至王京及義州將所領銀兩貨買緞紬買布疋還又黑龍江貢貂者塞布奇屯十六人喀勒達蘇屯四人郭博爾屯二人額蘇哩屯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音屯四人烏爾蘇屯二人此皆舊往還之人又新至者海倫屯二人綽爾根屯內濃屯提都倫屯烏爾屯各一人又索倫部內先至者四人其內馬疲留於科爾沁地方者兩起其六十七人皆革心向化不似先時執拗矣八月庚辰諸貝勒遣官齎疏

至謝
上遣使遠迎恩並奏報收獲歷代傳國玉璽藏於元朝大內至順帝棄都城攜之入沙漠後崩於應昌府璽遂遺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於山岡下者見一山羊三日不齧草但以蹄跑地牧者發之璽乃見歸於元後裔博碩克圖汗後爲察哈爾林丹汗所破璽歸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貝勒等聞璽在蘇泰福晉所索之既得視其文乃漢篆制誥之寶四字璠璵爲質交龍爲紐光氣煥爛洵至寶也多爾袞等喜甚曰
皇上洪福非常
天錫至寶此一統萬年之瑞也遂收其璽攜降民渡黃河至歸化城時貝勒岳託有疾分兵一千駐營歸化諸貝勒率衆兵至察哈爾汗子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及其大臣往略明山西一帶自平魯衛入時鑲白旗護軍將領博爾輝率二十人過

明右衛兵二百人敗之生擒一人以所得牲畜米糧送至岳託所大軍由朔州前發明寧武關參將率兵五十名來探爲鑲藍旗前鋒將領錫特庫所敗殺十餘人明參將中傷領餘兵遁走我軍直抵長城下貝勒等遣前鋒將領勞薩乘夜往毀長城遇明羊房口步兵出迎擊敗之次日又敗寧武關哨卒斬十人生擒一人遂毀關入略代州大軍於忻州駐劄於是諸貝勒縱兵環略忻州一帶又令右翼主將正黃旗喀爾喀瑪防禦忻州敵兵千餘從忻州出戰我哨卒擊敗之比我軍將選前鋒將蘇爾德安達禮率四十人伏於忻口遇明往來哨卒二百人斬殺過半獲馬六十匹大軍至忻口明總督遣副將一員領兵七百從代州來探左翼主將圖爾格率侍衛等自忻口追擊至崞縣獲馬六十餘匹我軍至崞縣日勞薩擊敗明遊擊下哨卒四十名

獲馬三十餘匹。我軍出長城自應州赴平魯衛
衛內有馬步兵五百餘出城列陣、右翼主將納
穆泰左翼主將圖爾格率兵破其陣、追擊至城
壕。明兵死者百餘人。貝勒等率大軍出邊令納
穆泰圖爾格率官十六員兵一千名殿後。有明
大同總兵王姓屬下兵。及寧遠總兵祖大壽援
兵共馬步卒三千人奔出。圖爾格先見之遂奮
勇衝入。明兵皆潰、圖爾格乘勝掩殺擁至壕邊。

我軍皆步戰擊死明兵甚衆、明潰兵五百餘人
復於臺上列營。納穆泰率兵圍臺盡殲其衆。其
馬匹死傷無算。我軍獲馬二百匹。是役也我軍
入明邊馳略。自平魯衛入朔州。直抵長城又經
寧武關代州忻州崞縣黑峯口應州。而復還平
魯衛。共擊斬明兵六千餘人。俘獲人口牲畜七
萬六千二百有奇。乃出邊。貝勒岳託會於歸
化城由沙河堡[illegible]丁亥

命每旗官二員護軍各十名。每牛彔騎兵一名。各以馬
三匹載米一石往迎出征貝勒及諸將士。
諭廷臣曰。出征貝勒久勞於外、兼得察哈爾全部人民。
及上旋而還。不可不遠迎。乙巳。
親率大貝勒代善暨阿巴泰德格類濟爾哈朗多鐸諸
貝勒謁
堂子拜
天西行。出上榆林邊凱旋諸貝勒遣官四員馳奏言大

軍於八月二十九日至扎哈地方納赫特河九
月初五日以前。當過渾河。擬於陽什穆河躬謁
聖駕。丁未。
上渡邊河。率諸貝勒大臣。遍閱所築巨流河城址是晚。
駐蹕陽什穆河岸、九月辛亥。
命文館剛林羅碩同章京八員。赴貝勒軍約相見期。壬
子。貝勒多爾袞等營於
御營之右二里許。翌日卯刻、

太宗出御營迎諸貝勒諸貝勒率歸降察哈爾汗子額
爾克孔果爾額哲及其大臣等馳馬來謁。
太宗率衆稍前至
御營南岡所築壇上設黃案焚香
太宗率衆拜
天畢還
御座凱旋諸貝勒設案襲以璽奉所得玉璽置於上命
正黃旗大臣納穆泰鑲黃旗大臣圖爾格舁案
前進諸貝勒率衆遥跪以獻

御幄前設黃案焚香
太宗受玉璽親捧之率衆復拜
天禮畢復位傳
諭左右曰此玉璽乃歷代帝王所用之寶。
天以畀朕非偶然也於是貝勒多爾袞進前跪拜復近
上前行抱見禮貝勒岳託薩哈璘以次如前行禮畢額
哲率其國諸大臣遥跪稍前拜一次復近前跪

拜行抱見禮。
太宗大宴凱旋諸貝勒及額哲與其羣臣宴畢。
閱所獻金印玉帶諸色數珠蟒緞金銀器皿駝馬等物。
酌納之以凱旋諸貝勒所獻駝馬分
賜八貝勒及行間効力大臣有差收鄂爾多斯濟農送
至察哈爾人戶選壯丁八百名補足缺額各旗
命額爾克孔果爾額哲居遼陽錫爾哈地屢
賜雕鞍馬西貂裘靴帽等物頒行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等出
盛京五里外大宴迎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

太宗文皇帝 天聰九年乙亥十月至十年丙子四月

天聰九年冬十月己卯以書

諭明守邊諸臣。

先是都司陳錦諸生張文衡先後奏言方今朝鮮賓服漢土獨風遠方投誠者接踵于道兵力日增國威日振

皇上宜應

天順人進取中原速成大業。二月戊子

太宗諭刑部承政高鴻中文館覺羅龍什等曰。凡進言者宜從國事起見或朕所行悖道政治有失或多殺無辜。當隨時直諫。此等眞心爲國之人。朕當識之不忘近見漢官及諸生等不揣事勢紛紛以興師征明爲言不知降衆未及撫綏人心未及收輯。城郭未及修治徒勞師動衆無益也。大兵一舉如何攻取攻取之後如何安輯。爾等酌議疏奏以聞次日沈佩瑞奏

請屯田廣寧偪陽造舟艤粟爲萬全之計

太宗是之。八月貝勒多爾袞等自察哈爾旋師道經沙河堡。因以

上命諭明沙河堡參將曰。我

皇上征察哈爾時因爾不匿察哈爾財物盡數獻出。是以當時進兵宜大軍威震奄獨留爾堡此番師行過此

皇上又命勿犯爾堡。恩莫大焉今爾可以貨物互市沙

河堡參將喜曰。我覘爾

主與我主無異今蒙兩次不害我沙河堡之

恩無以爲報。謹獻五爪龍緞備

御屛之用因各出財物互市至是

太宗命納海鄂漢克圖巴雅超哈爾喀濟海錫瑪阿彰

屯鄂里喀率每牛彔下護軍各一名。往明邊界

喜峯口潘家口董家口等處。齎

書曰。滿洲國

皇帝致書於明國執事大臣向日用兵原非朕之本意邊外葉赫輝發烏喇朝廷乃力助之與我國遂多仇隙雖然朕見百姓之流離死亡心甚惻焉比年以來遣人致書議和不啻數次而爾朝廷竟無一言相報是爾國人民之流離死亡非朕之咎乃爾君臣實階之厲夫朕欲和之心不過爲百姓故耳今後凡我大軍所至有敢抗拒戎行者殺之逃匿山林者俘之若安居不動輸誠欵附者其室廬田產秋毫無犯此

番進兵斷不似從前輕返也比致書遼陽明沿邊哨卒斬百餘人生擒一人獲馬三匹

十一月丁未朔授土默特部來歸頭目世職

特穆祿斡岱俱土默特人舊屬察哈爾居殺虎口大軍至卽來歸附授特穆祿三等甲喇章京斡岱牛彔章京並各加級三次

丙寅申定從獵禁令

太宗率大貝勒代善貝勒阿巴泰多鐸阿濟格領兵三千出撫近門往獵長嶺次日至福爾堅地有從卒六人擅奪屯民柴草各鞭三十丙寅

諭從獵者曰凡遇野豕及熊勿射但向圍內驅逐若遇虎一面奏聞一面躡其蹤朕與諸貝勒已射之獸從人尾追勿因此獸脫走而奪他人所射之獸違者官爲察驗該管各汎章京務宜申明約束行獵長嶺三日米搭湖三日蒙古莫洛科一日鴞巢二日哈達二日

太宗射殪虎四鹿麅野豕共百二十有八乃還 是月

賜卹征明寧遠陣亡將士蘇達喇蘇爾德布廷阿爾布尼沙爾琥達昂古鼐鄂碩錫

特庫拜爾察尼堪拜山等于錦州生擒十一人獲馬牛騾驢共十五先還布哈塔布賽阿濟拜哈與巴爾魯納們阿爾薩蘇武納漢叟塞等征寧遠生擒七人獲馬四十牛一百一十二當我軍旋自寧遠次日出邊六十里明兵千人躡追布哈塔布賽率軍校阿勒蘇巴鍾莽塞岱等殿後力戰沒于陣至是並賫所俘獲又

賜卹銀四百兩二百兩一百五十兩有差

十二月丁酉祭告

太祖山陵

太宗諭貝勒大臣等曰自古帝王凡國有吉慶諸事俱有祭告之典今蒙古諸國盡歸一統又獲傳國符璽當祗遵典禮用昭告于
皇考在天之靈于是率貝勒大臣等躬詣
太祖陵焚香獻符畢祝冊成禮而還

甲辰內外諸貝勒合辭勸進請上
尊號。
太宗不允。

先是九月辛酉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同日奏言臣觀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歷代玉璽傳自漢代距今二千餘年今因
聖武布昭。
天畀我國是
天賜九五之尊而享天下之福無疑也伏願順時合
天早集大勛以慰臣民之望冬十月戊寅朔管漢軍大臣石廷柱率漢官等奉表稱賀云
皇上興順天應人之師獲鎮國傳家之寶禎祥已見圖籙應歸臣等久沐
洪恩欣逢盛事謹拜手而颺言更齋心而入告伏願奉若蓍蔡俯示臣民符節遠合于百王詔誥通行乎萬國懸之象魏。奉表稱賀以
一人開有道之基傳示雲礽千載帶無疆之業臣等謹
聞。

太宗覽奏曰爾臣所言誠是朕亦知
上天眷佑示以上瑞但慮才德涼薄恐不能撫民圖治。以祇承
天寵耳至是諸貝勒大臣令文館儒臣希福剛林羅碩禮部啟心郎祁充格奏言
上功德隆懋克當
天心四方慕義之衆延頸企踵喁喁嚮風前者臣等廣集衆謀合詞陳奏請

上進稱尊號。
上謙德彌隆辭以未知
天意不允衆請必待
上天垂佑式廓鴻圖大業克成之時然後郊禋踐阼躬
受鴻名臣等伏思衆望不可以久虛大命不可
以終讓今察哈爾舉國來歸又得歷代玉璽
天心默佑大可見矣宜早正尊號以承大統
太宗曰今雖諸國來附兼得璽瑞然大業尚未底定也

大業未定豫建大號非所以仰答
天眷如諸臣經朕擢用不待朕命輒自尊大亦朕所
不許也固辭不允是歲滿漢蒙古諸大臣畢集諸貝
勒復遣希福等再三陳請。
太宗仍不允
天聰十年二月辛丑閱漢軍。
太宗出閱石廷柱所管漢軍分騎兵爲一隊步兵爲一
隊。

御演武場騎兵鳴礟一俱下馬分爲八隊列旗纛陳軍
容步兵不動鳴礟二諸將詣
上前行禮
賜茶並賚將士銀兩有差。
三月辛亥更定內三院
初文館職司繙譯經史記注政事分爲兩直天
聰九年十二月
太宗諭記注儒臣曰凡外國文移及管蒙古諸貝勒往

來迎送獻酬贈答俱宜詳愼記載毋有闕遺至是改
文館爲內三院一名內國史院記注
上起居詔令收藏
御製文字凡用兵行政六部所辦事宜外國所上章奏
俱令編爲史冊並纂修歷代
祖宗實錄撰擬郊
天告
廟祝文功臣誥命諸貝勒冊文一名內祕書院撰與外

國書。及
上賜敕書。並諭祭文。錄各衙門奏疏及詞狀。一名內宏
文院。注釋古今政事得失。進講
御前。侍講
皇子。並教諸親王。頒行制度。
乙卯。築嚇海城。
遣貝勒阿濟格阿巴泰。管旗八大臣。率官兵往
嚇海築城。尋

命大臣拜音圖譚泰額駙達爾漢宗室芬古等。往閱之。
並令築臺軍士。器械有損壞者。換給之。時內院
諸臣。傚明制擬新築開城門名曰揚威昭德永
安興化定遠。
太宗曰。凡事當顧名思義。無取矜誇。興之揚之定之。在
天不在人也。更其名曰鞏固門靖遠門鎮西門。
庚申。征瓦爾喀諸將奏捷。
先是九年六月。武巴海荆古爾岱。征瓦爾喀師
還後。十月癸未。復發兵征之。每旗派官二員。每
牛彔兵五名。漢軍二名。分八旗為四路。兩旗合
進。一路兩黃旗。武巴海為帥。以昂金蒙黙里婁
塞鄂屯伊里布蒙格副之。率兵二百九十七名。
由額赫庫倫額勒約索二處進取。其地壯丁七
百五十人。兩紅旗。多濟里為帥。以方金布爾薩
海雅爾琪喀努克瑚什副之。率兵三百五名。由
雅蘭錫琳瑚葉三處進取。其地壯丁七百五十

七人。兩藍旗。扎福尼為帥。以特穆森諾穆齊多
蘭托密善塞格副之。率兵二百九十八名。由阿
庫里尼滿二處進取。其地壯丁四百八十人。兩
白旗。武什塔為帥。以瑪爾科和勒多拜斯哈爾瑚
新泰滿岱宜爾海副之。率兵三百三十七名。由
諾囉阿萬二處進取。其地壯丁一千一十四人。
仍各攜鄉導人以往。出征主帥。各授軍律一道。
其應取壯丁及鄉導人姓名。俱載四上。帥軍律

中武巴海武什塔軍律內增一欵云烏扎拉部即天聰六年武巴海征服者百壯丁家勿得侵擾並往招伊兄弟塞亭布克沙等之現居寧古塔者啟行之日兵部承政徹爾格伊遜率出兵大臣進見

太宗諭曰此番馬匹較前肥壯自京城以至出邊須令緩行休息既久即可兼程以進四路兵或有脫逃者回時當記其數爾多濟里所往之地島嶼甚多有可取者造船取之如不可取當識之以為後圖至其中

有從我國逃去者可遣人往招之諭以昔時爾等逃亡因年歲不登之故今諸蒙古俱傾心內附爾等宜速來歸如此開諭自當輸誠恐後也

諭畢遂行至是武什塔等奏言八旗將士共俘獲壯丁一千一百六十名婦女一百四十口馬三百三十七牛百八十所獲貂狐猞猁猻等皮及人參無算比還

命禮部官迎宴于五里外論功擢武巴海鄂屯等世職並

賜諸將士人口馬匹貂皮布疋有差

夏四月庚辰考察邊將

太宗召駐守邊城年滿各官至

盛京察其逃人船隻曾否捕獲城垣器械曾否修整分別功罪海州河口守將伊勒慎莽巢丹達禮獲逃人一百九十二名船五十隻蘭磐守將喀爾喀瑪壽善寧固禪薩哈蓮獲逃人一百六十八名船四隻蓋州守將雅什

塔扎努齊薩格木布祿棟阿密瑚什察罕碩塔齊爾格申阿里海塞等獲逃人二百六十名此三城俱稱職

賞馬一匹耀州守將彰什巴獲逃人一百三十二名岫巖守將嘉木蘇獲逃人百名船三隻海州守將富喀獲逃人一百四十八名船八隻牛莊守將哈爾薩獲逃人二十九名船二隻東京守將哈囊阿武爾瑪納等獲逃人二百九十名此五城俱循分供職無賞罰耀州守將英格納曹光弼

史189-319

興京守將扈什塔豐阿鄂尼喇王元忠遼遼保守
將珍楚肯王可代鞍山守將瑚鈕瑪爾等坐器
械不修各罰禁二日擢伊勒慎世職一等
乙酉
太宗文皇帝受
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
時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貝勒都元帥孔有
德等並以請

上受尊號來朝四月己卯大貝勒代善貝勒濟爾哈朗
多爾袞多鐸岳託豪格阿巴泰阿濟格杜度額
駙揚古利八旗大臣譚泰宗室拜音圖葉克舒
葉臣阿山伊爾登達爾漢宗室芬古蒙古八旗
大臣六部大臣都元帥孔有德總兵官耿仲明
尚可喜石廷柱馬光遠外藩蒙古貝勒察哈爾
部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本年正月尚公主授固倫額駙圖巴濟
農天聰八年來歸科爾沁部土謝圖濟農巴達禮奧巴之子

卓哩克圖台吉武克善追封忠親王宰桑之長子棄圖貝勒
洪果爾納穆賽長子扎薩克圖杜稜布達齊奧巴之弟達
爾漢巴圖魯滿珠什哩武克善之弟喇嘛什希奧巴從兄
[illegible]美之子穆寨天聰二年偕喇嘛什希來歸伊勒都齊棟果爾明安
之子扎賚特部達爾漢和碩齊蒙袞奧巴之叔昂安伊
勒都齊來朝年月無考杜爾伯特部達爾漢台吉塞稜
奧巴從弟郭爾羅斯部哈坦巴圖魯固穆奧巴近屬伊爾
登翁木巴奧巴從弟敖漢部額駙班第塞臣之子索諾木

杜稜塞臣之兄奈曼部袞楚克巴圖魯額森偉徵諾顏之子巴
林部滿珠什哩台吉色特爾兄子阿玉什台吉天聰二年
偕色特爾來歸土默特部鄂木布楚琥爾格根汗之孫墨勒
根台吉索諾木天聰二年來朝古英塔布囊賡格爾天聰
九年偕善巴同領喀喇沁旗務塔布囊善巴諾木圖之子扎嚕特部
達爾漢巴圖魯色本都喇勒諾顏之子內齊忠圖汗之子瑚
弼爾圖忠圖汗之弟喀巴海偉徵天聰二年陣斬察哈爾台吉噶爾圖
將七百人來歸賜號偉徵岱青瑚弼爾圖之子天聰二年隨父來朝際爾哈朗

青巴圖魯瑪尼(色本族弟)(色本之弟)四子部達爾漢卓哩
克圖鄂木布(諾顏泰第二子)墨勒根台吉伊爾扎穆(諾顏泰第四子)阿嚕科爾沁部達賚楚琥爾(昆都倫岱青長子)穆彰
台吉(達賚之子)翁牛特部遜杜稜(杜稜汗長子)額爾德尼
棟岱青(杜稜汗第二子)班第偉徵(杜稜汗第四子)達拉海寨桑
(杜稜汗第五子)喀喇車哩克部噶爾瑪台吉(遜杜稜長弟)阿
喇納諾木齊(噶爾瑪之弟)喀喇沁部古嚕思希布(蘇布
地之子)塞稜(左翼部長蘇布地來歸)塞臣(來朝年月無考)萬丹偉徵

(蘇布地之第)圖里瑚馬齊(蘇布地之叔天聰二年來朝)烏喇特部
圖們達爾漢鄂木布(元太祖弟哈薩爾裔賴哈之孫)伊勒登和
碩齊塞稜(元太祖弟哈薩爾裔巴喇賓之孫)額爾赫圖巴(布巴喇賓
之孫。三人俱於天聰七年來歸)等恭請
上稱尊號貝勒多爾袞捧滿字表文一道土謝圖濟農
巴達哩捧蒙古字表文一道都元帥孔有德捧
漢字表文一道率諸貝勒大臣文武各官跪進
太宗曰爾貝勒大臣等以朕安內攘外大業垂成宜受
尊號兩年以來合辭勸進至再至三朕惟恐上無以
當
天心下無以孚民志故未俞允今重違爾等意堅辭不
獲勉從衆議朕思既受尊號當益加乾惕憂國勤民
有所不逮惟
上
天佑助之諸貝勒大臣皆歡忭成禮而退庚辰禮臣以
尊號禮儀具奏擇吉于四月十一日壬午

太宗齋戒三日乙酉黎明
親率諸貝勒大臣祭告
天
地乃受
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爲崇德元年
先築壇于
天壇之東備
大駕鹵簿

太宗由中階升壇
御金椅。諸貝勒大臣左右序列。行三跪九叩頭禮。左班
貝勒多爾袞科爾沁部土謝圖濟農巴達哩捧
寶一。貝勒多鐸豪格捧寶一。右班貝勒岳託察
哈爾部額駙額爾克孔果爾額哲捧寶一。貝勒
杜度都元帥孔有德捧寶一。各以次跪獻
上受寶。于是貝勒大臣捧三體表文。立于壇東。宣示于
衆。又于

盛京城東營建
太廟。遣額駙揚古利內院官希福等祭告
太祖山陵。丙戌追尊
始祖爲
澤王。
高祖爲
慶王。
曾祖爲

昌王
祖爲
福王。追封
伯祖禮敦巴圖魯爲武功郡王。恭上
太祖尊謚曰
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
太后尊謚曰
孝慈昭憲純德貞順成天育聖武皇后。

廟號
太祖。陵曰
福陵。
太廟前殿安奉
太祖
太后神位。後殿正中安奉
始祖神位。左安奉
高祖神位。右安奉

曾祖神位左末安奉
祖神位皆南面右末東向安奉
伯祖禮敦巴圖魯神位設黑色太牢少牢一切祭物
太宗率諸貝勒大臣詣
神位前祭告行禮又追封功臣費英東爲直義公額亦
都爲宏毅公配享
太廟定宮殿名大門爲
大清門東爲東翊門西爲西翊門大殿爲

篤恭殿正殿爲
崇政殿中宮爲
清寧宮東爲
關睢宮西爲
麟趾宮次東爲
衍慶宮次西爲
永福宮臺東樓爲
翔鳳樓臺西樓爲

飛龍閣丁亥
頒詔大赦羣臣上表稱賀內院官宣
諭曰
寬溫仁聖皇帝敕諭朕以涼德懼弗克纘承
丕緒是用戰兢今祇告
天地
祖宗之靈膺受尊號爾內外諸臣當體天工人代之義。
同心輔政以翊贊朕躬現在立綱陳紀次第舉行凡

臣果能各奏爾功朕當陞以爵賞尤在正己率屬撫
衆恤民庶幾上合
天心下定民志。如此則君臣一德庶績咸熙。我國家仰
覲惟休。
天錫佑助之矣。布告中外咸使聞知。諸貝勒大臣奏曰
聖諭及此天下萬世之福也。是日內院官奏
御用儀仗數日。
太宗曰儀仗止以肅觀瞻非有益于國有利于民也。其

酌量我定以聞。

己丑

諭朝鮮國王以伐罪師期。

先是九年十月朝鮮國王李倧遣侍郎朴𥱧來
朝
太宗召至內殿出所獲察哈爾玉璽示之。𥱧驚駭稱賀
曰眞
天賜之寶也

賜鞍馬銀幣遣還。十年二月。
太宗諭禮部備禮儀遣戶部承政瑪福塔往弔王妃喪。
並令承政英固爾岱齎書同往備言一切事宜。
又八貝勒外藩四十九貝勒俱以請上
尊號致書朝鮮王。八貝勒書曰滿洲國八貝勒等書奉朝鮮國王我貝勒文武大臣議欲應
天順時欽揚
上德勸進尊號前年具奏
上以謙德拒而弗納今歲春正蒙古各部貝勒俱來朝賀復合詞勸進
上曰爾等皆吾子弟朝鮮國王亦吾弟也可令知之我等仰體
上等奉友邦之誼故遣使相告以我等度之王亦今
上恩德浹于人心巨威臨于絕域大勳克集
嘉兆肇跡向親來慶賀禮亦宜之今敝使至即速遣親
近子弟前來勸進王其以為何如蒙古諸貝勒
書曰滿洲國外藩諸貝勒奉書朝鮮國王我等
受明國厚恩二百餘載祇因明國官吏貪黷貨
財蒙蔽君上以致將懦兵弱覆地喪師今我滿
洲國
皇帝仁智兼全恩威並濟照臨在上如日方升念我等
各部攸亂無統是用誕敷
恩德或與招徠撫育我等黎庶俾我土宇我等各部貝
勒暨軍民人等咸激
上恩各思捐軀報效如有驅使即蹈白刃赴湯火亦所
不辭現在朝賀來京恐知
天眷攸歸勸
上進稱尊號以

上篤于兄弟之國用遣使告聞我等竊
天意合人心眾志既定王之從違請自度之可耳英固
爾岱等至朝鮮。其國王不接見。八貝勒及外藩
貝勒書亦不納。詭令英固爾岱等至議政府議
事。又設兵晝夜防守。英固爾岱等率諸使者乎
朝鮮城中奪馬乘之突門而出至途朝鮮國王
遣人持報書追付英固爾岱。又以書三封諭其
邊臣固守邊疆。英固爾岱等奪之及還以書獻。
太宗覽畢。知朝鮮決意斷絕

召諸貝勒大臣共閱之衆皆怒欲興師殲滅朝鮮
太宗曰先遣人持書往諭以利害令以諸子大臣爲質
彼許諾則已否則再議征伐是役也英俄爾岱等遇
明皮島兵于路盡擊敗之
命賞外藩貝勒部下將士之有功者英俄爾岱等旣還
其國王李倧遣參議羅德憲參判李廓齎春季
貢物四月
太宗旣受尊號羣臣行三跪九叩禮德憲廓獨不拜

太宗諭曰朝鮮使臣無禮處難以枚舉是皆其國王有
意搆怨欲朕先戮其使臣加朕以背棄盟誓之名耳
朕從不逞一時小忿即兩國相讐爭戰之際以事遣
人亦無戮其來使之禮況朝會乎其勿問厚其賞賚
而遣之
予書數李倧罪曰我使臣歸知爾國變易成例令我所
遣大臣赴爾宰臣衙門議事且將貝勒等所致書置
之不答此雖出諸貝勒之意亦曾奏聞遣使者云諸

貝勒原無通問之例耳藉名兵臨爾境土逋島中不
嘗有使往來對
天盟誓乎吾兩國本無舊怨爾無故發兵助明加害我
國幸蒙
天鑒爾之將士盡爲我擒我不忘舊好故不忍加誅仍
以客禮優養
夫以遼東賜我爾復容留明人于爾地助給糧餉誘納
叛亡我是以有聲罪之討比及班師爾以同姓之人
詭稱親弟遣質我國先年我將陣獲之將遣還爾國

爾反戮之其所遣隨從漢人盡執以付明國爾見我
國逃附明國之人必引而致之明國歸附我國之人
必追而執之我嚴戢邊民不許越境使犯爾縱國人
漁獵採參常擾我地我是以始令增納所進歲額今
又聽書生不達時務之言背棄十年盟誓之好一旦
戎馬臨郊將令書生捐管前驅乎抑令軍士荷戈以
戰乎爾國所恃者島與舟耳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德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今爾國不修德義徒恃海島之險舟楫之利背盟構怨自取覆亡恐兩國兵交王之臣民皆王之敵

國矣我國興師順者撫之逆者誅之無知之民逃匿山谷此非乎戕賊之乃王自戕賊之也此番使臣其無禮更難悉數爾之意欲我殺爾使臣以為盟好之敗自我啟之不知我國所行從無此猥瑣之事兵刃既接當以一戰決強弱焉有斬一二往來使臣而謂之強者乎又特頒

明旨諭之曰爾王若自知悔罪即送子弟為質不然即于某月某日舉大軍以臨爾境爾時雖悔何及乎因

院承政希福等曰我國理直彼之罪可以明責之至興師之期豈可明告若明告以期彼益固守其邊圉矣

太宗曰此非爾等所知日後自收其益于是以興師日期明示朝鮮使臣及商人等而遣之

癸巳却銅嘴雀

有屯人獲銅嘴雀來獻

太宗曰此鳥雖有好音可以悅耳然玩物喪志昔賢垂誡不宜近也遂却之

丁酉敘功

敘諸貝勒功冊封大貝勒代善為和碩禮親王貝勒濟爾哈朗為和碩鄭親王墨勒根岱青貝勒多爾袞為和碩睿親王額爾克楚琥爾貝勒多鐸為和碩豫親王貝勒豪格為和碩肅親王貝勒岳託為和碩成親王貝勒阿濟格為多羅武英郡王貝勒杜度為多羅安平貝勒貝勒阿

巴泰爲多羅饒餘貝勒各
賜銀兩有差敘外藩蒙古諸貝勒功封巴達哩爲和碩
土謝圖親王武克善爲和碩卓哩克圖親王固
倫額駙額爾克孔果爾額哲爲和碩親王布達
齊爲多羅扎薩克圖郡王滿珠什哩爲多羅巴
圖魯郡王袞楚克巴圖魯爲多羅達爾漢郡王
遜杜稜爲多羅杜稜郡王固倫額駙班第爲多
羅郡王洪果爾爲衮圖王棟爲多羅達爾漢岱
青鄂木布爲多羅達爾漢卓哩克圖古魯思希
布爲多羅杜稜善巴爲達爾漢厄格爾爲多羅
貝勒各
賜雕鞍甲胄金銀器皿及文綺有差又敘都元帥孔有
德總兵官耿仲明尚可喜功封孔有德爲恭順
王耿仲明爲懷順王尚可喜爲智順王
賜宴崇政殿并
賜銀兩有差其部下官員亦論功陞賞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一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二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五月至十二月

崇德元年五月丙午定內院官制。時議敘內院官員以剛林為內國史院大學士。范文程鮑承先為內秘書院大學士希福為內宏文院大學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梅勒章京羅碩羅繡錦為內國史院學士占巴為內秘書院學士瑚球王文奎為內宏文院學

士其頂帶服飾及隨從人役俱視甲喇章京內秘書院舉人恩國泰仍同九人內院辦事。

癸丑行
太廟薦新禮
時初獻櫻桃
太宗命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薦于
太廟仍令嗣後凡新進果品五穀先薦
太廟然後進御著為令

丁巳設都察院官
太宗諭新授都察院諸臣曰爾等身任憲臣職司諫諍。朕躬有過或耽逸遊或邇聲色信任奸佞廢棄忠直黜有功陟有罪俱當直言進諫至于諸王貝勒大臣如有職廢職業黷貨偷安及朝會不敬冠服違式部臣容隱者爾等即據實劾奏或六部聽斷不公及事未審結誑奏已結者亦惟爾等察究凡人在部控告該部未經審結又赴告于爾衙門者爾等察其虛實應

奏者奏不應奏者懲禁之明國陋規爾衙門亦通行賄賂之所爾等當互相防檢若以私讐誣劾經朕察出定加以罪其餘章奏所言是朕即從之所言非朕亦不加罪必不令被劾者與爾面質至于無職之人小節過犯當加寬宥我國初與禮制多未嫻習爾等教誡而釋之可也已已以大凌河降將張存仁為都察院承政（同時以祖澤洪為吏部承政韓大勳為戶部承政。姜新為禮部承政。祖澤潤為兵部承政李雲為刑部承政裴國珍為工部承政。）張存仁疏言臣自

歸國以來人之賢否事之利弊細心揆度籌之
已熟今蒙
皇上推誠委任俾司言職切思
皇上創立此衙門臣即為創立之官臣而忠直後之人
其忠直必有過於臣者臣而邪佞後之人其邪
佞亦必有甚於臣者斯應用臣之心行臣之事
他人眾敢彈劾而臣彈劾之他人不敢更張而
臣更張之舉國之人必共加攻擊使臣上無以
報
主恩下無以伸己志獲罪滋甚臣雖至愚豈不知隨眾
然諾其事甚易發奸摘伏其勢甚難誠見夫不
如是不足以盡職業用敢于受任之始瀝誠奏
聞如臣假公濟私貽誤國事乞治臣以欺罔之罪若臣
所言為國衆口交誣伏祈
皇上睿斷
太宗覽奏曰此必知有其人而為是言但朕素不聽讒

毀惟親見者始信之且朕志定于上而諸臣蒙澤于
下縱有奸邪豈能售其術哉
癸酉征明
庚午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額駙揚古利大
臣宗室拜音圖譚泰葉克舒葉臣阿山圖爾格
宗室芬古額駙達爾漢率師征明
太宗御翔鳳樓召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
豪格成親王岳託及出征下貝勒大臣等分列
左右
諭之曰行師之道在慎終如始庶無疎虞爾等過殘破
城池及前所攻克之良鄉固安等城（事見天聰三年十二月）可
取與否當各抒所見先事計議不可退有後言意有
不合聽武英郡王剖斷毋得違背俘獲人口牲畜諸
將毋得互相爭競軍士亦不得以所獲私獻本主先
征大同時察哈爾部固爾巴濟農率所部全駐于彼比

命武英郡王往取爾師行甚緩此次愼勿效尤至彼
處之人出城野戰破之甚易往者蒙古鄂齊爾桑（扎魯特部貝勒）巴圖魯詹（阿嚕科爾沁部人）額駙多爾濟（烏嚕特部貝勒三人皆上所親信任用之人）台率數人敗宣府兵五百朕以此告爾
等者蓋欲爾等知其大畧也癸酉
太宗出撫近門列大纛肉纛詣
堂子行禮又列八纛拜
天畢

親至演武場
誡諭出師王貝勒大臣等遣之行武英郡王等師行後
五日
命前鋒將領勞薩蘇達喇努山鄂碩扑爾察鑲白旗錫
特庫鑲藍旗錫特庫等率甲士一百十八名往
明國沿邊蹤跡成親王岳託率諸將進
見
諭之曰明國聞我兵至必來邊外哨探爾等從察罕諾
爾大草灘敖漢城南赴蘇布地杜稜城可令扑爾察
錫特庫等率兵往察罕城偵探若得其向外蹤跡視
其多寡遣人從後尾追或得或不得務定一期會之
地凡遇敵敵雖分路竄走我兵不可驟回必視敵所
向星夜窮追截其必經之路自必就擒矣師還之日
可由去路北邊而回爾等往返皆行不難防禦特恐
秣馬憩息之時夜分弛備之候敵人猝至不可不加
之意爾爾成親王其以朕言書付將士令其識之勿

忘比勞薩等偵探至冷口遇明哨卒十四人斬三人
生擒一人獲馬十五匹以還即以馬匹
賞出征將士
六月戊子以忠直勖都察院諸臣
太宗御淸寧宮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奏言有奴訐
主獄實應離主
諭曰爾等大臣不但此等小事應奏嗣後即朕有過失
及親王郡王以下各官有怠政壞法民人之左道惑

衆者俱當不時奏聞若舍其大而敷陳細故非忠直
之道也阿什達爾漢奏曰臣等荷蒙
皇上委任不先正直以修其身何以責人有所見聞豈
敢隱匿不奏祖可法奏曰臣等惟
皇上是懼爾他復何懼張存仁奏曰祖可法所言非也
忠直爲國之臣雖格君心之非亦所不懼何論
他人
太宗曰然人若正直雖天地鬼神不能動搖人主何得

而奪之乎
秋七月丙辰
諭大學士等以恩服外藩蒙古之效
太宗諭大學士希福剛林范文程曰昔科爾沁部土謝
圖額駙有名馬曰杭愛朕曾以甲十副往易之彼不
與察哈爾汗强索之止予一冑從此科爾沁諸貝勒
與之解體察哈爾汗又以一冑遣阿嚕濟農索馬千
匹阿嚕濟農曰豈有一冑而易馬千匹者乎此直欲

搆釁而來使犯耳與之爲五百從此阿嚕諸貝勒亦
爲解體科爾沁卓哩克圖親王有一鷹能横捕飛鳥
察哈爾汗又遣人往索卓哩克圖親王欲不與土謝
圖額駙勸令與之旣取其鷹一無所償並送鷹之人
亦不令見如此人心何從而服今各處蒙古每次來
朝皆厚加恩禮因此俱傾心相附雖去猶戀戀而蒙
古各國亦從此富足安閒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
令人中心悦服之爲貴也希福等奏曰治之以德則
化治之以刑則敗此之謂也

八月丁卯
諭諸王大臣等勅飭子弟
太宗諭曰爾諸王大臣等敬聽朕言昔
太祖時八旗子弟無論長幼一聞行師出獵率皆踴躍
爭先秣馬厲兵自爨而食國勢之隆皆由勞瘁所致
今子弟等每有調遣或托言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爲
辭國勢何由而振乎諸王大臣奏曰誠如

聖諭。嗣後臣等當加意訓飭。不敢怠忘。

甲戌。申禁部臣勞民營造。

都察院奏言。

皇上盛德招徠。遠近聞風歸附。新附之人。加意撫綏。給以房屋。仁之至也。聞工部撥房與居。復造新房給還原主。往往違例擴充。耗費民力。

上以所奏示諸王。諸王曰。似此勞民。踰制當懲以法。

太宗曰。部臣多未諳練。若事事加罪。反增法昧。可集諸

部諸臣嚴飭之。後有違者罪之。是日。蓋州守臣以揭取匿名帖又奏。帖云。副將蔡永年。與明國合謀。每月申文明國。請修葺破廟口。並令各島修築完固。一聞發兵。即移知沈總兵。會同祖總兵。一齊收復海蓋遼瀋。因議意欲坑陷官兵。動搖中外人心也。且兩國既已安寧。兩永年每月遣信。僻附于此。暗通于彼。由懷二心。希欲以詐撒兩國也。夫受一朝之爵。又希恩於國。喪失綱常。係國官職。倘罪至大。網其與之。

太宗覽畢曰。此必仇人欲誣陷蔡永年者。可以此帖示永年。

九月庚申。遣兵往援鹻場。

先是鹻場守將正古特瑪珠率兵三十人躡蹤遇明兵。不戰而還。又前哨阿山管下薩賴為敵所傷。正古特等棄之而歸。後薩賴復甦。下法司鞫。實論正古特瑪珠罪。

命免死。罰鍰。是月戊申。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等獵以後至朝鮮路遇明哨卒。詢知明遊擊四員。率兵二千以鹻場郭海等人往躡其後。隨以奏聞。

太宗命武善吉思哈率每旗官二員。兵五百名。星夜往援鹻場。庚申。守將伊勒慎。刻刻琿齊薩托克屯珠薩爾布等八月乙亥。海口河州守將伊勒慎。托克屯珠富。偕牛莊守將瑪魯喀。耀州守將英格。同明國有海船。率甲士一百五十人。乘小舟自遼河而下。過三岔發二十一人。並殺之等物以獻。即以所獲賞同往將士。獨其人為民。奏言。臣等五人追敵至孃孃宮渡口。望見兩岸敵船百餘。橫截遼河。臣等將小兵寡。欲進恐難敵。遣臣刻刻瑪步兵在海州河口。令管臣齋薩在河岸

立營靠參阿地方臺里家口。俱行撤回。令其男子執火礮器械夾道防護高柳樹路口。則有伊勒慎步兵在彼立營。恐敵誘我兵。使犯他處。遣薩爾布遷移鹻場居人。其近邊居人亦令遷移。又恐敵船逆流而上。復駕小舟潛伏海州河口防之。因解所獲明人一名。

命伊遜率每旗官一員兵一百四十名往援伊勒慎等軍。次日復

命安平貝勒杜度統護軍五十名往援。後伊遜等以明兵船已退。自孃孃宮渡口班師。

己巳。勞征明凱旋軍。

先是七月辛酉。出征明國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遣內國史院學士羅碩奏言。臣等于六月二十七日入邊。兩黃旗自巴顏德木入。兩白旗正藍旗自坤都入。兩紅旗鑲藍旗自大巴顏入。入邊之第八日。相會于延慶州。明

人知我出師之期。遍諭居民。有藏匿山谷者。罪之。皆收集入城。又我兵所過地方。已經殘破。俘獲無多。欲先遣兵送回。恐兵少則途中可虞。多遣又分兵勢。是以未果。在訊所獲明人並所得塘報。有令固守城池。俟滿洲兵至。務出奇計。或擊其中。或擊其後等語。臣等於未入長城之先。攻克鵰鶚長安嶺二城。敗敵七次。俘獲人口牲畜共萬五千二百三十。擬於七月初七日進兵入長城。九月己酉。阿濟格復遣喀木圖恩國泰

奏言。仰賴

皇上德威。我師所向。明人震讋。莫敢逆拒。遂直入長城。過保定府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戰皆捷。生擒總兵巢丕昌等。俘獲人口牲畜十八萬。

太宗命梅勒章京伊爾登。甲喇章京伊羅博等齎敕往濟師。吉龍海賴率護軍四十名衛其後。癸丑。

命喀木圖恩國泰齎

敕慰諭出征王貝勒大臣等。
賜武英郡王阿濟格鞍馬一。馬三。饒餘貝勒阿巴泰馬
二。額駙揚古利及八旗大臣馬各一。令侍衛五
員同往迎之。壬戌。武英郡王阿濟格等遣尼堪
奏言。臣等還軍時。令阿山譚泰武賴恩格圖率
每牛彔甲士四人埋伏軍後。有明遵化三屯營
守備一員率兵來探。譚泰恩格圖集兵圍之。殲
焉獲馬六十六匹。及我軍出邊。又有山海關千

總一員百總四員率馬步兵二百躡我軍後遇
阿山盡殺之。獲馬八十匹。生擒百總一員。於是
太宗預遣瑪福塔等率每旗章京往遼河岸備船以濟。
又
諭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曰。爾等凱旋。朕
將出城十里相迎。王貝勒可率梅勒章京以上及陣
獲官員先至前途相見。己巳。
太宗出地載門十里往迎之。因率凱旋王貝勒大臣等

列八纛拜
天畢。
太宗御黃幄。阿濟格率衆跪捧獻捷表文。內國史院大
學士剛林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等接表文
至
御前宣讀畢。
太宗命剛林諭勞阿濟格等曰。王暨諸大臣仰體
天心同謀協力。故能迅奏膚功。今征途勞瘁。可進前行

抱見禮。阿濟格出班近前。行一拜禮抱見。
太宗見其體貌癯瘦。惻然淚下。次貝勒大臣等如前行
禮畢。次陣獲總兵巢丕昌等行跪拜禮。
太宗命阿濟格阿巴泰揚古利近
御座右側坐。諸貝勒大臣及出征將士。俱依次坐右側。
設大宴。以金巵酌酒。
親賜阿濟格阿巴泰揚古利及大臣等各一巵。
率凱旋王貝勒等謁

堂子行禮。自撫近門入。申刻還宮。越日辛未。大學士范
文程剛林等傳
諭凱旋王貝勒大臣等曰。朕聞軍士後隊。方至舊遼河
沃赫渡口。爾等抵家已二日矣。可速往迎之。夫君享
安寧。臣膺尊顯。俱兵民是賴。即爾等勳名。亦藉士卒
之力。乃不思疆場効命之士。而各圖家室之安耶。衆
大臣對曰。誠如
聖諭。臣等願親自往迎。

太宗曰。管旗大臣等。免其親往。其梅勒章京以下。選能
事者往迎之。
冬十月丁丑。禁以金飾鞍轡。
太宗御篤恭殿。集羣臣。
諭之曰。國家崇尚節儉。毋事侈華。凡鞍轡等物。不許以
金爲飾。有金之家。或造盤盂等物。匱乏之時。尚可毀爲
他用。若以之塗飾。則耗費必多。著永行禁止。至單行
所獲之帛。亦當節儉用之。勿以取之易而遂忘紡績
之勞也。
丙戌。授錦州降人胡有升等世職。
先是八月癸未。
太宗諭諸王貝勒大臣曰。武英郡王阿濟格統師征明。
今將出邊。宜別遣大臣往山海關進發。明國知我兵
至。恐山海關有失。必來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從
容出邊。議定。
命睿親王多爾袞率右翼兵由中後所入。豫親王多鐸
率左翼兵由錦州入。

太宗親送至演武場。
授方畧。先後啓行。丙申。豫親王多鐸遣啓心郎祈充格
馳報軍務。戊戌。
命宗室韓阿岱。率每旗護軍章京一員。每牛彔護軍一
名。往濟師。並令祈充格。穆成額。同往。睿親王多
爾袞。豫親王多鐸。至錦州駐營。城內有道人崔
應時。與其黨五十人。爲書數千言。言明國當亡

我
朝當興宜速進兵攻取山海關遣胡有升特獻多鐸
軍前約爲內應多鐸許之定計二十二日進攻
爲城中人所覺執應時置獄中有升率同謀之
張紹禎門世文門世科秦永福來歸冬十月癸
酉睿親王多爾袞等班師
太宗出福勝門五里迎勞之至是凱旋諸王貝勒大臣
等率胡有升等朝
見。

諭之曰爾等雖未成事而意在歸順殊屬可嘉于是各
授世職以胡有升爲二等梅勒章京張紹禎門
世文爲三等甲喇章京秦永福門世科爲牛彔
章京並
賜妻室冠服弓矢鞍馬銀帛奴僕房屋及一切器物
庚子禁屯積米穀並令及時耕種
太宗命戶部承政英俄爾岱馬福塔傳
諭曰朕惟穀賤傷農甚貴傷民有糧之家輒自居奇
必待市價騰貴方肯出糶此何意耶今當各計爾等
家口足用外有餘即以糶賣毋得仍前壅積致有穀
貴之虞並令八家各出糧一百石交市糶賣以充民
食至樹藝所宜各因地利卑濕者可種稗稻高粱高
阜可種雜糧勤力培壅乘地滋潤及時耕種則秋成
刈穫戶慶充盈如失時不耕糧從何得耶
十一月丙午清查察哈爾喀爾喀科爾沁諸部戶
口

先是十月丁亥
命內宏文院大學士希福蒙古衙門承政尼堪塔布囊
達雅齊偕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往察哈爾
喀爾喀科爾沁諸部稽戶口編牛彔讞庶獄頒
法律禁姦宄並
諭來會之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曰今俟河冰凍合即
當起兵欲朝賀者暫停止之至是還奏以五十

家編爲一牛彔具載牛彔姓名及甲士清冊以

獻

己酉喀爾喀部遣使來貢

先是天聰九年五月喀爾喀部以書一函付察哈爾部索諾木台吉謂倘遇滿洲國

天聰皇帝之人即付之又以書招察哈爾汗子孔果爾額哲貝勒多爾袞等征服察哈爾并得其書以

獻書曰瑪哈撒嘛諦車臣汗上謝圖汗車臣濟農率大小諸貝勒奉書于滿洲國

天聰皇帝人君遵布大寶以宣揚美名于諸國當興起教化爾等遠人我等雖不能會興然誼屬同宗倘念舊業尚存互相通好信使不絕則我等當共享太平之福再爲自遠之人也遣察哈爾書曰瑪哈撒嘛諦車臣汗謝林丹汗子孔果爾額哲在先執理貝勒達還拔此締盟後因國亂逃不相往來自爾汗棄世爾舉國全來附我我來即令哈辛領探實耗我等與爾汗原係同宗滿洲豈爾等之主耶即宜來歸勿再遲延

比還師貝勒岳託以疾駐歸化城有土默特人密告言博碩克圖土默特部人格根汗四世孫子俄木布遣人往喀爾喀處必有與之同來者岳託因遣阿爾津武巴海喀木齊哈尼

堪四人候于途喀爾喀百人及明使者四人果與博碩克圖子所遣人同至時博碩克圖子孔母之夫毛罕密遣人告喀爾喀人云滿洲兵在此汝等當同喀爾喀人關信遂還阿爾津武巴海等兵追及之擒毛罕所遣之十人及明使四人獲駝五十馬四十六貂皮四百有奇又得鳥珠穆沁部貿易人四十六名駝三十七馬一百有八貂皮二百二十初毛罕稱博碩克圖之子

俄木布爲西土格根汗自稱烏爾墜額齊克達爾漢貝勒又殺害來歸我國之察哈爾什喇奇塔特武班扎爾固齊奇塔特台吉又與明沙河堡參將通謀稱明國爲一路喀爾喀爲一路土默特爲一路因遣人往喀爾喀爲土默特人密告事覺斬毛罕併其黨羽以阿噜部民與喀爾喀人同謀藏匿駝馬遣土默特人往勦之分土默特壯丁三千三百七十名爲十隊每隊以官

二貝主之授以條約。又授鄂爾多斯條約。凱旋
後
賜土默特部托博克（姓博爾噶。）古祿格（姓納喇。二人俱隸察哈爾部。天聰六年內附。）
鄂爾多斯部濟農（即額璘臣。）母之使臣綽爾濟喇
嘛。濟農使臣阜哩克圖固嚕台吉（額璘臣從弟。）之使
臣囊素喇嘛。及其從人鞍馬器物。十二月。喀爾
喀部瑪哈撒嘛諦車臣汗碩壘（左翼部長摩囉貝勒之子。）及
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多爾濟（元太祖裔翁袞都喇爾貝勒之子。）

蘇尼特部素塞巴圖魯濟農（元太祖裔綽爾袞諾顏之子。）
浩齊特部策妄伊爾登土謝圖（元太祖裔德格類額爾德尼之子。）
阿巴噶部都思噶爾扎薩克圖濟農（元太祖弟布格博勒格圖裔布達什哩之子。）等大小貝子。遣偉徵喇嘛。弼徵
齊達爾漢。武巴什達爾漢。塔布囊。托博兒。冰圖
四頭目。率一百三十二人。齎書來朝。貢駝馬貂
皮等物。（書曰。成吉思汗後裔瑪哈撒嘛諦車臣汗等。謹奏）
天聰皇帝。伏惟
皇帝躬膺厚祉。起居康泰。向者察哈爾胡圖克圖汗。居必不可敗之勢。自取滅亡。竊思欲圖太平之道。
皇帝自有存拔。但撫有大寶。必聲名洋溢。爲天下共使
政令昭煥。如日方升。庶幾當時利賴。萬世揚休。
僞業
磨礱。（以上言爲恭順。伴來通門。不絕。共守盟約。以享太平。）
太宗以其初通朝貢。厚賚之。十年二月。
命偉寨桑也賴山津伯布格齎
敕往諭曰。爾謂朕欲圖太平之道。自有磨裁。此言誠是。
朕凡征伐人國。未有出無名之師。而以貪得爲事者。
向因明國與我爲讎。以兵征之。察哈爾貪明國財幣。

助之以兵。朕是以聲罪致討。蒙
天眷佑。以察哈爾全部與朕。今爾又以馬鬻于明人。貪
其財物。非助明而何。爾行事如此乖悖。朕亦不以介
懷。其講和事宜。專俟爾等音耗也。至是偉寨桑等偕
其進貢使臣偉徵喇嘛。弼徵齊。武巴什。托博兒
冰圖。烏珠穆沁部穆木琿津等六人。及從者一
百五十六人至。越二日。偉徵喇嘛等朝
見。陳所進貢物。跪獻其主奏疏曰。私鬻馬匹。我等正欲

禁止因見喀爾喀七旗及厄魯特四部落皆與
明國貿易故效而行之耳使臣行三跪九叩禮。
賜之宴歸國時。
太宗遣察罕喇嘛率六十四人偕往。
賜瑪哈撒嘛諦汗及衆台吉大臣雕鞍鞓帶弓刀撒袋
金銀器皿珊瑚素珠貂鑲朝衣蟒緞白金布疋
等物並
賜貢使偉徵喇嘛等衣物緞布等有差。

辛亥徵兵外藩
時將征朝鮮遣官齎
敕諭兵于外藩蒙古諸貝勒。
敕曰凡應出兵諸貝勒等可將各旗派定兵丁所乘駝
馬俱烙印繫牌以爲標識甲冑器械亦各爲記號備
二旬糗糧約本月三十日俱會集於京科爾沁由克
索口入喀爾喀察哈爾阿巴噶由十方寺入人邊以
役宜嚴飭士卒勿探親戚勿入城堡有任意妄行恣
亂法度者諸將其嚴行約束之。
癸丑。
訓諸王貝勒等遵舊制習騎射。
太宗御翔鳳樓集諸親王郡王貝勒固山大臣及都察
院官。
命內宏文院大臣讀大金世宗本紀
諭衆曰爾等審聽之世宗者蒙古漢人諸國聲名顯著
之賢君也故當時後世咸稱爲小堯舜朕披覽此書。
悉其梗槩殊覺心往神馳耳目倍加明快不勝欽賞。

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合喇
及完顏亮之世盡廢之耽于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
之陋習世宗卽位奮圖法祖勤求治理惟恐子孫仍
效漢俗豫爲禁約屢以無忘祖宗爲訓衣服語言悉
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
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社稷傾危國遂
滅亡乃知凡爲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先時

備臣巴克什達海庫爾纏等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
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輒以為朕不納諫朕試設為
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寬衣大袖左佩矢右挾弓忽
遇碩翁科囉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我等能禦之乎
若廢騎射寬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尚左手
之人何以異耶朕發此言實為子孫萬世之計也在
朕身豈有變更之理恐日後子孫忘舊制廢騎射以
效漢俗故常切此慮耳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于

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
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此番征
燕京出邊我之軍威竟為爾大臣所累矣故諭爾等
其謹識朕言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二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三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元年丙子十二月至二年丁丑二月

崇德元年十二月壬申征朝鮮

先是十一月乙丑冬至祀
天于
圜丘
太宗以朝鮮敗盟逆命將統大軍征之即于是日祭告
天
地

宗廟社先期
御篤恭殿
命管兵部貝勒岳託（八月與諸大王[illegible][illegible]降為貝勒）集衆傳
諭每牛彔各選騎兵十五人步兵十人護軍七人共甲
士三十二副大臣石廷柱所統漢軍每甲士一人
備箭十五甲士二人備長槍一牛彔二人備雲
梯擋牌各一斧钁鍬鐝俱全馬匹軍械各命標

記攜半月行糧，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會集城中，
己巳。
須行軍律令曰，今者往征朝鮮，非朕樂于興戎，特以朝
鮮敗盟，納我逃人，獻之明國，孔耿二王來降于我，彼
興兵截殺我師，既至彼，仍抗拒，且遇我使臣不以舊
禮，齎去書詞，拒而不覩，又遺書平安道洪觀察使云，
丁卯權許講和，今已永絕，當謹備關隘，激勵勇士，其
書為英俄爾岱等所奪。見三月。是彼之毀棄盟好，包藏

禍心，將未有已，不得已興師伐之，若嗜殺殃民，朕心
有所不忍，今與爾等約，大軍所過，勿毀寺廟，逆者誅
之，順者撫之，以城降者，勿擾其城，以堡歸者，勿掠其
堡，凡陣擒官兵，彼既拒戰，當殺無赦，逃亡來歸者，恩
養之，所獲民人，勿離其夫婦，勿奪其衣服，即老羸廢
疾不堪攜歸者，務令安居，勿棄于道路，婦女毋得淫
亂，違者軍法從事。又傳
諭曰，軍士有不遵諭旨，擅離部伍，殺掠一切物者，治以軍

法，又前次攻戰時，往往有託詞挺生規避不進者，今
除前鋒哨軍外，槩不許挺生，犯者罪之。十二月辛未
朔，外藩蒙古諸王貝勒各率兵來會，
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
盛京，武英郡王阿濟格駐牛莊備邊，饒餘貝勒阿
巴泰駐噶海收集邊民防禦。壬申，
親統大軍征朝鮮。
命禮親王代善、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貝勒岳託、

豪格、安平貝勒杜度等隨征，管旗大臣分左右
翼，率諸軍卯刻出城，右翼兵由往
東京大路至渾河岸排列，左翼兵由往撫順大路
排列。巳刻，
太宗出撫近門謁
堂子，列八纛拜
天畢，遂啟行，是日，
中駕次沙河堡東岡，甲戌，駐蹕安州之南岡，大軍啟行

之次日科爾沁部巴圖魯郡王（即滿珠什禮）扎薩克
圖郡王（即布達齊）引兵迎謁。
上酌納其所獻貂皮馬匹。己卯大軍距鎮江三十里駐
營。庚辰渡鎮江。
駐蹕義州城南。壬午次郭山城。內有駐防定州遊擊來
援。懼我軍威。知不能敵。遂自刎。其城守各官俱
遁。城中軍民稽首乞降。
太宗諭之曰。爾等既降。勿逃匿山谷。各在家保全妻子。

我軍于降民從不妄取一物也。翼日至定州。定州亦
降。
諭如前。甲申遣侍衛昂古頼率二十人往安州捉生。獲
二十八人。馬五匹來獻。並
命外藩蒙古諸貝勒大臣等各率兵沿海畧地。會于安
州。乙酉。
車駕至安州。
命左右翼兵分兩路出畧。正黃旗蒙古巴雅爾率兵十
五人伏于安州城東。遇寧邊城總兵哨兵五十
騎。擊敗之。殺二十餘人。生擒一人。獲馬十五匹
來獻。丙戌
敕諭安州守臣曰。爾國王近臣處弱小之邦。不慮國家
之傾危。不念軍民之塗炭。背棄盟誓。永絕舊好。是用
布告
天地。徵發大兵。深入朝鮮。平定八道。爾勿坐守孤城。望
朕兵之遂退也。爾等能乘機順時。舉城歸降。可全身

家保宗族。樹功名。且俾全城軍民俱免禍患。否則悔
無及矣。駐軍二日。遂行。
庚子。
車駕渡漢江。駐軍南漢山城西。
先是癸酉。
太宗命戶部承政瑪福塔前鋒將領勞薩等率兵三百
爲賈人裝。星夜往圍朝鮮國王所都王京。又遣
豫親王多鐸貝子碩託尼堪率護軍千人繼之。

越六日。

命管兵部貝勒岳託領驍揚古利率每旗官一員兵三千往濟豫親王多鐸軍甲申貝勒岳託遣巴圖奏報師至平壤時平壤巡撫偵知大軍將至已棄城遠遁遂留疲瘦馬匹于平壤喂養己丑豫親王多鐸等遣武爾噶納奏言瑪福塔勞薩武拜等于十四日至朝鮮王京李倧遣副將二人遊擊四人備禦五六人率精兵六十餘人迎戰爲瑪福塔等所敗盡殺之進抵王京朝鮮尚書崔某侍郎李某迎于城門外問曰爾等之來爲何瑪福塔曰我等奉

皇上命與爾國王有事相議尚書等曰既爲議事而來俟啟王以禮相迎遂設宴迎待以爲緩兵計李倧潛逃往南漢山城瑪福塔等聞之追四十餘里圍南漢山城臣與貝勒岳託兵續至合兵環圍之奏入即于是夜遣戶部承政英固爾岱往

多鐸岳託軍偵朝鮮王蹤跡來報乙未豫親王多鐸等遣英固爾岱齎疏還報言獲其土人皆云朝鮮國王于十三日送妃及二子入島內王與長子尚未及去聞我軍至邑渠遣兵守渡口遂進山城十四日聞我軍至其京城復出山城逃竄因驛馬受餓而返兵城內糧餉薪水甚少每兵二人日給一人糧惟四處有水命人守而汲之其守兵雖未得實數凡垛口平坦處以三人防守稍險處二人極險處止用一人其軍器亦未全攜入城二十一日我軍遇瓦爾喀之在朝鮮居住者名葉辰麻福塔二人率二百餘戶來歸引至詢之云聞朝鮮四道將合兵來援遂選八旗每二牛彔護軍一人每兩旗官一員以阿爾津統之又選騎兵每牛彔甲士一人每旗官一員以色勒統之截其來路並令洪科率護軍五十人往視海島渡口而彼城內兵每出城

沿山佞援。疏入。
太宗遣兩黃旗兩紅旗鑲藍旗五旗各官一員。率每牛
彔甲士三人。又遣護軍將領鞏阿岱巴布賴巴
都哩率每牛彔護軍一人。並往濟豫親王多鐸
軍。丁酉。
太宗至臨津江渡口。先是天氣晴暖。臨津江兩岸水泮
雖徒步亦不可行。二十四日天雨驟寒。冰堅甚。
是日大軍俱安驟而渡。從官軍士無不驚異。戊

戌己亥兩日。豫親王多鐸等先後奏報我軍圍
南漢山城。其巡撫一員。率兵萬八千人來援。隨
遣貝子碩託尼堪博和託洛託大臣阿什達爾
漢等率兵迎敵。悉斬之。又副將一員。率兵五千
來援。仍爲碩託等所擊敗。色勒阿爾津堵截要
隘。復遇其副將一人。率兵五百來。亦擊敗之。又
有援兵將入南漢城。遇勞薩武拜截殺二百人。
南漢城中有兵四百餘出城迎戰。勞薩復擊敗

之。現在各路聲援俱絕。己亥。
太宗命大臣譚泰阿岱拜音圖武賴都類恩格圖葉臣。
图穆宗室芬古巴特瑪等。率騎兵入朝鮮王京
城。搜勦並留外藩蒙古與俱。
親統大軍。由城外徑渡漢江。直抵南漢城西駐營。次日。
譚泰等于卯刻豎雲梯登朝鮮王京城。城中兵
不敢抵禦。盡收其財物牲畜。豫親王多鐸貝勒
岳託額駙揚古利以所獲旗纛刀鎗弓矢馬匹。

按旗陳列進獻。
命即分賜克敵之王貝勒貝子大臣等有差。其餘悉賞
將士。是日。
賜歸降之尼爾喀入葉辰麻福塔緞袍貂帽各一。尋
賜號巴圖魯。並給其部下一百五十三戶奴僕牲畜房
舍器皿俱全。
崇德二年春正月庚戌。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
杜度先後至南漢山城。

先是

太宗于沙河堡東岡。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三旗。蒙古三旗及外藩蒙古左翼兵。從寬甸路。入長山口進發。師行至鎮江。復

命安平貝勒杜度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大臣石廷柱馬光遠等。率每旗梅勒章京一員。每牛彔甲士三人。及石廷柱旗下漢軍在後。護送紅衣礮將軍礮及一切軍械輜重等物。尋遣八人齎

敕諭之曰。爾等簡選精騎。往皮島雲從島大花島鐵山一帶。凡朝鮮國人所居。與明國相鄰者。略之。其居住大路傍者勿畧。以伊等皆我之子民也。如栽種牛隻不敷。可酌取大路兩傍之牛還之。此外不許妄取一物。當嚴飭軍士。毋違朕命。丙申。大軍分隊立營。環攻南漢山城。復遣筆帖式武達禮等四人往

諭安平貝勒杜度等曰。爾等速送紅衣大將軍礮及一切火器前來。其羸馬可運者。令石廷柱擇漢軍官員齎送。在三王下者。令三王攜之同行。其紅衣大礮非羸馬可運。爾安平貝勒與石廷柱在後督運礮車而來。三王下礮車。亦令其部下才能官員一同運送。漢軍及三王士馬。可酌量備閱。以強壯者居前。羸弱者居後。過黃州時。可先遣二百人搜勦黃山嶺伏兵。仍留兵殿後。待我軍全過。然後前行。其留平壤喂養馬

匹之兵丁。及內外閒散蒙古。爾安平貝勒可詳加查檢。攜之而來。過黃州嶺時。仍遣兵二百搜勦伏兵。加意收集後隊。恐遣一二人。為敵所傷也。所遣去四人。先令二人同三王來。留二人與爾同行。黃州嶺有朝鮮埋伏之處。彼能知之。可令指導。正月辛丑朔。

太宗出營環視朝鮮國王李倧所居南漢山城形勢。申刻還營。次日。朝鮮全羅道沈總兵李總兵。聞南漢山城為我軍所困。率兵來援。貝勒岳託迎擊

敗之甲辰大軍北渡漢江營于江岸距朝鮮王
京二十里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漢軍甲
喇章京金玉和攜大礮至丁未朝鮮全羅忠清
兩道巡撫總兵來援。
命豫親王多鐸額駙揚古利率兵相機迎戰時天雪陰
晦不見敵營遂縱兵進擊敗其山下列陣兵進
至山頂敵營多鐸鳴角集兵招揚古利登山將
戰揚古利方往會適有朝鮮敗卒伏於石崖間

暗以鳥鎗擊中揚古利創重而卒詰旦多鐸率
軍進擊朝鮮兵已乘馬夜遁營中虛無人獲馬
千一百有四十以揚古利屍還
太宗親臨哭奠
賜御用冠服殯之是年十一月追封揚古利為武勳王立碑墓道以其子塔瞻仍襲超品公爵
庚戌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等率左翼兵
來會奏稱我軍由長山口至昌城城中軍民知
不能禦皆棄城奔山立寨我左翼二旗護軍騎

兵攻克之墮崖死者甚衆至寧邊有朝鮮義州
總兵黃州元帥率兵五百出寧邊城隨擊敗之
于城下又敗其安州兵二百寧邊城副元帥李
某及參將二員遊擊四員備禦十五員率馬兵
七百步兵三百來援為蒙古大臣額駙蘇納梅
勒章京武塔齊等所敗生擒其副元帥李某時
我軍五十人至宣屯村獲諜者問知彼黃州元
帥圍國王為大軍所困已率兵一萬五千往援

去三日矣是夜即選精騎行一晝夜至日出追
及之乘其未覺擊敗之是日安平貝勒杜度等
護送礮車火器亦至奏言初六日遣人往觀臨
津江冰已盡解心甚憂之及將至渡口之前一
夜雨雪交作冰既泮復凝遂得坦然徑渡
太宗曰禎祥洊至皆天意也
己未朝鮮國王李倧遣使奉書至
御營請成

先是大軍既抵南漢山城於正月二日壬寅遣
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齎
敕至南漢城付朝鮮閣臣洪某侍郎李某責其君臣陽
為和順陰圖報復之罪次日洪某李某賚書至
御營謝罪英固爾岱瑪福塔取以奏
聞置而不荅越十日癸丑李倧復上書自陳勢窮情迫
惟有延頸企踵日俟
德音之至

太宗降敕切責之曰今爾有衆欲生耶亟宜出城歸命
欲戰耶亦宜速出一戰毋徒以信口美言飾非文過
為也己未李倧遣其閣臣洪某等奉書請成書曰伏奉
明旨屢賜申諭秋霜凜烈中寓春生之意跼蹐惶悚
措身無地仰惟
皇帝威德遠播諸藩合詞共進
尊號
天人所歸
景命方新而小邦以十年兄弟之國顧反獲戾于興運
之初反求諸心有噬臍莫及之悔今之所願但
在改心易慮洗舊過舉國承命得比諸藩而
已誠蒙曲察微悃許以自新則奉書禮儀自有
常式至于出城之
命實有難至然亦有未解
帝怒方盛恐嬰城之死甘城亦死是以瞻望
殿屏引分自決在遠矣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蓋以
禮不可廢而嬰城不出實緣兵威大可懼也
皇帝方以天地生物為心則小邦亦當在於全活覆載
之中伏惟
帝德如天必加矜恤取一實情恭俟
恩旨庚申
太宗遣英固爾岱瑪福塔齎
敕往諭朝鮮國王李倧曰爾違
天背盟自速罪戾是以朕統師來征意在不赦今爾困
守孤城見朕屢詔切責方知悔罪再三上書求免朕
開宏度許爾親盟非力不能攻取勢不能久圍而招
汝來歸也此城攻之可得即因爾芻糧駐軍秣馬令
爾自困亦可以得假此最爾小城且不能取將何以

下幽燕哉今命爾出城見朕者一則見爾誠心悅服
一則欲加恩于爾令仍主爾國旋師以後示仁信于
天下耳若以計誘爾何以示信天下朕方承
天眷佑撫定四方正欲赦爾前愆以風示南朝若以詭
計取爾天下之大能盡譎詐取之乎是絕人歸順之

路也。爾若猶豫不出。則地方蹂躪。芻糧罄竭。生民淪于死亡。禍變日增。誠不容紓緩者也。爾首謀敗盟之臣。朕原欲盡誅方已。今爾果出城歸命。可先縛送首謀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蓋陷爾舉國阽危。誤朕西征大計。咸此人之罪也。若不縛送首謀。俟爾歸順之後。始行索取。朕不爲也。爾若不出。縱誑誘祈請

朕不聽矣。

癸亥。睿親王多爾袞率兵攻克江華島。

先是丙辰。

太宗命勞薩武拜等率前鋒軍回

盛京。

諭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等曰。朝鮮國王。與長子及羣臣。俱在南漢。其餘妻子。在江華島。意欲造船先攻此島。若得其妻子。則城內之人。自然歸順。若猶不順。然後攻城。計亦未晚。觀此島似亦易取。使到之日。即揀選謹慎能事官二員。帶領每甲喇驍騎校一員。每牛彔甲士一名。採取木植人一名。及八家各首領一名。造船工匠各五名。前來義陽河邊。依佟克申（武巴海有九隊。佟克申造船九隻。取海上六島。敖爾泰哈爾時。先後造船十四隻。全軍在黃河不勞而濟。）式樣造船十隻。依朝鮮式樣造馬船十隻。再令有從前曾與佟克申造船及知造朝鮮馬船之匠人。遣之前來。其監造官應于義陽河邊。擇地之可達義州江者。駐彼營造。其所需鐵工。亦按數撥發。仍分派哨卒防守。毋致疎虞。限二

月十五日以內竣工。布延蘇爾德到盛京五日。仍令護送造船人來。右翼前鋒到京五日。可令往噶海駐防。左翼前鋒于遼河冰解後。令往開城駐防。冰若未解。可令往牛莊駐防。俟冰解後。併將駐防牛莊之護軍。調往開城。一同駐守。勞薩等既行。

太宗復令八旗造小船八十隻。

命睿親王多爾袞等分兵取江華島城。我軍用車輪駕所造小船。由陸地曳行。是月壬戌。至江華島渡

日乘船渡江朝鮮有兵船百餘分爲兩翼我舟師從中衝入發紅衣礮攻擊朝鮮兵船東西潰竄我軍登岸進攻江華島有鳥鎗手千人距岸迎戰悉爲我軍擊殺遂圍江華島城克之島內獲朝鮮王妃一王子二閣臣一侍郎一及羣臣妻子家口甚衆睿親王多爾袞令一無所擾使朝鮮國王二子及閣臣侍郎善護王妃并保聚其羣臣眷屬先後遣納敏岱音楚興格訥必揚古穆成額善都喀布賴雅布蘭等馳奏

行在軍營。

庚午朝鮮國王李倧詣軍前請降。

甲子。

太宗敕諭朝鮮國王李倧曰朕進兵時曾命大臣瑪福塔等至爾國諭王王若引罪自責第令世子偕臣來迎請罪大軍亦不深入爾不聽命逝入南漢山城此大失也本月十六日又遣大臣英俄爾岱等以諭爾果出城歸命一切勿論爾又不從朕始有達攻江華島之命王若早聽朕言豈至于此今朕之成命已明示于庚申日詔內朕護爾家室諭爾前來若再遲延是自棄其家屬也李倧于是日及丁卯日兩次上書自陳省躬畏罪未敢出城歸命之由戊辰

太宗降敕諭之曰朕覽來奏知爾欲保全宗社朕詔已出寧肯食言將盡釋前罪永定規則以爲子子孫孫君臣世守之信義爾若悔過自新不忘恩德則當去

明國之年號奉大清之正朔以長子並再令一子爲質諸大臣亦以子弟爲質爾有不諱則朕立爾質子嗣位一切禮儀毋違明國舊例朕若征明國調爾步騎舟師不得誤期會朕今移師攻取皮島爾可發鳥鎗弓箭手及兵船五十來助爾與內外諸臣當締結婚媾以固和好新舊城垣毋許擅築所有與爾國照常貿易之瓦爾喀人當導其使者來朝其東邊瓦爾喀人之私自逃竄者不得復與貿易當執送前來爾

以既死之身朕予生存保全宗社復還家室當念朕
再造之恩後日子孫無違信義則邦國永存矣是日
又遣江華島所俘太監一人朝鮮宗室一人入
南漢城往告其主云江華島已失王之國妃諸
子及羣臣妻子俱安置别室毫無所犯今付我
國官員太監如常護送前來矣庚午朝鮮國王
李倧以漢口濱海之地及江華島既失妻子羣
臣盡被俘獲身困重圍旦夕且陷八道援兵俱

絶屢奏
太宗敕諭赦過宥罪許其歸降于是棄兵械服朝服獻
上明國所給敕印自南漢城來朝
見禮臣于漢江東岸三田渡地方築壇設黄幄
太宗于辰刻出營旗纛森列奏樂渡漢江登壇
御黄幄設鹵簿如常儀將士皆擐甲列隊李倧率其文
武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來朝
太宗命戸部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等迎于一里外指

示禮儀引至儀仗下立
太宗離座率李倧及其諸子文武羣臣拜
天行三跪九叩禮畢
太宗還座李倧率羣臣伏地請罪求我國諸臣代奏曰
皇上天心赦臣萬罪生已死之身存已亡之國俾臣重
立社稷係臣罪戾多端故加之罰今臣服罪來
覲
皇上自茲以後改過自新世世子孫不忘厚澤代奏訖

太宗諭曰朝鮮國王既知罪來降朕豈有念舊惡苛責
之理今後一心盡忠不忘恩德可也前事毋再言及
李倧及諸陪臣復奏曰
皇上恩德小邦不勝頂戴于是贊禮官引李倧及其諸
子羣臣行三跪九叩禮畢禮部官引至儀仗下
奏請李倧班次
太宗曰以威懾之不如以德懷之朝鮮雖迫于兵勢來
降亦一國之主也

命李倧近前坐于左側其長子李㴭坐于左班親王郡
王貝勒之末次子李淏三子李㴭坐于右班親
王郡王貝勒之末坐定大宴畢引江華島所獲
李倧王妃子婦及羣臣妻子與行三跪九叩禮
命盡還李倧王妃子婦及羣臣家屬
賜李倧黑貂袍褂雕鞍馬匹
賜王妃及王子黑貂裘其大臣金瑬等各
賜貂裘李倧率衆謝

恩行禮畢
命李倧及其羣臣各與妻子相見皆相抱痛哭曰今日
幸蒙
皇上寬恩得予完聚稍緩數日我等皆爲灰燼矣
太宗命英固爾岱瑪福塔等送李倧妃及其第三子李
㴭並眷屬七十六人羣臣妻子眷屬百六十六
人入王城惟留長子㴭次子淏爲質
太宗于申刻還營

二月壬申自朝鮮班師
辛未朔以江華島所獲人口牲畜財帛分
賜諸將畢次日
太宗率諸王貝勒大臣自朝鮮班師李倧率其羣臣出
送王京十里外跪送
太宗下馬升座李倧率羣臣行禮畢
命坐于
御座左側

賜茶李倧仍退至左側遠坐
太宗諭之曰爾山城中人民家口已盡付還矣李倧起
謝畢
命英固爾岱瑪福塔送李倧還王京先是李倧被圍山
城時
諭以每年應行貢獻之禮并及所進方物數目是日李
倧奏曰小邦積弱以來所在懸磬
詔諭土貢或非地產或力有不逮必須量力稟承垂爲

定式伏乞

聖慈鑑小邦事大之誠恢

天朝薄來之度不勝幸甚

太宗覽奏遣范文程頒爾克圖傳

諭李倧曰爾被圍山城時已有成議至于爾國窮苦朕已知之丁丑戊寅兩年准免貢物己卯年秋季爲始照例入貢此後朕自有裁奪今非爾言時也

辛卯

車駕還

盛京

太宗自南漢山城班師曰

命睿親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率滿洲蒙古漢軍官兵以所俘獲在後行乙酉遣蘇爾德齎

敕諭睿親王多爾袞及左翼諸大臣又遣理藩院承政達雅齊齎

敕諭蒙古王貝勒等曰朕觀統兵諸將皆有僻心今朝鮮雖不軍行宜照常嚴加約束所有國王 上恐其脫逃須加意防守攜帶以行沿途經過之城邑村堡官民有迎送者均應禁止若城邑村堡之人有立于道傍與我軍俘獲之人接談款敘者亦當禁止勿令近前恐其引誘潛逃也至我兵經過有民人之城邑村堡須遴派官員兵丁護行俟後隊過畢一并齊集還京毋違朕命丁亥留守

盛京鄭親王濟爾哈朗駐守西邊牛莊武英郡王阿濟格駐防北邊閙海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因

太宗遣古巴齎

敕宣布捷音隨遣恩國泰阿布達禮奏言

皇上親統六師南討朝鮮德威遠布所向無敵中外臣庶懽忭無已隨遣英固爾岱偕恩國泰等還

盛京令諸王大臣于二十里外來迎

車駕所經朝鮮境內涑州安州寧邊泰州德州嘉山宣川龍川義州等處總兵副將遊擊各官咸率軍

民跪送道傍或獻牛隻米糧以供軍食
太宗嘉納之分給士卒
命將所假朝鮮義州馬匹三百悉行發還各給其本主
收領尋
諭義州官員曰方春和時不可廢棄農業現在大軍凱
旋可收集爾人民妻子暫令迴避止留丁男于路哨
探兼勤耕種如大軍至并種地人等亦令迴避令朕
先歸而漢人蒙古兵馬紛集恐軍士等執爾耕種之
人皆稱俘獲亦未可知可俟大軍過後依舊勤習農

務其宜示爾所屬百姓知之戊子
太宗還入邊界庚寅渡太子河鄭親王濟爾哈朗遣禮
部參政尼堪哈爾松阿工部參政星訥等于
盛京南二十里塔北石橋後除道設帷幄武英郡
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率貝子文武群臣及土
默特鄂爾多斯呼爾哈等部貢使頭目[illegible]
西土默特部[illegible]人鄂爾多
斯部頭目四人[illegible]馬匹蟒緞素緞等物本

月丁亥呼爾哈部[illegible]氏克[illegible]克勒氏[illegible]
勒氏頭目率八十人來朝貢貂狐皮張等物
出城二十里祇候辛卯卯刻
太宗入行幄陞御座武英郡王阿濟格捧賀表跪進內
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接表宣讀訖阿濟格率衆
行三跪九叩禮次土默特鄂爾多斯呼爾哈等
部貢使頭目行三跪九叩禮設大宴畢啟行至
盛京謁
堂子遂自懷遠門入未刻還宮

癸巳更代駐防噶海官兵並令各屯堡及時勸農
太宗諭鎮守噶海佟餘貝勒阿巴泰曰噶海四旗護軍
駐防日久爾可率之還京更遣兵往代其鎮守噶海
前鋒與鎮守關城前鋒合爲一隊去都爾弼一二十
里相其有水草處駐營爾自噶海還時可遣護軍將
領以前鋒兵數造册備查其應更代之前鋒俟休息
馬匹然後更代至現在鎮守噶海等官當令勸飭農
民勿因天寒致緩耕作有荒農務也又

諭戶部曰。昨歲春寒。耕種失時。以致穀貴。今歲雖復春寒。然農時不可違也。宜早勤播種而加耘治焉。夫耕耘及時。則稼無災傷。可望有秋。否則或被蟲災。或逢水潦。穀何由登乎。凡播種。必相其土之燥濕而布其利。該管屯堡各員。有不勤加董率。致廢農務者罪之。

是月。黑龍江地方額蘇里屯內鄂倫扎爾岡喬克納布魯達爾漢率九人至奏言。額蘇里屯東約計六日程。有從未通我國者三十九屯。今欲

來貢。不知進貢禮儀。特遣人來求我等同

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即備方物。隨使入貢。并錄其所貢貂狐等皮數目以

聞。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三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四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二年丁丑三月至十二月。

崇德二年三月甲辰。朝鮮國臣洪翼漢等伏誅。

先是朝鮮國王李倧旣上書乞降。

太宗諭令縛送首謀敗盟三四臣。當正國法以儆後人。

李倧奏言。首倡浮議之臺諫洪翼漢。當大軍到境時。用為平壤庶尹。督令即日前進。或為前軍所獲。或從間道赴任。俱未可知。今將阻和之宏

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送詣軍前。以俟處分。嗣復遣官解送洪翼漢至

盛京。至是斬洪翼漢尹集吳達濟於市。以正其倡議阻明敗盟搆兵之罪。

戊午。停蓋州城工。

蓋州守將李思忠奏言。臣奉

命管理蓋州。其城垣俱係舊築。現在土墻不堅者八十三丈。破裂者二十丈。未破裂而不堅者五十三

丈前據工部咨稱已撤調丁夫赴遼陽各城修築薊州城工可令滿漢蒙古餘丁自燒灰甎修砌查薊州地處邊陲軍士偵緝逃亡修浚溝濠巡守魚鹽二場夜復登城巡視防守靡寧餘丁僅堪耕種若令燒甎供役恐失農業臣等仰懇皇上恩准先將破裂處拆毀暫用土築並請寬限三年俟各城藏工再集丁夫造甎修砌庶城垣可以永固而耕種不致失時得

旨暫停今年工作餘照議修築

夏四月辛卯

諭羣臣貸粟貧民及時播種

太宗諭曰今歲告饑凡積粟之家宜與各牛彔內困乏者貴則取值借則取息如此有無相通則民氣自裕若私自埋藏以致朽爛非我國之人也至貧民無力耕種坐使土地荒蕪食何由賴該管章京宜時加體察令有力者助之

丁酉添設八旗議政大臣

太宗命貝子尼堪洛託博洛等與議國政每旗各設議政大臣三員以鞏阿岱圖賴錫翰（貝勒巴雅喇之子鞏阿岱之弟）譚布巴哈阿喇善阿爾海達哈塔勞薩布賽篤退巴布賴漢岱阿爾津升武拜雅賴揚善鄂羅塞臣哈寧阿英固爾岱郎球額駙多爾濟薩木什喀超哈爾錫翰（[illegible]之孫）沙爾琥達德爾德赫等充之（先是大臣[illegible]貝勒八大臣又有佐管十六大臣及調遣十六大臣至是並罷設八旗議政大臣各員）是日

御翔鳳樓集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管旗大臣都察院承政及新設議政大臣

諭之曰向來議政大臣或出征或在家有事諮商人員甚少倘遇各處差遣則朕之左右及王貝勒之前竟無議事之人矣議政雖云乏人而朕不欲輕令干預者以卑微之人參議國家大政勢必隨事唯諾取悅其主其貽誤國計民生者不小國家安用此諂諛之

革爲也。今特加選擇。以爾等爲賢。置於議政之列。爾等殫心爲國。匡輔其上。當以民生休戚爲念。務使困窮之人。有懷得以上達。新附之人。撫養勿致失所。朕時切軫念者。惟有此耳。爾等凡有應奏之事。不可越職遽奏。如某事應施行。某事應入告。當先與管旗大臣公議。然後奏聞。彼無知之輩。往往以進言者謂之讒人。夫善則曰善。惡則曰惡。何所忌諱而不言。若植黨營私。傾害善人。指以爲惡。乃所謂讒者。則明知其

人之惡而不以告。是欺其主也。聖經云。欲齊其家。先修其身。修身齊家而後國治。爾等若謹好惡之施。審接物之道。御下以義。交友以信。如此則身修矣。孝其親。敬其長。恩惠及其子孫親戚。如此則家齊矣。身修家齊而國有不治者乎。太公曰。閒居靜處而誹時俗。非吾民也。朕觀蒙古察哈爾林丹汗不道。至於亡國。未聞其臣有直言其主所行不道者。嗣後朕或有失德。爾等即當面諍。試思以諫諍之故而斥責者爲誰。

降革者爲誰。亦何憚而不爲。備諫而不聽。則非爾等之咎也。若既不能諫。而徒退咎其主上之失。議其國事之非。豈人臣靖共之誼乎。或更有將各旗妄分彼此。知本旗有悖亂之人。隱匿不言。及他人言之。反加庇護者。尤朕心所深惡也。八旗皆朝廷之人。但懾服姦宄。撫恤困窮。使各安統轄。又何彼此之可分耶。嗣今有將新分之呼爾哈瓦爾喀人。使之逃亡凍餓。致牛彔缺額者。朕即以不能養育之王貝勒下食口糧

人丁。補足其數。王貝勒等聚財積穀。牧養牲畜。豈僅爲一身圖富足。要皆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果賢。縱無所遺。彼寧不能自立。子孫若不肖。雖有所遺。豈能常守。徒長驕矜。且爲他人積聚耳。夫積穀所以備荒而養窮民也。財帛牲畜所以爲國而賞有功之人也。不可吝亦不可過吝。朕所以令爾等撫養窮民及新附之人者。蓋古人所云。賞一人則勸者衆。罰一人則懼者衆。國家掌

天眷佑諸國俱已削平。獨明國尚在。賞罰頗可不明乎。

又

諭諸王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變易祖宗衣冠儀度。循漢人之俗。服漢人衣冠。盡忘本國言語。迨至世宗。始復舊制。凡言語衣服及騎射之事。時諭子孫勤加服習。如王孫原王。(即章宗)判大興府。遇漢人訟事。以漢語訊之。有女直人訟事。則以女直語訊之。世宗以其未忘女直之言。甚爲嘉許。此本國衣冠言語之不

可輕變也。我國家以勤習騎射爲業。今若不時親弓矢。惟耽逸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疏曠。武備何由而得飭乎。爾等訓練士卒。勤習武事。凡出師行獵。許服便服。餘俱遵照國初定制。仍服朝服。朕所以諄諄訓諭者。非爲一時計也。正欲爾等識之於心。轉相告誡。使世世子孫。遵守毋變棄

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爾等宜各陳所見。睿親王多爾袞等皆跪奏曰。

皇上諄切誡諭。臣等更復何言。惟銘刻在心。竭力奉行而已。

閏四月癸卯。宴朝鮮國王子李溰李淏。

先是四月己卯。睿親王多爾袞攜朝鮮國王二子及其大臣至渾河岸。

太宗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戶部承政英俄爾岱刑部承政郎球及諸大臣率每旗侍衛十員。出城十里許迎之。設宴宴之。至是。

太宗御崇政殿。諸王貝勒文武羣臣。左右排列。

召李溰李淏入殿內賜宴

命坐於右側。安平貝勒杜度之下。有蒙古貢獸名齊赫特。其形似驢。有野駝。其形似駝。併黑狐皮。俱令觀之。

命通事傳諭曰。此獸乃黃河外夏國所產。或千百成羣。此黑狐皮。乃東海使犬部所產。每年來貢。因遠方罕見之物。故令爾等觀之。李淏奏曰。此等異獸。但於

史冊間之今始得目睹、
皇上聖德如天薄海內外珍奇之物。何所不集。臣等以
微賤之軀。荷蒙
恩禮優隆並得
賜觀異物。何幸如之宴畢。李淫等率陪臣謝
恩而退。
壬子。武英郡王阿濟格自皮島凱旋。
先是征朝鮮師還日

太宗命貝子碩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
王尚可喜率每牛彔甲士四人。及三王下全軍。
昇紅衣礮十六位。并朝鮮戰船五十往取明皮
島。復遣前鋒將領蘇爾德傳
諭睿親王多爾袞等曰管旗大臣葉臣阿山令其往助
貝子碩託與漢軍大臣石廷柱及孔有德等會集一
處。定議往攻皮島日期。及我國戰船與朝鮮戰船。約
會何處。從何處乘船。於何月日進攻。又朝鮮戰船果

是派往之數否。兵若干。領兵者何官。查核明確。令蘇
爾德來奏。至其島若易攻則攻之。否則奏明。候朕諭
到攻之。我軍船首須用遮牌。前攻江華島之船曾帶
來否。其船式可用。即依式製造。三月丁未。復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兵千人往助征皮島軍。四月辛
巳。武英郡王阿濟格奏報攻克皮島疏云。臣等
仰仗
皇上天威。遵奉

指授方畧。於四月初八日。遣八旗甲喇章京領護軍以
大臣薩木什喀督之。稍遣步軍章京領步兵以
大臣阿山葉臣督之。乘我國所造小船。攻皮島
西北隅。八旗騎軍章京領騎兵。四邊城章京領
全軍四百人。及漢軍孔有德等兵。朝鮮兵。各乘
巨艦。令兵部承政車爾格統領前進。並令領漢
軍大臣石廷柱。戶部承政瑪福塔。從皮島北隅
督戰。將乘小船兵先進。遂克其島。斬其守島總

兵沈世奎遁五日復奏報擊敗明兵一萬七千有奇斬殺甚衆幷籍所獲水手三百五十六名婦女幼稚三千一百十六口駝馬牛驢等六百四十有奇大船七十隻紅衣西洋礮共十位及蟒素緞銀兩布疋器皿等細數以

聞是月己亥朔武英郡王阿濟格又遣內秘書院學士卢巴奏言在皮島得米六百一十六石大小礮六十七位謹

命將所獲米糧即令朝鮮船隻運至義州派每牛彔下殷實之家有朝鮮馬贏者各出六頭運送

東京賑饑至是

太宗以武英郡王阿濟格與貝子碩託等自皮島率師

還

命睿親王多爾袞饒餘貝勒阿巴泰率諸大臣出城十里許迎於渾河岸次日癸丑

太宗御崇政殿武英郡王阿濟格率凱旋貝子大臣捧

表跪進宣

諭畢行三跪九叩禮阿濟格碩託扎喀納阿山葉臣薩木什喀等以次進見再行一叩禮抱

上膝見復行三叩禮而退

六月辛丑敘錫特庫等追剿喀木尼堪部逃人葉雷功

先是天聰十年

太宗命阿賴達爾漢率外藩蒙古諸貝勒兵往追茂明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堪地方招服葉

雷舍爾特庫巴古奈土古奈等及其從役家口來獻俱

賜冠服紫貂等物有差葉雷等旋往盜科爾沁部占巴拉（天聰八年秋七月與其弟棄爾圖楞率兵來朝）部下馬八百匹及棄爾王（即洪果爾）部下馬四十五匹而逃是時棄圖王及伊勒都齊貝勒（即棟果爾）伊爾登（即布木巴）哈坦巴圖魯（即圖穆二人皆郭爾羅斯部長）等所屬有四五家散處及出

外採捕約五十人皆被殺來圖王部下十七人追及之逃人還擊殺二人又奪馬十七匹而去經

興京守將逞什塔奏

聞

命甲喇章京錫特庫執信牌往寧古塔會同守將武巴海率寧古塔兵追之又遣正黃旗牛彔章京鳴爾賽執信牌率扎勒察兵沿烏拉地方追緝又

遣蒙古衙門撥什庫博羅執信牌往科爾沁部令土謝圖親王巴達哩卓哩克圖親王武克善發兵躡追兼令防失牲畜錫特庫率二十二人躡逃人蹤跡自多爾博庫地方行至烏拉駐防邊城武巴海率四十五人來會時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下鄂爾多木卓哩克圖親王下託和泰奉

命率兵二百往尼喀善城駐防聞信仰偕中十四十人

往追古巴拉之弟塞爾固楞貝勒亦率所部兵橫截追之鄂爾多木追至博木博果爾地行月餘會遇武巴海錫特庫同行途次見天鵝三鄂爾多木射中其一帶箭而飛逐取忽不見乃見逃人營中遺火遂星夜馳往至溫多地方圍之諭降不從因攻殺九十四人生擒八十七人獲馬五十六匹問葉雷安在答云葉雷殺鹿爲食攜妻子遁去矣錫特庫武巴海帥率兵前進葉

雷聞知乃殺其妻子遁入山中我兵追至與葉雷縱矢交射忽有白狐躍起觸葉雷弓而馳因射殺葉雷特葉雷兄弟率四十人攜妻子欲歸我國途遇葉雷留之亦被殺五月癸未奏

聞錫特庫等凡七閱月始還

太宗命曾旗大臣出城五里迎宴之至是敘遠追逃人功擢武巴海錫特庫鳴爾賽世職加

賜衣服馬匹奴僕莊田

賜鄂爾多木號烏巴克圖庫爾克達爾漢子孫世襲其

隨征士卒並

賞銀兩衣服有差。

甲寅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

太宗諭曰昔太公云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則與天地同光。朕承

皇考創業垂統嗣位以來統一蒙古收服朝鮮自今以後宜思所以宣布法紀修明典常當國運茂隆之時若不立綱陳紀次第振興後人將何所法守昔觀前代勤修國政法制精詳者其祚必永怠棄國政苟且偷安者其勢必危蓋治國之道如築室然基址堅而庀材固世世子孫可以久居其或旦夕成功不久即壞此必然之勢也。國家若果勤修政事何由致敗否則傾危立至矣。嗣後爾等皆宜殫竭忠誠勗勤左右朕惟欲整飭庶務使子孫永守勿替耳。

丙辰以平朝鮮功祭告

太廟

先二日

太宗夜夢至

興京見

太祖乘飛騎行禮親王代善追挽

太祖之騎不及

太宗遂至明國宮中明皇帝於秘內出一絲縧總上飾以珊瑚意欲相授。

太宗默思明主欲贈珍寶何所不有受此奚爲轉顧其人又非明皇帝乃金代神像其人出書一冊曰是爾先代金國史書

太宗受而讀之文字不能盡辨欲持以示文臣夢忽覺。

次日清晨
召諸王貝勒及內院諸臣語之。諸臣奏曰。先是
皇上夢入朝鮮王宮內。將朝鮮王舉之而起。未幾果臣
服朝鮮。今將告捷於
太廟。故夢見
太祖。至入明宮見明主。及金人授以金史。是
天意將以明國圖籍授
皇上也。至是以朝鮮既平。又乘勝克皮島。

親詣
太廟行祭告禮。並遣官祭告
福陵。
甲子。
賜恭順王孔有德等銀幣。仍
誠諭之。
以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
喜協同武英郡王阿濟格攻克皮島。各
賜銀六百兩及彩緞蟒衣布疋等物。並查明部下陣亡
各官。
賜卹其家
太宗諭有德等曰。朝廷用人。以高爵厚祿使之安富尊
榮者。欲其襄贊治理。有稗國家也。朕於爾三王。既以
殊恩拔擢。情同子弟。封以王爵。寵眷有加。爾等宜感
恩圖報。恪守典常。乃不思竭忠盡誠。輔助國政。反縱
所屬將士。悖違法度。恣意妄行。朕甚不悅。爾等有統
率之任。知他人有違法者。尚應責之。乃身先作慝。朕

復何賴焉。古語云。爭小利者不受大益。爾等何不勉
圖大益。而顧貪小利也。嗣後務整肅戎行。以佐成大
業。實嘉賴之。尋有智順王尚可喜家人於刑部首告
其主云。皮島之役。王私匿其所得金帛人口牲
畜。
太宗曰。諸物豈王自得。必散於衆兵耳。彼新人不知故
來首告。此案刑部不必審訊。以原告發還智順王。

秋七月己巳敘平定皮島功

先是兵部奏言征明皮島時陣亡四十人骸骨莫能辨識今就所收者合葬於通遠堡

太宗命禮部參政阿爾賽賚楮帛羊酒爲文以祭之至是敘功擢蔡𤑘準塔薩木什喀阿山葉臣麻克圖鍾金多爾津等世職有差並贈陣亡姊圖世職以其弟畢禮克圖襲瑚什世職以其子瑚雅襲

辛未遣武拜等往歸化城

先是遣丹岱等往土默特貿易嗣又

命阿爾津爲帥偕鄂漠克圖諾拜錫台柱喀爾喀尼堪翁阿岱彰屯等率商人百餘及八家官員攜貨往歸化城貿易至是遣前鋒將領武拜努山瑚密色鄂碩沙爾琥達蘇爾德阿爾布尼喀扎海率護軍校八員護軍百名往歸化城

諭之曰爾等此去可於特穆圖地方駐劄前丹岱等往土默特貿易如其未至特穆圖地方爾等與之相遇可即率察哈爾圖地方探視若不相遇且於特穆圖地方屯駐俟丹岱等及後去之阿爾津等事畢乃還倘伊等未能即還則與之約定歸期不必相候如十日內可還則候之同歸恐明人中路要截宜加意備禦也後武拜等於八月庚申出張家口與丹岱等合遇明哨卒十六人斬十五人生擒一人獲馬十九匹而還

乙未分立漢軍二旗

辛巳

太宗諭諸漢官曰朕將爾等與舊臣一體撫育或更優於舊臣今舊臣中有如爾等之獲免徭役者乎若以功論諸舊臣隨朕各處征伐身經百戰攻城則克遇敵則勝用能大造我國家以有今日也爾漢官有乘時歸命者有窮蹙投誠者有陣獲恩養者在爾等何嘗披堅執銳親冒矢石效死力戰乎昔年爾諸臣中

有與明國暗通潛謀叛亡者事泄被誅骨肉離散又諸臣管轄爾等強取財物苦無容身之地自朕嗣位以來爾等有先與明交通者朕原其罪而赦之其無故誅求者復行禁止另立旗分予以耕田爾等於塗炭之中愛養有加朕之待爾等可謂至矣乃不思訓練士卒効力疆場見滿洲官兵之致死力戰者視同陌路毫無與己事者爾等平日以空言欺飾謂勿虐小民勿侵降國勿劫貨財爲國家分憂効力當行

仁講義以此陳奏者頗多及行師時反身先倡率徇縱士卒擄奪財物則爾等之空言欺飾朕已洞燭之矣前牛彔章京張成德曾獲敵船二隻俘三十八人爾等即不能奮勇戰爭但能如張成德之俘獲猶爲有益若此時不自省悟力圖報効國家安用此虛縻富貴之人哉至是分漢軍爲兩旗以石廷柱爲左翼管旗大臣馬光遠爲右翼管旗大臣照滿洲例編壯丁爲牛彔

八月癸丑

御演武場觀外藩使臣較射

是日辰刻

太宗率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出懷遠門至演武場

御黃幄外藩貢使朝賀畢

命喀爾喀瑪哈撒嘛諦車臣汗下使臣土謝圖汗下使臣俱於本月來貢駝馬等物較射次選每旗善射者各十人分爲左右兩翼命之角勝負者罰牛羊諸王

貝勒貝子等親率較射三次右翼中多得牛二羊二十又令左右各出力士角觝右翼負還所得左翼牛一羊二於是命諸王貝勒等之射勝者俱就宴并宴外藩朝貢使臣

九月己巳禁止蒙古部人訐告強奪

前遣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蒙古衙門承政塞稜尼堪等往科爾沁巴林扎嚕特喀喇沁土默特阿嚕諸部會集諸王貝勒等

頒布赦詔清理刑獄。
太宗以勅書諭阿什達爾漢曰朕聞扎嚕特部內齊等
唐宮所兼管之塞稜綽博惠等縱部下人潛行偷竊
塞稜綽博惠之有一二牲畜者。逃而取之彼等既屬
同居又相統轄其有無財貨彼此悉知若皆彼誣訐
強奪所有入爾何以爲生且令彼兼管者本欲其愛
養之而反虐使之乎若果如此擾害若甚之牲畜既
盡朕必將取盜入者之牲畜與之前曾以此誡諭內

齊等棄盟越邊復譏其等於兄弟。朕向不之信也爾
等可留其爾特數目詳審從前侵奪取牲畜之大
如實則追否則即以所罰牲畜。給還本主並嚴切申
禁爾後毋得少有侵害。爾等此行。以此爲第一要務
其詳慎識之。
丙戌
諭給各牛彔下煢獨者妻室
太宗諭親王郡王貝勒管旗大臣等曰朕聞駐防開城
博爾惠牛彔下有兄弟二人皆無妻室。現在各處俘
獲婦女甚多如此煢獨可矜之人該管大臣章京等
不以奏聞朕何由知嗣後務查明各牛彔下無妻室
者給以妻室善加撫養國家蒙
天眷佑歸附者衆若不能撫卹困窮其何以勸來者可
將朕意徧諭各官。
冬十月丙午。厄魯特部遣使入貢
厄魯特部顧實車臣綽爾濟遣其頭目庫魯克

來貢馬匹白狐皮獺猞猁猻氈等物顧實車臣
綽爾濟初未入貢聞
太宗德威遠播於丙子年遣使因路遠至是始至。是日。
黑龍江巴爾達齊率五十七人朝貢又精格里
河理春屯內瑟宥布祿初未入貢至是亦來朝
貢貂皮俱令禮部迎宴之
賜瑟宥布祿及其從人蟒緞朝衣冠帶裘鞾弓矢鞍轡
等物有差

庚申。封李倧仍為朝鮮國王。

朝鮮義州總兵林慶業領兵隨征皮島有功。至
盛京朝
見宴之將遣還。內院諸臣撰擬
宣諭朝鮮敕書進呈。
太宗覽畢曰。爾等撰文當順理措詞。毋得過為誇大。朕素不樂聞誇大之言。彼明國之主自比於天。輕視他人。驕身無德義。徒自矜張。甚無謂也。嗣後撰擬切宜詳慎。毋蹈浮誇。於五月丁亥。命林慶業賫
敕諭及銀幣馬匹。歸
賜國王李倧。至是復
命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福塔。率從官通事賫玉鈕金印誥命并黑狐褂一領。製帽黑狐皮一張。貂皮百張。鍍金雕鞍良馬一匹。往
賜李倧仍為朝鮮國王。

十二月癸亥。征瓦爾喀諸將奏捷。

先是正月癸亥。
太宗於朝鮮軍營遣外藩科爾沁扎嚕特敖漢柰曼諸部兵出朝鮮咸鏡道往征瓦爾喀。
命蒙古衙門承政尼堪甲喇章京吉思哈牛彔章京葉克舒。率每旗甲士十人。導之以行。道出會寧。擊敗朝鮮平壤巡撫兵二千人。餘兵悉降。五月十九日至烏拉地方。遣還蒙古十六旗兵。七月己巳。復
命喀凱塔克珠來虎舒書翁愛尼喀禮克布圖揮山恩古里雅蘇喇巴巴爾喀遜綏赫德珠瑪喇韓貝塔哈布海塞蒙格哈什屯雅布喀棟果爾滿都祜古楚喀音達禮等率兵一千二百。分為四路。往征瓦爾喀兩黃旗一路。率阿庫里尼滿地壯丁一百名。穆稜地壯丁四十名。烏爾固宸地甯濟蘭牛彔下喀克篤哩兄弟等壯丁三十名。共一百七十名。以圖必善分達哩瑪哈達為嚮導

兩紅旗一路。率綏芬壯丁七十名、雅蘭壯丁四十名、瑚葉壯丁二十名、烏爾吉壯丁七十名、共二百名、以圖球恰塔齊什訥爲嚮導。兩藍旗一路、率額赫庫倫壯丁六十名、額勒以東雅木克勒以西壯丁五十名、共一百十名。以愛翰多爾周濟果濟布楚爲嚮導。兩白旗一路、率諾羅阿蘭壯丁三百名、以雅爾布佛得密封濟達蘇布特赫爲嚮導。至是諸將遣六人奏捷、言兩黃旗舒書克珠率甲士六十人入烏爾固辰、獲寨約愛塔哈佛珠武克尉額塔克圖男子二十名、家口八十、馬七十有三。兩紅旗恩古里克布圖率甲士六十人入綏芬、獲剛球畢爾哈木巴爾珠男子二十八人、家口六十五。兩白旗哈什屯、滿都祜於所入汎地、獲吉木善伊訥肯索畢伯得根哈里瑚阿爾珠克木訥畢爾珠男子一百三十人、家口三百二十、馬八十有三、並獲貂

狐猞猁猻水獺等皮張甚多。於次年四月師還

賜新獲瓦爾喀男婦幼稚等衣服居室器用牲畜等物

拜

賞喀凱等從征兵丁銀兩有差。

戊午、丹岱等擊敗明兵于清河。

武英郡王阿濟格於牛莊遣丹岱、薩蘇喀、譚拜、拜賽率護軍四十人、騎兵四十人、往白土場捉生、遇明兵七百於清河、突入擊敗之、獲馬二十有盔蘇。是月赫葉氏十人及托科羅氏默爾哲勒氏巴雅喇氏三姓遣二十二人貢貂皮等物、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四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五

太宗文皇帝（崇德三年戊寅正月至七月）

崇德三年春正月甲午。

世祖章皇帝生。

世祖章皇帝。

太宗第九子也。

母

孝莊文皇后。時為

永福宮莊妃。娠十有一月。

二月丁酉。

親征喀爾喀。

先是正月庚辰駐守歸化城土默特左翼部長古祿格遣扎幹等三人奏言。臣等偵知歸化城北有喀爾喀部扎薩克圖汗（巴延達爾長子賚瑚爾）。率兵及家口周圍駐營。似欲侵犯我城。乞速發大兵以備之。

太宗御篤恭殿。

諭諸王大臣曰。喀爾喀侵犯歸化城。爾等其令軍士早夜秣馬。豫備糗糧。朕將親統大軍討之。二月丁酉

太宗率豫親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岳託貝子大臣及護軍等於午刻出撫近門。

謁

堂子啟行。

命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安平

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留守。是日。

車駕出沙嶺。傳遞駐營。己亥。遣拜賽偕十六人往探扎薩克圖汗踪跡。丁未。駐軍喀勒占。外藩科爾沁部長土謝圖親王巴達禮扎薩克圖郡王布達齊卓禮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哩喇嘛什希穆齋占巴拉塞爾固楞等扎賚特部長達爾漢和碩齊蒙袞等柰曼部長達爾漢郡王袞楚克等敖漢部長額駙班第等扎嚕特

部長內齊尚嘉布（內齊子）、桑噶爾寨古爾扎木素桑噶爾（色本子）、巴雅爾圖青巴圖魯（卯瑪尼）、茂奇塔特（瑪尼子）、額騰多爾濟等，阿嚕科爾沁部長穆彰、達賚、海色、固嚕等，四子部長達爾漢卓哩克圖、鄂木布伊爾扎木、索諾木等，茂明安部長巴特瑪瑚技等，巴林部長滿珠什哩、阿玉什等，翁牛特部長達爾漢岱青、薩揚、達拉海、巴木布、班第、喀爾瑪（即喀喇車哩克部長）等，各率所部兵來會，獻駝馬。俱卻之。遂行至錫喇穆掄、喀喇穆掄兩河交界處駐營。戊申。大軍至哈納哈達。壬子。過興安嶺，行獵。是日。駐營達勒諾爾東。癸丑。拜賚自歸化城還，奏言喀爾喀扎薩克圖汗聞大軍將至，已於正月二十日倉皇遁去。

太宗疑其或遯好水草處藏匿。復遣莽奈都爾率八人往探。於是行獵至達勒諾爾西。壬戌。遣前鋒將領勞薩、梅勒章京錫特庫等，自多原賚

書諭明宣府各官曰：壬申之夏。朕率大軍往征察哈爾。察哈爾汗聞風遠遁。歸化城及各寨部衆咸歸於朕。彼時曾謂宣府執事人等曰：爾宣大之人無怨於朕。惟遼東邊吏欺詐特甚，朕故征之。今爾等與朕修好互市，凡歲幣之與察哈爾者，應悉與我。爾云：察哈爾汗雖遁，其身尚在。倘復來索歲幣奈何。故雖與而不盡如例，但與我講和通市。因對天地盟誓，大軍遂不入境而還。嗣後朕踐此盟言。靜俟載兩次遣人致書，爾竟背盟，未答一辭。朕是以有甲戌之役。今天下蒙古入我版圖，朝鮮為我藩服。察哈爾汗畏威遠竄，身死國亡，妻子臣民我悉綏定。曩時推諉之辭，謂察哈爾汗尚在也。今更將何辭以對乎。彼北邊蒙古喀爾喀者，非與爾有盟誓之好也，乃與之歲幣開市。而結盟之國，反不與歲幣開市者，何哉。朕今親統大軍，駐布顏阿海遊牧之地以待。爾如能悔過，無棄盟言，則不入爾宣大之地，止征遼東矣

逆則征伐。和則貿易。古亦有之。爾若不審
天時而逆朕命。朕當令朝鮮蒙古諸大軍。分路縱畧。廢
爾農時。恐後悔無及也。朕以實告爾。爾其速悔而裁
答焉。並面
諭勞薩等曰。爾等若遇喀爾喀部人。衆多力不能勝。即
還報。能勝則取之。拒者殺之。三月甲子朔。自多原至
博碩堆。遣牛彔章京法譚等賚
敕諭留守諸王曰。喀爾喀爲漢人所恐云。大清兵已至

矣。彼雖驚懼。未敢犯我歸化城。亦並未與漢人交市。
於正月三十日。倉皇而去。但恐彼去未遠。已遣人往
探。若果未遠。朕必前往。其糧米須待此處人到輸運。
不然朕亦竟從此班師。行糧已足。不必更運矣。越二
日丙寅。知扎薩克圖汗果率兵遠遁。於是
命王貝勒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各出銀赴歸化城貿易。
尋遣大學士剛林齎信符赴
盛京。令速發駐防前鋒兵以迎之。甲戌。駐軍宜喜

里勞薩等還。奏路遇蒙古頑雷使者往明國交
易。獲其馬百四十。駝四十。其蒙古四十人。給以
羊隻爲行糧遣之去。獲二漢人還。
太宗曰。何爲輕釋蒙古耶。復令勞薩等率每旗章京一
員。甲士十五人。於夜分往追之。以所獲駝馬
賜一等公以下。牛彔章京以上各官。復法司議勞薩等
違
命縱敵之罪。得

旨從寬罰懲。
辛酉。宴新附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等。
烏珠穆沁部車臣濟農。即多爾濟。聞
太宗惠養國人。恩意周至。率奇塔特台吉偉徵塔布囊
穆諸木塔布囊博倫塔布囊達拉海納穆璭津
等三十人舉部來附。
賜宴清寧宮。事在崇德二年十一月。至是
車駕至多原。車臣濟農等率其長子塞稜次子桑阿爾

齊二子垂僧格四子德音楚克及同部噶喇木
扎布蘇格岱青錫達爾諾木都斯噶爾和多和
沁伊勒扎爾山津武克綽木伊勒都斯德勒格
爾塔布囊奕桑班第岱阿哈土謝圖等來會師。
進獻駝馬甲冑等物。令車臣濟農朝見設黃幄。
列儀仗王貝勒以下羣臣依次立帳外。
太宗於巳刻出行幄率車臣濟農等拜
天畢。

御黃幄車臣濟農率其所部貝勒及臣屬朝見其筵宴
進
上。同來會師之阿巴噶部噶喇木扎布蘇尼特部武善
伊勒登寨桑達爾瑪等浩齊特部博羅特推壠
阿納特塔布囊達雅固什等亦於是日朝見各
獻駝馬鞍轡均酌納之。
賜大宴。
命較射角觝。

賜甲冑雕鞍弓矢銀幣有差。尋遣還。
夏四月甲午朔。征卦勒察諸將奏捷。
先是
太宗率諸王貝勒等西獵於大草灘卓索圖爾格尼等
處。事在崇德二年十二月。
命葉克舒爲右翼大臣星訥爲左翼大臣。與其下阿爾
尼蘇葉訥瑪喇希喀木齊哈喀爾喀瑪鄂諾克
圖薩哈納穆成額吳塞阿林巴雅爾圖塞赫哈
喇勒岱訥爾特穆圖希爾等率兵六百往征卦

勒察葉克舒星訥等師至薩哈勒察俘獲男子
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馬一百五
十六匹牛一百有四頭至是。
盛京留守諸王遣兵部啟心郎占巴等齎疏以
聞。遣禮部承政滿達爾漢阿賴祝世昌姜新等迎
宴之。尋以所獲薩哈勒察等衣服。
賜兩翼大臣并

賞從征將士銀兩有差。

庚子。改都爾弼城為屏城。

先是崇德二年八月。

太宗以將築都爾弼城。

命睿親王多爾袞相度基址。饒餘貝勒阿巴泰率八旗

每甲喇章京一員。每牛彔甲士二十二人。夫役

十人。前往興工。又遣甲喇章京伊爾德。索爾特

敦拜錫翰等率護軍四百人。防衛築城夫役。本

年二月。

命留守王貝勒等。監築都爾弼城及遼陽城。三月。

太宗於博碩堆行營。遣牛彔章京法譚等。齎

敕諭留守諸王等曰。朕曾有旨。命仿都爾弼城規模。築

遼陽城。今觀都爾弼城甚小。大軍出征之後。遼陽乃

駐防重地。士馬繁多。何以能容。若城基未築。可每面

再廣十丈。朕籌畫再三。故有是命。至是。次鄂約博濟。

令每三丁出夫一名。協濟築城夫役竣工。改名

為屏城。

賜門額曰安邊門。廣邊門。

乙巳。

車駕還

盛京。

太宗於三月庚辰。自登努蘇特班師。大軍次克依勒之

次日。

賜外藩科爾沁奈曼敖漢扎嚕特四子翁牛特巴林茂

明安等部諸王貝勒等貂裘鞍馬衣服等物。並

賜宴遣歸。以翁牛特部達爾漢岱青下塞內琿津。正黃

旗阿爾哈車臣每遇會議聽斷。勤勞平允。

特賜車臣號扎爾固齊。

賜塞內琿津豹裘緞布。辛卯。度興安嶺至溫泉。壬辰。至

烏蘭哈達。癸巳。至錫爾哈。夏四月乙未。至遼河。

己亥。至察木哈。越二日。戶部承政英固爾岱瑪

福塔攜

御用馬匹來迎。並奏言。臣等往鳳凰城等處開擴邊境
自鳳凰城至鹻場。自鹻場至鳳凰城。較舊界各
擴出五十里。此二百里所需釘樁繩索。恐鳳凰
城應用不敷。令沿邊四城協力均濟。又自蓋州
至熊岳。耀州。較舊界擴出四十八里。其釘樁繩
索。令四城均辦。壬寅。
太宗至遼河。
閱視新城垣。乙巳。至

盛京。自外攘門入還宮。
丁未。定戶部年終考核例
先是。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張存仁等疏劾戶部
承政韓大勳侵盜庫中金銀貂賀擬辟。
太宗命革職。貰其死。至是。祖可法張存仁等再疏請誅
韓大勳。又疏言。戶部職司錢穀。其任匪輕。現無
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冊檔。年終又無考核
之例。則收放既無定額。同官又無責成。此韓大
勳竊之已熟。所以敢於侵盜也。請嗣後
敕戶部速立四柱清冊。於年終核實稽察。以杜弊端。則
官吏可以肅清。而倉庫無由侵蝕矣。又劾吏部
刑部復用贓吏陳七。違
旨壞法。
太宗皆嘉納之
五月癸酉。修治道路
太宗命睿親王多爾袞饒餘貝勒阿巴泰等董理修治

道路之役。自
盛京至遼河大路。兩傍濬壕。中間增土高三尺。廣
十丈。令八家及八旗每牛彔甲兵六十及恭順
王孔有德等屬下甲兵皆赴工。給羊六百餉之。
六月庚申。設理藩院
更定蒙古衙門爲理藩院。專治蒙古諸部事。是
日授土默特部章京古祿格等二十二人世職
各按品級分別授之。尋鑄給理藩院印信

秋七月壬戌朔。

諭誡諸王大臣遵行定制。

太宗命內宏文院大學士希福內國史院大學士剛林等傳

諭諸王大臣曰。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主額駙名號等級。均有定制。今竟不遵行。違棄成憲。皆由禮部不嚴加稽察。以致苟且陵替。如制度有不可行。於創行之初。即當奏請改正。乃方創制時。皆稱曰是。及裁酌

已定。又蔑棄之。此何心也。昔金太祖太宗。兄弟一心。克成大業。今朕創業伊始。爾等不能同心體國。恪守典常。朕復何賴焉。諸王等奏曰。欽承

聖諭。罪在臣等。若臣等躬行正道。誰敢有不奉行者。嗣後當各修其身。勉力遵行。若仍怙惡不悛。自當罪及其身矣。

丁卯。

諭遣喀爾喀扎薩克圖汗使臣。

喀爾喀部扎薩克圖汗下使臣達爾漢囊蘇喇嘛等。於三月庚午來朝。進獻駝馬䌷緞等物。至是遣還。

太宗諭之曰。朕以兵討有罪。以德撫無罪。惟行正義。故

上天垂佑。將蒙古諸部。悉以畀朕。今蒙古主察哈爾汗之子。現在朕加意撫養。爾喀爾喀部。當念爾主既在我國。即應歸順。以安其生。反興兵搆怨。來侵我歸化城。甚非爾分所當為也。朕欲平定區宇。理應加兵於

爾爾亦當以加兵是懼。想爾以為奔往征討所不到之處。便可偷安旦夕。但爾所能至。我師豈有不能至者乎。昔金遼元三國之主。西伐獨訥特珂克。東抵朝鮮。北及黑龍江。南至於海。朕今日正與相等。爾知罪而來則已。否則必不爾宥。又

諭曰。我國行事。悉循大義。雖興師征討。從不加戮使臣。頃所言者。爾主之咎。於爾何尤。

命賜之食。囊蘇喇嘛不勝怵惕。默無一語。回奏良久曰。

仰示

聖諭。當往導吾主愚蒙爾。

壬申。

召見新附總兵官沈志祥。先是二年九月

太宗命內宏文院學士瑚球、禮部參政蔡永年等往石城島對岸

予書明守將沈志祥曰。朕聞將軍脫皮島之難。復集潰卒。殺明國黃監軍白副將。奪陳洪範兵。朕意將軍必率衆來歸。專待久矣。乃仍猶豫未決耶。今將軍欲歸明國。則明國皇帝屢有旨命救朝鮮。而將軍違命不救。又擅殺監軍。及奪陳洪範兵。此罪決不爾赦。若不速來歸附。朕既蕩平皮島。豈容爾久據石城。朕救朝鮮。收集各處兵船。與我軍合力進取。事在旦夕。彼時歸朕無功。歸明無路。悔之晚矣。幾何以此意招沈世魁。世魁不從。今安在哉。沈世魁遼東人。明總兵官。志祥從父也。[illegible]皮島。世魁死。志祥遂收潰衆至石城島。求世魁敕印不得。乃自稱總兵官。朕言非誑。爲爾等開導。爾將軍其熟思之。本年二月。志祥遣部將吳朝佐金光裕賫疏至

盛京。投誠。旋率領副將八員。參將八員。遊擊十六員。都司二十員。守備三十員。千總四十員。兵丁及家屬四千餘人。自石城島起行。至黃古島候旨。

太宗遣內宏文院學士瑚球、戶部承政瑪福塔等勞之於安山城。

命重加撫慰。設大宴宴之。鐵嶺撫順二處任其自擇居住。志祥聞

命欣感。奏言願駐撫順。遂發車騎。俾移衆安輯。其官屬兵民。俱給以房屋及一切器物。尋以其兵民等屢有逃亡。復遣內國史院學士羅碩等傳

諭志祥及其部衆曰。方爾等來歸時。朕駐軍在外。是以未及加恩爾等。何乃遽懷二志。現在各邊防兵哨卒。

周圍駐守去將安之倘被擒戮朕心殊爲不忍自今
以後勿再逃亡朕當加意愛養爾等也志祥奏曰
主上厚恩諄切開示凡逃亡者皆昏昧不知法度之人
若良民安肯逃哉是月庚午遣禮部官
召志祥至先
命承政滿達爾漢姜新等於五里外迎宴之是日
太宗御崇政殿志祥率所部官朝見獻蟒緞布疋等物
俱不納

賜志祥蟒衣凉帽玲瓏鞓帶貂皮猞猁猻狐皮豹皮裘
弓矢櫜鞬雕鞍甲冑駝馬仍
賜宴禮部越六日
召志祥於
內廷宴之
命七家以次更宴及還鎮遣官餞送如初
丁丑
諭禮部申明禁令

太宗諭禮部曰國家創立制度所以辨等威昭法守也
若不嚴行懲儆無以垂久遠自後王貝勒貝子犯者
議罰官員犯者幽縶三日護衛庶民犯者枷號八日
責治而釋之凡出入起坐有違誤者坐以應得之罪
一切官階名號已經更定而仍有錯誤者嚴行戒飭
之若有效他國衣冠及婦女裝束違制者是身在本
國而心在他國也犯者俱從重治罪著爲令又
諭都察院承政張存仁祖可法等曰爾等果盡忠爲國

凡有見聞即應據實陳奏則委任庶爲有益若禮部
承政祝世昌奏請禁止陣獲良人婦女賣充樂戶一
疏祝世昌豈不知樂戶一事朕已經禁革不過徇庇
漢人借此立言要譽耳朕於滿洲蒙古漢人視同一
體爾等同心輔國譬諸五味調劑貴得其宜若滿洲
徇庇滿洲蒙古徇庇蒙古漢人徇庇漢人是猶鹹苦
酸辛之不得其和也爾等回護扶同而不劾奏咎在
爾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爾等能如曾子之省察

貝身則何過之有。又

諭親王郡王貝勒貝子等曰。爾等爲朕股肱耳目。見朕所行有未當處。即當直言進諫。朕亦樂於聞過。以便改圖。今國家蒙

天眷佑。爾等亦坐享豐盈。其在下之人。或有困窮而衣食不足者。或有無故寃抑者。與其在外嗟怨。退有後言。何不令困窮之人自言困窮。寃抑之人自言寃抑。俾爾等苟知之。亦應入告於朕。若朕知其困窮而不加恩養。知其寃抑而不爲昭雪。是朕之過也。至於舉錯好惡。尤當協於大公。若衆人所舉而反惡之。衆人所錯而反好之。必至變易是非。倒置功罪。一經敗露。即爾等亦身被黜辱。所偏好之人。尚得在爾左右否。古人云。越山易。越法難。爾等豈能自越於立法之外耶。又

諭大學士希福。剛林。學士羅碩等曰。朕從來不喜以空言文飾。要取虛譽。昔漢文帝欲建露臺。計費百金。以

爲百金乃中人十家之產。遂止而弗建。朕謂此亦空言要譽。殊不足取。朕蒙

天眷佑。各國臣服。財用饒裕。當此之際。我國新舊人等。有困窮無告者。若不急加恩養。更於何時養之。人君宵旰勤勞。以修治道。理財裕國。亦爲民而已。今財物甚富。何者不有。若吝惜而不以養人。留之何用。希福等奏曰。

皇上此言。誠萬民之福也。前代之君。積聚財物。未有歷久長存見稱於後世者。惟散財養人。乃爲

聖朝盛事耳。又

諭侍臣等曰。我國家肇造方興。爾等職在大臣。正當爲國殫勤。以功名自建。朕與王貝勒等所行。何無一人指陳得失者。爾等從前或臨陣不能治兵。或所行貪黷。經朕加罪者有之。亦有因直言進諫而加之罪者乎。爾等平日見賢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既不能退又迨其獲罪。又羣起而非議之。若於己無與也。夫見

賢不能舉。則賢者何由而勸。見不善不能退。則不肖者何由而懲。公忠爲國之人。見其人之賢。雖讎猶將舉之。見其人之不善。雖親猶將黜之。今爾大臣中有因戰功而令管旗務及六部承政者。亦有雖無戰功。因辦事公正。令管旗務及六部承政者。豈一朝富貴。遂忘公正耶。名爲大臣。上不能爲國。下不能爲民。國家亦安用此緘口藏身之輩爲也。又遍

諭新舊滿洲蒙古漢人曰。爾等有家貧不能娶妻及披

甲不能買馬者。許陳訴於本管章京。本管章京申訴於管旗大臣。管旗大臣敬知本管王貝勒等。核實給與。如王貝勒等力不能給。即以奏聞。隱匿者罪坐本管官。仍許赴戶兵二部陳訴。蒙古之人。赴理藩院陳訴。其已給而誑稱未給者。追奪所給之物。不復加罪。

朕明降諭旨。若爾等畏威不言。是自坐困窮。朕無由而知也。

丙戌。更定部院官制。

先是。六部都察院理藩院滿洲蒙古漢人承政。每衙門各三四員。其餘皆爲參政。官止二等。至是。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每衙門止宜設滿洲承政一員。以下酌設左右參政理事副理事啟心郎主事等官。凡五等。

太宗可其奏。於是

命睿親王多爾袞更定八衙門官制。以阿拜爲吏部承政。色勒祖澤洪爲左參政。薩璧翰滿珠什哩鮑

承先爲右參政。理事官四員。副理事官六員。啟心郎三員。（滿洲一員漢人二員以下各衙門俱同。）主事二員。以英固爾岱爲戶部承政。瑪福塔吳守進爲左參政。袞稜車臣鄧長春德穆圖爲右參政。理事官十員。副理事官十五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滿達爾漢爲禮部承政。巴延超哈爾爲左參政。阿賴庫魯克達爾漢陳邦選鄂謨克圖爲右參政。理事官四員。副理事官七員。啟心郎三員。主

事一員。以伊遜爲兵部承政。祖澤潤穆成額爲
左參政。吉爾布什棐克舒佟圖賚爲右參政。理
事官十員。副理事官十六員。啟心郎三員。主事
二員。以郎球爲刑部承政。武達海孟喬芳爲左
參政。布當李雲星訥爲右參政。理事官六員。副
理事官八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薩木什
喀爲工部承政。徹爾格裴國珍爲左參政。龔努
克武善楊文魁爲右參政。理事官八員。副理事

官十員。啟心郎三員。主事二員。以阿什達爾漢
爲都察院承政。索海多爾濟達爾漢諾顏爲左
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爲右參政。理事官六員。（滿洲蒙古漢人。各二員）以貝子博洛爲理藩院承政。塞稜爲
左參政。尼堪爲右參政。副理事官八員。啟心郎
一員。（四年正月。吏部奏請增設理藩院每旗章京一員。從之。）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六
太宗文皇帝（崇德三年戊寅八月至四年己卯二月）
崇德三年八月丙申。前鋒將領武拜等擊敗明兵
于紅山口。
先是四月己未。武拜率前鋒八十人往寧遠躡
踪。遇哨卒十人。生擒二人。獲馬十匹而還。至是
復與沙爾琥達率前鋒兵四十名。蒙古兵四十
名。至紅山口。遇明千總二員。兵百人擊斬兩千
總。獲馬二。又敗羅文峪兵五百騎。獲馬四十一

大纛二。又敗密雲步兵一百二十人。並八隊邏
卒。盡殲之。
戊申。授舉人生員官階。並優免丁役。
賜中式舉人羅碩常鼐瑚球阿際格爾里克圖王文奎
蘇宏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于變龍等十名。朝
衣各一領。授牛彔章京品級。各免四丁。一等生
員鄂謨克圖滿闢等十五名。二等生員鏗特額

岱等二十八名。三等生員費齊溫泰等十八名。各
賜紬布。授護軍校品級。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

癸丑。

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岳託統左右翼軍分道征明。

太宗命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左翼軍。以貝勒豪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副之。貝勒岳託爲揚

武大將軍。統右翼軍。以安平貝勒杜度副之。分兩路征明。

召集出征諸王貝勒大臣等宣示軍律。曰爾等臨陣。若七旗敗走。一旗拒戰者。七旗所屬人員俱給拒戰之一旗。一旗敗走。而七旗拒戰者。以敗走一旗所屬人員分給七旗。如一旗內拒戰者半。敗走者半。即以敗走者所屬人員給本旗拒戰者。屯駐他所者免罪。若七旗未及整伍。而一旗拒戰得功者。按其功次大小

俘獲多寡賞之。野戰時。本旗大臣率兵下馬立。王貝勒等率護軍乘馬立于後。當進止以時。如有越隊輕敵妄自衝突者。奪所乘馬及俘獲人口。兩軍相對。必整齊隊伍。各按汛地。從容前進。若擅離本隊隨別隊而行。擅離本汛。由他汛而入。及衆軍已進。而獨卻立觀望者。或處死。或籍沒。或鞭責。或黜革。或罰銀。分別治罪。如敵人不戰而遁。我軍追之。當用驍騎合力馳擊。護軍將領止宜領纛整伍。分隊以躡其後。毋得前

進。倘追兵遇伏。或另有敵兵。旁出護軍將領乃親擊之。凡大軍起營時。務須整肅成行。若有離隊往來尋索遺物。及酗酒者。俱貫耳。喧譁者責懲。下營時。凡採薪汲水務集衆同行。失律者斬。軍裝器械俱書姓名。馬匹繫牌印烙。隱匿他人之箭者罰之。盜鞍轡者罪之。馬上行裝應整理者。本旗人俱立以待之。整畢乃行。兵入敵境。若有一二人私掠被殺者。妻子入官。仍治本管章京之罪。其以妄取糧草被殺者。罪與私掠

同大軍所至。勿毀寺廟。勿殺平人。抗者戮之。順者養之。俘獲之人。勿褫其衣服。勿離其夫婦。有不遵者。依律治罪。宣畢。

太宗又諭曰。征伐非朕所樂聞也。朕常欲和而明不從。是以興師耳。其不抗拒我兵者。愼勿殺之。不使攜歸者。勿加擾害。前武英郡王於丙子歲克明昌平州時。所領官兵。如漁人入水捕魚。擒之以手。挾之以脇。又復銜之以口。其時以貪取獲罪者甚多。朕豈欲爾等

犯法。樂於加罪耶。懲其既往。正欲警其將來耳。嘗閱古史云。夏禹道遇罪人而泣。侍臣曰。此犯法有罪之人。王何爲而泣也。禹曰。堯舜時政教德澤。宣布於民。故人無犯法。今我之泣。非爲囚也。我之政教德澤不如堯舜。致有罪人。故泣耳。朕見爾等有罪。亦甚爲惻然。爾等宜互相勉勵。恪遵軍令。以行毋或怠玩從事。今蒙古漢人朝鮮諸國。俱已歸附。軍容壯盛。爾等勿徒自逞勇力。以威懾人。蓋爾等爲衆所觀瞻。若能自處以禮。濟之以和。則歸附各國。見我國强而有德。勇而有禮。益加悅服矣。凡爲主帥者。臨陣時。當念國家付託之重。使徒爲一己立功。而不念兵之死傷。軍之敗衂。及國之聲名有損。非主帥也。至軍中議事。遇有意見乖謬者。卽宜面爲勸諭。毋得緘默不言。亦不得於當時故出微辭。而事後托辭自解。果明言於衆而衆不從。始可於還時申理其說也。越四日丁巳。揚威大將軍貝勒岳託率右翼軍啟行。

太宗親送之。辰刻出撫近門。謁
堂子。拜纛行禮畢。至演武場。
賜岳託敕印。岳託率衆行禮畢。復
召至御前。
親授方畧。
賜茶畢。送畢。仍由懷遠門還宮。九月癸亥。奉命大將軍
睿親王多爾袞率左翼軍啟行。
上親送之如前儀。

己未。授伊蘇特部降人博琫等世職。

博琫錫訥布庫和尼齊阿巴泰巴圖魯巴特瑪塞稜托克托輝自伊蘇特部來歸。授博琫錫訥布庫和尼齊俱爲三等梅勒章京。阿巴泰巴圖魯巴特瑪塞稜托克托輝俱爲三等甲喇章京。

九月丁丑。定優免人丁例。

無世職管旗大臣承政准免十丁。梅勒章京內大臣參政准免八丁。甲喇章京一等侍衛理事

官准免五丁。牛彔章京二等侍衛副理事官准免四丁。三等侍衛准免三丁。貝勒屬下三等護衛准免二丁。

冬十月丁酉。貝勒岳託等奏報右翼軍入墻子嶺。

揚威大將軍貝勒岳託等遣前鋒將領阿爾布尼等賫疏奏報。右翼軍於九月二十二日從明密雲縣東北墻子嶺口。拆毀邊墻前進。明總督吳阿衡率兵六千來援。見我兵已入邊。遂率數百人退入堡內。分步騎爲三隊。負嶺立寨。俱爲我軍所敗。時明副將一員率兵二千迎戰。譚泰旗下德特碩爾兌都類旗下鈕克都瑚里布夾攻之。獲馬百。駝二十。又明守備一員。率兵千餘迎戰。貝勒杜度督漢軍侍衛李國翰王延祚及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所屬曹得賢賈世魁常得功等擊敗之。獲馬三十九。又喀喇沁部萬丹索諾木擊敗明兵一隊。獲馬十三。前鋒

將領勞薩錫特庫等追擊潰兵。獲馬八十兩小礮位二十五。擒哨卒問之。知墻子嶺堅不易拔。惟嶺東西兩旁高處可以越入。於是分我軍爲四路。令護軍將領圖賴率右翼每牛彔護軍一名及喀喇沁部下每旗蒙古甲喇章京一員。從嶺之右側步越高峯。恐圖賴兵少。復令貝子芬古及巢臣兩旗護軍騎兵助之。未至而圖賴兵已先入。攻克十一臺。令阿岱恩格圖兩旗。圍堡

郭爾羅斯部兵一旗。俱離嶺五里。自高山入。而恩格圖兵先之。譚泰都類兩旗護軍騎兵。令距阿岱等十五里。於高峯無邊墻處齊入。令巴特瑪率本旗兵。會同喀喇沁巴林敖漢柰曼烏喇特阿魯科爾沁諸部兵。漢軍並孔有德耿仲明屬下兵。俱從邊城東小門平坦處。舉火礮豎雲梯攻之。時明兵俱於邊界平坦處拒守。巴林阿玉什部下索爾古先登。諸軍遂相繼攻入。又軍中獲海

龍城邏卒一名。訊係明守備遣來議貿易價值者。縱之使歸。且令傳諭海龍守備曰。前聞爾邊城云有邏卒十八名。為我軍所殺。又殺爾關上貿易良民。此豈我軍識其人而殺之耶。且長城邊內屬爾明國。邊外乃我

大清國之地。因入我地而殺之耳。前緣爾等貿易相好。故進邊時。不加擾害。直入昌平。今又避爾地。從墻子嶺入。豈以爾關險阻而不入耶。以此思之。相好如初。乃爾之幸。倘爾等稍懷變志。禍難釋矣。

戊戌。睿親王多爾袞等奏報左翼軍入青山關

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等奏報。左翼軍於九月二十八日。自董家口東二十里青山關西二里許。步登山岡。由邊墻缺處。率兵前進。青山關嶺峻墻堅。問之土人。云關內有明兵二百防守。聞我右翼軍至。已於二十五日往援。我軍乘

其無備。毀墻而入。莫敢攖鋒。青山關董家口青山營三處人民。棄城逃走。執其人問之。云青山關東二十里榆木嶺口。有步兵二百。與董家口兵。亦以我右翼軍至。同往救援。是以缺兵防守。又問流賊消息。云在河南等處肆掠。今年大水。禾稼半收。祖大壽及其兵馬。已調往西去。又明人自山海關遣哨卒五名馬八匹。來探我右翼軍蹤跡。同至麻布地杜稜城。為我軍所獲。問其

人云山海關九門今歲被水衝壞止餘一門。我
軍出征的信。彼於十九日由山海關報至三屯
營。陳總兵遣八人往喀喇托果迎探。與我前鋒
兵夜遇於蘇布地杜稜城。生擒六人。獲馬七匹。
問知我右翼軍於二十四五等日進邊山海關
高太監已調入關內矣。是日。朝鮮國王李倧以
違誤軍期。遣陪臣領議政崔鳴吉賫咨赴部請
罪。部臣以
聞。

太宗遣承政英俄爾岱滿達爾漢傳
諭曰。朝鮮國王向來傾心歸服。朕既以非常之恩體待
王。王亦應以非常之忠順報朕。不意負恩至此。試思
爾國兵即不來。豈誤朕征明之役。但自古以來。如
爾歸降之人違誤軍期。或問重罪革王爵者有之。或
從輕罰鍰者有之。朕既格外施恩。必不降爾王爵。姑
俟征明之諸王貝勒回時。階行議罪。此時罪之輕重
尚未可豫定也。

己酉。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分三路繼進。

先是九月壬申。

太宗諭諸王大臣等曰。明人謂我二路進兵。則山海關
以東寧遠錦州兵。必往西援。朕將率鄭親王濟爾哈
朗及貝子大臣等。親統大軍。前往山海關一帶。牽制
其援兵。豫親王多鐸亦令同行。其前罪姑俟班師時
議之。前以議左翼軍啟行不至禁之不得出府門至四年五月降為貝勒並降

敕微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兵。
令各攜紅衣礮及一切火器戰車。賫兩月糧。至
盛京啟行。丁亥。

太宗出懷遠門。至演武場。
閱漢軍大臣石廷柱馬光遠兩旗兵。令試礮。較射角
紙畢。
賜宴。冬十月丁酉。

命石廷柱馬光遠運礮位火器等具先行己亥
太宗率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鐸等統大軍向山
海關進發辛丑次彰武臺口
諭從征王貝子及諸大臣等曰凡我大軍全師征討駐
營時每旗一營立五門若兵少則立三門其往來
牧馬運取薪水之人俱由營門出入不許擅入軍帳
任意穿走恐有逃亡盜竊不軌之人難以稽察又頒
旗王貝勒以下及一切人等或係奉召而來或至御

營奏事進外營則從南門入進內營則從東西門入
如從他門及無門處擅入者從重治罪甲辰大軍至
遼河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禮卓哩克圖
親王武克善扎薩克圖郡王布塔齊巴圖魯郡
王滿珠什哩等率十旗兵來會喀喇沁部落古
嚕思希布杜稜率四旗兵來會各獻駝馬酌納
之丙午駐軍哈喇蘇遣前鋒將領沙爾琥達等
率前鋒五十人往明義州一帶捉生生擒八人

還己酉
車駕至北套博倫行獵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碩託各率本旗護軍及喀喇
沁兵從前屯衛寧遠中間進發豫親王多鐸貝
子博洛各率本旗護軍及土默特兵從寧遠錦
州中間進發
太宗親統大軍從義州一路進發辛亥次敖穆倫
命索海率每旗甲喇章京一員兵二十名及前鋒全軍

往圍大凌河兩岸十四屯堡捉生壬子入明邊
駐軍義州是夕集衆
諭令軍中馬匹刈草於營內飼之不許放馬營外夜間
鳴金巡警毋或稍怠癸丑渡大凌河至戚家堡
命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及石廷柱馬光遠等以神威
將軍礮攻克五臺乙卯大軍至錦州南遣使
諭屏城蘚城開城守臣曰爾等三城每城止留官一員
兵二十名駐守其餘將士俱至遼陽沃赫渡口會師

欲將俘獲人口牲畜交與爾等攜回。丙辰。豫親王多鐸等自軍中遣扎塔奏報臣等未入邊時。先遣鄂羅塞臣往邊外擊明哨卒殺三人生擒一人。本日又遣扎珠古往擊哨卒生擒二人又遣翁克喀爾塔喇往截道路生擒六人聞邊外有駐牧蒙古是夜遣扎珠古往探竟無蹤跡遇車五輛獲人一名牛五頭夜入邊時先遣寒赫岳多惠前行於邊外遇燒炭人訊之云桑阿爾齋舊居之大興堡爲後營蒙古所據毫無防備於是

往收其堡外牲畜以竪梯攻入有守備一員男子二百俱戮之獲婦女幼丁共七十馬十二牛四百驢二十九羊千三百六十七是日明總兵祖大壽遣二人執令箭赴錦州豫親王多鐸生擒之並其甲冑鞍韂來獻丁巳孔有德等以礮攻戚家堡石家堡克之俘獲人口三百一十七牲畜百四十有奇次日

命孔有德等俟大軍移營後以礮攻錦州城西臺方欲進攻臺內礮藥自發臺壞克之

十一月庚午自中後所班師

大軍至錦州南之次日

太宗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兵力寡

命豫親王多鐸率本部兵往中後所助之十一月癸未朔多鐸軍將過中後所會明總兵祖大壽往援北京以兵來襲多鐸軍後士默特部鄂木布楚

琥爾及甲喇章京翁克等率衆先退前鋒將領哈寧阿等不能敵且戰且退貝子博洛向前迎擊始卻之多鐸收軍不戰夜至濟爾哈朗營濟爾哈朗聞之怒次日同多鐸率兵至中後所大壽兵懼不敢出乃還營是日石廷柱馬光遠等攻克李雲屯柏士屯郭家屯開州井家堡俘獲人口七百有二馬贏四十有六牛二百有十驢百六十有七羊百十有六孔有德等招降大福

堡又攻克一臺獲蒙古漢人男婦二百七十有
九牲畜稱是仍以
賜孔有德等辛酉大軍向山海關壬戌至連山丁卯
太宗統兵至中後所見祖大壽收兵入城遣人賫
敕諭之曰自大凌河別後今已數載朕不憚辛苦而來
甚思將軍出城一見至於去留終不相强若疑則釋
之今乃誘而致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將軍與我角
勝爲將之道應爾朕決不以此介意將軍亦勿以此

自疑也豫親王多鐸遣阿爾津穆爾扎塔奏言距中
後所四十里山岡與祖大壽兵遇兩相誘戰殺
敵三十名次日再遣人
諭大壽皆不答己巳鄭親王濟爾哈朗參克模龍關及
五里堡屯臺俘其人口牲畜庚午自中後所班
師出明邊至六州河庚辰至圖爾根河遣外藩
蒙古各歸部漢軍由平路行
太宗行獵至奇爾哈納丙戌

車駕自撫近門還宮
十二月己丑朔
賜朝貢諸外藩宴
瑪尼魯特部尹扎劼圖克圖下額爾格布什格
隆寧桑等十七人土默特部武巴什巴彥蒙庫
等四十七人蘇尼特部騰機思下巴克察爾塔
布賽等十五人鄂爾多斯部濟農下武巴什等
十二人烏珠穆沁部多爾濟濟農下奇塔特塔

布賽等三人均以貢駝馬朝見次日黑龍江薩
哈連（額駙巴爾達齊之弟）瑚爾布爾屯費揚古沃呼屯武
第瑚烏魯蘇屯莽古珠等五十一人索倫部博
木博果爾透特等九人呼什哈禮氏納木達哩
等十人巴雅喇氏滿第特喀下二人布克圖禮
等五人賴達庫等四人均以貢貂朝見
太宗御崇政殿賜宴
命七家以次宴之

賜綵緞銀兩衣服鞍馬等物有差。

癸丑編新降漢人戶口。

先是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礮攻五里河臺壞其兩角臺上人懼守備李計友李惟觀率衆降皆編爲民戶至是復

賜陣獲守備劉某百總韓自明貂裘帽韡等物其攜來漢人編入戶口共爲五十一屯各

賜布疋等物。

崇德四年春正月己卯封沈志祥爲續順公。

庚午。

太宗御崇政殿。

賜新附總兵官沈志祥宴越十日封志祥爲續順公給

與

誥命及印。

賜紅寶石嵌兩東珠金頂貂帽金鑲圓片玉帶鞍馬等物從役其屬下有功官員沈永忠許天寵等二

十八人各授世職。見十月癸丑

壬寅

太宗親征明松山。

丁酉。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輔國公碩託等率將士征明先期遣漢軍大臣石廷柱馬光遠率兩旗兵輦運礮位前行越四日。

太宗親統大軍出懷遠門西發丙午武英郡王阿濟格

等遣納海奏報前至大凌河東四里屯張剛屯實林寺莊明屯于家屯成化峪道爾彰等七屯。揚言用紅衣礮攻擊臺上人畏懼俱已歸順并籍俘獲人口牲畜銀兩數目以

聞。

太宗命訥屏城濟城開城守臣率本處兵護送俘獲人口還是日奈曼部達爾漢郡王袞楚克巴圖魯。烏喇特部圖巴鄂班巴克巴海扎嚕特部桑噶

爾內齊穆彰四子部伊爾扎穆巴林部滿珠什
哩翁牛特部達爾漢岱青等桑武巴什等。率十
三旗來會於翁硃爾璵、庚戌大軍至松山。
命恭順王孔有德等以紅衣礮擊松山城東隅山岡臺。
上纛發。守臺弁兵俱被矢其路旁一臺俱招降
之漢軍左翼石廷柱以礮擊松山南樓臺毀其
堞。臺兵不能禦守臺官王呂功率四十五人降
右翼馬光遠以礮攻松山西南角臺守臺官楊

文顯率十一人降壬子
太宗登松山南岡。相度城垣形勢。指示孔有德等曰城
南門中間以孔有德兵。右面以耿仲明兵。左面以尚
可喜兵俱用神威將軍礮攻之左右兩處馬光遠石
廷柱各以紅衣礮協攻。又兩旗漢軍各移紅衣礮二
位攻取城西南隅臺。破臺後仍移回各分汛地。二十
五日四鼓。移礮前進。五鼓攻擊俟城堞已壞、滿洲兵
可豎梯登城。癸丑孔有德等各遵

旨於四鼓移礮前進五鼓攻擊松山兵出城迎戰。爲我
軍射退入城於是用礮攻至未時城堞盡毀、城
垣猶存明副將金國鳳死守、用草木填其頹處
以爲捍蔽。
命諸將豎梯攻城諸將俱踴躍爭先禮親王代善以日
暮請俟明日再攻。
太宗從其言。
召諸將還諸將及孔有德等。皆謂宜急攻取。而是夜松

山城中於城南攻毀處、潛以繩繫木覆之以土
比明皆築已固我軍豎梯將登其城堞毀處損
敵甚堅不能入、親軍兵特先登陷於陣
太宗集諸將復議攻城之策皆謂必能攻克、但礮子火
藥已用大半。宜遣人速取。於是遣官八員率兵
回
盛京運取礮子火藥。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子尼堪洛託等率四旗護軍還

守塔山連山。孔有德等奏請穴地攻松山城。從
之。

三月庚辰。敗明援兵于錦州。釋松山圍。

是月戊午朔。明太監高起潛總兵祖大壽自寧
遠遣官二員。率兵九百名。船十隻。由水路來援
杏山。我前鋒兵遇其後隊。擊殺五十八人。獲船一。

甲四十乙丑。復
命納海瑚密色索渾等。馳赴杏山。獲牛羊四百。石廷柱
馬光遠等以礮攻觀兵山臺。降其男婦十八人。

丁卯。
敕諭杏山松山官民曰。爾等審時度勢。危亡之禍。豈不
知之。所冀幸者。我師之不久。即退耳。若不速來歸命
大軍久駐。誤爾農時。絕爾糧運。縱今歲或可苟延。明
歲決無生理。彼時外援不至。城中食盡。雖悔無益也。

己巳。移營松山。問一里許駐軍。再以
敕諭松山城中官員。壬申。

盛京運礮子火藥至。以紅衣礮移近松山城攻之。

丁丑。
太宗召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
諭之曰。朕夜夢
皇考聖顏不懌。向遇此等夢兆。攻取城邑。皆不能得。今
雖攻松山。亦必難得。爾等試驗之。己卯。蒙拜丹岱等
奏護軍沿錦州城馳哨。殺二十八人。獲牲畜百八
十有奇。還。時布延塔布賚率每旗護軍纛章京十
人。阿爾薩蘭率滿洲兵四十名。敖漢奈曼扎嚕
特等部兵一百二十名。先後駐守錦州西北界
邊外烏欣口。高起潛祖大壽於丁丑日。揀選蒙
古漢兵各三百名。令松山副將楊震祖克勇。錦
州副將徐昌永。杏山遊擊李得維領之。從邊外
趨錦州。庚辰黎明。經烏欣口。阿爾薩蘭等擊敗
之。生擒楊震及二人。殺八十四人。獲馬一百五
十。遣人奏捷。

太宗親率四旗護軍馳往錦州縱兵攻其山寨敗之沿
山搜剿復分兵剿殺兩夜其逃入臺者以紅衣
礮攻之陣斬徐昌永生擒祖克勇及守備一員
共殲明兵三百十一名獲馬四百有奇以所獲
馬匹分
賞四旗護軍並
賜將領以下馬各一我兵時分三路穴松山城有錦州
蒙古兵三百來援乘夜入城我軍不能復穿穴遂

詔
罷攻城之議令孔有德石廷柱等各率所部兵
還
盛京
車駕自松山還至錦州西北駐營仍遣四旗騎兵往助
武英郡王阿濟格駐守塔山阿濟格尋率滿洲
四旗及蒙古四旗往略連山獲人口馬匹共千
計還至義州南山岡會於
御營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六

皇清開國方略 卷二十六

太宗文皇帝 崇德四年己卯四月至十二月

崇德四年夏四月辛丑征明兩翼軍凱旋睿親王
多爾袞等迎
駕于沙嶺堡。
先是三月丙寅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多爾袞右
翼安平貝勒杜度等自軍中遣兵部啓心郎古
巴鄂謨克圖巴圖魯碩爾兌等賫疏至松山軍
營。

太宗覽右翼疏無揚威大將軍貝勒岳託名大驚問古
巴等奏言貝勒岳託及輔國公瑪瞻俱病卒。
太宗慟哭久之。
命且勿使禮親王知左翼多爾袞疏曰臣等奉兵毀明
邊關而入兩翼兵約會於通州河西由北邊過
燕京至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中
六道於山河中間長驅並進燕京迤西千里內
六府俱已蹂躪至山西界而還復至臨淸州渡
運糧河攻破山東濟南府至京南天津衛克城
四十餘座降者六城敗敵十七陣俘獲人口二
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右翼杜度疏曰臣等從
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東濟南府共克九城。
降者二城敗敵十六陣殺其二總督及守備以
上官共百餘員生擒一親王。朱由樞。一郡王。朱慈頯。
一奉國將軍。朱慈棠。俘獲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

二十有三金四千餘兩銀九十七萬七千四百
兩有奇次日集衆宣示兩翼捷音越十日睿親
王多爾袞安平貝勒杜度等遣往迎大軍之武
拜希爾根等賫疏還奏左翼軍從遷安縣凱旋
經太平寨出靑山關明兵於關上迎戰又以兵
襲我後為我軍擊敗十一陣獲馬一百七十有
二於三月初七日已盡出邊右翼軍出明邊靑
山口恐左翼軍出口時有敵兵來拒從太平寨

遣管旗大臣葉臣譚泰率領將士往尋其闕共
敗敵十三陣獲馬六十四亦於三月十一日盡
出邊丙子遣官還
盛京
諭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曰征明兩翼軍約三月盡四
月初可還盛京令每旗一章京每牛彔一撥什庫賫
餉往迎大軍及俘獲人口不論甲士廝卒每人約攜
十人口糧仍選識路之人令其前導從蕃城渾河一

路往迎乙酉左翼軍回
盛京夏四月己亥右翼軍以岳託瑪瞻喪至殯岳
託於城外西南隅其屬皆從死焉至是
車駕將還留守鄭親王濟爾哈朗同凱旋王貝勒等於
城外四十里迎候
太宗至沙嶺舊邊外五里凱旋王貝勒等先令都察院
承政阿什達爾漢兵部承政伊遜吏部參政覺
羅薩璧翰等於道傍跪奏曰右翼揚威大將軍

貝勒岳託輔國公瑪瞻病卒於軍中
太宗哭之下馬席地坐禮親王代善痛哭仆地
太宗哭良久復上馬謂代善曰此非可久駐之所也姑
且還家哭之因
命左右扶代善上馬
太宗哭且行代善復哭仆於馬下
太宗立馬以待令一人扶掖乘馬而行至沙嶺經諸王
貝勒道傍跪迎

太宗下馬入行幄坐而痛哭以茶酒遙奠岳託畢諸王
貝勒等行三跪九叩禮睿親王多爾袞等跪奏
臣等往征明國仰荷
皇上威福毀其邊牆破其城堡所至之地縱橫無敵今
已奏凱還朝遂以次至
御前行抱見禮
迴鑾至
盛京不入宮

御崇政殿遣王以下諸大臣前岳託喪次奠酒比日暮
復
命乃回宮。
輟朝三日追封岳託爲克勤郡王。
賜駝五馬二銀萬兩。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
聖祖仁皇帝命立碑以紀其功乾隆四十三年正月。
皇上追念忠勳。
命配享
太廟以現襲之平郡王復封號曰克勤。並遣貝子以下
及大臣等往奠瑪瞻喪次。

賜駝馬各一。銀二千兩。禮親王代善第六子。無嗣。
賜禮親王以下及諸大臣駝馬銀兩其出征將士分別
賞賚有差。
五月丙子鄭親王濟爾哈朗自錦州師還。
先是四月壬子。
太宗遣前鋒將領錫特庫沙爾琥達等率官二十員甲
士百四十人往拘斫木燒炭之人並取牲畜錫
特庫等至錦州遇敵兵擊敗之獲人口二十有
二牛百有九驢二十有三以還。
命以所獲
賜同往將士己未復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率貝子等及諸將士往略明錦州
松山杏山等處濟爾哈朗自軍中奏報入邊以
後敗明兵九次俘獲人口牲畜二千三百有奇
至是師旋以所獲駝馬呈獻
太宗酌納之餘皆分

賜王貝勒大臣及朝鮮國王子李湼李淏續順公沈志
祥等並出征各官有差。
庚辰敘張家口關市功
太宗於三年六月內遣達雅齊塔布囊偉寨桑侍衛諾
木爾偉徵率喀喇沁部弼喇什拉什希布等往
明宣府北張家口與鎮守官議歲幣一如與喀
喇沁貝勒之數並開關互市至是敘其功授達
雅齊等世職加襲二次。

賜喇嘛偉徵蟒蘇貂裘一領銀百兩仍
賜號偉徵達爾漢蟒蘇六月乙卯以牛彔章京武達喇
山津亦曾與明人創議開市有功陞世職一等
加襲二次
六月戊子
賞錦州降人博塔漢布爾哈圖等
博塔漢布爾哈圖等自錦州來歸
賜以妻室奴僕房舍馬牛緞布等物並

賞給軍前來歸之生員茅瑞庭李天澤各人口十五名
四
丙申分漢軍為四旗
先是漢軍止二旗以石廷柱馬光遠分領之命
石廷柱馬光遠於征明時鑄礮子不堅及攻蟒
詭稱礮子已盡下刑部議罪
太宗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剛林等赦廷柱光遠罪分
二旗官兵為四旗每旗設領旗大臣一員梅勒
章京二員甲喇章京四員牛彔十八員正黃旗
以馬光遠領之馬光輝張大猷為梅勒章京戴
都崔應泰楊名遠張成德為甲喇章京正白旗
以石廷柱領之達爾漢金維城為梅勒章京金
玉和佟國蔭佟代為甲喇章京正紅旗以王世
選領之吳守進孟喬芳為梅勒章京金礪郎紹
貞王國光祝世蔭為甲喇章京正藍旗以巴延
領之李國翰佟圖賴為梅勒章京張良弼曹光

弼劉仲錦李明時為甲喇章京初兩旗纛色皆
用元青至是改馬光遠纛以元青鑲黃石廷柱
纛以元青鑲白王世選纛以元青鑲紅巴延纛
純用元青
戊戌定宗室陣傷加賞例
兵部承政伊遜參政葉克舒以公屯齊隨鄭親
王濟爾哈朗出征被創奏請
賞賚

大宗命於定例外加
賜屯齊銀百兩嗣後凡公等被創俱照此例若宗室被
創加賞二等覺羅被創加賞一等著爲令
辛亥查銷明國敕書
初滿州隣近之哈達葉赫烏拉輝發蒙古諸國
俱受明國敕書輸歲幣至是以諸國歸附敎令
一統明國敕書不應復存
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學士羅碩瑚球額色赫等悉收

之焚於
篤恭殿前
秋七月丁巳修書與明國通好
是日遣前鋒將領努山瑚密色布丹巴爾鄂謨
克圖鄂碩蘇爾德錫特庫率每旗前鋒五人章
京四人甲士百人護送把總徐文師太監王朝
進張福祿等至十二站與明崇禎帝
書曰朕見爾國軍民塗炭實惕於心屢欲通好以享太

平之福曾與袁崇煥並宣大巡臣言之不啻再三奈
爾國不從輕視民命衆於搆兵以致失地喪師死亡
百萬此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也倘兩國通好
此亂何從而來若謂朕之言和乃愚誘之計前此曾
見朕既與人和復有背盟之事耶且朕又何所迫而
以計相誘也爾縱自謂防朕之計則得矣能保城池
不失陷黎民不覆沒耶雖然朕今猶願與爾國通好
也若果以禮交懽則朕爲大淸爾爲大明各君其國

又何崇卑上下之可爭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
運循環帝王代嬗有未成而中廢者有既成而復敗
者
皇天無親善則培之否則傾之如和事果成則俘獲之
親王郡王奉國將軍等一切釋還否則爾既骨肉之
罔念朕豈仇敵以何爲朕實從民命起見
天地自能鑒之若疑朕既嘗言修好何又興兵不已試
思和議未成何所據而罷兵必彼此定議誓告

天地然後可以能兵息民矣。附陣獲明德王朱由樞等上[illegible]諭曰爾等世受國恩。[illegible]今已世祭臣罪惡[illegible]天大守封[illegible]而自赴塗炭。臣[illegible]何逃。自彼擒以來。蒙大清
聖上。未嘗加害。皆推我上之恩有也。臣等自後願首尊之施仁恩之恩念宗永之誼。我兩國通和[illegible]臣等情願故上臣之世積。[illegible]為世債歲陣獲總督太監高起潛等[illegible]今[illegible]於十月十五日陣[illegible]擒見有需[illegible]今我義相當人[illegible]可不念民命如兩國通好[illegible]兩國[illegible]等還[illegible]十丈十定[illegible]已有[illegible]之人[illegible]但不能[illegible]此番為不同[illegible]自[illegible]允昇不得[illegible]轉奏。

八月己丑授宗室封爵

太宗加恩宗族錫以封號授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奉國將軍等爵俾子孫世襲各
賜誥命

辛亥以鎮國公扎喀納等疎縱逃人降罰有差。先是
太宗命鎮國公扎喀納輔國公札爾祜等率八旗官兵出戍。
諭之曰爾等此行當慎加防守修治弓矢器械勿忘習射勿閑閒惰雖有勇士器械不精亦無用也瀋城新城各有援兵。一有當豫與之約。有事速來應援。爾因內大臣多爾濟下蒙古人三漢人一攜馬五匹。自伊嚕地方逃去。
太宗命扎喀納等布兵於瀋城解城間伺之復
諭以逃人必從彼路而出當急追獲之時扎喀納等以戍期將代還至途中聞
命復回既而逃人果從此出先獲其馬二匹追至哲爾

里克地方以泥淖難行遂還兵部以扎喀納等疎脫逃人奏
太宗御崇政殿
召集王貝勒貝子文武大臣令扎喀納等跪於殿前
親訊之
諭諸王貝勒等曰朕謂有定制凡追逃人先衝散其黨使彼各自分竄我兵稍休不必急逐俟其疲乏雖臥然後追之不遠即當就擒若未見逃人則分兵一半

循蹤追捕一半從間道出其前截之爾等豈未聞此
旨乎諸王貝勒等皆奏曰臣等彌皆聞之
太宗復責扎喀納等曰爾等縱不能窮追亦必追至錦州大凌河廣寧而後還即不然亦當選挑健少壯者執弓挾矢伏於必經之路爾等前往廣寧一帶山下伺之如此則逃人豈能如雁鶩飛翔水際耶一登陸則必獲之無得脫者矣奈何近繞瀋城卽自背爾里克而還耶昔茂明安部下五貝勒逃已三月庫爾克

達爾漢阿賴率外藩蒙古兵追至阿古庫克特勒地方斬其兵八百從人千餘全獲其家口牲畜又招服喀木尼堪部葉雷等閱八月始還（事見天聰十年 月）後葉雷復逃錫特庫追至北海斬之亦閱七月始還（事見崇德二年六月）爾等即不能追獲逃去七八月之人乃縱逃方出境之人以彼較此當何如耶於是諸王大臣等議扎喀納等踈脫逃人之罪得
旨分別降罰

九月甲戌封朝鮮國王長子李淏爲世子
朝鮮國王李倧以國中臣民願立長子李淏爲
世子不敢擅專請
命於朝事下禮部議覆
太宗如所請封李淏爲朝鮮國王世子即於
盛京
賜以誥命仍
賜蟒緞一端紫緞九端

丙子頒賚馬匹
先是七月乙亥
太宗召集諸王貝勒大臣等
命大學士剛林范文程學士羅碩等宣
諭曰天生馬牛所以供驅策備耕種也今國家荷承
天眷外藩貢馬既多牧場又復蕃庶不以與人將安用之朕欲以馬千匹分給衆人自公以及管旗大臣下逮甲士不論滿洲蒙古漢人有願衝鋒破敵先登拔

城爲國効力者概准給與其或以旣領馬匹恐不能
効力行間致被稽察此不必慮也夫伊等果有心報
効何事不可有爲又或以從前未有顯績不敢領馬
不知旣往之事朕所弗究嗣後果能自効未爲遲也
凡願領馬者俱著赴兵部報名至是以浩齊特部巴
琫土謝圖來朝貢馬
太宗復出內廄馬千匹以百一十七匹
賜御前應賞者餘八百八十三匹

命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大臣等俱詣演武場酌量分別
賞賚又出官馬千五百九十二匹不論牛彔多寡令二
十旗均分散給牛彔中貧乏無馬者
十一月甲寅朔肅親王豪格 九月己巳復爵 等敗明兵于
寧遠北山岡
先是九月癸酉
太宗命武英郡王阿濟格饒餘貝勒阿巴泰安平貝勒
杜度等率將士往畧錦州寧遠十月丙戌復

命肅親王豪格貝勒多鐸等率兵繼之至是肅親王豪
格等遣布丹古巴等自軍營奏報臣等奉
命西征有甲喇章京阿藍泰率蒙古四人來歸於左翼
軍營明寧遠兵出北山岡爲我右翼軍擊敗陣
斬總兵金國鳳及其二子共斬三十餘人獲馬
二十六匹即以所獲
賞被傷及有功將士是月復遣前鋒將領沙爾琥達蘇
爾德鄂碩布丹等率土默特部兵二百人往畧
寧遠

諭之曰爾等從寧遠北界入沙爾琥達蘇爾德鄂碩布
丹四人可前進誘敵令後隊伏於近邊臺軍瞭望不
見之地若誘之不出則俟會齊回還仍從錦州北界
畧取樵採之人
十二月癸卯蘇尼特部長騰機思等率衆來歸
先是正月甲戌蘇尼特部台吉超察海率十戶
來歸丁亥右翼台吉噶布楚瑚古特卓特巴什

達喇等率百二十戶來歸。夏四月，吉莽古思率三十戶鄂爾齋率四十戶及同部之巴圖賴額思赫爾僧格等先後來歸。

太宗俱酌納其所獻馬匹各

賜朝服帽韡鞓帶甲冑弓矢等物。十二月庚寅左翼部長騰機思率族屬一百十四人右翼部長素賽率族屬六十七人偕阿巴噶部長多爾濟由喀爾喀來歸行至烏珠穆沁地先遣頭目朝貢越

十有二日騰機思等至

盛京

命親王以下大臣以上迎宴於演武場次日

太宗御崇政殿騰機思等率衆朝見奏言我等聞

寬溫仁聖皇帝功德隆盛傾心嚮慕各率所屬歸附貢獻方物奏訖行禮畢各獻駝馬酌納之

召宴清寧宮次年正月

賜騰機思素賽及騰機特莽古岱哈爾呼喇佈達什希布阿玉什噶爾瑪塞稜額爾克宸寶茂海伊勒畢斯等甲冑弓矢貂鑲朝衣蟒衣帽韡鞓帶皮張銀幣等物有差以騰機思部下阿布圖自朝見以來往來効力可嘉

賜名達爾漢給世襲

誥命

乙巳定外藩行獵獻獸之數

太宗諭理藩院曰外藩諸王貝勒行獵所獲之獸若俱令來獻未免勞民且致驛馬疲敝今後以行獵來獻者止用鹿豕各二如無鹿豕可獻麅子黃羊共九數

庚戌朝鮮國王李倧立碑祀

恩

朝鮮國王李倧感

太宗歸其妻子復其國土樹碑三田渡地方頌

上功德傳示萬世先以其事入奏

太宗遣內院官察布海李棲鳳弼里克圖戶部承政瑪

福塔等往觀之錄其碑文進
呈其文曰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
寬溫仁聖皇帝以敗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擣
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於南漢窘然若
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
奔潰西北帥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
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籜爐
火之燎鴻毛而

皇帝以不殺爲武惟布德是先乃降
敕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則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將承
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
好於
大邦十年於茲矣由予昏惑自速
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
皇帝猶不忍屠戮諭之如此予何敢不欽承以上全我
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

詣軍前請罪
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
賜賚之恩遍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於都城立招兵
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近之雉巢鳥
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
上國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帥姜功烈助兵明國兵敗被
擒
太祖武皇帝止留功烈等數人餘悉放回
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歲今

皇帝命將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
皇帝允之視爲兄弟國疆土復完功烈亦還矣自茲以
往禮遇不替冠蓋交跡不幸浮議煽動搆成亂
梯小邦申飭邊臣言涉不遜而其文爲使臣所
得
皇帝猶寬貸之不即加兵乃先降
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覆不翅耳提面命而終未免焉

則小邦君臣之罪益無所逃矣
皇帝既以大兵關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官嬪王
子暨卿士眷屬俱被俘獲
皇帝戒諸將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內侍看護既而大沛
恩典小邦君臣及被獲眷屬咸歸於舊霜雪變爲陽春
枯旱轉爲時雨區宇既亡而復存宗社已絕而
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囿於
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希覯也於戲盛哉漢水上

游三田渡之南即
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其所
增而高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
皇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
永賴抑亦
大朝之仁聲武誼無遠不服者未嘗不基於茲也顧惟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彷彿於萬一謹載其
大畧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

帝則之并布
威德
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
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赫濯
皇帝孔仁誕降
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
帝有明命如寐覺之我后祇服相率而歸匪惟憚威惟
德之依

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
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還
皇帝之賜
皇帝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金甌依舊翠
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
頭萬載三韓
皇帝之休
皇清開國方畧卷二十七

太宗文皇帝 崇德五年庚辰。

崇德五年春正月甲子。遣翁阿岱等戍錦州。

太宗遣翁阿岱多濟里等率官兵戍防錦州。命貝勒多鐸授以軍律曰。爾等此行。凡我國逃亡及敵人寇邊。須善防之。若接戰。即選前鋒將士之精銳者。以一隊居前。二隊居後。使與交鋒。彼兵敗遁。我軍不得遠逐。當收軍截其歸路。乘其無備。盡殲之。至追捕

逃亡。必量其衆寡。當親往者。以身先之。倘人衆勢強。勿得輕戰。惟與相持。傳知附近城堡。待衆軍會集。相機勦伐。所領士卒。宜時時練習騎射。繕修器械。毋令偷安縱飲。

閏正月癸未朔。察民間冤抑。

太宗諭各管旗大臣曰。今遣爾等往各處地方。稽察窮民。審理冤獄。爾等當親至所屬各屯堡。巡行周視。毋使民間冤抑不得上聞。

甲申。諭禮部定迎送朝鮮國王諸子例。

朝鮮國王李倧。於崇德二年冬。上疏陳情。求遣其子李淏等歸省。疏云。臣之二子入侍。半年有餘。過蒙恩恤。有逾骨肉。感激銘佩。復何敢言。第臣向有犬馬賤疾。父子久離。中情難禁。亡妃喪期。迫在冬季。變除之節。禮俗所重。人子情理。誠可矜念。倘蒙陛下俯察微悃。俾得暫終天之慟。則區區情願。於是畢免諸奏。

太宗不許。正月甲子。朝鮮陪臣以國王病篤。其文中達

禮部。求部臣轉奏。

太宗覽奏。以

敕諭國王李倧曰。朕原以爾國反覆不常。質王二子。爾果忠誠實著。不特世子可以往來無間。即諸子之在彼在此。又何計哉。然則二子之不歸。非朕不使之歸。因爾自疑以致朕疑耳。今依所請。遣世子歸省。爾可將現留本國之子及世子李淏子送至鳳凰城。更換而還。朕待爾毫無他意。欲令諸子互相往來。勿替朕

命爾至是

諭禮部定迎送朝鮮國王諸子例凡國王子來朝一宴
於鳳凰城再宴於
東京又宴於
盛京送歸時亦如之若世子往來
盛京則貝勒迎送其諸子則禮部承政以下迎送
若其子往來
東京則禮部參政迎送往來鳳凰城則禮部理事
官迎送後李溰於二月丙寅歸國

賜李溰及尚書沈大淵以下官扇貂裘雕鞍馬匹貂皮
白金有差仍
命管禮部貝勒杜度承政滿達爾漢參政超哈爾等於
五里亭宴之
二月丙辰遣多濟里喀珠等往征烏扎拉部
太宗遣多濟里喀珠等率八旗甲士八人嚮導四人往
寧古塔會同章京鍾果兌達敏等所帶兵三四

百名往征烏扎拉部
諭曰爾等此行或由來路或由別路往返宜速務以兵
抵其所地若得其地將違誤貢獻及欺誑之人執之
以歸凡事公議而行毋得怠忽多濟里等往烏扎拉
俘獲百有十人於六月癸酉師還
命於五里外迎宴之以烏扎拉壯丁四十三人補各旗
披甲之缺額者
賜多濟里喀珠鍾果兌等各貂皮五十布三十其從征
將士各論功分

賞貂皮布疋有差
夏四月乙亥征索倫部師還
先是索倫部博木博果爾等於二年閏四月及
三年十二月來朝貢貂皮等物嗣復叛去四年十
一月辛酉遣索海薩木什喀穆成額葉克舒承
順拜伊遜納海等率官兵征之
命貝勒多鐸額駙炎因爾偕何

諭曰爾等所經屯內有已歸附爾者之屯又有博木博果爾取米之屯毋誤行侵擾行軍之際務前殿後勿忘紀律新附之人令隨營大臣以下各官查核其有兄弟及殷實者方令從征爾等亦應詳驗之左翼軍薩木什喀領之副以伊遜右翼軍索海領之副以葉克舒兩翼軍分行則聽該翼將令同行則聽兩翼將令凡事俱公議行之。本年三月己丑索海等遣官

京法譚宜爾格得奏言臣等至呼瑪爾河分兵各旗派定地方攻取因道遠定期四十日至鑲藍旗所派烏爾海倫屯乃令承政伊遜率每旗官一員每牛彔兵二人往拉里闌地方伊遜等既往有鐸陳阿薩津雅克薩多金四木城人抗拒不降令右翼將領葉克舒拜阿哈尼堪譚布藍拜武巴海率甲喇官二員每牛彔下有俘獲之兵十二人無俘獲之兵丁三人助之遂克雅克薩城當攻城時彼城所守外地先舉火焚

燒城南關廂八旗將領各率兵一二十人前進和託率兵先入珠瑪喇繼之俱以火攻克之有達爾布尼阿恰勒都瑚伯庫都渶必爾岱四人聚七屯之人於烏庫爾城薩木什喀伊遜穆成額拜令衆軍乘且攻之且猝克之。至鐸陳力攻一日次日圍各路報博木博果爾以兵來援恐傷我軍遂還烏爾蘇屯之索倫鄂爾吞奇勒里精奇雅烏拉布丁屯以東烏木內克巴哈納以西黑龍江額爾圖屯以東阿里闌以西兩烏拉兵共六千來襲正藍旗後隊索海以兵設伏薩木什喀護輜重殿後二人率衆掩擊斬殺甚衆生擒四百人博木博果爾既敗隨攻取其營正白正紅鑲黃三旗相繼馳入博木博果爾及餘衆二百俱遁薩弼圖卓布泰武班宜爾格得率衆九十人往助薩木什喀鐸陳阿薩津二城人以兵四百阻截我軍擊敗之斬五十人薩木什喀

令伊遜率章京五員兵一百三十。於鑼陳設伏。斬七人。又遣阿哈尼堪巴山郎圖薩穆等往攻卦喇勒屯內人來諸索海言屯內有索倫兵五百。索海喀喀木幹都等。率兵往攻奪栅而入斬二百人。生擒一百三十人。據額駙巴爾達齊於三月十八日來會云。惟我多科屯人未曾附逆。其小烏拉各處兵。皆往助博木博果爾。及大兵所向克捷。郭博勒屯之溫布特博和哩屯之

額爾噶穆勒達遜屯之科奇納穆丹屯之諾奇尼都孫屯之奇魯特烏爾堪屯之博卓戶德爾勒屯之科約布爵七屯之人。俱已歸附巴爾達齊。別屯雖現在逃竄。不久終必來歸也。并稱所獲人口皮張等細數以

聞。癸巳。

太宗命每旗官一員率兵往迎出征索倫大軍。

諭之曰。爾等此行。如能過錫伯地方。至克勒朱爾根處相會。可謂神速矣。會後由哈爾必雅勒回軍。沿途宜加意防護入境。時須從法庫門入。不可由葉赫行。以伊等習知路徑。恐再至逃亡也。兵丁早晚放馬。務令解鞍休息。尤須官為察看。勿用外藩蒙古驛馬供應

乙巳。薩木什喀索海復遣當習郭會等奏言。前次俘獲人口二千二百五十有四。後自額蘇哩屯以西額爾圖屯以東。又獲九百人。共計男婦大小六千九百五十有奇。馬四百二十有四。牛

七百有四。又先後獲貂猞猁猻狐狼青鼠水獺等皮五千四百有二十領。至是凱旋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及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先後迎宴將至

盛京。

太宗復率親王以下大臣迎至實勝寺北館。祭纛行禮

宴勞之。敘功。分別加授世職。

賜領兵主將索海及穆成額各貂皮七十七。人口四。渠

克舒永順拜譚布盡拜等各貂皮四十七人口
三其從征軍士按功分
賞貂皮人口並以所獲男婦五千六百七十有三人分。
隸八旗編為牛彔。
賞給衣服布疋復令較射分別等第。一等覘甲喇章京
二等覘牛彔章京。三等覘半個牛彔。各照等第。
賜朝服袍褂等物。
五月乙未。

車駕至義州。
先是三月己亥。
太宗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為右翼主帥。貝勒多鐸為左
翼主帥率官兵往修義州城。駐軍屯田。使明國
山海關外寧遠錦州地方。不得耕種。
親授方略。行夏四月己未。
命內國史院學士羅碩禮部啟心郎沃赫往
諭濟爾哈朗多鐸等曰朕本欲於四月十三日啟行。前

往義州。親臨相度。今暫緩行爾等務宜盡心經畫。越
八日。羅碩等自義州還奏言我軍修城築室。俱
已完備。義州東西四十里田地。皆已開墾。有降
明蒙古名達雅泰者。詣營投誠。又獲錦州偵卒
一名。庚辰。
命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
勒阿巴泰等留守
盛京。

太宗率羣臣出循邊巡行邊界。
閱牧馬場。由開城一帶行獵。五月乙未。至義州。
閱視修築城垣。建造房屋。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
率駐防各官來迎。
駐蹕成家堡。
戊戌。分編來降索倫戶口。
薩木什喀等征索倫部時未降者。二百二十七
戶共壯丁四百八十一人至是來降。

太宗命理藩院參政尼堪。率八旗護軍將士攜蟒緞素
緞梭布往迎之。
諭之曰。爾等可令索倫來歸之衆。同郭爾羅斯部衆。於
烏庫瑪勒格稜額埒蘇昂阿察喀地方。駐劄耕種。任
其擇便遷移。視其中有能約束衆人堪爲首領者。授
爲牛彔章京。分編牛彔。爾等將攜去緞布。以次給賞
之。尼堪等遵
諭。給賞分編八牛彔乃還。

甲辰。征瓦爾喀部奏捷

先是東方瓦爾喀部衆叛入熊島。崇德四年七
月。
太宗命朝鮮國王李倧以舟師攻熊島。擒叛首嘉哈禪
等縛送
盛京。將同謀叛逃之人。分別議罪。仍遣薩爾糾英
古納爾泰錫圖等率兵百人往瓦爾喀收其餘
黨。

諭曰。爾等可於拉發地方。牧馬前進。兵少宜合爲一隊
以行。勿貪得輕殺。勿妄取爲俘。抗拒者諭降之。殺傷
我兵者誅戮之。歸附之人。編爲戶口。令貢海豹皮。諭
以棄惡從善。勉爲良民。軍行往返。勿侵擾朝鮮境地
薩爾糾英古等遂攜嘉哈禪同往收捕餘黨五
百人。本年閏正月甲申。
命戶部行文朝鮮國王。令所在官員計口給糧。俟我軍
回時報明數目。於額貢鳳凰城米內開除奏報

並
敕諭薩爾糾英古等曰。爾等所率軍士及收獲人口。並
嘉哈禪等所需口糧。已諭令朝鮮計口給予。勿令多
索。至所獲人口內。有強暴不可信者。約束前來。餘俱
仍留彼處。擇其中可任使者一人統之。如無可任使
之人。即付與先降之嘉哈禪。賴達庫分管。至是戶部
啓心郎布丹等自
盛京至錦州

御營奏薩爾糾等俘獲男子三百三十六人歸降男子一百四十九人內有捕海豹二百四十三人捕貂鼠一百九十八人仍居彼地攜來者四十四人俘獲家屬七百九十六口歸降家屬四百八十一口攜來者八十三口又來朝之羌都蘇拉東寨木得三人輝克地方朱古喇一人及先降之楚達庫與嘉哈輝之子奇喇納又都達松阿託和納俱至寨以所獲壯丁四十二人充補各旗披甲之缺額者其歸降一百四十九人及新獲二百九十二人俱留置鄭朱屯中令每年貢貂皮海豹等物。

己酉勞薩等略地還。

太宗於三月丙戌

命前鋒將領勞薩等率將士往廣寧捉生。

諭曰爾等前去當自廣寧山後越其前坡勿渡大凌河。回時當從廣寧山前而來往返俱宜迅速嗣又

命勞薩武拜等率前鋒兵同每旗護衛十名由中後所北往略海濱一帶至是還奏勞薩等由中後所北面入勞薩駐其西武拜駐其東分兵一半沿海搜略獲馬二十四牛一百六十三驢四十俘十六人殺二百二十八人。

庚戌

車駕自錦州還。

太宗自咸家堡至臧家堡之次日有降明蒙古多羅特部兵蘇班岱阿巴爾岱密遣其同部人托克托內來言我等三十家六十餘人情願歸降乞發兵來迎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奏

聞。

太宗諭曰蘇班岱等來歸爾等其率護軍一千五百往迎不必多帶從役彼處見我兵縱必來拒戰可分兵爲前中後三隊前隊拒戰中後二隊陸續應援濟爾哈朗等率師遂行夜過錦州城南昧爽至杏山

令托克托內潛入臺報知蘇班岱等生擒漢人
六名並擒其家貲牲畜以行及黎明明杏山總
兵劉周智率馬步兵沿城布列錦州總兵祖大
壽偵我兵寡令錦州遊擊戴明率馬兵七百人
松山總兵吳三桂馬兵三千人及杏山劉周智
兵三千人並杏山原駐馬兵三百人共兵七千
協力迎戰松山錦州兵與劉周智合營分翼列
陣進逼我軍濟爾哈朗等欲離城與其步兵相

遠引退於杏山九里外明兵百餘騎越衆呼噪
而進濟爾哈朗遂縱兵還擊分隊衝入並與多
鐸阿達禮羅洛宏博洛皆親自督戰大敗之追
奔至城下始還陣斬副將楊倫參將李得位濟
爾哈朗又遣其護衛兵及阿達禮羅洛宏護衛
兵擊敗西面二營迎戰兵獲馬匹甲冑器械無
算還過錦州先遣啓心郎額爾克圖占巴奏捷
是日

太宗離營十五里往
閱錦州城額爾克圖等適至
太宗大悅即駐軍俟濟爾哈朗等至列纛拜
天畢回營戊戌濟爾哈朗等以陣獲旗纛馬匹甲冑等
物進獻
賜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
宏貝子博洛內廐良馬各一以所獲
賜有功將士其杏山降人蘇班岱阿巴爾岱蘇當拜瑚
賽南泰托克托內額爾克滿扎爾阿嚕賴等九

人各
賜鑲領緞衣一襲等授蘇班岱為三等甲喇章京復
賜寧遠降人布延圖博本白希得錦州降人鎮特卓興
克圖訥岱布岱等七人緞衣各一襲庚子以大
軍克捷
召諸王貝勒大臣等至戚家堡
御營大宴之次日移營葉家堡以捷音宣示留守

盛京諸王貝勒等。壬寅
親統八旗護軍騎兵向錦州進發。
命漢軍攜紅衣礮前行至錦州東五里。近臺佈列。架礮
攻克其臺。復
命內大臣侍衛等誘錦州兵出擊斬之。乙巳。復以礮攻
錦州城北瞭馬臺。擊死六人。餘三十人下臺降。
遂盡刈錦州城東隅禾稼。是日。
閱視錦州城自東至南。日暮還營。有蒙古巴爾巴圖魯

及材官王成名。自軍中降。尋授王成名為牛彔
章京。丁未。戊申。遣八旗軍士。分刈錦州城西北
禾稼越二日。
回鑾。
六月戊辰。
諭朝鮮協濟兵米由陸路改運。
先是
太宗命朝鮮總兵林慶業等率兵五千。船一百十有五
隻運米一萬包。同戶部承政洪尼雅喀庫禮等
由明錦州南小淩河大淩河口進發。運至三山
島船十六。遭風壞。其三溺死五人。運至奇爾山
橋船十一。遭風沉。其四溺死七人。又船三。漂至
明境。俱為明國所獲。其自旅順口運至北信口
船二十五。為石所壞。明人獲所漂三船。知有朝
鮮兵船在途。即發兵船三十八。追至熊島北。新

臺敵殺朝鮮八人。傷十二人。為火所燎者十二
人。二人躍入水中。明人以鉤獲之。又船二十九
亦為石所壞。僅存五十二船至蓋州。慶業不能
前進。遂同洪尼雅喀庫禮遣人奏
聞。
太宗命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剛林前往查驗。慶業等言
願從陸路負運。若仍由水路。士卒皆無生理矣。
希福等還奏。復遣學士瑚球額色赫賚
敕往諭慶業等曰。爾主李倧在南漢山見朕時。曾奏云

本國舟楫堅固。利於對敵。明人船隻甚脆。不足當也。
今爾在途遷延歲月。託言三舟漂沒。暗通明國消息。
及見明國船隻。不即迎敵。復詭稱不利。不能前進。豈
非與明國通謀耶。朕視爾國為一家。本欲同心協力
以征明國。故調爾兵船。爾國素善鳥鎗。若用以力戰
明人將奈爾何。今以如許兵船。僅遇明國三十八船。
尚不能敵。縱復前行。豈肯力戰耶。且朕原不因糧
餉少令爾齎送。特因兵船之便。故命順帶。爾既不遵

諭。運至所約之處。朕亦何須此米。爾等或棄之道路
或截歸本國。亦惟聽爾自便。慶業大慚曰。
聖諭如此。我等雖死。必從水路前往。瑚球等因令暫止。
復以其言同奏。
太宗遣國史院學士羅碩等傳
諭慶業等。准其由陸路前進。止許率副將五員。遊擊三
員。備禦五員。兵一千。所率五百同來。其餘俱付
該管官帶回本國。其米用我軍運至蓋州耀州。

其陸路兵。令于海州駐劄。以俟馬匹。
秋七月己酉。睿親王多爾袞等連敗明兵于錦州。
太宗于六月乙丑。遣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
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等。率其屬下將士
之半。往義州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還。是月乙
酉。睿親王多爾袞等遣筆帖式碩岱奏言。我軍
於錦州城西刈禾時。明人馬步兵由城西北隅
突出。鎗礮並施。因遣護軍兩隊。左翼騎兵一隊。

令其分隊從旁衝擊。我軍方進。敵兵遂潰。追至
城壕。掩殺之。又遣護軍伏松山大路。遇明總兵
祖大壽遣二人齎書赴寧遠。皆擒獲之。攻克錦
州城西九臺。小凌河西岸二臺。生擒四十人。錦
州城蒙古歸降者。騎兵五人。步兵一人。我左右
兩翼軍遵
皇上前諭。分駐于近城地方。一則斷明人往來之路。一
則投誠之人。可以乘便而來。而禾稼成熟時。我

軍亦易收穫。不致爲明人乘間竊刈。今擬分
兵駐營。及收貯糧草之所。奏請
上裁。
太宗遣內秘書院學士額色赫
諭令王貝勒等。酌將兩翼兵。輪行分駐。其已收糧草。擇
錦州西山城堅固之地兩處存貯。癸巳。睿親王
多爾袞等又遣恩國泰奏報。初八日。明錦州馬
步兵五百。夜襲我鑲藍旗營。爲我哨卒所覺。貝

子洛託等率兵擊敗之。殲其八人。十一日。明總
督洪承疇率四總兵。及馬步兵四萬。至杏山城
外進壕下營。臣等率護軍全軍並分騎兵一半
前進。明人以馬兵先出誘戰。因令騎兵暫止。先
遣護軍將士迎擊。追斬至城壕。獲馬七十匹。
太宗覽奏。遣前鋒將領武拜率前鋒官兵一半往助之。
諭曰。爾等此行。分兵二隊。後隊令納海蘇爾德統之。爾
等所統前隊。尤宜速往。擇險要處屯駐。若遇敵。更視

敵將突出之地。以列陣。並傳諭睿親王等。敵兵來時。
但宜堅守營壘。俟其相近。乃可擊之。前去迎戰。非計
也。辛丑。額色赫還奏。王貝勒等公議。令管旗大臣圖
爾格巴克舒護軍將領伊爾德蘇拜等。率每旗
護軍甲喇章京一員。以兵三百伏於錦州西南烏忻
河口。收穫牲畜。敵人覺之。以兵千餘襲我後隊。
圖爾格等收兵還擊。斬百餘人。獲馬十三匹。至
是。左翼睿親王多爾袞等。擊敗錦州城馬步兵
一千。殺傷甚多。獲馬一百有四。右翼安平貝勒

杜度等。復從寧遠路。遇明人自關內運米千石
至錦州。斬其步卒三百九十人。獲駝馬牛驢二
百九十有七。遣驍騎安泰瑪克占等奏
聞。
九月辛卯。睿親王多爾袞等敗明兵于松山
睿親王多爾袞等。先於八月乙亥。奏報七月二
十九日。右翼安平貝勒杜度等。率前鋒護軍全

軍。及騎兵一半前往錦州。遇明兵出城刈草。追
斬八十六人。獲其牲畜。還。睿親王多爾袞等追
左翼前鋒。及護軍馳略。獲米十五車。先被我右
翼陣斬之人。敵人將取尸。復與我軍遇盡殲之。
八月乙卯。前哨章京格巴庫率甲士十人。往探
大凌河海口。獲船二隻。斬三十五人。敵人夜入
義州。於屯田所傷我滿洲官兵三人。家屬八十
九名。我軍於次日。追及後隊。斬之。至是復遣羅
碩吉賽等奏報。九月九日。止留每牛彔下騎兵

二人守禦。王貝勒等悉衆往杏山城北之山巔
見兵馬自杏山城出者甚少。我軍方誘敵時。諜
報松山騎兵已出。王貝勒等率兵馳往。遣護軍
章京擊敗之。及還。敵復以馬步兵來襲。相距五
里。縱騎兵及護軍擊敗之。掩殺至松山城下。獲
其馬匹甲冑等物。比還。松山兵復至。復令官軍
迎擊敗之。敵乃遁。共擊敗總督一員。總兵七員。

士卒五萬。獲馬一百二十甲五百七十。
冬十月壬申。
萬壽節。
頒詔肆赦。
先是秋七月戊戌。大赦凡死罪以下。羈禁者皆
集於
大清門釋之。至是。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大臣等曰。今日乃朕誕辰。朕藉

賜恩綸。自諸王大臣以下。及庶民罔不沾被。即有罪
之人。亦欲推恩及之。除十惡外。凡罪槩行肆赦。因
命內院大臣宣讀赦詔畢。
太宗乃御殿受朝賀。
十一月戊寅朔。免朝鮮歲貢米什之九。
詔諭朝鮮國王李倧曰。十月二十五日乃朕誕辰。實中
外希恩之日也。想爾國歲貢米萬包皆取給於民。今
減去九千包。止貢千包。俾爾臣民同心懽戴。

乙酉。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連敗明兵于錦州。

太宗于九月丙戌。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羅洛宏等。率領滿洲蒙古漢人將士各半往代睿親王多爾袞等圍錦州松山。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啟心郎額爾克圖等奏報。多鐸率護軍及騎兵一千五百。夜往錦州西桑噶爾齋堡設伏見敵人四騎。即發前鋒追擊敵伏兵出戰多鐸率兵迎擊。追至塔山。陣斬八十六人。獲馬二十。濟爾哈朗率將士夜伏錦州南。

次日見敵數騎。誘之不至。敵伏兵望見我軍。即望城遁走。追斬六十餘人。又聞敵人於杏山塔山間夜運芻糧。隨令宗室輔國將軍務達海率兵乘夜往略。追斬五十餘人。生擒五人。獲牲畜百餘。

十二月辛未。嚴察漢軍兵丁代替者。

都察院參政張存仁奏言。我漢軍出征。多攜子弟。當更番時。每令家人代替。恐臨陣不力。久而逃亡。

太宗命嚴察之。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八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十九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 正月至八月

崇德六年春正月壬辰。錫特庫等自索倫部擒獲博木博果爾還。

先是五年三月。索倫部博木博果爾敗亡後七月丙午。

太宗命錫特庫濟什哈率護軍並徵兵外藩往征之

命內大臣巴圖魯詹理藩院參政尼堪等

諭外藩蒙古曰敖漢柰曼烏拉特阿嚕科爾沁四子等部從征將士俱彙集扎嚕特部內齊地。悉令較射。選壯勇者二百四十名。令錫特庫將之以行。以伊爾登固圖哈納綽隆爲嚮導。其從役駝馬甲胄器械糗糧俱細加檢閱。毋忽。十二月庚申。錫特庫等遣諾木岱青蒙格圖艾達漢齎圖以擒獲博木博果爾報。

次日。

太宗遣貝子洛託齎

敕往錦州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博木博果爾自叛後抗拒我軍。彼時朕已定計。欲令其北遁。以便擒獲。故揚言我軍將於黑龍江牧馬。必擒博木博果爾。彼聞此言果北遁。朕已知之。未及與爾等共議。卽命錫特庫濟什哈率外藩蒙古兵從蒙古北邊追躡。錫特庫等越兩月十三日至甘地。獲其弟及家屬。又閱十四日至齊洛台地方。遂獲博木博果爾及其家屬男婦幼穉共九百五十六人。馬牛八百四十有四。特諭知之。至是

凱還。遣官迎宴于北驛館。次日。

召錫特庫濟什哈及從征之護軍四十人外藩台吉等三十三人

賜宴。仍

命諸王貝勒各宴一次。擢錫特庫世職一等。

賜阿嚕科爾沁部台吉阿玉什扎嚕特部台吉桑古爾烏喇特部台吉布達齊四子部將領博內敖漢

部將頷色穆袞曼部將領扎丹等蟒緞朝衣貂
裘猞猁猻裘狐裘豹裘冠帶甲冑鞍轡弓矢銀
兩緞布等物有差

二月己未罷各牛彔章京之不職者

先是

太宗命戶部清查滿洲蒙古十六旗牛彔各以人口牲
畜註冊分別貧富具奏部臣奏宗室拜音圖
下武賴等四十八牛彔俱貧

太宗集衆于

篤恭殿

諭之曰此等貧窮各牛彔豈行陣時獨禁其俘獲耶豈
賞于衆人之外加派徭役耶抑豈旱澇偏災之獨與
於衆人耶皆因該管各章京等嗜酒曠職荒率無方
爾王貝勒大臣等又不查明更置戶口何從而殷富
著將貧窮各牛彔之該管章京俱解任另選才能者
任之同日又

諭曰爾等何不親率子弟習射耶子弟中壯者令以角
弓羽箭習射幼者令以木弓柳箭習射我國所恃全
在乎此爾等當嚴加督率互相激勸有不勤習射樂
嬉遊市肆者罪之

三月乙未蒙古博爾袞岱等來降

先是蒙古博爾袞岱哈喇爾岱巴彥岱等逃入
明國既而率男子四百二十一人婦女幼穉共
五百口攜馬騾二百一十有一毀大同陽和邊
牆來降二月二十日至歸化城土默特章京古

祿格遣納木什哩等送至

賜博爾袞岱三人鞍馬蟒緞朝衣冠帶靴鞾等物其餘

在歸化城者

賜銀一千兩又

賜納木什哩等銀兩有差

丁酉降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並為郡王

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安平貝勒杜度饒

餘貝勒阿巴泰等于五年十二月庚戌奏
命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圍困錦州擊敗明錦州松山援兵四百二十人斬二百四十人獲馬十五管旗大臣阿山先襲山城斬八人又克取小山城一座俘獲男子三十九婦女幼穉二十七馬贏五索海永順率兵四百堵截敵人去路及還時遇錦州兵三百人往小凌河畋獵擊斬九十二人其餘脫逃者遇安平貝勒杜度所率兵五百人又擊斬八十二人二月丙寅

遣晒岱奏報圍困睿親王多爾袞等于集代駐營時私遣每牛彔甲士三人還家一次私遣每旗官一員每牛彔甲士五人還家一次又移軍遠國王碑離錦州約三十里駐營
太宗聞之震怒曰原令我軍由遠漸近圍困錦州今離城遠駐敵人必多運糧草入城以此相持致延日月何時能速成大功耶至是値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更番往代之期因
命甲喇章京徹爾布等責
敕切責之令將倡議之人指名擬罪具奏並傳
諭王等至遼河先遣人來奏伊等俱駐于舍利塔候
旨隨遣内大臣圖爾格等往問睿親王等遣兵歸家及離城遠駐之故多爾袞奏曰臣集衆議每旗先遣官一員率每牛彔兵五人還家修治軍械牧養馬匹以錦州敵人馬匹皆在他處牧養内援

之兵皆退回養馬我等兵力有餘何畏錦州松杏三城之兵衆以爲然亦無一人勸阻者是倡議者臣也遣歸者亦臣也至離營遠駐因舊駐之處青草已盡特遠移以就芻牧耳但臣識庸慮短背違
上命向復何言及問肅親王與二貝勒對亦如之又遍詢貝子公大臣以下各官皆如多爾袞所對比還奏

太宗曰爾等若臨城駐營使糧草不得入錦州而遣兵歸家猶可也今乃云移營就草豈專令爾等往彼牧馬耶如不能圍城亦當以不能之故奏明今乃飾詞自解是貽誤衆人罪在爾等著令自行議罪聞爾格等以所議奏

聞得

旨降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俱爲郡王貝勒阿巴泰以下各分別罰銀有差以阿山初到營時即以駐兵太遠向多爾袞言之免其罰銀之半

辛丑令各旗閒散人歸本屯居住

太宗諭戶部曰邇來盜賊充斥俱係貿易漢人糾黨爲奸凡貿易必有主令之人自宜於本旗地方或修市廛或就家貿易今乃有縱家人居別旗地方與別旗合夥者又有令其往來貿販者俱按月勒索本息以致此等人無計措辦遂相率爲盜嗣後若居別旗貿易及街市往來貿易之人有爲盜者著將本主連坐

既爲貿易之主即有約束之責但令晝則貿易夜則歸家何自而爲盜若聽其自便行所獲則利歸於已苟爲盜則罪坐本人是直縱盜以爲漁利之計耳且此等閒散之人容留京師無益有損嗣今八家以下滿洲蒙古漢人官員人等各令家中閒散人俱歸本屯居住該管章京及家長各加意約束違者治本管官及家長之罪爾部亦嚴行稽察之

乙巳分編錦州蒙古貝勒諾木齊等歸降部衆

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奏

命往代睿郡王多爾袞等圍錦州每面分立八營繞營俱濬深壕壕邊修築垛口兩旗中間復濬長壕近城設邏卒哨探聘明撥兵前隊已至松山杏山錦州城中蒙古見我軍嚴整呼告邏卒等曰城中積粟可支二三年縱圍困豈可得耶邏卒應之曰無論二三年縱有四年之糧至五年後復何所食蒙古等聞之知我軍圍城志在必得

旨驚恐于是城中蒙古貝勒諸木齊武巴什琿津淸善山津古英塔布㜸楚肯博博克奈昂阿岱蘇巴達爾漢滿濟額森托濟布達習等遂謀來降有一人聞之欲奔告祖大壽武巴什等幽殺之遣二人持降書縋城下潛入我營其書曰我等知貝勒等全無歸順之心今與諸木齊合古武巴什等約誓已定仍率衆蒙古請降至二十七日黎明時可遣兵四面來攻諸木齊守東門武巴什等南門若不信我等有上天在有如天之

聖主在我等願爲編氓効職貢若蒙鑒納幸賜回書可舉信礮發爲驗

濟爾哈朗覽書又細訊之與諸王貝勒大臣等定議約于二十七日兵必前進遂舉信礮爲驗並遣啓心郎額爾克圖持其降書馳奏是日祖大壽探知其事遂整兵以待會日暮至外城門遣副將遊擊各一人率兵欲以計擒之爲武巴什等所覺即持兵器以迎外城蒙古等亦爭執兵器既接戰聲聞關外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等相繼至城下策應關內蒙古縋繩

城下我軍陸續援繩而上于城上吹角夾攻明兵明兵敗入城內我軍遂乘勝入關將城中蒙古男婦及一切器物盡送義州壬寅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護衛岱袞等奏言臣等于二月二十四日薄暮聞錦州關內蒙古兵與明兵接戰兩白旗相去甚近率兵先登左右之兵繼之俱至外城諸木齊等盡率其官屬兵丁以降都司守備把總等官八十六員男婦幼穉共六千二百一十有一人時喀喇沁部古嚕思希布具疏進獻適捷音至

太宗大悅

命八門擊鼓召衆于

篤恭殿宣捷與諸木齊武巴什等將至先

命多爾濟達爾漢諾顏揚善等至廣城迎宴之甲辰

親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各官出懷遠門迎至演武亭

太宗率衆拜

天行禮畢

升御座諾木齊武巴什等率部衆朝見命諾木齊武巴

什等較射又令大臣侍衛等較射選力士角觝

賜大宴宴之諾木齊等進獻雕鞍馬匹琥珀念珠金銀

器皿蟒衣等物俱却之

諭之曰爾等進獻具見悃忱但歸誠伊始朕當加恩賞

賚宴畢仍自懷遠門入還宮乙巳以諾木齊武巴什

攜來蒙古一千五百七十有三名漢人一百二

十有九名婦女幼穉二千六百五十五口編爲

九牛彔每三丁一人披甲諾木齊部下蒙古二

百有四人分隸正黃旗武巴什部下蒙古七百

有二人分隸鑲藍旗阿邦伊木圖文都爾瑚滿

韜部下蒙古五百五十三人分補各旗之缺額

者令諾木齊武巴什秩視梅勒章京阿尕喀滿

韜額布根海賚巴布岱額布格爾德琿津秩視

甲喇章京巴布岱之弟鄂爾洪安達哈山津多

爾津伊木圖文都爾瑚阿邦等秩視牛彔章京

並遣爾瑪古什等以下各

賜頂帶朝衣鞍馬弓矢甲冑綵緞布疋銀兩莊田牲畜

等物有差七月己亥復

賜諾木齊武巴什部下分得撥什庫鍾化額森博波克

托席杜等莊田奴僕朝衣冠帶鞍馬甲冑弓矢

綵緞布疋銀兩等物有差

夏四月甲寅以元史巴延事

諭誠府都王多爾袞等

太宗召內院諸臣入

清寧宮

命讀元史至世祖遣丞相巴延往征宋國時值炎天恐

行軍不利勑俟入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之據江

海如窮獸之負嵎今已受困旋復縱之則逸而

逝矣遂起兵南征統一天下乃遣大學士范文

程剛林等至

篤恭殿傳
諭睿郡王多爾袞等曰元世祖恐炎熱勒巴延俟入秋伐宋巴延諭奏必舉遂興師滅之今汝等不關困錦州屯兵遠處任意畋獵急圖歸家視彼爲何如也朕非窮究爾等特以巴延勤國之心令爾等知之耳多爾袞等皆慚謝而退

甲子定各牛彔披甲名數

太宗召衆于

篤恭殿
諭曰八家所屬各牛彔資取辦事人四名銀匠五名今宜各選辦事人二名銀匠二名王貝勒等各令家下漢人學習匠役待三年後再將各牛彔匠役停止每牛彔滿洲三人中許一人披甲以六十名爲當數其中或多或少務于三人中選一人他牛彔甲雖有餘不許補不足者有備披甲人詐稱年老令家奴代披及牛彔章京之子徇私不令披甲者各管旗大臣稽察之如稽察不公致被首告者罪之

五月丁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敗明總督洪承疇兵于松山

先是三月己亥

太宗命朝鮮總兵柳林副將刁和良丁天機米塔尼往大尼率兵千人廝卒五百人馬一千五百五十匹往助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四月丁未復遣阿哈尼堪索爾果東果羅車克等率每牛彔

兵五人赴錦州助之是日至己酉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連次奏報明人援兵自杏山至松山濟爾哈朗阿達禮羅洛宏等率右翼兵伏于錦州南山西岡阿濟格多鐸等率左翼兵伏于山之北嶺令前鋒兵往誘敵兵及敵兵來追我左翼伏兵齊出前鋒兵返擊右翼伏兵又追擊其後大敗之陣斬一百七十人獲馬一百六十四甲七十六副共俘獲人數四千三百七十有奇明

人恐我軍掘壕斷斷高橋將援兵撤回或云屯
駐寧遠或云已過寧遠又蒙古名古什者原與
諾木齊武巴什等同謀歸附因衆蒙古降時未
能偕出隨越城來降墜傷肱今並擕之以歸庚
戌。
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各率本部將士往助
鄭親王濟爾哈朗軍至是濟爾哈朗復遣刑部
啓心郎額爾克圖等奏報明總督洪承疇率總

兵六員兵六萬來援錦州屯於松山北爾我軍
擊敗之斬首二千級尋
命內院大學士希福剛林等往錦州同視濟爾哈朗等
所濬壕塹兼閱屯營形勢。
己丑迎宴索倫歸降部衆。
索倫部蒙塞爾瑚之子巴爾達齊于是月丁
亥率其戶下二百四人來降越二日己丑又有
索倫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來降俱

命迎至北驛館宴之。
壬寅築歸化城外牆
太宗遣牛彔章京萬塔什筆帖式塞稜等齎
敕諭駐防歸化城土默特章京古祿格等曰爾等所居
城小壕狹倘敵人來侵難容屯駐人口牲畜有一被
掠實損軍威爾等可于城外築牆酌量足容爾部人
衆其牆高三丈五尺寬可駐營牆上遍築垛口四面
留門每門俱覆甕城爾地產木甚多每門及四角各

建樓于其上牆外俱濬深壕修理完備爾等各率將
士登之分立汎地敵人若來可立于垣上迎戰遣去
章京即令督工事竣方還毋違朕命。
六月丁未朝鮮國進瑞金卻之
朝鮮國王李倧進獻瑞金遣陪臣李俔齎咨禮
部。其略云成陽郡新溪書院下民人袁年。夜見
室中有光即其地掘之得瓦甕上書一千年
三字。發視有黃金二十四片上刻官存大吉四
字。考新溪寺院係新羅古寺遺址。想前有僻人
刻留吉兆以為異代休徵斯天地所秘鬼神所
護豈有吝人始出之理。竊謂前史玉杯銀甕瑞

懋休，伏惟
皇上光膺
天命，肇創大業，威德震于寰宇，恩洽于遐荒，神人交
贊，鼎祚懋集，今千年古金忽發于
大朝所庇之藩境，其為
盛世嘉瑞，昭昭無疑，謹將原金遣獻，以表等事之誠云
禮部以
聞，得
旨，新羅藏金為朝鮮所得，王即進獻，足見誠敬，其所刻
字樣允屬休徵，朕當與王共荷嘉祥，王其自受，即與
朕受無異，著將原金付李倧齎回，是日遣倧等歸國，

賜貂皮銀兩等物，仍
賜宴于禮部。
辛酉，睿郡王多爾袞、鄭親王濟爾哈朗等合軍敗
明援兵于松山。
初，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等圍錦州，蒙古
投降，令大學士范文程等代請前往効力贖罪。
太宗責之曰，前者離城遠駐，任意畋獵行樂，今欲乘人
之功，攘為已有耶。後以范文程等言，始令入署視事。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等復為奏請，乃許朝見，仍
命率將士之半往代鄭親王濟爾哈朗軍，至是侍衛岱
袞、喇世塔、錫達禮等自軍營還奏，鄭親王濟爾
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等與更代之睿郡王多
爾袞、肅郡王豪格等兩軍合營，偵知明關內援
兵出松山城，沿海前進，我左翼軍向松山之東，
右翼軍向松山之西追之，左翼軍追及掩殺至
松山城壕，敗之，獲馬五十餘匹。丙寅，遣學士羅

碩齎錦州睿郡王多爾袞等并附大凌河歸附
官員祖澤潤、曹恭誠、裴國珍、祖澤洪、孫定遼、陳
邦選、鄧永祚等與祖大壽書。書曰，自大凌河分
訣，十餘年矣，兩不
說相見，皆將軍自誤之也。昔日隨將軍歸降投
明，同也。
皇帝行營，傾心投順，後將軍向職等云，是吾輩
仁聖之主也，及今十年，職等蒙
聖上眷養厚恩，始終如一，豈料將軍入錦州，遂聽妻孥
之言，背盟負
恩，厥後自衛，致今日困守錦州，無顏相見，是今日之錦
州，即昔日之凌河，昔日之負盟，直今日之報應，
料困城中糧已竭，今中之所存，有軍尊由自作，
所職等家眷之在錦州者，尚有五十九人，皆丹

負義忘恩之輩。何率爲殘黎充饑之食。爲此妄
想哉
皇上俯推職等列名致書將軍。請發各家大小人數送
出死地。授將軍之意。仍應南朝法令。人肯發出
丑不知既在關中。南朝法亦難加將軍。女兒本
兵救援據我國捉回之兵民投降之蒙古大
小將士無不痛恨將軍。昔日斷送遼陽。今日斷
送錦州。皆云不知將軍有何仇恨。致我等困守
受戮。則將軍之無可望也明矣。敢以明告
勿執迷不悟。自誤以誤職等之妻子也　庚午
睿郡王多爾袞等復遣侍衛雅賴吉賽漢褚翰
等奏報明關內援兵由松山來戰。我滿洲蒙古
兩翼會合。追擊五里。獲馬五百七十還。

秋七月戊寅
賜考取舉人生員等朝衣緞疋有差。
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請于滿
洲蒙古漢人內考取舉人生員。
太宗諭曰。忠經云。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聽不
可以不聽。視不可以不明。清則無欲。平則無曲。明則
止俗。聽則審于事。明則辨于理。爾等當善體此言。從
公考核。至是
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謨克圖赫德蒙古都當漢人崔
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爲麟各朝衣一領。一等
生員滿洲科爾科代帥帥克禮漢人盧震陽劉
漢祚劉可斌魏際隆金元祥線縉徐效奇劉遇
知楊天祐各緞一。布二。二等生員滿洲理達禎
瑪頼依們蒙古索諾木漢人李惟樸金元禎傅
天祥李棲鳳孟繼昌佟銘彭孫起元金應乾劉
都岳陳九奇王一品各緞一布一。三等生員滿

洲葉成格殺和多碩塞莽色蒙古巴朗漢人江
名世李貴王世勛劉應錫李茂。王徵貴姜念鄭
一元楊自得董其秀銀器重黃成教黃宗聖各
布二。
八月丁巳。
太宗親統大軍征明錦州。
先是初六日己酉。睿郡王多爾袞等遣噶俗安
泰奏報明國會集各省兵來犯我師。我軍奮擊

共三營獲馬五百五十匹敵兵來者甚衆
太宗即于是日遣學士額色赫往
諭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曰敵人若來侵犯王等
可相機擊之不來各固守汛地切勿輕動甲寅額色
赫還自軍中奏言敵兵甚衆乞遣鄭親王率兵
一半前往協力拒敵
太宗聞奏即檄各路兵馬星夜進京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留守

盛京丁巳辰刻
親統大軍出撫近門謁
堂子行禮畢啓行赴錦州戊午渡遼河睿郡王多爾袞
等奏報明總督洪承疇兵犯我右翼肅郡王豪
格率兩紅旗正黃旗鑲藍旗及外藩土謝圖親
王兵擊敗之時
太宗患鼻衄因行急衄益甚三日方止諸王貝勒大臣
奏請

聖駕徐行臣等當先往
諭曰行軍制勝利在神速朕恐敵人聞朕親至將潛遁
耳如不速破之如縱犬逐獸易于拾取朕此時如有
翼可飛即當飛去何可徐行于是晝夜趲程自
盛京疾馳而進凡六日抵松山之戚家堡
駐蹕遣大學士剛林學士羅碩往
諭睿郡王多爾袞等曰朕當即至矣可令前遣之宗室
拜音圖額駙英固爾岱兵及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

兵察哈爾索諾木偉宰桑等兵先在高橋駐營俟朕
至高橋合圍松山杏山多爾袞豪格等復令剛林羅
碩還奏臣等聞
聖駕親臨勇氣倍增惟務進攻豈敢畏怯但觀明兵甚
衆臣等前率兵圍錦州屢經攻戰微有損傷如
再速戰恐力有不及頃
皇上諭令屯營高橋倘敵兵為我所迫約錦州松山兵
內外夾攻協力死戰萬一有失為之奈何

皇上即欲自高橋來援亦必待勝負少分之後今如暫
駐松山杏山之間則臣等大幸。
太宗允之先陳師于松山繼于松山杏山之間自烏忻
河南山至海橫截大路綿亘駐營。
諭衆曰如敵來犯近則迎擊之倘敵兵尚遠而先往迎
戰致累于衆即與敗衄無異是時明領兵總督洪承
疇巡撫邱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兵部郎
中張若麒大同總兵王樸宣府總兵李輔明密
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
蛟山海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
兵吳三桂及副將遊擊二百餘員率馬步兵十
三萬于松山城北乳峯山岡結營其步兵于乳
峯山松山城之間掘壕立七營其騎兵營于松
山東西北三面見
太宗親率大軍環松山而營大懼一時文武各官欲戰
則力不能支欲守則糧已不繼遂合謀欲遁。

乙丑。
太宗破明兵十三萬于松山。
癸亥黎明明總兵八員率兵犯我前鋒汛我軍
擊敗之將犇塔山爲前鋒軍及鑲藍旗護軍追
擊。
太宗命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子博洛內大臣圖爾格等。
追至塔山而還獲其筆架山積粟留兵守護遂
濟壕斷松山杏山路是夜明諸將皆欲遁撤其
步兵七營近松山城而營甲子敵兵犯我鑲紅
旗汛我軍擊却之師還敵襲我後相拒百步。
太宗復令轉戰張黃蓋率數人往來指揮布陣敵望見。
倉皇遁走遂還營。
諭諸將曰今夜敵兵必遁護軍統領鰲拜阿濟格尼堪
漢岱哈寧阿等可率左翼四旗護軍至右翼汛地排
列右翼四旗護軍及騎兵前鋒蒙古等兵俱比翼排
列直抵海邊見敵兵遁者有百人則以百人追之千

人則以千人追之如敵兵衆多則躡後追擊直抵塔
山是夜初更時明總兵吳三桂王樸唐通馬科白廣
恩李輔明等率馬步兵出前鋒汛地沿海潛遁
我軍相繼追擊
命蒙古管旗大臣庫爾克達爾漢阿賴察哈爾茂海等
各率所部兵于松山路設伏邀擊不許遠追若
無
諭旨不得擅還又

命睿郡王多爾袞及貝子洛託公屯齊率先至四旗護
軍及科爾沁土謝圖親王兵前往錦州至塔山
大路橫擊之又
命達齊堪率達哩納林等率鎗礮手往筆架山增兵防
護糗糧又
命鎮國將軍宗室巴布海護軍將領圖賴往截塔山路
又
命武英郡王阿濟格亦往塔山截擊之倘敵兵欲越塔

山則率巴布海圖賴自寧遠直抵塔山追擊又
命貝子博洛率兵往桑噶爾寨堡截擊又聞明兵部郎
中張若麒從小凌河口乘舟遁
命蒙古梅勒章京翰蘇及察哈爾部下巴特瑪率兵往
追之又
命管旗大臣譚泰率騎兵四百往小凌河西直抵海濱
絕其歸路又
命梅勒章京多濟里追擊敵兵又

命蒙古管旗大臣伊拜梅勒章京譚拜于杏山四面夾
擊敵兵之奔入杏山者不許遠追如無
諭旨亦不得擅還又
命蒙古管旗大臣恩格圖前鋒將領武拜等追擊逃兵
又
命阿什達爾漢及多爾濟達爾漢諾顏往視庫爾克達
爾漢阿賴伊拜等台山駐營處如其地未善即
擇善地移營並察其斷敵多寡

太宗又討我軍若干是夜一併追發恐敵人復有逃竄
者于是相敵形勢陸續追發黎明諸將遵奉
上命各赴汛地邀截恐如
睿算掩擊窮追明兵竄走彌山遍野死者不可勝計乙
丑
命睿郡王多爾袞武英郡王阿濟格阿塔山四營復
命漢軍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侍衛李國翰等攜紅
衣礮十位往助攻克之生擒臺內副將王希賢

參將崔定國都司楊重鎮斬都司一員守備二
員明總兵吳三桂王樸奔入杏山是日
太宗移營松山將四面濬壕圍之明總兵曹變蛟撤乳
峯山馬步兵棄寨宵遁欲突圍出至鑲黃旗汛
地者一至正黃旗汛地者四俱為我軍擊敗一
半突入
御營我侍衛親軍力禦之曹變蛟中創奔還松山乳峯
山所遺大小礮位軍械無算我軍俱獲之丁卯

命內大臣錫翰等及四子部都爾拜各率精兵二百五
十一伏于高橋大路一伏于桑噶爾齋堡以杏
山逃兵必由此路出也又
命甲喇章京綏遜格爾奈等率三旗護軍一百五十往
助錫翰等軍是日果有敵兵千人自杏山遁出
遇錫翰等伏兵敗之追至塔山多所斬獲比還
太宗親率軍至高橋東
命貝勒羅洛宏貝子傅洛內大臣圖爾格等每旗精兵

二十名及正白旗護軍翁牛特部兵錫翰所領
兵俱付貝勒多鐸令設伏以待己巳明總兵吳
三桂王樸率兵自杏山出奔寧遠我前鋒軍見
之自杏山西截入大路追擊敗奔至高橋多鐸
等伏兵四起阻截前路追兵復躡後盡殲其各
路潰竄之兵三桂與樸僅以身免次日搜剿山
野獲甲冑軍械馬匹無算
太宗又命內大臣塔瞻等率每旗精兵五十往高橋設

伏甫出營遇明步兵千人自杏山潰遁悉斬之
比至高橋復盡殲騎兵八十步兵六百先後通
計斬殺敵衆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獲馬七千
四百四十有四駝六十有六甲冑九千三百四
十有六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衆
所棄馬匹器械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蕩多如
雁鶩
太宗神謀勇略制勝出奇破明兵十三萬如摧枯拉朽

指顧而定昏夜中我軍誤傷者止八人厮卒一
人是時被圍于松山者惟總督洪承疇巡撫邱
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同知張爲民饑繼
鬻通判袁國樹朱廷榭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
祖大樂等兵不過萬餘城內糧草已絕我軍復
掘外壕困之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
輔明唐通郞中張若麒等各路潰竄未有成隊
逸出者于是遣學士羅碩賫帖式扎布海等

至
盛京宣布捷音
壬申以
敕諭松山城守官兵
太宗敕諭松山城守官兵曰朕率師至此知爾援兵必
潰豫遣兵圍守松山使不得入自塔山南至于海北
至于山及寧遠東之連山一切去路俱截之又分兵
各路截守陸路斬殺者積屍遍野投海死者更不可
勝數今爾援兵已絕此乃

天意佑我也爾等以爲止圍松山錦州其餘六城未必
受困不知時勢至此不惟六城難保即南北兩京亦
豈能復有耶朕非虛言昔征朝鮮時圍彼國王于南
漢山諭之曰爾降必生全爾後國王果降朕踐前言
仍令主其國後圍大凌河時總兵祖大壽來降亦不
復殺仍恩養之諒爾等所素聞也爾等可自思之是
日前鋒將領努山等自明營家口喜峯口偵探

回擊敗步哨五十一營。斬一百四十五人。又斬騎哨十一人。生擒守備一員。兵七人。遇我國逃人。殺男子二人。獲婦女二口。

皇淸開國方畧卷二十九

皇淸開國方畧卷三十

太宗文皇帝 崇德六年辛巳九月至七年壬午六月。

崇德六年九月丙戌

車駕自松山還。

是月甲戌朔

太宗以大軍克敵。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大臣拜
天行禮畢。是夜
太宗夢

太祖令四人捧一玉璽授
太宗。
太宗受而覺。以語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諸臣。奏
曰。
太祖授
皇上以玉璽。乃
上帝授
皇上大統也。戊日乙亥。

命滿洲蒙古八旗俱出馬步兵各百人運紅衣礮往攻
松山。
命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每牛彔兵十名還守
盛京辛巳。
太宗自松山城西南移至城西北十里駐營壬午鄭親
王濟爾哈朗率兵濬壕圍錦州有牛彔章京佛
洛率從人三名逃往寧遠投明總兵吳三桂部
下是日復率前三人及寧遠蒙古十人還乙酉。

命安平貝勒杜度饒餘貝勒阿巴泰管旗大臣譚泰阿
山巢克舒準塔和洛會瑪喇希巴特瑪等圍守
錦州貝勒多鐸郡王阿達禮貝勒羅洛宏宗室
拜音圖宗室公艾度禮額駙英俄爾岱庫魯克
達爾漢阿賴恩格圖伊拜等圍守松山外藩科
爾沁部卓哩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
珠什哩等圍守杏山高橋。
車駕於丙戌啟行還
盛京。
冬十月辛亥。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酌留軍營馬匹。
太宗自松山
回鑾後五日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齎
敕往諭諸王貝勒等曰錦州松山所濬壕塹可周圍巡
視其城外薪草令我軍收割若科爾沁部巴圖魯郡
王下馬匹疲瘦令擇肥者乘之翼日明松山城內外
馬步兵全出犯我鑲黃旗漢軍汎我軍擊敗之。

斬首千級獲礮位五十七甲冑軍械四百餘冬
十月甲辰。
太宗命鎭國將軍阿拜率滿洲蒙古每旗撥什庫一員
每牛彔下兵二名俱衣緜甲往錦州南乳峰山
駐營丁未。
命恭順王孔有德智順王尚可喜等率本部將士及懷
順王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所屬將士往錦州

駐營至是遣筆帖式珊達和爾珊等齎
敕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爾等圍困錦州松山需用
馬匹可察有力之家每牛彔下各留十匹其餘俱令
發回
十一月戊寅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
時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言今歲禾
穀未收秋霜早隕恐收穫之時米糧未能豐足

價漸騰踊市糴日稀奏請豫爲籌畫一請嚴沽
酒之禁本京及大小城堡計造酒米數每日不
下數百石停止一年可省米數十萬石一請杜
囤積之弊有糧之家或賣或借賣則從市平糶
借則從時起息俾得有無相通不許居奇長價
一請疏河渠之路東土以遼瀋爲肥饒夾河六
屯尤爲沃壤年久不濬故河壅而水不流雨潦
偶多遂致泛溢沿河一帶良田悉委棄矣及時

挑修用力不多爲益最大即民間夫役亦所樂
從一請開納粟之例或論罪之大小限以糧數
納贖或無罪平人有急公輸粟者量加獎錄俟
秋成豐稔即行停止疏入得
旨所奏俱是我國人民當此饑饉之年著停止沽酒待
年豐仍許沽賣獲罪之人無銀納贖願輸糧者准以
時價折收有餘糧之家願助者許助願賣者許賣又
新開河修濬一事該部俟可以興工之時奏聞

十二月甲寅睿郡王多爾袞等敗明兵于松山
太宗于十一月乙亥
命睿郡王多爾袞貝子洛託公屯齊等駐防錦州肅郡
王豪格公滿達海等駐防松山俱
授以戰守方略行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
袞肅郡王豪格等自軍中奏報松山城內明總
督洪承疇以兵六千夜犯我正黃旗護軍騎兵
及正黃旗庫魯克達爾漢阿賴營我軍各依汛

地沿壕射却之陣斬四百二十四人。敵兵退入
松山城。門閉不得入。兩日之間收服二千餘人。
敵之從杏山背遁者爲我伏兵所殺凡五百七
十四人。
太宗尋遣敢心郎布丹齎
敕諭駐守諸王貝勒等曰。嗣後錦州松山杏山三城人
逃出者十五歲以下准留爲奴十六歲以上者勿赦。
崇德七年春正月丙子。禁與奴僕私貸。

太宗諭戶部凡有糧貸人及無糧求貸者許家長互相
稱貸勿得私向奴僕稱貸及私貸與奴僕。
二月己未克松山明總督洪承疇等就擒。
圍守松山肅郡王豪格郡王阿達禮貝勒多鐸
羅洛宏等自軍中遣安泰恩棠等奏報明松山
副將夏承德自城內遣人密約我軍於彼守禦
之處乘夜豎梯登城彼爲內應且以其子夏舒
爲質。於是定約以左右翼雲梯各一在前八旗
雲梯各一隨後登梯軍士二一派定。十八日夜。
豎梯於城南面阿山旗下班布里和洛會旗下
羅洛科奮勇先登。衆繼之。我軍巡邏於城上。詰
朝夏承德部卒別聚一處搜敵兵殺之。生擒明
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
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
白良弼等。殺其兵道一員副將十員遊擊都司
守備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員兵三千六十三名。

夏承德部下男婦幼穉共一千八百六十三人。
又俘獲婦女幼穉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冑
弓刀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衣礮鳥鎗
共三千二百七十三并籍金珠銀兩緞疋衣服
皮張等細數以
聞。
太宗諭令將俘獲諸物酌
賜將士。一應軍器即於松山城內收貯。壬戌歸降副將

夏承德全。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郊迎十五里。宴之。癸亥。以松山
既下。凡大凌河各官有兄弟妻子在彼者。俱令
察出完聚。
諭將明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之弟祖大樂解送
盛京。誅巡撫邱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三人。縱
祖大成還錦州並
諭漢軍大臣石廷柱巴延劉之源金礪曰所獲松山一

切鎗礮火藥礮子可用者用之。不堪用者加意收藏。
不可散失。是日。學士羅碩額色赫等奏報明十三站
夏百總率所屬男子一百名及婦女劫稱來歸。
二月癸酉。武英郡王阿濟格等敗明總兵吳三桂
兵。
先是二月戊午。武英郡王阿濟格自杏山軍營
奏報。先遣前鋒將領鄂碩克圖巴圖魯鄂碩等
往略寧遠。因兵少。恐為敵兵阻截。續遣護衛及

親軍四十人往應。路遇鄂碩克圖等。仔獲牲畜
而返。遂與俱歸。時明寧遠總兵吳三桂王樸白
廣恩遣副將二員率兵六百人尾我後。我軍誘
而敗之。獲甲十九。馬六十。至是武英郡王阿濟
格遣喇色奏報。寧遠總兵吳三桂白廣恩及祖
大壽之子率兵四千。欲窺我營。駐於塔山。令兵
一半前至高橋。與我哨兵相遇拒戰。時遣兩翼
前鋒兵一從大路。一從後路。緝擒嚮導以探敵

兵虛實。偵知敵兵不戰而退。遂令前鋒兵在前。
護軍將領二員每旗甲喇章京二員每牛彔護
軍一名隨後追至連山。殺三十人。生擒百戶一
名。獲馬三十匹。又遣兵捉生偵信。遇出城採薪
者。殺三十餘人。又明兵五百欲進寧遠。我前鋒
將領努山擊敗之。斬五十二人。獲馬二十九匹。
己卯。克錦州。明總兵祖大壽降。
大軍自七年三月掘壕防戍。更番圍困錦州。至

是年三月。明援兵俱絕。城內糧盡。饑民相食。祖大壽戰守計窮。又聞松山已失。乃率衆官出城。至鄭親王濟爾哈朗、睿郡王多爾袞軍前叩首乞降。先是祖澤遠屢遣人至營。言祖澤洪若在。欲邀與諸王等語之。云祖澤洪與爾言時。爾不與言。今澤洪已回。復與誰語耶。越二日。其人復來。云此言係祖總兵遣來相告者。諸王云。祖總兵云何。曰。祖總兵近聞松山已失。若得見祖大

樂。我即歸順。寧遠亦可得也。諸王與衆大臣議定。遂令來人與祖大樂相見。次日。又遣二人來云。祖總兵問諸王。可許與盟誓。及有用印移文否。果爾。即歸順矣。諸王怒云。昨言見祖大樂即降。今曰何又出此妄言耶。我圍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顧慮。乃與爾盟誓乎。爾欲降則降。不降則已。誰強爾也。遂驅來使。一人進。一人回。祖大壽即遣中軍高勲、副將祖澤遠復來。云昨乃小

人妄言。非祖總兵言也。王若令今日來。則今日至。明日來。則明日至。惟王命是聽。次日。祖大壽遂率衆官詣軍前叩首降。王等遣啟心郎額爾克圖、議政大臣雅賴奏報。祖大壽降後。即日率兵入城。駐於城上。守護城門。諸王議取寧遠之策。當乘大壽妻子尚未撤回。總兵吳三桂尚未更替之時。亟行前往。遂定議。至錦州城內兵。約有七千人。與祖大壽同心歸順之官屬兵丁。悉留養之。其餘或誅與否。謹俟

上裁。是夜。

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等往

諭曰。祖大壽部下之人。悉與留養。其他悉誅之。凡在錦州蒙古人。察出處斬。杏山塔山兩處。可令祖大壽遣人往諭之降。并令祖大壽所屬有父母兄弟之人。極誠實者。前往寧遠。俟有回信來奏。其武英郡王之軍。可於塔山西連山大路。駁行堵截。一至海邊。一至山

下立營松山所獲祖大樂祖大成帶往錦州與伊妻子完聚令與祖大壽同處祖大名先曾有旨誅之若未正法從寬宥釋亦令依于大壽處爾等可速往宣

諭恐祖大壽屬下之人有誤被誅戮者壬午

太宗復遣筆帖式寧古哩鑾特彰通阿等往

諭曰爾等可傳諭祖大壽諸王因爾相持日久不下欲盡加屠戮不留一人朕深加憫念如將錦州兵人盡行誅戮後將何以招撫懷遠俾大軍一至各來歸順予因悉將爾部衆留養其在錦州蒙古兵及山海關

之兵縱使生全彼亦不肯爲我有也且恐不利於爾故悉誅之至關外寧遠等處官員其妻子雖不在錦州者亦留養之又

諭曰原在錦州人民並商賈人等可悉予保全歸順官兵盡令薙髮其應誅之人可語祖大壽顯正其抗逆之罪然後加誅仍將應誅應留及所俘獲速行開明具奏至巡城守壕將士不可謂錦州已降遂爾怠忽

恐僞降官員變貌易服而逃也寧遠之人有言欲見大壽便歸順者不可輕聽其更番回家兵丁可令暫停俟所獲人口牲畜檢收既畢即令攜來又武英郡王原令駐劄寧遠連山之間朕聞諸王貝勒云在彼處無益宜遏寧遠進截大路屯駐如欲前往時須防敵伏有地險當避路傍山而行若遇敵步兵營不可遽擊必俟彼行動何便擊之寧遠之人若欲歸順令我軍入城必索城中大員爲質命我軍嚴守城門然後可入不然恐墮其計再令開杏山之官員每旗章

京一員每牛彔兵二名往助武英郡王軍丙戌鄭親

王濟爾哈朗等遣圖賴賽木布博貝光泰等自

錦州齎冊籍至奏稱所留官員總兵祖大壽革職總兵祖大弼副將高勲祖澤遠參將祖澤沛祖澤盛劉志友鄭雲李勝郭朝宗遊擊吳汝玠王江張成梁祖克龍都司金應第劉獻忠張交元唐珍途世科高應奇守備王文貴潘永德爾

一元催允升男婦幼稚共三千四百三十八人喇嘛二十六名僧人六十八名又俘獲人四千八百九十四名馬牛金銀等物俱載册內。

太宗諭大學士希福剛林等曰汝等可帶大凌河官員往錦州令察認伊等妻子奴僕即給予之將祖大壽官屬兵丁戶口及各家妻子奴僕開明具奏其留下人民編入戶籍仍令在彼栖住凡關錦州寧京俱照職加賞陣亡被傷之人亦分別賞恤其餘均分與軍

士一切賞賚之事必與鄭親王府郡王商酌而行。丁亥希福剛林等至錦州將大凌河各官妻子奴僕凡存在錦州者俱察出給與遣寧古哩等還奏錦州民人家財什物遇兵戈之後散棄一空難以栖住至祖大壽妻子奴僕及部下官屬兵丁戶口共四千五百八十名所有家貲不敷令夫役護送但輜重未易移運

太宗復遣筆帖式準達鄂漠克圖等往

諭曰編為兵戶者既不能在錦州栖住當令一的當官員率領由牛莊所屬兵丁從大路送至蓋州安插。若遇運米來接濟之兵其護送人員不可中道輕離俟渡遼河後始可隨意行走朝鮮兵丁回時亦令從此路行其至東京日期當先來報以便遣人迎犒朝鮮運到餘米仍令彼國人看守待庫禮至交收後方可遣回祖大壽等歸順兵丁戶口若我國撤回之兵不能攜帶則令彼處種地之滿洲蒙古漢人及喀喇

沁每牛彔出堅固牛車一輛令本牛彔下無馬之兵護之以來如不足則令義州駐防兵量馬多寡運送之如再不足則令撤回之兵馬上均分帶來祖總兵輜重難運之物仍留其家來服再取可也伊家口來時遣的當官員護送其至廣寧城日期亦當先報以便遣人往迎各官來時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多鐸謹慎防護不可疎忽己丑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學士額色赫等奏報臣等曾遣人往寧遠祖大壽

之子處因城守官員知大壽已降不令入城在
城外與之語未竟始末而回又武英郡王阿濟
格過寧遠西離城十里截路下營率本旗護軍
同前鋒兵及外藩蒙古兵往覘明寧遠城通海
運糧之水路遇城内兵出擊敗之殺九十餘人
獲馬十三匹
乙酉明遣使乞和
駐守錦州杏山王貝勒等遣啟心郎古巴奏報

明國差總兵一員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
員至王貝勒軍前欲求講和齎到給其尚書陳
新甲敕諭一道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奏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卜
朝未輕信者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
卿部屢次陳奏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
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以復還我祖宗恩義
聯絡之舊今特諭卿便宜行事遣官宣布取有
確信
回奏
太宗覽畢
敕諭諸王貝勒曰閱爾等所奏明之筆札多有不實若

謂與我國之書何云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既謂諭陳
新甲又何用皇帝之寶況札內竟無實欲講和之意
乃云我國家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復還我祖
宗恩義聯絡之舊等語此皆藐視我國實無講和之
真心然彼雖巧詐朕以實情言之向來啟此兵端原
非我國之願因明國不辨是非凌辱我國情實難堪
故不得已而起兵耳朕從前屢欲講和而明國不從
今明國口稱欲和其真偽不得而知然和好固朕之

夙願朕豈有所迫而願和歟朕蒙
皇天眷祐昔時金國所屬盡爲我有元裔朝鮮悉入版
圖所獲明國官民不啻數百萬恩威遠播所向無敵
如此而猶欲和好者蓋爲百萬生靈惜耳若和事果
成何必爭內外大小之名但各君其國互相贈遺通
商貿易悉安生業則兩國之君臣百姓共享太平之
福矣惟是我朝兵强國富尚且諄諄願和奈明國執
滯不通自以爲天之子鄙覷他人口出大言不願和

好不知
皇天無親有德者受命無德者廢棄從來帝王有一姓
相傳永不易位者乎明之君臣慮不及此不願修好
致億萬生民死於塗炭者皆明之君臣自殺之耳其
罪在彼朕無與焉朕以實意諭爾等爾等其傳示於
彼使明知朕意

乙未分征明兵爲兩班

太宗遣內院學士額色赫往錦州杏山

諭王貝勒等曰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饒餘貝勒
阿巴泰輔國公博和託管旗大臣宗室拜音圖和洛
會武賴伊拜駐守杏山鄭親王濟爾哈朗貝子洛託
尼堪輔國公屯齊滿達海特爾祜管旗大臣公艾度
禮葉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恩格圖石廷柱巴延劉
之源金礪駐守塔山武英郡王阿濟格郡王阿達禮
貝勒多鐸羅洛宏貝子博洛輔國公芬古扎喀納杜
爾祜和託穆爾祜屯齊喀管旗大臣阿山譚泰葉克
舒準塔巴特瑪瑪喇希鄂漠克圖俱著回京仍將滿
洲蒙古各旗護軍騎兵前鋒兵分爲兩班一令來京
一令駐防其駐防者每牛彔護軍四名騎兵十八名
此十八名內每牛彔派兵四名每旗派賢能章京一
員其次章京一員蒙古旗每牛彔派兵四名每旗派
賢能章京一員撥什庫一名駐於錦州其餘騎軍將
士左翼駐於杏山右翼駐於塔山護軍前鋒將士亦
駐塔山漢軍將士俱留之候攻取塔山後察其貧窮
者先令回京其餘酌量留駐錦州其恭順王孔有德

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及續順公沈志祥官
屬兵丁照例更番候用火礮攻塔山畢分左右翼駐
於杏山塔山又令薩木什喀率步兵毀松山城仍收
貯火礮等項周圍築垣掘壕量撥人夫防守然後發
步兵回京再將薩木什喀各章京等派入換班之
內其朝鮮兵盡行發回至分撥錦州城內房屋及修
理駐蹕之所令人看守王以下公以上房屋令各自

修理餘房分給各旗居之不得拆毀其漢軍及恭順
王孔有德等所給房舍令彼各遣人看守松山城內
房舍毋得焚燬亦照旗分定以備修葺房屋之用

夏四月丁未

敕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

太宗遣刑部啓心郎額爾克圖齎
敕諭王貝勒軍營令傳
諭寧遠總兵吳三桂曰朕以大兵圍困松山錦州松山

副將夏承德首先納款故其眷屬及部衆俱加恩留
養總督洪承疇亦留養之矣其餘抗命者盡誅惟祖
大樂等因係將軍之戚姑留之錦州祖大壽歸命其
眷屬部衆俱獲保全此正大將軍趨吉避凶建功立
業之秋也將軍果能乘時度勢決意來歸則宏功偉
名與追而後歸之松錦諸臣大相懸絕親屬可以完
聚功名可以長保矣否則將軍之全軍已爲我所敗
印信已爲我所奪松錦陷沒坐視而不能救種種罪
惡爾主豈肯輕恕耶曩者祖大壽之在錦州也爾主
疑之而欲加以罪然終不能者以其族黨勢張且據
錦州故耳今將軍以孤立之身負危疑之迹豈能自
保無虞況爾國流寇轉熾土宇潰殘傾亡之象將軍
已目擊之時勢若此將軍雖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
哉將軍不於此時翻然悔悟決計歸順勢我士馬遲
我時日彼時雖降亦不足重矣其詳慮而熟思之並
敕總兵白廣恩等令其開導吳三桂同心協謀舉城歸

順張存仁祖可法裴國珍吳三鳳胡宏先等又
遺
書各遺三桂書白廣恩之子白良弼前在松山被擒並
與其父書

辛亥塔山奏捷

先是錦州既克

太宗敕杏山塔山官兵曰朕以大兵圍困松錦曠日持
久克城之日本應盡誅以正抗拒之罪因松山副將

夏承德納欵使我軍得入故獨全其部衆惟不與同
謀者殺之錦州祖大壽雖迫而後降亦尚留養其餘
未降而死者正復不少爾等毋得效尤迫而後降謂
可僥倖全生也若不努我士馬速來歸命朕當念其
歸命之速而優養之倘延遲日久罔識趨避自絕於
天城下之日悉罹誅戮悔無及矣至是內院學士額色
赫以攻克塔山捷音至奏言鄭親王濟爾哈朗
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率右翼將士及兩

翼護軍漢軍載火器至塔山城列紅衣礟於西
初八日進攻至初九日午時城崩二十餘丈我
軍悉登遂克其城城內三營官屬兵丁共七千
盡殲之嗣鄭親王濟爾哈朗復遣和託鍾古等
以俘獲塔山人口及金銀牛馬財貨等物數目
奏
聞
太宗仍命和託鍾古等還

諭曰俘獲之物照品賞給陣亡及被傷者効力攻城之
章京等官從優加賞人口其餘散給攻城之兵隨從
諸王兵及守營兵勿與再令運米於錦州俟人口牲
畜米穀等物料理既畢平其城垣大軍退回高橋一
面傍海一面依山橫截大路駐營相時而進
乙卯
賞卹朝鮮從征將士
賜朝鮮總兵副將遊擊守備通事等官及被傷陣亡兵

丁銀兩有差時朝鮮總兵官金得幹率副將三
員遊擊三員守備十員兵一千從役五百名往
杏山助閲又總兵官牛典儀率領官兵自錦州
換班俱
命迎至
東京宴之
甲子杏山奏捷
先是

太宗敕諭杏山守將及軍士等曰。松山軍民糧盡。副將夏承德勢窮力竭。接引大軍入城。故將夏承德同謀歸順之衆。悉加恩養。總督洪承疇亦赦而養之。錦州自被圍以來。死傷殆盡。祖大壽匹馬來歸。凡其部衆。悉予保全。旋又招撫塔山。因其拒命。遂以紅衣礮擊而取之。夫松錦二城。曠日持久。勞我士馬。雖窮迫投降。尚赦而養之。今爾杏山受困日淺。若不勞士馬。敕書到日。即舉城投順。朕當保撫全城。秋毫無犯。汝等不特可全身家。并當敘爾獻城之功。朕命汝等速降者。非攻不能取。圍不能下也。十三萬援兵已敗。松山錦州塔山三城已克。獨此蕞爾孤城。焉有委而棄之之理。若朕命速降而不降。後或攻或困。城下之日。悔無及矣。又

命將此敕諭曉示城內軍民。再以善言招撫之。來降則已。否則聽諸王相機而行。至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遣侍衛瑚什等以杏山捷音至。奏言臣等遵奉

敕諭。傳示杏山城內。其城內各官不降。遂於二十一日黎明移礮於城北。攻取近城之臺。二十二日。於臺前列紅衣礮。擊毀城垣約二十五丈餘。我軍將欲登城。城中危急。衆官遂開門至營中叩首云。我等先欲歸順。畏懼軍威。所以未降。今或殺或宥。惟命是聽。臣等令將士入城。立於城上。並撥兵守門。其投降官民及所俘獲。俟察明具奏。越二日。籍投降官民及俘獲男婦幼穉駝馬米穀軍械等數奏報。

太宗命額色赫瑚什等往

諭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曰。杏山歸順官屬兵丁。可俱送來京。其餘士民。從牛莊路遣發安插蓋州。先曾諭撥每牛彔騎兵十八名駐防錦州杏山。今止撥滿洲蒙古漢軍每牛彔兵十名。滿洲蒙古領旗大臣各四員。隨阿巴泰駐守錦州。其餘每牛彔八人。量送來京。戶口及往蓋州居住之人。量其多寡。分撥將士謹慎護

送松山塔山二城。如拆毀既平。可令外藩蒙古兵還
又杏山城內兵器諸物。運至錦州杏山城亦令拆毀。
俟料理既畢鄭親王濟爾哈朗肅郡王多爾袞等率
護軍還京
五月戊寅。禁善友邪教。
太宗諭禮部曰自古僧以供佛爲事。道以祀神爲事。近
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左道也。且人生
而爲善則死亦無罪。苟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

有罪矣。雖爲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爲善友。何若行
善之爲愈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善原在心。非不
食肉之謂也。今因康養民李國梁等。倡善友邪教。合
羣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於籍
者。三百餘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寬宥。止誅爲首十
六人。自今以後。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兩部不
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或被人首發。或經各衙門察
獲者。殺無赦。該管各官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
罪。
六月辛丑。遣明使人還。仍報以書。
先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奏言。明國遣兵部職方
司員外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墉祭宗
孔遊擊王應宗都司朱龍守備喬國棟殷廷趙
榮祖李國登王有功黃有方天寧寺僧性容。及
從役九十九名。在寧遠城欲來見
皇上。以求和好。

太宗遣兵部啟心郎詹巴內院官棐成額賓圖等往迎。
於五月初三日至塔山城。初七日偕之來。既至
我境。詹巴棐成額先來奏報。十四日當至京城。
命大臣迎於三十里外。設宴。來使行一跪三叩頭禮。入
城宿於館驛。
命禮部承政滿達爾漢參政阿哈尼堪內院大學士范
文程剛林學士羅碩至館驛宴之。如初。至是遣
還。

賜馬烈倫等貂皮白金有差
太宗命大臣送至十五里外設宴餞之仍以
書報明崇禎帝曰向來所以搆兵者蓋因爾明國無故
害我
二祖我
皇考太祖皇帝猶固守邊疆和好如舊乃爾明國反肆
憑陵干預境外之事哈達國汗萬竊踞之地我已征
服爾迺令復還又遣人於葉赫錦台什布揚古處設

兵防守以我國已聘之女嫁於蒙古乙卯年爾明國
奪我土地擾我耕穫逐我居民燒毀廬舍仍驅令出
境所在勒石是以我
皇考太祖皇帝收服附近諸國烏拉布占泰輝發拜音
達哩哈達萬之子蒙格布祿所有之地漸次削平於
是昭告
天地親征爾國又平定葉赫錦台什布揚古之地其後
每欲致書修好而爾國不從事漸滋蔓遂至於今此

皆貴國先朝君臣事也事屬既往於皇帝何與然從
前曲直亦宜辨之今予仍欲修好者非有所迫而然
也予繼承
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
天眷佑自東北海濱迄西北海濱其間使犬使鹿之邦
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爲生之俗厄魯
特部落以至斡諾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蒙古元
裔及朝鮮國悉入版圖於是衆朝諸王大臣及外藩

諸王等合辭勸進乃昭告
天地受號稱尊國號大清改元崇德邇來我軍每入爾
境輒克城破陣乘勝長驅若圖進取亦復何難然予
仍願和好者特爲億兆生靈計耳蓋嗜殺者殃好生
者祥感應之理昭然不爽若兩國各能審度禍福矜
全億兆而誠心和好則自茲以後宿怨盡釋尊卑之
分又何必較哉古云情通則明情蔽則暗若爾國使
來予令面見予國使往爾亦令面見如此則情不壅

蔽而和事可久若自視尊大俾使臣不得面見情詞無由通達則和事終敗徒貽家國之憂矣夫豈拒絕使臣進見遂足以示尊耶至兩國有吉凶大事則當遣使交相慶弔每歲貴國饋黃金萬兩白金百萬兩我國饋人蔘千斤貂皮千張若我國滿洲蒙古漢人及朝鮮人等有逃叛至貴國者當遣還我國貴國人有逃叛至我國者亦遣還貴國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界以塔山為我國界以連山為適中之

地兩國俱於此互市自寧遠雙樹堡土嶺界北至寧遠北臺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若我國人有越入及貴國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處死或兩國人有乘船捕魚海中往來者爾國自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為界我國於黃城島以東為界若兩國有越界妄行者亦俱察出處死倘願如書中所言以成和好則我兩人或親誓天地或各遣大臣代誓爾速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來

予亦遣使齎和書及誓書以往若不願和好再弗遣使致書則億兆死亡之孽於予無與矣於是以書授來使。

命章京庫爾禪薩蘇喀等率兵四十人過錦州出我軍偵探地送來使至連山而還

癸卯禁踐踏田禾

太宗諭大學士范文程剛林學士羅碩等曰昔我太祖時凡遇行兵巡幸軍士有踐踏田禾者重則射之

輕則鞭之法律嚴明所以重農事也近來諸王貝勒行兵出獵見有踐踏田禾者亦當察出定罪否朕前往牧馬之所見內大臣塔瞻錫翰博琫錫翰布庫鄂齊爾額克沁丹坦墨爾根稅納木僧格等踐踏田禾已奪取其矢交與兵部究治矣至於出兵有功有罪官員應令在京候定功罪若其餘閑散官員即當令其各往本牛彔屯莊查勘田土耕墾與否如有棄而未耕者可撥工助之五穀係萬民之命何得兀然閑

坐略不介意也范文程等遵
諭集諸王貝勒大臣等於
篤恭殿宣示畢王貝勒奏曰臣等遇有踐踏田禾之
人應鞭責者鞭責應罰懲者罰懲不敢疎縱也
甲辰始編漢軍八旗
先是崇德四年分漢軍二旗為四旗至是復編
為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
石廷柱巴延侍衛李國翰八人為管旗大臣祖

可法張大猷馬光輝祖澤洪王國光郭朝忠孟
喬芳郎紹貞裴國珍佟岱何濟格爾金維城祖
澤遠劉仲金張存仁曹光弼為梅勒章京尋又
設牛彔章京
命該部王大臣同漢軍管旗大臣梅勒章京等遴選用
之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十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十一

太宗文皇帝 崇德七年壬午秋七月至八年癸未八月

崇德七年秋七月己巳朔編錦州松山杏山新降
兵民
太宗命以錦州松山杏山新降官屬兵丁分給八旗之
缺額者其餘男婦幼稚共二千有奇編發蓋州
為民又蒙古男婦幼稚共四百一十有五漢人
八名分

賜恭順王孔有德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六口懷順王
耿仲明男子十名婦女幼稚十二口智順王尚
可喜男子十名漢人一名婦女幼稚十二口續
順公沈志祥男子五名婦女十六口察漢喇嘛
男子三名婦女幼稚三口其餘分
賜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養之
庚午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

太宗召諸王貝勒貝子公管旗大臣議政大臣等入
清寧宮。
諭曰朕觀爾等於國家政事皆不肯身任因循推託事
委之朕似此不勤政事之人。
上天豈佑之乎。朕訓戒爾等者正恐爾等失爲臣之道
而召
天譴也。從前有怠於政事而失臣道。
上天降罰爾等皆曾見之矣其勤於政事而盡臣道。

上天垂佑政舉身榮者獨未之聞乎。今征戰之事朕不
與論但思爾等每率所屬將士出兵於外其人之賢
否必已熟悉。何以不據實奏聞。若不奏聞朕何由知
之。
皇考太祖時蘇完扎爾固齊費英東見人之不善必先
斥責而後劾之見人之善必先獎勵而後舉之故被
劾者無怨言被舉者亦無驕色朕今並未見爾等以
善惡實奏似斯人之公直也諸王貝勒大臣等皆叩
頭謝罪曰
皇上所責誠是。臣等嗣後當仰遵
訓諭盡心國事無敢怠忽。
辛未。
召宴錦州新附各官。
先是五月癸酉。
太宗御崇政殿。
命所獲總督洪承疇及總兵祖大壽祖大樂祖大弼副

將夏承德高勳祖澤遠等。朝見行禮畢。
召入殿內。
賜茶。
太宗問洪承疇曰朕觀明主宗室被擒置若罔聞。至將
帥率兵死戰或陣前被擒或勢窮降服必誅其妻子。
否則没入爲奴此舊規乎。抑新制乎。洪承疇奏曰昔
無此例。今因文臣衆多各陳所見遂至於此
太宗曰今日之文臣固多昔日之文臣豈少耶。特因君

暗臣敵故多枉殺似此戮力效死之臣仰其身在敵
國猶思以財帛贖之況可罪及妻子乎其無辜亦甚
矣洪承疇叩首流涕曰
皇上此諭誠至仁之言也
諭畢
賜宴崇政殿復
命八家各宴一次至是
太宗幸牧馬所
召祖大壽以下各官宴之
命與內大臣等較射
賜祖大壽駝三祖大樂駝一覽目
賜祖大壽
御服朝衣嵌東珠紅寶石頂朝帽並祖大弼祖大樂朝服
孔雀翎鞾韈等物
丙子敘諸王克捷功
太宗御篤恭殿諸王貝勒大臣率百官朝賀
賜大宴敘諸王功晉睿郡王多爾袞肅郡王豪格仍爲
親王貝勒多鐸爲郡王
賜鄭親王濟爾哈朗及王貝勒大臣等鞍馬蟒緞有差
尋
命輔國公博和託屯齊喀扎喀納及大臣葉臣和洛會
準塔巴特瑪等率將士往代貝勒阿巴泰等駐
防錦州
八月己卯鑄礮于錦州
太宗命梅勒章京馬光輝孟喬芳率劉之源旗下楊名
高祖澤潤旗下李茂佟圖賴旗下佟圖蔭石廷
柱旗下金玉和吳守進旗下孫德盛金礪旗下
柯汞盛巴延旗下高拱極侍衛李國翰旗下楊
文魁及鑄礮牛彔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往錦
州鑄神威大將軍礮
癸丑禁逃人發還本主
恭順王孔有德部下人閔有祿於攻松山之役

逃入錦州及攻克外城時閔有祿自呼其名辱
詈其主。
太宗諭曰朕以閔有祿原爲恭順王孔有德擕至之人
故令仍歸其部下今總兵官祖大壽奏言不惟此一
人即各官家下多係本國逃人若仍歸原主恐十分
中所存不過二三其言甚然嗣後凡有人在錦州松
山杏山官民家下者俱令與本主斷絕不必發還。
九月癸酉。
諭諸王貝勒恩養所屬。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朕觀爾等養育新附滿
洲蒙古漢人當朕申飭時尚稍知加意過此即便遺
忘如是則新附之人何以爲生乎嗣後當各盡心力
恩養所屬誠能恩養即爲勤勞國政之人朕心實嘉
慰焉毋止圖一家富足已也。
冬十月辛亥征明。
先是領漢軍大臣佟圖賴祖澤潤祖可法張存

仁等奏請因天時順人事大軍直取北京控斷
山海關。
太宗諭曰取北京如伐大樹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
仆朕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即克山海關今明國精兵
已盡我軍四圍縱略彼國勢日衰我兵力日強嗣後
北京可得矣至是
命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統將
士征明。

諭之曰朕非好窮兵黷武也因不忍生靈罹害屢欲與
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爾
等入明境毋任意妄殺毋奪人衣服毋離人妻子毋
焚燬財物毋暴殄米穀曩者兵臨山東有因索財物
而嚴刑拷逼者非我國仁義之師也爾等宜傳諭各
旗引以爲戒至於錦州新附蒙古索倫等令其從軍
役使伊等如有俘獲勿得搜取令其擕歸其力不能
擕者仍助之倘爾等令其空返或以貧苦來訴朕必

將爾等所有與之。王子。
上親送至郊。
諭曰。爾等勿以我軍强盛自弛防範。古云。驕敵者敗。其
敬慎戒備以行。我國領兵大臣於行間勇士多不肯
以其所長上聞。如此則勇戰之士何以激勸。我軍至
明。彼或遣使求和。爾等即應之曰。我等奉命來征。惟
君命是聽。他無可言。爾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必吾
君諭令班師。方可退兵。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

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在此。以善言撫諭之。
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
諭畢。以奉命大將軍印授阿巴泰。阿巴泰跪受。行三跪
九叩禮。鳴礮三。大軍遂行。是日。遣前鋒將領羅
碩侍衛瑚沙隨征明左翼軍。前鋒將領錫特庫
瑚禮布隨右翼軍。約入長城後。即先還報消息。
比還。羅碩瑚沙奏言。左翼軍前進地濶路不便
於行。兵兩旗並行。沿途擒殺敵哨卒七十三人

獲馬三十三匹。十一月辛未。從界嶺口毁邊牆
而入。有明大同兵一千五百人往守山海關。我
軍將入長城。即來拒戰。我護軍及騎兵兩路擊
敗之。獲馬四百三十三匹。錫特庫瑚禮布奏言。
右翼軍前進地隘路險。俱單騎而行。未入長城
時。擒明偵卒問之。言距黄崖口四十里。有石城
關。其臨木柵三層。兩層用石關砌。內有大礮四
位。步兵五十人。三處伏藏地雷。又距二十里。有

雁門關。用石築砌。內有大礮四位。步兵一百人。
兩處伏藏地雷。遂遣前鋒兵同漢軍每旗兵五
名。護軍四十名。乘夜毁關。取其地雷。守關敵兵
不及施礮。俱為我軍所戮。甲戌。至黄崖口。將入
長城時。輔國公芬古。管旗大臣譚泰。葉克舒等。
定議兩路夾攻邊口。遂遣滿洲蒙古每旗護軍
二十名。每牛彔騎兵二名。外藩科爾沁。敖漢。柰
曼。烏喇特。阿嚕科爾沁。巴林。喀喇沁等部兵三

百五十名令蒙古管旗大臣瑪喇希署梅勒章
京事扎喇率領從右山路而登奪其邊口追擊
山城敵兵至山下進克其城左翼令梅勒章京
和托率護軍四十名先往登城署章京阿爾津
棄梯不用率本旗數人於護軍未至之前先至
城下次第畢登兩翼軍既克長城斬守備一員
城內兵俱潰走乙亥開薊州各鄉兵俱竄入山
中遣兵往取糧米牲畜執其人問之言鎮守薊

州總兵白騰蛟聞左翼兵入邊遂率馬兵三百
步兵七百前往桃林關去薊州城內止有參將
三員招募新兵二千俱不堪戰遂於丙子日我
軍自黃崖口向薊州進發途次精選將士令前
鋒居前次護軍次騎兵分為三隊前往薊州城
東間之仍告以總兵白騰蛟已率兵奔往桃林
今聞我軍從此路入必復回薊州若相遇即迎
擊之是日我軍將抵薊州總兵白騰蛟率本部

馬兵在前馬蘭峪總兵白廣恩率馬兵三千步
兵三千在後果奔回薊州與我軍遇擊敗之生
擒參將一員陣斬遊擊三員獲馬六百三十六
匹

丙辰誅明間諜蕭大漢

智順王尚可喜屬下崔國泰擒獲奸細蕭大漢
大學士希福范文程鞫之稱明監軍道周法祖
遣來勸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並懷順

王長子耿繼茂及周法祖子慶兒四人潛逃歸
明各有書一函懷順王屬下逃人張國柱亦有
書四函與懷順王及其弟張國棟等
太宗命以書付恭順王懷順王觀之蕭大漢伏誅崔國
泰給賞如例

丁巳大赦

凡重辟及械繫人犯命集
大清門外悉予寬釋

命敬心郎索尼宣
諭曰爾等衆犯有罪應死者亦有應責應罰者朕今俱
釋爾罪自茲以後其各改過自新毋再干國典

己未

命豫郡王多鐸等赴寧遠邊界偵明援兵
太宗以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等將士將入明邊
命豫郡王多鐸郡王阿達禮率兵赴寧遠邊外立營偵
明援兵且令捉生

諭曰爾等至錦州駐防處擇我軍之馬匹肥壯者盡數
攜帶於寧遠邊西山僻處設伏選精兵有肥壯馬匹
者百餘騎由大路夜行至寧遠北設伏黎明即向寧
遠邊西大路捉生或得或否即令歸大營備敵人窺
我捉生兵少來襲爾等可力拒之若敵兵知有伏不
肯出戰爾等即令軍士往寧遠西山縱掠牲畜爾等
自打草灘大路而去自廣寧邊北而還
諭畢並齎
敕諭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及祖大壽與三桂書往
太宗於十一月甲戌獄於勒克多鐸等遣人自軍營運
大奏報臣等遵
上指示洮地我軍從寧遠西大路而入因途次曠遠未
遇敵人後於寧遠北二路哨探遣人往略斬四
人生擒百有二人獲牲畜百六十餘又明寧遠
總兵吳三桂率馬步兵出戰我軍擊敗其騎卒
獲馬七十二甲冑弓刀等百二十餘又蒙古是

南褚漢阿哈奈台吉自明前屯衛攜男婦幼
稚二百八十九人馬一百四十二牛四頭來降

甲子

命親王郡王等會議部務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理事官苗與奏言
皇上天縱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愛萬民以仁政治宇
內凡養兵卹民無不周摯舉國臣民不勝懽忭
近見政務紛繁勤勞

睿慮各旗六部諸大臣虛設何裨凡心勞則氣動更願
皇上淸心定志一切細務付部臣分理至軍國大事方
許奏
聞。現大業垂成外國來歸正
聖心慰悅之時。亦可稍輟憂勞以上答
天心下慰衆望。疏入。
太宗曰朕親理萬幾非好勞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
躬自裁斷今後可令鄭親王睿親王肅親王武英郡
王會議完結於是選范文程等宣

諭諸王諸王奏曰。
皇上命臣等斷理諸務。敢不欽承但何項事應行奏請
伏候
聖裁酌定則諸務庶可辦理
太宗曰。未來之事何能豫定各部事務須盡心料理有
不能決斷者會同諸王貝勒議結。如會議仍不能結
方許奏聞諸王每日黎明齊集。有事則奏無事但各

衙門辦事。倘有當議事務俟旨齊集。是月喀爾喀部
碩雷下巴特瑪率男婦幼穉攜馬五十匹來降。
閏十一月己未定圍獵誤射處分。
凡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若誤射王等罰銀三千
兩予被射之王誤射貝勒等罰銀二千兩。予被
射之貝勒誤射貝子與公等罰銀千兩予被射
之貝子公誤射者仍拘禁三日如誤射之箭離
獸太遠及不應射而射者另行議罪其以下之
人若誤向王貝勒發矢或中王貝勒之身。或因

射獸已中而誤中王貝勒之身不論受傷與否。
均論死若誤射王貝勒所乘馬匹鞭一百貫耳
鼻仍罰贖若誤射貝子公而傷重者。論死輕者
鞭一百貫耳鼻籍其家若射中獸復中貝子公
之身。未至於傷者鞭一百貫耳鼻罰贖誤中所
乘馬匹鞭一百監禁三日又誤向王貝勒發矢。
矢落於五丈之內者鞭五十如王貝勒貝子公

等誤射以下之人拘禁三日視被射之人受傷輕重照陣傷減一等給銀若被射至死者除償身價外仍罰銀二百兩給死者之家傷未至死者除照常傷給銀外仍罰銀一百兩給被傷之人若中其身而無傷痕者罰銀五十兩給被射之人如王貝勒貝子公等誤射以下之人所乘馬匹馬未死坐以應得之罪至死除償馬外仍坐以應得之罪

十二月丁卯獵于葉赫

太宗率親王郡王貝子公文武諸臣出懷遠門獵于葉赫丙子

車駕至章泥口獵畢還宮

召諸王貝子公等

賜宴自親王以下內大臣以上各

賜馬一匹丁丑行獵至開庫爾

聖躬違和諸王貝子大臣奏請罷獵還京

太宗諭曰朕躬偶爾違和豈可使如許從獵軍士一無所獲而返耶爾諸王貝子大臣等率之行獵可也于是仍獵于呼昆布克灘地及還獵于噶哈嶺時

皇九子甫五歲射中一麅衆皆稱異是月喀爾喀部達喇巴三察下和碩泰攜其妻子二十三人馬四十四匹來降

崇德八年春正月辛亥征松阿里江之呼爾哈部

師還

先是崇德七年九月

太宗命沙爾琥達珠瑪喇率將士往征松阿里江之呼爾哈部閏十一月沙爾琥達等遣人還奏喀爾喀木遮克特庫塔爾庫爾提希鄂爾琿幹齊奇庫巴察拉額提奇薩里尼葉爾伯十屯人民俱已招降于月之初十日自松阿里江旋師至是

還

命禮部官迎宴入城計獲男婦幼穉一千六百十九人

牲畜六百三十有奇。
命給新獲男婦衣服㧃坐及所用器皿。分補各旗人丁
缺額者敘功
賜沙爾琥達珠瑪喇等各緞布有差
二月丙寅。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
以禮部未設蒙古章京
命每旗增設禮部蒙古理事官副理事官各一員是日。
喀爾喀部達喇吳巴三察下托克推達爾漢喇嘛率

男子九人及其婦女幼穉三十四口攜駝馬九
十餘來歸。
三月丙申。遣官往
諭朝鮮。
太宗遣戶部啓心郎布丹內院學士楊方興等齎
敕諭朝鮮國王李倧及其臣民曰朕自三田渡招服爾
等王及臣民皆保全身家得受恩養非爲一時之計
也一則欲爾等感戴朕恩奕世不忘一則[illegible]

於萬世耳。後爾等違言出邊益採人蔘肆行射獵潛
與漢人貿易又遣僧多克坡往來明國傳書餽送間
諜紛紛不止。遇明人船至。故縱不行捕獲。前約發舟
師。遷延日月違期不至汛地種種背盟負恩皆因主
弱臣强所致王果執法而行孰敢如此倡亂王若行
法而奸臣容有作亂者朕豈置而不問乎且爾朝鮮
先曾事遼及金强遂轉而事金後復事元至明强爾
祖又轉而事明後倭侵爾境明曾發兵退之爾謂明

之有恩者以此朕亦知之然皆已往之事。當己未歲
明將杜松劉綎四路分兵侵我爾國遂助兵來戰彼
時我國豈有怨于爾使爾能勝肯如朕之保全恩養
容留至今耶。爾之報明。於此盡矣朕之再舉伐爾者。
乃問爾助明之罪豈似爾與無名之師乎朕不念舊
惡。復加寬宥今爾國王以及臣民復得安居樂業皆
朕之恩也。當思共甘苦同休戚更宜戮力疆場以圖
報稱。豈可頓忘朕恩耶。此蓋爾不識天時以明爲必

不亡故不肯與絕耳。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蠭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并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抵禦我師。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詐爲己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朕惠養爾

等。實欲悉予保全。不使一人失業。乃爾等不自圖安。屢起亂端。夫見亂而不以法正之。恐愈滋亂而長罪也。故爾國大臣崔鳴吉與明通謀。金聲點尼堪國助惡。則執而囚之。至於高調文含木歲等入人入明之登州寧遠等地往來交通。又入島貿易。今已斬首其餘交通明國。貿易餽送之罪。咸與赦除。自諭之後。再有與明貿易私通往來漢人船隻。不擒獲者必治以法不貸。並

諭布丹等曰。爾等前去。親覩繕寫。傳示彼國八道官民。歸時於所經過地方。仍以朕旨宣諭居民。

五月庚子。往明界嶺口捉生將士還。

先是遣前鋒將領努山等率軍士往明寧遠迤南。自中後所捉生。比還。獲男子四十八名。婦女幼稚二十三口。牲畜四十餘。尋復遣努山率前鋒章京及侍衛四員。兵九十名。往明界嶺口探征明大軍出邊信息。兼令捉生。努山等至界嶺

口。斬明守備一員。兵三百餘人。獲人口二十四。馬一百五十八。驢牛共六十。又獲我軍逃逸厮役二十四人。生擒明千總一員。把總三員以歸。以所俘獲分

賜從征將士有差。

六月癸酉。征明大軍凱旋。

大軍自崇德七年十月征明。是年五月癸卯。奉

命大將軍貝勒阿巴泰內大臣圖爾格遣學士

額色赫等自軍營奏報臣等率大軍直抵明境
至兗州府莫能拒守。誠其親王一郡王五。及宗
室等千人計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
十八城歸順者六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所獲
黃金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
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緞五
萬二千二百三十疋。緞衣三萬三千七百二十
領皮衣一百一十領。貂狐豹等皮五百有奇。角

千一百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名口。
駝馬騾牛驢羊共五十五萬一千二百有奇外
有發窖所得銀兩。劄爲三分以一分給賞將士。
其衆兵私獲財物無算時
太宗遣大臣庫魯克達爾漢阿賴鄂莫克圖等率將士
往迎至圖爾根地與額色赫等遇遂以所繳行
糧留于索諾木杜稜城中止用每牛彔騎兵各
一名往迎。己酉。復遣梅勒章京阿哈尼堪覺善

等率將士迎之至是阿巴泰圖爾格等班師還
至
盛京。
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武英郡王阿濟格
郊迎三十里。
太宗設鹵簿率親王以下各官詣
堂子行禮還
御篤恭殿凱旋各官朝見

賜茶甲戌
賜貝勒阿巴泰銀萬兩輔國公博和託及屯齊喀各三
千兩。內大臣圖爾格一千五百兩。敘隨征左翼
滿洲蒙古漢軍十二旗功。各
賜銀兩緞疋有差以右翼十二旗大臣不候衆軍先出
邊口停其賞賚。
己卯。
諭飭出征諸王俘獲不均。

太宗諭諸王貝勒貝子公等曰此次出征各旗王貝勒
貝子公等家人獲財物甚多而各旗將士所獲甚少
想大臣等各讓其本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多取以致
將士少獲聞報歸公之物反行減少耳前武英郡王
帥師往燕京肅親王過燕京往山東所歸公財物
朕皆賜出征之王貝勒及各官等卽少有所留不過
欲給新附之人及窮乏之人以為國家經費之計故
皆寄之外帑未嘗多取以私為己有也朕躬行節儉

內帑有餘嘗慮不敷所用所以諭爾等者非為物之
多寡而言乃為理之順逆而言耳爾該管各王貝勒
及各旗官員當出兵之日不知如何曉諭家人而不
均若此也正紅鑲紅二旗官員聞報甚少此二旗諭
隨肅親王武英郡王出征時所進甚少今復如此且
前諭爾等將各屬新舊人等加意恩養乃聞爾等於
近侍護衛頻賜以食至旗下官員守門護軍及新附
之人竟不得沾恩養此甚非是試思養官而不養民

養賢而不養不肖官雖賢豈能獨立乎以上下相維
之理言之必為在下之人所托命而後可為在上之
人如無在下之人則耕地者誰役使者誰也朕幸承
天眷以我兵之寡往征明國遂能破其關隘克其城池
皆因撫綏各國俾傾心歸順勢大力强之所致若止
恃舊日之兵豈能致此乎嗣後爾諸王貝勒貝子公
於新舊人等孰愛養有方孰漫不撫恤朕必加詳察
其管旗大臣護軍統領及近侍護衛等各宜砥礪其

主如新舊人有因不沾恩養自行陳訴者所告果實
該管王貝勒皆坐罪若原告係騎兵將管旗大臣一
例治罪若係護軍將護軍統領一例治罪

乙酉究重役困民罪

太宗幸御馬廄見部臣役遣民夫修治道路不分高下
皆增土培高又前因
盛京居民稠密
敕工部區別散處以弭火災至是

諭諸臣曰國有差徭民力疲敝皆由工部所致如修治道途不過培下就高取其平坦而已乃不論高下概行培築重困民力甚爲援累至於民房稠密之處不卽量行拆毀布置均勻乃止輒取數椽而置之小民何以安居爾等其究治之於是諸臣劾奏

命坐工部承政薩木什喀參政裴國珍啟心郎喀木圖以應得之罪尋以都察院承政公滿達海等奏

言時屆秋禾成熟改造廬舍恐妨收穫且貧民力薄勢難兼營懇暫停工作俟禾稼登場農功旣畢來歲春和再行修造得

旨所奏是時方收穫改造房屋者仰停止其有力之家自能修葺者聽無力者不必催督俟來春農隙再行修造

己丑

諭兵部定軍律

太宗命大學士希福剛林學士古巴武達禮傳

諭兵部曰凡行軍之際克城多而我兵不損者爲上克城多而我兵損者爲中至克城少而我兵大損者爲下宜罪之

庚寅

諭戶兵二部清察各旗丁口

太宗諭戶兵二部曰各旗所有伊蘇特喀喇車里克部之閒散蒙古毋得令其隱漏戶部宜清察人丁編入牛彔兵部再加察核俱令披甲其現在滿洲旗下察哈爾喀爾喀等部蒙古亦當察其壯丁增減勿令混

匿至於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家下閒散蒙古亦編爲小旗設護軍校管轄之

秋七月戊戌征黑龍江呼爾哈部師還

先是三月庚戌

命護軍統領阿爾津哈寧阿等率將士往征黑龍江之呼爾哈部所向克捷攻克博和哩諾爾噶勒都里三處又招降小噶爾達蘇大噶爾達蘇綽庫

禪能吉勒四處並籍俘獲戶口數目自軍中奏
報至是還。
命將歸順男子一千四十九人按丁披甲編補各旗缺
額者其餘俘獲分
賜出征將領
賜阿爾津哈寧阿等貂皮銀兩其從行軍士厮卒及陣
亡被傷者分別
賞給銀兩有差。

壬寅定王貝勒等失誤朝會處分。
命吏部定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凡常朝之期有一次不
到者親王罰大牛一郡王罰中牛一貝勒罰中
牛一貝子罰小牛一公等罰大羊一如奉
上命傳集不至者坐以應得之罪若借稱有事怠誤朝
會者送法司從重治罪。
丙辰定內外王貝勒等相見禮
命禮部定外藩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來朝與在內諸王
貝勒貝子公等相見禮儀。
乙未改理藩院衙門爲內三院。
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等奏言
皇上膺圖御宇撫馭臣民凡禮樂制度昭垂萬世前奉
旨設內三院及臣等衙門相隣不遠立朝待班諸商政
事皆
聖心之所裁定也近聞將內三院衙門移於理藩院之
外蓋三院係

朝廷近臣豈可遠居合仍將理藩院外移疏入。
太宗是之。
命部臣改理藩院衙門爲內三院另建理藩院近禮部
衙門。
八月丁卯。
賜來朝外藩大宴。
先是
太宗以征明克捷於中元節遣官祭告

太廟
福陵並頒
敕宣示朝鮮。至是科爾沁部土謝圖親王巴達哩卓哩
克圖親王武克善巴圖魯郡王滿珠什哩額駙
奇塔特車爾塔爾巴雅斯呼朗及棟果爾塞
稜郭爾羅斯部桑噶爾等率衆來朝。上表稱賀。
大宴之。
賜巴達哩武克善等銀兩有差。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十一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十二

世祖章皇帝 初即位。未改元。崇德八年癸未八月至順治元年甲申十月。

崇德八年八月丁亥。
世祖章皇帝嗣位。
世祖章皇帝。
太宗文皇帝第九子也。天縱徇齊。昌符協應。崇德八年
八月庚午。
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禮親王代善集諸王貝勒貝子
公及文武羣臣定議奉

世祖章皇帝纘承
大位。王等共立誓書。祭告
郊
廟。並議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
國政。丁亥。
世祖章皇帝即皇帝位。以明年為順治元年。
頒詔大赦。

九月丙午以
太宗文皇帝遺詔頒示朝鮮減額貢方物
朝鮮國王李倧以擒獲明國偵探兵船一隻殺
八人生擒九人于是月甲午遣使來獻
賜其使臣葉祿等銀兩貂皮視舊例倍之以
敕奬諭國王令將獲船將士量加陞賞仍嚴飭邊吏益
加防禦又
諭曰我

皇考恩德崇隆洞悉爾朝鮮疾苦以歲貢方物較多兼
之奉命使臣沿襲漢人定例受餽過厚遺累民人因
念民皆吾民恐致疲困曾將歲貢方物及使臣受餽
數目酌定裁減俟秋頒行朕今仰體
皇考軫恤之仁遵奉
遺詔頒示爾國永爲定例并將罪在不赦之崔鳴吉及
金聲黑尼等從寬概行釋放回籍是月海州河口守
將伊勒愼擒獲明國兵船二隻殺十人生擒四
人解送來京
冬十月丁丑征明寧遠師還
先是九月壬寅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
濟格統領大軍載紅衣礮及諸火器往征明寧
遠瀕行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及八旗大臣等俱
詣
堂子行禮復列八纛拜
天畢鳴礮西發甲寅大軍抵中後所乙卯薄暮移軍城

北塡平壕塹以雲梯挨牌及紅衣礮急攻之丙
辰城頹敵奔潰遂拔之陣斬遊擊吳良弼都司
王國安等二十餘員及馬步兵四千五百人俘
四千餘人獲駝馬牛羊金銀等物無算復分兵
往略前屯衛中後所等處俘四百人庚申我軍
自寧遠進發抵前屯衛周視戰壘立營柵運挨
牌雲梯紅衣礮于城西攻之冬十月辛酉朔午
刻拔其城斬明總兵李輔明袁尚仁及副將參

將三十餘員兵四千餘級俘獲一千餘人駝馬
火器無算護軍將領阿濟格尼堪布善率軍上
至中前所明總兵黃色開前屯衛將棄城遁官
兵追襲黃色敗走遂拔中前所俘獲千餘人并
駝馬火器等物至是師還
命貝勒阿巴泰率文武各官出迎詣
堂子行禮謁
陵奠茶酒入城以所俘獲
賜出征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及八旗官員有差
十一月庚子鑄紅衣礮于錦州
命管旗大臣劉之源吳守進金維城曹光弼率
將士赴錦州督鑄紅衣礮是月明把總劉自強
自石城島來歸令戶部安插蒙古納哈楚賴自
寧遠來歸令理藩院安插十二月壬戌明守備
孫友白自寧遠來降令給與房屋衣食器物
順治元年春正月庚寅朔

世祖章皇帝御殿受朝
世祖章皇帝詣
堂子行禮還
御殿受朝賀停筵宴免上表併年例進獻
命禮親王代善勿拜行禮時
世祖頫見喀爾喀部使臣跪拜參差問侍臣曰此何國
人乃行禮若是奏曰此北方投誠喀爾喀使臣也歲
貢駝馬未嘗有缺因尚未入我版圖是以未嫺
禮節耳衆於是服
上之睿照云朝鮮國王李倧遣陪臣景艮弼等表賀元
旦貢方物又於歲貢外獻所獲倭刀等物並附
餽攝政睿親王多爾衮禮物王謂攝政鄭親王
濟爾哈朗及諸大臣曰朝鮮國王因予取江華
島時全其妻子不忍負恩故常以禮物來餽較
諸王獨厚向曾以此奏聞
先帝

先帝命受則受之今我等輔理國事義無私受且於外國有餽者受則滋擾不止一[illegible]也此等餽遺永行禁止如何諸王貝勒及攝政大臣咸以為然遂定議嗣後凡外國餽送諸王貝勒禮物永行禁止著為令睿親王仍致書朝鮮曉以不受之故

夏四月乙丑

賜攝政睿親王大將軍敕印統軍伐明

先是七年九月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攻克中後所前屯衛山海關附近中前所人皆棄城走本年三月明寧遠沙河所二城人亦棄城走山海關外地盡為我有隨下令整軍器儲糗秣馬俟大軍進討 大學士范文程上攝政睿親王啓[illegible]者有明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搆亂於北陲我師燮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illegible]數便 然[illegible]前烈 先皇帝勤勞[illegible]諸王大臣祇承 先帝[illegible] 將[illegible]格一[illegible]

上帝潛為啓佑此正欲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也竊惟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離喪亂荼毒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是則明之受病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蓋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躪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欲除流寇也為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眾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于好亦未可知儻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

懷携貳今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其賢能恤其無告自翕然向順矣夫如是則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以資輔翼王於眾論中擇善酌行則聞見可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攻取要當于入邊之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惟攝政諸王察之夏四月甲子以出師祭告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乙丑

世祖章皇帝御篤恭殿
賜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大將軍印統軍伐明
敕曰我
皇祖肇造丕基
皇考底定宏業重大之任付予藐躬今蒙古朝鮮俱已
歸服漢人城郭土地雖漸攻克猶多抗拒當此創業
垂統之時征討之舉所關甚重朕年沖幼未能親履
戎行特命爾攝政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往定中

原用加殊禮錫以御用纛蓋等物特授奉命大將軍
印一切賞罰便宜從事至攻取方略爾王欽承
皇考
聖訓諒已素諳其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當同心協
力以圖進取庶
祖
考英靈為之欣慰欽哉王受
敕印行三跪九叩頭禮

賜王黃蓋一纛二黑狐帽貂袍貂褂貂坐褥涼帽蟒袍
蟒褂蟒坐褥仍
賜從征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衣服鞍馬有差次日睿親
王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貝勒羅洛
宏貝子尼堪博洛輔國公滿達海屯齊喀博和
託和託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
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朝鮮世子李溰暨八旗
大臣詣

堂子奏樂行禮又陳列八纛向
天行禮畢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漢軍及孔有德等
兵聲礮啓行
壬申大軍次翁後明平西伯吳三桂遣使來乞師
時明流寇李自成已陷燕京崇禎帝后俱自經
自成僭稱帝庚午攝政睿親王師次翁後賊首
李自成遣人招吳三桂降三桂不從隨自永平
返據山海關遣副將楊珅遊擊郭雲龍來致書

書云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名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以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賊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衆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藩鎮悉起義兵三桂身受國恩擬守邊境欲興師問罪以快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敢特泣血求助窮寡衰圖我國與
貴朝通好二百餘年今遭此大變
貴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
貴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惡大順也拯危扶顛大

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賊于宮廷示大義于中國則我國之報
貴朝豈有盡耶本應上疏于
貴朝
皇帝但未悉體制不敢輕瀆
聖聰乞王轉奏

王得書即遣學士占巴來袞往錦州諭漢軍齎紅衣礮向山海關進發癸酉睿親王師次錫喇塔拉報吳三桂書曰向欲與明修好屢行致書明國君臣不計國家喪亂軍民死亡曾無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三次進兵攻畧蓋示意於明國官吏軍民欲明國之君熟籌而通好也若今日則不復出此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攻陷京師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是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滅賊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書深爲嘉悅遂統兵前進夫伯思報主恩與流賊不共戴天誠忠臣之義也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爲敵今亦勿因前故

尙復懷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鉤後桓公用之爲相以成霸業今伯若率衆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一則國仇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矣

己卯大軍入山海關吳三桂迎降賊首李自成敗走

丁丑攝政睿親王軍次連山吳三桂復遣郭雲龍孫文煥來致書書云接王來書知大軍已至寧遠弔民伐暴扶弱除強義

聲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實爲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猶其小也。三桂承王諭即發精銳于山海以西要處。誘賊速來。今賊親率蕭狂嘯聚永平一帶。此乃門投將井而天意可知矣。三桂已悉簡精銳以圖相機剿滅。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夾攻。逆賊可擒。京東西可傳檄而定也。且仁義之師。首重安民。所發檄文。最宜嚴切。更祈令大軍秋毫無犯。則民心服而財土亦得。何事不成哉。王得書。即星夜進發。踰寧遠。次於沙河。

戊寅。師距山海關十里外。賊首李自成率馬步兵二十餘萬挾崇禎帝太子第三子定王第四子及宗室晉王秦王漢王郡王等并吳三桂父

襄與俱來。夜遣人招三桂降。三桂不從。賊遂圍山海關。吳三桂哨騎來報賊已出邊立營。睿親王隨命諸王等各率精兵迎擊。遇賊唐通馬兵數百人于一片石。我前鋒兵擊敗之。生擒二人。還。己卯。師至山海關。吳三桂率衆出迎。王大喜。設儀仗吹螺。同三桂向

天行禮畢。三桂率所屬各官謁王。王謂三桂曰。爾回可令爾兵各以白布繫肩爲號。不然同係漢人。以何爲辨。恐致誤殺。語畢。令之先行。遂入關。時李自成率賊衆自北山橫亙至海。列陣以待。是日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我軍對賊布陣。不能橫列及海。睿親王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及諸大臣等謂曰。爾等毋得越伍躁進。此兵不可輕擊。須各努力破此。則大業成矣。我兵可向海對賊陣尾鱗次布列。吳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號令畢。諸軍齊列。及進兵。令軍士呼噪者再。風遂止。各對

陣奮擊。大敗賊衆。追殺至四十里。賊首尾不相顧。遁走燕京。陣獲晉王朱審烜。獲駝馬緞幣無算。俱給賞隨征將士。是日。進吳三桂爵爲平西王。賜玉帶蟒袍貂裘鞍馬玲瓏撒袋弓矢等物。令山海城內軍人薙髮。以馬步兵一萬隸平西王。隨睿親王直趨燕京。追殺流賊。時有明密雲巡撫王則堯降于李自成。僞授兵政府尚書。自成遣其招降吳三桂。三桂羈留弗遣。至是遂於

睿親王誅之
五月己丑大兵定燕京
攝政睿親王自山海關擊敗流寇隨與諸將誓
約並諭衆曰此次出師所以除暴救民滅流寇
以安天下也今入關西征勿殺無辜勿掠財物
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仍曉諭官民示以取
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諭下凡百姓逃竄山谷
者莫不大悅各還鄉里薙髮迎降壬午師次薊

州縣知縣侯益光等率民出迎賜袍服仍令供
職發倉粟賑民癸未師次昌黎縣知縣徐可大
率民出迎賜袍服戒諭之仍令供職甲申師次
灤州學正孫維寧率民迎降遂擢為知州戒諭
之令發倉粟賑民沿邊各官來降以行人李不
若為永平道副將張邦謨遊擊唐志道等俱令
照舊供職各賜袍服乙酉師次開平衛指揮陳
任重李培元等率衆來降各賜袍服丙戌師次

玉田縣經歷張彥士薄王家春守備盧文宇等
率衆迎降以家春為豐潤知縣各賜袍服丁亥
師次公羅店薊州監軍道李永昌豐潤縣副將
趙國祚遵化開任總兵唐鈺副將尤可望守備
陳良謨賈家順千總文三元等率衆降
先是移檄沿邊及山陝等處李賊敗衂勢必西
遁當於各處截殺毋令入城至是李自成焚燬
宮闕盡括金銀幣帛載往長安村官常義吳有

才唐有功自通州來降具言賊已西遁睿親王
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率兵急追之五月戊子
朔睿親王師至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己丑師
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里外睿親王進
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內監以故明鹵簿御輦
陳皇城外跪迎路左睿王乘輦王曰予法周公
輔
沖主不當乘輦衆叩頭曰周公曾負扆攝國事今宜乘

輦下。日子來定天下。不可不從衆意。令將南郊
向宮門陳設王儀仗。前列奏樂。拜
天行三跪九叩頭禮。復望
闕行三跪九叩頭禮。畢。乘輦入武英殿陞座。故明衆官
俱拜。伏。王下令諸將士乘城。概不許入民舍。百
姓安堵。秋毫無犯。庚寅。睿親王諭兵部曰。今
本朝撫定燕京。天下羅雞軍民。皆吾赤子。出之水
火而安全之。各處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撫。檄文

到日。薙髮歸順者。地方官各陞一級。軍民免其
遷徙。其爲首文武官員。即親齎錢糧冊籍兵馬
數目來京朝見。有雖稱歸順而不薙髮者。是有
狐疑觀望之意。宜核地方遠近。定爲限期。届期
至京。酌量加恩。如過期不至。顯屬抗拒。定行問
罪。發兵征勦。至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
爵。仍加恩養。又諭故明內外官民人等曰。各衙
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

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
聞。仍以原官錄用。兵丁願從軍。或願歸農者。許
該管官送至兵部。分別留遣。凡投誠官吏軍民。
皆著薙髮。衣冠悉遵
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習。共砥忠廉。毋朘
民自利。我
朝臣工不納賄。不徇私。不修怨。違者必置重典。凡
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治以國法不貸

辛卯。睿親王諭故明官員耆老兵民曰。流賊李
自成原係故明百姓。糾集醜類。逼陷京城。括取
諸王公主駙馬官民財貨。酷刑肆虐。誠天人共
憤。法不容誅者。我深用憫傷。今令官民人等爲
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
帝禮具葬。除服後。官民俱著遵制薙髮。諭下。官
民大悅。皆頌我
朝仁義聲施萬代云。

天。

壬寅宣捷告

頒示朝鮮蒙古。

是月己亥睿親王底定燕京捷音奏至壬寅

世祖章皇帝率攝政鄭親王濟爾哈朗暨諸王貝勒羣

臣拜

天行禮畢。

御殿諸王貝勒羣臣上表慶賀以捷音宣示朝鮮及外

藩蒙古乙巳。

命學士占巴侍衛巴泰齎

敕諭大將軍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曰朕聞王招降山海

關總兵吳三桂大敗流賊自山海關至燕京沿途城

堡歸順及燕京官民迎降捷音深用嘉悅此皆王運

籌有方諸臣協心戮力之所致也茲遣官往勞王其

益殫忠誠統率臣工佐成大業爲將征黑龍江呼爾

哈部之梅勒章京鄂羅塞臣巴都理甲喇章京

沙爾琥達凱旋。鄂羅塞臣巴都理出師係上年十一月沙爾琥達出師係本年正月

詔參政明安達禮往迎宴勞之以所獲人口分隸八旗。

其餘

賞給出征將士。

九月甲辰。

世祖章皇帝至燕京。

睿親王與諸王貝勒大臣議遷都燕京遣輔國

公屯齊喀傅和託管旗大臣和洛會等齎奏迎

駕奏言仰荷

天眷。

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維燕京勢踞形勝自古

興王之地今既蒙

天畀遷都於此以定天下則宅中圖治宇內朝宗無不

通達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可以錫四方和恒

之福伏祈

皇上熟慮俯納焉七月癸巳
上將遷都燕京遣官祭告
上帝文曰荷
天眷命錫我以故明疆土茲惟俯徇衆議定鼎作京用
紹
皇天之休永錫蒸民之慶告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文曰流寇李自成陷明北京崇禎自經隨

命睿親王多爾袞爲奉命大將軍統師西征吳三桂
迎降整旅入關自成抗我顏行一戰敗之大兵追躡
撫諭所過州縣直抵北京自成惶懼焚明宮闕竄走
大軍追擊至慶都眞定兩敗之賊勢益不支鳥獸駭
散河北山東山西郡縣人民聞風歸降接踵恐後皆
我
皇祖
皇考之遺志也茲特虔告用慰

在天之靈至燕地爲歷代帝王都會諸王朝臣請都其
地欲順衆志遷都于燕以撫
天畀之民以建億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丁巳
命正黃旗內大臣和洛會爲
盛京總管左翼以鑲黃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統
之右翼以正紅旗梅勒章京碩詹統之每旗滿
洲協領一員章京四員蒙古漢軍章京各一員
駐防

盛京又以傅喀納爲熊岳城城守官棱木拜爲錦
州城守官額蒙格爲寧遠城守官拜楮喀爲鳳
凰城城守官噶什塔爲
興京城守官愛湯阿爲義州城守官丹達禮爲新
城城守官伊勒愼爲牛莊城守官青善爲岫巖
城城守官
東京耀州蓋州海州鞍山廣城俱各設滿洲漢軍
章京率兵駐防乙亥

車駕發
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
世祖章皇帝自正陽門入宮。
冬十月乙卯朔
世祖章皇帝定鼎京師
頒詔中外大赦。
世祖既至燕京攝政睿親王多爾袞故明大學士馮銓
等以入定中原萬方歸化宜登

大寶用慰臣民聯章勸進
允之先期
詔禮官具典禮定
郊
廟之樂章曰平。奉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太宗文皇帝神主入
太廟。至期。
世祖章皇帝親詣
圜丘告祭
天。
地。祝冊曰。
皇天
后土垂鑒無私我
皇祖寵膺

天命肇造東土建立丕基
皇考開國承家恢宏大業臣以藐躬纘有鴻緒值明祚
將終盜賊蠭起生靈塗炭中國無主欽承
祖功宗德倚任親賢爰整六師救民水火內外同心徯
望來蘇臣工衆庶僉曰景命不可違輿情不可負宜
建一統表正萬邦敢不敬承
天眷俯順民心定鼎燕京以綏中國。禮畢。
御座諸王文武百官行禮大學士剛林奏

寶璽進禮成
上升輦鹵簿前導奏樂進
大清門
御皇極門諸王文武百官奏表行禮
頒詔赦於中外是日告祭
太廟
社稷
詔曰我國家受

天眷佑締造東土
皇祖肇興鴻業
皇考式廓前猷遂舉舊邦誕膺新命迨朕嗣服越在沖
齡敬念紹庭永綏厥位頃緣賊氛洊熾流禍中原爰
是重屬親賢救民塗炭方馳金鼓旋奏澄清用解倒
懸非富天下而王公列辟文武羣臣暨軍民耆老同
心擁戴懇請再三用是祇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定鼎京師綱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況當改革之
初更屬變通之會爰乃準今酌古嘉惠臣民勳賢懿
親從優封賞悉除故明加派諸弊政民間逋賦概行
豁免故明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
所在以聞民年七十以上給之粟帛吏民人等從前
一切罪犯咸赦除之宏敷大賚式沛新恩惟爾萬方

與朕一德

皇清開國方畧卷三十二

臣等敬謹編輯
皇清開國方畧三十二卷書成進
呈
乙覽
皇上恭製序文弁列簡首臣等伏而誦之仰見
御極以來無時不以
祖宗之心爲心無事不以
祖宗之政爲政凝命勅幾五十一年如一日是書之輯

用以闡揚我
太祖
太宗躬甲冑冒鋒刃創業垂統若斯之難
皇上監於
成憲思
峻命之不易用弼億萬禩丕丕基而首揭夫三代以下
治亂循環統一天下之大勢蓋商周之興也以
藩侯唐宋之興也以重臣漢與明雖屈起草萊

而食毛踐土之義則未有以易也故以得統之
正歸諸元代與我
大清
聖人大中至正之論義例蔑矣我
太祖高皇帝之龍興也以春秋復讎之義而成詩書救
民伐暴之功自尼堪外蘭伏誅諸部長望風慴
伏奔走恐後薩爾滸一戰
天討申矣

王業成矣
太宗文皇帝嗣位以後服輿日拓民庶日蕃松山杏山
之師
武功與薩爾滸相埒然當夫
申諭從臣
于書明主倦倦於武不可黷民不可殘成敗利鈍之不
可不計如天好生之心
兩聖人先後同揆雖

世祖章皇帝掃除流寇光宅中原而天下本非明之所
有矣於此見造邦啓宇比諸卯部遞嬗而人心
天命之歸延之久而自應三五之盛蔑以加焉且夫得
統之正自元而外莫與我
朝爲比而我
朝繼繩承承之治尤豈元代所可並隆哉史稱元
太祖有深沉之畧太宗有寬宏之量世祖統壹
六合立綱陳紀貽謀深遠然傳至成宗後以陵

替矣我
國家
列聖重光
德威遠播垓埏所極訖乎無外西陲之役
皇上睿謨制勝掃穴犂庭於以繼
聖祖仁皇帝親征絕漠之勳於以成
世宗憲皇帝永靖邊隅之策且金川底定隸我版圖一
若

天地
祖宗特留此不世之豐功以待我
皇上之仔肩嗣受蕆績奏成而迥非班書之錄西域
唐籍之紀北庭徒事侈詞揚詡已也然則我
太祖
太宗以我朶里城十三甲之遺東至海西至遼北自科
爾沁之嫩江南及朝鮮國境凡使犬使鹿之邦
黑貂黑狐之地莫不稱臣納貢因以奄有中原

我
皇上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踰雪嶺越沙蹟取荒裔若
庭戶縛醜虜如圈牢北斗以北西濛以西耤租
稅者二萬里太學之碑格登之銘西師之詩開
惑之論
聖謨洋洋與
大烈耿光並垂久遠要皆順
天而動未嘗少侈戎威而一本於愼守

神器紹聞衣德之至意猗歟偉哉冊府傳信之鉅觀
於是焉在書稱思艱圖易惟其艱之弗勝而艱
者亦易矣詩陳舊邦新命纘其舊以弗改而新
者日新矣臣等恭繹
皇上大中至正之論以仰窺
太祖
太宗累仁積德之原思欲繪天賦海末由形似萬一竊
附於大雅之奕依京三頌之歌淸廟斯則歡忻
舞蹈之忱所不能自已者爾臣阿桂臣梁國治
臣和珅拜手稽首恭跋

炎徼紀聞四卷

（明）田汝成撰

明萬曆四十五年陳于廷刻紀錄彙編本

炎徼紀聞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歷官西南、諳曉先朝遺事、撰炎徼紀聞、即此編也。書凡十四篇。首紀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紀岑璋助擒岑猛事、次紀趙楷李寰事、次紀黃竑請立東宮事、次紀征大藤峽事、次紀奢香事、次紀安貴榮事、次紀田琛事、次紀楊輝事、次紀阿溪事、次紀阿向事、次紀雲南諸夷、次紀猛猺盜養、次雜紀諸蠻夷。每篇各繫以論、所載較史為詳。前有汝成自序、稱自游炎徼、所聞諸事、皆起於撫綏闕狀、賞罰無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論田州之事、歸咎於王守仁之姑息。論黃竑之事、歸咎於于謙之隱忍。亦持平之議、不蹈門戶之見。史稱汝成分守右江時、龍州土酋趙楷、憑祥州土酋李寰各弒主自立、與副使翁萬達密討誅之。努灘賊侯公丁為亂、斷藤峽羣賊與相應。汝成復偕萬達設策誘擒公丁、而進兵討峽賊、大破之。又與萬達建善後七事、一方遂靖云云。則汝成於邊地情形、得諸身歷。是書據所見聞而記之、固與講學迂儒貿貿而談兵事者迥乎殊矣。

炎徼紀聞叙

田汝成

余承乏滇臬者十餘年而官轄所轄半涉炎徼炎徼之政少雜科獄訟之擾其卒然與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難用者在乎土酋猖悍抗敗王略劫戕暴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閡而不行駁駁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不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永守鬱林而馬援內備于嶺[illegible]

而遠夷悅服若我 朝沐黔寧王鎮守雲南[illegible]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遠叛皆由其選[illegible]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畏遠方一聞除目有遠方之命即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秉鈞者因而爲之[illegible]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材懦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懷材懦者無統御之略措紀器于[illegible]錯之交難乎其解矣譬諸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毒攝生者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締土俗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于撫綏闕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黷貨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二者殊轍而同歸卒致干戈相尋蔓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嘆也聞述所聞者爲此書凡二十四篇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核其言詳不掩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再三强余序諸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于是書者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于政紀也況公行有節鉞之賜焉一開府南陲展是書而覽之則鑒昔慎今之餘或少裨于纂議云耳是爲序

嘉靖二十九年夏五月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炎徼紀聞卷一

田汝成

岑猛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陵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至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之爲立府府使世襲知府　傳而溥爲知府溥二子長猇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猇以失愛弒溥江中十一月黄驥李蠻發兵誅猇既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爲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沈溥處蠻不受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赴府方象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畀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奔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征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釁不可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爲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　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爲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讙譽猛者稍甚會江西華林剛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從村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黄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遭柴藉項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驁變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擭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上官平生睚眦怒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眥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揣猛冀興寬且貸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猛且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鏌代之鏌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聚而鏌子涞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鏌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鏌嫡從官卻之汝儀大怒廉得涞胥涇涞納猛萬金鏌皇恐乃再疏請征猛　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白帛書狀陳軍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四

言蟣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祭之鎮不聽督兵益
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
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少
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
斬首歸官軍諸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
出沒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亦不復而邦彥側室子
芝之祿匿民間鎮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
疏請流官治田州　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
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及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
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僉

事張邦信又素不為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
順偽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
陷岑猛糾交阯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請
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鎮罔上
寡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
大怒以璽書切責鎮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蕚言提督
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勑守仁兼兵
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鎮守
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
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紿鄭史發檄東西

交黨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鎮大怒疑
左右斧椽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
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
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
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
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
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
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
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
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遽且不

疑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
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
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
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
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
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
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
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鮑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
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
隅未論不免縱使克之患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阯

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猺獞盤據盡誅其人與日雖欲
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
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効邊功猛獨詿誤
觸法雖未伏誅聞巳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
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
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
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
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兵　上
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後遂移兵率盧蘇等
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

郎張璁及桂萼等巳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　上
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提督富奏言
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
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
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
恩是也臣議以為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
騷遠夷　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
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
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
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

撫盧佑而巳遂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
詣督府求代意巳與邦相有父子恩俟瑞必臘北行
邦相治其供帳佯佐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
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抶之佑曰盧蘇門老
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盛頓
首請宥邦相知非由衷也使召盧蘇蘇遂與佑比
而挑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韶既冠佑將得之有之
別室邦相時欲曙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領得免是
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之衣
簇以行而邦相復供帳其舍辭佑行毒酒中既罷而

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既忽
亦兒子畜之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二
年六月盧蘇遣其黨某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
目羅王蕆陰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
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殺中諸
土目曰布伯何疾若辛強飲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
疾若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
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蘇曰噫
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
目覺蘇語曰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

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一些何言乞而
甲與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吾人之不德
公等所知也孫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
難圖矣諸土目皆惛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
留妻子為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併攻那相
執而囚之九月盧蘇弒那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潘
言那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謹率州人合詞以請
遂緩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孫仲子那佐爭立
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
舍韋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麒等咸憤盧蘇以僕殺

主也合兵助那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
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璥蘇婿也蘇急求救于璥璥
遂乘虛搗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岑之真
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諸乃遣人諭真
寶等曰那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
也會諸巳憂去都御史潘巳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
反諸前議將以那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虐起黎
民食炭府藏空虛假令　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
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謝使御史左從議陳大
珊當勘議曰盧蘇助罪相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

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且叙以關乞全子立功自贖不
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那相不孝奪其世職田
產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　朝議果置蘇不問于
是兩江土官咸指盧唾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刑吾輩
手足將腸皆懸僕妾矣十七年峽峽之役兩江土官
咸集而盧蘇以其子鳳以兵從爲指揮上良輔部下
軍興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給良輔軍于他所而父子
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
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
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

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借
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
甚欲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
之宿讎也近聞有恨于盧蘇而黨于岑芝之召而圖之
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即頓首曰小
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之中
令其軍怗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為盟而隱之乃為
書具蘇罪亂狀言于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蘇黨逆猛
攝亂參殺兩江猛詠蘇復結丁受稱兵再謀不軌追
逐守臣攻陷安仰姚中不可之而未終上新建撫之

而有待豈期新建毒故大憝遄誅湯內撓抗蘇猷心
益肆悔尤罔聞敢以䟦䟧之餘抗其主邪相朴時諸
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干今則戕殺綱常厲階爲
梗者若滕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實其宄背須
得銳甲乃可成功彻以蘇慾剏之餘必盡死力分隸
首隊命有倖心不意豺狼之旅彼狠如故藐視軍令
違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路縱賊殺敗府功
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雖肯用命况倡義發難
寔自其心腹黃仲金爲之非其等所能强迫也仲金
識事體聽其言有奇羽內訌外掎萬萬無虞不然彼

亦豈肯喪身家而發奇禍哉然諸以黨與盛戰事由
有名機不可再惜明公圖之都御史經閱其大駭報
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與軍之多
事也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于是機事頓洩而
盧蘇夜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
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
馭夷之失策也　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用人獨以
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行
要皆自取必猶倚强致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吊其

民雖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猶大逆何以服其心
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大議不省新建伯受鉞專
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
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
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面祭將余胄亦言
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歿猶貴恨誅而死亡病
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追乎盧蘇
再叛弑主犯諸府之怒當是時帶有以　札出之正
名聞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尝紛矣蔽奸罔
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　國家大體哉若夫紘

金汝儀邦信讒妬數合誣人以逞直奸詐淺夫不足
責矣予又聞員外郎吳炳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
蓋桂萼之力居多云萼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
立奇功不足賈重後偶會安南有亂萬可傳檄取之
乃陰以意指授守仁若專爲思田者使密探安南
要領而守仁竟忤萼指直上奏尼稍稍及之萼遂恚
恨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詔勛名嗚呼使其誠
然淵祕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冠右江時

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馘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須要以役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特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微兵鎮安璋必激臣問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微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大喜迎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忍聞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曰惟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併隣讎將遣勘耶臣曰不然璋乃從臣臥室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屯我臣乃告曰與君異日膠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

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告君必死矣我告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亦族矣遂强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鎮鏌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瑄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定坐待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以帛綴裙裹鏖戰時當披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遶險側旗幟閃閃而不覩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隈美女嬌童粧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上君走歸順三四夕再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舍之別館

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
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
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陷據功
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醞迎軍三
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犒槃之一榻佐
列十醞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
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
服雜佩上肯揮麈尾逍遥語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
非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
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逆虜及幸緩五日當擒致也

堯元等許之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參不自請
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令
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賓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
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爲飲一甌獻
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殺請自使無波及也猛
大怒呼曰竟墮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
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冒猛屍界
擲諸軍諸軍競攫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飈馳軍門則
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交淫毀璋而布政
使嚴紘等復害鏌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

土錢一眞也御史石金遂劾鏌落職而希儀等俱不
論功璋大恨遂職于子獻而黄冠學辟穀矣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犄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
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浸不行于
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
漫許已則避泥食言瑣瑣戚戚與議參嫉覥顔不顧
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寰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
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

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
庶兄海有一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殺之謂
岑氏曰主何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
螟蛉子而撫之以主家之璽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
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媵僕某隊之子璋詭云遺
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某好以
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廚子當立爲
相所察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
德十二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聲甚侈
楷曰予猛因公主欲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

亦差來邊民莫知何者借勢而圖之廢不濟矣猛大
喜遂行千金兩含人詭云有制以僞檄調鎮安果化
向武食利土林等七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存江大
震相挈印奔況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
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柳寶亦枝柳相絕愛之
因自我當立猛乃以寶夫髡爲奴都御史楊旦總兵
官朱麒以變聞而猛賂通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
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
人立其族弟燰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慕容李
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以燰異姓非趙氏奇當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土思州知州黄熊兆殺之熊
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弑燰大亂
州人素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黄安黎容等
潛往田州購寶寶時爲奴楊布家年十二矣安容等
行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調總兵官
鏜曰趙楷誠逆節顧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
攝職十年侯寶長讓之楷復聽時謀殺寶富恐之爲
寶召諭楷曰職務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
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聽會
寶納楷幸門客李敵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欲其謂儹

日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
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兢業斯夕一不稱旨則
斥戮隨之乃富翁逍遥田服賈以規次[illegible]仰[illegible]給於
剝絲庭耳不聞徵調之聲胸心不關案牘之紛搆以
此方之孰安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
因曰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爲土官家大事公所知也
衆所形勢附擾處何出非甲冑不行入非衛鍵不寢
寶從細從人之與襞夏何更衣之侍怵惕惕如逃
空谷一有戚心未夜立從者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
犢横編鄰達暱稍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深居遠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宮禦虎豹亦有之故于今之子必申且二家之市必
復戶不爲病也乃我土官爲最大威服寡于法徵兵
不待符牒之合應因不須律例之繫聯眛則部卒生
揀排者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卿相朝于富翁故
不若土官也談曰不然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土家管
戰陣者乞世矣保有創者幾人也向爲爨夫以從
自安有役戮之患哉譚曰偶憐王夫屬是疾也而猶
儲土者誠惻牛而惕禍也楷知談亦切已也不得而
罷談亦也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
與且趙宗亦贊然官必及己不如易厚利而徐圖之

兩得乃賜應曰頗以官還實也於府人意今當以五
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而富厚招
諸奸猾自其後來歸之子應奇之令往來實所應
矣實客自言實夷通萬動息必以告楷由是萬爲應奏
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按府都御史參總
猶豫不敢決而實曰荒悖當姦姪男子王良以爲管
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微何之民必殺其身
以干進者欲爲勢官家徼富貴耳汝安所得哉咸頭
閭閻與倡家無異曾不若騎馬喫牛之逍也良曰恨
不剛賢援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爲若主何如良曰奈

其楷乃糾州目鄧瑪李旭林盛等謀伐實州人怨實
莫爲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實夜及寢門時
良曰至矣子突良開楷奇開門納楷楷實殺所斬之
截枝掛及以實妻夫憂開奇安南莫容庸寒上曰立
朝議征之及備矣曰中國土官比比然逆數十年無
能且去者所楷慮及我何哉用之急所叛時李賓比
周于楷都御史寀以紀之之檄使翁萬達及汝成曰
餉　君哉定也萬達叫汝成曰此賊月計擒賊日不
測時汝成填撫擁峽爲達獨行郡至南鎮汝成汗不
爲理州人大諱萬達曰趙氏之族殆矣月將賓立者

頗以爲不足我故逆之耳楷聞之頗以萬達乃遣人
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與
楷若言萬達乃厚與之財奇楷楷智勇宜軍師南征
可當一面楷遂糾楷兵千人從萬達至軍且以三十
一村地圖來獻楷遣留軍付其楷汝楷施不爲備部
兵多以之楷追蹤者萬達召楷及鄧瑪等入見伏壯
士劫之曰汝叛首大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曰爲
計楷死當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恐
頓首曰門前京薄長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
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

有如此日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頓首搶地曰楷知
罪矣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惟可善撫我
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殺之以楷書
諭其州人盼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
悉定乃以十二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
部焉

李寰者廣西思明州土官李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
八年以慕義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
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阯鎮南關爲左江要害
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

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
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爭立珍挈印奔兕州兕州土
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
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
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若以
君之靈得復入奉烝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
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
聲挪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紹容悉詳說李珍曰
州故省屬觀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
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

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
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
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辦人州人患
之寰謀廢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寰遂爲十
七年三月寰謂歐紹賢周紹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
吾欲修衆怨舉大事所對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
疑不助也試爲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丹之
賓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婦者其妻之父兄聞而弗
怨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
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姊是不有其兄弟也若者

恐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始
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寰曰主公無慮黃泰
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
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
與之盟而應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難
之啓鑰無從實難以入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菊玖者
有淫行寰乃遣刺客趙應偽爲珍謂菊玖曰主君聞
子有私人遣我夜伺子菊玖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
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菊玖頓首曰幸公
生之應許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即子

排闥無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竊菊
玖穴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偽驚譁曰聞竇何譁也
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
聞亂作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居不至寰遂脅黃孟並
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寰置酒
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寰私於歐紹
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
庸反因厚賂寰爲嚮道曰急緩纖鉅告家發聞都御
史蔡經大駭爲副使翁萬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
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

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寰曰 天
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
也寰遂自薦曰願效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
琛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琛大驚
辯曰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耳琛請諸
八月遣指揮錢希賢徵兵琛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
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奇枝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
罪止寰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帖然已而李理
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鞫之而
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言當立奸民農咪等復控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督府言時芳直其李理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立判白
之乃論時芳死黜理而立李珙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
之俾掌其土夷案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
焉疎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
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誡莫不重足
疊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任際詳內畧外諸酋
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
議正德中權奸橫訌太闇樂之紀綱凘渙邊機幾識
非賕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啓夷狄輕侮嘉靖以

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畧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
嫌微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汎請
苛淹留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褻徵兵御
究又以其言誘之罷役論功覬然貪利致彼觖望長
傲侮侮此其興危逆乎遊節恣受僞屍蹀血莫敢草
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得也寵患之變皆
以繼及未明嫡庶爭立婦嗔不誅多歷年所擁保塞
隈貽爲國觀晴丁傑仁夫列其兩雄市不從隆笑言
設伏翦削禍本賢于林會之師功深而不保其所經
畧羅勉則予與有聞焉寄與仁夫僞論辯源行之主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
者作舍道謀悅而不得將通發難一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竑

黃竑者思明府土酋也上世皆土官嫡以世嫡為
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竑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
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成撫境內景泰二
年八月堈之嫡子鈇惡不得襲竑以計援之聚兵九
千圍府執堈及兒鈞等鉞之已而又詞奪嫡乃譖發
綠罪使其子震陽闘于官若欲為堈伸理者遞撫刑
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鞫實之竑坐罪
當死時 純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竑

逞入入京先將用事者乃具奏兩京見存的皇太子
景皇帝大號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
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翺有難色循持筆往于翺
強之翺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
沂邸大臣皆進官有差翺獨得賜元寶翺有和衆
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　英宗復辟以翺死矣
琉遂家人赦原免復職賜命極其哀榮適郎皆充
參將勢焰熏灼人多趨其門宗族任木戟見斥世論
快之憲太上疏乞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時琉已死命
發棺鞭其屍

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琉首發之者而不謂翺有
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大漸翺肅懇
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歟翺亦祖父文過辭正
不當爾也謂琉所見其當時所見或有一道而弟陳循
因夷簡之議而承以為功則惑不知翺陳大節何也
其後鍾御史同亦陳請論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
杖瀕死琉之遺禍可勝誅哉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霞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七終

炎徼紀聞卷二

田汝成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亦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達潯州峙矗磯排灘龍洶湧兩岸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而右

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嘯屋列不可殫名而西羅綠東紫荊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厓仙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隘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脊而牛腸大岵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為茶山為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為永安又東為滕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為沙田為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為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為長洲象州脩仁之境也自紫荊折而南為鵬化為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為五屯藤縣之境也羣山之中猺獞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為之渠魁山多缦土沃而斂樹諸猺皆佃耕焉獲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輿斜門龍從沉雲皆結壘嶝迴繞絕壁臨溪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岸與谷足生於人雖題高結狀若猩狒散布菁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實射狐鼠雜蜂蠆蟻蚳茹衣血食言語侏離雖四姓諸猺亦莫能重譯也諸猺惡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強號門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為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

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為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傅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指眦故商旅所集財賄而知急則豨竄林中不可蹤捕廣西之諺云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陷郡縣殺掠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為之羽翼其勢益張守臣皇恐乎以其首與之賊愈驕縱叛亂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　詔召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

可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鮮既
風起所至兵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
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釀諸
驕子愈惜愈熾非流血杖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
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臣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還南顧　上然之乃
以雍為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
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太監盧永陳宣監督軍務
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

霖而闢外之事一以屬雍　勅曰將士有功者得自
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
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
破盜賊蜂屯蟻之烈火燎原無復顧忌宜分兵四出
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可剿困耳雍曰不然是翁[illegible]
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
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illegible]
而焚之者也莫若併力而向搗其腹心元惡既殲餘
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　部人
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計殲

之數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
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
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
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
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
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窮也密菁重篁人不
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
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
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迴闊峽路紆枝輪囷六
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

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疾勝之謂也今
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魂魄不若
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
兵歐信左參將孫鏜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
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
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彭倫
夏鑑朱政指揮馬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
攻其南以右參將孫振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邀
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
高振橋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

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今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閒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厓厓紫荊竹踏良腳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魁僅已剪除非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設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讙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冓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領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　陛下若宥其宿眚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猺之長撫安流冗墾闢當畬彼

且畏法懷恩力圖報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翦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誅士而有餘治道于既張萬人而不足是以彌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理洽諜遷轉終難有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岑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效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況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立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沖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恩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獞莫敢提月

應援臣以為南蠻之俗悍見流官乘懦舊穴巢者遠
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此貽遷江屯所就于本土
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為之酋師以韋祖孫
仲瑛為之吏日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
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
斂疏入　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
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维議也
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遞卒漸變而峽
以南尤甚橫江御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皆者魚
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八

諸蠻就水所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為功疏其事
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
稍不愜即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舟人為之語曰
昔永通今永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陳公嘉
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
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
平而峽以北遽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
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為亂而武靖頭目黃貴
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臣
日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債闊冀謀邀功日任

若等為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
弟公丁聚衆城下殺甪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左參將
孫繼武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參將沈希儀
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
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閱曰是夫竟要攘功者
閱然之遂趨潯州以千人迴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
一病夫而還閱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地旦
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殄戍不可立堡難守非便且不
聽六月堡成閱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日
侯氏田廬仍揖庭不禁于是諸猺大憤而岑邦佐亦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八

忌貴香等攘利復從惥之公丁遂嫗其黨二千人夜
襲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獨旦爛
怒曰果如先生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
之　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
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
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
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剿滅此非八萬人
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
達曰一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
瑕申政有勦有征驗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

張君言則剿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衆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祭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横放甚稱浮人若之萬達言狀督府乃議亟剿而巡按御史鄒光祖發其其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荷得渠魁則餘可畧取也百戶許雄者亦道猺爲爲萬達陳其跡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爾罪雄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故曰公丁誠輸誠狀良猺也爲無家誣構乃捕係詠公丁者數人貴以起釁公丁果遣人列寃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白金予貸諸猺因以本業捐

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部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故諾復召猺申飭之雄乃誘公丁曰若爲浮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遂保車他猺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日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响廂民殿殺若家出殿公丁一時背映游徼逮送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迺保事公丁言他猺爲之須罰實乃坐若等誠爲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猺唯唯解服成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至軍門磔于市汝成乃言

督府首惡已擒黨與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瘴癘滑瘏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況消息一振鳥散鳥驚雖有銳騎屠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命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月褒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爲馬以部指揮僉事高乾督右軍副使洪廷撰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成振吳同阜爲紀功則副使翁萬脫督餉則汝成暨右參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饒魍王者之師小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

不可賊驚竄久矣勦之無功秪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耶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幾不斷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厲人心不厲雖厚施不爲德也經曰紫荊賊數也碎之蜂窠振觸即螫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荊不邊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安閒縣議滕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誠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洩而軍事未集

諸蠻自度不免疑衆益深必且峙糗粢巢以備伏匿
而桂州崖九層樓諸所尤爲險塞紫荆山沙田林峒
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
所得況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
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逆度不可以制軍措費不
足以成事成不俟終議于此審矣劇明公熟察之督
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使陸銓都指
揮同知余思等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
八年正月也萬達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門峽以南
同劇賊也第今兵力不可併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

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
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麥老
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參水攻二
驢石門石塘大安黃泥嶺諸巢鄉浦以八千人由白
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溥以五千
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尾履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
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滕冲竹埠胡塔綠水冲諸巢
孫文繡以八百人攻藤峽邏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
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綱從流
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

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峒
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擊賊大窘遂
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
諸軍麾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
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崖九層樓官兵圍困
破時無子遺者今直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
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
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
其背賊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孫簽懸石樹杪
急則絕之走坂如飛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

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
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官盧蘇復受賊賂縱
竄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
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
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
恩諸猺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
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
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
謬計吾且將留此以羅示諸猺使知良民之利益堅
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

畢侯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爲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當開闢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于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于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劃其故窟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麥水墾作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洞源亦托處平原遠皆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

有囿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櫳于羈絡野鹿駭于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獷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徙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藉食編民則廂里漁役援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甲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閱而復始始勿僻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日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二十取一歲令

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貸稽授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猺差至此始附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于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擾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盖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蒙兒鞠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掊擊商賈尾器魚鹽公爲齎給如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縱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爲之聚騰而邦畿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

堡戍以耳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疎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盗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峽兇已翦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不弱僞侮但峽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徙平地其崖巖舊穴恐有客賊聚之而行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前愼令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杜買禍之媒兩處灘隘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

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竄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疎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于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

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計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學宮大宣二里之間爲黎水北岸乃紫荆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表連大同歸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地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

省邦佐遙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地類啞人寡于猺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府有千行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大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波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辭也且貪鬧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獨利爲奸恣意馳蕩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斯分贓頃以睚眦之怒縱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

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寡弱難守故閉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　國初土官納欸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營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省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北縣邊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爲吏目以彈民爲士兵以其地税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朝國初編隸梧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

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名原無月糧今宜以
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為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
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
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邪佐
之子為吏目協同管理其在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
移鎮本州申令撫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彊土
遼曠猺獞雜處積年爲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
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
以遏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推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
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況軍官不職可以吏置

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遷江
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日清狼田以正糧
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道棄田土鞠爲
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盡復業而殘兇編網尚肆獵
恩等處狼家彼時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
陵諸民苦之古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
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
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
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佃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
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邪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

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
專理其事清查冊額發驗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
蹤濶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冊每米
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
但有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
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
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
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
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
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

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無有法選擇得人
是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
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朴銀陸錢間有奸豪正戶
揞尅貼戶之脊髓征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
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
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土官豪強往往挾
勢占用選奸蠹役有司官員能開者不能清查宿弊
貪婪者又輒欺公賣奸反以此爲影替祇候夫隸李
入其貪以免襲案鋼作款兵身役親當征當皆爲未
使編徵銀作數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

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石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僱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陸錢徵收僱募庶貧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獞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募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今各自認九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俊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俊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鬬敵有違犯紀

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爲之五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應分數素定軍政脩舉乃開榷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脩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貲若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

下水商船大者納九器九斤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爲南州備收折轉給各猺名爲舉頭常例今既議准給猺之獎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斑日久必有折耗而盜賣轉輸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賜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戡江山蕩清朕心嘉之安遠侯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二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

副總兵往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副使鹿達參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參政七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曉各銀二十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猶在按閣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而勢雖危猶可避遁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荊北蒋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

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爲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邊遠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淒迷蔽若禾麥暴客跌伏土著者少而外雜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麋跳無復蹤跡故欲治府江則荔城平樂懷集賀縣脩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供之庶可殲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侵走莫可窮擾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

江亦涉迂疎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獠而惡去聽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家舉丁剝而户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于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愿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盲鋒佰惡傳以醜詞發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事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内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内詳而治外畧救夜之策斯其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在牽取之也

其獘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脩府左右允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疎易于欺慢寡謀怯懦則仍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蝟縮莫敢誰何若有肆可投即誘以耳聲踣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獘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考滿不代庶土酋怗服嗟患稍寧耳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八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八終

炎徼紀聞卷三

田汝成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靄翠之妻也靄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從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珊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闢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靄翠仕元同用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嘉之以靄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得各統

所部而靄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斷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怒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為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飛馳見 太祖召事 入祇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騎虐恐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告以聞 高后且曰朕

固知馬燁忠愨無他賜弟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 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飛馳見 太祖曰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為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閒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吾固知馬閻

王乃為二婦人所中耶悔不根薙諸羅為血海也既入見 太祖數其罪狀燁 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為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宣尉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懾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數之當其奮城礎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今諸夷自營所

達城所所之而援運終日無敢燬徇厥者以今抱木為之主今無傾未樂仍有徵發者守貴用脩煇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伏畏以紹鄰功承任將所不就所行暗煇始數奇不守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翁香死靄翠之弟安的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將襄不受節制印聽調從征非徵月貴不赴所調村落役掠無虛者諸羅亦猶將盼官軍宵捍覘省城曰是直用木西瑯形纍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

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聞及之不謂其遂達寫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其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賞事意亦如此夫剿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缘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禄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也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厭極也眾必不堪夫宣

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又言貴榮激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輙遷延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

阿買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
言出姊妹之口然阿買等自言使君賞錫之以氈刀
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
司得是說即欲聞之于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
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贖罪出軍勦
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
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
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
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
圍郡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

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
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因所
知識方揚言于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
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逆擬于此擁衆四十八萬
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遣萬牛不爲
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
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
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上而使君爲之長
地方變亂皆守上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大
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

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
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
陽保靖有彭世麒等人謂斯言苟聞于朝　朝廷下
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兵分安氏之所有蓋
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
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
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于外以
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
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

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已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其
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
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來衛假于外
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閧然督府索賊竟不得
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庶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
殺之併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
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
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惑而戀生與諸夷異
即象度不怨其他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

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儗自
專無上彼何歉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徂
勦必賴木酉長彼桀傲爲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
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
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啚猶稱
齊田云譜门思播田楊兩廣史黃吉大姓也吳元年
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
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

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
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
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是屋樹秔秫子弟不得
讀書民大疾苦未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
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
地當歸思州　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往取爾
汝耶盡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
鼎諸不法事　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共弟安分守
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
故十一年十一月　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
琛宗鼎去城中無聞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
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于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
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卯仝忠等曰思南思州
之民苦田氏久矣其威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
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以爲行在工部侍郎
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　神謀廟筭亦已周矣發單
軺持尺札入夷落桀陰未從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
何其善哉迺今翦城卓籍直耶小耳符檄紛紜張皇
滿洩盡承平狃綏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

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
初納款授宣慰使二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
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
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
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柰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
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慫慂之
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成戚以仲主爲譬即使
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于後人何

不別爲孟主地變實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慾而易淩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峇山長官韓宣東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　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殺者千餘人輝通賂于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酋誠設安撫司于安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九　九

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後兩相上諸苗爲果等念天霸以無辜受殺也時時攻安寧境又殺諸張城衛之齎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倚怨于淵淵使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播章諸苗寇安寧兩川有蔡政謝七元副使崔延熹都指揮楊綱以兵討退播州宣愛家置酒交會是日觀學適州民雜壯十元宣因生學官觀之愛復攜酒以往而遊揚擧者介七元禁之諫曰觀學而觀壯提兵而樂酒界長成而故下屬紛紛明公恥之七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

于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省致書衆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于義僞以人往義信之苗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于友信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疏愛僭言愛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僭立萬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妖言坐死上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寘保寧無何友黨纂友以歸與愛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九　十

仇殺不已而友子長愛孫相尤部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寶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宜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難解終爲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揚輝奪嫡之私耳一妄臾而上書誣人以逆兵部不覈實而遽爾興師非狥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貪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剌膂力絶倫被甲三襲躍二丈不踰地而起輙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横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産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輙誘他苗刼之官司探捕必詗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勒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塞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土鎮守内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

總帥皆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歷歷條荅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爲大若秘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之仍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圖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小人且赤族矣鏞笑曰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先刼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翊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叩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旅賂上官汝爲向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剌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詰之亦若詰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于

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爲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問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硤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强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剌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鬬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卽坐以雞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綱披身出恐不利瑞曰

婁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吾之兩牛方作鬬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若侯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若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第請去佩刀恐彼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刺戚去刀見官曾嚇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微曾大呼伏兵起蔽溝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縶之馳貢州見縲於市一境始

寧

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府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始有深意焉蓋處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領南守郡時苗賊擁衆閉城公計不可緩顧開門單騎詣賊營諭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任無敢犯境者溪刺事聞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隨據凱口囤為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粮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剿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以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覘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什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傅手足為指爪人腰四徽一釰約至樹憩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鏡砲緣徽而起候雨霧夜昏黑不辯咫尺時

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躋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為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插釰斬之鳴鑼代為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鏡砲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

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其其黨二百人
免岡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岡
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攀岡蕭發官兵克宅欲勦
兵勦之時汝成以披茶僉事傷兵思石間之乃獻書
于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
殊利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雄負其窟穴
草竊為奸者皆內儲糇糧外與黨與包藏十有餘年
逋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旦
夕自萬死一生之計雄呼而起非有旁寨米商通謀
結納擁衛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徑伏其中無

異饔飧餱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朝腓而夕無與哺
穀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儲廣畜大豕肥牛以資
擊剝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搖捭腹張空拳
捭日而前以膺猛虎是以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
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
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
道捷徑偷輸潛饋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生
也夫繇賊夷落之地莽與中原隔之須窺下洞房委
巷之中捭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眾皆席列伏候抱
險而趨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

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
未可以孳食屠斬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途
重營密捆勒其門閭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
所掠退無所逃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屍案磔麾下
矣若夫我軍既周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致奔突則
潰圍之戰不可不應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怠而
彼窮而銳或晨昏備隊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
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窮必甘辭納款以巧緩
息目前雖可妥怙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
從也或見有人循于爬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

既警于前申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
偷閒之策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疏
隔之議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
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群洞之巨
阨也其山峦高磴道道逼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蹋
逋遷一二職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
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辛蒙前列刑木蠻
寶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
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上官王仲武始以
綿弱失其疆場須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

驕猾雖報稱迺今哄然而栖逆者因其部落之遵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在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戎伍間設將治倘以軍屯若川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參諸市爾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閣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簇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求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未生之望觀除掩取以計勝非力勝也

迺今懲于剿刷之餘憤嘯而集垂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瘡未弛勞勩未舒強驅而起之氣竭不作以棄死之虜禦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曰若何快也吾將策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追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僩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棄知彼知已百戰不殆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卒破也克宅曰兵貴捕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衆勝者馳挫鋭者披靡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壘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攻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滿驕之役卒狃莫救定關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箝制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擒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　勅安爲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彼敵雖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逆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猾者耳

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前惡未悛而禁殺遂賊自貽伊戚驕憤斯昇復棄興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存亡判于呼吸之間毋一發兵頭顱爲白骨斯人而與之欲哉

廣信府同知鄒　希
推官方　重　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良駿
上饒縣儒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九

炎徼紀聞卷四

田汝成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理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僰人曰爨人曰麽些曰禿老曰些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上猺曰羅舞曰撒麽都曰摩察曰濮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蛾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壺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娠產子九

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蕃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大亂蹻遂以衆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栗求内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衆内附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爲他人自後或服或叛莫考其世部中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强大居白崖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龍佑那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至益州封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平地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循蒙舍詔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幸爲中國破吐蕃開湖蠻有功册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自是

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子閣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仲通褊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閣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閣羅鳳忿攻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閣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命李宓征之天寶十三載閣羅鳳誘宓兵深入至太和城

堅壁不戰唐兵稍稍饑疫死者什七八爾引還閣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其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略傍小國自貲攻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者唐故西瀘令也降于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乃僭立五嶽四瀆改元爽三託之官王自稱曰元猶言誠也稱其臣曰叔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爲先鋒又重賦歛奪其險隘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

唐異牟尋亦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皋遣人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于唐德宗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兵萬人異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踵襲土蕃大破之遂斷鐵橋韋皋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犄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佑入寇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中國埒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皇帝國號大禮屢寇西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

高駢鎮西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者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子化貞而爲布燮鄭買所弒鄭買者鄭回七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擊殺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天興未幾干貞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干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于貞之亂思平逃匿摘野桃食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析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

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爲黑爨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爲丈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僞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睨臨爨僰以長世

矣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爲
其臣楊義貞所弒岳侯高智昇以兵討義貞滅之復
立段氏之裔正淳爲帝實則政令皆出高氏段氏擁
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十
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而爲
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爲大理總管尋授宣慰
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鎮善闡今之雲
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版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
正二十二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
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五　四十八

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蓋主妻之奏授功
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
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一章
促之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
綠寂寞倚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鸚鵡獨自宿
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既歸已
而復往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郎復來將吞金馬
噬碧雞矣梁王疑之密召阿蓋主付孔雀膽一枚令
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
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爾家爾

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由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
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殺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
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
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悲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
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
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錦被名）吐
嚕吐嚕段阿奴（吐嚕華言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
粼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押不蘆北方起死回生草）肉屏獨
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背）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而功之
子寶奴僧奴恒不忘復讐僧奴將適建昌阿黎氏出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六　四十八

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固父冤恨非男子
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　高皇帝即位金陵改
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與元主相通復奏與寶爲
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借兵大理寶
荅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
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斗爲釣魚之香餌繡
閫淑女設掩雞之網羅平章已亡兄弟鏖絕止遺
癸一奴奴再贅華黎氏癸又可配阿蓋妃如此事諾
我必借兵如其不然待移金馬山爲點蒼山昆明池
爲西洱池時來矣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寶爲　高皇

帝龍興奉表歸款　上降詔答慰之賓奉卒子明以
洪武十四年繼為宣慰使王戌奔　上遣潁川侯傅
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把都剌死段明
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畧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
闡實宋斧畫之餘邦地莫能酬中國之郡邑民莫能
列中國之賓也征之而徒勞甲兵竟之而海納鱗介
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
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
明再上書其畧曰善闡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　七

如奚武習戰僅嘗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蹕只
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為上全師為奇大國
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
為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分今天下平猶易自古賓
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並進明兵大敗擒
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凡衆宋矣
自仁果時立國傳世二十有四蒙氏自細奴邏立國
稱王九世稱帝四世歷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買立國
傳三世歷年二十有六趙氏楊氏俱不踰年段氏自
思平立國傳世二十有二歷年三百一十有五又段

實為宣慰使傳十世而我　朝洇一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假
然僭稱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以羈
縻畜之迨乎我　朝幅員洇一僰爨羅甸咸籍版圖
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
屯有事則狼跳虎噉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
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
騰衝西拊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通北而東
彈壓烏撒四境衝要指掌可規矣諸夷之魁則元江
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霑益並以兵力稱雄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　八

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緬甸一帶
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孟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
悔禍咎在撫綏闕狀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于滇南
北上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
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啟刊
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孟密　孟養

孟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　國初納款授
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孟密有
寶井為木邦利府閩猛司丕領之閩猛者猶華言頭

日也宣慰使罕揲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揲死孫
罕究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孟密叛然猶未敢公
侵木邦也成化初南甯伯毛勝守雲南甯孟密寶石
許得自貢不喇木邦太監錢能尤婪索無厭曩罕弄
遂怙勢縱橫畧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孟
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孟密叛木邦請征之曩罕
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幸用事而用寶石者江西人
也通歸孟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會闔天下又
得權結納昭德宮與萬貴妃最厚若遣人賫重賄投
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

多齎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蠻方郎中劉大夏使以美
遺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恐不任使安遂舉都御
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
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门萬公甚眷汝敢役
作之誠憂愁不知所為發疾卒宗乃偕鎮守及三司
往撫孟密曩罕弄出迎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已
言安許占孟密做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自下滿意
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
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定反請良久曩罕弄曰我
孟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大成細

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畧
木邦地界之爲設安撫司以可罕子孫世襲其職木
邦人訴辯宗宗輒笞辱之曰朝廷盡王分封汝寧得
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
書曩罕弄既立遂盡奪木邦之地罕烈奔孟止由是
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投戶部罕究孫言
必滅孟密會　敬皇帝即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
俊復稍稍剖孟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
與木邦並立世世殺矣
孟養故麓川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玉懦不

能撫輯諸夷部下貴姓酋長思任遂擁衆麓川叛孟
養驛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任發遂據
勝衙據麓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睿皇帝
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
次潞江思任遣其將緬檢江守我軍不得渡先是刀
賓玉嘗遣思任質晟府晟見而喜之也遣使命降思
任思任陽許諾以紿晟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怎
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
擊緬檢走之乘勝逼思任上江與之夾兵烏象以
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

晟乃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
過江還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
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
贊夷兵攢刺爲泥一軍皆沒無孑還者晟聞敗遂燒
江上積餉披甲裹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
使顧巽以狀聞　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
人語使者曰吾王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他乞無
聞遂以冷水吞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
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
放棄徼外以甦㒷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幸

用事力勸　上征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
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
萬往擊思任敗之思任走緬甸驥遂割思任所略孟
養地界緬甸求思任緬甸斬思任傳其子思機歸驥
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頃之麓
川夷復擁思任少子思祿攻銀起莽敗之復有孟養
之地驥等慮師老餉道益艱既終不殄滅遂約思祿
許得部勒諸夷居守孟養如故復與立石畫金沙江
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
以捷聞論功以上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

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謚忠
毅晟定遠王謚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
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象僭夷中無異王者
成化中太監錢能鎭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
祖父祿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
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　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
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
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
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孟密叛木邦事久不平
參政毛科者素輕脫以平孟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

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懼孟密叛
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孟密
孟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兌之
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鬭志大敗孟密設伏邀擊
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遣兵渡金沙江
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
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計解詩稍諭貴州按察司副使
思祿既遣兵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也
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
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　朝議許之復以科爲

雲南按察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　上不許會
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爲隣惡詿
誤以干天法願入貢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
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爲
思祿有官猶可制卽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
之邊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孟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閫
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
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
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致敗

晟實罪魁第　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闢土安南有功
復畀法引慝自殞得蒙贈謚亦已幸矣思仁杭王師
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王征
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
其言亦與文達略同謚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
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
往往有之與氐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
谷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
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
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
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渚襲大抵獷狡
猜很忍詬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
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眾族爲讎必
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卽有剄不悔諺
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雖結髻躧
陟嵒穴蹤荊棘捷如麏麚斑衣左衽或無衿僅敷以
網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于首召黨擊遇
便輒肉搏攝突箐中不可蹤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

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貝銅鈴藥珠結纓絡
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淫不禁仲春刻木
爲馬祭以牛酒老人竝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
和歌淫詞諧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
爲聘貲爲貧而適者遞歲索之卽娶種種長子孫
不絕也飲食惡草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濟以魚肉
雜物投之曰醅蛆納甕罌以爲珍具矜富貴者則曰
蓄醅插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撾銅鼓鬬牛於巷封其
負者祭而食之大饗若嘗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
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

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枓之推其屬之公正善
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
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
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淩於某
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
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
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决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
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
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筭凡
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筭亦如之言語侏𠌯甚者重譯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十五　四百九

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于親串
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蒞稱人曰夕自
稱亦曰夕猶晉之言啃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
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之三月冬尚其一曰
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竅以斷吉凶或折茅爲
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
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
之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其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
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
人家爲祟以其日作蠱淚於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

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洩之否則神將蔓
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一種擇懸崖鑿
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乾犂
以錢鎛發土耰而不耘男女蹁躚而偶免乳而歸其
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鬧尸明年聞杜鵑聲
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
九姓苗徂許而饕誕以元日爲把忌鼓門不出二七
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者可以三月一日爲忌
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薑苗者殺尤甚得讐人
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塟曰喪有主矣在白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十六　四百十

納爲夷貫答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棧而餉之在
暮彰爲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骭在牂牁
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
臥必閉爐居火不施衾枕與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
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
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緇木葉以爲
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埜外處之以號淫者人
死不舉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略也
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
移無公家吏賦之給故其民惰綏士無彊果叛黠驁

食物常足故皆苟蹤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
生禮義之教故技扛于伏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
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
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
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
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
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
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
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雖虐之
亦無叛志其子姓若庚妾竊之不以爲嫌故自火濟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十七

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
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足僭匿戴笠而
行腰束蔑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箙富者以
金釧約臂而喜鬭修習攻擊雄于氣力貿則以漁
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蠻冠諺
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有文
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
一枚抄飯哺若摶之若九以七攫口食已必滌腸漱
齒以爲潔作酒盎而不縮以蘆管咂飲之男子剃鬚
髭而留髯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然後旁通繩不恤也

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
裸而進謂之不宜男女居室不類中華潛合如禽
獸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
盛無盂盆盤以三足釜灼毛臠血而食鼠雀蚳蝝蝦
動之物攫而燔之稍食若爐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
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取之以爲美也人死以
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
茶爲業

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腳矯而善奔輕命
而死黨闘之則屢沸而起得人見肉尾酒而捐軀與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十八

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旁無襞積謂之桶
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
有族類不通婚姻殺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間高
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卜祀樹
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犵狫倮悍尤甚
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
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
也在新添者爲翦頭犵狫男女皆翦髮才許人死則積
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向
經年不靧得獸即咋食如狼

林犵其俗與犵狫略同掘地爲爐厝火環臥不施被
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草冢使尸而瘞之云爲死
者避壓也
犵獷一曰楊黃其種亦夥不甚施隸龍里龍泉提溪
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
户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
織暇則挾刀操弩擲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
羣戲遂以淫奔祀忌以三月之朔父母之死則焚其
衣服殉以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狆家椎髻跣屩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匕
十九　二七十六字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

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髻若月絮之狀長裙細褶
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
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蝦而禁鳥獸
之肉塟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
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
或掘地得鼓自詫張皇言諸葛武侯所瘞者富家爭購
即百牛不恤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
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
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

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裙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
率親戚箠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盥於姑舅
久則煙湯請洗三日而罷喪塟飯蔬飲水二十一日
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
世世通婚在蒼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
偶人死不哭遶屍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徙衍龍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
者獨蕃悉雖懷或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狙
伺圍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羹爲人舍命責
逋負秋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入尾灑獨角鱉獨若
二十　二九十三字

紀録彙編卷之六十

蝤猶尾麗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
班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
于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
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
以杵擊稚塘和歌哭稚塘者臼也昇之幽嵓秘而無
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狆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
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寶谷有保之間
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
雜髮而盤之若蓋以火炎蜜復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

薙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
康佐同
冉家卬符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
者一曰冉家蠻苗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於沿河佑
溪婺川之間跛尼不聰尚武而吝獵得獸必祭而後
啗之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
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厓石而採之白色若銀者謂之砂
汞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簇簇迸落如榴房之子也碎
末以燒汞爲朱謂之新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
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朱汞有毒氣能殺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三十二

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
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
廼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憑哉
人漢爲犍爲郡唐爲牙矢部盡南部之東鄙也古者
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仙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
男女手數珠持齋呪所禱輙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
曰提黎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漢略同謂虎口
金波羅
尚人一曰尚蠻散處於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
多言語侏離尚詐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

或跋木屐以標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二絃琵
琶婚嫁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
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
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
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仔抛毬相誂偶意者奔之謂
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
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犵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
皆有之椎結斑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臘泌
之重跡若鞹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三十三

長徵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刀牛項以肩
負刀一負而殊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蜓蛺
蝶之狀踏歌而偶奔者入岩洞插柳辟人嫁則荷傘
懸草屨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爲屋猶移
而不斷緝樞爲寶殺以籌茅樹畜粟豆羊牛雞以爲
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緝之燔燹草具毛血淋漓雖
宿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酣爲樂且不知世有珍羞
之和藕薇之華也山田塔埆十歲五饑急則狼突漢
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翳莽中飄忽
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

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使投弩拔刀
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松滑石膽礬山香草果檳榔諸
藥物特時病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
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爲逋藪淆雜夷中爲之通行囊
橐鄉道又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跑城堡劫官寺故
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
僅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猺人多槃姓者
或訛而爲盤云猺獞雖異族而信鬼畏法大略相同
在唐虞爲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牧榗
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猺團長納狀云
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
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男成駑生
女成豬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背偷寒送暖上山同
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
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師事二年諸猺
無及省界者

獞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猺雜處風俗略同而生理
一切簡陋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摶飯掬水而食居
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豬犬
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
盡雖猺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每五月五
日聚百蟲于一器令自噉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
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蠶皆鬼爲而毒
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
絞痛而目青黃吐水而脈沉色黑豆脹而皮脫嚼之
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餳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在
胷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聚而成村
者爲尚推其酋長曰崗官崗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
高皆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

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
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迸竄去即手殺之自入寮
能多殺媵婢則妻常畏之否則嗤之儒半年而後歸
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
迓之脫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
收魂歸也親始死披髮持餅慟哭水濱擲銅錢紙錢
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爲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咳者僬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
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
白衫赤裩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往往有之

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為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為活雜食蟲豸以鼠子未毛者啖以蜂蜜餧之跳躍喞喞有聲號曰蜜喞以為珍具無版籍部勒毋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玉盃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貞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餘倣大略與猺獞同而好殺左其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毋然後敢歸毋得狗謝不復嫌恨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二五

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劓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奈之以徼福利

黎人隱蠻也今為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絡笠櫚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為散仔携手蹋歌名曰作剩女伴互施針筆於兩臉為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為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産水沉能瘴痒

象犀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楚則昇櫬而行而以雞子擲地不破即為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烹有獻曲即親串交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醉或為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為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漁釣為業辯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泅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二十六

珠螺則以刃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絶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猳喙以採藤捕蠣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之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迭作撰敘以仁義附餙以禮樂而匡飭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

之政爾未目覩猶之匈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即爲嘉域而淮徐之區猶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華祼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粤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其時閩爲蕃狐兎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開於是明元始拓土然猶羈縻之而已我 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洱海內外皆隸版圖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被拂首西北而後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

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邊徼之地不有中華文物如閩廣之變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廣信府同知鄒　肅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衣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以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六十終

汲冢周書十卷

（晉）孔晁註

元至元十四年嘉興路儒學刻本

逸周書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則汲冢之說、其來已久。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束晳傳、載汲郡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則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司馬遷紀武王克商事、亦與此書相應。許慎作說文、引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周書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馬融註論語、引周書月令。鄭元註周禮引周書王會。註儀禮、引周書北唐以閭。皆在汲冢前、知為漢代相傳之舊。郭璞註爾雅、稱逸周書。李善文選註所引、亦稱逸周書。知晉至唐初、舊本尚不題汲冢。其相沿稱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顯、顯識為孔子刪書之餘。其時南史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為一事、而修隋志者誤採之耶。鄭元祐作大戴禮後序稱文王官人篇與汲冢周書官人解相出入。汲冢書出於晉太康中、未審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獻通考所引李燾跋及劉克莊後村詩話、皆以為漢時本有此書、其後稍隱、賴汲冢竹簡出、乃得復顯。是又心知其非而巧為調停之說。惟舊本載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證、確以為不出汲冢。斯定論矣。其書載有太子晉事、則當成於靈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稱王、武王周公私計東伐、俘馘殷遺、恭殄原獸、輦括寶玉、動至億萬、三發下車懸紂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無之事。陳振孫以為戰國後人所為、似非無見。然左傳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又引書愼始而敬終、終乃不困。又引書居安思危。又稱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書中、則春秋時已有之。特戰國以後又輾轉附益、故其言駁雜耳。究厥本始、終為三代之遺文。不可廢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闕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五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餘亦文多佚脫。今考史記楚世家引周書欲起無先、主父偃傳引周書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引周書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漢書引周書無爲創首將受其咎。又引周書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書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今本皆無之。蓋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觀李燾所跋已有脫爛難讀之語則宋本已然矣。

汲冢周書叙

古書之存者六籍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其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于器服凡七十解自叙其後爲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爲之註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之汲

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謂是周時誓告誥命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志亦有其篇目司馬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秘非始出於汲冢也觀其屬辭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西京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士之所纂緝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略與夫謚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脩己治人雖其閒駁而不純要不失爲古書也

郡太守劉公廷幹好古尤至出

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宮俾行于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之聞見其淑惠後人不既多乎至正甲午冬十一月四明後學黄玠謹志

氏姓譜黄玠字伯成定海人幼篤志操博綜無不通隱居教授著養記遠近從者[illegible]晚年安貧樂道之林下著有弁山小隱吟錄知非稿等稿餘存詩選行世 抱經堂汲冢周書謂元黎本黄玠序其誤伯玠為玠也

汲冢周書

周書卷第一　晉孔晁注

度訓解第一　命訓解第二

常訓解第三　文酌解第四

糴匡解第五

度訓解第一

天生民而制其度聖人為制法度度小大以正權輕重以極

明本末以立中制法度所以立中正立中以補損補損以知足

損益人中為制故知足也□爵以明等極極中也貴賤之等尊卑之中也極以正

民正中外以成命內外正則大命成也正上下以順政因其政教政

以內□□□自邇彌與自遠遠邇備極終也□微補

在□□分微在明知情□□□□微分理有明故明王是以敬微而

順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樂知樂以知哀哀樂以

知慧內外以知人慧者甚明所以知人凡民生而有好有惡小

得其所好則喜大得其所好則樂小遭其所惡則憂

大遭其所惡則哀言其性之自然凡民之所好惡生物是好

死物是惡民至有好而不讓不從其所好必犯法無

以事上不必讓則爭爭則犯法失民至有惡不讓不去其所惡必

犯法無以事上偏行於此尚有頑民而況曰以可去

其惡而得其所好民能居乎偏為兼行好惡也能居乎言不能居好也若

不□力何以求之言力爭也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無

讓則無禮無禮雖得所好民樂乎不爭則樂若不樂乃所

惡也凡民不忍好惡不能分次忍為析久聖以大弟不次則奪

奪則戰戰則何以養老幼何以救痛疾死喪何以胥

役也胥相也明王是以極等以斷好惡教民次分揚舉

力竟任壯養老長幼有報壯者任之老者養之幼者長之使相報此謂力竟也

民是以胥役也夫力竟非衆不克衆非和不衆和之以懷

衆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明王是以

無樂非人無哀非人言明王所哀樂非人也人是以衆人衆賞

多罰少政之美也罰多賞少政之惡也罰多則困賞

多則乏乏困無醜教乃不至醜謂所羞是故民主明醜以

長子孫子孫習服鳥獸仁德歸其仁德土宜天時百物行

治土之所宜天時所生皆行其物治之初慶初哉治化則順是故無

順非厲明醜以使之所以成順者也長幼成而生曰順極言使小人大人

皆故其事上之心而生其數順之重也

命訓解第二

天生民而成大命實稟自然之性命也命司德正之以禍福司主

也以德為主有德正以福無德正以禍然立明王以順之順天作故曰大命有

常小命日成成則敬有常則廣廣以敬命則度至于

極日成日進也如有則其人法度至中正也夫司德司義而賜之福祿福

祿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懲止也以德居身深術息其義)夫或司不義而降之禍在人能無懲乎若懲而悔過則度至于極夫民生而醜不明無以明之□無醜乎若有醜而競行不醜則度至于極(不謂醜若若道上謁君)天民生而樂生無以穀之能無勸乎若勸之以忠則度至于極(穀善也忠信也謂)夫民生而惡死無以畏之能無恐乎若恐而承教則度至于極(以死亡恐民奉上易教也)使六極既通六閒具塞(六中之道通則六閒塞矣)通道通天以正人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謂言說之也)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政教不明)

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則度至于極夫天道三人道三(言相方以立教)天有命有禍有福人有醜有紼絻有斧鉞以人之醜當天之命以紼絻當天之福以斧鉞當天之禍六方三述其極一也不知則不存(一者善之謂也行善不知故也)極命則民憜民憜則曠命曠命以誡其上則殆於亂(此下六極謂行之極其道殆近)極福則民祿民祿則干善干善則不行(不行善也)極禍則民鬼民鬼則淫祭淫祭則罷家(罷幷其財且無禍也)極醜則民叛民叛則傷人傷人則不義(民不堪行則叛義也)極賞則民賈其上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賈費以功求其賞也)極罰則民多詐多詐則不忠不忠則無報(上遇其禮不報已終)凡此六者政之殆也明王是故昭命以命之曰大命世罰小命罰身(遺大命則世受罰化小命則罰身)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醜莫大於傷人賞莫大於信義讓莫大於賈上罰莫大於貪詐(言此六者猥大)古之明王奉此六者以牧萬民民用而不失(不失其義)撫之以惠和之以均斂之以哀娛之以樂慎之以禮教之以藝震之以政動之以事勸之以賞畏之以罰臨之以忠行之以權(以權行之)權不法忠不忠罰不服賞不從勞事不震政不成(言行權當有如此時)藝不淫禮有時樂不滿哀不至均不壹惠不忍人凡此物攘之屬也(物事)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死(害死□而精則不知□)均一則不和哀至則匱樂滿則荒禮無時則不貴藝淫則害于才政成則不長事震則寡功(不長言近成也震而其功事矣)以賞從勞勞而不至以法從中則賞賞不必中以權從法則行行不必以知權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始以知終(言事勢之相權物理之相致如此也)

常訓解第三

天有常性人有常順順在可變性在不改(學能曲可變自然故不改)不改可因因在好惡好惡生變變習生常常則生醜醜命生德(雖有夫性可因其好惡以變之明醜所以命之則德生矣)明王於是

生政以正之民生而有習有常以習爲常以常爲愼民若生于中習常爲常（習常爲常如性自然故若生于中也）夫習民乃常爲自血氣始（性本所有而幼小習之若自其氣血生之始也）明王自血氣耳目之習以明之醜（示之以好惡也）醜明乃樂義樂義乃至上上賢而不窮（窮謂不老之人）哀樂不淫民知其至而至于子孫民乃有古古者因民以順民（皆有經遠之規謂之有古父教子子教孫故曰因也）夫民群居而無選爲政以始之始之以古終之以古（言政必欲始快終選行也）行古志今政之至也政維今法維古（云云）頑貪以疑疑意以兩平兩以參參伍以權權數以多多難以允允德以愼愼微以始而敬終乃不

因（重明終始之義）困在坌誘在王民乃苟苟乃不明哀樂不時四徵不顯六極不服八政不順九德有奸九奸不遷萬物不至（吉以至尊民政之帶）夫禮非尅不承非樂不竟民是乏生□好惡有四徵喜樂憂哀動之以則發之以文成之以名行之以化（以中道化之也）六極命醜福賞禍罰六極不嬴（嬴謂無常）八政和平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八政不逆九德純恪九德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順言曰政順政曰遂遂偽曰姧監物在目監聲在耳耳因有皆疑疑言有樞樞動有和和意無等（等謂差等）萬民無法□□在赦□復在古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

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而績功不同（所行相反故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順分

文酌解第四

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則有九聚德有五寶哀有四忍樂有三豐惡有二咎欲有一極（廣濟其義也）極有七事咎有三尼豐有三頻忍有四教寶有五大聚有九酌（又數陳也）九酌一取允移人二宗傑以觀三發滯以正民四貸官以屬五人曰必禮六往來取此七商賈易資八農人美利九□寵可動（此言所酌害攻之事）（英傑人當擇之地也）五大一大知率謀二大武劔勇三大工賦事四大商行賄五大農假貸（言之爲饑之即貸資報施者也）四教一守之以信二因親就年三取慼免梏四樂生身復（就年）（事長年也戚近也免梏無惠也）三頻一曰頻祿濆二陰福靈極三留身散眞（頻教也歆失也）三尼一除戎咎醜二中親考蹟三假時權要（尼是咎罪也考成也時是也）七事一騰咎信志二援技濆謀三聚疑沮事四騰屬咸衆五處寘身降六陵塞勝備七錄兵免戎（勝謂不勝循也錄兵）一極惟事□道開當伐（言事事皆以忠政行之則吉昌之遷開行而征伐之蕭之道必）伐有三穆七信一幹（三二）御安十二來（信征伐之道有比事可也）三穆一絶靈破城二筮奇昌爲三龜從兆凶（紳神不淫祀也不正而卜雖從而凶）七信一仁

之慎散二智之完巧三勇之精富四族之寡賄五商之淺資六農之少積七貴之爭寵七者所宜信明之也一幹勝權輿言有權無不與二御一樹惠不惑二既用茲憂以憂為己也賴既盡也三安一定居安帑二貢貴得布三刑罪布財十二來一弓二矢歸射矢弓可用三輪四輿歸御言亦可用五鮑六魚歸蓄積以為資七陶八冶歸竈陶冶竈善則長也九柯十匠歸林林當作材以為用十一竹十二葦歸時取之以時所以來人也三穆七信一幹二御三安十二來伐道咸布物無不落落物取配維有永究落始也究熟也急哉急哉後失時

糴匡解第五

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言賓客宗廟足而不奢也大馴鍾絕服美義淫大馴淫過皂畜約制餘子務藝皂畜納制則不名常習明為善餘疲也藝樹也蓋等也萬淆之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有無殺稻樂唯鍾鼓宮室城廓修為備供有嘉菜於是日蒲也嘉為善不服美外內有祭無文服飾三牧五庫補攝不事相攝也凡美不修餘子務穡於是糺秩糺有之事令按年飢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用下也甘樂無鍾鼓凡美禁書不早群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淫政治征當商旅以救窮乏閒隨鄉下鶯整鶯整實分助有匡以綏無着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飢為大饉荒師旅也國不稱樂企不滿壂刑罰不修舍用

振窮不滿壂不手治也舍用常以假民也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開口同食民不截糧曰有匡倅行此事也名曰有匡俾民畜唯牛羊於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相殺有若不赦也辨有因疾而男守驪戎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祭以薄資戎事自守而已不征伐也表飾也而達宜祭用禮無樂宮不幃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賜不以時秋冬也合之賓旅館位賜湖之民不會饗□□

周書卷第一

周書卷第二

晉孔晁注

武稱解第六　允文解第七
大武解第八　大明武解第九
小明武解第十　大匡解第十一
程典解第十二　程寤解第十三
秦陰解第十四　九政解第十五
九開解第十六　劉法解第十七
文開解第十八　保開解第十九
八繁解第二十

武稱解第六

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此所謂時經也岠嶮伐夷并小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常經伐亂伐疾伐疫武之順也武守道故□逆取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武用■以為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凡此所行以毀敵事因□赦其眾遂其咎撫其□助其囊武之閒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尚也以分以分謂閒土田此田故掛之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寒衣為敗其稱麻冬夏寒暑盛故設度之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眾勝寡強勝弱飽勝飢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肅敬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格鬪也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追也追敵之法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寧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遂拔寧安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毀武之謂

允文解第七

思靜振勝允文維記以靜規勝紀文武昭告周行維旌所在旌旗所在治收武釋賄無還厥里官校屬職因其百吏秩其戍其官吏無取財賄因改公貨少多賑賜窮士救瘠補病賦均田布主布施政教也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孤寡無告獲厚咸喜振拔除窮發敬大政謂忠放也罪咸問外戚書其所在還同氏姓位之宗子謀及其君臣為宗之主率用十五綏用□安教用顯允若得父母慎其德也寬以政之孰云不聽聽言靡悔遵養時晦養時而晦之閒昧晦明遂語于時允武死思復生生思復所使遂休告以者修信明而武也人知不棄愛守正戶上下和協靡敵不下於言守不正逃戶亡執彼玉珪以居其宇厥民咸畊童壯無輔無拂其取通其疆土民之望兵若

待父母彼謂亂邪之君是故天下一旦而定有四海

大武解第八

武有六制政攻侵伐搏戰政者征伐之政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言□□也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歛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衰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此皆有義然後能致其攻四戚一内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信所宜親也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鄰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雖遠居皆厚之此九者政之因也言因此成政也以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攻頒□其討使

不成也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所藉采而任之良書為求字之誤也此九者攻之開也言開此道以成攻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園以信三歛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祇人死極致此七者侵之酌也言酌此法以成侵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此皆所用以歛之凍謂發露其葆衆三興一政以和時三伐乱以治三伐飢以飽此所行當之也此七者伐之機也撥要也以此要成其伐也三衰一要不羸二喪人三擯厥親哀亂人之困窮切此要書為惡穢一作損四赦一勝人必羸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贏謂益之復謂有之皆赦救也此七者搏之來

也所以敵來之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厲為治政也□□五衛一明仁懷怒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藝攝官皆所以成戰矣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人謀五後動撚之撚從也皆求安道令之道無競惟害有功無敗雖強常念害則不敗也

大明武解第九

畏嚴大武曰維四方畏威乃寧大武之道四方畏威天下乃寧之也天作武修戎兵以助義正違王順其義順天行五官官候厥政謂有所亡五官舉大官之古亡無也城廓溝渠高厚是量謂敵人所

敵也既戡戎野偷慎其殃敬其嚴君乃戰敵言當明耳目逮斥候十藝必明加之以十因靡敵不荒荒敗也陣若雲布侵若風行輕車翼衛在戎二方奔敵之陣如此我師之窮靡人不剛知敵之強乃剛勇也十藝一大援二明從而餘子四長興五伐人六刑餘七三疑八間書九用少十興怨刑許敵徒少若自□興用怨雖謀也十因一樹仁二勝欲三賓客四通旅五戮戚六無告七同事八程巧九□能十利事凡成皆有因也勝欲以義雖欲藝因伐用是謂強轉應天順時時有寒暑言時有雖易也風雨飢疾民乃不處移散不聚農乃商賈委以人淫樂路以美女男貴先翁獻鉛之也主人若𦔮□至城下高堙

臨內日夜不解技謂堅也方陣並功云何能禦雖易必敬
是謂明武禦當也城高難平湮之以土開之以走路俄
傳器櫓里土爲爲土山以臨之也因風行火障水水下惠用元元
文誨其寡丁斿口恤刑也旁隧外權㮣城湮溪老弱單處其
謀乃難單處無於保郭既克和服使衆咸宜竟其金華是謂
大夷成皆夷平

小明武解第十

凡攻之道必得地勢以順天時觀之以今稽之以古
兵凶器戰危事故以辭矱之捨考也攻其逆政毀其地阻立之五教以
惠其下五教五常之教也矜寡無告寔爲之主五教允中枝
業伐輿爲之君枝業調衆善鼓也國爲僞巧後宮飾女荒田逐獸
田獵之所游觀崇臺泉池在下淫樂無既百姓辛苦
言凡有此事皆可伐上有困令乃有極□上困下騰戎遷其野
敦行王法濟用金鼓濟成也言以金鼓濟其伐降以列陣無悅怨
□按道攻巷無襲門戶言不赦有罪怨伐絜辜襲掩也無受貨賂攻
用弓弩上下禱祀靡神不下具行衝梯振以長旗先祈
禱而砂後戰也懷戚思終左右憤勇無食六畜無聚子女群
振若電造於城下鼓行參呼以正什伍言士卒之奮鑄也上
有軒冕斧鉞在下勝國若化故曰明武軒冕所以爲賞也

大匡解第十一

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爲國初于季之
子文王因焉而遭剅雖後乃饑豐爲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
率文王封未得三分有二故三州也事謂擊須也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
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冢卿孤卿二吏三聘也大寅公堂之寧問罷
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戾罪尤過賓客之
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匱田宅之荒溝渠
之害醫荒宮皆謂官不修無征怠惰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皆以
爲失之者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
三子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不尚淌也人孩得失因
其耆老及其總害慎問其故無隱乃情隱衆人也及某日
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明日王至廟告常者常刑也王旣
發命入食不舉百官質方□不食饔王不事樂百官税膳以思其戒
方慎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服自居爲荒變
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菑旁匡於衆無敵有違
衆衆民也百官率農故無進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慎惟怠惰什伍
相保方方救收其不服也替也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
盡夫出廢鋭也言無戶不出夫以勸農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
徵躬競比藏農人藏穀於廩分在諸鄉合訴程比藏者比方其收藏也藏不粥糴
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糴不加均多從所有不限也洒散也幣以
糴以貸歸也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名曰貸而不償所以生殖

民財也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均民足食而征其賦以入官也外食不贍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窮征國內轉出外也不滯不轉留戍城不留□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口不戍者不令留足以守之志皆共運之也於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有告者窮者有所歸也帶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以貴重爲母謂錢帶之屬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非但租賦作母行子遊旅易資亦然無粥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平民財行之無早晚之常也均行衆從積而勿□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乏利民不淫雖積賞進有無不淫防之使民有過者罰其穀帶其穀帶通以助均無播蔬無食種可食之菜曰蔬以數度多少省用國家常用析而不賓祭不賓殺礼不制不造新也服淑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畜謂馬也國不鄉射樂不墻合墻屋有補無作皆爲荒時之也賓農不致務農棄之務不廢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唯賓公御酒食而已哭不留日登降一等留盡也降一等爲荒廢之也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均伍與迎亦如雖其送迎亦相救也有不用命有常不違

程典解第十二

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宗衆疆竟也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衆也不忍從諸侯即王位所以爲施常典也至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毛以有小也無不省故宜敬外也痛無不省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思地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以往事誠將來脩述言德合也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以慎道教天下下爲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以讓爲比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和而順慎同攜乃爭和乃比翼敬也中立謂無比也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無舊選之事在官故頑民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舊寇小大口言凶也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誠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修文敬誠武備聖王之事士大夫不雜於工商族各事其業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力治必蓋其事治乃成也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有士行之義方爲正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族謂羣也雖不別其鄉所以行其患也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言固無匪醜也輕其行多其愚不習本重其行自多其惡何習之有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別其地所生物之善惡也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修其等列務其土實務其勤樹節也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言其所施當也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

材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頒時所爲變之也）生穡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濫過也非時不火不伐也）牛羊不盡齒不屠（老不任用食之）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倫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多用謂報施也）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必有忍乃有濟也終欽其義之也格至也謝）

程寤

秦陰

九政

九開

劉法

文開

保開

八繁

周書卷第二

周書卷第三　晉孔晁注

酆保解二十一　大開解二十二
小開解二十三　文儆解二十四
文傳解二十五　柔武解二十六
大開武解二十七　小開武解二十八
寶典解二十九　酆謀解三十
寤儆解三十一　武順解三十二
武穆解三十三

酆保解第二十一

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綱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柔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五祥一君選擇二官得度三務不舍四不行賂五察民困六衛一明仁懷恕二明智毀謀三明戒攝勇四明才攝士五明薛

法官六明命攝政七厲一翼勤厲務二動正厲民三靜兆厲武四翼藝厲物五翼言厲復六翼敬厲衆七翼知厲道十敗一佞人敗樸二諂言毀積三陰資自舉四女貨速禍五比黨不揀六佞說讒獄七神龜敗卜八賓祭推穀九忿言自辱十異姓乱族四蔦一蔦其農時不移二費其土慮不化三正賞罰獄無姦奇四蔦其戎謀族乃不罰四蠹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說以服之三群巧仍興以力之四神巫靈寵以惑之五落一示吾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嬌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禱巫其謀乃獲五流德飄枉以明其惡六容一游言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因失而亡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七惡一以物角兵二令美其前而厚其傷三間於大國安得吉凶四交其所親靜之以物則以流其身五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猶不往六令之有求遂以生尤七見親所親勿與深謀命友人疑旦拜曰嗚呼王孫其尊天下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嗚呼敬哉視五評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不修國乃不固務[illegible]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不時不允不率不綴反以自[illegible]嗚呼深念之哉重維之

哉不深乃權不重從權乃慰不從乃潰潰不可復戒後人復戒後人其用汝謀王曰允哉

大開解第二十二

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八儆五戒八儆一□旦于開二躬修九過三族修九禁四無競維義五習用九教六□用守備七足用九利八宮用儴□五戒一祗用謀宗二經内戒工三無遠親戚四雛無薄□五禱無憂玉及爲人盡不足王拜儆我後人謀競不可以藏戒後人其用汝謀維宿不悉日不足

小開解第二十三

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于來後之人余聞在昔曰明明非常維德曰爲明食無時汝夜何脩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嗚呼敬之哉汝恭聞不命賈粥不讎謀念之哉不索禍招無曰不免不庸不茂不次人螽不謀迷弃非人朕聞用人不以謀說說惡謟言色不知適適不知謀謀泄汝躬不允嗚呼敬之哉後之人朕聞曰謀有共軵如乃而舍人之好佚而無窮貴而不傲富而不驕兩而不爭聞而不遥遠而不絕窮而不匱

者鮮矣汝謀斯何嚮非翼維有共枳枳亡重大害小不堪柯引維德之用用皆在國謀大鮮無害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口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動有三極用有九因因有四戚五私極明與與有畏勸汝何異非義何畏非世何勸非樂謀獲三極無疆動獲九因無限務用三德順攻奸口言彼翼翼在意仍時德春育生素草肅疏數滿夏育長美柯華務水潦秋初藝不節落冬大劉倍信何謀本口時歲至天視嗚呼汝何賦

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維周于民人謀競不可以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

文儆解第二十四

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汝慎何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猱非監不維一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文傳解第二十五

文王授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太子發曰吾語汝所保所守守之哉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四者召德不為驕侈不為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為愛費言務儉也田獵不決曰括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騖土不失宜言土地所宜惪長之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礫

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綌以為材用所為土不失宜故凡土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取之以時不夭胎故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得所生長材用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債無二德也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和故不失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漕轉流歸言移內人也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外設業而四民方輸穀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夏禹之箴戒書也業舍次於田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開望古書名也政以人士相稱為善也

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積材用聚穀蔬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備非其有言流亡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言不遠也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不明謂失其職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當而掌用故諸横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横生萬物之殺生人也一丈夫天子也言從民者天子也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通三十年之計也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通計五年之計有五年也積也亡爲無國家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生多則重生少殺空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勝天勝有天命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術自取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政有二名分君之明亢亦明也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適與無適與者亡君臣無適異民無適與不亡何待也

柔武解第二十六

維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此文王卒之明年春也維周禁五戎五戎不禁厥民乃淫此成周也而謂之戎言五者不禁戎之道也一曰士觀幸時政置不疑二曰獄讎刑赦姦吏濟貨濟貨成其貨也三曰聲樂□□飾女滅德四曰維勢是輔維權是怙五曰盤游安居枝葉維落輔口怙恃盤游安居皆害之枘五者不距自生戎旅故必以德爲本以義爲術以信爲動以成爲心以決爲計以御爲勝言以德爲本以飾爲勝距戎之本也務在審時紀綱爲序和均□里以匡辛苦匡正也辛苦窮也見寇□戚靡適無□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鬭故曰柔武四方無拂奄有天下拂違也言安也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

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密人及商紂謀寫大命訪於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維商密不顯誰和言欲以謀送之商密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若何和播萬物而商家誠提救周不得其落恐將亡周公曰茲在德敬在周其維天命王其敬命言天命在周當敬命而也遠戚無十和無再失維明德無佚外親近疎遠也再失爲復失也佚不可還維文考恪勤戰戰何敬何好何惡時不敬殆哉言一佚不可還故念文王所敬王拜曰允哉余聞國有四戚五和七失九因十淫非不敬不知言非不欲敬而未知所聞欲知之也今而言維格余非廢善以自塞維明戒是祇而汝結至也是餘之哉周公拜曰茲順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言天稱周以和商謀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維王其明

周書三 六

周書三 七

用開和之言言孰敢不格可否相濟曰和欲其開固以和則忠告之言無不至也四戚一內同外二外婚姻三官同師四哀同勞五和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以文德來遠七失一立在廢二廢在祇三比在門四諂在內五私在外六私在公七公不違立所廢則功多廢所敬則不見殺口比稍近公私于錯公法不能違之所謂失九因一神有不釁二德有所守三才有不官四事有不均五兩有必爭六富有別七貪有匱八好有遂九敵有勝此皆因其事而以諫彼國也十淫一淫政破國動不時民不保二淫好破義言不協民乃不和三淫樂破德德不純民乃失常

四淫動破醜醜不足民乃不讓五淫中破禮禮不同民乃不協六淫采破服服不度民乃不順七淫文破典典不式教民乃不類八淫權破故故不法官民乃無法九淫貧破職百官令不承十淫巧破用用不足百意不成嗚呼十淫不違危哉今商維茲言商剔所行如此十者之所蔽其唯第茲命不承殆哉不奉天命則危殆也若人之有政令廢令無赦乃廢天之命非文考之功緒忌民之苦不祥廢政令廢不赦而乃廢天命曰父之業忍民患是不祥也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穫維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饗之人而獲飢去主定之草居之是農不稍也耿食之是飢註云□之己自取之是時務之父業之遵王

拜曰格乃言嗚呼夙夜戰戰何畏非道何惡非是不敬殆哉王必以周公言為至故拜也

小開武解第二十八

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極敬聽以勤天下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順明三極躬是四察循用五行戒視七順順道九紀皆文王所行之三極既明五行乃常四察既是七順乃辨明勢天道九紀咸當順德以謀罔惟不行言化道大行也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九星四方及五星也四左疏州衆海每走先後是也四察一曰察維極二耳察維聲

三曰察維言四心察維念四者當所必察真偽五行一黑位水二赤位火三蒼位木四白位金五黃位土言其所順而勸七順一順天得時二順地得助三順民得和四順利財足五順得助明六順仁無失七順道有功順天時得天道順道有功行人功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日月之會日辰甲乙十二者四方以紀日宿次十二紀十二月次日為礼月為法也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四時終則成歲時候天視可監時不失以知吉凶天視言視天時王拜曰允哉余聞在昔訓典中規非時罔有格言曰正余不足謙以受

寶典解第二十九

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嗚呼敬哉朕聞曰何脩非躬躬有四位九德言脩身以四位九德也何擇非人人有十姦凡人所不能免者何有非謀謀有十散不圉我哉圉禁也何慎非言言有三信信以生寶寶以貴物物周為器周用之為器美好寶物無常維其所貴信無不行實在周用行之以神振之以寶順之以事明衆以備改口以庸庶格懷患言治寶以器用四位一曰定二曰正三曰靜四曰敬敬位丕哉靜乃時非正位不廢定得安宅丕大也時非待時不動九德一孝子畏哉乃不亂謀二悌悌

乃知序序乃倫倫不騰上上乃不崩不替不趨不相越也三慈惠茲知長幼知長幼樂養老四忠恕是謂四儀風言大極意定不移義言也五中正是謂權斷補損知選六恭遜是謂容德以法從權安上無慝選數慝思七寬弘是謂寬宇准德以義樂獲純嘏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八溫直是謂明德喜怒不郄主人乃服郄問也九兼武是謂明刑惠而能忍尊天大經九德廣備次世有聲長令有問十姦一窮口干靜二酒行干理三辯惠于智四移潔干清五死勇干武實少而口多曰移也六展允干信七比譽干讓八阿衆干名九專愚干果十慢孤于貞卜若皆不誠之行故口出

十散一廢口口口口行乃泄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三淺薄閒瞞其謀乃獲四說咷輕意乃傷營立五行恕而不顧弗憂其圖閒備不容謂所謀也六極言不度其謀乃費七以親為疏其謀乃虛八心私慮適百事乃僻九愚而自信不知所守十不釋太約見利忘親適單也言十君皆散必成三信一春生夏長無私民乃不迷二秋落冬殺有常政乃盛行三人治百物物德其德是謂信極言其信至而其余也信既極矣嗜欲口在在不知義欲在美好有義是謂生寶以義乃寶周公拜手稽首興曰臣既能生寶恐未有子孫其敗有口其心恐有寶而子能有以敗治也既能生寶

未能生仁恐無後親王寶生之恐失王會道維其廢會所當會之室王拜曰格而言維時余勸之以安位教之廣安位謂信有得用寶而亂亦非我咎上設榮祿不患莫仁言以榮祿祿曰仁也國用是榮人也仁以愛祿允維典程既得其祿又增其名上下咸勸孰不競仁維子孫之謀寶以為常言仁人以愛祿為常法則人皆就仁欲愛子孫謀此為常

酆謀解第三十

維王三祀王在酆謀言告聞自文王受命至此十年也知敵情向人商人曰謀以紂聞酆謀告武王也王召周公旦曰嗚呼商其咸辜維日望謀建功謀言多信今如其何言商君臣皆罪周日當以周建功也周公

曰時至矣乃興師循故言何伐紂之至謂循古法時初用三同一
成取同二任用能三矢無聲大誓言書報以書心也三讓一近
市二賤粥三施資以財濟也近來民市旅資以惠也三虞一邊不侵
內二道不毆收三郊不留人要禁也設此三禁所以攸也王曰嗚
呼允從三三無咈厥徵可因言三讓三同三虞無違言善徵可用以主功也
與周同愛愛微無疾疾取不取疾至致備疾惡由禱不
德不德不成害不在小終維實大悔後乃無曲為非義神不
德之帝念不諂應時作謀不敏殆哉周公曰言斯允格
誰從已出出而不允乃菑帝天也謂僭也致疾也往而不往乃
弱士卒咸若周一心不往則是弱一心則不時也

寤敬解第三十一

維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嗚呼謀泄哉今朕寤
有商驚予言發為紂所伐故驚欲與無□則欲攻無庸以王不
足戒乃不與憂其深矣戒不與言所憂不從戒中來也周公曰天下
不虞周驚以寤王王其敬命奉若稽古維王虞度若順克
明三德維則三德則柔正直戚和遠人維庸和近人則遠人用攻王
禱赦有罪懷庶有茲封福庶衆封大監戒善敗護守勿失
無虎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不驕不恡時乃無敵
此是義也王拜曰允哉余聞曰維乃予謀謀時用咸不泄
不竭維天而已闕古言也天道無窮余維與汝監舊之葆咸祇

曰戒戒維宿言宿古文文戒於心

武順解第三十二

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
耳目役心言耳目為心所役也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四佐脾胃肺肝也
地有五行不通曰惡金木水火土更相生天有四時不時曰凶
天道曰祥地道曰義人道曰禮知祥則壽知義則立
知禮則行言其相通禮義順祥曰吉吉禮左還順地以利
本本謂人也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天右還也將居中軍順人
以利陣人尚中人有中曰參無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
曰彊有中必有□故曰參男生而成三女生而成五以室成室
成以民生民民以度湯奇偶耦下謂指配成室左右手各握五左
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四枝手足元首頭也五五二十
五曰元卒伍兵各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開猶啓敦
猶服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皆陣各伯卒各三伯一長
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九伯卒也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
曰卿三卿一長曰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為卒舉令之於君辟君也此
謂諸伍三單數起於於伍故不正相當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和言其
猶如此乃甚其任也佐必□伯必勤卒必力卒三千王人之師故以勇力為之也
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
令卒不力無以承訓訓謂先後卑也謂奉行後令也承均卒力貌而

無比則不順（比若比周也）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攜離）均佐和敬而無留留則無成（留遲）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興辟必文聖如度（言聖君有所為如度變功不害是也）元忠尚讓親均惠下集固介德（介大也言必所靜則常在大道也）危言不干德曰正（不干謂不犯也）正及神人曰極世世能極曰帝（極謂其上）

武穆解第三十三

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照帝之載揆民之任宥德之用（總謂）總之以成殺等之以口禁成之以口和（成皆殺盛也皆）之以法也總成康于民卿格維時監于列辟（視古公列君以為師也）敬惟三事求有休哉三事以倡德二和亂三終齊德

有七倫亂有五遂齊有五備五備一同往路以揆遠迹二明要醜友德以衆爾庸三明辟章遠以肅民教四明義倡爾衆教之以服五要權文德不畏強寵（性同）之（以滌謂先王法服也口遠之也教之）五遂一道其通一決其壅二絕口無赦不疑三挫銳無赦不危四閑兵無用不害五復尊離群不敵（不畢敵離也故）七倫一毀城寡守不路（路通）二通道不戰三小國不凶不伐四正維昌靜不疑五睦忍寧于百姓（忍中辱厚）六禁害求濟民七一德訓民民乃章（明教訓於）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

周書卷第三

周書卷第四　晉孔晁注

和寤解第三十四　克寤解第三十五
克殷解第三十六　大匡解第三十七
文政解第三十八　大聚解第三十九
世俘解第四十　箕子解第四十一
耆德解第四十二

和寤解第三十四

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近岐周之地小山曰鮮）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言王以多賢人為保安之也）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

行賄賄無成事（人之財則無成事如草應風）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此言防在微也）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讓（王厲賢臣為賢也）德降為則振于四方行有令問成和不逆加用禱巫神人允順（言皆和順成志也）

武寤解第三十五

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地商庶若化（言王之土卒屬則）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觀高城若平地也於牧野將戰也）上下（先於牧野天地定其禱人也）王食無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言當被其罪不食言宋主畢臣言皆謀立也）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續神無不饗（而神明享其禱）王克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

寧（德合四表）

克殷解第三十六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樹出甸）（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挑戰也）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屏遮自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拜召也拜諸侯共退紂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待文王於郊外也）群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諸侯賀武王也）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乃尅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輕呂劍名）折縣諸太白（斬絕貝首）適二女之所乃既縊（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玄鉞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場于厥軍（場平治甘以及宮徹去者宜居者居遷也）宜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素質乞旗前為于道也一作以前于王）叔振奏拜假（奉曰諸侯意拜假者也則）（白衣報奏行也）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常車威儀車也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執王之呂當門奏太卒也兵以衛也）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傅禮（事己盡從王而泉叔相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贊告采事也伴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蔑神祇不祀（紂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辛天地則宗廟已下發可知也）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口也）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為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紂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忽即括散之以施惠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鼎王者所傳室三巫也名）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益其壘也）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主祀賓數也饗祭前所禱之神）乃班（還鄗京也）

大匡解第三十七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東隅自殷以東諸語各使陳其政事者也）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言大匡有此法）寬儉恭敬夙夜有嚴（言當嚴敬思所循也）昭質非樸樸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中於欲謂忠於絕私私欲也）昭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展以信而非伊伊推也）昭讓非肯肯黨殺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讓以得之非棄肯也）昭位非忿忿非口直直立於衆思直醜比（位所以行清非以息怨念怨也）昭政非閒閒非遠節節政於進思止醜殘（政以道民以禁閒之也故貴得節也）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仁者好靜窮非）取衆昭潔非為為窮非消消潔於行思義醜貪（消潔於利不以）

（自污）昭因非疾疾非不貞貞固於事忠任醜誕口（疾）昭明
九則九醜自齊齊則曰知悖則死勇（明此九法則所醜義成九法成）
（貝昔死於勇不知卸）勇知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
明道惟法（惟以法變化人）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寳嗚呼在昔
文考戰戰惟時祗祗汝其（言所尊重者老人及政之宝也文王惟敎是道汝其）
（用之法指俟也）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惟讓不遠群正不
遷讓邪（言當近正士達遷人之）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
悌子孫（不行是文王道其知此也之）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口
朝道舍賓祭器曰八宅（官以長官所成惟敬則八宅頃矣）綏比新故
外內貴賤曰六位（安之比之各以其道則位順也）大官備武小官成

長（奉武）大匡封攝外用和大（和平大国）中匡用均勞故禮新
（士大夫乃賓客）小匡用惠施舍静衆（靜安也）禁請無怨順生分
殺不忘不憚（不計分部不失其理）俾若九則生欲在國國咸敬
順維敬敬惟讓讓惟禮（言周大匡使順九則生其於敬於曰國人皆順之以敬凜）
（之禮也）辟不及寬有永假（不及言同假於王遺）

文政解第三十八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管管叔之邑二叔開其宗族循之宗）
（之政言倣化也）王禁九慝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
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九人所茂政也濟濟其醜以好也順以戒也）
九慝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口務有不功五外有
內通六幼不觀國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
不令路徑（刑法也令不宜令也）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言五固
六始七義八意九勇（意於道也）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
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思行醜頑
思仁醜豊（殘謂殘人義也）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
利六商工受資七祗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則
（欲死動葬也是民之則也）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
願四法令口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
口害行八不思前後九倫其身不路而助無瀌九勝
一口口口口二口口口口口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因

五師口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賂施舍八幼子移成
九迪名書新（潛謀潛竊之謀也義成蜀易子而敎也謀名之子書而新用）九戒一
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實四亂有立信五
敎用康經六合評寳成七邑守維人八飢有兆積九
勞休無期（柔成善柔謟人也罷實言口田倉暗也康逸也合評無德而信也守邑無備時其人）
（衆皆邑遊）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
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
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言假言立信皆至於義也）九典一祗道以
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敎之四四戚以勞之
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群醜以移之八什

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與師謀各隨所能而數之也違行之以戒之事也將）
（之平旅行障也）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陰陽盈謂之充）
（因無人謂之虛也）

大聚解第三十九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告周公旦曰嗚
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總總亂也）
（有發有虛言不平也）周公曰聞之文考來遠賓廉近者道別其
陰陽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禮遠賓廣近者道總土宜以長民也）
營邑制命之曰大聚先誘之以四郊王親在之（四郊自近）
（始也在存也口）賓大夫免列以選赦刑以寬復亡解辱（亡者復之）

（學者解之）削赦口重皆有數此謂行風（行風化也）乃令縣鄙商
旅曰能來三室者與之一室之祿（以一大夫之耕隱者）闢開脩
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待行旅也）遠旅來至
關人易資舍有委（貨易供其資也）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
逆來振乏救窮（均平也言早暮一價）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
所先（當先卹也）民有欲畜發令（命之言教）以國爲邑以邑爲鄉
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邑閭比相救鄰以服祖喪服也）五户
爲伍以首爲長十夫爲什以年爲長（首爲伍家家服）合閭立
教以威爲長合旅同親以敬爲長（教由威行旅會族親）飲食相
約與彈相庸耦耕口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

親（言相通也）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歸之（畜牛馬豬羊犬雞）鄉
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草味同言五味）
（非一也）立勤人以職孤立正長以順幼立職喪以卹死
立大葬以正同（職立同）君子以脩禮樂立小人以教用
兵（禮樂干戚兵之也）立鄉射以習容春和獵耕耘以習遷行
（群行出入卒起隨行）教芧與樹藝比長立職與田疇皆通（稅行田事）
（比長之職通達比也）立祭祀與歲穀登下厚薄此謂德教（登下隨穀）
（豊俊也）若其凶土陋民賤食貴貨是不知政（不濁政故曰凶）山
林藪澤以因其口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賈趣市以
合其用（言政行也）外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賤物出貴

物以通其器（通貨有無使相口也）夫然則關夷市平財無鬱廢
商不乏資百工不失其時無愚不教口無窮乏則此
謂和德（言政治和之所教也）若有不言乃政其凶陂溝道路藂
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除穢種木）春發枯槁夏發
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以臣窮困（以此臣之也）振其民
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更相爲師臣資次用也）則生
無乏用使無傳尸此謂仁德（傳於溝壑）旦聞禹之禁春三
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
罟以成魚鱉之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男耕女桑）
（成此功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

失其事天不失其時以成萬財萬財既成放此爲人此謂正德放散供人用也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而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野江自然之至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政善興之至也五德既明民乃知常武王再拜曰嗚呼允哉天民側側余知其極有宜側側論多長有國也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藏府而朔之昆吾古之利冶朔月旦朔省之也

世俘解第四十

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言成者執殷辟通之以爲國也此克紂還歸而作也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旁爽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度孟津也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越於也朔後五死魄則咸劉商王紂執天惡臣百人劉殺也惡目崇侯之黨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戊辰王遂禦循自祀文王時日王立政禦追猶亦祀以殂紂告祖考壇惟而祭是日与王政布天不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呂他將也戲方紂三邑也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侯來亦將也陳紂二邑也靡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

以馘俘百弇亦將辛亥薦俘殷王鼎殷國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矢陳也稷太牟別於天也王不革服格于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終不政祭天之服以告祖考息於語治也廟無別人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於帝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於崩人世則王進王伯之仕也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正諸侯之位也癸酉薦殷俘王士百人王士紂之士殉內者俘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終大享獻爵奏庸擊鐘甲寅謁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子羽爲萬舞也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鍾終王定崇禹生開皆籥名告非一故連曰有事也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百兩告以馘俘此復說姓紂所命伐也庚子三十六月禦大臣也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書兩隔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克紂遂撫其國

所獲禽獸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憝惡也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武王以不殺爲仁無賊馘德也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此蜀紂也囗囗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冲子綏文此於甲乙十六日也先廟後天者言功業已成故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使史佚用書重薦俘于天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廢其黨人伐其小子乃鼎之衆也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言初魁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報也承乃衣之旌之以取也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縣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王在祀主使樂師以紂首及妻首所馘入廟燎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此謂洋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斷羊二於辛亥五以諸侯祭日其有斷然者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修商人典以斬紂身告于天于稷言諸侯竟殺牲自周廟天稷也用小牲羊犬豕於百神水土于誓社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冲子綏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乃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所用甚多似皆盜之商王紂于商郊

更說始伐紂時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璲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琰環以自厚也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衆人告咸王焚玉四千也五日武王乃俾於千人求之四千庶則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紂身不盡玉亦不銷凡天智玉武王則寶與同言王者所寶不銷也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

箕子

耆德 並亡

周書卷第四

周書卷第五　　　　晉孔晁注

商誓解第四十三　度邑解第四十四
武儆解第四十五　五權解第四十六
成開解第四十七　作雒解第四十八
皇門解第四十九　大戒解第五十

商誓解第四十三

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殺之舊官人序文□□□□及太史比小史昔及百官里居獻民□□□來尹師之敬諸戒疾聽朕言用胥生蠲尹王曰嗟爾衆予言非敢顧天命予來致上帝之成命明罰今惟新誥命爾敬諸朕誥言自一言至于十話言其惟明命爾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烝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今在商紂昏憂天下弗顯上帝昏虐百姓奉天之命上帝弗顯乃命朕文考曰殪商之多罪紂肆予小子發弗敢忘天命朕考胥翕稷政肆上帝曰必伐之予惟甲子尅致天之大罰□帝之來革紂之□予亦無敢違天命敬諸昔在我西土我其

齊言胥告商之百無罪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百姓里居君子其周即命□□□□□□□□□□□□□□□□□□□□□□□□□□□□爾冢邦君無敢其有不告見于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今予惟明告爾予其往追□紂達誘集之于上帝天王其有命爾百姓獻民其有綴艿夫自敬其有斯天命不令爾百姓無告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天維用重勤興起我罪勤我無克乃一心爾多子其人自敬助天永休于我西土爾百姓其亦有安處在彼宜在天命□及惻興亂予保奭其介有斯勿用天命若朕言在周曰商百姓無罪朕命在周其乃先作我肆罪疾予惟以先王之道御復正爾百姓越則非朕負亂惟爾在我王曰百姓我聞古商先誓王成湯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今紂弃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王曰靏予天命維既咸汝克承天休于我有周斯小國于有命不易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國命予小子肆我殷戎亦辨百度□□美左右予予肆劉殷

之命今予維篤祐爾予史太史違我史視爾靖疑胥
敬請其斯一話敢逸僭予則上帝之明命予爾拜拜
□百姓越爾庶義庶刑子維及西土我乃其來即刑
乃敬之哉庶聽朕言罔胥告

度邑解第四十四

維王尅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
于殷郊王乃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永歎曰嗚呼不淑
兊天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至于
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曰
久憂勞問周不寢曰安予告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
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過
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厥徵天民
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成用戾于今嗚呼于憂
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
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
俾從殷王紂四方赤宜未定我于西土我維顯服及
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悲不能對王□□傳于後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子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
其有乃室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于未致予
林 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昔皇祖底于今
勗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飢以望
穫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汝幼子庚
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茲于有虞意乃懷厥妻子德
不可追于上民亦不可答于朕下不賓在高祖維天
不嘉于降來省汝其可瘳于茲乃今我兄弟相後我
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達叔旦恐泣涕共手王曰
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
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
有夏之居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顧
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

武儆解第四十五

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出金枝郊寶開和細
書命詔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文及寶典王曰嗚
呼敬之哉汝勤之無蓋□周未知所周不周商□無
也朕不敢望敬守勿失以詔宥小子曰允哉汝夙夜
勤心之無窮也

五權解第四十六

維王不豫于五日召周公旦曰嗚呼敬之哉昔天初
降命于周維在文考克致天之命汝維敬哉先後小
子勤在維政之失政有三機五權汝敬格之哉克中

無苗以保小子于位三機一疑家二疑德三質士疑家無授衆疑德□舉士質士無遠齊呼敬之哉天命無常敬在三機五權一曰地地以權民二曰物物以權官三曰鄙鄙以權庶四曰刑刑以權常五曰食食以權爵不遵承括食不宣不宣授臣極賞則淫淫得不食極刑則仇仇至乃別鄙庶則奴奴乃不滅國大則驕驕乃不給官無庶則荷荷至乃辛物庶則爵擁不和地庶則荒荒則亟人庶則匱匱乃匿嗚呼敬之哉汝慎和稱五權維中是以以長小子于位實維永寧

成開解第四十七

成王九年大開告用周公大開告遒成王用之也周公曰嗚呼余夙夜之勤今商孽競時逋播以輔余何循何循何慎王其敬天命無易天不虞言商餘紂子孫父雖求是遒播逃鬼之人以自賴當敬天命備不度者也在昔文考躬修五典勉茲九功敬人畏天教以六則四守五示三極祇應八方立忠協義乃作祗敬協和三極一天有九列別時陰陽二地有九州別處五行三人有四佐佐官維明五示顯允明所望四佐謂天子前疑後丞右輔左弼也當明謂五示示於民也五示一明位示士二明惠示衆三明主示寧四安宅示學五利用示產王明三明安宗

寡子寧固利用則齊集衆產足窮家懷思終主為之宗德以撫衆衆和乃同言五示之義同為和同也四守一政盡人材材盡致死二土守其城溝三障水以禦寇四大有沙炭之政任人盡其材則死力効致大沙熾步可以政遠人也六則一和衆二發爵三明怨四轉怒五懼疑六因欲彗謂叔帛滯積省忠怨則轉之懼則疑之欲則因之此文王所人紂射以也九功一賓好在笥二淫巧破制三好危破事四任利敗功五神巫動衆六晝哀民匱七荒樂無別八無制破教九任謀生詐在笥謂實常於尚節限也盡號送賤過制也無別亂同也任謂謂構變也不犯此則成功也和集集以禁實有離莫遂通其五典一言父典祭祭祀昭天百姓若敬二顯父登德德降為則則信民寧言祭祀見事愛播民乃伐則法信民心也三正父登過過慎於武設備無盈使王事事過於前無自滿四機父登失備□□官官無不敬五□□□□制哀節用政治民懷使剌禁之士事政之失其官無不敢失懷穢歸之也官五典有常政乃重開之守內則順意外則順敬內外不爽是曰明王重闢言無爽也王拜曰允哉維予聞曰何鄉非懷懷人惟思思若不及禍格無日格至式皇敬哉余小子思繼厥常以昭文祖定武考之列武用皇天嗚呼余夙夜不寧

作雒解第四十八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封以殷祭成湯建管叔

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東謂衛口鄘叔相祿父也）[illegible]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乃謂乃後之歲也肂攢停）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立謂爲宰歸政也殷祿父徐成奄謂殷之諸侯）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弭安畢也）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下叛其上曰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于郭淩（郭淩地名囚拘也）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囚爲奴十七國九邑罪重故囚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賢民士大夫也九里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

克追俾中天下（成王二年秋迎周公二年春歸也周公是長尊王也）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王城也於天下上爲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郛郭也繫因皆湊聚也湊會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西土政周通爲所內）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口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三三九分其一居）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耕桑之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台亂以農治周家以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工商百胥人曰撲各異州里而居不相雜交也胥待仇）乃設丘兆于南郊以上帝配口后稷（設築壝城內郊）

南郊也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先王后稷謂郊肆）諸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周中（受封也）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青土也濆其類七封之爲社也）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五宮宮府寺也大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國南者也）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惷常畫（成皆也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尚室也重亢累楝也重郎累屋也常累來也復格累之楹也井藻梲亞梁柱也承屋曰移旅別也惷角藻井之飾也言皆亞列柱爲之也）內階玄階堤唐山廧（以黑石爲階唐中庭道堤謂爲高之也廧謂亞山雲）應門庫臺玄閫

（門者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後可知也又以黑石爲門階也）

皇門解第四十九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門（格至也路寢左門曰皇門閎音皇也）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入非不用明刑（耇老之賢人也又建立沈狀賢人不用明去）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闢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小至于大者小人邦君也卹憂言恐治也）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大門宗子適長勢日顯仕茂勉爾故訖既也孚信也）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言旁羞進自）其善臣以至

十有分私子（私子庶孽也常謂常法皆信通其義以益王也）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言）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言善人君子皆是助法王也）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監視明用事法故能承天命王天下也）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勉在王庭言于王所也）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上謂天也下謂人也）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助明君子也謂）大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先人及天地報家之王用善詔）王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神祇之故）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奄同大也丕末然）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時有胥相為是相與非常也）以家相厥室弗恤王國王家維德是用（言勞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德）以昏求臣作威不祥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是羞于王（言順不進之辭于王）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也（阜大良善王求善）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言賊不習諂猶驕大也）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言露室也言百官家）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言家之人好喻臣也）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狂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為掩蓋善夫使莫通）是以為上是授司事于正長（言陽承狂夫以為上人為官長正其事也）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率穡言令教因也）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民之天所同不無安所用宣非其人故民失也）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及殄絕其世也）朕藎臣（藎進）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言我用之臣大夫下天憂也）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之假告借我資用也借我德法之令行用也）譬若衆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如扶持衆也令相畋遠也）汝無作

大戒解第五十

維正月既生魄王訪于周公曰嗚呼朕聞維時兆厥工非不顯朕實不明（非始工始正官其言官政治）維士非不務而不得助大則驕小則懾懾謀不極（務言求士而不得助）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厚用遺（重所重位輕服在於所中也）予重位與輕服非其得福（夫立學福之益言也）用慮正生都庸行信貳衆輯群政不輯汝匿嗚呼予夙勤之無或告余非不念念不知（上客無有言而信常戒信者殆則難知也不得明我難知勤也）周公曰於敢稱乃武考之言曰微言入心夙喻動衆大乃不驕行惠於小小乃不懾（言王有武之言）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謀有不行予惟重告爾（言連同憂則衆集事則有不行必行也）

以餌士權先中之明約必遺之餌謂爵祿權謂勢事其位不尊其謀不陽我不畏敬材在四方言當畏敬貴者尊其位陽其謀也在四方言時無擅于人塞匿勿行惠威咸服孝悌乃明己權罔人逆尊貪急事懷成近也明立威恥亂使衆之道撫之以惠內姓無惑外姓無謫適同姓同宗外則異姓讀異內長人知其罪上之明審教幼乃勤貧賤御□設九備乃無亂謀上明則不明九備一忠正不荒美好乃不作惡順人心則民化問情故日知罪而善四□說聲色憂樂盈匿五頑信傷辯曰費□□六出觀好怪內乃淫巧明大怪異七□□謀躁內乃荒異八□□好威民衆曰逃九富寵極足是大極內心其離離也宜九備既明我貴保之應協以動遠邇同功言以動協以動和必謀和適同覆以觀之上明仁義援貢有備上謂君也聚財多□以援成功克禁淫謀衆匿乃雍言不開行也衆順得以動人以立行輯佐之道上必盡其志然後得其謀言當和先順賢人求之也如無棄其信雖危不動□□以昭其乃得人此轉得轉其貞用信也上危而轉下乃不親上親之危而不下不足信故也王拜曰允哉允哉敬行天道

周書卷第五

周書卷第六

晉孔晁注

周月解第五十一　時訓解第五十二
月令解第五十三　謚法解第五十四
明堂解第五十五　嘗麥解第五十六
本典解第五十七

周月解第五十一

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

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
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

時訓解第五十二

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
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魚不上氷
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
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
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
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桃始不華是謂陽否倉庚不
鳴臣不口主鷹不化鳩寇戎數起春分之日玄鳥至

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不至婦人不口
雷不發聲諸侯口民不始電君無威震清明之日桐
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為鴽又五日虹始見桐不華歲
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苞亂穀
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
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
勝不降于桑政教不中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
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
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
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

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謂陰慝芒種之日螳螂
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謂
陰息鵙不始鳴令姦壅偪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夏至
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不
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又五日鷹乃學
習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壁急恒之暴鷹不
學習不備戎盜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又五日土潤
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腐草不化為螢穀實鮮落土
潤不溽暑物不應罰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立秋之

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不至
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處
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口農不登穀
暖氣為災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
群鳥養羞鴻鴈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室家離散
群鳥不養羞下臣驕慢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
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
蟲不培戶民靡有賴水不始涸甲蟲為害寒露之日
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為蛤又五日菊有黃

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菊無
黃華土不稼穡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
落又五日蟄虫咸附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
落是謂愆陽蟄虫不咸附民多流亡立冬之日水始
氷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為蜃水不氷是
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
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
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
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大雪
之日鶡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鶡鳥

口口口口虎不始交口口口口口荔挺不生卿士專權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
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
不承陽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
始雊鴈不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
雊國大水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鷙鳥厲又五日
水澤腹堅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鷙鳥不厲國不除兵
水澤不腹堅言乃不從

謚法解第五十四

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
制謚叙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
章也（古者有大功則賜善號以為稱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
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謚）一人無名曰神（不名一善）稱善
口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敬賓厚禮曰聖（聖於禮也）德象
天地曰帝（同於天地）靜民則法曰皇（靜安民）仁義所在曰王（民往
之也）立制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之應也）壹
德不解曰簡（壹不委曲）平易不疵曰簡（疵多病也）經緯天地曰
文（成其道也）道德博厚曰文（無不知之）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
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也）愍民惠禮曰文（以禮安人）錫民爵位
曰文（與可衆也）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不撓直正無曲理忠恕也）威彊叡
德曰武（忍有德者叡也）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解也）刑民克服曰
武（法正民能使服）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也）敬事供上曰恭
（恭奉也）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寵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
（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安民長
悌曰恭（順長接弟）執禮敬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門曰恭（無德
以益之也）尊長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他人）淵源流通曰恭（怯無所忌）
也）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
悉備曰欽（威動可畏儀則可象）大慮靜民曰定（思樹惠也）安民大慮
曰定（以慮安民）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慮也）純行不[illegible]曰定（行壹
不當）誅慮不威曰德（不以威相拒也）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甲胄

有勞曰襄言成征伐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釐深故能受慈惠愛親曰釐言周愛親族也博聞多能曰獻雖多能不至大道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也溫柔聖善曰懿性純淑也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也協時肇享曰孝協合肇始也常也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逆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執心克莊曰齊能自齊也輔輕供就曰齊輕有所輔而供成也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之布德執義曰穆穆純也中情見貌曰穆任口路也敏以敬順曰頃無所不敬順也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也聖文周達曰昭聖文通治也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彌年壽考曰胡大其年也彊毅果敢曰剛彊於仁義致果曰毅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也柔德考眾曰靜成眾使安也供己鮮言曰靜恭己之身鮮言言正寬樂令終曰靜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治而清省曰平無失爲之病也執事有制曰平在位平意也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也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也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志固也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則不可不隱無克曰貞坦然無私也彊以剛果曰威彊甚剛也猛以彊果曰威亦彊甚於剛也彊毅信正曰威信正言無邪也辟土服遠曰桓爲人教啓士也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也不晢兆民曰思人親民而不教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也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也柔質受

諫曰惠以惠愛人能思辯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也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可一始也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爲主作德政也兵甲亟作曰莊以數征爲嚴叡通克服曰莊通達使能服也死於原野曰莊非爲何以死辭屢征殺伐曰莊以嚴口之武而不遂曰莊武功不成克殺秉正曰夷秉正不任賢也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正也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慈義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思戒夙夜恭事曰敬敬以莅事也象方益平曰敬法常而加之以敬也合善法典曰敬非敬何以善也述善不克曰丁不能成義述義不悌曰丁不常不遜順也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遵業曰烈遵世業不墮改剛克爲伐曰翼成功也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任能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欲使爲社執心決斷曰肅言敢果也愛民好治曰戴好民治也典禮不塞曰戴巳死而志成曰靈立志不口令也亂而不損曰靈不口以合極知鬼事曰靈知其常鬼徹也不勤成名曰靈本任性不見賢思齊死見鬼能曰靈有鬼爲厲好祭鬼神曰靈數鬼神不能遠也短折不成曰殤有知而夭殤也未家短折曰殤未家書未室家也不顯尸國曰隱以閟亡國也隱拂不成曰隱言其隱拂改其性也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稱志肆行勞祀曰悼縱其心勞於淫祀言不循德也恐懼從處曰悼從處言口圮也不思忘愛曰刺忘其愛己者也愎很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外內從亂曰荒官不治家不理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色怠於政事

在國逢難曰愍（逢兵冠之事也）使民折傷曰愍（苛政賊害）在國連
憂曰愍（仍多大喪）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蚤孤短折曰哀
（早有未知人事）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也）蚤孤有位曰幽（有哀
卽位而卒也）壅遏不通曰幽（弱損不也）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克威惠禮曰魏（有威而敏行也）去禮
遠衆曰煬（內好多淫外則荒政）甄心動懼曰甄（甄精也）容儀恭美
曰勝（有儀可象行恭可美）威德剛武曰圉（圉御也能御亂患也）聖善周聞
曰宣（聞謂所聞善事也）治民克盡曰□（克盡無思慮也）行見中外曰
慤（言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不□勝）照功寧民曰商（明有功也）
狀古述今曰譽（言立人釋）心能制義曰庶（制得事宜）好和不爭

曰安（失在少斷）外內貞復曰白（正而□終始一也）不生其國曰聲
（生於外家）致戮無辜曰厲（賊良害人）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也）凶年
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爽應也）不悔前過曰戾
（知而不改）溫良好樂曰良（言人行可好可樂也）怙威肆行曰醜（肆意
行威）勤政無私曰類（無私唯義斯[illegible]）好變動民曰躁（數移徙也）慈和
徧服曰順（能使人皆服其慈和）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也）危身
奉上曰忠（險不辭勞也）思慮深遠曰□（任多近於事）息政外交
曰推（不自明而恃外也）疏遠繼位曰紹（非其次弟偶得之也）彰義掩過
曰堅（明義以蓋前過）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也）內外賓服曰
正（言以正□也）華言無實曰□□□□□□教誨不倦曰長（以道

教之也）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畨於賜與曰愛（言貪恡也）
逆天虐民曰煬（所尊天而逆天）好廉自克曰節（自節以情欲也）擇善
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好更改舊曰易（變改故常）名與實爽曰
謬（言名美而實傷）思厚不爽曰愿（不差所思而得也）貞心大度曰匡
（心正而察邪也）隱哀之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illegible]）辟地爲襄
視遠爲恒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
施而不成曰宣惠無內德曰獻（[illegible]內德惠不納也）治而生眚
爲平亂而不損爲靈由義而濟爲景失無□則以其
明餘□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諡象訴象其軌行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
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

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恢過也錫與也典常也
肆放也㯓虐也數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彊
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
事也彌久也

明堂解第五十五

大維商紂暴虐脯鬼侯以享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
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
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
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
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

南面立率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
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
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
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
塞九口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
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
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
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

嘗麥解第五十六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是月
王命大正正刑書爽明僕告既駕少祝導王亞祝迎
王降階即假于太宗少宗少祕于社各牡羊一牡豕
三史導王于北階王涉階在東序乃命太史尚太正
即居于戶西南向九州口伯咸進在中西向宰乃承
王中升自客階作筴執筴從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
前太祝以王命作筴筴告太宗王命口口祕作筴許
諸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王若曰宗揜大正昔天
之初口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

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口口上天未成之慶蚩尤乃
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
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
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請司馬
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
亂其在殷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
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今予小
子聞有古遺訓予亦述朕文考之言不易予用皇威
不忘祗天之明典令口我大治用我九宗正州伯教
告于我相在大國有殷之口辟自其作口于古是威

厥邑無類于冀州嘉我小國小國其命余克長國王
嗚呼敬之哉如木既顛厥巢其猶有枝葉作休爾弗
敬恤爾執以屏助予一人集天之顯亦爾子孫其能
常憂恤乃事勿畏多寵无愛乃囂亦無或刑于鰥寡
罪罪惠乃其常無別于民衆臣咸興受大正書乃降
大史筴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乃左還自兩柱之間
口箴大正曰欽之哉諸正敬功爾頌審三節無思民
因順爾臨獄無頗正刑有掇夫循乃德式監不遠以
有此人保寧爾國克戒爾服世世是其不殆維公咸
若太史乃降太正坐舉書乃中降再拜稽首王命太

史正升拜于上王則退是月士師乃命太宗序于天時祠大暑乃命少宗祠風雨百享士師用受其裁以爲之資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富無思民疾供百享歸祭閭率里君以爲之資野宰乃命冢邑縣都祠于太祠乃風雨也宰用受其職截以爲之資采君乃命天御豐稽享祠爲施大夫以爲資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

本典解第五十七

維四月既生魄王在東宮召公告周公曰嗚呼朕聞武考不知乃問不得乃學俾資不肖求無惑矣今朕

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周公再拜稽首曰臣聞之文考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收民獄者義也能督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智能親智仁能親仁義能親義德能親德武能親武五者昌于國曰明明能見物高能致物物備咸至曰帝帝鄉在地曰本本生萬物曰世世可則□曰至至德照天百姓□驚備有好醜民無不戒顯父登德德降則信信則民寧爲畏爲極民無淫慝生民知常利之道則國彊序明好醜□必固其務均分以利之則民安□用以資之則民樂明德以師之則民讓生之樂之則毋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于民其慈□□古之聖王樂體其政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曰材多人有八政皆得其則曰禮服士樂其生而務其宜是故奏鼓以章樂奏舞以觀禮奏歌以觀和禮樂既和其上乃不危王拜曰允哉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月令 闕

周書卷第六

周書卷第七　晋孔晁注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會解五十九

官人解第五十八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弟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而□彊其所不足者觀其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暱之以觀其不狎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淵其器寬以慎其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益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

發其所能曰損者也其貌直一其言正而不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其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導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慴懼曰鄙心而假氣者也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悅以守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營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沉靜而寡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辯言弗顧自順而弗讓非是而彊之曰始誣者也徹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為有者也此之謂考言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

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
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
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四曰民有
五氣喜怒欲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
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
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
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偷懼
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
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
有難汙之色誠□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

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五曰
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有
隱於仁賢者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
廉勇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
德小讓而爭大言願以爲質□愛以爲忠尊其得以
改其名如此隱於仁賢者也前總唱功慮誠弗及佯
爲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辞而弗
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弗終問則不對
佯爲不窮□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初窮則
託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言以爲廉矯厲以爲

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此隱於廉勇者
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於內發名
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孝者也比周以
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不同而交交必重□心
說而身弗近□□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
如此隱於交友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終始
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言忠
行夷爭靡及私□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
仁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
曰有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

施而□弗德曰謙良者也微忽之久而可復幽間之
獨而弗克其行亡如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
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懾安樂
而不奢勤勞而不變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
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虛以
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言不過行行不過道曰沈
靜者也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
不□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
忠信而不疑□隱遠而不舍曰□友者也志色亂氣
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辞不至少其所不足

諓而不已曰僞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不回果敢者也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多私者不義揚言者寡信此之謂揆德

王會解第五十九

成周之會墠上張赤弈陰羽(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陰鶴也以羽飾帳也陰坐墠弈帳也)曰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挻(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導敬則有焉八十物大小所服搢插也挻笏也)唐叔荀叔周公

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唐荀國名皆成王弟故曰叔旁差在後也近天子後故其見謂亦無旒也)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唐虞二公堯舜後也)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杞宋二公見有繁露搢笏則唐虞闕也)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淮榮二氏祝之)為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彌宗官名次差在後也瓘瓆南左右諸侯)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魚太史名也居則至也及太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絻(行人皆賛相賓客禮儀也)有繁露(郭叔文王弟為諸侯之幣也)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

曹叔伯舅中舅(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此要服於比服轉遠)(殊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也)父方千里之外為比服方千里之內為要服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堂後東北為赤弈焉浴盆在其中(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其西天子車立馬乘亦青陰羽鳧旌(以鳧羽為旌旄)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外謂臺之東西也)(臺右太士右彌士之士言尊王太彌相儀之事也)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受贄賓)(帶士也四人東則西面四人也)面陳幣當外臺天玄獸宗馬十二(陳東)(帛按馬於外臺玄黑獻宗尊也)王玄繚碧基十二(比下三碧皆王故自下以至王)

(玄繚謂之黑組細之王名有十二基也)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參方)(陳幣三所也璧皮兼陳也)四方玄繚璧琰十二(琰珪也有四方所陳之四方也列之東北)外臺之四隅張赤弈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每角張息者所近也侯稱爻也)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馬黑斂謂之母兒(周公主東方則青馬太公主西方則白馬)其守營牆者衣青操弓執矛(戲異方也)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稷慎肅慎也塵正北內臺也)穢人前兒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穢韓稜東夷別種)良夷在子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曰在子(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揚州禺禺魚名解隃冠(亦奇魚也)發人鹿鹿者若鹿迅走(發亦東夷迅疾)俞人雖

馬（俞東北夷雖馬旧一角大者曰麟也）巂青丘狐九尾（青丘海東地名）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周頭亦海東名也）黑齒白鹿白馬（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白民亦東南夷）東越海蛤（東越則海際蛤文蛤）歐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東越歐人也比次用）姑於越納（蛇特多鳥上珍也）口姑妹珍（姑妹國後屬越）且甌文蜃（且甌在越文蜃大蛤也）共人玄貝（共人吳越之蠻玄貝黑貝也）海陽大蟹（海水之陽一蟹盈車）自深桂（自深亦南蠻也）會稽以鼉皆西嚮（其皮可以冒鼓音自鼉以）（下至此向西也）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亦在臺北與大麈指對義渠西戎國發白一名獸者也）史林以尊耳尊耳者身若虎豹尾長三尺其身食虎豹（史林戎之在西南者）北唐戎以閭閭以隃冠（北唐戎在西北者也射禮以閭象為射器）渠叟以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渠叟西戎之別名也）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樓煩北狄珥旄所以為旄羽耳）卜盧以牛牛者牛之小者也（卜盧盧人西北戎也合盧水是）區陽以鱉封鱉封者若彘前後有首（區陽亦戎之名也）規矩以麟麟者獸也（規矩亦戎也麟似牛尾一角麋也）西申以鳳鳥鳳鳥者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其形似雞蛇首魚尾）（戴仁向仁國抱義懷有義掖信歸有德之君也）丘羌鸞鳥（丘羌之羌不同故謂之丘羌今謂之）（丘夷鸞大於鳳永歸仁義也）巴人以比翼鳥（巴人在南者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方揚以皇鳥（方揚亦戎別名也皇鳥配於鳳者也）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皋雞（鳥有文彩者皋雞似皋翼州謂之蜀特也）方人以孔鳥（亦戎別名孔與鸞相配也）

卜人以丹沙（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夷用閭采（夷東北夷也采生火中色黑而）（北其堅者燧也）康民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康民亦西戎之別）（名也食桴即有身）州靡費費其形人身枝踵自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州靡北狄也費費曰梟羊好行立行如人被髮）（前兒長者也）都郭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都郭北狄生生名也）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嚮（奇北狄善芳鳥名不昧口也皆東東向列次也）北方臺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高夷東北夷高句麗）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獨鹿西方之戎也邛邛獸似距虛負而走也）孤竹距虛（孤竹東北狄距虛獸也驢騾之屬）不令支玄貘（不令支皆東北夷貘曰狐玄貘則黑狐也）不屠何青熊（不屠何亦東北）（夷也）東胡黃羆（東胡東北狄）山戎戎菽（山戎亦東北戎菽若菜也）其西般吾白虎（次西般吾北狄近西也）屠州黑豹（屠州狄之別名也）禺氏騊駼（比戎夷駒駼馬之屬也）大夏茲白牛（大夏西北戎茲白牛野獸也似白牛形也）犬戎文馬而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犬戎西戎之遠者也）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數楚亦北戎也）匈戎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果皆北嚮（匈奴者北戎也）權扶三目（權扶南蠻也王）（之有光明形甚小也）白州比閭比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為車終行不敗（白州東南蠻也與白民接也中河居者州中出此珍也）禽人菅（東東蠻菅草堅忍）路人大竹（路人東方之蠻貢大竹）長沙鼈（特大而矣故貢）其西魚鼓鼓鍾鍾牛（次西夷也魚復南蠻區也貢鼓及鍾而似牛形者美遠致）

也蠻揚之翟（揚州之蠻貢翟鳥）倉吾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倉吾亦蠻也翠羽其色青而有黃也）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政謂衆諸侯大抵也言其政化之所至也）南人至衆皆北嚮（南人南越）伊尹朝獻商書（有言此所書也）不周書錄中以事類來附（王會朝朝貢事故令附合）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非其所有而當遠求於民故不利也）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制其品服之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文身（十者東夷蠻越之別稱剪髮文身因其事以名也）請令以魚支之鞞□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鞞刀削鰂魚名瞂盾也以鮫皮作之鮫文魚也）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六者南蠻之別名）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璣似珠而小菌鶴可用為旄駿短狗狗之善者也）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九者西戎之別名闟耳貫胸雕題黍齒等亦因其事以名之也）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江歷珠名龍解角得也）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韯犁其龍東胡（十二者北狄之別名也戎狄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

周書卷第七

周書卷第八

晉孔晁注

祭公解第六十
史記解第六十一
職方解第六十二

祭公解第六十

王若曰祖祭公（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在祖列）次予小子虔虔在位（虔虔敬也）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溥大也言昊天疾威於我故多是過失）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弔至也言己不道不至故天下疾王畏紀不美德美也）公其告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也）茲朕魂在于天（謀父祭公名言我魂在天必死也）昭王之所勗宅天命（言勗宅在天猶明王所居天下之事也）王曰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下國謂諸侯也天寘所能寘明德於其身也）付俾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言與四方受命於天而敷其文德在下土也）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言己追學文武之微德此由周召分治之化也）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將行夷平也言大商本其初也）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執謂執其政也）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稱舉行也昭考昭王之父也）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乃心率

輔翊予一人言公當使百官相率和輔翊我不然則困我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乃汝王也公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敢告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剋之咸茂厥功茂美也文王以受命為美武王以剋為美故曰咸也厥維天貞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寬壯厥心康受乂之式用休貞正也重之用威伐崇黎也既剋之而安受治之其治用美也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維武王申大命戡厥敵言武王申文王受命之意而勝殷也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辟法也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方於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疆土丕維周之口口口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言天予武王與周之基大錫后稷所受命是大是居也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維周之始并旁建宗子立為諸侯言皆宗子之始故并也天嗚呼天子三公監于夏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言當以夏商為戒大業無後難之道守其序終也而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既終有利于宗則言由文之德也武公曰嗚呼天子我不則寅哉寅哉寅敬也不寅則言也則汝無以戾口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戾反罪疾之所行步是謂二王文武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嬖御寵妾也汝無以小謀敗大作小謂不法先王也大作大事也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言親小典執國人疾君子汝無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言恤憂也臣執國外謂王室之外也尚皆以時中乂萬國言當盡用是中道治天下也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戒三公使念我與王也泯芬亂也忍行亂則厚顏忍醜也如是則大不害之也昔在先王我亦維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先王謀父祭公所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過大難險而不失故能以壽沒世言書終王嗚呼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皇大也言當戒敬哉言如此則天下皆安之天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康安也子孫有之所宜安以書道勉教之則福不然則犯常刑也王拜手稽首黨言王拜受祭公之黨言也王拜則三公拜可知也

史記解第六十一

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王是穆王也戎夫左史名也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遂成也行成事言驚夢宿欲知之也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集取要戒之言月旦日望於王前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言君不行信立故信義則由智之哲士凌政也君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禁義信則亂生皮氏古諸侯也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好媚人為諂諛意禁而生亂華氏以亡華象也亦古諸侯也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賢良不行貨故蔽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由好則亡也嚴兵而不口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不敢忠乃不仁刻其上故不親下刑

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紂以暴亡也）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荒於樂則權臣專斷用刑濫矣）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專則致爭而刑殺之盡被刑也有虞商為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事此與周公反矣位均勢敵）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錮職謂事專權也）譁卿謀變質沙以亡（有三卿者彼可知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命）

（在彊壯者也知命則不知命則足以亡矣）大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有夏啓也戰於甘戰扈也）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王不別長庶寵秩同也）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合有所事而爭力也）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有功不賞而貴諂臣有德官而任賢使宜其出走也）不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林氏諸侯）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天下見其遇戎不以禮遂叛林氏林氏孤危也）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賤其臣[redacted]良皆伏（伐智有足也謂不為之用）愉州氏伐之君孤而

無使曲集以亡（曲集愉州昔古諸侯）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委之殘也）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專政則專立疑則多怨難君事其成懼相見及叛作亂也）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柯柔所以諭君斧所以用喻臣臣爵祿君所臣不臨言不相承奉也無）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兩弱不能行合）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言無任把）（臣者失空官之）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大極）（臣交小臣亂也君疏於上臣乱於下民無所依竟遂流之）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衛氏爭權（爭為犯難不果為難）林氏再戰弗勝上衛氏

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林氏恃衛上衛氏急義所以俱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二臣勢均而不爭權）（重養徒黨所以分國也）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有果亦閒名也）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外權謂外）（大國）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有位無祿取名白成民不堪求比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運亂殘也）陽氏以亡業形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剋業形用國（虔假）

類戾也國不勝彼以刑爲業也外内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
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
士寒心無親諸并兼之也無文德故智士寒心也徙居至于獨鹿諸侯畔
之阪泉以亡獨鹿西戎地名徙都失度故亡也佷而無親者亡昔者
縣宗之君佷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
事群臣解體皆有遺心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
鬼道廢人事天求祥神也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
哲士在外玄都以亡弃賢任巫所以亡也文武不行者亡昔者
西夏性仁非兵性仁而無文德非兵而無武備城郭不脩武士無位
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無功盡賞則殫可用唐氏伐之城郭不

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唐氏堯帝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
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重丘之君長其并已惑之以女績陽之君悅
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君昏於上
臣分於下所爲二也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
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工進力則民困
失以工取賢材退矣官飢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成湯故號曰
成湯

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
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此主周官大司馬下篇侯王使有司撥出之狄時皆其

邑曰鄙東方曰夷南方曰蠻皆狄蠻之別貉夷之別八七九五六見北一之言也與其財用
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辯九州之國使同貫
利貫事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
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
畜宜雞狗鳥獸其穀宜荊藩也九州土氣生民女各不同鳥獸山澤所
育之稻也正南曰荊州其山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
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
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
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陂溠華山西岳其利林漆絲
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東所書曰擾五

種謂黍稷及麥稻也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
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雞犬其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
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
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四種黍稷稻麥正西曰
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
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
稷黍稷異也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
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
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四擾牛馬羊豕三種黍稷稻也河内曰冀州

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露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所謂河內者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五擾牛馬羊豕犬五穀黍稷菽麥麻乃辯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圻界也其外方五百里為侯服為王斥候也口言服王事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為甸服甸田也治田入穀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男任也任王事也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衛服為王扞衛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簡用[?]事[?]又其外方五百里為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為藩服藩屏四境也凡國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周偏維持也牧謂牧御天下之政教制其職各以其所能連率牧監各任能也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土地所有乃貢之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考成也不敬則犯大刑也[?]及王者之所行道率其屬而巡戒命王殷國亦如之王十二歲一巡狩殷[?]方自一所戒之命謂不巡狩亦如六服盡朝[?]

周書卷第八

周書卷第九

晉孔晁注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王佩解第六十五　殷祝解第六十六
周祝解第六十七

芮良夫解第六十三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伯爵若順也順其事而告之也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無道無德也[?]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效于前不遠言驗於前世不遠言近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舉桀紂為戒也[?]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言同為昏不顧[?]專利作威佐乱進禍民將弗堪專利侵民禍民也[?]治乱信平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行善惡所治所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言古人有所不聞也[?]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害民為民患是讎也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言民不從上命不知君其所行類不善也[?]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眾后其危哉言下怨上[?]嗚呼□□□如之人服[?]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

其乱而言民相與怨上上加之罪民不堪命而作乱以予小臣良夫觀天
下有土之君有土謂諸侯也厥德不遠罔有代德言無遠德罔有
天下也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是國人爲患也嗚呼惟爾執政
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
洗心改行憂往過見安爾之居位爾乃贖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
之所定矧乃□□曉陽不閑翫心不惕悛改則况也尚不知王定况貪婪之臣能肯其
所也惟禍發於人之攸怨於人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
攸伏言人所輕所怨則禍所起謂下民也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
安爵以賄成苟安無遠慮賄成不任德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
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賢者箝默以避言小人讒讒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

爲之哀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
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君子不以言舉人無功故也欲行有成效也惟
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
相誣蒙及爾顛覆蕃多徒衆言非一也飾謂外相欺而無實也君臣之相誣蒙以相及
其殺之也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
難言其不足於道義也以用也乃敗也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
惟爾之禍爲不言也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叔譽者大夫叔向也
周靈王太子名晉也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不遂五稱說五事遂終也

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告平公言其賢
才也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
聲就復與周之二邑周爽晉取之也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
瞑臣往與之言若能懾予反而復之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瞑懾復
也度諶與否也還師曠見太子稱曰吾聞王子之語高於泰
山夜寢不寐晝居不安不遠長道而求一言言高於泰山也
先上也不安至飢渴也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
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懾而亡度所以爲謙師曠
曰師曠曰吾聞王子古之君子甚成不驕自晉始如
周行不知勞有成德不以驕易也王子應之曰古之君子其行

至慎委積施關道路無限百姓悅之相將而遠遠人
來驩視道如尺言已不及古君子尺喩近師曠告善又稱曰古之
君子其行可則由舜而下其孰有廣德問舜已下可法則之君子
也王子應之曰如舜者天舜居其所以利天下奉翼
遠人皆得已仁此之謂天言其仁合天道如禹者聖勞而不
居以利天下好取不好與必度其正是謂之聖盡力濟施
勞也貪財利與其功合聖道也如文王者其大道仁其小道惠三分
天下而有其二敬人無方服事於商既有其衆而返
失其身此之謂仁以其仁德人惠懷之行無常惟賢所在勞謙恭儉日夜不息遂失之
勤如武王者義殺一人而以利天下異姓同姓各得

之謂義也(一人謝儀善)師曠告善又稱曰宣辨名命異姓惡方王侯君公何以爲尊何以爲上(問其事義)王子應之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口肯)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衆與百姓同謂之公(作謂農功同謂好義)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立名生物謂化施於民也成謂成物聚謂之爲長也)君有廣德分任諸侯而敦信曰予一人(教也學)善至于四海曰天子達於四荒曰天王(四海四夷四荒四表)四荒至莫有怨訾乃登爲帝(告其限也合五等之尊號而論事義以爲之名者也)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開物□□下學以起尚登帝

臣乃參天子自古誰(罄然自嚴整也方道初本也起其抑義也開最發之人也)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律法也言致其物也熙熙和盛言舜)(臣克功德如此也)師曠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東躅踏也)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驟亦數也王子戲問故答戲)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文言於堂故更入)(室坐歌此辭而音合於無射之律)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嶠曲名也細作新曲美王子)(王子述必出謙也)師曠蹶然起曰瞑臣請歸(蹶然疾貌)王子賜

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禮天子駟馬驛則白王然後行不及者)(可知也)師曠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子曰汝不爲夫詩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予不疑以是御之(麃麃武貌不剛不柔言和也學不疑和之也)(心也)師曠對曰瞑臣無見爲人辯也唯耳之恃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爲天下宗乎(宗所尊也辯別也唯恃耳人有)(宗尊則有此也天下所尊王者也)王子曰太師何汝戲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當時而不伐天何可得(言自危殆至禹其子孫有興衰運會待時斯不立矣言周衰未盡)(已以不立也)且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

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清汗色赤白火色言聲色之不壽)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口將及汝(言死必爲之賓天帝之所鬼神之事不可以全人知之也)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未及三年則王子年十八而死爲卒也)

王佩解第六十五

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順上(言以利民爲德天子事天所)(以成下使上事)合爲在因時應事則易成(應得時所爲則機事成)謀成在周長有功在力多(周則誠長力多則功也)昌大在自克不過在數懲(以義勝欲則有懲戒過也大數)不困在豫慎見禍在未形(未形而察則不困也)除害在胞斷安民在知過用兵在知

時不學不見也知過輒改民將舉生時謂可戒者也勝大患在合人心殃
在信疑舉合民心何患之有哉孽子在聽內化行在知和內聽於學
學而出於中言宜其生文也可否相濟曰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
過施謂施惠舍謂赦罪聖人以聞己過爲幸實速改也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
在親賢受諫則無非安福以愛民爲基親賢人則固明君之義也禍福在所密利
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所與密皆親近所利用皆忠良則福利至反是則禍害至
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危亡在不知時教命
善則事合否則離矣威得其宜則尊恭己不安則安時謂天時得其時也見善而怠時至
而疑亡正處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
怠偷墮不能行也疑由豫不果也邪姦術也□奸術是不居大之道也乃是得失之道也

殷祝解第六十六

湯將放桀于中野此事不然矣或者欲解之士民聞湯在野皆委
貨扶老携幼奔國中虛言桀國中空無人又不然矣桀請湯曰國
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
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此國爲天下也湯曰
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
矣吾爲王明之大帝謂禹明爲之事亦士民也士民復致於桀曰以
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此士民辭也薄湯所居也言與君更與桀徙處
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
於中野不齊地名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
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
士民復奔湯魯亦地名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魯亦
地名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
耶我將爲之言桀以此辭勸勉湯者也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
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必欲去也湯曰欲從者從君
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之地名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
侯大會大會民等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
有道者可以處之讓諸侯之有道者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
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
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久處久居天子之位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三千諸侯擧之也與諸侯
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弗施逆天道故不治雌勝雄即
謂之亂而人弗行雌勝雄女後男之異逆人道故不行焉故諸侯之治
政在諸侯之大夫治與從言下必順上所以教治也

周祝解第六十七

曰維哉其時告汝□□道恐爲身災言所以告汝不聞道爲身災也
讙哉民乎朕則生汝朕則刑汝告以善道是生之是以教之以法也朕
則經汝朕則亡汝朕則壽汝朕則名汝經紀汝昌阜文殺亡汝爲
汝請命名汝善惡也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
足孤路俱以文受害人自貧則愚惡近見也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

有茅（言牛以角死盡言致殺也）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以不怠故濟以趨時故聖）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山以有玉故傷人以口言受患）時之行也勤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不從以及時人故失其福也）時之從也勤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行謂與時偕行）故曰肥豕必烹甘泉必竭直木必伐（以其供人用自然理）地出物而聖人是時雞鳴而人為時觀彼萬且何為求（萬物自然不為人來聖人則之如因雞鳴以為時也）故天有時人以為正地出利而民是爭（正謂敬授民時也爭謂爭其欲之也）人出謀聖人是經陳五刑民乃敬（經經度之也敬上命也）教之以禮民不爭被之以刑民始聽因其能民乃靜（有禮則讓故不爭鬭順靜服謂不為亂也）

故狐有牙而不敢以噬豲有蚤而不敢以撅（喻人以小能不敢望大官亦求自盡而已也）勢居小者不能為大（雖有其材勢不便故）特欲正中不貪其害凡勢道者不可以不大（不貪害也中正不立不大）（其度至道不行也）故木之伐也而木為斧賊難而起者自近者（因木以伐木因近以成賊）二人同術誰昭誰瞑二虎同穴誰死誰生（成者能昭猛者能生）故虎之猛也而陷於獲人之智也而陷於詐（虎以食陷穽人以發陷詐詐困也）以葉之美也解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拔其本儼矢將至不可以無盾（此言飾末業覆本質也盾喻為人當有所備護）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焚其草木則無種大威將至不可以為

勇（言亦貴以危身禍至不可救也）故天之生也固有度國家之患離之以故（以言患因事而起故事也）地之生也固有植國家之患離之以謀（植立也有生則立也）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還謂至也教謂無實時至並應日出普服也）時之行也順至無逆為天下者用大略（言當以大暑順時也）火之燀也固定上為天下者用牧（燀然也火曰炎上牧謂法也）水之流也固走下不善故有捍（捍所擊鼓也言惡政由於發者也）故福之起也惡別之禍之起也惡別之（惡於何也言其微之）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皆若之何（覆滅也事謂事無攸也謂無謂屠為人分別也孤）故日之中也仄月之望也食威之失也陰食陽善為國者使之

有行（食謂毀明而生晦也仄跌也以日蝕於陰喻君行失道）定彼萬物必有常國君而無道以微亡（微以積小以致滅亡者也）故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害（言用道動靜法天地）天地之間有滄熱善用道者終不竭（滄寒竭盡）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盡可稱（言五行相勝以生成萬物盡可稱名之也）故萬物之所生也性於從萬物之所及也性於同（從謂立也始異終故曰反也）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姑者且也言幽明之相伐陰陽之變易短長之相形剛柔之相生始終之道也）故海之大也而魚何為可得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為可服（言皆以貪餌自中網檻也）人智之邃也奚為可測跂動

戚息而奚爲可牧誠於事故可測牽於事故可牧玉石之堅也奚可刻言服飾之窮物也陰陽之號也孰使之牝牡之合也孰交之君子不察福不來言陰號之辨號牝牡之交合皆自然也君子察自然之理則福來也故忌而不得是生事故欲而不得是生詐生事謂變也生詐謂詐爲求之欲伐而不得生斧柯欲爲而不得生網羅欲彼天下是生爲所以生成所欲也謂云爲之事也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雄維彼忌心是生勝包謂包藏陰謀雄謂雄桀於人也勝謂勝所忌情惡忌事也故天爲高地爲下察汝躬奚爲喜怒天爲古地久察彼萬物名於始言法天地則喜怒無措推古久則萬始何知也左名左右名右視彼萬物數爲紀紀之行也利而尊卑無方行而無止以觀人情名以左右則物以數爲紀紀則生利利以利情也利有等維彼大道成而弗改用彼大道知其極加諸事則萬物服差等也大道天道也極中也事業也用其則必有孽加諸物則爲之君擧類擧其脩則有理加諸物則爲天子脩長也謂綱例也

周書卷第九

周書卷第十　　晉孔晁注

武紀解第六十八　　銓法解六十九
器服解第七十

武紀解第六十八

幣帛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成車甲之間有巧言令色事不捷克口事而有武色必失其德臨權而疑必離其災口口不捷智不可口口於不足弁於不勞則始而施勢而弗免無功國有三守卑辭重幣以服之弱國之守也修備以待戰敵國之守也循山川之險而國之解國之守也伐服不祥伐戰危伐險難故善伐者不伐三守伐國有六時五動四順間其疏薄其疑推其危扶其弱乘其衰暴其約此謂六時扶之而不讓振之而不動數之而不服暴之而不革威之而不恐來可伐也此謂五動立之害毀之利克之易弁之能以時伐之此謂四順立之不害毀之不利唯克之易弁之不能可伐也立之害毀之未利克之難弁之不能可動也靜以待衆力不與爭權弗果掾德不肆國若是而可毀也地荒而不振德衰而失與無苦而乏矣求之以其道口口無不得爲之以其事而時無不成有利備無患事時至而不迎大祿乃遷延之

不道行事乃困不作小口動大殃謀有不足者三仁廢則文謀不足勇廢則武謀不足備廢則事謀不足國有本有幹有權有倫質有樞體土地本也人民幹也敵國侔交權也政教順成倫質也君臣和口樞體也土地未削人民未散國權未傾倫質未移雖有昏亂之君國未亡也國有幾失居之不可阻體之小也不果鄰家難復飾也封疆侵凌難復振也服國從失難復扶也大國之無養小國之畏事不可以本權失口家之交不可以枉繩失鄰家之交不搽直以約不斷體以陰不可虞而奪也不可策而服也不可親而

侵也不可摩而測也不可求而循也施度於體不慮費事利於國不計勞失德喪服於鄰家則不顧難矣交體侵凌則不顧權矣封疆不時得其所無爲養民矣合同不得其位無畏患矣百姓函急元藏畜矣挽社稷失宗廟離墳墓因鬼神殘宗族無爲愛死矣畢辭而不聽口財而無枝計戰而口足近告而無顧告過而不悔請服而不得然後絕好于閑門循險近說外援以天命無爲是定亡矣凡有事君民守社稷宗廟而先衰亡者皆失禮也大事不法弗可作法而不時弗可行時而失禮弗可長得禮而無備弗可成舉物不備而欲口大功於天下者未之有也□□不求周流舉而不幾其成亡薄其事而求厚其功亡內無文道外無武迹往不復來者有悔而求合者亡不難不費而致大功故令未有據名而不辱隱行而不困唯禮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成事而不難序功而不費唯時勞而有成費而不亡唯當施而不悖成而有權久之而能口唯義不知所取之量不知所施之度不知動靜之時不知吉凶之事不知困達之謀疑此五者未可以動大事恃名不久恃功不立虛願不至妄爲不祥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得其次奪而

得其次爭而克其下動而上資其力凡建國君民內事文而和外事武而義其形慎而殺其政直而公本之以禮動之以時正之以度師之以法成之以仁此之道也

銓法解第六十九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敬謀祗德親同三不遠也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懟自惡三不近也有如忠言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惡合計掬慮泄事敗是謂好害三不畜也

器服解第七十

明器因外有三瘢二用器服數櫝四柙禁豐一觴荒
帶獨食器（無冠）迹胥侯肩侯樂鉍瑮參冠一竿皆素獨
二九弁焚莢膾五昔纁裏桃枝素獨蒲簟席皆素斧
獨巾玄纘綾縞冠素紕玄冠組武卷組纓象　瑱
絺紳帶象玦朱極韋素獨簟簫捍次車羔冒　純載
狂綫衰勤焚纓一給器因名有三幾玄茵纁裏桃枝
獨蒲席皆素布獨巾玄象玄純

周書序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訓殺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作淫亂民散無性習常文王恵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凶年作羅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儼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兼作允文武有七德、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穆王遭大荒謀救貧分災　大匡（此有脫簡）□□□□□□□□□□□□□□　□□□□□□□□□□□□作九開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王鄉士諭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觀天以謀商難、保開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繁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文啓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没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戒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於大小開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商謀啓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酆謀武王將起師伐商窹有商儆作窹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明德□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五十乘以滅殷作尅殷武王作尅商建三監以救其民爲之訓範（此有脫簡）□□□□□□□□□□作大聚（此有脫簡）□□□□□□□□□□□□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而□位以官作考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中義告之作商誓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此有脫簡）□□□□□□□□□□□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作五權武王既没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洛周公會羣臣于閎門以

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王之言以賛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群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爲太師告成王以五儆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来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王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某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

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政作職方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幼而果賢曰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爲所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爲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非直不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乎大備

周書卷第十終

昭德晁公武志

汲冢書十卷盖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盖孔子刪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唯書法信實者行于世秦漢罷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將来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功亦大矣以司馬遷之博聞猶采數家之言以成其書况其下者乎亦有闒見單淺記錄失實智臆偏私褒貶弗公以誤後世在觀者慎擇而已矣

晉孔晁注周書十卷按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孔晁注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若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所錄及班固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盖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駮辭宜孔子所不取

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孔子亦未見古章句
或舛訛難讀聊復傳寫以待是正巽巖李燾

天子定書爲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謂
血流漂杵等語鄰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者類
多誇誚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周公之
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間畏天敬民尊賢尚德
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於時訓明堂
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
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
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

書也漢蕭何云周書曰天予不取返受其咎此則
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此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
後班固志藝文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
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
漢諸人之所纂記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
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
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脩
補頗多其間數篇尚有不可句讀脫文衍字亦有
不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
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一
日東徐丁黼謹識